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07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五九冊目次

子部·道家類

梅仙觀記一卷

〔宋〕楊智遠輯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 一

延壽第一紳言一卷

〔宋〕愚谷老人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一五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二卷

〔宋〕俞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 二一

爐火監戒錄一卷

〔宋〕俞琰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五一

西嶽華山誌一卷

〔金〕王處一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 六一

海瓊傳道集一卷

〔宋〕洪知常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崇禎十五年補修一化元宗本

..... 七六

攝生消息論一卷

〔元〕邱處機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八七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后集三卷附道德會元一卷

〔元〕李道純撰 蔡志頤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年許孟仁刻本

九五

三元延壽參贊書五卷

〔元〕李鵬飛輯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一七三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十卷

〔元〕陳致虛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二二一

清微仙譜一卷道迹靈仙記一卷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一卷

不著撰者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三五〇

洞玄靈寶三師記一卷

〔唐〕劉處靜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三七四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三卷（原缺卷下）

〔元〕李道謙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八〇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一卷

〔元〕朱象先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〇三

甘水仙源錄十卷

〔元〕李道謙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一四

玄品錄五卷

〔元〕張雨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五四九

徐仙翰藻十四卷

〔元〕陳夢根輯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續道藏本

六一五

贊靈集四卷

〔元〕□□□輯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續道藏本

七三六

御製周顥僊人傳一卷

〔明〕太祖朱元璋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七六三

梅仙觀記一卷

〔宋〕楊智遠輯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仙觀記

一卷》提要

第一 梅仙觀記

梅仙觀記

梅仙事實

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編

鞠二

昔梅仙君河南壽春府人名福字子真乃西漢成帝時受命洪州南昌縣尉居官清節志厭浮華每以恤民為念未嘗加鞭扑於民時值王莽作亂僭竊神器王鳳專政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不言福不忍天下生靈坐於塗炭乃奮忠義之氣上災異書以陳治亂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商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道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跡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與言也昔高祖納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武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空茂變易下須順是以天下布衣各屬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街衢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武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通窺國家之隙見聞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衛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燦然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皆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偶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網以為漢歐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武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驥驥於市而不可得亦以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公召天王齊桓用其讎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黑白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爭遊愚者家殘則知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順承上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之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笑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屬直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下職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事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寂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蝕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

秋水災妄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專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無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又言國舅王曼事帝俱不納復建三統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尸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竊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

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奉天下還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言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灾令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今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歎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減之名可不勉哉帝亦不報於是有歸休之志焉乎所謂臣之於君再三諫而不從則逃之此宜虛言哉遂解衣掛冠東都門納官棄妻子去九江恐國舅攝之易姓名為具門市卒以保其身厥後求師慕道訪山採藥多隱名山廣谷之間嘗與張

留侯子房執版唱無生曲以快其情也訪屬蕩諸山即會稽之南也遊南閩入支提山修鍊數年未就為尼所觸憤然曰靈丹九轉愈久愈精何厭成功之晚遂入仙霞山即武夷之東也徬徨乎無人之境逍遙乎塵埃之外猿啼古木虎嘯幽岩有竹曰瘦腰有草名黃芽靈苗異種雜然莫能盡識遂依岩結庵堅心苦志辟穀食松慕學神仙積有年矣每望閩粵間有紫氣頗異復往建城立壇修鍊未幾一日山色溟濛煙霞滿室瑞氣浮空紫雲蓋覆於山頂天樂嘹亮有一神人語福曰空洞仙君至須臾仙樂近仙君臨福拜而迎之仙君曰念子學道志堅吾故下臨授汝外燒內鍊還返大丹之法九老仙都濟世之文汝可擇名山依法修鍊方得成仙言竟而梅君謝焉彩雲散空天樂自鳴仙君乃隱隱而去梅君精視天文數目下山行濟世之法無不靈驗初至雞籠山修鍊被尸鬼相魔次至毛竹洞夜夢神人曰此山非先生修鍊之所遂入演仙山修鍊又為野火所燒繼往玉華山

修鍊昔神人居焉方欲修鍊而羣賊四起次至烏石山修鍊樵婦觸之梅君嘆曰道緣淺薄障魔羣起遂再行濟世之法數年至劍江西嶺修鍊一日祥雲瑞氣覆於山巔開戶視之乃道師空洞君降梅君拜而迎之告道師曰弟子恭依師旨廣行濟世之法遊歷名山修鍊多為魔苦適至於此道師曰汝之道緣在飛鴻山也再授汝八神却魔靈丹乃召二光童子控赤駿白馬於山前君可急乘馬領童至飛鴻山精修成功之日吾當舉汝使汝骨像同昇也言訖道師隱於雲中梅君遂乘馬領童至飛鴻山卓庵修鍊千日神遊體外丹光燭天而道成矣遂開爐出丹一丸祭天天神收之一丸祭地地神護之一丸自服服訖拜謝天地畢地神奏於三官三官奏聞天關言西漢梅福成道於飛鴻山梅君乃乘白馬領童欲回九江二童馬前撫掌吟詩隱於山溪巨石之下須臾紅光射日紫霧漫空甘露天花一時飛降雲中仙樂嘹唳金童持節玉女執旛力士控鷹侍仙捧詔向梅君曰天

關詔下令汝乘鸞上昇梅君拜謝天恩棄馬乘鸞昇天而去白馬墜於水中自後飛鴻山號曰梅仙山是也山之西有陸馬洲三十里有遺鞭著山山之下有登仙里山之東溪有逃童石驂馬渡山之側有甘露源山之後有天花嶺石上有花跡自後鄉人號曰賴石嶺是也至今丹光隱伏猶存山根有梅君道院崇奉香火自後浮屠占之為居址棄仙像塑佛像改名觀音院將梅仙像移入開山堂安奉郡之民相傳只呼梅仙院不從其額其院中有護法五聖公顯靈立廟院側人只呼作梅君廟梅君同其名乃仙聖跡也自漢至今歷二十二丙寅矣自元始中至今貞元二年丙申計壹千二百五十九年不泯矣時依建寧府梅仙堂傳本披有梅山鍊丹之所故云爾

碑文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紀賴壤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

唐浙江東道觀察使梅福即中興初年為縣令嘗築梅嶺

三夫火政須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至於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妻人婢子亦攔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烏乎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予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

書梅先生碑陰 大山蕭山明

豐城梅仙山道觀有梅先生碑唐詩人羅隱文也昨觀與碑俱燬道士熊應祥叶力鼎新之碑再立友羅永之來委予書之問之曰君昭諫遠孫揚前人文勤如是為楷書竟思漢事追嘆之烏乎天欲福漢之天下故生一福之賢界之漢棄天福乃棄人之福兩自棄

是自禍也金鐵交飛天無如漢何老鳳變妖漢亦無如新之移漢何烏乎失士則亡得士則存存以從諍亡以玩言壯哉氣節貫于乾坤視我泥土藏我璵璠辭漢去坐隱其市門馳跡仙路訴情帝閭泯泯者劉長空無痕永永者梅偏祠共尊祠碑可灰仙道不燔青瑤重鐫可字可捫昭諫有知醒如冰薤子真如生日月不昏咸淳六年歲在庚午六月朔

書梅先生碑後 小山蕭泰來

讀昭諫碑非惟得先生心抑增先生氣今梅壇在處有之尊其人故多其祠蘇長公有云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耶

宋初語

尚書省牒

中書省奏尚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軍奏狀據豐城縣申勘會到宣風鄉南岐里梅仙壇觀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禱皆有感應委得詣實州司檢會昨據梅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遺跡之所古壇升井庵基見

存觀宇已是漢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聞賜
真君名號州司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
節忠論布在史策可考而見晚避逆莽棄妻
子去九江金性其市門世傳以為仙今遺跡
具存觀宇嚴飭永旱疾癘有禱即應伏望持
賜寵號以稱遠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
只稱呼梅真人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
封申候指揮本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
元豐

加封

○
朕奉勅梅福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
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道
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
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
光靈不泯其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牒至
勅二

准勅故牒元豐五
年七月

尚書禮部

勅會近據尚書省送下錄黃鎮南軍豐城縣
梅仙觀漢朝梅福

勅特封壽春真人其勅牒令本觀收掌及差

官往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已符本處
具已施行及收管

勅牒文狀申省去訖今來多日未見四申須
議催促鎮南軍主者詳前去今來符內事理
疾速回申不啻准前稽遲符到奉行元豐五
年八月

十二

洪州

元豐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准本年七月二十
九日太常寺牒准尚書禮部符准元豐五年
七月十八日尚書省送下畫黃中書省奏尚

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
軍奏狀據豐城縣申勅到宣風南岐里梅仙
壇觀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
禱皆有感應委是詣實州司檢會昨據壽聖
梅仙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
遺跡之所古壇丹井庵基見存觀宇乃是漢
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聞賜真君名號州司
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節忠論布在史
策可攷而知晚避逆莽棄妻子去九江金性
其市門世傳以為仙今遺跡具存觀宇嚴飾

其市門世傳以為仙今遺跡具存觀宇嚴飾

水旱疾癘有禱輒應伏望特賜龍號以稱遠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只稱號梅真人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封申候指揮本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今月十四日奉聖旨如前應有合行事件檢會舊例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已降勅命封號訖七月十八日未時付禮部依聖旨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太常寺主者詳畫黃指揮應有合行事件疾速施行符到奉行牒到請詳前項尚書禮部符內聖旨指揮施行者

勅梅福在漢朝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思宜特封壽春真人元豐五年九月

洪州

所准尚書禮部符內詳畫黃指揮差官往豐城縣壽聖梅仙壇觀精虔祭告勅封壽春真人及造牌額安掛其所降到勅牒令本觀收掌訖具已施行收管文狀中省者

石具上件牌額州司製造用金貼字號已於今月十九日了當交付本觀道士歸觀及差人資祭文一道前去外帖豐城知縣張長官仰照會候到依時尚書禮部符內前項指揮速便前去本觀精虔祭告及安掛牌額訖具

事狀申州元豐五年十月十九日

勅朕嚮巡狩於南國以豫章為東朝母后率掖庭而行舟楫冒風波之險凡所經涉必有護持爰錫褒恩以答神貺洪州豐城大江北岸梅福昇仙擅觀壽春真人正諫不用高名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吳市而不返既嚴祠館亦賜封名茲復益於美稱蓋以敷於新渥其歆異眷用慰平生可特封壽春更隱真人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年閏四月十八日

題詠

梅先生贊

梅仙子真補吏南昌去求假傳愛貢阜囊指世陳政屬志竭精美高繼秦斥鳳仲章謂當察景亡失其柄允矣多士為國重器眾賢聚朝人斯畏忌何以徠之道在砥礪截鵠遭害

仁鳥增逝母為按圖求驥於市爰迷孔裔宜
後成湯綿嘉崇德自我推明由鳳及莽遂解
漢網防之無及吾言有徵逝將遠遊乘雲帝
鄉

題梅仙館

孟水部賓于

仙界路遙雲縹緲古壇風冷葉蕭蕭後來宜
合言淹滯一尉昇騰道最高

梅先生故居

黃太史庭堅

吳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拂巖
花問塵世故人子是國師公

寄梅仙觀楊道師

蘇黃門轍

道師住在真人峯欲往見之路無蹤去年許
我入城市塵埃暗天待不至莫往莫來勞我
心道書寄我千黃金置衣肉食慮謀短文字
滿前看不見口傳指授要有時脫去羅網當
見知梅翁漢朝南昌尉千摩龍鱗吉世事一
朝拂衣去不還身騎白鱗騎紅鸞我今雖復
墮塵土道師何不與我語他年榮足授名山
相連拍手一破顏

題梅仙館

楊次公

天下人心愛至志天心還與世人同自生羽
翼三清去不獨丹砂九轉功漢代變名遊越
國道家遺像立蕭公石壇正是飛昇處老鶴
一聲松檜風

題梅仙觀

洪龜父用

炎靈夫其御四海無安稅烏乎梅南昌脫屣
元始歲小臣披肝膽官掖事嚴秘上書竟渺
茫棄擲江湖外一朝厭蝸角萬里寄鵬背向
來殺青上此事美無對到今瑤池地風露翔
孔翠仰瞻神界遊千載想生氣願為龍鱗嬰
勿學蟬骨蛇

題梅山

陳開

先生吏隱寄南昌千里來尋物外御汲水尚
憐春井深藏丹猶發夜壇光鶴歸華表人何
在犬吠深雲日自長我擬重來訪遺跡手搢
筇杖少徜徉

題梅仙館

朱令粹

書授北闕言無用吏隱南昌寄此間身陟九
霄歸紫府名垂千古寄青山夜壇星斗誰瞻
仰曉殿雲煙自往還幾疊高峯人罕到分明

真境異塵寰

乙卯禱雨梅壇

嚴令格飭

大隱清名格帝閭真人新寵榮王言南昌補吏官雖小北極通班道更尊謙疏不容強漢室仙風聊復傲吳門我來物色朝元處山遶星壇水遶杖

題梅壇

臨川令 呂防

封事悠悠即掛冠蒼煙古木鎖空壇當時不識蓬萊客祇作南昌一尉看

題梅仙觀

嘗讀子真傳捲簾屢長嘆如何忠正資適在元成間危言論時政條暢窮根源直節破姦膽憤氣衝儒冠上書輒報罷九九慚齊桓是時公卿輩曾不為厚顏雄文燦方冊至今日星攢深機識禍福拂衣九江千一朝棄妻子變姓抱吳關位卑而言高自古為九難斯人能保身出處何其艱繫子偶得邑駕言謁仙壇壇側千丈松凜凜清風還壽春下新詔高蹈翠琰刊壁間羅隱記中理極可觀當年康樂公遊覽遍名山云何此佳蹟未被金石言

真人久悵望佇看西飛鶴

題梅仙觀

馬內翰子才

漢綱解宏紐國命移權臣太阿有神鋒顛倒柄在人公卿雖滿前自語各自吞張禹為帝師此是禍亂根天子辟左右決機在一言不為社稷計祇乞兒女恩上方斬馬劍當時負朱雲谷永對直言天庭策災氛陰謀助元惡歸咎昭陽嬪豺狼自此縱白晝當路蹲先生當是時上書叩帝關耿耿禍福語皎皎星與辰天門鎖九重一門萬夫屯小臣江湖心何由達至尊賊莽果盜國忠烈遭烹焚先生變名姓為卒吳市門浮雲去無蹤世人以為仙蓬山在何處此事且勿論但愛清風高凜凜久益新我來拜遺像舊宅荒基存元豐發新詔玉牒封壽春老松益勁色歲飽霜當痕直上絕頂壇天風吹衣巾細讀壁間書頗喜羅隱文恨歎有鯁語使我氣益振回視飽食徒茫茫如埃塵

寄題梅壇

御史將之奇

昔我承乏江西官豫章聖跡無不觀如何復

有此遺恨獨我不到梅仙壇梅仙壇在豐城
 界真風爽氣埃塵外當年補射向南昌才譽
 雖高官未大漢成帝時網紀壞先生諫書至
 子再前權王章矯曲朝戮及妻子仇黨快羣
 臣知非不敢爭遂令天下言為戒烏乎此語
 誠甚危識切權強何慷慨借令觸突偉臣牙
 嗜一羈單未為害公卿大臣噤不吐彼為私
 謀安足怪正人在下吁可悲變名吳市復誰
 知元豐勅書為旌表故庵丹井存遺基壽春
 真人錫顯號稱其高蹈與俗遺先生雖不遇
 於昔而過於今蒙獎飭令丞作書譽忠直潛
 德幽光輝無極

題梅山

天師張景先

作尉南昌日投書北闕頗忠言不悟主直節
 恥為臣漢室多災異兵門念隱淪掛冠忘寵
 辱蒙袂出埃塵虹屈英雄氣鷗羣自在身永
 懷三洞訣高謝九江春擇地開仙館看雲剪
 毒巾玄臺秋步月虛室夜凝真無夢生芳草
 留年養大椿碧苔香不斷青馬性偏馴太液
 刀圭就中黃道路新武夷空墜馬郁木竟樓

神降節雖朝帝靈波高濟民一石傳舊史千
 古事嚴裡瑞氣生仙藥清風付羽人壇遺金
 鼎像井鎮玉華津地接洪崖府溪通劍水濱
 鶴歸雲杳撒龍起石麟皴已悟身為惠元期
 德有隣青山不忘我今日是天親

題梅山

范仲

袖擁權姦劍拂霜奈何不報疏三章南昌一
 尉孤忠日西漢諸王百沸湯便覓赤松為伴
 去何求青史把名揚想疑九轉丹成後憤吐
 精衷訴玉皇

說到神仙事渺茫壽春亘古此靈場松邊白
 隱千年鶴嶺外紅拖幾夕陽霞馭月寒時弄
 影斗壇風冷夜聞香先生不必真人號自與
 乾坤共久長

題梅仙觀

陳藏一

進了忠言隱姓名萬年香火此山靈可憐沉
 醉功名者血染成陽喚不醒

題梅壇

左蜀王時彦

梅尉孤忠揭芳名千古傳官卑真意隱心正
 即神仙敢諫憂時切為臣願主賢旌陽稱令

尹對峙是丹泉

題梅仙壇

清江劉雲千

吏隱清風幾百年長松脩竹滿壇前漢皇若
聽三書諫未必先生便肯仙

題梅壇

火德中微否未傾朝陽一疏鳳先鳴如公忠
論能旋聽彼莽姦謀未可成萬古仙名香宇
宙幾人遺臭腐公卿至今風吼松聲怒似為
先生訴不平

王伯範

朝暗伏馬夕箋天漢事于今已幾年一片孤
忠應尚在定須耿耿斗牛邊

宿梅仙壇

張唐漢

夜宿梅壇境山寒萬籟空無才供吏隱有夢
憶仙翁石齒含殘雪松髯奮急風電煙如可
紙跨鶴問鴻濛

題梅壇

鍾就

萬松護嶺與天齊中有真人舊隱樓井冷尚
留丹汞暖壇高近拜斗星低回思漢事成惆
悵浪費今人高品題我欲從之無路去同昇

不似許仙難

胡發

忠肝一點炳如月世事難將道眼看駕取雲
輶昇斗府惟遺巖壑拱仙壇

遊梅壇有感

臨川吳季光

小立仙壇抱斗箕著身高處覺天低南昌吏
隱清風在喚醒時人局面迷

廣梅山壁間韻

古肝鄧夢杰

愧我身名墮褐冠無因安得到仙壇子真雖
隱名誰隱萬古高風

題梅山

宋嘉超必種

一隱吳門訪此山深憐漢鼎尚多艱片言倘
得回天聽未必仙名滿世間

題梅壇

曹仙家

漢代梅君此鍊丹古壇翠駁鮮花斑目窮鳥
道青天遙榻轉松陰白日閑煙隔樓臺分象
外風吹鐘磬落人間不知乘詔冲丹後幾度
飛鶴到舊山

新昌張吳

上疏歸來日已西山中旋製薜蘿衣謀身豈

爲金丹祕去國應知火祚移風露滿林蟬幾
蛻松杉遠屋鶴孤飛辨香僕僕非公願自有
忠誠天地知

古樹枯藤知幾年衣冠來此豈徒然波濤平
地難回首風雨深山旦熟眠吾道有靈終用
世此心無愧可通天功名分定從吾好未許
驅馳效執鞭

立春寄梅壇楊逸老 范太中

仕路蹉跎又見春區區深厭走紅塵未能解
脫無窮事長憶逍遙自在人瓦缶汲泉朝灌
藥羽衣濛露夜朝真灑然物外清虛境呼吸
淳元養氣神

題梅壇毛慶甫雲悅樓 蕭泰來

樓立梅峯竅上頭日隨元氣與浮游道心快
活雲心似飛去飛來得自由

一收二百里間雲詩几琴窓總向君獨樂何
如同樂好關子久著老夫分

題梅山雲悅樓

約山朱行父

和水高卧白雲堆門倩雲封不妄開留向山
中自娛悅莫教一片出山來

白衣蒼狗無情物翻手悲懽變古今輸與道
人長快活看渠起滅不關心 自堂陳杰

雲本無心悅者誰華陽去後少人知欲分半
席無因到一片飛來是覓詩 後林李義山

一生活計一身閑日與白雲相往還五百年
間知此味華山去後到梅山 蜀人王時彦

曾讀楊詩識懶雲只今雲悅即雲孫龍無怒
色常歸匣鶴有懼顏獨守門春態樂尋吟客
伴心閑喜共野人言要知出岫晴方好樓外
濛濛煙雨昏 林隱羅水之

初堂胡宏子

世人之所悅多在紛華間毛仙得趣處白雲
滿青山飛樓俯空曠登眺長怡顏迹與雲俱
萬心與雲俱閑八極梅真人乘雲相往還我
亦懶出岫時歸坐雲間清吟抱幽獨何當共
凭闌

崔次周

仙人好樓居天上多瓊樓祥氛結紫炁磅礴
 常周流道人仙之裔居然梅山頭山頭聳百
 尺日與雲從游靜觀內景練繞雲氣浮軒
 豁挹西爽天淨雲影收倚闌暢今情筆硯雲
 煙稠領客譚又玄滿吸雲腴甌不用分半間
 盤結任相謬怡然自可悅澹然亦何求悅則
 動靜隨呼吸聽去留我欲乘之叩太虛相與
 上下追仙旂鞭驚習鳳汗漫去下視八表揮
 斥凌九州

鍾說

我匪悅雲雲悅我雲字與我一無心知君只
 愛雲中隱不肯出山無處尋

李君式

無心出岫道人間身在虛無縹緲間可惜雲

覓人在望捲將雲雨入梅山

題梅山

薛脩竹

薛荔壇高秋十分漢時笙鶴杳無聞平明一

覺西風夢吹落人間半是雲

梅仙觀記

梅仙觀記一卷

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宋楊智遠編智遠仙壇觀道士其始末未詳是編
 記漢梅福仙迹首列梅仙事實不著撰人稱自漢
 至今凡二十二丙寅自元始中至今貞元二年丙
 申計一千二百五十九年則當爲唐人作然其文
 前列福王莽時所上書全錄漢史自變名爲吳門
 市卒以下備言煉丹遇魔逢師昇舉之事其詞甚
 鄙至稱王莽爲國舅始粗野道流所依託也次列
 羅隱碑及蕭山明蕭泰來題後次列宋勅誥次列
 宋人贊詞及題詠有後林李義山詩一首考厲鶚
 宋詩紀事宋別有李義山非唐之商隱也蕭山明
 碑陰文稱咸淳六年六月朔則此書成於度宗時
 矣

延壽第一紳言一卷

〔宋〕愚谷老人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延壽第一

紳言一卷》提要

延壽第一紳言

宋 愚谷老人 編

程伊川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
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
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張
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
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世傳三峰採戰之術托黃帝元素之名以爲容成公彭
祖之所以獲高壽者皆此術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
學海類編 二 延壽第一紳言 一 保攝

喪其軀可哀也已葛洪喻之爲水盆盛湯外苞蓄火
或以爲錫刀刃之蜜探虎穴之子豈不險哉

北夢瑣言載唐相國夏侯孜得彭祖之術悅一娼娼不
能奉承以致尾閭之泄致卒子外祖閭邱公爲大理
評事時得此術兩臉如桃年過七十竟爲此術所害
與夏侯孜無異丹家以爲桶底脫蓋中年而精力健
能吸縮閉固晚年精力衰不能吸縮閉固是以一夕
而傾倒殆盡

夷堅志載吳道人害縣吏之妻而卒爲縣吏所害道人

一死固不足以償數十婦女之命然縣吏亦善此術
蓋嘗害他人之妻者其妻後爲他人所害賴有羊羔
湯以補之而不死亦幸矣

九華山杜安仁先天大聖性命書九篇議論滔滔頗有
時名或者曰此書嘗進呈高廟予觀其進表有云過
以相與者必能濟衰合大過卦枯楊生梯之道分明
是房中術蓋借易以文其說非清淨無爲之道也

覆山子詹谷注陰符經以奇器爲未用之處女可謂亂
道之甚矣又注參同契穿鑿附會是乃魏伯陽之罪
學海類編 六 延壽第一神言 二 保攝

人也真西山爲之序其書儒者蓋以之爲異端而不
復窮究其說遂爲所欺

司空圖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
轡長相窘何忽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戕者也

楊誠齋諱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
何也卽前詩之意

三谷子金丹百問其三十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
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
後男應之者必生女也男女神和氣順精前卽生端

正福壽之人若神傷氣憊精虧者卽生怪狀天薄之
人三谷子姓邱名山字安道江右南城人三谷其所
居也乾道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遂作此書
雲間儲華谷祛疑說云開氣爲男闔氣爲女一闔一闢
男女攸分宜春李玉溪注玉皇心印經云男女稟受
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陰陽耳

褚氏遺書云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裏精精入爲骨
而男形成是陽精先如陰血後參精開裏血血入居
本而女形入矣施肩吾鍾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
學海類編 六 延壽第一神言 三 保攝

血後行血包於精而爲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
於血而爲男肩吾蓋祖褚氏之說與三谷子之說相
反不可不辯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溫次霄總管夜
語生男生女之分次霄深取三谷子與儲華谷之說
曰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
蟾氣血盈虛似月魄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生
則氣血始精月郭滿則血氣實月郭空則經絡虛蓋
氣血自月十弦至望則盛自下弦至晦則衰月郭滿
魚腦實月郭空則魚腦減蛤與蟹皆然呂氏春秋與

淮南子皆不誣也愚嘗見士大夫之未得子者每每以此語之多有得子者然育與不育則有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

醫書載求男法多引用褚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其後妾又懷妊貴公子喜而告予曰今必得男吾用褚氏法也予笑曰若用褚氏法當拱聽足下更弄一瓦他日果又生女子告以邱三谷儲華谷之說越一載遂生一男

近會澄江郭伯英問語中原前輩胡子山溫以膏郝吉

學海類編

延壽第一神言

四

保攝

甫因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慨然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斥用褚氏法者也連生六女而不悟後以語松江張士龍之子可謂以迷指迷矣因告之曰速宜改正之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當如何予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內則男形成矣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之謂也陰血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矣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之謂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或疑貴公子侍妾滿前得子反少漁郎一夫一婦得子

反多何也此理曉然有何難見蓋寡欲乃有子多欲則無子譬調一杯羹鹽恰好則有味鹽少則無味也士大夫欲得子法當節欲否則就枯松而索膏瀝橐竹而求計欲得子也難矣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未得子者不可不知也然又有一說男猶天也女猶地也天之雨露未嘗不沾濡也而地有肥磽之不同亦有生物者亦有不生物者地若瘦瘠或剛鹵或瓦礫而責其不生物是鑄水而改授藍而朱徒尔觀望而已無獲也

學海類編

八

延壽第一神言

五

保攝

東漢書馬勒傳云勒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罪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勒長八尺三寸世降俗末江南士大夫往往溺於聲色娶妻買妾皆求其稚齒而嬌嫩者故生子皆軟弱多病而夭亡甚而醉以入房神思皆亂雖得子亦不慧

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敵分駢胎品胎之兆此褚氏遺書之說也或有無糞門者無產門者何爲其然也徐巽胎育產化論云父母大小便急而受胎也其說出衛生經又有頭如雪而肌肉純白者或者以

爲社日受胎機男曰社公女曰社婆非歟曰非也徐
巽胎育感化論云受胎之時母之經水正行榮血泛
溢是以成胎則肌肉色白褚氏謂血充肌膚則身白
是也毛髮皆白目視琉琉者何也經云毛髮者血之
餘又曰肝受血而能視今月水方行血耗肝虛毛髮
失所潤目精失所養也

黃山谷當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言吾二
十年胸中未嘗起思慮一二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
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謹呼咫尺不聞東
學海類編 六 延壽第一神言 六 保攝

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物不
芥蒂於心卻是學佛作家
劉元城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選謫時年四十有七
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辭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
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
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
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瓊曰
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
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

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反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
神如故

任莘憲登樞年耆康強呂許公詢服餌之法莘惠謝曰
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
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爲然

上蔡曰色欲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
勝任得故斷之也問于勢利如何曰打透北關十餘
年矣

元同子曰仙家只要留得精住則根本壯盛生氣日茂
學海類編 六 延壽第一神言 七 保攝

若慾心不息靈根不固則精薄而元氣之生日少漸
漸竭盡以至于亡禪客曰若不斷淫慾而學禪觀猶
蒸砂爲飯雖百千劫只名熟砂不得爲飯然此事須
在清心絕念上下工夫

中和集曰天壬地癸乃天地元精元氣節之於外則成
人益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實由命分
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斷淫絕慾自爲修養直待精華
耗竭早至天亡大可惜也又豈知寡慾而得男貴而
壽多慾而得男濁而天耶

陸象山曰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種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又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爾貳心戰戰兢兢那有

閒管時候

此是象山完養工夫

司馬子微序天隱子云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又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通與天地之氣皆作此是至妙術倘三百六十日內運自己之氣適合天地之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于常時况久久而之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

學海類編

延壽第一神言

八

保攝

入藥境乃白鶴山崔帶範所作呂洞賓詩云因看崔公入藥境令人心地轉分明夏雲峰儲華谷蕭了真皆有注予觀其書云天應星地應潮不過謂上下往來爾若泥其說則斗杓每月移一辰月月不同海潮每日兩至日日相似二者安得俱應耶又有所謂窮戊己或謬爲窮戊癸者遂以癸爲天癸亦猶悟真篇纔見芽生須急採或以芽生爲癸生是皆學三峰之術者妄亂改之以證其邪說云耳儲華谷戊癸化大之說李玉溪坤癸之論蓋欲反邪歸正而強爲之辭耳

毗陵書上谷丹訣有一字元機參門七章無錫亢木石序其書上谷之子巨川又作金丹口訣直指極論天上有戊己之時與人身戊己相符蓋謂坎戊離己也

在天爲日月相望之辰在人身爲呼吸含育也

朱晦菴謂季通曰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常是此書行此而得壽考者乃吃豬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知此乃不免于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耶愚四十年前注參同契時見呂四行八段錦術詫其老健每竊笑之逮今思之參同契之學實屠龍術不如四行之宰豬也知而不爲乃晦菴所謂坐談龍肉者爾然學是學者非屏妻子不可爲也我輩讀聖人之書况有父母在詎敢違天而爲偷生之計哉然如此當夜坐而試之矣蓋亦略知龍肉之味者也豈不愈于坐談而不知味者乎愚少也多病羸不勝衣所以苟延殘喘而至今未死亦參同契之力也

學海類編

延壽第一神言

九

保攝

延壽第一神言

延壽第一紳言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愚谷老人撰不著名氏其論攝生以絕
慾爲第一義力闢三峯採戰之術所引前人緒論
居多中及儲泳祛疑說則其人當在南宋末也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二

卷

〔宋〕俞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

周藩刻金丹正理大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學正宗

二卷》提要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卷上

木德九氣。火德三氣。金德七氣。水德五氣。土德一氣。自一生真。一真因土出。故萬物生成在土。五行生成在一真。元之道皆一氣生也。

鉛是汞藥。汞是鉛精。鉛本火體而金精。汞本水體而木性。精為青龍。氣為白虎。腎為黑龜。心為赤蛇。

是故闔戶謂之坤。開戶謂之乾。一闔一開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見齊民要術

闔開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化者。

金丹正理

卷上

一七

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

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程子曰。坎水也。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曾齊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天。一之造化。夫金石之旌。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子。子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

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河氣可見。蓋生水之初。爲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生水。亦有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今按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故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即一歲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也。開物於寅。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戌。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知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矣。

右論天地之始終。或曰。天地亦有始終乎。邵子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氣。乃二物也。○愚按先儒之論天地之初。混沌鴻濛。清濁未判。但一氣耳。及

分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爲天。重濁者。積氣成形。而爲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是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是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然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

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因此氣也。若天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又曰。康節此說。古今曆家所未及。○邵伯溫曰。伊川見康節指食卓而問。此卓安在地上。天地不知安在甚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節之詳也。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外西

沒又從東升這上而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胡用之問易本易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輔天便是那鼓輔外而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而一實地中間盡是這氣來往升降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虛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量之廣斗金厠家用滓品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

點刻不差

緣督趙氏曰古人仰視天象遂知夜久而星移斗轉漸不同昏暮東出者曉則西墜昏暮不見者曉則東升北天星雖然旋轉有甚窄者以衡管窺之衆星無有不轉但有一星旋轉寂然循環不出於管中名曰紐星者是也古人以旋磨比天則磨臍爲天之不動處此天之不動即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亦猶車輪之中軸不辦之攢頂也復觀南天雖無微夜見者但比東西星宿旋轉則不甚遠由是而推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今北極爲爪之聯莫處南極爲爪之有花處東西旋轉寂廣之所比乎爪之腰圍北極邊傍雖有旋轉當在於天南極側近雖然旋轉不出於地如是則知地在地內天如鷄子地如中黃然鷄子形不正圓古今非以天形相肖而比之但於天包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毬內盛半毬之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以人間地平板上雜置微細之物比如萬顆蹴毬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不覺知謂天體旋轉者天非可見其體因衆星出沒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常度無停機遂即星所附麗擬以爲天之體耳右論南北極爲天之樞紐○愚按先儒之說天形至圓

又曰：日月星辰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形正方如傳散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而右，自右而下而左，復左大形如動風之旋，其兩端不動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下底不動處謂之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度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謂之黃道。春秋二分黃道正與赤道相直，故其出沒正與地之卯酉相是。以晝夜均平。春分已後行赤道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故曰日北至其出入與地之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又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為冬至。七年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又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而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度有餘日道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天度差一度是謂歲差。○按堯典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元朝初又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由元初至今

又百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以此推之則歲差之說信然。

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

立天之道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名有卦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陰陽是陽中之陽，陰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仁義看來當作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入今人用賞罰到得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處。○問仁如何比剛柔。○凡鉛者乃山礦中生，生銀是也。內含太陰之質而產太陽之精，然也。若本屬陽性剛得陰方成造化，硃砂為汞內含太陽之質而成太陰之精，然也。性柔而陰得

五方以中爲主。五行以土爲主。位居於中而有土德之尊。故水得土則濟。其形火得土則隱。其明金得土而增色。木得土而益其潤。土無定刑。揆排四象。五形既聚。則八卦自然相合矣。

一氣初判，大道有形，而列二儀，二儀定位，大道有名。而分五帝。五帝異地，而各守一方，五方異氣，而各守一子。青帝之子甲乙，受之天真木德之九氣；赤帝之子丙丁，受之天真火德之三氣；白帝之子庚辛，受天真金德之七氣；黑帝之子壬癸，受之天真水德之五氣；黃帝之子戊己，受之天真土德之一氣。自一生真一，真因土出，故萬物生成，在立五行生成，在一真元之道，皆一氣生也。

一三五七九道之分而有數金木水火土道之變而有象東西南北中道之列而有位青白赤黃黑道之散而有質數歸於無數象反於無象位至於無位質還於無質欲道之無數不分之則無數矣欲道之無象不變之則無象矣欲道之無位不列之則無位矣欲道之無質不散之則無質矣無數則道之涼也無象則道之本也無位則道之貞也無質則道之妙也

真原曰：道之既判，降本流末。悟真者，因其脩真內真而外真自應矣。識其妙者，因妙得妙。內妙而外妙自應矣。天地得道之真，其真未應，故未免乎有位。天地得道之妙，其妙未應，故未免乎有質。有質則有象可求，有位則有數可推。天地之間萬物之內，最貴推人。即天地之有象可求，故知與質氣與水也。即天地之有數可推，故知其位遠與近也。審乎如是，而道亦不遠於人也。

比陰曰。天地有五帝。而比人之有五臟也。青帝甲乙木
甲爲陽。乙爲陰。比肝之氣與液也。黑帝壬癸水。壬爲陽
癸爲陰。比腎之氣與液也。黃帝戊己土。戊爲陽。己爲陰。
比脾之氣與液也。赤帝丙丁火。丙爲陽。丁爲陰。比心之
氣與液也。白帝庚辛金。庚爲陽。辛爲陰。比肺之氣與液
也。凡春夏秋冬。定時不同。而心肺肝腎之旺有月。

真訣曰。凡春三月肝氣旺。肝旺者。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肝。若遇木日甲乙。救土於辰戌丑未之時。依時起火煉脾氣。餘日兌卦時。損金以耗肺氣。是時不可不功也。坎卦時。依法起火煉腎氣。震卦時。入室多入少出。爲佳。爲上。父閉次之。數至一千息爲度。當時內觀如法。一意冥心。閉目青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寅至辰。

潛震卦一子息以上无佳。如息。息漸微出。息而息在不治達成。凡春夏秋冬各有起火損耗救養之法。前篇謂旺時有月。呂真人曰。有人問我脩行法。還指天邊日月輪。輪有五。行日月即天。地魄日為五行之精。月乃五行金水之炁。五行相代。至金而極。而金之為寶。鑄之得水。擊之得火。其柔相木。其色相土。土水火木四相俱備。而金含之。以此愈煉而愈堅也。此乃為金丹。其我亦有內外二說。言內者。本來真性。即是以其快利。剛明變化融液。曰金丹。曾經煅煉。圓成具足。萬劫不壞。曰金丹。言外者。於是天元則煉金液而造化。曰金丹。於是地元則真鉛為金之祖。斯其產育而成造化。曰金丹。世產諸金俱有金毒。惟水中金。轉煉還丹金。萬劫不壞。人能得法脩煉。始於無中生有。次於有內生無。配以天魂地魄。制水銀硃砂成器。大道本乎無體。寓于大器之中。朱子陽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窰。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物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又曰。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

範圍。是圖裏如天地之化。都沒箇遮欄。聖人便將天地之道。如一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無過差。此特其一耳。詩云。圓不圓來方不方。森羅天地暗包藏。如今內外兩層白。體在中央一點黃。老氏心法。含有象伏義。裁出露峯芒。化成如意冲霄去。變作金鷄轉太陽。又旌陽祖師頌曰。道人靜坐妙通神。天地凝靈性與真。日月運行俱妙寂。乾坤造化自攢陳。但看洛陽三月暮。野花啼鳥一般春。天圓地方。為圖為章。世有金丹之道。黃白之術。可以奪天地之神功。竊造化之秘藏。何者為道。何者為術。曰。有造化無藥物。曰神丹。是為丹頭。即道也。無造化有藥物者。曰仙方。是為藥頭。即術也。世之所傳書者。皆以三黃四神藥物。升煉而成者。實非古之神丹也。惟參同契之道。是為神丹。乃丹經之祖。造化之髓也。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匡郭。以屯蒙為抽添。以巽艮為闔闢。以三萬刻為周天。按三百八十四爻為火候。故其書曰。若尋一藥化非真。獨取鉛汞為刀圭而已。得其道者。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以通神明。合造化。符陰陽。是為神丹大道也。服之者。可以與虛皇並駕。鬼神侍立。鑄劍則煎泥成金。乾汞成銀。此之養砂澆淋之術。若抱布鼓

而擊雷門也。實爲耳耳。三才既形。萬類斯有。稟天地之粹氣。備五行之精神。惟金石焉。道源經曰。金石之精明。耀上列爲星。辰積金之炁爲日。故曰含金鳥之像。坎爲中虛也。積土之炁爲月。故月含玉兔之像。坎中實。故星墮地下。則化爲石。張衡云。星墮爲石。精華去矣。由是言之。金石之粹。天地之正氣也。至珎下潛發乎山澤。山隱玉則潤水。孕珠則清。交廣諸山。金精夜飛。如迸火珠。海淵吐氣。紛如亂絲。紅艮將發。而山岳崩。銅欲生。則草木死。其驗也。夫天地含育。如人畜聚精血。故三光墮。則則珍氣爲災。六府潰。則邪風爲患。惟聖智之今天地之體。故能飛煉金石。引納和氣。因有神丹之訣。化金點玉之術。昔天不足。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之。則明天地之同氣者。石也。以天地之同氣。而補之。益也。夫五行之內。皆稟水火二品。金木水土中。皆有火。火木金土中。皆有水。故五行之內。自有水火之二性也。夫金石生水。必得天地之正氣者也。其性或陽而生。陰漬以陰藥。制之陽生。陰者丹砂。陰生陽者水銀。此水銀有二說。砂中抽出。俗呼爲水銀。非也。此係砂中配合。實死汞銀。方是真鉛。將此法天象地方。生金木水火。轉至三五三分。八成一之形體。金玉之質。得天地日月之精華。陰陽水

火之結。秀潤而溫。實而貴。應萬載之不朽。滅也。樞者機軸。乃生殺之始。由也。實者。珍重也。經者。徑也。乃脩真入道之要路也。祖天師張真君。義雷經曰。斯經以玉樞而名者。乃天地之消息。陰陽動靜。元數乃乾元用九之說。而普化天尊居其上。爲三界之尊。十方之靈明矣。張天君。釋雷經曰。純陽乎。作帝君。讚曰。祖氣氤氳。滿太虛。九天元是九天居。驅雷役雨。飛金象。活物人生。備玉樞。三界得道。平方無路不通車。大哉普化明元始。日月齊光信不誣。又雷經讚曰。一炁誰分陰與陽。玉清高處化真王。上天下地能相合。闡教分形徧十方。又讚曰。道乃天地心。愚癡不解尋。破衣要縫。補須用水磨針。又讚曰。誠不用物。以氣相臻。一稱尊號。天地回春。又讚曰。地網天羅不可逃。凶星臨併。若爲消滅。心誦取天尊號。玉篆金符急急燒。又讚。不貴黃金貴赤心。初真學道。外魔侵至。誠肯與明天地。克日敎君聽玉音。陶鍊者。埏埴也。鎔鑄也。夫一氣分爲陰陽。運爲四時。終爲五行。亦若人有四肢。加之於骨。謂之五行。故運火之時。中真氣。而分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畢而五行成。故李真人曰。水一金四爲之。戊土。火二木三爲之。巳土。皆在運火之士。而成功。皆自金造。故言脩煉矣。駐日魂。而月魄。遵虎性。而契龍

情駐者不動之義。日魂月魄。乾坤體成。日魂月鳥。月魄
玉兔。魂魄呼吸而不動也。大丹之妙。惟鉛汞二物為至
藥也。非用四黃八石。若大丹有石藥之氣。入二物之中。
即有大毒。凡言死水銀。固生人。即須陰陽之氣。水火結
成。為大藥。即是長生。若用凡石。硫黃。礬砂等。懷伏乾汞。
為藥。服之。為大毒。礬有食銅。壞鐵之功。豈堪服食。若
有殺虎之能。此可為深戒。悟真篇云。四象會時。玄休就
五行全處。得丹名。

東方甲乙木。純行陽道。生丙寅。卦立震。其象青龍。自水
得氣。故象曰青龍。氣數九九。氣足得火。火治丙丁火氣。
數三。故生離。象朱雀。離中陰。為受青龍之氣。此二氣木
為主。火為用。

金者。處位庚辛金。純行陰道。生自壬申。卦立兌。其象白
虎。自土而得氣。故象曰白虎。氣數七七。氣足得水。水治壬
癸水。氣數五。卦立坎。其象玄武。坎中陽。為白虎之精。此
二氣金為主。水為用。金木水火土。四象遇土相尅。主者
處中。官戊己黃帝之位。數五五。主四季。解制四象。真氣
生殺萬物。故土者。五行之首。能召至和之氣。若能智者。
金丹之事。備矣。大象既備。變化無窮。故曰。大藥且如龍
汞者。龍屬木。汞屬火。木之氣數滿九。火之氣數滿三。三

與九共為十二。虎鉛者。虎屬金。鉛屬水。金之氣數滿七。
水之氣數滿五。五與七又成十二。四象氣合。共滿二十。
四氣以應一兩之用。此二象備二十四。神九玄珠。以備
復入白虎元宮。又備二十四氣。兩度受四象。渾濁五行。
造化。五行氣備。號曰金丹。若得之。為天仙上道。故曰。龍
鉛。虎汞之金丹。是太陽之氣。度真鉛之氣。結成玄珠。復
入白虎元宮。蓋因金而得氣。故號水中金。龍鉛者。龍本無
鉛。自虎而有。蓋先取白虎真鉛。歸於青龍元宮。投陰陽
媾。候運應。氣足化為玄珠。此玄珠。須備四象之氣。獨體
未能變化。復入白虎元宮。恩息自故曰。龍鉛也。

虎汞者。虎本無汞。汞自青龍而生。蓋有青龍。先取白虎
真鉛。伏住青龍真汞。真汞既受虎鉛。制伏以備陰陽之
氣。復入白虎元宮。故曰。虎汞也。

虎鉛者。白虎之真氣。白虎屬金。氣是真陰。白虎真氣所
生之物。故曰。虎鉛也。龍汞者。青龍之真氣也。青龍屬木。
氣是真陽。青龍真氣所感之物。故曰。龍汞也。

龍汞自與虎鉛也。相合得土。思育三百。造化為之。黃芽
氣。備為之大藥。正謂黃芽。鉛汞造大藥五行成。

大還丹者。乃真一為根。鉛汞相依。黃芽是本。鉛中得鉛。
方成至寶。汞傳金氣。乃黃芽。黃芽非外藥。內象取精。

花者到黃芽地金銀滿我家。又云黃芽一水銀。二者水數為五行之始。包含五彩。稟北方之脩之合道理。契自然。故能生天生地。為牝為牡。然後還日精於月窟。傳精華於無中。紫霜潛應契冥符。若非神仙不能窺也。古歌云。仙人煉丹不用藥。惟有神室是金作。黑鉛水虎者是天地妙化之根。乃有質而有氣。紅鉛火龍是天地發生之本。乃有氣而無質。故真鉛實金丹之母。靈之祖宗也。全在鉛銀與硃汞二物。砂汞乃是日之精。鉛銀乃是月之華。脩金液之方。不出天地玄象之中。且鉛之砂汞由人之情性。情性發於中。應於外。非外來也。砂汞生於中。見於外。亦非外來也。情性二用。並在身中。非汞二名。俱隱鉛內。戊己真土也。真鉛也。真鉛能召至和之氣。歸於中宮。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不得真土。終不成液也。此物須及北海尋。曾經脩煉合天心。真人傳入艮宮內。可謂玄玄號曰金。此金之一字。無窮盡之說。離曰五金按五行八卦象生成。若人知此觀。涯水上沉。又詩。明真鉛實。在人身中。生方是合天地人三才之道。矣。詩曰。時人皆取五金燒。孰知元君在海飄。欲煉萬中紅玉粉。先調爐內白金膏。真鉛汞生在天地之前。假鉛汞生在天地之後。真鉛汞無形之隨化。假鉛汞是有形

之造化。夫真鉛汞者。未有天地虛無。先生出來。一者西方有像庚辛金也。金者是鉛。鉛能生汞。汞者是北方無像壬癸水也。鉛得汞而生形。次以漸生天地。生日月生。河岳山海。生人倫。生一切萬物也。詩曰。先天一氣號真鉛。莫信迷徒妄指傳。萬化滋張緣朕兆。一靈飛走賴拘鈐。有形生質皆非正。無質生形始是玄。寄語道流勤學取。用之莫錯認凡鉛。又金丹撮要詩。一氣團成五物真。五物團成一物靈。奪得乾坤真種子。子生孫兮又生孫。金土水三物為真鉛。金水火三物為真汞。使丹田之氣。察水火之兩。分布四象。淘鍊五行。貫者通連之義。其脩煉者。先用山礦中生銀。配合硃砂。養煉成鉛。謂之取坎填離。硃砂實死作真鉛。此砂交汞見的端。水銀再把硃砂養。砂死玲瓏見汞乾。又詩曰。服得金砂作地仙。其砂欲伏在真鉛。鉛砂却依然。誤離母除銀是湧源。將此砂銀。即鉛。以鉛養汞。必須轉至天。一生水。從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紫陽詩句云。依他坤位生成體。種向乾家交感宮。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道生於萬物。天地乃物中之大者。人為物中之靈者。則求於道人。同天地以心比天。腎比地。肝為陽位。心為陰位。心腎相去八寸

四分其天地覆載之間比也。氣比陽而液比陰。子午之時。比夏至冬至之節。卯酉之時。比春分秋分之節。以一日比一年。以一日用八卦。時比八節。子時腎中氣生。卯時氣到肝。肝為陽。其氣旺。陽升以入陽位。其春分之比也。午時氣到心。積氣生液。夏至陽升到天而陰生之比也。午時心中液生。酉時液到肺。肺為陰。其液盛。陰降以入陰位。其秋分之比也。子時液到腎。積氣生液。冬至陰降到地而陽生之比也。周而復始。日月循環。無損無虧。自可延年。太元初判。而有太始。太始之中。而有太無。太無之中。而有太虛。太虛之中。而有太空。太空之中。而有太質。太質者。天地也。天地清濁。其質如郊。而玄黃之色。乃太空之中一物。而區陽升到天。太極而生陰。以謂真抱陽而下降。陰降到地。太極而生陽。以謂真負陰而上升。一升一降。陰降陽升。與天地行運。而以萬物生成也。天如覆盆。陽道難升。地如磐石。陰道難入。冬至而地中陽升。夏至到天其陽太極而生陰。所以陰生者。以陽自陰中來。而起於地。恍惚氣中有水。其水無形。夏至到天成水。是曰陽太極而陰生也。夏至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其陰太極而生陽。所以一陽生者。以陰自陽中來。而出於天。有者。真水中。有氣無形。冬至到地。積水生

氣是曰陰太極而陽生也。以身外比太空。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子午比冬夏。子時乃曰坎卦。腎中氣生。午時乃曰離卦。氣到心。腎氣與心氣相合。而太極生液。所以生液者。以氣自腎中來。氣中有真水。真水無形。離卦到心。氣則太極而生液。如此離卦。心中液生。坎卦液到腎。液與腎水相合。而太極復生。於氣所以生氣者。以液自心中來。液中有真氣。真氣無形。坎卦到腎。液着水。則太極而生氣者。如此可以比陽升降。至太極而相生。所生陰陽中藏水。陰中藏氣也。腎中生氣。氣中有真水。心中生液。液中有真氣。真水真氣。乃真龍真虎也。陽到天而難升。太極生陰。陽到地而難入。太極生陽。天地之理。如此。惟人也。不得比天地者。六慾七情。感物喪志。而耗散元陽。走失真氣。當離卦腎氣到心。神識內定。鼻息少入。運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勿止勿咽。自然腎氣與心氣相合。太極生液。復真水。液與真水戀氣。本不相合。蓋液中有真氣。中有真水。互相交合。相戀。而亦曰交媾龍虎。若以大候無差。而抽添合宜。三百日養就真胎。而成大藥。煉質焚身。朝元超脫之

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提取真龍真虎。王池春水溶溶。此恐泄元氣而走失真水於身外也。氣散難生。液液少而無真氣。氣水不交。安成大藥。當此年中用月。以冬至為始。日中用時。以離卦為期。或以晚年奉道。根源不固。自度虛損。而氣不足之後。十年之損。一年用功。積之名曰採補還丹。補之遇數。止行此法。名曰水火既濟。可以延年益壽。乃曰人仙功驗。不可備紀。若不數息。口生甘津。心境自除。情慾不動。百骸無病。而神光暗中自見。雙目時若驚電。以冬至日為始。以節用法。三百日。胎僊具詳。曰在外午時為離。當太陽為真陽。在人心為離宮。元陽為龍也。真水乃腎中之水也。真龍心液中之氣。為王池。津為春水也。九州在人為心。在日為午時。在卦為離。藥是心中之氣。火是腎中真水。黃婆是脾中液。合和氣水。而入黃庭。雍州乾卦。勸陽脇腹也。又曰勸陽關也。藥是心中之氣。火是腎中真水。無火是腎中真水。黃婆脾中液也。精陽成神。神中有形。一生於日月。生於月。積陰成形。形中有神。一生於金。金生於王。隨陰陽而生。沒者。日月之光也。因數生光。數本於乾坤。隨陰陽而升降者。金玉之氣也。因時起氣。時本於天地。真原曰。數行日月。數用六九。乾坤之數。金玉之氣。春夏上升。秋

冬下降。天地之時。金生王土。土生於石。石生於玉。見於成形。而在下者。如此日中金為月中玉兔。日待月。魂而光。見於成神。神而在上者。如此日日月比氣也。腎氣比月。而心氣比日。金玉比液也。腎液比金。而心液比玉。所謂玉液者。本月腎氣上升。而到於心。以合心氣。二氣相交。而過重樓。開口出而津滿玉池。咽之而曰玉液還丹。升之而曰玉液煉形。是液本自腎中來。而生於心。亦比土中生石。石中生玉之說也。所謂金液者。腎氣合心氣。而不上升。薰蒸於肺。肺為華蓋。下罩二氣。即日而取肺液。在下田。自尾間穴升之。乃曰飛金晶入腦中。以補泥丸。補足。自上復下降。而入下田。乃曰金液還丹。既還下田。復升。遍滿四體。前後上升。乃曰金液煉形。是亦金生於土之說也。

唐成子教黃帝煉外丹。方有鉛汞之物。以內事為則也。人之先生腎也。為北方壬癸水。在五金而為鉛。次生心也。心為南方丙丁火。在八石而為礬。鉛中取銀。如腎氣之中。暗藏真一之水。砂中取汞。如心氣之中。暗藏止陽之氣。蓋以外之鉛中銀。而合砂中汞。自然成砂。火候合宜。煅成至寶。取類於人。則腎氣之中。取真一之水。心液之上。取止陽之氣。二物合而成丹。乃如外物。見寶之比。

也。

傳道集曰：天一之質而為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炁而為衆石之主也。硃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中之汞。鉛汞若相合煅煉自成寶，此鉛汞之理見於外也。若以內言，父母真氣合而為一，即精血為胞胎，凝結為內腎。內腎者鉛也。乃夫腎生氣，氣中生水，以腎水合心液之上，正陽之氣凝于黃庭，則名丹藥，則曰真鉛也。以腎氣合心氣，精氣生液，結為玄珠，方還下丹田，而曰真鉛也。乃夫丹就氣生，腎氣入頂而真水降，一升一沉于十二樓前而為既濟。既濟一次而還下丹田，故曰真汞也。元皇試曰：鉛汞居中心，煉成無價珠，都來兩箇字，了得萬家書。古今上聖稱說鉛汞之理不同，其來止於鉛為腎，而真鉛為丹，真汞為藥，而真汞為藥，為既以若憑外說不可中理也。天地有自然之炁，然有自然之數，人稟天地而生，氣數與天地相合，脩仙學道，窮此造化之根源。如陰陽造化之外，降運路若能澄心定意，一念不生，湛然無慾，從半夜子時一陽自然下丹田，元陽金精變化成五色之炁，形如火狀，似炎風穿過尾間一穴，一撞三關，只至頂門泥丸宮，泥丸宮下降，復運過

一穴，一撞三關，只至頂門泥丸宮，泥丸宮下降，復運過。一塊一塊上下顛倒循環週而後始自然暗入周天火，煅成一粒赫赤龍虎金丹大藥。金丹成時，陽神出現，陽神者，此是聖胎也。言聖胎便是金丹，金丹便是聖胎。聖胎與凡胎造化各別。凡胎者，只用父精母血鉛汞造化成人，鉛者父精，汞者母血，相和造化成人，將凡比聖，以外見內。聖胎者，全在抽鉛添汞，所以抽鉛者，自下丹田之內入上丹田，又名河車運轉，又名肘後飛金晶，上補腦中，補腦中名抽鉛也。添汞者，金晶飛於肘後，上補腦中，補之如是金水一注，從頂門中降落，口中味甘氣香，咽過重樓十二環，撞見肺，肺屬西方庚辛金，其色白，水返為唾，肺有兩道氣脉流入於心，心屬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唾返為血，血者是汞，名添汞也。又曰：鉛生汞也，汞生鉛，心有兩道氣脉流入於腎，腎屬北方壬癸水，其色黑，血返為精，精者是鉛，名汞生鉛也。若有志氣晝夜無間斷，添鉛抽汞，十箇月聖胎決成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圓入聖基。本性愛金順意，金精戀木慈仁，相吞相啗却相親，始覺男兒有孕是也。天僊圖口訣曰：大道不離方寸地，鉛汞真撞透三關，分明放着長生路，一氣還隔萬里山。凡脩長生不死金丹大藥之事，先要識陰

陽升降之理。還路然後可下功。拙鉛汞飛騰日月返。復陰陽真氣。上下顛倒。從煉而後。始有金丹。煉成一粒金丹。大藥。人之脊骨二十四節。名曰尾閭穴。又龍虎穴。又名曹溪路。又名九重鐵鼓。又名三岔口。又名三岔路。三岔骨。又名河車路。又名氣海門。又名朝天鑽。又上天梯。尾閭穴。腎頭。圖緣如摩金。上有九竅。內外相連。脊骨兩傍。三條還路。上從頂門。泥丸宮。下降復至丹田。復連至尾閭穴。下關從下至上十八節中關。泥丸宮上關。此是三關也。男女有四腎。外腎為門。黃帝問岐伯。王曰。脩煉丹藥。大來從何而起。得成大丹。岐伯曰。夫人言金丹。煉在橐籥者。近人呆胞也。內以溫其象。益前五臟。後轉精氣。入兩腎。流入三丹田。成前內丹。入日精右腎中間。月華左腎中真氣。右腎脊骨傍行。至泥丸宮。左腎中有黑氣。順右脊骨傍上。至泥丸宮。其真氣是一陰陽合成一體。黃氣為表。黑氣為裏。左腎為樞。右腎為機。與胎其火。三氣溫而成丹。每日日平明一寅時。初一刻。昧爽之明。氣起三行至泥丸宮。合成玄珠。脩之九年。必得神仙。

男女四腎。女人在左為盈。右為虧。盈者盈。前朱汞。虧者虧。前月水。故是信如月不至。即為胎也。如不胎息病也。

男子有四腎。二腎前左為樞。右為機。內二腎亦是盈。盈者盈。前目水。虧者虧。前黑鉛。故丈夫腎為鉛。汞。女子為子。為流。比丈夫婦人精血。蘊結而成於丹田之本。每日寅時初一刻。昧爽之時。三氣起於泥丸宮。結成金丹。流曰玄珠。九年得仙矣。

天地升降之法。便意放下丹田。下膀胱中。穿至尾間關。擊開雙腎。取兩道白氣。從夾脊直至泥丸。分作三路。直下頂門。候稍暖。又想珠從鵲橋內放下口中。慢過重樓十二環。到口中。神水滿則分作三口。下中宮。又存膀胱中有黑氣一道。勇上心來。所方閉目。於神入中宮。候眼前為報應。或目前金花。或如白霄隊隊過。或是滿室之光。或是隱隱之光。能見小字。就此光中。千日之內。可出陰神。或緣一年七十二候。足便出神。

鉛採先天炁。火伏太乙精。銀為金之精。鉛為水之基。真一之道。先以金子為黃芽之根。金子即水也。欲令萬珠而為一心。須以萬珠之中。求其一。而為基也。心乃神之宅。腎乃之府。既以心為宅。以腎為府。豈無造化。聖人立法。假一神調氣。藉以氣定神。神氣調定。方曉動靜。動者氣也。靜者神也。神有離氣。氣不離神。神氣不相。道本自然也。按周天三百八十四爻。氣血行八百一十丈。人身

行五十度此乃周天方為大候其火有二等分為內外。外火者有形有象可煉五金造化五谷滋養於人。此火非能煉丹。煉丹其在內。火者無形無象藉五谷之氣即生真火。真火既生返煉真精。精返於氣。氣返於神。煉神合道。道本自然。不離一氣。一氣既調百脉皆順矣。

凡脩金液還丹先定陰陽行度。次立乾坤鼎爐也。魂魄所居互為室宅。謂魂月魄相拘於金室為丹基也。性居宮內立置鄧鄧性屬金也。金主理內法領外符而養靈汞。鄧鄧即形貌也。情主瑩外築固城郭者情火符也。火

行六虛而砂汞城郭人民即砂汞也。當此之際亦由乾坤動靜氣流精布土居中宮為道全序。陽伏陰施泰往否去。陰陽刑德是為藥之本途也。硃砂者坎中生陽化為金虎。離中生陰化為水汞。龍虎之變化成戊己坎戊月晶。離已日光。水中生金是為陽虎。火中生汞是為陰龍。從南伏龍合北方之虎會於中宮固養一炁即造化而龍胎。大丹之藥也。天生鉛。天地自然之物世罕有之。若得天生鉛自然汞以水火氣氤則二物合體而為砂。天鉛汞乃天地精華日月魂魄種類同氣明達微道無不成。夫長生之道莫大乎龍虎大丹。大丹之用者莫大

乎鉛汞固濟於鉛汞者莫大乎神室使二物變化者莫大乎陰陽法於陰陽莫大乎水火使不失其時者莫大乎刻漏。水火調和者莫大乎爻象。始於屯蒙終於既未。金丹九轉不越乎爐鼎之內。動植萬類豈離乎覆載之中。非配合則無以化育。非種類則無以生成。還丹之道畢於此矣。夫煉神丹大藥者乃出世之學不與人間能同法天地生成之道體陰陽造化之機鍊真一之髓制九炁之精驅二曜為兔飛走於乾坤之內。包四象龍虎騰躍於宇宙之間。水火進退寒暑變遷造化之妙斯大矣。

大易六十四卦以坎離為藥材乾坤為鼎器。餘六十卦撓三百六十爻為周天之火數。周者日月運行之數也。大候者還丹法象之用也。是以聖人說卦爻而效鍊兩運水火而理陰陽人之觀天法地理契生成太陽一日行一度一月度一宮十二月得得周天也。太陰兩月行一宮一月一周天故火一十五兩總三百六十鍊。三百六十爻故以爻為一鍊明矣。爻煉者火之規範斤兩之進退妙用在於此矣。十一月冬至一陽生始進文天行復卦十二月臨正月泰二月大壯三月夬四月乾五月夏至一陰生武火退行履霜漸行於姤卦不

月適七月否。八月觀。九月剝。十月純坤。陰陰極。陽生。周而復始。茲乃周歲之相也。故元君以日為年者。一日有十二時。一月共三百六十時。二日半得三十時。而作一月之用也。上七日半為春。次七日半為夏。十五日為秋。七日半為冬。日半為秋。下七日半為冬。春夏主生。發長養。秋冬主肅殺。收成。一歲氣候。促在一月之內。一年四千三百二十時。除之。將十二時作日。三百六十時除之。得十二年。十二周天也。真一曰。以日為年者。將四千三百二十時為日。十二月除之。得三百六十時。將時為年者。置上三百六十年。月十二乘之。著共得四千三百二十月。又以月法三十乘之。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餘日。再以時法十二乘之。得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年也。三年九轉。共奪得四百六十六萬五千六百年造化之功。蓋聖人促陰陽奪造化以全妙用。故能出天地五行之數也。陰盡陽純。還丹赫然而成也。餌之則補氣全神。拘魂制魄。勝化焉。筋血化成。氣體變純。陽政形易貌。形既不弊。神仙可作。神丹聖藥。全在調均水火。慎勿失節。以合天道。則造化之功著矣。

如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健相往來推遷。定四時成歲。四德運化。無有窮也。行火進退抽添加減。則而損之。

簇一年於一月。簇一月於一日。簇一日於一時。簇一時於一刻。簇一刻於一息。夫自元會運世。細至一息之微。皆有一周之運。達此理者。進火退符之要得矣。雖然。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却不可執在卦爻上。當知遇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紫陽真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慢役情。又云。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皆謂此也。易外別傳。參同契云。於坤始復。如循環。邵康節詩云。自從會得環中意。對氣宵中一點無。又云。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謂月窟在上。天根在下。往來乎月窟。天根之間者。心也。何謂三十六宮。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三十六宮都是春。謂和氣周流乎一身也。如此則三十六宮。不在紙上。而在吾身中矣。是道也。邵康節知之。朱紫陽知之。俗儒不知也。蓋俞祖師此言。道不在身中。而不離一身也。脩得天心。合地心。天地心中用。在人。皇極經世書云。先天圖者。環中也。謂人之一身。即先天圖也。心居人身之中。猶太極在先天圖之中也。朱紫陽謂中間空處是也。圖有復而始。至坤而終。終始相連。如環故謂之環。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而太極居其中。

也在易為太極在人為心人知為太極則可以語道矣
又云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
吸也朱紫陽曰天地間只是一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
冬至只是一箇呼吸呼是陽吸是陰愚謂冬至後有後
而乾屬陽故以為呼夏至後有姤而坤屬陰故以為吸
呼乃氣之出故屬冬至之後吸乃氣之入故屬夏至之
後大則為天地一歲之呼吸小則為人身一息之呼吸
參同契云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又云呼吸相含育傳息
為夫婦蓋以呼吸為龍虎為夫婦千經萬論譬喻紛紛
不過呼吸兩字而已矣又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
至妙至妙者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
也
朱紫陽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始至坤是陰含
陽也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無極袁機仲曰
朱紫謂坤復之間乃無極其論察矣又詩云忽然夜半
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
伏羲來無中含有象即是坤復之間無極而太極也邵
子之學非朱子孰能明之又冬至吟云冬至子之半天
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
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又云何者謂之機天

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間
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和魏教授詩云讀
書到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朱紫陽曰子之半是
未成子方離於亥之時又曰一陽初動處在真元之間
愚謂此處正是造化之真機程伊川曰若非竊造化之
機安能長生至哉言乎又恍惚陰陽初變化氣氤天地
乍週旋中間此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愚謂康節
此詩泄盡天根之極玄苟非親造恍惚之境實詣氣氤
之域安知其為極玄哉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參同契云恒順地
理承天布宣謂人之元藏於腹猶萬物藏於地神入地
中猶天氣降而至於地氣與神合猶地道之承天天地
以此而生物吾身以此而產藥太玄經云藏心於淵莫
厭靈根與此同旨邵康節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
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統於腎腎是氣之
府也形氣交神主
邵康節曰天之神發乎目人之神發乎目愚謂目之所
至心亦至焉故內煉之法以目視鼻以鼻對臍降心火
入于氣海蓋不過片餉功夫而已
愚謂首居上而圓諸陽之所會乾天之象故易以乾為

首崑崙在西北乾位。故黃庭經以乾為崑崙。腰居下而中虛。六脉之所歸。坤地之象也。故易以坤為腹。天玄而地玄。故太玄以坤為黃宮。日生于東。月生于西。故易以離為日。坎為月。呼吸出入。升降上下。往來無窮。故黃庭以呼吸為日月。或以兩目為日月。非也。兩目僅有日月之形。無日月之用。

參同契云。九還七返。八歸六磨。又云。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又云。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渾沌。列為龍虎。愚謂。六七八九。乃水大。本金之成數。木數八。屬東。火數七。屬南。木自東而升。則與火為侶於南矣。金數九。屬西。水六。屬北。金自西而降。與水合處於北矣。丹家有所謂赤龍黑虎者。東方蒼龍。七宿運而之南。則為赤龍。西方白虎。七宿運而之北。則為黑虎。無非譬喻。身中之呼吸。究而言之。何龍虎之有。何金水木火之有。何七八九六之有。皆譬喻耳。或疑九七八言。還返歸六。獨言居得無異乎。曰。六居北不動。三方之還返歸。皆聚于北。故言居也。

易曰。坎為水。為月。離為火。為日。項平安曰。心以坎為體。離為用。故心欲虛而澄。腎以離為體。坎為用。故丹田欲實而溫。損益皆三陽三陰之離損之火上飛。益之火下

伏。又曰。三離體之火上騰。故損三離體之火下。故益。愚謂。內煉之道。至簡至易。惟欲降心火入於丹田耳。丹田在臍之後。腎之前。正居腹中。丹家謬言心腎。謂心腎非坎離。蓋指呼吸為坎離。殊不知呼吸乃坎離之用。心腎乃坎離之體。人之一身心為之主。故獨居中。腎為之基。故獨居下。丹家不言心腎。而言身心。身即腹也。腎在其中矣。豈可捨腎哉。腎屬水。心屬火。火入水中。則水火交媾。如晦朔之間。日月之合璧。

易曰。山澤通氣。又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愚謂。按參同契云。自然為分。非有和偽。道若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為雨。蓋人身之陰陽。絪縕交結于丹田。則升于泥丸。潏然如雲化。為甘澤。陳希夷詩云。倏爾火輪煎地脉。溥然神灑湧山旒。與此同旨。神灑出列子。嘗謂山澤之氣相通。由其虛也。唯虛也。故二氣感應以相與。不虛則窒而不通。安能相與。內煉之道。貴乎心虛。心虛則神凝。神凝則氣聚。氣聚則興雲為雨。與山澤相似。離騷遠遊篇云。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外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宋紫陽注云。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神仙之要也。人之神氣。聚之則生。散之則亡。天有剛陽之氣。運行不

息於天體常存也。愚按參同契云：開機有低昂兮，周天遂奔走，關健謂南北二極，周天謂二十八宿奔走謂運行也。天形如彈丸，周匝運轉，晝夜不停，其南北兩端一高一下，乃關健也。人身亦然，上有天關，下有地軸，若能迴天關，轉地軸，則上下往來一息一周天也。又云：循據璇璣升降上下，璇璣斗也。天以斗為機，人以心為機，心運於身中，猶斗運於天中。愚又按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蓋人道與天道一也。人能收視返聽，藏心于淵，馭呼吸之往來，周流不息，則與天道同運，而天行之機，吾得而執之矣。雖然，天之道可以觀，天之

易學正宗

卷上之三十四

易學正宗

卷上之三十五

易學正宗

行未易執也。孰能知之？唯心虛者能執之。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矣。徐進齋曰：丹家亦取此義。魏伯陽參同契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但作用不同。此為義理存養，皆天公諸天也。彼為血氣保固，由人私諸已也。愚謂參同契之說，不過借易道以推明已意，其間引用易中之辭，未必皆取本文之義。蓋義與天地相似，人身亦與天地相似，是故參同契陽假以作參同契，黃中指身中之黃道。

易曰：不遠復，無悔元吉。

朱紫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圖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後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復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其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脩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愚按曾志游集仙傳云：周從泗州人也。徐神翁深重之曰：我少而婚，是人初得道，其神全，吾不及也。如周從者，其亦老子所謂早服而重積者歟？愚又按素問曰：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致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髓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頂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又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

為藥以安為常用道得終謂之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溺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愚謂人至于老則多忘神昏故也動則疲倦氣衰故也內煉之道以神氣為本神昏氣衰則以何者為本

易曰水洊至習坎愚按靈樞經云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脉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脉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氣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管于身下水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百刻脉絡終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又云氣之行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脉營其藏陽脉營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愚謂人身氣血常流通則安一有壅滯則病內煉之道息息相繼如水之洊至而其流相續則真氣上下灌注亦如水之流通也

丘蒙既濟未濟及對一升一降圖

易曰參同契云朔旦也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為期度用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已秋冬當外自午訖戌亥

愚謂參同契以乾坤為鼎坎離為藥因以其餘六十卦為火候一日有十二時兩卦計十二爻故日用兩卦朝屯則暮蒙朝需則暮訟以至既濟未濟一也屯倒轉則為蒙有一升一降之象屯自內而升為朝為晝為春夏蒙自外而降為暮為夜為秋冬諸卦皆然夫以六十卦分布為三十日以象一月然遇小盡則當加之何益此喻耳非真謂三十日也或以此為閉目數息之法則不勝其煩且勞矣豈至簡至易之道哉

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程伊川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

又曰闔闢往來見之鼻息張橫渠曰人之有息當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朱紫陽調息箴云氣血開闔

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愚按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久之則亦無常

幽潛淪匿變化於中二用九六也六虛卦之六虛也以

俞一呼一吸往來上下。又之則神凝息定。所以成變化也。呼則氣出。陽之關也。吸則氣入。陰之關也。蓋人身之陰陽與天地陰陽相似。若能御呼吸於上下。使之周流不息。則關開往來之妙。盡在吾身中矣。或曰。犬有大關。關小。有小關。關一息之關。關一刻之關。關一刻之關。關即一時之關。關一時之關。關即一日之關。關一日之關。關即一月之關。關一月之關。關即一年之關。關以至一世之關。關一元之關。關萬古之關。關其一理也。

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焉。

程伊川曰。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愚謂丹家之書。廣譬曲喻。亦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外此皆邪說妄行。非真要自然之道也。

愚按。文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文子計然也。周時人老子之弟子也。人身氣血亦欲其往來流通。一不流通。小則為癆。大則為癰疽。癰者節也。癰者癰也。疽者阻也。

愚又按。子華子云。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簡處。不為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望其先。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

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實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汨汨。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子華子純本也。孔子與之傾蓋而語者也。人身氣血往來循環于上下。晝夜不停。猶江河之水。相似人。但見江河之水。東流至于海。而不竭。殊不知名山大川。孔穴皆相通也。豈不見廬山瀑布。晝夜傾注。不絕何也。水由地中行。蓋循環相往來也。日月之行亦然。隨天之旋。一出一入。往來不窮。人知吾身自有日月。則往來不窮之妙。只在吾身而不必索之萬遠矣。醫書云。人身有任督二脉。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脉之海。督脉者。起下極之脛。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顛循額至鼻柱。屬陽脉之海。所以謂任脉者。女子得之以妊養也。謂之督脉者。以其督領經脉之海也。鹿運尾間。蓋能通督脉者也。龜納鼻息。蓋能通其任脉者也。人能通此二脉。則百脉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乃吾身之黃道。呼吸往來於此。即任督二脉是也。

俞石澗易外別傳卷終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法卷上

玄牝之門賦 此上玄下牝之門賦

一數玄牝。大丹本根。是乃虛無之谷。互爲出入之門。設
鼎器之尊卑。截然對立。渾機關之闢闢。妙以難言。有夫
神仙立脩煉之根基。元氣周流於上下。爐汞鼎自
此而建。玉關金關。識之者寡。大哉玄牝。不可得而名焉。
通乎陰陽。是以謂之門也。是曰鼎爐中藏。汞鉛東接。扶
桑之谷。西通華嶽之巔。據二土之妙。要合二土界。兩弦
之間。平分兩弦。大以無外。小以無內。下焉曰牝。上焉曰
玄。硃砂。月爐。一機密運。復命關。歸根竅。衆妙兼全。

玄學正宗

卷下之四十一

是門也。陽開陰闔。開闔無窮。日往月來。不已。上曰天關。
中納乾甲。下爲地戶。內藏坤癸。無邊無傍。非有形也。一
闔一關。是爲門矣。高卑配合。大矣哉。至矣哉。來去周游。
出乎此。入乎此。請言夫此數。人所同有。非門。謂門。世其
鮮知。蓋天地常交合於往來來之際。而氣每渾融於
綿綿續續之時。今此鑿破鴻蒙之穴。築成真一之基。以
諸辰而論。下牝。居子合八卦而觀。上玄。屬離門焉。如是
分也。竅則渾而一之。所以索陽備述罕知之語。不然。若
氏曷陳同出之辭。嘗謂宜有牝戶。深居滄海之間。藐藐
玄關。遠在崑崙之上。一陰一陽。黑白可辨。非色。非空。非

青難壯。四正於此布。勾般。子午卯酉。兩曜此運。攢簇
乎晦弦朔望。微哉。妙哉。玄牝二字。採之煉之。功夫片餉。
是則下藏白虎。爲發火之樞機。上有青龍。起騰雲之風。
浪。憶傍門小法。感衆非一。專門名家。以賢自居。弗解講
明於理學。安能契合於仙書。以名玄牝。空費存想。以口
鼻爲玄。打徒勞。咽喉。僅乘邪歸。正獲知。躁徑之真也。則
造微入妙。豈在門牆之外歟。蓋思夫一氣孔神。曷是收
藏之根。抵元和內運。就爲交接之權輿。柳評之虎白龍。
青。奚云黑虎赤龍。玄上牝下。何謂左玄右牝。當知水火
爲呂。木於火內。以停蓄。金水同宮。金在水中。而潛隱。此
所謂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者乎。其造化講論而無盡。

玄學正宗

卷下之四十一

水中金詩

一點明金粟。川源在水中。九還成大藥。片餉顯神功。元
海陽和動。寒泉氣味通。須臾更爲白。液凝結滿黃宮。歲伏
資坤土。吹噓藉巽風。何當懷此寶。去訪呂仙翁。

右易外別傳一卷

先君子之所著。而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者也。先君子
嘗遇隱者。以先天圖指示邵子。環中之秘。玄故是書
所著。發明邵子之學。爲多近。川陰符經解。見請以
是書。繕寫同錄諸梓。併心園春。解三書。共爲一帙。將

與四方高士共之。因請摛名之曰玄學正宗云。至正丙申春正月。男仲溫百拜謹誌。

右易外別傳一卷之圖為之說。披闡先天圖象中之極玄。證以參同契陰符諸書。參以伊川橫渠諸儒之至論。所以發朱子之所未發。以推廣邵子言外之意。愚雖弗暇。專志從事於斯。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故敢直指方士之。所以破學者之惑。嘗慨夫世所傳丹家之書。虛辭隱語。使覽者無罅縫可入。往往目眩心碎。而掩卷長嘆。如蔡季通表機仲嘗與朱子共訂正參同契矣。雖能考其字義。然不得其傳。未免臆度而已。愚今既得所傳。又何忍緘嘿以自私。乃述是書。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而名之曰易外別傳。蓋謂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也。丹道之大綱要領。予於是書言之悉矣。丹道之口訣細微。則具載於參同發揮三篇。茲不贅云。林屋洞天洞真逸人。玉吾叟書。

呂純陽真人沁園春丹詞

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解

七返還丹。七火數也。煉丹之法。其先以紅投黑而生。而生藥既有藥。然後進大煉黑入紅。而成丹。故曰七返。

還丹。即非自寅至申之七時也。張紫陽悟真篇云。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隣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姪女作親情。是此義也。

在人先須煉已待時。離騷遠遊篇云。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即煉已待時之謂也。要在收視返聽。寂然不動。凝神於太虛。無一毫雜想。少焉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真息自定。神明自來。不過片餉間耳。邵康節先天吟云。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着功夫。丹法亦然。採藥於先天。則無為。進火於後天。則有為。不可以一律齊也。正一陽初動。白紫清珠玉集丹隨歌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然吾何以知身中之一陽生也。蓋彈指聲中。巽豁開而心覺。恍惚之時是也。吾於此時。鼓之以橐籥。煨之以猛火。則真鉛出坎。而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峯頂。乃可以為還丹。邵康節恍惚吟云。恍惚陰陽初變化。網緼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非洞曉陰陽造化。噲克如此。中宵漏末。中宵即半夜子時也。周易參同契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是也。又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謂三十日半夜子時之前。介乎晦朔之間也。若感之於一日。則每夜子時之前。

即肺腑之間初不拘於三十日之半夜也。悟真篇云：月三旬一週，遂以時易日法，神功其說明矣。漏者，滴漏。滴漏有內有外，在內乃氣之出入息也。薛紫賢復命篇云：此心却似糠灰火，靜坐時聞滴漏聲是也。在外即更漏也。或疑悟真篇有：須知大隱居朝市，休向深山守靜孤之說，殊不知在深山則難得燈與漏也。或又疑曰：陳泥丸翠虛篇云：若言刻漏無憑信，不會玄機藥未成。而又云：日視土圭，夜瞻刻漏，謬之甚矣。何其說之自相戾也。曰：修煉之初，功夫未純，孰恐或差遠，故必外立刻漏，以為時候之準。則若至於功夫純熟，丹田有種，則精生有時，時至神知，雖當寢寐，有待喚醒，而亦自覺悟。又何必刻漏為哉。漏未者，言其點點相續，而無間斷也。在吾身求之，則真息綿綿，勿令間斷，如漏水之相續，無異也。溫溫鉛汞光透，無惟。鉛即藥也，汞謂下丹田也。子時將至，而陽氣潛萌於其下，所以溫溫也。無惟者，眼也。垂眼下視，有垂簾之象，故曰無惟。丹田有藥，而陽氣上升，透於兩眉之間，是以有光。譬如室中有燭，燭光映於窗牖而明，蓋非窗牖之明，乃燭之明也。或者乍見此景，而驚訝失，以為奇異，則心動而神散矣。欲望成丹，不亦遲乎。造化爭馳，此爭馳謂坤之未復之初也。其時

瓊鍾一扣，玉洞雙開，後命謂兩畔同升，共一斤是也。虎龍交媾，參同契云：龍吟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吞併，作丹之時，要在心息相抱，然後神凝氣聚，交媾為藥。陳朝元玉芝書云：玄黃若也，無交媾，爭得陽從坎下飛，故必陰陽交媾，丹田有藥，乃可以進火也。進火功夫，牛斗危。牛斗危乃身中大候之方位，謂進火功夫，自子而發端，至寅而般運，如天之生物，胚胎於子，至寅而出也。參同契云：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翠虛篇云：有一子母分胎路，妙在尾箕斗。牛女與同此旨，或以牛斗危為猶關危，引用悟真篇：兩手捉來，令死關之語，以發明之，是亦一說也。曲江上見月華瑩淨，翠虛篇云：西南路上月華明，大藥還從此處生。記得古人詩一句：曲江之上鵲橫橋，古仙本以小腸有九盤，十二曲是為曲江，後人復以鼻口之間為曲江。二說俱通，而翠虛又以西南路上發明其說，可謂深切著明矣。蓋西南屬坤，坤為腰，藥生於丹田之時，陽氣上達，麗於目而有光，故自目至臍，一路皆虛白是耀，如月華之明也。有箇鳥飛，有箇鳥飛者，身中之天地交坎離合，二氣絪縕結成一滴露珠，而飛落丹田中也。陳希夷指玄篇云：有箇鳥飛入桂宮，翠虛篇

云紅蓮含露凝珠。飛落華池。滴滴珠玉。集還源篇。
云人能明此理。一點落黃庭。白紫清詞云而今識破金。
鳥飛入玉蟾窟。此義也。當時自教。一書言。
方寸也。又言刀圭者。乃取此子而已。或以刀為金。
圭為上。圭合此迴求意之說。非至論也。自飲云者。通。
歷三宮。降而入。與。其。謂。胎。入。口。身。通。聖。義。
一也。或疑既脫胎。何為復入。以遂以為自外來。從而。
吞。外。物。去。道。遠。矣。翠。篇。不。云。乎。採。之。煉。之。未。片。餉。
一氣。眇眇。通。三。關。三。關。米。性。氣。無。窮。一。道。白。脉。朝。泥。丸。
泥丸之上。紫金。點。中。一。塊。紫。金。團。化。為。玉。漿。流。入。口。
香甜清爽。遍舌。是。豈。自。身。外。而。來。者。耶。內。說。

又誰信無中養就兒。金丹大道至簡至易。於無中生。
有。養。就。兒。如。涕。漉。精。津。氣。血。液。之。類。止。可。接。助。以。為。
附。帶。非。丹。寶。也。學。者。局。於。管。見。往。往。以。先。入。之。說。為。主。
更。不。肯。究。丹。書。雖。有。道。者。欲。與。開。發。熟。為。之。信。率。虛。
篇。云。作。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
交。結。身。裏。夫。妻。是。妙。哉。蓋。夫。婦。即。陰。陽。之。異。名。非。真。有。
所。謂。夫。婦。也。或。者。偏。執。竹。破。竹。補。之。說。遂。謂。以。人。補。人。
而。專。意。於。三。家。邪。術。又。安。信。金。丹。乃。清。淨。無。為。之。道。而。
果。於。無。中。生。有。哉。始。於。有。作。乃。無。中。生。有。及。至。無。為。

辯水源清濁。清濁之說。蓋譬辯之矣。曰天清地濁。
東生成。一曰取清捨濁更玄玄。今曰水源清濁則請就。
水源兩字辯之。蓋天一生水。其位居北。以八水同歸於。
此。故謂之水源。翠虛篇云。促將百脉盡歸源。蓋謂此也。
在上曰清。在下曰濁。始者上下相交混而為一。入之則。
漸漸。漸。漸。清。清。則。至。藥。生。於。其。中。矣。劉。海。蟾。還。金。篇。
謂水澄凝琥珀是也。乃若留清去濁之說。則自是一義。
愚註。參。同。契。於。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窓。塵。下。已。詳。言。之。
茲。不。復。贅。木。金。間。隔。人。身。有。一。物。分。而。為。二。其。浮。者。
為。木。沉。者。為。金。一。東。一。西。故。謂。之。間。隔。若。得。三。柄。之。機。
幹。運。使。之。上。下。循。環。如。天。河。之。流。轉。則。木。性。愛。金。金。情。
戀。木。而。刑。德。並。會。不。間。隔。矣。彼。有。以。兩。目。交。光。於。中。未。
為。金。木。不。間。隔。此。一。說。然。以。參。同。契。悟。真。篇。攷。之。則。所。
謂。金。木。間。隔。者。其。義。蓋。在。內。而。不。在。外。三。四。同。居。共。一。
一。二。水。火。也。

不因師指此事爭知。悟真篇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
遇真人莫強猜。蓋丹經所陳。或假物以明理。或設象以。
寓意。名義不同。學者平然讀之。莫不有望洋之嘆。且以。
五行言之。或曰金木。或曰金土。或曰水火。或曰金火。或。
曰金水。或曰水火。或曰水土。使人心目俱眩。誠不易知。

也。道要玄微。丹道之要。有二曰交媾。曰進火。雖有先後次序。要得一片功夫。蕭紫虛金丹大成集。謂刻裏功夫。妙更音是也。玄哉。微哉。

天機深遠。天機謂半夜子陽初動之時也。天機將至。人能動吾之機。以應之。則天人合發。內外相符。結而為丹矣。雖曰一日十二時。凡相交處。亦皆為。而古仙必用半夜子陽初動之時者。其時太陽正在北方。而人身氣到尾間。蓋與天地相應。所謂盜天地奪造化。惟此時為然。迺若丑時。則太陽已偏。人身之氣已過尾間矣。寅時則太陽已出。地人身之氣已過腎堂矣。皆不可用也。

金玄學正宗

卷下之四十一

王芑書云。凡煉丹。隨子時陽氣而起。火其火方然。餘外別時起火。其火不全。斯言盡之矣。

下手速脩猶太遲。下手謂烹煉之時。握一身之神。歸於天谷穴中。而不可縱放。非真有所執也。或況下手兩字。正合悟道。直篇兩手捉來。令死。之說。於是努力提拳。或掩耳鼻。或摩腰腋。或以大指握掌心。或以中指提臍輪。不亦勞乎。速脩猶太遲。謂光陰迅速。而貴乎及時脩煉也。

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三千行滿。謂九年三千日也。三千日內。務要積功累行。

十二時中。不可須臾離道。劉處谷還丹篇云。大功欲就。三千日。妙用無虧。十二時是也。丹法片餉。結胎百日。而功靈周年。而胎圓九年。而行滿皆有。程度決無。今日遇師。明日便能成仙之理。當知一年而小成。九年而大變。

胎而易氣。次而易血。次而易脈。次而易肉。次而易髓。次而易筋。次而易骨。次而易髮。次而易形。九年而閱九變。煉盡陰氣。變成純陽。然後可以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也。曾至游集仙傳。載陳朝元戒世云。為善事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榮昌。不珍天物。不肆盜姦。不毀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陰德也。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道無所不入矣。朝元此言。蓋謂俗人設也。况學仙者乎。大抵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不脩。則仙道遠矣。又豈不愚。悟真篇云。大藥脩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善脩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學者詐。可以我命在我之說。自誇而不務功。行為急。或嗚呼。功行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至當其勉。諸仙全陽子。解呂純陽真人沁園春丹詞終。

金玄學正宗

卷下之四十一

大藥無過精氣神。要振搖在沁園春。先生深會純陽意。盡把玄機說與人。

元真乙未純陽誕日。三山王都中炷熏再拜謹題。

陰符經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史解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自然而然者。天之道也。左旋右轉。而晝夜弗停者。天之行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又云。至誠無息。誠則真實無妄。而純乎天理之自然也。無息則晝夜有養。有存而須臾不可間斷也。人能觀天之道。而存其誠。執天之行。而自強不息。則與天為徒矣。云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八字言簡意盡。而無以加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五賊五行也。朱紫陽曰。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反而言之。曰。五賊。愚謂天之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人之五行。視聽言貌思是也。夫之五行。在天可得。而見人之五行。在心可得。而見乎人。能見其所易見。又能見其所難見。則無所不見矣。故曰。見之者。昌。何以謂之在心。視思聰。思聰。思恭。而心之官則思也。化生乎身。人能動其機。以奪天地之機。則天地之造化在我矣。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邵康節觀易吟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即在人此之謂也。天

性人也。人心機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天性人也。機動於中。人之心也。故曰。人心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能立其誠。而不為人欲之所移。則天者。定而人亦定矣。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布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發殺機於上。則龍蛇應之而起。陸地發殺機於下。則星辰應之而隕伏。人發殺機於中。則上下皆應之。而天地反覆。權謀知術之士。知此理。則譬以恒山之蛇。擊其手。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脩煉之士。知此理。則以首為天。腹為地。心為人。其法

潛神於內。馭呼吸之往來。上至泥丸。下至命門。使五行顛倒。運於其中。降則金水合處。而與土隕。升則木火為侶。而與土俱升。上下往來。無窮而已。是為吾身之天地。反覆。一家之說。雖各言其志。理則暗合。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而其理一也。不然。此書何以謂之陰符。愚觀老子之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修煉也。又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又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蓋亦兼言治道不專。言脩煉之一端也。如子華子。關尹子。文子。列子。莊子。皆然。或者說於一偏。而專言其一。謬矣。詹谷注

此經乃以御女採戰之機，御為強兵戰勝，則又謬之甚焉者也。

天人合發萬物定基。天之機與人心之機相應，其動也彼此相符，是為天人合發。天人合發之機，非知道者孰能知之？其機而不妄動，則萬化之本定矣。故曰：天人合發萬化定基。脩煉者知此，天人合發之機遂於中夜靜坐，凝神聚氣於丹田，片餉之間，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寂然不動。逮夫亥之末子之初，天地之氣至，則急採之，未至則虛以待之，不敢為之先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有知有愚，故其性巧拙不同。若夫大知若愚，大

巧若拙，則其性伏藏於內，而弗為人所窺。故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邪即人欲。人欲熾，則天理滅。此君子所以防閑其邪也。竅有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君子動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動而誠靜，則無視無聽，而謹窒其充靜而誠也。君子動亦誠靜，亦誠動，靜皆誠，無往不可。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人生於木，禍必發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人生木中，火發則木為之焚。故曰：人生於木，禍必發克。姦生國中，姦動則國為之破。故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脩煉之法，藏心于淵。

美厥靈根，安則火生炎上之患，猶木雖藏火而不為火所克也。閑其邪而存其誠，則猶國雖藏姦而不為姦所潰也。故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有春雨之發生，則有秋霜之肅殺。此乃天道之當然，理之自然而然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地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天地萬物之盜，人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亦害人。故曰：人萬物之盜。不言其養而言其害，蓋亦即其反者而言之也。若夫三者各得其宜，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

之所以神。神者，陰陽不測之謂妙。萬物而為言者，非世俗所謂靈性也。愚者燭理不明，而惑於靈性奇詭之說，則謂之神。若夫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變化，則習以為常，乃謂之不神。抑孰知不神之所以神哉？愚者聞之，隱者云：天虛空而其狀與鷄卵相似，地局定於天中，則如鷄卵中黃地之上下四圍，蓋皆虛空處。即天也。地所以懸於虛空，而亘古不墜者，天行於外，晝夜旋轉，而無一息停也。天北高南下而斜倚，故北極出地三十六度，黃道周匝於天腹，日月則行於虛空之中，而

晝夜不離黃道。隨書謂日入水中安也。水由地中行不離乎地地之四表皆天安得有水。謂水浮天載地尤妄也。冬至之日晝則近南極而行在天之南方而陽氣去人甚遠。故寒夜則潛於地底之虛空處而陽氣正在人之足下。所以井泉溫夏至之日晝則近北極而行正在人之頂上而陽氣直射於下。故熱夜潛於地外。在北方之虛空處而陽不在地底。所以井泉冷。萬物春而生夏而長由地底太陽之氣自下而蒸上也。秋而收冬而藏由太陽之氣去地底以漸而遠也。此理昭然而昧者自不知耳。至如鳥獸魚胎生卵生濕生化之殊草木之

金學正宗

卷下之五十四

開花結實白者白紅者紅大者大小者小百姓莫不見其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出焉神明出焉。日月其神矣乎。日月之運行一寒一暑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厥亦神矣。非聖人其孰能明之神而明之其功蓋在於聖人也。夫日一日行一度一晝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八日而周天則又行兩日乃與日會而合朔二十七日而周天則又行三日及與日會而合朔故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

聖人慮百姓不知日月之數而春耕秋穡之失時也遂為之治曆明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凡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而為一章則至朔必同日其數蓋一定而不可易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其功如此使百姓咸知日月之神而其理昭昭如此故曰聖功生焉神明生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機之未發也隱而不露孰能見孰能知故是以固躬輕命之說蓋謂見知而已非隱而不露哉。故謂之盜機是機也。君子得之以固躬君子知命而不妄動也。小人得之以輕命。小人不知命而妄動也。

金學正宗

卷下之五十五

賢者目無所見而其耳善聽。聾者耳無所聞而其目善視一而專也。學道之士有能絕去利欲之私而用志不分則其功用十倍於衆矣。人苦不自反耳若能謹守耳目口之三要而晝夜存其誠則其功用又萬倍於衆矣。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心因物而動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妄返是死於物也。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其機蓋在於目也。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天之於物也任其自然雖謂之無恩可也。至於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魯天之下蠢動含靈咸被其澤豈非無恩之中而有大恩乎。

至樂性餘至靜則康。知者樂樂則知命而無憂故其性有餘裕而不迫。仁者靜靜則定而無所欲故其性康。繁而不貪。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道至公而無私也。人但見一物之生一物之長遂以爲天之至私而不思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凡飛潛動植之類莫不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此則天之至公也。天曷嘗獨私於一物哉。禽之制在氣。春則倉庚鳴孰使之鳴秋則鴻來孰使之來禽之制在氣故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謂萬物之動動極則復靜是生者死之根也。死謂萬物之

今玄學正宗

卷下之五十五

靜靜極則復動是死者生之根也。恩謂天之生物害謂天之殺物有秋冬之收藏則有春夏之生長有春夏之

教養則有秋冬之凋落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

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無知小思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知四時之理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其事而已理

軍以摧在於亡其兵而已無死機則不死鬼神其如我何無生機則不生天地其如我何聖人脩身以安其家理國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蓋不瞭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注在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傳曰自然之道無爲而不爲爲動靜皆得其性靖之至也。靖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靖之至不知所以生也。

今玄學正宗

卷下之五十五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著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於正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之至順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適因而制之。注在

至靜之至律曆所不能契。

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計其中鳥獸

量之謂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密藏。

傳曰八卦變異之位從是而生上萬象下則萬機。

用八卦而體天用九情而法地各之以死候貫之以

甲子達之以神機閉之以詭藏奇詭之術自然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象矣。

傳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微而不遠乎本明之信可明

故能進乎精曜象矣。

俞石澗解注陰符經終。

右易外別傳併陰符經解。心園春解共一帙乃元人俞

琰所注也其間祖儒宗道以著明丹家之秘訣要其旁

推曲俞又非專於儒者之所謂易也雖然程子曰若非

竊造化之機安能長生朱子亦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

羽翰又與三千行滿獨步雲霓云云者意亦畧同愚

欲持此以為用功於此傳之下手處恐儒先復作亦不

能外此說歟因借此帙梓行雖久見者罕焉爰購於舊

書者之麓翻刊而廣其傳尚焉知道者見之願為我一

商確焉。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卷下終

元學正宗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俞琰撰上卷列經傳及儒先之說以闡明周易

坎離水火之旨下卷載賦詩各一首名易外別傳

附於周易集說之後後又附以琰所解呂巖沁園

春調及陰符經總名元學正宗案宋張伯端悟真

篇自序曰世之人以心腎為坎離配肝肺為龍虎

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望還丹必無所就今琰

之言乃曰子時曰坎卦腎氣生午時曰離卦心氣

生又曰內煉之道至簡至易惟欲降心火於丹田

耳與伯端之言乃截然相反又琰陰符經註本自

為一書易外別傳亦別有一書今以陰符註併入

此編而所謂易外別傳者又止一詩一賦不應兩

書同名蓋道流採合琰書鉅創成帙非所手著也

爐火監戒錄一卷

〔宋〕俞琰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爐火鑒戒

錄一卷》提要

爐火監戒錄

宋 林屋山人俞 炎玉吾著

予自德祐後文場掃地無所用心但閉戶靜坐以琴自娛讀內外二丹書遂爾成癖琴之癖欲以六律正五音問諸琴師皆無答復得紫陽琴書南溪琴統與音玉譜始知旋宮之法乃作周南召南詩譜及鹿鳴皇華等詩弦歌之離騷九歌蘭亭詩序歸去來辭醉翁亭記赤壁賦皆有請琴之癖遂已內丹則集漢唐以來丹詩歌訣一百卷名曰通元廣見集至元癸未學海類編一、爐火監戒錄一 保樹

遇異人授以先天之極元乃撰參同契發揮悟真衍義等書其癖亦已外丹則硃砂汞不知幾成煙焰一夕猛省參同契金以沙爲主併和以水銀之說世惟有金丹無銀丹也遂碎其爐竈鉗鑄之屬此癖乃不復作嘗撰爐火監戒錄兵後棄不復存今姑舉其略云

眞宗景德年間朝謁山陵因詔異人左右以賀蘭歸眞問乃詔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以致太

平陸下川之

王捷汀州沙人賈販往來江淮間遇異人得燒金術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捷亟欲獻於上爲有司所欲捷徇徃狂遂以此獲罪黥竄嶺外未幾還匿京師詣登聞院自稱樞密承旨謝從權當爲嶺南官知其術爲奏得脫軍籍內臣劉承規以其名聞於上召見與語說之特授許州參軍改名中正詔止京師前後貢金累巨萬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有老煨工畢升曾在禁中爲捷煨金具升曰其法爲爐竈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二

保攝

使人隔牆鼓鑄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以鐵爲之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輒解鑿爲八片謂雅嘴金是也上令尙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各一枚餘悉藏玉清昭應宮牌以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天慶觀金寶牌卽其金所鑄也每用蛇罔製鍊雄黃所殺蛇蓋不少矣後因治第握土見一巨蛇大如栲栳驚悸得疾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捷初得神術不以勢利輒告於人及得祿賜與所化黃金惟施貧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

禮及營繕皆以黃金爲獻以助經費國史王中正傳太史會鞏所撰也名臣碑傳琬琰集云咸平年間捷至南康軍遇異人自言姓趙久之又見于茅山命求鉛汞教以作金法廣陵志云捷於維揚遇道士相攜至五通廊指示靈草傳以合和密訣大中祥符間嘗撰文報謝廟中舊有祝文石刻兵火不存至今嘗有燒金草存焉張文定公詠字復之號乖崖在蜀有術士上謁言能煨汞爲白金公卽市百兩俾煨一火而或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煨汞爲大香爐鑿其腹曰充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三

保攝

大慈寺殿上公用爐遂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與南郡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之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啓封後其子案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案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胡文恭公肅字武平少善一浮屠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辨我公曰爾之後事

吾敢不勉祕術非所欲也浮屠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樞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伏火丹砂法以金汞等分結成砂子裹以伏火丹砂煅之成紫磨金未嘗對人言亦未嘗輒用一錢臨終呼世美語之曰我煅法世惟語韓魏公矣非韓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自富有授汝者然素知我有此法必有妄求之費因語數法不可成寶者又語因觀數人豫此致禍者戒之

學海類編

八 爐火監戒錄

四

保攝

戒之有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爲僧居京師定歷院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病瘵國醫不能療居視之曰應須我神丹乃助刀圭與服而愈子宣大驚吏白之幸獲居四郎之丹奪命鬼手子宣使人邀居不能至也使門下之人宛轉啖其僧資給甚備僧一日謁丞相許分竊爲獻子宣喜送僧降階僧退損爲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輿歸數日遂卒

尹和靖先生焯字彥明語門人祁寬云伊川因遠行晚憩一古寺設臥具于佛座前未寢聞若鼠齧聲熟視

之果有鼠在佛腹小竅中銜一文字欲出復入伊川起視之則見佛腹竅中有文字一小卷取而讀之乃丹方而其首曰不換世間術伊川過日悉能了其意遂錄一本仍以元紙納竅中後因郊居嘗煅此丹其法火養四十九日乃成煅近三十日遇夜則四野來問之宅中不遺火某等皆見火發如此數四恐驚眾遂取出焚試以粟粒置銀盃中凡丹到處皆成黃金崇甯間孟尙在其金如線圈轉數匝皆丹著處也其丹半成者封裹於衣箱中以其近怪故終不以告人

學海類編

三 爐火監戒錄

五

保攝

某嘗乘閒問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內丹成煅之可以長年點化五金不足道也某曰胡不服之伊川曰這箇肚皮裏不便著此物晚年許傳此方與一道士未傳而伊川卒後月餘道士至則無及矣

蘇子由龍川略志云吾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老僧出揖之曰小院近在此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和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

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亦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爾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當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予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以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云此中多名方其一卽化金方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以分試以丹砂

學海類編

太極火監戒錄

太

保攝

一錢益之雜諸藥入乾鍋中煨之鎔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淺深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轉傳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而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愼爲之陳姑應之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卿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

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議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興修造所費不貲而不知錢所來文祕其術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與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恙

又云予治平末沂陝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陰真君丹訣石本示余余因問以燒丹事對曰內丹未成內無以注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敝絮而置

學海類編

太極火監戒錄

七

保攝

火於其下無不焚者後十餘歲官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道人爲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期年乃成公告予曰藥成可服也余謂公何以知藥成也公曰抱朴子曰藥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問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此以是知其成矣予謂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吾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東坡先生年二十有六初仕岐下有異僧強授之以化金方既得其術自是緘封之後以授穎濱先生穎濱

亦藏之逮居武昌有親故知之因扣其術穎濱曰自
先兄見授祕之有年矣暇日當求之巾笥開久之呼
求者至出書示之東坡岐下緘封宛然穎濱即焚于
爐中語求者曰貧可忍也此甯可爲乎求者愧赧若
無所容倉皇狼狽而去

姑蘇查先生得煅硝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交而法
不傳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硝作孟令日煎水飲之
服之月餘病良已有周旋過而問其由以飲煎水爲
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硝所成當取永置孟中就
學海類編 八 爐火監戒錄 保攝

火試之果至永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卽往禮謝再
三日語其孟之意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
前孟用力將竭可攜來爲師加藥爲之僧取孟投查
則碎孟別鎔門臨大河俟硝成汁卽針投水中曰我
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乃懊恨而歸
方子明道人寓瑞州壽聖寺蘇藥城贈以詩云水銀成
銀利十倍丹砂爲金世無對此人斯術不肯傳閨戶
泥爐畏天戒

子由嘗爲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火爐將舉火見

一大貓據爐而潛須臾不見子由謂神仙之術天使
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子非其人遂不敢講

張義方合大選丹數年未就遇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
功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蛇涎其閒
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餅餌一粒瘡癒而卒

東坡詩云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卻未華故作明
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黃魯直注云按先生與
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
然其效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又詩云曹

學海類編 八 爐火監戒錄 九 保攝

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金裏蹄促
席問道安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趙
次翁注云劉夫子豈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
宜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藥者望不惜分惠其
書具在毗陵後集趙堯卿注云劉安世待制字器之
曹南又得養生煉丹術公當師之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開往往得小金餅世傳淮
南王藥金有印子篆文謂印子金也襄陽之閒春陵
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裏蹄金如乾棗謂之棗子

金小說謂麟趾哀蹄乃婁敬所爲藥金也方家謂婁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于他金東坡有物類相感志草部有煮岡煮雌等草燕客多用之然不得其煮煉之法耳

子宮閣華嚴經第七十八卷有藥汁名訶宅迦人或得之以其一兩變十兩銅番成眞金有一僧舉此致語予語之曰問作華嚴經者則知之僧笑而去予嘗以膽礬少許擦刀頭皆金也意者訶宅迦其膽礬之謂乎至大辛亥鑄錢時予在饒州曾見一膽水化鐵成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十 保攝

銅但饒州之膽銅坑所出故成銅蒲州之膽出金坑必能化銅鐵成金華嚴所謂訶宅迦今人不識之耳佛語必不妄也有瓦石砂土皆可變金乎春渚記聞夢溪筆談述異志涉世錄皆有瓦石砂土金生薑非變金之物投轄錄有生薑金蕨菜非變金之物清異志有蕨葉金不特此也尙書故實有竹葉金喫車志有江茶金甚而江淮異人錄有握雪金宣室志有泥金述異志有唾銀果皆有之乎曰幻也何謂幻詭怪妄誕也

祕閣閒談有所謂鐵釘銀神仙感遇傳有所謂生鐵銀茅亭客談有所謂銅錢銀崑山集類有所謂鉛銀邵康節詩云鉛錫點金終屬假愚謂鉛錫與銅鐵五金之同類固雖是假然其變化理或然也若瓦石砂土則恐不能至于薑蕨竹葉之類而能變化則無是理矣夫薑蕨之類尙有質雪與唾溺是何物也可謂妄誕之甚矣

清源莊念祖方外志云西蜀估人孫生者販水銀于長安擔夫足跌于棧閣偶觸山石破其銚遽挽路旁草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十一 保攝

塞之晚抵客舍視之則銚中水銀皆凝結矣孫生知其爲異草所制規欲多取之促其僕夫飯鞭驢由舊路而去暮登閣道驢驚失足墜於嘉陵江中

韓清老農何遠春渚記聞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腹脹蜿蜒草中徐過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而去客念此草必消腫毒之藥就取置篋夜宿旅邸鄰房有呻吟者客訊之云正爲腹脹所致即取草煎湯飲少頃不復聞聲至曉但聞滴水響呼不應即起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急挈

裝而逃客邸主人及明潔釜將炊飯則釜通體成金矣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方至旅舍乃與主人共語其事

郭雲翼江湖紀聞嘉泰年間吉州禾山寺僧見一蛇擊傷惟頭尾略有動復見一蛇旋繞數匝而去未幾復見去蛇銜野草覆其傷處不逾時二蛇引領同去既而寺有行童登樹折足僧取此草覆之并煎湯洗濯令寢靜室旦視惟有枯骨存肉則剝爛無餘煎草之釜則金釜也僧知此草可以化鐵成金遂秘其說里學海類編 三 爐火監戒錄 保攝

人昭州守張某聞之厚禮遣僧欲知此草僧不言昭州遂令行童父母訟于官繫僧于獄令人語僧曰若不以此草終無出期僧終不肯言遂死于獄昭州雖慘刻僧亦愚甚耳

張華博物志云劉歆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卒無驗乃以此罹罪

太平廣記云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煉丹山合大還丹而成強者給侍左右十餘歲後以家艱辭去道者云

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贈子遺子丹十粒一粒化一斤銅成金足以辦喪事弼還如言化金辦葬訖復入山更求丹道者不與弼持刀刳之不得乃斷道者手又不得乃刳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愈怒乃斷其頭及解右肘後有赤囊開之乃丹也弼得丹多變黃金爲人所告有姦弼自列能成黃金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金太宗悅授以五品官造金數萬斤而丹盡藝窮請去太宗令列其方當任去弼訴之帝謂其非挾之以兵不得也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刳其足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三

保攝

弼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

江夏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僞蜀成都有柳條酒肆其時皆以當鑪者名其肆柳條病經歲有道士常來賁酒柳條每加勤奉道士乃畱丹數粒云以酬酒價柳條依教服之充盈如初有漢金堂縣土道賓爲太廟吏知其事遂邀柳條求餘藥以鐵鑪盛水銀投丹煎之須臾成金因以丹與金呈蜀王問其法對曰有草生三學山中乞辛金堂以便採藥乃授金堂奉明年藥無成知其丹得於柳條遂誅之

劉長官名蟾結茅青城山中或云其有黃白法一夕有
三人攜酒果投宿語及爐火語笑方酣客曰知長者
有黃白法可以梗槩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祈之不
已作色曰今夜須傳長官曰初慕君子同道乃相逼
如此三人攘臂瞋目晒之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
不得法必加害於君乃探出白刃脅之長官與妻惶
懼遂授以法并與殘藥三人拱揖而去長官味爽下
山不復再往以居與李謏處士

涉空無相師雪川沈待制之季也嘗與焦山僧法全語

學海類編 二 爐火監戒錄 五 保攝

及點化全云我有一術點銅爲金乃於袋中抄數錢
全令空烹之通夕不成汁空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
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一也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
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一作因曰加延敬具請
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恐起貪人妄費之
心反致奇禍實無益于人也請言其自我年二十無
家與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紹聖元年七月十五
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方未遠今當散行以十年爲
期卻以此日會於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即道死

矣遂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峽京洛開我即二
折至出期豐樂橋三人次第俱集各出所得方訣參
較之內一茅法差簡易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
我於成都藥市遇一異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
未試也因取同煎而色益黃意謂藥未至則當一作

再煎及出則真金也相與謀曰京師醫家金肆天下
第一往市之無疑則真仙術也至都以十兩就市即
得高直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共作百兩分以爲
別即市羊邊官醯大嚼酣飲而烹銅不意銅汁濺發

學海類編 二 爐火監戒錄 五 保攝

火延于屋三人俱醉一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
受杖亦數日而死我獨微醒徑破烟微脫命而出懼
有捕者素善酒即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始登
岸方在水中悔過祈天誓爲僧乃不復再作或遇大
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爲之不敢毫髮己用况敢傳
人乎空聆其說遂不敢停一旦不告而去不知所在
焉

韓子蒼待制言青城一道士俾小厮買酒待檀越小厮
中道登東厠將鐵鉗掛於樹閒鉗重木弱爲風所搖

木葉指磨所著處皆金色自是誠化金之木走四方未始乏絕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欲傳其術與人而未有可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賣米爲業不問荒歉每升求息一文以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道士曰明日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扇戶而共煅藥鄰房道士似有所聞乃穴壁視之見二人各以火煅藥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遞相把玩稱歎乃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誼呶爭奪卒壓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去

保攝

死二人而眾上因是而皆坐獄

何遠云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于談訪者十蓋七八然不知皆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飢人故後人以煅粉點銅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此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茅如漢之王陽妻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不可謂世無其法但得之者龜毛兔角而爲之致禍者十居八九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其訣知而不爲者也張申公黃八座道夫皆

訪求畢世費貫鉅萬而了無一遇者也

夏候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

紹興開淮堰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人在浮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錢主人問鐵牛究竟對曰能糞瓜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賃一宿令置密室來早開視果糞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鐵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白色宛轉方允議以日得金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去

保攝

計之償以一歲金價在家數日糞金如前自後更不糞視牛尾後有一竅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父贖去迹其所之乃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金作其糞前後糞金皆此婦人潛置之候計成而取去繼尋之已逃矣出趙灌園就口錄

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自養身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癡者爲藝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

玉吾子友也讀易彈琴晚學內外丹訣自謂得道余
 嘗從其借手抄丹經服其收拾浩瀚復以所註易會
 要集說示予方欲刻梓而告逝為有子不能繼其業
 則其書皆泯沒矣今觀此集蓋欲發其平生所聞所
 讀所得所行者也嘗聞東坡亦留意於方外學具載
 於本集中有所得必報子由見於尺牘中所謂經爐
 上一點雪者直土苴耳故予嘗曰此坡老學道鼻孔
 於此敗闕今又於玉吾此書見其收闕與東坡同一
 鼻孔夜半讀至此不覺大笑婦輩睡皆驚起怪問於
 學海類編 〼 爐火監戒錄 六 保攝
 是吹燈就枕明日欲作一書曰枕邊語與之作對
 未暇姑識之俟子書成併序焉商邱老人宋無志

爐火鑒戒錄一卷

編修程晉
方家藏本

宋俞琰撰琰所著書多闡明元學此書專為言外
 丹爐火者而發以為為之者未必成而致禍者十
 居八九歷引古今事迹及前人議論以為鑒戒自
 序謂兵後稿不復存姑舉其畧今核其文即所作
 席上腐談第二卷之下半卷曹溶割裂其文別為
 一書收之學海類編中然琰原有此書特以散佚
 不完附其大槩於席上腐談中溶摘出別行較所
 收鑿空臆造之書別立書名人名者尚屬偽中之
 真矣

西嶽華山誌一卷

〔金〕王處一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華山志一

卷》提要

西嶽華山誌序

西嶽華山誌序

帝十

凡古之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福地不止小
山之中何則小山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
精千歲老物此輩蘊邪之氣不念爲人作福
故也謹按山經云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者華
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餘係中州或在諸侯
五服之外其間稱名山者以百數迺不可以
遍舉此皆有正神在其山中或隱地仙之人
又生芝草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助之爲
福其藥必成矣吾鄉金城千里控壓三河川
英嶽秀太華位焉夫太華者坐挹三公抗衡
四嶽終南太白却立而屏息首陽王屋不敢
以爭雄西觀昧谷之稍昏東顧扶桑之已白
更無峻極惟戴高穹蓋得太素之元精稟金
天之爽氣作成萬物分主允方預之於十大
洞天之中則極具爲號含藏日月吐納雲烟
生象外之樓臺匪人間之風物目之於十八
水府之數則車箱有潭東南江海地脉潛通
載祀典而爲常經投金龍進玉簡若夫仙掌
雲空蒼龍日出千山捧嶽嵐氣川流翠撲客

衣經時不落已而斜陽映山蓮峯弄色如金如碧匪丹匪青奇麗萬千不可名狀松生琥珀夜即有光地出醴泉為國之瑞固宜降五靈玄老隱函谷真人或星冠羽衣乘雲而謁帝王者有之或寶車羽蓋駕龍而覲大羅者有之招邀真聖總集仙靈則此又華山為一都會也吾友王公子淵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每語人曰我欲曳杖雲林舉觴霞嶺斯志積有年矣方畢婚娶棄家入名山修鍊金液不有太華其孰留意焉人曰可矣公遂取舊藏華山記一通慮有闕遺更閱本郡圖經及劉向列仙等傳有載華山事者悉採拾而附益之俾各有分位不失其叙以山水觀之則峯穴林谷巖龕池井溪洞潭泉之境可得而見以祠宇觀之則宮殿寺廟藥爐拜壇諸神降現之處可得而知語其所產藥品則茯苓菖蒲細辛紫柏俱中炎帝之選錄其所出仙人則清虛裴君白羊公黃初平十六真人盡預玉皇之游宴而不與下界相關乎噫華山仙蹤聖跡於是大備無不包也其文僅七

十餘篇命工鐫板務廣流傳則豈曰小補之哉既成請余以文冠其首余或拒且賀曰余才乏卿雲無力挽千鈞之筆然喜見公之志即我之志也我亦欲入名山合作神藥未知明指會公有此通成我之志也歟大凡入名山之中心合作神藥必有所依書曰為巫者鬼必附之設象者神必主之況修仙藥而入名山立山之正神而不佑我耶其藥之成可立而待也但勿謂青天空闊白龍未遲一旦造玄州會群仙翔紫霄朝太一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行亦未昧其他有諸天之隱語空洞之靈章約與公異日通也時大定癸卯十二月壬申泥陽劉大用林之序

唐玄宗御製序

天有四序星辰展辨其位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物形萬精氣相射則神明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花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按圖以察則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傑豎而雄踞衆山奔走而傾

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展直而前列
華陽之谷復歷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
產藍田之玉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
明星玉女仙草瓊漿焉

西嶽華山誌

蓮峯逸士王處一編

華州圖經

昭文館記云蓮花峯上有三峯上接三光中
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
叢生高岡白雲萃靄旋於幽阜懷蘊金玉蓄
藏風雷為大帝之別宮迺神仙之窟宅也方
域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界華州按禹貢
係雍州分野自周宣王封母弟友於成林是
為鄆國至秦武公十一年以鄆為縣後始皇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鄆隸內史漢以鄆隸
京兆西魏為華州歷隋屬京兆至恭帝義寧
元年稱為華州唐武后垂拱二年改為太州
中宗神龍年復名華州肅宗上元元年更名
鎮國軍至上元二年復名太州寶應元年却
名華州昭宗乾祐四年為興德府光化二年
復名稱華州宋更名為鎮潼軍華陰因名華
陰縣後或為太華縣或為晉陰縣或為寧秦
縣或為仙掌縣

蓮花峯 仰天池 八卦池 太一

池 白蓮池 二十八宿池 十丈

蓮 玉井

蓮花峯一上四十里卓立五千仞上有明星
王女之別館金天王之正廟二十八宿池黑
龍潭王女洗頭盆菖蒲池仰天池八卦池太
一池太上泉傍有玉井生千葉白蓮花食之
令人羽化古詩云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
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
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登緣安得
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太上山 老君洞 太上泉 菖蒲

池 老君燒丹爐

老子見周之衰西邁流沙至函谷關關令尹
喜占其然色即知真人將過果得老子老子
亦知其奇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事後隱
華山昭文館記稱蓮花峯為太上山四面削
成高五千仞迴巒四合三峯崢嶸上廣十里
鳥獸不居頂之東南峯有老君洞次北有太
上泉泉之傍有老君菖蒲池其菖蒲葉細如
劍脊其根每寸九節服之令人強健延年益

壽耳養龜之東北峯上有老君鍊丹爐細
車平巖頂西兩隅方圓三四畝盡是細車服
之今人身體強香聞及百步古記所稱草似
帛似布今人所稱西嶽布是也

紫栢

嶽頂東北峯上有紫栢葉際碧露以五月五
日油囊接之食者可作地仙

五粒松

嶽頂西南峯上有五粒松平如偃蓋上有青
蘿長百尺下生茯苓具如人形時生琥珀夜
即有光如荷花晝如牛目服之遐舉矣夜可
書字

明星王女 王女石馬 王女洗頭
盆

明星王女祠在頂之中峯龜背上立祠堂有
王女石室王女聖像一尊并王女石馬一疋
其馬神靈異常夜聞嘶嘶之聲頂上隱者常
見之祠前有石曰五枚曰中俱有水號曰王
女洗頭盆其水碧綠澄澈旱不竭雨不溢神
霧經云明星王女持玉漿餌之令人得神

玉女廳

玉女廳在雲臺南峯上有石門入丈餘直上石窗如牖望見南峯明星玉女之別館也

石龜跡

石龜玉女祠在石龜上其石似龜東西八九步南北二十餘丈兩頭壁立其形如龜前有石蹻猶如折裂闊可有五寸其深不可測以物投中食頃猶聞其下聲即古之進簡於嶽府之所也

黑龍潭

黑龍潭在頂之南峯上有仰天池黑龍潭人問曠早祈求必雨宋崇寧二年准勅神封顯濟侯

洞玄石室

西嶽洞玄石室在頂之西北峯上四絕皆清虛真人裴君入此室精思至道積二十三年矣降五靈玄老之所其石室東西有二門初入才容身側入至室中周迴五六丈東門上接雲霞西門下臨地中有石道像高三尺戴三景扶晨之冠石衣文如九色雜羅之文像

多古錢其錢多脚一頭多孔一面有文云大布大篆

算場 蘆花池

算場在頂上後魏道士寇謙之洞曉渾天儀九善玄像曾定天元五紀其算有差後成公與真人狎狂而來假為貨客悞觸算毒其算乃合謙之悔恨獨居山林遂隨真人去棄其餘算毒化為蘆荻今名蘆花池是也

基石

基石在頂上東南隅別一孤峯上遙望有石方如並榻真若碁局漢武帝時面前忽有人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而從天降武帝驚問為誰答曰山中衛叔卿也帝曰若是山中入乃朕臣也忽失叔卿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梁伯至山中推求叔卿不見但得其子名度世帝曰汝父在何處度世曰臣父少好仙道委家而去入華山四十餘年矣帝使梁伯度世求之於華山絕頂上望見其父與數仙博戲於石上但見紫霧鬱鬱又見數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等望而百拜叔卿曰汝等何

來度世曰帝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語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誠帝爲窮黜事而帝強梁自貴而反欲臣我不足與語是以去耳又誠度世曰汝慎不得爲漢臣亦不復爲語帝也梁伯度世於是拜辭而反事見列仙傳

石仙人 瀑布 石仙洞 昭陽洞

正陽洞 西玄洞 水簾洞

石仙人者在嶽北面半腹中登真隱訣云嶽洞深三百里有瑤臺玉室樹則蘇芳林碧泉則石髓金精遙望洞方圓可丈餘鳥道絕通人蹤罕到時出異色雲蒸洞口上有丹石間青石似丹青畫出仙人之狀冠幘衣服無不周備高下大小如人形號曰石仙人上有瀑布飛流直下三千餘丈其石仙洞又稱爲水簾洞其嶽有四洞東曰昭陽西曰西玄南曰正陽北曰水簾

蟹遺穴

蟹遺穴在頂之西北峯山海經云華山有獸而翼六足蛇身出則天下大旱

巨靈掌 仙掌石月

巨靈左掌上有半輪石月在頂之東北峯上通甲開山圖云巨靈得玄元之道與元氣一時而生混沌之師九元祖也漢武帝觀仙掌於縣內特立巨靈神祠焉

華山靈異

華山之頂迺天真降臨之地神仙聚會之鄉降現之事極多略叙其一二曾先聞異香次觀瑞靄或見千乘萬騎或見玉女金童或見鬚童子數百或羽服道士踰千或見珠幢而金傘或見絳節而霓旌或見騎龍騎虎人或見乘鳳乘鸞客或見金光滿地或見火焰連天或見紫霧騰空或見祥雲覆頂或聞金鐘鳴其降見不一或在最高峯上或於仙掌峯頭或集三公山或聚西玄洞皆清虛真人裴公隱於頂之西北峯上曾降五靈玄老中方大羅峯王母數現或衣黃裳戴金冠乘寶輦駕五色斑龍九頭上有羽蓋左右金童玉女仙官將吏莫窮其數後於現處建其祠堂唐貞觀中山下建王母觀華山之西有一山名曰羅敷山大曆五年有天地水府三官降現

又感代宗皇帝夢中復勅修三官院至咸平中更爲承天觀

神林

華山之上山之下或谷內或廟道中但有生死樹木名曰神林禁人採伐如有犯者立禍於身山之西南隅有一林侵天松檜乃嶽神遊宴之處名黑山林有樵竊採之者火燒虎食甚衆

御道

御道在仙掌峯之北乃昇嶽之路也漢武帝唐玄宗曾遊此因名御道今兩傍有石曰子乃當時截關于用錦綉遮護危險峯頂須由御道跨蒼龍臨雲臺天井徑下有百尺狀自頂至青柯平二十里青柯平出谷口二十里

張超谷

張超谷者後漢張楷字公超結廬之地學者如市又能爲五里霧故稱張超霧市每路寒臘入市晚即携壺帶酒而歸

石羊城 仙谷

石羊城在張超谷之西迺黃初平黃初起弟

兄二人得仙之地山谷故名仙谷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少時家使牧羊久而不歸其兄初起尋覓近四十年矣後聞市中有一道士言人休咎其驗如神初起乃問之道士曰太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名初平是卿之弟耶初起拜謝即隨道士入此谷中見弟悲喜語畢問弟羊今何在初平曰僅在山東耳兄初起往視之但石而還與弟曰弟兄俱往初平乃叱石曰羊起於是白石盡變爲羊數萬頭兄初起叩頭曰弟獨得仙吾可學乎初平曰若有志可得也初起便棄妻子拜弟爲師後乃俱成列仙矣叱石處四面寬廣有似城壘令人稱爲石羊城

文仙谷

文仙谷者乃是呂眞君隱居之所也眞君來此易姓姬更名洞明道號抱眞子居華山蓮花峯下文仙谷內結廬四十年矣人無識者紹興丙子中秋前一日謂門人劉裕之曰張翁曩母昇宮待善久矣因作頌曰上面一箇口下面一箇口世間堅脆有風水不交漏囑

付裕之說怡然附化裕之即藏道觀於石室後數歲先生神現泗州塔自題詩云煙州墨客羽化三峯又數載來謁裕之題詩云昔日曾居此埋名四十春紅塵多少客誰是識余入又詩云余曾十載攻文墨萬卷詩書鐵胃臆浮萍雲水寄家緣住在蓮峯人不識後云回公題裕之尋所隱處惟見空棺中有二口呂字之事由是時人方悟是呂真君也真君唐太宗朝得道至今五百年矣元豐間題琴臺詩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邊有住宅父子從來只兩口子好歌時我好拍又詩云四海遨遊一野人兩壺霜雪是精神坎離之物會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其碑見在文仙谷今稱為羽谷庵

牛心谷山

牛心谷者昔楊震微時隱居此據授群書學者如市其谷多槐故稱楊震槐市其山巖間多有五色嬰鳥山上有雪天王聖跡堂中觀之惟顯天王披銀甲騎白馬之狀

黃神谷

黃神谷者嶽之東方是其人黃蘆子隱居之所也黃蘆子者楚人也姓葛名超但居此山號曰西嶽公其治病有千里而來者來矣或寄與姓名病無不愈若禁虎狼不敢動飛禽不敢飛去受術於赤松子年過八十力舉千斤行及奔馬時大旱召出潭中龍催促使昇天降大雨一朝乘黃龍而去矣

藏馬谷 藏馬龕

藏馬谷者在嶽東漢武帝求仙於華山下造集靈宮存仙殿望仙門有神馬自華山出帝令置內棧馬不久留令人尋之見在此山谷中石龕下故名藏馬谷藏馬龕東北澗中石上馬跡尚存焉

毛女峯

毛女峯在嶽之西毛女字王姜秦始皇宮人也見國祚流亡遂負琴入華山此峯上隱居服松栢葉飲泉水體生綠毛世人以見之所稱毛女洞至今洞中有鼓琴之聲有道人得見此洞峯下有白石寺廢已久

雲臺峯

雲臺峯嶽東北其山兩峯崢嶸四面玄絕上
冠景雲下通地脉巖然獨秀有若雲臺下有
穴昔有人入此穴東出方山行云經黃河底
上聞流水之聲周武帝時有道士焦道廣獨
居此峯辟粒餐霞常有三青鳥報未然之事
周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而谷口置雲
臺觀後弟子洪仙等見師道廣乘一物如麟
往而不返矣

試鑿穴

雲臺北峯北面有一試鑿穴可高百尺其深
不測穴邊有一堅石如鑿大小闊狹狀如鑿
出短希裏先生蛻骨之穴

白雲峯

白雲峯在嶽之東北唐明皇妹金仙公主修
行之所名曰白雲宮八仙洞看嶽棚上竹園
下竹園東樹果子林花園藥畦確確見在焉
白雲側有焦真人石洞

白羊峯

白羊峯在嶽之西北五里層崖晃朗洞室空
濛每至三元八節及諸齋日即有神燈或三

或五見於巖壁昔有人隱此峯莫知其名姓
常乘白羊往來塵世後與弟子介琰俱登仙
以此號為白羊真人真人有禁山蘇及製虎
豹狼熊符七十道行於世也

松檜峯 朝來峯 玉柱峯 玉秀

峯

此四峯上盡是青松檜栢常有異色雲氣覆
之其峯皆翠孤巒人跡希及之也

焦公巖

焦公巖在嶽東南真人姓焦字孝龍河東人
也常餐白石或分與坐客其味如芋後遭野
火燒其庵隣峯人往視之見先生危坐於大
中庵燒盡先生乃徐徐而起衣服並無焦灼
後數載天忽大雪人覓不見忽於雪中單食
而卧顏色赫然如勝夏之狀或老或少至今
人有遇之者

神土巖 仙油碩 避詔巖

神土巖在雲臺東南百步焦道廣精思所感
鐵梯房廊石上湧出神土用盡復生于今尚
然仙油碩在雲臺峯中焦道廣每設齋醮

天降油于此碩自道廣集樞之後此油不復見矣迺詔嚴在華山之西南古之隱遯之士避詔實隱於此處也

白鹿龕

白鹿龕在嶽之東昇嶽路之右是仙人魯女生置白鹿龕有飛泉滴流魯女生者是華山古之得道仙人也在華山二百年莫知所之後忽有人嶽廟前逢女生乘白鹿從王女十人與人別而去

太極總仙洞

太極總仙洞在毛女峯之西壁中有洞乃曰太極總仙洞其下有車箱潭

王刁三洞

王刁三洞在嶽之東仙人王遙字伯遠鄆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或有邪魅作祟者盡地爲獄叩石呼之皆見狐狸單冠振蛇之類皆斬而焚之王真人以竹篋令弟子錢哥以九節竹杖擔之十餘年未嘗見開或逢羽衣並不顯夜行見有炬火前導後至此巖洞中見有

友人刁自然遙開竹篋取出五舌竹筭三枚三人共鼓之及王遙辭而去刁自然云卿當早來不可久在塵寰再期此洞處後王刁錢哥俱登仙矣上洞莫能到中洞有飛石遮于洞門下洞隱居者皆在其中

碧雲洞 碧雲溪

碧雲洞碧雲溪在嶽之東乃鄭雲更羅隱之翟士端鄭隱此四高士隱居之所也鄭邀字雲東南燕人氏高節不屈棄其妻子間華山五髯松凝脂千歲能延年却老至此洞隱居天成中以拾遺詔不起賜號曰道遠先生羅隱之居臨江軍新淦縣王筍山王梁觀道士來居華山或臨水或登山一觴一詠高情自適天福中賜號曰希夷先生翟士端字表正齊人也博通九經祥符中真宗幸汾陰禮召不起無疾而逝七日肢體猶溫及火之有聲如雷五色光炳耀鄭隱字明處充之奉符人也左臂上有黑鰲子如北斗狀常居王刁三洞口自冬涉春不出人異之祥符中真宗祀后土還駐蹕驛下詔行在賜號貞晦先生又

賜歸山歌云嶽中逸士本藏名常誅琴得道
性情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過
遊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峯翫治平談希夷究
玄默沃予心號無極辭城關歸山林樂爾志
號何深已薄紛華號存素青好將吟嘯號暢
冲襟

壺公石室

壺公石室在嶽之西北孤峯上有石室可容
十餘人有泉東北入霧市谷東谷中即後魏
道士寇謙之葺場西谷中修羊公石榻穿之
所壺公者莫知姓名常懸空壺於座上日入
之後輒跳入壺中費長房從之學令住此石
室中有一方石廣丈餘壺公以茅繩繫之懸
於空中令長房坐卧石下使諸蛇蟲竟來實
繩繩欲斷而長房坐卧自若終無懼也公至
憮之日子可教矣賜予為地上主者令令乘
竹杖而歸後至葛陂投於陂中竹化龍而去
得役鬼魅之術

三公山石室

三公山在嶽之東南有三峯巖然各秀上象

三台副此列嶽故號三公燕濟字子微漢明
帝時人也隱此石室服木黃精恒散髮亦有
鍊巾惟月朔即乃著之時復一琴一詠常有
黃白雲覆其上後辭別交友乘雲而去

長春石室

長春石室在雲臺山側大唐貞觀中有道士
杜懷謙居此石室斷穀不食好吹長笛令人
多買笛至於隔一吹之投於巖下笛盡更供
巖中累月不動自號長春先生今石室巖然
笛聲不絕

修羊公石榻

石榻在嶽之西北仙谷中石室有石榻修羊
公常卧於其石榻上盡穿陷常不食見漢景
帝問曰公有何能公不答即化石羊題其背
有字云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羊又去不知所之

卧仙平

卧仙平在張超谷內有一石室所張超真人
蛇骨之室為樵牧嬉戲於其間有飛石自空
來塞其穴今只稱卧仙平也

種藥平

種藥平王暉真人常餌蒼朮黃精有驅虎豹之術每種黃精即駕虎豹為耕耘常乘虎豹其轡轡之屬竹杖策之威如人乘驟馬之狀常韻九字詩百餘言人莫解其意後乃昇天不復見之

醴泉 玉泉

醴泉在古庵直下其水微有酒香醇味為國之瑞屢招風飲傍有玉女神祠玉泉在張超谷口其水色如漿因此置玉泉院二泉皆腹漿王隨人久服之可去沉病也

黃龍潭

黃龍潭在神谷口祈雨感應神封廣潤侯

車箱潭

車箱潭在仙谷裏一十里乃太極總仙洞直

下宋仁宗皇帝明道年每歲朝廷遣使投金

龍玉簡宋徽宗皇帝崇寧二年奉勅封為

潤侯按水府記云天下一十八處水府華山車箱潭乃第七水府也與東海南海溫江同即投金龍一簡之處也

駕鶴軒

駕鶴軒

駕鶴軒在中方半路乃金仙公主成道乘鶴昇天之處也

神姑林

神姑林在黃神谷內次東有獨坐姑姑廟其林合圍松檜數萬根禁人樵採

古栢行

古栢行晉太康九年太守魏君實來去西嶽古廟道裁栢不知其幾千根也兩傍烽堠以千字文為號禁人牧放樵採

無憂樹

無憂樹者陳希夷先生庵傍之樹也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道號扶搖先生亳州真源人也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因肆意山水後之華山雲臺觀古基闢荆榛而居之語人禍福若合符節後柴世宗召見留禁中月餘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賜號白雲先生至宋太宗詔方赴召服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客禮見延英殿賜坐問之久賜號希夷先生有指玄篇釣潭集超苦海詩入室還丹訣三峯寓言行於世

上方白雲宮 中方太清宮 下方

雲臺宮今即觀也 西嶽真君殿 華嶽

觀 鹿園觀 拱極觀 太平興國

觀 王母觀 仙宮觀 休糧院

巨靈神祠 蘭石院

上方中方下方此三宮皆因羽人焦道廣興

建唐玄宗天寶中命右補闕集賢學士衛包

撰修三方記西嶽真君廟崇寧年改為崇寧

萬壽觀紹興年改報恩廣孝觀阜昌年改為

迎祥觀昔司馬溫公奏天下建置五嶽真君

給賜金牌永鎮洞天福地華嶽觀漢武帝修

建後至祥符中因四高士而復興也鹿園觀

元在竹谷嶺西於大觀中因道士仇潤之請

額修建於華山之下也拱極觀宣和年修建

於嶽前社太平興國觀元在關谷內紹興年

因道士焦虛請額修建於華山之下王母觀

元在大羅峯下古有廟焉至唐貞觀中修建

華山之下仙宮觀金仙公主所居之宮棄鶴

之後勅修為仙宮觀休糧院在栢行內太平

興國年太宗紹興休糧道者赴關賜經一藏

及還山詩賜號巖靜大師有休糧詩三百章

盛傳於世蘭石院廢已久惟存巨靈神祠漢

武修建焉

拜嶽壇

拜嶽壇乃漢武帝拜祀之所也至唐太宗修

為鎮嶽靈仙寺後或名勝會院或名昭慶寺

宣澤亭

宣澤亭宋真宗拜嶽壇在太華驛之側太中

祥符四年七月二十日真宗拜嶽之所也仍

賜名為宣澤亭有御製碑龍首龍座昔為禁

地

素靈宮

按太平廣記馬周傳華山有素靈宮有仙王

迺總天洞府及十洲三島神仙之所也

極真洞天

極真洞天按十大洞天記第一王屋山小有

洞周迴一萬里杜甫詩云萬里仇池穴潛通

小有天第四華山西玄洞周迴三千里名極

真洞天其洞中天地高大日月星辰風雲草

木與外無異惟日月停輪耀赫朗接太空乃

幸十

示

長春之境也宮闕樓臺盡是金玉七寶所成
傍生紫林芳花玉髓金津並洞天之景也素
靈真人讚極真洞天頌曰異果奇花不可名
尋真何用到達瀛碧雲天地洞中列白玉樓
臺象外生萬壑芝蘭盤峭拔千峯巖巖聳
嶸八公曾此分金液服盡金家上太清

總仙洞天

按三十六小洞天記云第一霍童山洞周迴
三千里名霍林洞天第二東嶽泰山洞周迴
三千里名蓬玄洞天第三西嶽華山洞周迴
三百里名總仙洞天素靈真人讚曰墜石為
仙號七星五門日月配玄程雲飛雨散天中
去管得林巖生異名

華山之神封金天王懿號冊

用金天王順聖帝華山之神能興雲致雨而
西方為最貴矣軒轅黃帝遊焉以會神虞舜
望焉以觀群后爰因夏氏以迄隋室朝更五
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
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植
事靈神未嘗有息也其神社休明災福應亦

未嘗絕也神之祠在黃神谷口漢興光初遷
於官道北建立宮殿庭祀事牲器視三公之
禮焉唐先天三年

西嶽華山誌

華山志一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金王處一撰處一始末未詳前有大定癸卯泥陽
劉大用序其書皆載華山神仙故事蓋道藏之餘
文非地志之正體故隸之道家類焉

海瓊傳道集一卷

〔宋〕洪知常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崇禎十五年補修一化元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瓊傳道

集一卷》提要

海瓊傳道集序

關尹子曰所可傳者只謂之事。不謂之道。老君曰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此集之行。其與三千六百法。奉命數十家。大故天淵矣。凡我同志。其精研之。曾語有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吁。天下後世。不審夫子之意。即以爲甚高難行之事。夫豈知夫子之門。獨稱顏淵。淵得之。則三月不違仁。而又終日如愚。故其在陋巷。甘以簞食瓢飲爲樂。所以三十二歲而說去矣。人能悟顏淵心齋之旨。則知神室之說。一化元宗

海瓊傳道集序

既知神室。則知神水。孟子曰。性猶水也。其斯之謂乎。悟真篇云。修生之要。在乎金丹。金丹之要。在乎神水。華池至簡至易。雖愚暗小人之立。躋聖地。道德經云。吾道甚易知。甚易行。昔者鍾離雲房。以此傳之呂洞賓。呂傳之劉海蟾。劉傳之張平叔。張傳之石泰。石傳之道光和尚。道光傳之陳泥丸。陳傳之白玉蟾。則吾師也。乙亥之秋。遇之於武夷山。越戊寅之春。復於廬山相會。過太平興國官。有道士洪知常。字明道。自號坎離子。於內外二丹。留意又矣。千師萬友。參究已

編千經萬論搜括無蹤一旦與之因緣契合半句之下金銀刮膜片餉之間玄珠成象洪公將隱形遁跡杜門絕交坐進火候以圓聖胎恐此道無傳故以所得吾師金丹捷徑一篇鈎鎖連環經一卷及廬山快活歌二章刊行於世總而名之曰傳道集欲天下共之乃圭子陳守默紫芝子詹繼瑞稽首拜書

化元宗

海環傳道集序

二

海環傳道集序終

海環傳道集

見并字

宋太平興國宮道士洪知常輯

明古燕信安復初道人高時明訂正

丹法參同三十對偶字

清濁

盈虧 衰旺 存亡 有無 吉凶

悔吝

生剋 刑德 動靜 進退 消長

賓主

沉浮 升降 老嫩 文武 剛柔

離合

聚散 往來 上下 雌雄 黑白

守戰

生殺 剝復 深淺 抽添 寒暑

化元宗

海環傳道集

十

丹法參同二十貫穿字

在天為日月星辰

在地為山河草木

在人為夫婦男女

在易為乾坤坎離

在象為龍虎烏兔

在數為九三二八

在藥為鉛銀砂汞

在醫為燥濕寒溫

在內為經絡榮衛

在外為皮膚毛血

在形為心腎肝肺

在時為陰陽寒暑

在運為金木水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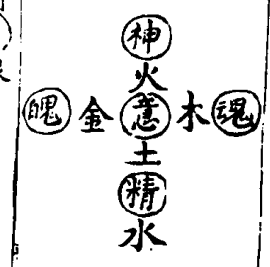
在用為精神魂魄

在道為隱顯動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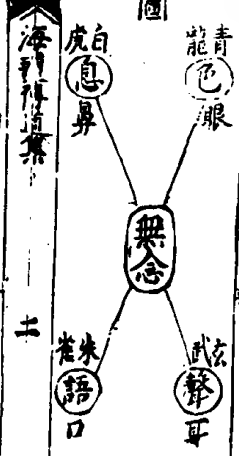
在物為壇爐鼎室

在妙。為虛無自然
在方。為東西南北
在色。為青紅黑白
在景。為春夏秋冬

攢簇五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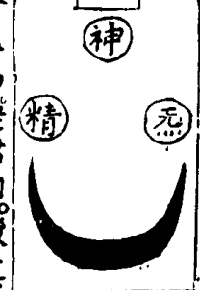
和合四象之圖



一化元宗

海神道集

偃月爐之圖



三點如星現
橫鈎似月斜

仙化圖。此圖論藥物。老君曰。後其身而身存。忘其身而身存。

第一轉金丹

謂之一還。

第二轉金丹

謂之二還。

第三轉金丹

謂之三還。

如蜣螂採糞成丸

太乙歸真

如蜣螂有兩箇。一雌一雄。夫婦老相連。思情自留戀。

第四轉金丹

謂之四還。

如蜣螂共滾糞丸。從地上行。周天火候。日在河車。

第五轉金丹

謂之五還。

如兩箇蜣螂。共抱糞丸。守而精思。養正持盈。守雌抱雄。

第六轉金丹

謂之六還。

如糞丸之中。有蜣螂白者。精神聚會。結成聖胎。

第七轉金丹

謂之七還。

如糞丸中蜣螂白。已成蟬形。其中有精。皆有實。其中有功。恍恍惚惚。

第八轉金丹

謂之八還。

如蟬形已棄其糞丸之殼。節候既周。脫胎神化。

第九轉金丹

謂之九還。

如蜣螂死。糞丸裂。其蟬飛。形神俱妙。

天機圖。此圖論火候。老君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第一轉火候

如桃核入土。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

第二轉火候

如桃核生芽。無質生質。是還丹。離宮無中。養此。

正第三轉火候

如桃枝抽條。

自雪黃芽燒過了。一爐猛火。煅紅桃。

二月此一月屬卯。木旺在卯。

防走惡陰。沐浴升頭。

三月第四轉火候

如桃條發莢。

一雲火。船飛。真人自出現。

四月第五轉火候

如桃條敷葉。

常將白虎歸來。產箇明珠似月圓。

五月第六轉火候

如桃樹生花。

到此丹砂須沐浴。抽添運用更防危。

一化元宗

淨靈傳道集

六月第七轉火候

如桃花已落。花蒂留其萼。

飲刀圭服丹砂。

七月第八轉火候

如桃花之萼結子。

雞卵中黃。龍珠內白。

八月此一月屬酉。金旺在酉。

只宜養火沐浴。不可安逸。

九月第九轉火候

如桃實紅熟。

十月霜飛。丹始熟。十月胎圓。建九入聖。

十月十月脫胎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金鼎之圖

金丹之圖

心

心有九竅。謂之金鼎。黃帝鑄九鼎者。此也。

形如彈丸。

色同朱橘。

離種種邊。壺中有天。

玄之又玄。入衆妙門。

兩箇一般無二樣。

嬰兒之圖

我

始知功滿出塵埃。

飲刀圭者

三花聚鼎。

味道之腴。

刀圭之圖

心

五氣朝元。

玄牝之圖

心

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

忘形 忘氣 忘神

三關之圖

形

氣

神

養氣 養神 養虛

產藥川源之圖

藥在西南是木鄉
光終日照西川

神是火火屬心心為汞

藥物火候之圖

氣是藥藥屬身身為鉛

神是性性屬離中陰月

性命之圖

氣是命命屬坎中陽月

一化元宗
海現集
六

真土之圖

黃房 黃嬰 戊巳

黃庭 土金 是意

丹法參同七鑑

華池 心源性海 神水 性簡水也

黃芽 心地開花 白雪 虛室生白

河車 謂之河車 巽風 順調其心

金丹 清淨光明 圓通廣大

丹法參同十九訣

一採藥 收拾身心 二結丹 使氣聚神

三烹煉 金液煉形 四固濟 忘形絕念

五武火 驅除雜念 六文火 專氣致柔

七沐浴 洗心滌慮 八丹砂 應顯相符

九過關 果生枝上終期熟 十分胎 鵲能抱卵心常騰

十一溫養 神明白守黑 十二防危 一念外馳

十三功夫 朝收暮採 十四交媾 念念相續

十五大還 對景無心 十六聖胎 盤其神於外

十七九轉 火候足時 十八換鼎 子又生孫

十九太極 形神俱妙 與道合真

老君曰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

天地交乾之圖

海天地交 結過於生須急採

日月合璧之圖

望 十五日 望 十六日 日月合

金丹火候口訣古云聖人傳藥不傳火

此金丹捷徑備言丹法細微之旨矣終不敢明說
火候夫火候者乃奪天地之氣盜日月之精不敢

輕泄風有仙骨自然有分

造物圖

交合

磁石吸鐵。陽磁潛通。

結胎

如雞抱卵。暖氣不絕。如龍養珠。不令開新。

交媾

龜鶴相頤以沖交。鶴鶴相吹以氣。

丹

蛤蚌採月。養成明珠。以虎望月。遂有兔胎。

神

如石與金。結成其正。如松交臂。抱其正氣。

神

李廣射石。出乎不知。

道

鑿石得金。淘沙得金。

神氣

疏黃與水。可以共處。

一

物以類聚。水不洗水。

用

精氣神。傳精送神。

老君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常德不離。歸於嬰兒。

一化元宗

海現傳集

八

身是虎

元氣。欲身東魂充虎。受氣虎來食散生髓肢。

龍虎圖

心是龍

神元。凝心息念。任龍蟠。煉神龍蟠潭裏珠光寒。

無媒暗送

金液還丹圖

金液還丹

白玉蟾曰。虛無自然。無中生有。萬物一物。一貴乎守。回風混合。終日如酒。大夢得醒。雷轟電走。雲收雨散。天長地久。

仙派

正陽真君 純陽真君 海蟾真君 紫陽真人

杏林真人 道光真人 泥丸真人 玉蟾真人

鈎鎖連環經

太乙元君曰。金丹即是汞。汞即是鉛。鉛即銀。銀即砂。

白金即黑金。黑金即黃金。黃金即紫金。紫金即河車。

河車即黃芽。黃芽即白雪。白雪即玉符。玉符即神水。

神水即華池。華池即青龍。青龍即白虎。白虎即朱雀。

一化元宗

海現傳集

九

朱雀即玄武。玄武即勾陳。勾陳即黃房。黃房即真土。

真土即戊己。戊己即金木。金木即水火。水火即卯酉。

卯酉即兔。兔即烏兔。烏兔即龜蛇。龜蛇即馬牛。

馬牛即乾坤。乾坤即坎離。坎離即雌雄。雌雄即夫婦。

夫婦即子孫。子孫即房畢。房畢即日月。日月即天地。

天地即人。人即黃婆。黃婆即金公。金公即姤女。姤女

即嬰兒。嬰兒即丁翁。丁翁即赤子。赤子即聖胎。聖胎

即三關。三關即金液。金液即玉液。玉液即刀圭。刀圭

即丹田。丹田即絳宮。絳宮即泥丸。泥丸即氣海。氣海

即腎腎即心心即道道即法法即術術即虛無虛無即自然自然即運用運用即火火即藥藥即氣氣即神神即丹頭丹頭即大還大還即七返七返即九還九還即金火金火即紫芝紫芝即水源水源即土釜土釜即金鼎金鼎即玉爐玉爐即神室神室即元壇元壇即黃庭黃庭即眼眼即鼻鼻即耳耳即松松即蜚蜚蜚蜚即桃桃即朱橘朱橘即六賊六賊即三尸三尸即三魂三魂即七魄七魄即五神五神即萬神萬神即一神一神即萬寶萬寶即沐浴沐浴即抽添一化元宗

抽添即進退進退即文武文武即斤兩斤兩即吉凶吉凶即刑德刑德即存亡存亡即黑白黑白即有無有無即始終始終即動靜動靜即寒暑寒暑即陰陽陰陽即冬至冬至即夏至夏至即望望即朔朔即弦弦即晦晦即潮候潮候即月輪月輪即日華日華即太乙太乙即玄珠玄珠即四象四象即五行五行即八卦八卦即三才三才即三光三光即兩儀兩儀即太極太極即太上太上即混元混元即無始無始即無終無終即元始元始即一氣一氣即虛空虛空即

虛無虛無即渾沌渾沌即金丹
老君曰得其一萬事畢畢其萬一事辦
張紫陽曰鈎鎖連環相續不斷道無終始流轉無窮
惟人最靈以心契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在萬物
萬物不知故得道者身即天地天即地地即天天即道道即天地天地即身身即心心即神
陳泥丸云古仙上聖口口相傳不立文字吾今於是書而錄之上士得之心同太虛中士得之身同枯木下士得之身心營營

關尹子曰賢人執於內衆人執於外聖人皆僞之
白玉蟾曰得悟之者可傳聖道無悟無得悟者自得得悟聖道無古無今其去非古其來非今所可傳者只謂之事不謂之道道本無傳道無聲色道無相貌道無古今道無往來
道光和尚曰行之一一年聖胎成行之二年嬰兒靈行之三年身外身行之四年子生孫行至九年可飛升功行完備或聚散聚則成形散則風子但片餉見玄珠玄珠即是混元精日煉時烹火溫溫保爾身同天

地存

劉海蟾曰勤而不遇終遇聖師遇而不勤終爲下鬼
呂真人曰輕泄漏慢殃及九祖修煉行持身登太微
鍾離雲房曰輕輕捲默默收濯沐怡怡今滾滾道德
經云綿綿若存專氣致柔猶如嬰兒常德不離復歸
於嬰兒

前快活歌

快活快活真快活被我一時都掉脫撒手浩歌歸去
來生薑胡椒果是辣如今快活大快活有時放顛或

一化元宗

海蟾傳道集

十三

攸劣自家身裏有夫妻說向時人須笑殺向時快活
小快活無影樹子和根拔男兒端的會懷胎子母同
形活潑潑快活快活真快活虛空粉碎秋毫末輪迴
生死幾千番這回大死今方活舊時窠臼發生涯于
今淨盡都掉脫元來爹爹只是爺懽懽懂懂自瓜葛
近來鬚髯辨西東七七依前四十八如龍養珠心不
忘如鷄抱卵氣不絕又似寒蟬吸曉風又如老蚌含
秋月一箇閑人天地間大笑一聲天地闊永則四時
惟一衲飯則千家可一鉢三家村裏弄風狂十字街

頭打鶻突一夫一妻將六兒或行或坐常兀兀收來
放去任縱橫即是十方三世佛有酒一盃復一盃有
歌一闕又一闕日中了了飯三食飯後餉餉睡一歇
放下萬緣都掉脫脫得自如方快活用盡惺惺學得
癡此爲化景登宸訣時人不曾翻筋斗如飢喫鹽加
得渴餉然放浪到廬山身在白蘋紅蓼間一登天籟
亭前望黃鶴未歸春兩寒心酸世上幾多人不煉金
液大還丹忘形養氣迺金液對景無心是大還忘形
化氣氣化神斯乃大道透三關絳宮炎炎偃月爐靈

一化元宗

海蟾傳道集

十三

臺寂寂大玄壇硃砂迺是赤龍血水銀迺是黑龜肝
金鉛採歸入土釜木汞飛走居泥丸華池正在氣海
內神室正在黃庭間散則眼耳鼻舌身聚則經絡榮
衛間五臟六腑各有神萬神朝元歸一靈一靈是謂
混元精先天後天乾元亨聖人採此爲藥材聚之則
有散則零晝夜河車不曾停默契大造同運行人人
本有一滴金金精木液各半斤二十八宿歸一爐一
水一火須調勻二候剛兮一候柔一爻武兮一爻文
心天節候定寒暑性地分野分楚秦一日八萬四千

里自有斗柄周天輪。人將蛇殼陰陽外。不可不煉水
中銀。但得黃婆來紫庭。金公姪女結婚姻。青龍白虎
歸金鼎。黃芽半夜一枝春。九曲江頭飛白雪。崑崙山
巔騰紫雲。丁酉然默守玉爐。交媾溫養成胎嬰。神水
沃滅三尸火。慧劍掃除六賊兵。無中生有一刀圭。糞
丸中有蜣螂形。誠哉一得即永得。片餉中間可結成。
忽然四大生虛白。一覺一靈升太清。縱使功夫永見
鉛。不知火候也徒然。大都全藉周天火。十月聖胎方
始圓。雖結丹頭終耗失。要須火候始凝堅。動靜存亡

一化元宗

海環傳道集

占

宜沐浴。吉凶進退貴抽添。火力綿綿九轉後。藥物始
可成胎仙。一時八刻一周天。十二時辰準一年。每日
一陽交媾後。功夫煉到六純乾。精神來往如潮候。氣
血盈虛似月魂。一穀從來三十輻。妙處都由前後弦。
專氣致柔爲至人。禮義智信融爲仁。真土歸位爲至
真。水火金木俱渾全。精水神火與意土。煉使魂魄歸
其根。先天一炁今當存。散在萬物與人身。花自春風
鳥自啼。豈知造物天爲春。百姓日用而不知。氣入四
肢徒凋零。松竹虛心受氣足。凌霜傲雪長年青。況人

元神本不死。此氣即是黃芽鉛。老者可少病者健。散
者可聚。促者延。心入虛無行火候。內景外象壺中天。
須知一塵一蓬萊。與夫一葉一偓佺。神即火兮氣即
藥。心爲爐兮身爲田。自耕自種自烹煉。一日一粒好
黍然。靈芝一生甘露降。龜蛇千古常相纏。一朝雷電
撼山川。一之則日萬則烟。日中自有金烏飛。夜夜三
更入廣寒。子子孫孫千萬億。爐鼎鷄犬皆登天。大道
三十有二傳。傳到天台張悟真。四傳復至白玉蟾。眼
空四海嗟無人。偶遇太平興國宮。白髮道人其姓陳。

一化元宗

海環傳道集

五

平生立志學鉛汞。萬水千山徒苦辛。一朝邂逅廬山
下。拍手笑出人間塵。翠閣對床風雨夜。授以金丹使
還元。人生何似一盃酒。人生何如一盞燈。蓬萊方丈
在何處。青雲白鶴欲歸去。快活快活真快活。爲君說
此末後句。末後一句親分付。普爲天下學仙者。曉然
指出蓬萊路。

後快活歌

破衲雖破破復補。身中自有長生寶。拄杖奚用岩頭
藤草鞋。不用田中藁。或狂走。或兀坐。或端立。或仰臥。

時人但道我風顛。我本不顛。誰知我熱時只飲華池雪。寒時獨向丹中火。飢時愛喫黑龜肝。渴時貪吸青龍腦。絳宮新發牡丹花。靈臺初生薏苡草。却笑顏回不爲天。又道彭鏗未是老。一盞中黃酒更甜。千篇內景詩尤好。沒絃琴兒不用彈。無聲曲子無人和。朝朝暮暮打芭癡。亦無一點閑煩惱。尸解飛升總是閑。死死生生死無不可。隨緣且喫人間飯。不用蠟蠶不種稻。嚴霜凍雪未爲寒。朝飢暮餒禁得餓。天上想有仙官名。人間不受真人號。跨虎金公是鉛兄。乘龍姪女爲一化元宗。卯海瓊傳道集

候無入道。但知進退與抽添。七返九還都性燥。溪山魚鳥恣逍遙。風月林泉供笑傲。蓬頭垢水天下行。三千功滿歸蓬島。或居朝市或居山。或時呵呵自絕倒。雲滿千山何處尋。我在市廛誰識我。

海瓊傳道集終

海瓊傳道集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舊本題廬太平興國宮道士洪知常集前有陳守
默詹繼瑞序稱乙亥之秋遇其師白玉蟾於武夷
山戊寅之春復於廬山相會有道友洪知常字明
道號故離子云云白玉蟾卽葛長庚宋末道士則
所謂乙亥者爲宋德祐元年所謂戊寅者爲元至
元十五年知常蓋元人矣其書稱白玉蟾所傳凡
二篇一曰金丹捷徑一曰鈎鎖迴環經文詞鄙倍
殆村野黃冠所依托前有錢信名字二印篆刻醜
惡亦庸劣書賈所贗造也

攝生消息論一卷

〔元〕邱處機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攝生消息

論一卷》提要

攝生消息論

春季攝生消息

元 東牟邱處機 著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行以使志生生而勿殺與而勿奪實而勿罰此養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肝木味酸木能勝土土屬脾主甘當春之時食味宜減酸益甘以養脾氣春陽初升萬物發萌正二月間乍寒乍熱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氣所攻則精神昏倦宿病發動又兼去學海類編《攝生消息論》一保攝冬以來擁爐燕衣啗炙煖燂成積至春因而發泄致體熱頭昏壅隔涎嗽四肢倦怠腰脚無力皆冬所蓄之疾常當體候若稍覺發動不可便行疏利之藥恐傷臟腑別生餘疾惟用消風和氣涼膈化痰之劑或選食治方中性稍涼利飲食調停以治自然通暢若無疾狀不可吃藥春日融和當眺園林亭閣虛廠之處用摠滯懷以暢生氣不可兀坐以生他鬱飯酒不可過多人家自造米麪團餅多傷脾胃最難消化老人切不可飢腹多食以快一時之口致生不測天氣寒暄不一不可頓去

麻衣老人氣弱骨疏體怯風冷易傷湊裏時備夾衣遇
煖易之一重漸減一重不可暴去

劉處士云春來之病多自冬至後夜半一陽生陽無吐
陰無納心膈宿熱與陽無相衝兩虎相逢狹道必鬪矣
至于春夏之交遂使傷寒虛熱時行之患良由冬月焙
火食炙心膈宿痰流入四肢之故也當服祛痰之藥以
導之使不為疾不可令背寒寒即傷肺令鼻塞咳嗽身
覺熱甚少去上衣稍冷莫強忍即便加服肺俞五臟之
表胃俞經絡之長二處不可失寒熱之節諺云避風如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二 保攝
避箭避色如避亂加減逐時衣少餐中後飯是也

肝臟春旺

肝屬木為青帝卦屬震神形青龍象如懸匏肝者幹也
狀如枝幹居在下少近心左三葉右四葉色如縞映紺
肝為心母為腎子肝中有三神名曰爽靈胎光幽精也
夜臥及平旦扣齒三十六通呼肝神名使神清氣爽目
為之宮左目為甲右目為乙男子至六十肝氣衰肝葉
薄胆漸減目即昏昏然在形為筋肝脈合于木魂之藏
也于液為淚腎邪入肝故多淚六府胆為肝之府胆與

肝合也故肝氣通則分五色肝實則目黃赤肝合于脈
其榮爪也肝之合也筋緩弱脈不自持者肝先死也目
為甲乙辰為寅卯音屬角味酸其嗅臊膽心邪入肝則
惡煩肝之外應東唇上通歲星之精春三月常存歲星
青氣入于肝故肝虛者筋急也皮枯者肝熱也肌肉斑
點者肝風也人之色青者肝盛也人好食酸味者肝不
足也人之髮枯者肝傷也人之手足多汗者肝方無病
肺邪入肝則多哭治肝病常用噓為瀉吸為補其氣仁
好行仁惠傷憫之情故聞悲則淚出也故春三月水旺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三

保攝

天地氣生欲安其神者當澤及羣勿思慮庶類無竭川
澤母灑陂塘母傷萌芽好生勿殺以合太清以合天地
生育之氣夜臥早起以合乎道若逆之則毛骨不榮金
木相剋而諸病生矣

相肝臟病法

肝熱者左頰赤肝病者目赤而脅下痛引小腹令人喜
怒肝虛則恐如人將捕之實則怒虛則寒寒則陰氣壯
夢見山林肝氣逆則頭痛耳聾類腫肝病欲散急食辛
以散用酸以補之當避風肝惡風也肝病臍左有動氣

按之牢若痛支滿淋洩大小便難好轉筋肝有病則昏
昏好睡眼生膜視物不明飛蠅上下努肉攀睛或生暈
映冷淚兩角赤痒當服升麻疏散之劑

夏季攝生消息

夏三月屬火主于長養心氣火旺味屬苦火能剋金金
屬肺肺主辛當夏飲食之味宜減苦增辛以養肺心氣
常可以疏之噓以順之三伏內腹中常冷時忌下利恐
泄陰氣故不宜針灸惟宜發汗夏至後夜半一陰生宜
服熱物兼服補腎湯藥夏季心旺腎衰雖大熱不宜吃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四 保攝

冷淘冰雪蜜冰涼粉冷粥飽腹受寒必起霍亂莫食瓜
茄生菜原腹中方受陰氣食此凝滯之物多爲癥塊若
患冷氣瘵火之人切宜忌之老人尤當慎護平居簷下
過廊街堂破窗皆不可納涼此等所在雖涼賊風中人
最暴惟宜虛堂淨室水亭木陰潔淨空廠之處自然清
涼更宜調息淨心常如冰雪在心炎熱亦于吾心少減
不可以熱爲熱更生熱矣每日宜進溫補平順丸散飲
食溫暖不令大飽常常進之宜桂湯豆蔻熟水其于肥
膩當戒不得于星月下露臥兼使睡著使人扇風取涼

一時雖快風入腠裏其患最深貪涼兼汗身當風而臥
多風痺手足不仁語言蹇澀四肢癱瘓雖不人人如此
亦有當時中者亦有不便中者其說何也逢年歲方壯
遇月之滿得時之和即幸而免至後還發若或年力衰
邁值月之空失時之和無不中者頭爲諸陽之總尤不
可風臥處宜密防小隙微孔以傷其腦戶夏三月每日
梳頭一二百下不得梳著頭皮當在無風處梳之自然
去風明目矣

養生論曰夏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五 保攝

獸于日使志無怒使華成實使氣得泄此夏氣之應長
養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發痠瘡奉收者少冬至病重
又曰夏氣熱宜食菽以寒之不可一于熱也禁飲食湯
禁食過飽禁溼地臥并穿澤衣

心臟夏旺

心屬南方火爲赤帝神形如朱雀象如倒懸蓮蕊心者
纖也所納纖微無不貫注變水爲血也重十二兩居肺
下肝上對尾鳩下一寸注曰胞中心口掩下尾鳩也色如縞映絳中
有七孔三毛上智之人心孔通明中智之人五孔心穴

通氣下智無孔氣明不通無智狡詐心爲肝子爲脾母
舌爲之宮闕竅通耳左耳爲丙右耳爲丁液爲汗腎邪
入心則汗溢其味苦小腸爲心之腑與心合黃庭經曰
心部之宅蓮含花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適寒熱榮衛和
丹錦緋裳披玉羅其聲微其嗅焦故人有不暢事心卽
焦燥心氣通則知五味心病則舌焦捲而短不知五味
也其性禮其情樂人年六十心氣衰弱言多錯忘心脈
出于中衝生之本神之處也主明運用心合于脈其色
榮也血脈虛少不能榮臟腑者心先死也心合辰之巳
學海類編 六 攝生消息論 保攝

相心臟病法

心熱者色赤而脈溢口中生瘡腐爛作臭胃膈肩背兩
脅兩臂皆痛心虛則心腹相引而痛或夢刀杖火烙赤
衣紅色之物燼冶之事以恍怖人心病欲濡急食鹹以
濡之用苦以補之甘以瀉之禁溼衣熱食心惡熱及水
心病當臍上有動脈按之牢若痛更苦煩煎手足心熱
口乾舌強咽喉痛嚥不下忘前失後

秋季攝生消息

秋三月主肅殺肺氣旺味屬辛金能剋木木屬肝肝主
酸當秋之時飲食之味宜減辛增酸以養肝氣肺盛則
用咽以泄之立秋以後稍宜和平將攝但凡春秋之際
故疾發動之時切須安養量其自性將養秋閉不宜吐
汗發汗令人消燠以致臟腑不安惟宜針灸下痢進湯
散以助陽氣又若患積勞五痔消渴等病不宜吃乾飯
炙博并自死牛肉生鱸雞豬濁酒陳臭鹹醋粘滑難消
之物及生菜瓜果鮮醬之類若風氣冷病瘧癖之人亦
不宜食若夏月好吃冷物過多至秋患赤白痢疾兼瘧
疾者宜以童子小便二升并大腹檳榔五箇細剉同便

煎取八合下生薑汁一合和收起臘雪水一鍾早開空
心分爲二服瀉出三兩行夏月所食冷物或胸脫有宿
水冷膿悉爲此藥祛逐不能爲患此湯名承氣雖老人
亦可服之不損元氣况秋痢又當其時此藥又理腳氣
悉可取効丈夫瀉後兩三日以薤白煮粥加羊腎同煮
空心服之殊勝補藥又當清晨睡覺閉目叩齒二十一
下嚥津以兩手搓熱熨眼數多于秋三月行此極能明
目又曰季秋謂之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
與雞俱興使志安甯以緩秋形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八 保攝

肺臟秋旺

肺屬西方金爲白帝神形如白虎象如懸磬色如緇映
紅居五臟之上對胸若覆蓋然故爲華蓋肺者勃也言
其氣勃鬱也重三筋三兩六葉兩耳總計八葉肺爲脾
子爲腎母下有七魄如嬰兒名尸狗伏尸雀陰吞賊非

毒除穢辟臭乃七名也夜臥及平旦時叩齒三十六通
呼肺神及七魄名以安五臟鼻爲之宮左爲庚右爲辛
在氣爲咳在液爲涕在形爲皮毛也上通氣至腦戶下
通氣至脾中是以諸氣屬肺故肺爲呼吸之根源爲傳
送之宮殿也肺之脈出于少商又爲魄門久臥傷氣腎
邪入肺則多涕肺生于右爲喘咳太腸爲肺之府大腸
與肺合爲傳瀉行導之府鼻爲肺之宮肺氣通則鼻知
香臭肺合于皮其榮毛也皮枯而毛落者肺先死也肺
納金金受氣于寅生于巳旺于酉病于亥死于午墓于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九 保攝

丑爲秋日爲庚辛爲申酉其聲商其色白其味辛其臭
腥心邪入肺則惡腥也其性義其情慮肺之外應五臟
上通太白之精于秋之王曰存太白之氣入于肺以助
肺神肺風者鼻即塞也容色枯者肺乾也鼻痒者肺有
蟲也多恐懼者魄離于肺也身體羸弱者肺氣微也多
怒氣者肺盛也不耐寒者肺勞也肺勞則多睡好食辛
粹者肺不足也腸鳴者肺氣衰也肺邪自入者則好笑
故人之顏色瑩白者則肺無病也肺有疾用咽以抽之
無故而咽不祥也秋三月金旺主殺萬物枯損欲安其

魄而存其形者當含仁育物施恩斂容陰陽分形萬物收殺雀臥雞起斬伐草木以順秋氣長肺之剛則邪氣不侵逆之則五臟乖而諸病作矣

相肺臟病法

肺病熱右頰赤肺病色白而毛槁喘欬氣逆胸背四肢煩痛或夢笑人交合或見花旛衣甲日月雲鶴貴人相臨肺虛則氣短不能調息肺燥則喉乾肺風則多汗畏風欬如氣喘且善暮甚氣病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又曰宜酸以收之用辛以補之苦以瀉之禁食寒肺惡寒也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十

保攝

冬季攝生消息

冬三月天地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以待日光去寒就溫毋泄皮膚逆之腎傷春為痿厥奉生者少斯時伏陽在內有疾宜吐心膈多熱所忌發汗恐泄陽氣故也宜服酒浸補藥或山藥酒一二杯以迎陽氣寢臥之時稍宜虛歇宜寒極方加絛衣以漸加厚不得一頓便多惟無寒即已不得頻用大火烘炙尤甚損人

手足應心不可以火炙手引火入心使人煩燥不可就

火烘炙食物冷藥不治熱極熱藥不治冷極水就溼火

就燥耳飲食之味宜減酸增苦以養心氣冬月腎水味

鹹恐水剋火心受病耳故宜養心宜居處密室溫煖衣

衾調其飲食適其寒溫不可冒觸寒風老人尤甚恐寒

邪感冒為嗽逆麻痺昏眩等疾冬月陽氣在內陰氣在

外老人多有上熱下冷之患不宜沐浴陽氣內蘊之時

若加湯火所逼必出大汗高年骨肉疏薄易于感動多

生外疾不可早出以犯霜威早起服醇酒一杯以禦寒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士

保攝

晚服消痰涼膈之藥以平和心氣不令熱氣上湧切忌房事不可多食炙煇肉麪餛飩之類

腎臟冬旺

內景經曰腎屬北方水為黑帝生對臍附腰脊重一筋一兩色如縞映紫主分水氣灌注一身如樹之有根左曰腎右名命門生氣之府死氣之廬守之則存用之則竭為肝母為肺子耳為之官天之生我流氣而變謂之精精氣往來為之神神者腎藏其情智左屬壬右屬癸在辰為子亥在氣為吹在液為唾在形為骨久立傷骨

爲損腎也應在齒齒痛者腎傷也經於上焦榮于中焦衛于下焦腎邪自入則多唾膀胱爲津液之府榮其髮也黃庭經曰腎部之宮元關圓中有童子名上元主諸臟腑九液源外應兩耳百液津其聲羽其味鹹其臭腐心邪入腎則惡腐凡丈夫六十腎氣衰髮變齒動七十形體皆困九十腎氣焦枯骨痿而不能起牀者腎先死也腎病則耳聾骨痿腎合于骨其榮在髭腎之外應北岳上通辰星之精冬三月存辰星之黑氣入腎中存之入之骨疼者腎虛也人之齒多齟者腎衰也人之齒墮者腎風也人之耳痛者腎氣壅也人之多欠者腎邪也人之腰不伸者腎乏也人之色黑者腎衰也人之容色紫而有光者腎無病也人之骨節鳴者腎羸也肺邪入腎則多呻腎有疾當吹以瀉之吸以補之其氣智腎氣沈滯宜重吹則漸通也腎虛則夢入暗處見婦人僧尼龜鼈駝馬旂槍白身兵甲或山行或溪舟故冬之三月乾坤氣閉萬物伏藏君子戒謹節嗜欲止聲色以待陰陽之定無兢陰陽以全其生合乎太清

相腎臟病法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三

保攝

腎熱者頤赤腎有病色黑而齒齕腹大體重喘咳汗出惡風腎虛則腰中痛腎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欲下膈塞不通腹滿脹食寒則泄在形黑瘦腎燥急食辛以潤之腎病堅急食鹹以補之用苦以瀉之無犯熱食無著煖衣腎病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苦食不消化體重骨疼腰膝膀胱冷痛脚痛或痺小便餘瀝疝瘕所纏宜服腎氣丸

右四時調攝養生治病大旨盡乎此矣他如靈素諸

編皆緒論耳唐本峻識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三

保攝

攝生消息論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舊本題元邱處機撰處機登州棲霞道士爲全真之學自號長春子嘗應元太祖召入西域還燕居長春官事蹟具元史釋老傳此書皆言四時調攝之法其真出處機與否無可證驗考處機答元太祖之問亦止以節慾保躬無爲清淨爲要與此書頗相發明或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僞本居十之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
后集三卷附道德會元一
卷

〔元〕李道純撰 蔡志頤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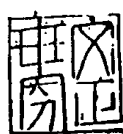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年許孟
仁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和集三
卷後集三卷》提要

惟揚換菴蔡君志頤
瑩字李清庵門人也
勘破九塵篤脩仙道得清
庵殘膏賸馥編次成
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
靜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
余印可欲壽諸梓聞悟後
人余未啓帙先已知羣妄掃

空一真呈露謂如天付之而
爲命人受之而爲性至于先
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虛
不假修鍊者漏泄無餘矣
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寧極
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无極
也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
儒之中和育物釋之指心見

性此皆同工異曲咸自太極
中來是故老聖常善救
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
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忌
注疑當塗南谷杜道堅書
千錢唐玄元真館



清庵先生中和集目錄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損庵寶蟾子蔡志願編

前集

卷之上

玄門宗旨

太極圖說

中和圖說

委順圖說

照妄圖說

太極圖頌并序

畫前密意

易象第一

常變第二

體用第三

動靜第四

屈伸第五

消息第六

神機第七

智行第八

明時第九

正己第十

工夫第十

感應第十二

三易第十三

解惑第十四

釋疑第十五

聖功第十六

卷之中

金丹秘訣

金丹四圖說

口訣譬喻圖說

火候圖

外藥圖

內藥圖

金丹內外二藥圖說

上藥三品精氣神圖并說

二五一指南圖局說

玄關一竅

試金石

接門力品

漸法三乘

最上一乘

卷之下

問答語錄

程潔庵問答

趙定庵問答

金丹或問

全真活法

授諸門人凡十八章口訣

後集

卷之上

論

性命論

卦象論

說

死生說

動靜說

歌

原道歌

破惑歌

煉虛歌

玄理歌

性理歌

火候歌

龍虎歌

無一歌

抱一歌

慧劍歌

挽邪歸正歌

卷之中

詩

述工夫上首

發家

採藥

進火

日用

固形

交合

透關

出入

挽邪

警衆

敵魔

顯正

調燮

明本

壽劍

蟾窟

清庵

詠真樂十二首

詠四緣警世

詠葫蘆

詠心鏡

爲半庵指玄牝

和翁學錄韻

贈鄧一蟾

自得七首以下係

自題相

鏡中燈二首

詠藕二首

卓庵二首

卷之下

詞

心園春十八首

滿江紅十六首

滿庭芳二首

水調歌頭十首

百字令七首

西江月二首

鍊丹砂二首

隱語

教外隱語

絕學無處爲序

清庵元生中和集目錄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上

前集

都梁清庵先生李道純元著

門事損庵寶瞻子蔡志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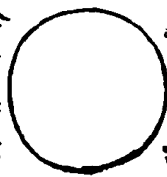
編

○玄門宗旨

太極圖說

太極圖

動靜無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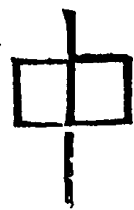
陰陽無始

釋曰圓覺道曰金丹儒曰太極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極而極之謂也釋氏云如如不動了了常知易係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丹書云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言太極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靜定也周子所謂主於靜者是也蓋人心靜定未感物時湛然天理即太極之妙也一感於物便有偏倚即太極之變也苟靜定之時謹其所存則天理常明虛靈不昧動時自有主宰一切事物之來俱可應也靜定工夫純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無極之真復矣太極之妙應明矣天地萬物之理悉備於我矣

中和圖說

中和圖

中正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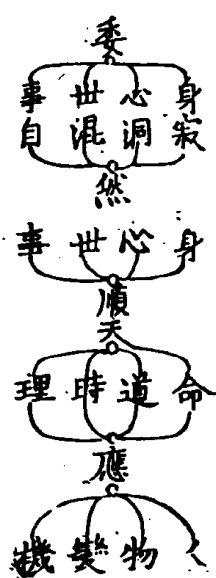


發無不中

禮記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謂靜定中謹其所存也故曰中存而無體故謂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謂動時謹其所發也故曰和發無不中故謂天下之達道誠能致中和於一身則本然之體虛而靈靜而覺動而止故能應天下無窮之變也老子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即子思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同一意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應變之樞機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予以所居之舍中和二字扁名不亦宜乎哉

委順圖說

委順圖



身心世事謂之四緣一切世人皆為繫絆惟委順者能應之常應常靜何緣之有何謂委委身寂然委心洞然

委世混然委事自然何謂順順天命順天道順天時順天理身順天命故能應人心順天道故能應物世順天時故能應事順天理故能應機既能委又能順兼能應則四緣脫洒作是見者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照妄圖



古云常寂動心不滅照心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一

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即道心也妄心即人心也道心惟微謂微妙而難見也人心惟危謂危殆而不安也雖人心亦有道心雖道心亦有人心係乎動靜之間亦惟允執厥中者照心常存妄心不動危者安平微者昭著到此有妄之心復矣无妄之道成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太極圖頌

中○者无極而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陰一陽兩儀立焉○者兩儀也○者陽動也陽者陰靜也陰陽互交而生四象○者四象動而又動曰老陽動極而靜曰少陰靜極復動曰少陽靜而又靜曰

老陰四象動靜而生八卦乾一兌二老陽動靜也離三震四少陰動靜也巽五坎六少陽動靜也艮七坤八老陰動靜也陰逆陽順一升一降機絃不已而生六十四卦萬物之道至是備矣上○者氣化之始也下○者形化之母也知氣化而不知形化則不能極廣大知形化而不知氣化則不能盡精微故作頌而證之

頌曰

道本至虛至虛無體弱於無窮始於無始○虛極化神神變生氣氣聚有形一分为二○二則有感感則有配陰陽互交乾坤定位動靜不已四象相係健順推盪八卦係連五行而有常定四時而成歲○冲和化醇資胎資生在天則幹旋萬象在地則長養群情○形形相授物物相孕化生生矣有窮盡○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錯綜隱顯相扶○原其始也一切萬有未有不本乎氣推其終也一切萬物未有不變於形○是知萬物本一形氣也形氣本一神也神本至虛道本至無易在其中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居其中自融自化氣在其中矣○天地物之最巨人於物之最靈大人一也宇宙在乎手萬化在乎身變在其中矣○人之極也中天地而立命稟虛靈以成性立性立命神在其中矣○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道在其中矣○形化則有生有生即有死出生入死物之

常也○氣化則無生無死故無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
形化體地氣化象天形化有感氣化自然○明達高士
全氣全神千和萬合自然成其○具中之真玄之又玄
無質生質是謂胎仙○欲造斯道將奚所自惟靜惟虛
胎仙可冀○虛則無礙靜則無欲虛極靜篤觀化知復
○動而主靜實以抱虛二理相須神與道俱○道者神
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無生則
形住形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神住則無住是名無住
住○金液煉形玉符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命寶
疑矣性珠明矣元神矣胎仙成矣虛無自然之道畢
矣○大哉神也其變化之本歟 右總二十五章

畫前密意

授焦治中

易象第一

易可易非常易象可象非大象常易不易大象無象常
易未畫以前易也變易既畫以後易也常易不易太極
之體也可易變易造化之元也大象動靜之始也可象
形名之母也歷劫寂爾者常易也亘古不息者變易也
至虛無體者大象也隨事發見者可象也所謂常者莫
窮其始莫測其終歷千萬世廓然而獨存者也所謂大
者外包乾坤內充宇宙遍河沙界湛然圓滿者也常易
不易故能統攝天下無窮之變大象無象故能形容天

下無窮之事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

常變第二

常易不變變易不常其常不變故能應變其變不常故
能體常始終不變易之常也動靜不常易之變也獨立
而不改得具常也周行而不殆通其變也不知常不足
以通變不通變不足以知常常也變也其易之原乎

體用第三

常者易之體變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體隨時變易
易之用無思無為易之體有感有應易之用知其用則
能極其體全其體則能利其用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
取得其體也君子進德修業作事制器因其用也至於
第理盡性樂天知命脩齊治平紀綱法度未有外乎易
者也全其易體足以知常利其易用足以通變

動靜第四

剛柔推遷易之動靜陰陽升降氣之動靜奇耦交重卦
之動靜氣形消息物之動靜晝夜興衰身之動靜至於
身之進退心之起滅世之通塞事之成敗皆一動一靜
互相倚伏也觀其動靜則萬事之變萬物之情可見矣
靜時有行動則有察靜時有王動則可斷靜時有定動
時不吉靜者動之基動者靜之機動靜不失其常其道
光明矣

屈伸第五

暑往寒來歲之屈伸日往月來氣之屈伸古往今來世之屈伸至於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皆屈伸之理也知屈伸相感之道則能盡天下無窮之利也

消息第六

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終息者氣之聚消者形之散生有長養謂之息歸根復命謂之消元而亨易之息也利而貞易之消也春而夏歲之息也秋而冬歲之消也而壯身之息也老而終身之消也無而有物之息也有而無物之消也息者生之徒消者死之徒自二氣肇分以來未有消而不息之理亦未有息而不消之物通而知之者燭理至明者也

神機第七

存乎中者神也發而中者機也寂然不動神也感而遂通機也隱顯莫測神也應用無方機也蘊之一身神也推之萬物機也吉凶先兆神也變動不居機也備四德自強不息者存乎神者也貫三才應用無盡者運其機者也

智行第八

智者深知其理也行者力行其道也深知其理不見而知力行其道不為而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深知也自強不息無往不適力行也知亂於未亂知危

於永危知亡於未亡知禍於未禍深知也存於身而不為身累行於心而不為心役行於世而不為世移行於事而不為事礙力行也深知其理者可以變亂為治變危為安變亡為存變禍為福力行其道者可以致身於壽域致心於玄境致世於太平致事於大成非大智大行者其孰能及此

明時第九

通變莫若識時識時莫若通理明理莫若虛靜虛則明靜則清清明在躬天理昭明天之變化觀易可見世之時勢觀象可驗物之情偽觀形可辨麗於形者不能無偶施於色者不能無辨天將陰雨氣必先蒸山將崩裂下必先隕人將利害我必先變譬如巢知風穴知雨蟄虫應候葉落知秋又如商人置雉尾於舟車之上以候陰晴天常晴則尾直豎天將雨則尾下垂無情之物尚亦而況人乎今人不識時變者燭理未明也

正己第十

追德脩業莫若正己已一正則無所不正一切形名非正不立一切事故非正不成日用平常設施酬酢未有不始於己者一切事理理頭頭物物亦未有不自己出者是故進脩之要必以正己為立基正己接人人亦歸正正己處事事亦歸正正己應物物亦歸正惟天下之一正為能通天下之萬變是知正己者進脩之大用

也、聖之階梯也

工夫第十一

清心釋累絕慮忘情少私寡慾其素抱朴易道之工夫也。心清累釋足以盡瑕慮絕情忘足以盡性私慾俱泯足以造道素朴純一足以知天。

感應第十二

寂然而通無爲而成不見而知易道之感應也。寂然而通無所不通無爲而成無所不成不見而知無所不知動而感通不足謂之通爲而後成不足謂之成見而後知不足謂之知此三者其於感應之道也遠矣誠能爲之於未有感之於未動見之於未萌三者相須而進無所感而不通也無所事而不應也無所往而非利也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

三易第十三

三易者一曰天易二曰聖易三曰心易。天易者易之理也聖易者易之象也心易者易之道也。觀聖易貴在明象象明則入聖觀大易貴在窮理理窮則知天觀心易貴在行道道行則盡心不讀聖人之易則不明天易不明大易則不知心易易則不足以通變是知易者通變之書也。

解惑第十四

氣之消長時之升降運之否泰世之通塞天易也。聖之

吉凶爻之得失辭之險易象之貞晦聖易也。命之窮達身之進退世之成敗位之安危心易也。深造天易則知時執深造聖易則知變化深造心易則知性命以心易會聖易以聖易擬天易以天易衆心易一以貫之延名至士。

釋疑第十五

變動有時安危在已禍福得喪皆自已始是故通變者趨時者也。趨時者危亦安通變者亂亦治不夫其所守皆困亦亨不謹其所行者豐亦昧晦其明者處明夷而無傷恃其有者居大有而必害至遠而可應者其志同也至近而無與者其意乖也至弱而能勝者得其輔也至剛而無過者有其道也蓋之用凶事濟難也睽之見惡人免怨也不怕其德者無所容不有其躬者無所利獨立自恃者無功恐懼脩省者獲福益於人者人益之利於人者人利之信於人者人信之惠於人者人惠之畏凶者無凶畏害者無害畏禍者禍必至忽福者禍必至予所謂安危在已復何疑哉。

聖功第十六

聖人所以爲聖者用易而已矣。用易所以成功者虛靜而已矣。虛則無所不容靜則無所不察虛則能受物靜則能應事虛靜之久則靈明虛者天之象也靜者地之象也自強不息天之虛也厚德載物地之靜也空闊無

滿天之虛也方廣無際地之靜也天地之道惟虛惟靜
虛靜在已則是天地在已也道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
悉皆歸其斯之謂歟清即虛也虛靜也者其神德聖功
乎

清溪先生中和集卷之上

前集

宣統乙卯九月重陽日金陵洞玄子朱本道重刊印施

清溪先生中和集卷之中

都梁清庵瑩子李道紀元素撰
門弟子損庵寶蟾子蔡志願編

金丹妙訣

金丹圖象說授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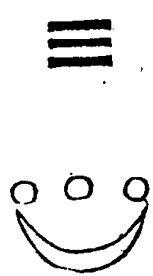
左四圖法象顯明至道玄玄之旨

安爐



撐天柱地太模糊
誰為安名号王炉
曾向此中經煅煉
出无入有盡由渠

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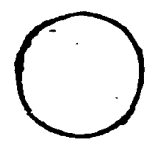
不無不有不當中
外面虛無裏面空
决烈丈夫掀倒看
元來那箇本來紅
威音那畔本來明
昧了皆因着幻形
若向丹中拈得出
圓陀陀地至虛靈

還丹



道本無為法自然
聖人立象假名圈
平常日用全彰露
打破方知象帝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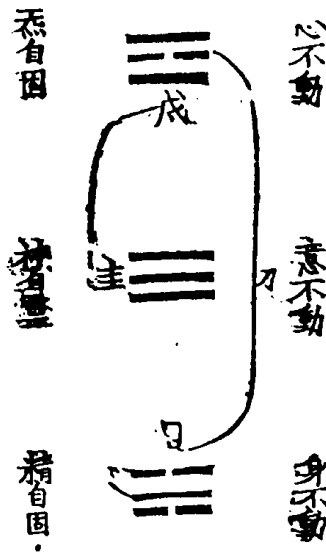
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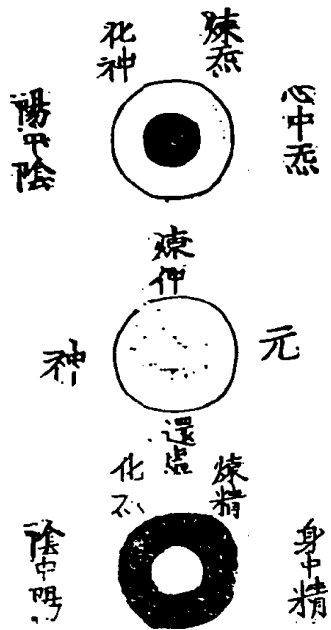
取出三書補三還復乾純陽命本固無碍性珠圓受
觸全天理離塵太上「神採鉉知下手三層舞胎仙

二圖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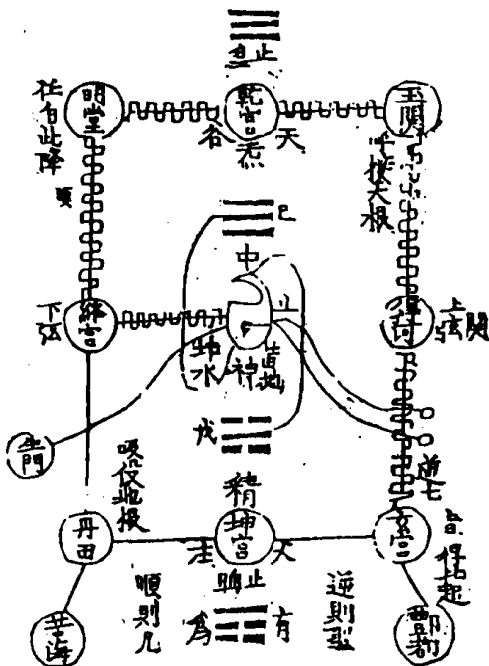
口訣



譬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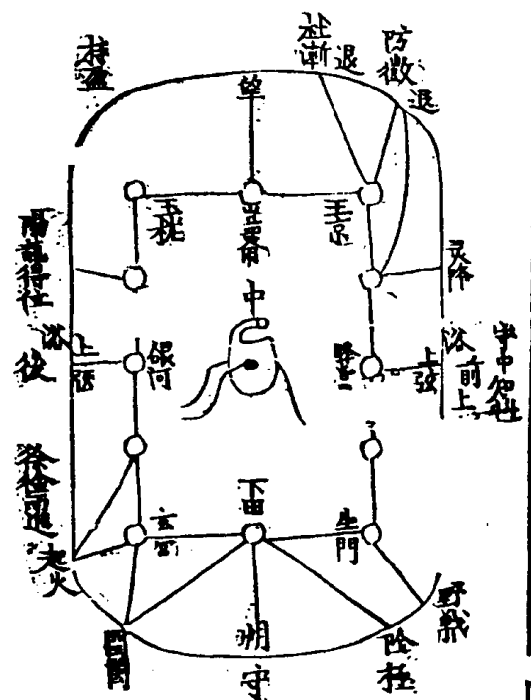
外藥圖



內藥圖



• 火 候 圖 •



| | | | | |
|----|-----|---|---|----|
| 十一 | 初九 | 子 | 復 | 初九 |
| 十二 | 初三 | 丑 | 臨 | 九二 |
| 正 | 初六 | 寅 | 泰 | 九三 |
| 二 | 初八 | 卯 | 大 | 九四 |
| 三 | 十一 | 辰 | 夬 | 九五 |
| 四 | 十四 | 巳 | 乾 | 上九 |
| 五 | 退十六 | 午 | 姤 | 初六 |
| 六 | 十八 | 未 | 遁 | 六二 |
| 七 | 二十 | 申 | 否 | 六三 |
| 八 | 廿三 | 酉 | 觀 | 六四 |
| 九 | 廿六 | 戌 | 剝 | 六五 |
| 十 | 廿八 | 亥 | 坤 | 上六 |

金丹內外二藥圖說

外藥可以治病可以長生久視

內藥可以超越可以出有入無

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然後自知內藥高上之土風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煉外藥便煉內藥

內藥無爲無不爲

外藥有爲有以爲

內藥無形無質而量着

外藥有体有用而實無

外藥色身上事

內藥法身上事

外藥地仙之道

內藥水仙之道

一藥全天仙之道

外藥了命

內藥了性

二藥全形神俱妙

外藥

初煉精化炁天癸生時急採之

中関煉云神調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関逆流至

天谷穴交合然後下降黃房入中宮乾坤交媾

罷一點落黃庭

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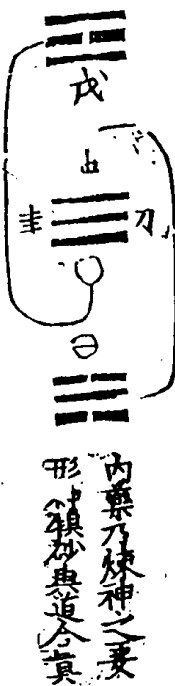
三
明 天谷 王
堂 谷 桃
三
三 成

॥

巳 三三
精
一 亥 一一
三三

上關煉神還虛以心煉念謂之七返
情來歸性謂之九還

內藥



內藥先天一點真陽是也譬如乾卦三一中一畫交坤成三坎水是也中一畫本是乾金異名水中金總名至精也至精固而復祖炁祖炁者乃先天虛無真二之元炁非呼吸之炁如乾三一中一畫交坤成坎了却交坤中一陰入于乾而成離三離中一陰本是坤土故異名曰砂中汞是也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虛化神 神化炁 炁化精 精化形

已上謂之順

萬物合 三歸二 二歸一

煉乎至精 精化炁 炁化神

已上謂之逆 丹書謂順則成人逆則成丹

外藥

內藥三品精炁神
本則一用則二何謂俾本來三元之大事也何謂用內外兩作用是出

內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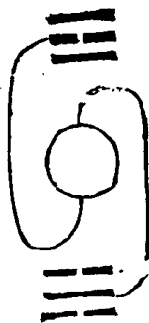
先天至精 虛無空炁 不壞元神

外藥

交感精 呼吸炁 思慮神

一鍊精化炁

有為 取坎填育



二鍊氣化神

有為 乾坤闔闔



三鍊神還虛

無為 爲無



此三段二夫到了則一若何這裏具隻眼三教之大事畢矣其或未然細參後事

鍊精化炁

三歸道乃水府求玄丹書云癸生須急採望遠不堪
嘗所謂採者不採之採謂之採也者實有所採坎中
一畫如何得升精乃先天至靈之化因動而有身身
中之至精乃元陽也採者採此也譬如三乾乃先天
至靈始因一動交坤而成坎即至靈化元精之象也
坎為水坎中一畫元乾金假名曰水中金金乃水之
母反居水中故曰母隱子胎也採鉉消息難形筆舌
達者觀雷在地中復先王至日開關商極不行石不
心方之語思過半矣餘存口訣

鍊氣化神

二崇釋則幽。脩定丹書云真土制真鉉真鉉制真
汞鉉永歸土金身心寂不動斯言盡矣既得真鉉則
真汞何慮乎不凝煉炁之要貴乎運動一闔一開一
往一來一升一降先有停息始者用意後則自然一
呼一吸奪一年之造化即太上云玄牝之門是謂天
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正此義也達者若於乾坤
易之門與夫復三三始三三之內上留意煉氣之要
備矣

鍊神還虛

三工夫到此一字也用不着

三五指南圖局說

紫陽真人悟真篇詩云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
然希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已還從生
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成入
聖基只此五十六字貫徹諸子百家丹經子書若向這
裏具隻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且向注脚下商量

三五一都三箇字三元五行一氣也古今明者實
然希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已還從生數
也南二火也木生火火乃火之母兩性一家故曰同
成五也北一西方四共之北一水也西四金也金生
水金乃水之母兩性一家故曰共之戊已還從生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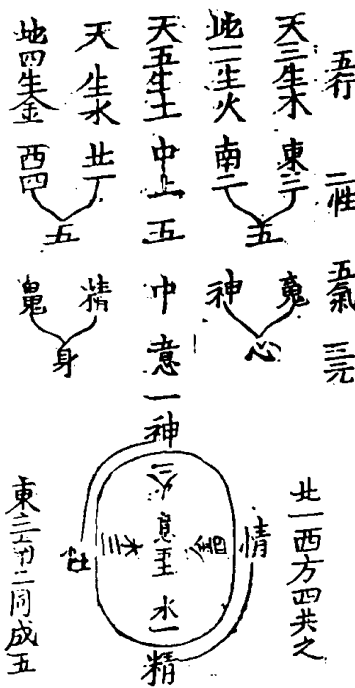
五者土之生數也五居中無偶自是一家所謂三家
相見者三元五行混而為一也故曰三家相見結嬰兒
見所謂嬰兒者亦是假名純一之義也故曰嬰兒是
一含真氣也十月胎成入聖基者三百日胎二入兩
藥烹之煉之成之熟之超凡入聖之大功也故曰入
聖基也

⑤以一身言之東三木也我之性也西四金也我之
情也南二火也我之神也北一水也我之精也性乃
心之主心乃神之舍性與神同係乎心東三南二同
成五也精乃身之主身者情之係精與情同係乎身
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戊已中上意也四象五行意為

之主率意無偶自是一家也脩鍊之士收拾身心意則自然三元五行混而為一也丹書云收拾身心為採藥正謂此也收拾身心之要在乎虛靜虛其心則神與性合靜其身則精與情寂意大定則三元混一此所謂三花聚五氣朝聖胎凝

情合性謂之金木併精合神謂之水火交意大定謂之五行全丹書云煉精化炁為初關身不動也煉炁化神為中關心不動也煉神化虛為上關意不動也心不動東二南二同成五也身不動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意不動戊巳還從生數五也身心意合即三家相見結嬰兒也作是見者金丹之能事畢矣神仙之大事至是盡矣至於丹書種種法象種種異名並不外乎身心意也雖然猶有不能直下會意者今立異名法象圖局于右具眼者流試看眼者

譬喻圖



東三 天三生木

寅卯

不液

主克

老眼胡見

生木

南二 地二生火

巳午

朱砂

丹鳳

赤衣使者

神火

戊巳

黃芽

黃庭

姤人

無偶

中五 天五生土

辰戌

黃房

勾陳

黃婆

偶

北一 天一生水

亥子

黑鉛

月華

壬老

精水

西四 地四生金

申酉

銀鉛

月魄

素練嬰

精金

身心意曰三家精炁神曰三元精神鬼鬼意曰五氣絛

汞銀砂土曰五行三家相見曰胎圓三元合一曰丹成

大機三年純陽日

機全四中和庵

一竅門人

夫玄關一竅者至玄至要之機關也非印堂非顙門非肚臍非膀胱非兩腎非腎前臍後非兩腎中間土至頂門下至脚跟四大一身才着一處便不是也亦不可離了此身向外尋之所以聖人只以一中字示人只此中字便是也我設一喻令尔易知且如傀儡手足牽動日樣趨踰非傀儡能動是絲線牽動雖是線上開揆却是弄傀儡底人牽動喚還識這箇弄傀儡底人麼休更疑惑我直說與汝等傀儡比此一身絲線比玄關弄傀儡底人比主人公一身手足牽動非手足動是玄關使動雖是玄關動却是主人公使教玄關動若認得這箇動底關揆又奚患不成仙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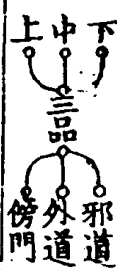
試金石 授知觀 撰卷

夫金丹者虛無為体清靜為用無土至真之妙道也世鮮知之人鮮行之於是聖人用方便力開善誘門強立名象著諸丹書接引後學蓋欲來者誦言明理嘿識潛通則行之頓超真境奈何後學不窮其理執着筌蹄妄引百端支離萬狀將至道碎破為曲徑旁蹊三千六百門不得其傳故也况今之無知淺學將聖人經旨妄行箋注乖訛尤甚安得不誤後來雖苦志之士亦不能辨其邪正深可憐憫予因是事故作此試金召而辨其真偽俾諸學者不被惑惑然無疑真超道岸聖師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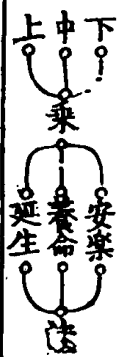
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為根誰知在三千六百門予謂祖師老婆心切故有人作如是見者大地皆黃金其或未然源頭是乎書

處不若復過於

九品



漸法三乘



最上一乘

無上至真之妙

傍門九品

下三品

御女房中三峯採戰食乳對爐女人為鼎天癸為藥旋門為生身真精血為大丹頭錘雌雄劍立陰陽爐謂女子為純陽指月經為至寶採而餌之為一月一還用九女為九鼎為九年九返令童男童女交合而採初精取陰中黍米為玄珠至於美金花弄金槍七十二家強兵戰勝多入少出九淺一深如此邪謬謂之泥水丹法三百餘條此大亂之道也乃下品之下邪道也又有八十四家接法三十六般採陰用胞衣為紫河車煉小便為秋石食自己精為還元捏尾閥為閉關夫婦

交合使精不過為無漏採女經為紅圓子或以五金八石脩煉為丸令婦人服之十月後產肉塊為至藥採而服之如此謬術不欲盡舉約有三百餘條乃下品之中外道也

又有諸品丹竈爐火燒鍊五金八石勾庚乾汞為茅燒良機灰弄火至於靈砂外藥三遜五假金石草木服餌之法四百餘條乃下品之上外道也

右下三品共一千餘條貪淫嗜利者行之

中三品

休粮辟穀忍寒食穢服餌椒朮晒背卧水日持一齋或清齋或食物多為奇特或飲酒不醉為驗或減食為袖添或不食五味而食三白或不食煙火食或飲酒食由不藉身命自謂無為或翻漁倒海種種捏怪乃中品之下也

吞霞服氣採日月精華吞星曜之光服五方之氣或採水火之氣或存思注想遨遊九州為運用或想身中二氣化為男女象人間夫婦交採之狀為合和一切存想種種虛妄等法乃中品之中也

傳授三歸五戒看誦脩習傳信法取報應行考赴取歸程歸空十信三際九接瞻星礼斗或持不語或打勒勞持守外功已土有為乃中品之上漸次近道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行之不息漸入佳境勝別留心

上三品

定觀鑒形存思吐納摩撫消息入段錦大字氣視頂門守臍蒂去津液撓神水或千口水為活或指舌為赤龍或擦身令熱為火候或一呵九摩求長生或煉稠唾為真種子或守丹田或堦外腎至於煮海觀鼻以津精涎洙為藥乃上品之下也

閉息行氣屈伸導引摩腰腎守印堂運雙睛搖夾脊守臍輪或以雙睛為日月或以眉間為玄關或叩齒為天門或想元神從頂門出入或夢游仙境或默朝上帝或以昏沉為入定或數息為火候或想心腎黑白二氣相交為既濟乃上品之中也

般精運炁三火歸臍調和五臟十六觀法固守丹田服中黃氣三田還返補腦還睛雙提金井夾脊雙闔握固內視種種般運乃上品之上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中士行之亦可却病

漸法三乘

下乘者以身心為鼎爐精炁為藥物心腎為水火五藏為五行肝肺為龍虎精為真種子以年月日時行火候燕津灌溉為沐浴口鼻為三要腎前臍後為三關五行混合為丹成此乃安樂之法其中作用百餘條若能忘情亦可養命

中乘者乾坤為鼎器坎離為水火烏兔為藥物精神為

鬼意為五行身心為龍虎氣為真種子一年寒者為火
候法水既灌為沐浴內境不出外境不入為固濟大淵
終始精房為三要泥丸為玄關精神混合為丹成此中
乘養命之法其中作用數十條與下乘大同小異若行
不怠亦可長生久視

上乘者以天地為鼎爐日月為水火陰陽為化機鉛汞
銀砂土為五行性情為龍虎念為真種子以心煉念為
火候息念為養火舌光為固濟降伏內魔為野戰身心
意為三要天心為玄關情來歸性為丹成和氣重聚為
沐浴乃上乘延生之道其中與中乘相似作用更不同
亦有十餘條上士行之始終如一可證仙道

最上一乘

夫最上上乘無上至真之妙道也以太虛為鼎大極為爐
清靜為丹基無為為丹母性命為鉛汞定慧為水火室
慾念為水火交情性合一為金木併洗心滌慮為沐
浴存誠定意為固濟戒定慧為三要中為玄關明心為
應驗見性為凝結三元混一為聖胎性命打成一片為
丹成身外有身為脫胎打破虛妄為了當此最上一乘
之妙至士可以行之功滿德隆直超圓形神俱妙與
道合真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中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下

都梁清庵瑤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瑤子蔡志願編

問答語錄

潔庵瑤子程安道問三教一貫之道

瑤子冥坐蟾窟是夜寒光清氣真可掬門人瑤子
子猛思生死事大神仙不可不敬慕功行不可不事修
稽首拜問曰弟子嘗聞自古上聖高真歷代仙師皆因
修真而成道必以鉛汞為金丹之根帝不知鉛汞是何
物師曰夫鉛汞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金丹之本也非

凡鉛汞錫水銀朱砂奈何誤者不知真玄私意揣度或
誤後學徒費歲時稽閣一生深可憐憫若不過真師點
化皆妄為矣紫陽真人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
莫強猜正謂此也我今為汝指出真鉛汞真身心是也
聖師云身心兩箇字是藥也是火又云要知產藥川源
處只在西南是本鄉西南者坤也坤屬身身中之精乃
陰中之陽也如乾中一爻入坤而成坎外陰內陽外柔
內剛外坤內乾坎水之中有乾金故強名曰水中金也
夫汞者心中之炁也陽中之陰也如坤中一爻入乾而
成離外陽內陰外剛內柔外乾內坤離火之中有坤二
故強名曰砂中汞也精炁神命之砂故強名立象以鉛

末喻之使學者知有休用耳以出推之無出身心兩字
身心合一之後鉛汞皆無也

問如何是抽添曰身不動而定謂之抽心不動神定謂
之添身心不動神凝而結謂之還元所以取坎中之陽
補離中之陰而成乾謂抽鉛添汞也

問如何是烹煉曰身心欲合未合之際若有一毫相撓
便以剛決之心敵之為武煉也身心既合精炁既交之
後以柔和之心守之為文烹也此理無他只是降伏身
心便是烹鉛煉汞也忘情養性虛心養神萬緣頓息百
慮俱澄身心不動神凝氣結是謂丹基喻曰聖胎也以
上異名只是以性攝情而已性寂情真昭見本來抱本

還虛歸根復命謂之丹成也喻曰脫胎
問諸丹經云用工之妙要在玄關不知玄關正在何處
曰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即
不是離了此身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
於外則着於物夫玄關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
余今設一譬喻令汝易於曉會且如傀儡手足牽動百
般舞蹈在于線上開機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得人之
四大一身線比得玄關抽添底主人比得不來真性傀
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關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
時中行住坐卧着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箇甚麼
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愛自伏見之也易繫

云寂然不動即玄關之體也感而遂通即玄關之用也
自見得玄關一得永得藥物火候三元八卦皆在其中
矣時人若以有形着落處為玄關者縱動功苦志事終
不成我欲直指出來恐汝信不及亦不得用須是自見
始得譬如儒家先天之學亦要默而識之孟子云浩然
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難言也且難言之妙非玄關乎
且如釋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使人神領意會謂之不
傳之妙能知此理者則能一徹萬融也

問或謂崇釋與修道可以斷生死出輪迴學儒可盡人
倫不能了生死豈非三教異同乎曰達理者案患生死
耶且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原始返終知周萬物則知
生死之說所以性命之學實儒家正傳窮得理徹了然
自知豈可不能斷生死輪迴乎且如羲皇初畫易之時
體天設教以道化人未嘗有三教之分故曰皇天無二
道聖人無兩心當來初畫一者象太極也有一便有二
象兩儀也一者陽也一者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仰則
觀於天上畫一畫以象天俯則察於地下畫一畫以象
地中畫一畫以象人故三畫以成乾三象三才也兩乾
斷而成坤三象六合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
六畫而成坤以一身言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心之神
炁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身之形體也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意之情性也心身意象乾三才也神炁性情形体

象坤之六合也易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此之謂也

問繫辭云六畫而成卦先生云六畫而成坤者何也曰

汝未知之若謂六畫而成卦者又王重卦也又王未重

卦之前豈可謂無三才六合乎先賢云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天之乾坤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乾坤也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乾坤也以此推之乾坤兩卦三

才六合備矣又豈以重卦言之哉所謂六畫而成卦者

重卦之後名為後天也

問若謂未重卦之前三才六合備矣而係辭云以制器

者尚其象未必因器而設象因象而制器乎曰因象而

制器

問三皇以下聖人制器皆以重卦言之若謂因象制器

文王未重易之前豈有重卦之名乎曰非也前賢云須

信畫則元有易所以文王未重卦之前六十四卦俱備

問卦若不重六十四卦從何而得曰變卦所生也一卦

變八卦八卦變六十四卦且如乾卦三爻上兩爻少陽

下一爻老陽支出巽卦來陽變為陰乾之巽天風姤也

本此八卦諸卦皆然

問卦不重而有六十四卦文王如何又重之曰卦不重

而變六十四卦乃義皇心法通統正傳誘乃世之下學

者同入聖門重卦而生六十四卦者乃文王周孔之六

極正人倫使世人趨吉避凶立萬世君臣父子之綱耳

故性命之學不敢輕明於言亦不忍隱斯道孔子微露

於係辭濂溪發明於太極通書也蓋欲來者熟咀之而

自得之此學不泯其傳矣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如何說曰陰陽者乾坤也乾坤出

於太極太極判而兩儀立焉兩儀天地也不言天地而

言乾坤者責其用不責其體也或曰乾陽也坤陰也如

何又云天地曰天地即乾坤也乾坤即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以太極言之則曰天地以易言

之則曰乾坤以道言之則曰陰陽若以人身言之天地

形體也乾坤性情也陰陽神炁也以法象言之天龍地

虎也乾馬坤牛也陽為陰鬼也以金丹言之天鼎地爐

也乾金坤土也陰求陽鉉也散而言之種々異名合而

言之一陰一陽也修仙之人鍊鉉汞而成丹者即身心

合而還其本初陰陽合而復歸太極也

問三五一是何也曰三元五行也東三南二是一個五

北一西四是兩個五中土是三個五是謂三五也以人

身言之性三神二是一個五情四精一是一個五意五

是三個五也三五合一則歸太極身心意合一則成聖

胎也紫陽真人云三五都三個字三氣是古今明

者實然稀世之東三南二同成五補三也北一西方

四共之補也戊己還從生數五意也三家相見

十月胎圓入聖基五夫十月晚出凡胎起凡入聖也以此

問伊經云天地設位易行乎中如何曰天地設位人生

於中是謂三才故又與物生生而不息所以不言人與

而金丹以玄甲爲壽器者天地設位也以龜易爲匕幾

帑即易乎中也元公采藥無窮于火疾之不息也

開戶謂之乾闥戶謂之申一闔一闔謂之變如可曰

一國一君者一動一靜也乾陽坤陰如門戶之闔闢即

乾坤易之門也且如陰陽互動互靜機絨不已元亨利

頁二十四 戌戌 變首下易 乙亥 道與申 丙午 比用 帝司

平三才爲物闢無窮故廣大而盡精微矣以一才言

之乎及是矣謂之闢及川接也是謂之

之變謂之變一吸化主夜是謂之變謂之變一吸化主夜是謂之變謂之變

之門天地之根矣所謂呼吸者非口鼻呼及乃真息也

開也

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如何曰乾父也坤母也乾初爻

交坤而成震震初索而得男是謂長男坤初爻交乾而

成巽巽初索而得女是謂長女乾中爻交坤而成坎坎

再索而得男是謂中男坤中爻交乾而成離離再索而

得女是謂中女乾三爻交坤而成艮艮三索而得男是

謂之男也三爻交乾而成益益三索而得女是謂少女

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坤共生六子是謂八卦以身言

之初受胎時稟父母精華而成此身精華者丹經喻曰

天上地癸也初亥合時天子先至地癸隨至癸累玉則

成男子地癸先天壬隨壬壬男娶則成女子壬娶偶

然諸至具成雙胎壬先至癸次逢至癸先至壬逢至傷不

成胎也故曰韜道必勇

地不耕元不也亦丹絃戶言其曰曷金翁也管

之於父母方人盡之方四時方十二方生與生之
命分中得不由人力世世不斷理絕終自爲脩養直

待積草耗竭早至天大可惜也又豈知寡慾而得用力

卷之五

女貴而壽多德而得男女貴而天

無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然何曰形而

老無形質而老者有仁用無用者仁乎仁亦有

體用者何乎命金也命言之無山且公參
問程人以易虎心恨載於密密是問也曰戒之至也易

聖人玩味其理先心條意藏於不

至至外之爭材行聖人曰一云以爲說人言

問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知

中如何執曰執首一定之謂中者中正之中也道心微

而難見人心危而不安雖至人亦有人心雖下愚亦

道心苟能心常正得中所以微妙而難見也若心到德

而不中所以危殆而不安也學仙之人擇一而守之而
易常執其中自然危者安而微者著矣金丹用中爲玄
關者亦是這個道理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如何曰誠之昭著雖無聲可聞
無臭可知天道亦不可掩如道經云大量玄玄亦是玄
之至也

問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何曰聖人生而知之默而順
之天理所謂不思而得中得無爲自然之道也
此則中庸所謂誠而明也若謂明而誠正是聖人之教
耳學道之人夙有根器一直了性自然了命也此生至
知之也根器淺薄者不能一直了性自教而入從有至

無目粗達妙所以先了命而後了性也此學而知之也

問夫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夫子
樂在何處曰夫子所樂者天所知者命故樂天知命而
不憂雖匡人所逼猶且弦歌自娛於易得不遠復以脩

身復見天地之心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金丹之妙也
問顏子簞瓢之樂如何曰顏子得夫子樂天知命不憂
之理故不改其樂也所以如愚心齋坐忘默聰明夫知
慮無乎屢空亦金丹之妙也

問曾子披破褐而頌嘉滿天地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
得而友是如何曰曾子一唯之妙口耳俱忘所以脩身
養家治國乎天下得一貫之道

問子路問死夫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是如何曰生死
乃晝夜之常知有書則知有夜易云原始返終則知死
生之說丹書云父母未生已前是金丹之基釋云未有
此身性在何處以此求之三教入處只要原其始自知
其終泝其流而知其源人能窮究此身其所從來生死
自然都知也汝曾看太極圖否太極未判之前是甚麼
若窮得透則知此身之前原始可以要終也

問太極未對其形若雞子雞子之外是甚麼曰太虛也
凡人受氣之時形体未分亦如雞子既生之後立性立
命一身之外皆太虛也

問人在母腹中時還有性否曰腹中穢污靈性豈存得

住又問懷胎五七箇月其胎忽動莫非性乎曰非性也
一炁而已人在腹中時隨母呼吸一離母胎立性立命
便自有天地且如蛇斬作兩段前尚走尾尚活又有人
煮蟹既熟遺下生脚尚動豈性也汝究此理則知炁動
也非性也

問語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曰聖人言身中一天理可
以貫通三才三教萬事無不備矣如釋氏無我無人無
眾生無壽者道教了一萬事畢皆一貫也

問世尊拈花示衆獨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不知微笑者何事曰世尊拈
花示衆衆皆不見佛心獨迦葉見佛心之妙所以微笑

故世尊以心外之妙分付與迦葉也

問達磨西來下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何是見性曰達磨以真空妙理直指人心見性者使人轉物情空自然見性也豈在乎筆舌傳之哉

問儒有先天易釋有般若經道有靈寶經莫非文字乎曰非也皆聖人以無言而形於有言顯真常之道也釋教一大藏教典及諸家語錄因果儒教九經三傳諸子百家道教洞玄諸品經典及諸丹書是入道之徑路超昇底梯階若至極處一箇字也使不着汝問余數事亦只是過河之筏向上一着當於言句之外求之或築着礎着悟得透得復歸於太極圓明竟照虛徹靈通性命

双全形神俱妙虛空同体仙佛齊有亦不為難

問先生云三教一理極荷開發但釋氏涅槃道家脫胎似有不同題曰涅槃與脫胎只是一个道理脫胎者脫去凡胎也豈非涅槃乎如道家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即抱本歸虛與釋氏歸空一理無差別也又問脫胎後還有造化麼曰有造化在聖人云身外有身未為奇特虛空粉碎万露全真所以脫胎之後正要脚踏實地直待虛空同体方為了當且如佛云真空儒曰無為道曰自然皆抱本還元與大虛同体也執着之徒時克知此一貫之道哉索庵曰先生精造金丹之妙通三教之玄機隨問隨答極玄極妙豈敢自秘

諸梓與同志之士相與開發隋珠超壁自有識者

續定庵問答

師曰前代祖師高真上聖有無上至真之道留傳在世度人波羅經台定庵曰弟子初進玄門至愚且蠢蒙師以錄千載之華也無上正真之道誠未知之望師開發師曰無上正真之道者無上可上玄之又玄無象可象不然而然至極至妙之謂也聖人強名曰道自古上仙皆由此處了達未有不由是而脩證者聖師口口歷代心心相傳所授金丹之旨乃無上正真之妙道也定庵曰無上正真之妙喻為金丹其理云何師曰金者堅也丹者圓也澤氏喻之為圓竟儒家喻之為太極初非別

物只是本來一炁而已本不真性未却不壞如金之堅如丹之圓愈煉愈明釋氏曰○此者真如也儒曰○此者太極也吾道曰○此乃金丹也体同名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虛無自然之謂也兩儀者一陰一陽也陰陽天地也人生於天地之間是謂三才三才之道一身備矣大極者元神也兩儀者身心也以丹言之太極者丹之母也兩儀者真鉛真汞也所謂訟求者非水銀朱砂硫黃里錫草木之類亦非精津涕唾心腎氣血乃身中元神身中之元炁身不動精炁凝結喻之曰丹所謂丹者丹者身也○者真性也丹中取出○者謂之丹成所謂丹者非假外而造作由所生之本而成

正真也世鮮知之今之脩丹之士多不得其正傳皆是向外尋求隨邪背正所以幸者多而成者少也或煉五金入石或煉三絲五假或煉雲霞外炁或煉日月精華或採星曜之光或想空中九塊而成丹或想丹田有物而為丹或肘後飛金精或眉間存想或還精補腦或運炁歸腎乃至服穢香精納新吐故八段錦六字炁搖夾脊絞轆轤開尾閭守臍蒂採天癸煅秋石屈伸導引撫摩消息默朝上帝舌拄上腭三田還返閉息行氣三火聚於膀胱五行攢於苦海如斯小法何啻千門縱勤功採取終不能成其大事經云正法難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此之謂也夫至真之要至簡至易難遇易成若遇至人點化無不成就定庵曰弟子夙生慶幸得遇老師幸沾法乳金丹之要望賜點化師曰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夫煉金丹者全在奪天地造化以乾坤為鼎器日月為水火陰陽為化機烏兔為藥物伏天罡之幹運斗柄之推迂採藥有時運符有則進火退符休一年之節候抽鉛添汞象一月之虧盈攢簇五行合和四象追二炁歸黃道會三性於元宮返本還元歸根復命功圓神備凡蛻為仙謂之丹成也定庵曰天地造化誠恐難奪師曰無出一身矣難之有天地形體也水火精炁也陰陽身心也烏兔性情也所以形體為鼎爐精炁為水火性情為化機身心為藥料聖人恐學者無以取則遂以二

地喻之人身與天地造化無有不同處身心兩箇字是藥也是火所以天寬地闊乾坤牛陽陰求坎男离女日烏月兔無出身心兩字也天罡幹運者天心也丹書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止片時又云以心觀道即心也以道觀心二即道也斗柄推迂者玄關也夫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今之學者多泥於形體或云眉間或云臍輪或云兩腎中間或云臍後腎前或云膀胱或云丹田或云首有九宮中為玄關或指產門為生身處或指口鼻為玄北皆非也但著在形體上都不是亦不可離此一身向外尋求諸丹經皆不言正在何處者何也難形筆舌亦說不得故曰玄關所以聖人只書一中字示人此中字玄關明矣所謂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維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自己本來面目此禪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頭不起處謂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教所用之中也易曰寂然不動中之體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且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者靜也陽者動也靜極生動只這動處便是玄關也故但於二六時中存心動念處着工夫玄關自然見也但得玄關藥物火候運用抽添乃至脫胎神化並不出此一竅採藥者

採身中真鉛真汞也藥生有時非冬至非月生非子時
祖師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又云鉛見
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採以此求之身中癸生一
陽時也便可下手採之三炁交合之後要識持盈不可
太過望遠不堪嘗也進火退符無以取則遂以一年節
候寒暑往來以爲火符之則又以一月盈虧以明抽添
之旨且如冬至一陽生復卦十二月二陽臨卦正月三陽
泰卦二月四陽大壯卦三月五陽夬卦四月純陽乾卦
陽極陰生五月一陰姤卦六月二陰遁卦七月三陰不
卦八月四陰觀卦九月五陰剝卦十月純陰坤卦陰極
陽生周而復始此火符進退之機奈何幸者執文泥象
以冬至日下手進火夏至退符二八月沐浴尤不知其
要也聖人見學者錯用心志又以一年節候促在一月
之內以朔望象冬夏至以兩弦比二八月以兩日半准
一月以三十日準一年世人又着在月上又以一月盈
虧促在一日以子午休朔望以卯酉休二弦者又着
在日上近代真師云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又
曰父母未生以前爲有年月日時此聖人誘喻初學勿
錯用心奈何執着之徒不窮其理執文泥象徒勞心
余今直指與汝身中癸生便是一陽也陽升陰降便是
三陽也陰陽分是四陽休二月如卜弦比此時宜沐浴
然後進火陰陽交符炁合六陽也陰陽相交神炁混融

之後要識持盈不知止言前功俱廢故曰金逢望遠不
堪採然後退符象一陰以至陰陽分象三陰陰陽伏位
宜沐浴象八月比下弦如酉時也然後退至六陰陰極
陽生頃刻之間一周天也汝但依而行之久久工夫漸
凝漸結無質生質結成至胎謂之丹成也定庵曰下手
工夫周天運用已蒙開發種種異名不能盡知望師指
示師曰異名者只是譬喻無出身心兩字下工之際疑
耳韻含眼光絨舌無調息四大不動使精神寬寬意
各安其位謂之五炁朝元運入中宮謂之攢簇五行心
不動龍吟身不動虎嘯身不動謂之降龍伏虎龍吟
則炁固虎嘯則精固握固固靈根也以精无喻之龜蛇以
身心喻之龍虎龜蛇打成一片謂之合和四象以性攝
情謂之金木併以精炁謂之水火交木與火同源兩
性一家東三南二同成五也水與金同源兩性一家北
一西方四共之也土居中宮爲意自己五數戊己還從
生數五心身意打成一片三家相見結嬰兒總謂之二
五混融也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謂之三花聚
鼎又謂之三閔今之學人多指尾閭夾脊玉枕爲三閔
者只是功法非至要也幸心動念變爲玄牝今人指口
鼻者非也身心意爲三要心中之性謂之砂中永身中
之无謂之水中金二本生水乃水之母金反居水中故
曰母隱子胎外境勿令入內境勿令出謂之固濟寂然

不動謂之養火虛無自然謂之運用存誠篤志謂之守
城降伏內魔謂之野戰真汞謂之姪女真鉛謂之嬰兒
胎意謂之黃婆性情謂之夫婦澁心定意性寂神靈二
物成團三元輻輳謂之成胎愛護根謂之溫養所謂
溫養者如龍養珠如雞覆子謹護持勿令差失毫髮
有差前功俱廢也陽神出殼謂之脫胎歸根復命還其
本初謂之超脫打破虛空謂之了當也定庵曰金丹成
時還可見不答曰可見曰有形否曰無形問曰既無形
如何可見答曰金丹只是強名豈有形乎所謂可見者
不可以眼見釋曰於不見中親見親見中不見道經云
觀之不見聽之不聞斯謂之道視之不見未嘗不見聽
之不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見可聞非耳目所及也心見
意聞而已譬如大風起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豈得謂之
無觀之不見搏之不得豈得謂之有金丹之休亦復如
是所以煉丹之初有無互用動靜相須乃至成功諸緣
頓息萬法皆空動靜俱忘有無俱遣始得玄珠成象大
一歸真也性命双全形神俱妙出有入無逍遙雲際果
證金仙也所以經典丹書種種異名接引學者從粗達
妙漸入佳境及至見性招空其事却不在紙上聲聲過
河之舟濟度斯民既登彼岸舟船無用矣前賢云得免
忘蹄得魚忘筌此之謂也且於今語此授汝却不可執
在言上但只細嚼熟玩其味窮究本源苟或一言之下

心地開通且入無為之境是不難也更有向上機關夫
易經述道於言外求之

金丹或問

予觀丹經子書後人箋注取用不一或著形体或泥文
墨或以清淨為苦空或以汞鉛為有象所見不同後人
豈得不惑殊不知至道則一豈有二哉又近來丹書所
集多是傍門如解七返九還實子數坤申之類不亦謬
乎予今將丹書中精要集成或問三十六則以破後人
之惑達者味之

或問何謂九還曰九乃金之成數還者還元之義則是
以性攝情而已情為金情來歸性故曰九還丹書云金

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之謂也若以子數至申為九
還者非也

或問何謂七返曰七乃火之成數返者返本之義則是
煉神還虛而已神屬火煉神返虛故曰七返或以寅至

申為七返非也悟真篇云子將黃子數坤申只要五行
繩準正謂此也

或問何謂三關曰三元之機關也煉精化氣為初關煉
氣化神為中關煉神還虛為上關或指尾閭夾脊玉枕

為三關者只是工法非至要也登真之要在乎三關豈
有定位存乎口訣
或問何謂玄關曰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初無定位今人

多指臍輪或指頂門或指印堂或指兩腎中間或指腎前臍後已上皆是傍門卅書云玄關一竅不在四維上下不在內外偏傍亦不在當中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或問何謂三宮曰三元所居之宮也神居乾宮氣居中宮精居坤宮今人指三田者非也

或問何謂三要曰歸根之竅復命之關虛無之谷是謂三嬰或指口鼻為三要者非也

或問何謂玄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或指口鼻者非也紫陽真人云念頭起處為玄牝斯言是也予謂念頭起處乃生死之根豈非玄牝乎雖然亦是工法最上一乘在乎口訣

或問何謂真種子曰天地未判之先一點靈明是也或謂人從一氣而生以氣為真種子或謂因念而有此身以念為真種子或謂稟二五之精而有此身以精為真種子此三說似是而非釋云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真此之謂也

或問何謂鼎爐曰身心為鼎爐卅書云先把乾坤為鼎器次搏鳥兔藥來烹乾心也坤身也今人外面安爐立鼎者謬矣

或問何謂藥物曰真鉛真汞為藥物只是本來二物是也

或問何謂內藥何謂外藥曰煉精煉氣煉神三則一

其用有二交感之精呼吸之氣思慮之神皆外藥也先天至精虛無空氣不壞元神此內藥也卅書云內外兩般作用正謂此也

或問敲竹喚龜吞玉芝如何說曰敲竹者息氣也喚龜者攝精也煉精化氣以氣攝精三氣混融結成玉芝採而吞之保命也

或問鼓琴招鳳飲刀圭如何說曰鼓琴者虛心也招鳳者養神也虛心養神神明神化二士成圭採而飲之性圓明也

或問如何是五氣朝元曰身不動精固水朝元心不動氣固火朝元性寂則真藏木朝元情忘則真伏金朝元曰大安和則意定土朝元此之謂五氣朝元也

或問何謂黃婆曰黃者中之色婆者母之稱萬物生於土土乃萬物之母故曰黃婆人之胎意是也或謂脾神為黃婆者非也

或問何謂金公曰以理言之乾中之陽入坤成坎為為水金乃水之父故曰金公以法象言之金邊着个公字

或問坎為太陰如何喻嬰兒曰坎本坤之體故曰太陰因受乾陽而成坎為少陽故喻之為嬰兒謂負陰抱陽也

或問離為太陽如何喻為姤女曰離本乾之體故曰

太陽因受坤陰而成離為少陰故喻之為姤女請確重懷雌也

或問何謂真金曰金乃元神也歷劫不壞愈煉愈明故曰真金

或問如何是子母曰水中金也金為水之母金藏水中故母隱子胎也則是神乃身之母神藏於身喻為母隱子胎

或問何謂賓主曰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為客今借此身養此性故讓身為主丹書云饒他為主我為賓此之謂也

或問何謂先天一氣曰天地未判之先一炁而已身中

一點真陽是也以其先乎覆載故名先天

或問何謂水火曰天以日月為水火易以坎離為水火以定慧為水火聖人以明潤為水火鑒道以心腎為水火丹道以精氣為水火我今分明指出自己一身之中上而炎者皆為火下而潤者皆為水種三異名無非譬喻使學者自得之也

或問如何是火中有水曰從來神水出高原以理言之水不能自潤須仗火然而成潤以法象言之火旺在午水受氣在午以此求之火中有水明矣若以一身言之則是氣中之液也

或問如何水中有火曰以理言之日從海出以法相言

水在子火在午以二象言之則是精中之氣也

或問如何是既濟曰水升火降曰既濟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此既濟之方也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

或問如何是未濟曰不能懲忿則火上炎不能窒慾則水下濕無明火熾苦海波翻水火不交謂之未濟

或問如何是金不併曰情來歸性謂之交併情偏金性屬木

或問如何是間隔曰情逐物性隨念情性相違謂之間隔

或問如何是清濁曰心不動水歸源故清心動水隨流故濁

或問何謂二八曰一斤之數也半斤鈐八兩永非真有斤兩只要二物平勻故曰二八丹書云前弦之後後弦前藥物平火力全此喻陰陽平也亦如二八月晝夜停也

或問如何是沐浴曰洗心滌慮謂之沐浴

或問如何是丹成曰身心合一神氣混融情性成片謂之丹成喻為聖胎仙師云本來直性是金丹四假為爐煉作團是也

或問何謂養火曰絕念為養

或問如何是胎胎曰身外有身為胎胎

或問如何是了當曰與太虛同體謂之了當物外造化未易輕述在人自得之也

全真活法

授諸門人

全真道人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點污便不真也

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則無欲故精全也

全氣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靜清靜則無念故氣全也

全神可以返虛欲全其神先要意識誠則身心合而返虛也是故精氣神為三元藥物身心意為三元至要

學神仙法不必多為但煉精氣神三寶為丹頭二寶會於中宮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為難行難行難知者為邪妄惑惑

煉精之要在乎身不動則虎嘯風生玄龜潛伏而元精凝矣

煉氣之要在乎心不動則龍吟雲起朱雀飲翼而元

氣息矣

坐神之要在乎意不動則二物交三元混一而聖胎成矣乾坤鼎器坎離藥物八卦三元五行四象並不出身心意三字全真至極處無出身心兩字離了身心便是外道雖然亦不可着在身心上才着在身心上又被身心所累須要即此用離此用予所謂身心者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見之身心也且道如可是不可見之身心雲從山上月向波心

身著歷劫以來清靜身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靈妙本有中之真無也無中有象坎三有中無象離

祖師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予謂身心兩字是全真至極處復何疑哉

煉丹之要只是性命兩字離了性命便是旁門各執一邊謂之偏枯

祖師云神是性氣是命即此義也

鍾氣在保身鍊神在保心身不動則虎嘯心不動則龍吟虎嘯則鉉投汞龍吟則汞投鉉鉉汞者即坎離之異名也坎中之陽即身中之至精也離中之陰即心中之元氣也鍊精化氣所以先保其身鍊氣化神所以先保其心身定則形固形固則了命心定則神金

神全則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始謂之丹成也精
化氣氣化神未為奇特夫何故猶有煉神之妙未為
輕言

予前所言金丹之大槩若向這裏具隻眼方信大事不
在紙上其或未然煩知下手處既知下手處便從下
手處從將去自煉精始精住則然後煉氣氣定則然
後煉神神凝則然後返虛虛之又虛道德乃俱

鍊精不知時所謂時者非時候之時也若着在時上便
不是若謂無時如時下手畢竟作麼生嘆古人言時
至神知神知祖師云癸生須急採斯言尽矣

鍊氣在調燮所謂調燮者調和真息燮理真元也老子

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其謂
燮之要乎

今人指口鼻為玄牝之門非也玄牝者天地闔闢之機
也易係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
變一闔一闢即一動一靜老子所謂用之不動之義
也

丹書云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
虎嘯風生予謂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即闔戶之
謂坤闔戶之謂乾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
即一闔一闢之謂變亦用之不動之義也指口鼻為
之玄牝不亦謬乎此所謂呼吸者真息往來無窮也

口訣

外陰陽往來則外藥也內坎離輻輳乃內藥也外有作
用內則自然精氣神之用有二其體則一以外藥言之
交合之精先要不漏呼吸之氣更要細細至於無息思
慮之神貴在安靜以內藥言之煉精煉元精抽坎中之
元陽也元精固則交合之精自不泄煉氣煉元氣補
中之元陰也元氣住則呼吸之氣自不出入煉神煉元
神也坎離合體成乾也元神凝則思慮之神泰定其上
更有煉虛一着非易輕言貴在嘿會心通可也勉旃勉
旃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上

石集

都梁清庵先生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李煥庵寶蟾子蔡志順編

論

性命論

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精與神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見解智識出於心也思慮念想心役性也舉動應酬出於身也語默視聽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則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則有往有來是知身心兩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其名雖二其理一也嗟乎今之學徒緇流道子以性命分二各執一邊互相是非殊不知孤陰寡陽皆不能成全大事脩命者不明其性寧逃劫運見性者不知其命未後何歸仙師云煉金丹不達性此是脩行第一病只脩真性不脩丹萬劫英靈難入聖誠哉言與高上之士性命了達先持戒定慧而虛其心後煉精氣神而保其身保其身則命基永固心虛澄則性本圓明性圓明則無米無去命永固則無死無生至於混成圓頓直入無為三寶俱全形神俱妙也雖然却不可謂性命本二亦不可分為一件說本一而用則二也苟或執着之者各立一

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

卦象論

海瓊真人云上品丹法無卦爻諸丹書皆用卦爻者何也此聖人設教而顯道也古云大道無言無言不顯其道即此義也所謂卦者掛也如掛物於空懸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使人易見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例此者也卦有三爻象三才即我之三元也書卦六爻象六虛即我之六合也丹書用卦爻者蓋欲學者法象安於依爻道火易為取則也海瓊真人謂無卦爻者譬後人不可泥於爻象即此用而離此用也譬如此身未生之前如不動即太極未分之時因有此身立性立命即太極生兩儀也有形解便有性情即兩儀生四象也至於精神氣血意氣身心悉皆足具即四象生八卦也先賢云崇釋則離宮脩定歸道乃水府求玄謂脩煉性命之要也離宮脩定者持戒定慧便諸塵不染萬有一空即去離中之陰也水府求玄者煉精氣神使三花聚鼎五氣朝元而存坎中之陽也特達之士二理總持負陰抱陽虛心實腹即取坎中之陽而補離中之陰再成乾體也紫陽真人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飛躍及由心正謂此也如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便順相因往來推盡定四

時歲四德運化無有窮也行火進退抽添加減則而
時於一簇一簇一月於一息天自元會運世細至一息
之微皆有一周之運達此理者進火退符之要得矣雖
然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却不可執在卦爻上
常知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
也紫陽真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謾役情又
云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皆謂此也子謂
生而知之者不求自得而中又豈在誘喻故上品
丹法不用卦爻也中下之士不能直下了達須從漸入
故諸丹書皆以卦爻為法則也達者味之而自得之矣

說

死生說

太上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又曰夫輕
無以生為者是須於貴生是謂求生了不可得安得有
死即有生即有死無死便無生故知性命之大事死生
為重焉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則自然知死也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易繫
所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其斯之謂歟予謂本道
底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九竟只今只今說
酒末後說酒只今自由末後自由亘古亘今歷代聖師

曉胎神化應變無窮者長由從前淘汰得淨潔末後所
以輕舉若復有人於平常一一境界觀得破打得徹不
為物眩不被緣牽則末後一一境界他人得一一情
緣牽他不住我見今時打坐底人纔合眼一切妄幻魔
境都在目前既入魔境與那陰魔打成一片不自知覺
間有覺者亦不能排遣却如箇有氣底死人六根具足
不能施為被他撓亂擺撥不下只今既不得自由生死
岸頭怎生得自由去也若是箇決烈漢合眼時與閑眼
時則二同於一妄幻境界都無染着去來無碍得大
自在只今既脫酒末後又患其不脫酒耶清庵道人
惜兩斤皮為損庵輩饒舌只如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
大事只今是因末後是果只今一切念慮都屬陰趣一
切幻緣都屬魔境若於平常間打併得潔淨末後不被
他惑亂念慮當以理遣幻緣當以志斷念慮絕則陰消
幻緣空則魔滅陽所以生也積習火久陰盡陽純是謂
仙也或念增緣起縱意隨順則陰長魔盛陽所以消也
積習火久陽盡陰純死矣大修行人分陰未盡則不仙
一切常火分陽未盡則不死便是見者玄門高上諸法
眷等立決定志存不疑心直下打併發弄酒洒空湯湯
勿令秋毫許塵染着便是清靜法身也汝若不着一切
相則一切相亦不着汝汝若不執一切法則一切法亦
不執汝汝若不見一切物則一切物亦不見汝汝若不

知一切事則一切事亦不知汝汝若不聞一切聲則一切聲亦不聞汝汝若不緣一切覺則一切覺亦不緣汝至於五蘊六識亦復如是六塵不入六根清靜五蘊皆空五眼圓明到這裏六根五用通身是眼群陰消盡遍體純陽性命雙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更有甚死生可超更有甚只今未後也無因也無果和無也無倒大輕快倒大自在喫無生法忍之妙至是盡矣至元壬辰上元日清庵堂蟾子書于中和庵贈蔡損庵輩

動靜說

太上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此言靜極而動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此言動極而復靜也又云復命曰常此言靜一動動一靜道之常也苟以動為動靜為靜物之常也先賢云靜而動動而靜神也動無靜靜無動物也其斯之謂歟是知保身心之要無出乎動靜也學道底又收拾身心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則能觀復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為卦自坤而復自靜而動也五陰至靜一陽動於下是謂復也非靜極而動乎觀復則知化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復歸其根也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非動而復靜乎易繫云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一闔一闢一靜一動也往來不窮動靜不已也互動互靜機絨不已運化生成是謂之變

推而行之應亦無窮是謂之通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言虛靈不昧則動靜之機不可揜也又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乾陽坤陰一闔一闢而成變化也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即往來不窮之謂通也天地闔闢猶人之呼及也呼則接天根是謂闔也吸則接地根是謂闢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是謂變也風雲際會龍虎相交動靜相因顯微無間是謂通也予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鼻息綿綿往來不息之謂也苟泥於口鼻而為玄牝又焉能盡天地鼓舞之機哉知天地變動神之所為者是客上士達是理者則知乾道健而不見即我之心動而無為工夫不息也地道厚德載物即我之身靜而應物用之無盡也心法天故清身法地故靜常清常靜則天地闔闢之機我之所維也經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正謂此也經問庵輩叩予保身心之要予以動靜告之蓋欲速其收拾身心效天法地之功用也夫保身在調燮保心在除擾調燮會乎動除擾貴乎靜一動象天一靜象地身心俱靜天地合也至靜之極則自然真機妙應非常之動也只這動之機便是天心也天心既見玄關透也玄關既透藥物自非爐鼎皆此矣火候亦在此矣三元八卦四象五行種種運用悉具其中工夫至此身心混合動靜根機天地闔闢之機盡在此也至於心

歸虛寂身入無為動靜俱忘精凝氣化也到這裏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虛與太虛混而為一是謂返本還元也嘆長生久視之道至是足矣至元壬辰上元後四口清庵瑩蟾子書于中和精舍贈經閣庵

歌

原道歌贈野雲

玄流若也透玄關躡境登真果不難只是星兒孔竅子迷人如隔萬重山世間縱有金丹客太半泥文并着物雖然苦志教門中却似知猶守空虛或將金石為丹母或云口鼻為玄牝或云心腎為坎離或云情血為奇耦

勞形苦體費精神妙本支離道不伸直待靈源都喪尽尚猶執着不回身人人自有長生要道法法人人不肯浮華亂目耽迴光薄雲空情誰返照我觀潁川野雲有奇哉道釋俱貫通玉鎖金枷齊解脫急流勇退慕玄風我今得見知音友故把天機都泄漏坎水中間一點金急須取向離中轉一句道心話與賢從今不必亂鑽研九夏但覩龍取水明明天意露真詮會得此機知採藥地雷震處鼓震驚霎時雲雨大霧電萬氣咸臻其快樂水中取得玉蟾蜍送入懸胎鼎內儲進火退符功力到無中生有結玄珠獲得玄珠未是妙調神溫養猶深奧鉛要走而永要飛水怕寒兮火怕燥火周須要氣將盈

為全形神之大方也虛為實體實為虛用虛實相通大來無礙玉又取其潔白之義虛室生白神宇泰定自然天光發露普照無私也工夫至此仙佛聖人之能事畢矣辭已既故作是篇以記之

歌曰

為仙為佛與為儒三教單傳一箇虛亘古亘今超越者悉由虛裏做工夫學仙虛靜為丹肯學佛潛虛禪已矣扣予學聖事如何虛中無我明天理道體虛空妙莫窮乾坤虛運氣圓融陰陽造化虛指盡人若潛虛盡變通還丹妙在虛无谷下手致虛守靜篤虛極又虛元氣凝靜之又靜陽來復虛心實腹道之基不昧虛靈採藥時虛已應機真日用太虛同體丈夫兒採鉛虛靜無為作進火以虛為案篇抽添加減總由虛粉碎虛空成大覺究竟道中而用之解紛判銳要兼持和光混俗忘人我象帝之先只自知無畫以前焉有卦乾乾非上坤非下中間一點至虛靈八面玲瓏無縫罅四邊固密剔渾淪箇是中虛玄牝門若向不虛虛內用自然闔闢應乾坤玄牝門開功則極神從此出從此入出入復還虛虛空一聲春雷震靈靈震時天地開虛中迸出一輪來圓陀陀地光明大無欠無餘照竹齋竹齋王人太奇特心地虛靈應時物虛裏安禪虛裏行發言闔露虛消息虛至無心絕百非潛虛天地悉皆歸虛心直節青青竹箇是煉虛第一機

破惑歌

吁噓世上金丹客萬別千差殊不一執象泥文胡揣量
摘葉尋枝徒費力採日精吸月華更无服氣及吞霞休
粮碎穀心寒凍飲酒不醉徒誇誇煉稠唾津液指捍
犀間直邪術提精吸炁用胞衣翻滄倒海食便溺守寂
淡落頑空兀兀騰騰做奔功更有按摩并數息總與金
丹理不同八段錦六字無辟穀休粮事何濟執着三
學採陰九淺一深為進退腰腰兜腎守生門屈伸導引
弄精鬼對爐食乳強兵法箇樣家風不足論更有龜
并閉息能伸鳥引虛勞復摩腰居土腹中溫行炁先生
面上赤擊天鼓抱氣端叩齒集神視頂門虛響認為雄
虎嘯吐鳴道是北龍吟燒丹田調養海晝夜不服若持
睡單衣赤脚受煎熬煎生欠少飢寒債常持不語謾徒
然默朝主帝怎升遷呵手提囊負九伯摩娑小便更往
頭弄金槍提金井美貌婦人為藥鼎採他精血喚真鉛
長失元和猶不省有等葛藤日鼓禪關唇舌逞能言
指空話空乾打關堅拳堅指不知原提話頭并觀法捷
譚機鋒喧雲雲拈槌堅拂提門徒瞬目揚眉為打發參
公案為單提真个高僧必不然理路多通為智慧明心
見性待驢年道儒僧休執着返照迴光自付度忽然摸
着鼻孔尖始信從前都是錯學仙輩絕談論受无之初
窮本根有相有求俱莫立無形無象更休親心非火腎

煉虛歌并引投鐵塘玉作齋

靜定三元大寶成并破頂門神蛻也與君同步謁三清
道本至虛虛無生氣一氣判而兩儀立焉清而上者曰
天濁而下者曰地天圓而動北辰不移主動者也地方
而靜東注不竭主靜者也北辰天地之心東注天地之
氣以虛養心所以靜以虛養氣氣所以運人心安靜
如北辰之不移神至虛靈作是見者天道在已氣當運
動如東注之不竭形固常存作是見者地道在已天地
之道在已則形神俱妙陰陽不可得而推遷超出造化
之外也是知虛者太道之體天地之始動靜自此出陰
陽由此運萬物自此生是故虛者天下之大本也古抗
王高士以竹名齋蓋有取於此也處事以直處世以順
處心以柔處身以靜竹之節操也動則忘情靜則忘念
應機忘我應變忘物竹之中虛也立決定忘存不疑心
內外圓通始終不易竹之歲寒也廣然至士遍訪明師
接待雲水混同二教竹之叢林也兼之見素抱朴少私
寡欲調息運誠觀化知復非天下之致虛其孰能與於
此以竹名齋宜矣辛卯歲有全真羽流之金陵中和精
舍曾談盛德予深重之自後三領雲翰觀其言辭有致
為靜之志於是乎橫空飛劍而訪先生是時乃己亥
重陽日也觀其行察其言足見其深造玄理者也於是
予以珥蟾扁子名珥之為字二玉相並俾之二虛貫通

水凡精不可云天癸黃婆元不在乎脾玄牝亦休言
鼻卯非兔酉非雞子非坎兮午非離一陽不在初三
四持盈何執月圓持肝非龍肺非虎精華焉得補丹母
五行元只一陰陽四象不離二玄牝採藥川源未易知
永產東方鉛產西離位日竟為姤女坎宮月是嬰兒
為無為學不學緣音聞都倚閣我今一句全露機身
心是火也是藥身心定玄竅通精炁神虛自混融三百
日胎神脫蛻翻身投碎太虛空

玄理歌二首 授田字庵

至道雖然無處所也遇師匠傳規矩也蒙取象配朝昏
復姤假名稱子午進火無中鍊大丹安知定裏求真土
身心意定共三家鉛汞銀砂同一祖加減依時有後先
守城在我分賓王南山赤子跨青龍北海金公騎白虎
兩般藥物皆混融一對龜蛇自吞吐直超實際歸大乘
頓悟圓通非小補寶金真機本自然可憐小法胡撐柱
口靈舌辨自誇能氣大心高誰敢觀未曾潛心入空冥
何勞正志憐園堵初機自是不求師老倒無成甘受苦
積功累行滿三千返照回光第二起火東方虎肅風
條塵西極龍行兩龍雷掣電投天罡輔正除邪任玄武
姤女終離紫極宮金公已到朱陵府爐中大藥一丸成
至內胎仙三疊舞四象五行都合和九還七返功同晉
巖嶂形兆出庵來燦、光明充太宇

太事天章是節夫節謂之重積德性天大察長根底
多遍增廣識聰明智慧不如愚雄辯高談爭似嘿
絕慮忘機無是非隱隱含華遠聲色寡欲清味善根臻
皆華前緣德本植一念融通萬慮澄三心剔透諸緣息
諦觀三教聖人書息之一字最簡直若於息上做工夫
為佛為仙不勞力息緣達本禪之機息心明理儒之極
息氣凝神道之玄三息相須無不克說與知堂田較諸
究竟自心為執則

性理歌授學士

兩儀肇判分三極乾以直事坤順有天地中間玄牝門
其動愈出靜愈入道誠正傳指歸趣仲尼授參參授後
風從虎兮雲從龍火從燄兮水流濕致知格物有等倫
入聖超凡無階級君子居易以俟命內省不疚何憂悒
致用推明生殺機存身究竟龍蛇變回光照破費中身
直下掀翻儘看復磨光刮絕根塵釋累清心無染習
隨心入妙感而通萬理長江一口吸何須乾鼎煉金精
不假坤爐烹玉汁透徹義皇未盡則世界以來藏黍粒
火候歌授南月谷
欲造玄玄須謹獨謹獨工夫機在目絕新色塵無礙軍
清虛方寸瑩如玉修致冲虛守靜篤靜中一動陽來復
初九潛龍須懶伏進至見龍休太速才見乾乾內光燭
或躍在淵時沐浴九五飛龍成化育陽陰生須退縮

防微杜漸坤初六退至直方金併木六三不可榮以祿
括囊以後神丹熟若逢野戰志鈴束陰剝陽純火候足
一粒寶珠吞入腹作箇全真仙眷屬一夫一婦常和睦
三偶三奇時起逐素女青即一處宿黑求赤鉛自攢族
虛空造就無爲屋這个主人誠不俗山岳藏雲天地肅
燦燦蟾光照虛谷

龍虎歌并引 接錢塘趙東齋

龍虎者陰陽之異名也陰陽運化神妙莫測故象之以
龍虎易繫云一陰二陽之謂道陰陽莫測之謂神丹書
云偏陰偏陽之謂疾陰陽者太極之動靜也一分爲二
清升濁降大而天地小而物類皆稟陰陽二氣而有形
名故覆載之間纖洪巨細未有外乎陰陽者也丹經子
書種種異名不出陰陽二字歷代仙師假名立象喻之
爲龍虎使學徒易取則而成功也龍虎之象千變萬化
神妙難窮故喻之爲藥物立之爲鼎爐運之爲火候比
之爲坎離假之爲金木字之爲男女配之爲夫婦以上
異名皆龍虎之妙用也以其靈感故曰藥物以其成物
故曰鼎爐以其變化故曰火候以其交濟故曰坎離以
其剛直故曰金木以其升沉故曰男女以其妙合故曰
夫婦若非龍虎何以盡之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覩此發明乾元九五之德也是知龍虎之妙
非神德聖功何以當之哉反求諸已情性也化而裁之

身心也氣血也精氣也推而行之玄牝之門也闔關之
機也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大地
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云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丹書云呼則接天
根吸則接地根即乾坤闔關之機也呼則龍吟雲起吸
則虎嘯風生即一闔一闢謂之變心風雲感合化生金
液即往來不窮謂之通也金液還返結成大丹故假各
曰龍虎大丹也採而餌之長生久神此所謂呼吸者非
口鼻也真機妙應一出入之門戶也若向這裏透得
龍虎丹成神仙可異修真至士誠能於龍虎上打得徹
透得過真常之道雖曰至玄至微又奚患其不成哉至
於種善根植德本養聖胎未有不明龍虎而成者也紫
陽云收拾身心謂之降伏龍虎心不動則龍吟身不動
則虎嘯龍吟則氣固虎嘯則精凝元精凝則足以保形
元氣固則足以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神仙之能事
畢矣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趙東齋者古杭人
也幼爲內侍職任中官因乾旋坤轉而勘破浮生故弃
利捐名而參求道要雖紅塵而混迹實玄境以棲心真
脫略世事者也意欲混合凝神故留心於龍虎一日携
是圖示予求其贅語予辭不可於是乎着筆而寒責爲
告之曰古人因道而設象予今因象而立言東齋者貴
在明加眼力親教端的莫教錯認定盤星苟能因言會

意圖得百便知道真龍其虎不在紙上而在目已也
至於象形忘道德備矣上真龍真虎不難尋只要抽
陽去補陰四德運乾誠不息潛飛見躍盡由心雖然也
是平地起波濤青太靈靈勉旃旃歌曰

真龍真虎元無象誰為起模傳此樣若於無象裏承當
又落斷常終莽蕩青青白白太分明也是無風自起浪
時人要識真龍虎不屬有無并子午休將二物混論
但把五行顛倒數根芽本是大玄宮造化却在朱陵府
雖然運用有主張畢竟虛靈無處所一條大道要心通
此子神機非目觀忽然迸開頂額門勘破木金同一母
高上絕頂天罡摧取二銀河斗柄起雲霧仗丁公

聖電聖雷役玄武瞬息之間天地交割那之頃坎離補
虎從水底起精風龍在火中降甘雨雲行雨施天下平
運乾龍德功周普人言六龍以御大孰知一龍是真生
人言五虎透玄關孰知一虎生真主會得龍虎常合和
便知龜蛇互吞吐聖人設象指蹄象外明言便造玄
言外更須窮祖意元來太極本無○得意忘象本奇特
和意都忘為極則稽首求齋趙隱居徹底掀翻象學畢

無一歌 贈孫似山

道本虛無生太極太極變而先有一分為二二生三
四象五行從北出無一斯為大地根玄教一為衆妙門
易自一中分造化人心一上運經綸天得一清地得寧

合得以為神得靈物得以成人得生侯王得之天下平
禪向一中傳正法儒從一字分開闢老君以一闡真常
魯參一唯妙難量道有三乘禪五派畢竟千燈共一光
抱元守一通玄發惟精惟一明聖教太玄真一復命閑
是知一乃真常道休言得一萬事畢得一持一保勿失
一徹萬融天理明萬法歸一未奇特始者一無生萬有
無有相資可長久誠能萬有歸一無方會而南觀北斗
至此得一復忘一可與化元同出沒設若執一不能忘
大似癡貓守窠窠三五混一一返虛返虛之後虛亦無
無無既無湛然寂西天獅子沒髭鬚今人以無喚作無
空湯頭空涉畏途今人以一喚作一偏枯苦執費工夫

不無之無還會得便於守一知無一一無兩字盡掀翻
無一先生太事畢

抱一歌 贈孫連卿治中

無極極而為太極太極布妙始於一一分為二生陰陽
萬類三才從此出本來真一至虛靈亘古亘今無變易
祇因成智神發知善惡機緣有差惑隨情逐幻長剎捺
香味色聲都眩惑誠能一上究根原返本還元不費力
一夫一婦定中交三女三男無重得二元八卦會於壬
四象五行歸至氣忽然迸破頂額門燦燦金光滿神室
虛無之谷自透通玄牝之門自闔闢一陽來復妙奚窮
四德運乾恒不自注氣凝神於窈冥中有入無於恍惚

中問王幸是甚麼便是達卿元有的

慧劍歌

自從至人傳劍訣正令全提誠決烈有人問我覓蹤由
向道不是尋常鉄此塊鉄出坤方得入吾手便軒昂赫
赫火中加火煉工夫百煉煉成鋼學道人知此訣陽神
威猛陰魔滅神功妙用實難量我今剖露為君說為君
說泄天機下手一陽來復時先令六甲搗爐韞玄丁然
後動鉗鎚火功周得成劍初出輝輝如掣電橫揮灑灑
清風生卓豎鑒鑒明月現明月現瑞光輝燦地照天神
鬼悲激濁揚清蕩妖穢誅龍斬虎滅蛟螭六賊亡三尸
絕緣斷慮捐情網裂神鋒指處山嶽崩三界魔王皆斃
命卷之五
拆此寶劍本無形為有神功強立名學道修真憑此劍
若無此劍道難成開洪濤割天地消碍化塵無不備有
人問我借來看拈出向君會不會

挽邪歸正歌 小學徒

道自虛無生一氣誰為安名分五太一氣判而生兩儀
清升濁淪成覆載陰陽經緯如擲按乾坤闔闢如掬鞠
兩儀妙合有三才七竅鑿開生萬類無極之負剎渾淪
日用平常無不在生生生化百千機不出只今這皮袋
誠能自己究根宗四象五行本圓備三反晝夜志不分
絕利一源功百倍打透精關與氣關通大籙并地籙
頭頭合轍有規繩窺竅光明無室礙若向這裏具張

便將兩采做一賽撞頭撞倒須彌峯舉步踏韻玄妙寨
單提一理闡真宗會合萬殊歸正派煉陽神了出陽神
自色界超無色界我見今時修行人多是造妖并捏怪
氣高強大傲同儕逞俊誇能云自會機鋒捷辯假聰明
駕馭談空乾智慧初機學者受欺惑博學玄流不見愛
只管目前逞強梁不顧末後受殃害人前饒舌口喃
却如擔水河頭賣生煙發火念頭差逐境隨時心地隘
溺：漚：漚：弄精竟熱：乱：苦打睚般精運氣枉辛勤
數息接摩徒意快昏泥掉舉難王張不昏即散如之奈
神衰氣散怎醫治髓竭形羸空後悔若求正道出迷津
免使填還冤業債收拾從前狂乱心掀翻往日豪強態
事父之心推事師得旨先須待禁戒恕已之心推恕人
不責於人因善貸不自明而全其明不自大而成其大
無事無欲及無知去甚去奢并去泰立基下手要嚴持
觸境遇緣更淘汰只憑鉢盂做丹頭莫認塗泥為寶具
更須上下文坎離勿謂東西為震兌交梨火棗非腎心
木液金精豈肝肺休泥綠覺及聲聞不属見知并學解
究竟無中養就兒禪天淨盡絕纖芥九還七返那機關
不在內兮不在外本來實相了無形亘古虛靈終不昧
抱元守一蘊諸空篤志力行休懈怠合和四象聚三元
攢簇五行會八卦烹煉甲有抽添陽火陰符知進退
虛元湛寂運機緘恍恍香冥旋造化兩般靈物入中宮

一道金光明四下西南黃氏老婆心鼓合南陵丁文嫁
青衣女子才歸房自首金公來入舍夫權婦合交陰陽
兩能雲情忘晝夜氣固精疑結聖胎產顆玄珠太希詫
四方別透太光明八面玲瓏無縫罅都來此子圓團鑲
黃金萬兩難酬價稽首全真參學人記取清庵說底話
誠能直下肯承當便是梁懷把底把話說成又作麼
無位真人乘鶴駕

清庵本先生中和集卷之上

后集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中

都梁清庵瑩瑩子李道純元素
門學子換庵寶瑩子蔡志願

詩

述工夫十七首

發象

九轉還丹下手功要知山下出泉蒙安爐妙用憑坤土
運火工夫籍巽風兌虎震龍才混合坎男離女便和同
自從四象歸中後造化機緘在我儂

採藥

鍊汞烹鉛本沒時學人當向定中推客塵欲染心無着
天癸才生神自知情寂金來歸性本精凝坎去補兩離
兩般靈物交并後陰盡陽純道可期

進火

既通天癸始生時自有真陽應候回三昧火從離位發
一聲雷自震宮來氣神和合生靈質心息相依結聖胎
透得裏頭消息子二關九竅一齊開

日用

真鉛直汞大丹頭採取當於閑象求有你有為終有累
無求無執便無憂常清常靜心珠現忘物忘機命寶周
動靜兩途無窒碍不離當處是瀛洲

圓形

其妙理不難行惟恐隨緣逐色聲萬幻不侵情自絕
一心無染念安生屏除人我全天理把握陰陽合泰亨
說與脩丹高士道色聲無漏性圓明

交合

造道元來本不難工夫只在定中間陰陽上下常升降
金水周流自返還紫府青龍交白虎玄宮地軸合天關
雲收雨散神胎就男子生兒不帶閑

透關

真常之道果何難只在如今日用間一合乾坤知闔闢
兩輪日月自循環歸根自有歸根放復命寧無復命閑

兩重消息子超凡越聖言如閑

出入

公神不死為玄牝个是乾坤闔闢機往往來來終不息
推推疊疊了無違白頭老子乘龍去碧眼胡兒跨虎歸
試問收功何所證周天匝地月光輝

警衆

口頭三昧謾誇誇闊論高談事轉差比似看形成實相
却如捏目起空花隨將物去終歸幻裂轉頭來使到家
莫怪清庵多具口打開心孔要無遮

挽邪

三千六百法傍門執著之人向裏昏每日只徒心有見

何時得悟命歸根聰明特達何須道智慧精通不足論
一切形名色色相到頭都是弄精龜

敵魔

坐中昏睡怎禁他鬼面神頭見也麼昏散相因由氣濁
念緣斷續為陰多潮來水面薄堤岸風定江心絕浪波
性寂情空心不動坐無昏散睡無魔

顯正

火符容易集非遙天癸生如大海潮兩種汞知採取
一齊物欲盡捐消掀翻萬有三元合鍊盡諸陰五氣朝
十月脫胎丹道畢嬰兒形兆謂神霄

調煉

三元大藥意心身著意心身便係塵調息要調息自息
煉神須煉不神神頓忘物我三花聚猛拚機緣五氣臻
八達四通無罣碍隨時隨處闡全真

明本

身自空來強立名有名心事便牽縈陰陽消長磨今古
日月升沉運死生會向時中存一定便知日午打三更
雖然處世憑師授出世工夫要自明

鑄劍

明師授我鑄神鋒全藉陰陽造化功煅煉乾剛坤作公
吹噓離火巽為風做成龍象心官巧掃蕩妖氛志帥雄
學道高人知此趣等閑辟辟太虛空

蟾窟

蟾窟清幽境最佳主人顛倒作生涯玉爐煅煉黃金液
金鼎烹煎白雪芽餘運周天旋斗柄推遷符火運雷車
自從打透都關鎖意銀河穩泛槎

清庵

玉庵非是等閑庵未許常人取次觀一婦一夫能做活
二男三女打成團裏頭世界元來大外面虛空未是寬
試問主人爲的事報言北斗面南看

詠真樂十二首

佛仙總是世人爲爭奪迷途自不知若匪貪名爭計較
定須逐利苦奔馳波瀾漚漚捲家業劫劫忙忙賸扁兒

假使財榮妻貌美無常到後豈相隨

爭似全真妙更奇箇中真樂自心知丹從不煉煉中煉
道向無爲爲爲爲息念息緣調祖氣忘聞忘見養嬰兒

自從立定丹基後五彩光華透幌帷

爐用坤方鼎用乾窮微盡理便通仙無非攝伏情歸性
便是真前汞合鉛絕盡機緣丹赫赤全存正定寶凝堅

即斯便是抽添法不必切切更問玄

大符容易藥非造造化全同大海潮藥物只於無裏採
大丹全在定中燒九三輻輳諸緣息二八相交五氣胡

陰盡陽純功就也真人出見謂神霄

鍊丹无托氣神調法上頻燒慧火燒三物混融三性合

一陽來復一陰消金爐端正千神會寶鼎功成萬象朝
藥就丹圓神脫蛻全身露出赤條條

先天至理妙難窮斂產西方永產東水火二途分上下
玄關一竅在當中有知不有真爲有空會無空會定空

無有有無端的意滔滔海底太陽紅
寂然不動契真常消盡群陰自復陽坤裏黃婆生赤子

離中姦女嫁欽郎山頭水降黃芽長地下雷轟白雪騰
萬里銀河無點翳金蟾獨露發神光

妖燒少女嫁金公全藉黃婆打合功一對夫妻才會合
兩情雲雨便和同閑時共飲朱陵府醉後同眠紫極宮

暮樂朝惟恩義重一年生箇小孩童
人人身內有夫妻爭奈愚癡太執迷不向裏頭求造化

却於外面立丹基妄將御女三峯拙偽作軒轅九鼎奇
箇樣畜生難懺悔問公不久將來追

身內夫妻說與公青衣女子白頭翁金情木性相交合
黑汞紅鉛自感通對月臨風神逸樂行雲布雨興無窮

造此至理誠能會凝結真胎友掌中
九還七返大丹頭學者須當定裏求此子神機誠會得

兩般靈物便相投三年造化須更備九轉工夫須刻周
便把鼎爐掀倒了丹光燭破四神州

不立文書教外傳人人分上本來圓玄風細細清三境
慧月娟娟印百川此率三閭皆假喻大龍一指豈真傳

威言那畔通消息不是濂溪太極圖

誄四緣警世

身心世事四虛名多少迷人被繫繫何患只因權利得
輪迴都為愛緣生安心絕迹從身動處世忘機任事更
觸境遇緣常委順命基未固性圓明

誄葫蘆

雲由種子產先天蒂固根深理自然逐日墮培坤位上
依時澆灌坎中泉花開白玉光而登子結黃金圓且堅
成就頂門開一竅箇中別是一坤乾

心鏡

採將乾鑊入坤爐六合虛空作一模法相就時圓樂
水銀磨磨塵如放光周遍三千界收斂歸藏一黍珠
舉起分明全體現更須打破合元樞

為手庵指玄牝

玄門牝戶不難知收拾身心向內推會得兩儀推蕩理
便知一氣往來時乾坤闔闔無休息離坎昇沉有合離
我為手庵明指出念頭後更立丹基

和翁學錄頌

意參同白玉蟾元來窮理便通仙未明太極生參伍
彷彿蓬萊路八千釋氏家風憑祖印義皇道統必心傳
性天獨露瑤臺月普印千潭一樣圓

贈鄧一蟾

禪宗理學與金具教立三門枝後入釋氏虛空須見性
儒流格物必存誠丹臺留得星星火靈府銷鎔種種塵
會得萬殊歸一默熙臺內外總登春

自得上首

打破鴻濛數都無佛與仙即非心外妙不是口頭禪
日優游過通宵自在眠委身潛絕境萬事付之天
一切有為法般般盡是塵窮通諸物理放下此心身隨
處安禪定越時樂至其每將周易體警按世間人
得造無為妙終朝不出門機緣全絕斷天理自然存日
用天行健平常地勢坤警提門弟子復命與歸根
打透都關鎖天然合大同龜毛元自綠鶴頂本來紅可

八十六

道非常道行功是外功些兒真造化恍惚定真中
自得身心定凝神回氣精身閑起有漏心寂證無生鳥
兔從來去乾坤任變更廓然無所礙獨露大光明
日用別無事維持一己誠靜中調氣息動則順人情晦
德同其俗令華不顯明真閑真樂處常靜與常清
靜極無名朴塵情了不侵永鑑鑄作粉丸礫亦成金觀
見義黃面參同釋老心頓空超實際無古亦無今

自題相

面黃肌瘦子看來有甚奇分明喬眼孔剛道絕聞知勤
瘦三千法參同十七師低頭叉手更泄盡那些兒

說中灯

寶鏡本無相傳燈發慧光真如元鑒淨法本煖煌金鼎燒具火華池浴太陽箇中端的意元不離中黃

同前

靜室開心鏡虛堂則慧灯外頭明皎皎裏面光騰騰黍米光中現銀蟾水底澄懸胎金鼎內二粒大丹疑

詠南

一種靈苗異其他迥不同法身元紫曰真性本玲瓏外象頭頭曲中間教數通流淹不得發露路兩池紅

同前

我本清虛種玲瓏真古今為厭名利冗且隱污泥深更有濟人意常懷克己心幾多滂灑者那个是知音

享庵

擇盡虛無地因緣在玉京築基須穩穩立鼎要平平直豎須弥柱橫安太極樞青天為蓋覆庵主樂無生

同前

大地刻教平庵基即日成來山從內去去水放西行門戶全通達靈樞透底明庵中誰是伴月白與風清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十

白集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下

都梁清庵紫蟾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抱庵寶蟾子蔡志順編

詞

沁園春

得遇真傳便知下手成功不難得矣走際抽鉛添汞火休太燥水莫令寒鼓動巽風搖開爐竈武煉文烹名等閑金爐內个兩般灵物煅煉成丸先須打破疑團方透歸根復命關使赤子乘龍宮取水金公跨虎運火燒山金公無言姓女欽袂一个時辰煉就丹渾吞了證

金剛不壞超出人間

身處玄門不遇真師徒个勞苦絕無為爭知闔闔多聞博學寧肱振塵固守自然終成斷滅着有者無都不真般般假那星兒妙處參訪高人一言說被元因直指出丹頭指氣神問一竅玄關本無定位兩般灵物只在心身動靜相因有無交入五氣朝元萬善臻幽奇處把一元簇在一个時辰

道曰五行釋曰五眼儒曰五常荆仁義禮智信為根本金木水土在中央白虎青龍玄龜朱雀皆自勾陳五主張天數五人精神龜龜意寓中黃乾坤二五全彰會一五歸元妙莫掌火二南方東三成五北亥真一西

四同鄉五土中宮合為三五三五混融陰返陽通玄士
把鉛銀砂汞煉你金剛

道本虛無虛無生一一二成三更三生萬物皆虛化
形相授物物交泰体体元虛頭頭本一未許常人取
次談虛無妙具形名相貌虛裏包含虛中密意深探
致虛極工夫問老聃那虛寂湛然無中究竟虛無兼達
勘破瞿曇象帝之先威音那畔清淨虛無孰有偕諸玄
眷以虛無會道稽首和南

义手者誰合掌者誰擎拳者誰只這些伎倆人猶錯會
無為妙理孰解操持我為諸公分明舉似老子瞿曇即
仲尼思今古有于賢萬聖釋是人為可憐後學無知

辨是是非非沒了期况天地與人一源分判道儒釋子
一理何疑見性明心窮微至命為佛為仙只在伊功成
後但殊途異派到底同歸

說與學人火無斤兩候無卦爻也沒機謀也沒作用既
無形象不必烹炮件件非真般般是假着意做工空謾
勞君知否但一切聲已都是誰看見聞知覺俱拋直
打併灵臺無一毫更休言爐竈休尋藥物虛灵不昧志
力堅牢神室虛閑灵源澄靜就裏自然天地交全真輩
苟不全真性劫運寧逃

贈靜庵口訣

歷劫元神亘初祖氣太始元精這二般至寶同根並蒂

欲求端的勿泥身形息定神清綠空氣固清靜無為精
自凝丹頭結運陰陽符火慢慢調停尤當固濟持盈
把鉛汞銀砂一處烹四象合和命基永固三元輻輳竟
性虛弱性命兩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無變更逍遙處
任遨遊八極自在縱橫

贈春谷清禪師

智斷堅剛奮必决烈便透玄關把殺人手段輕輕拈出
活人刀子慢慢教看一劍當空萬綠俱掃方信道瞿曇
即老聃玄風播看春生寒谷觀面慈顏從他雪覆千
山那突兀孤峰青似藍况擊竹拈花都成骨董揚眉瞬
月也是顚顚劫外風光目前薦取擘破面皮方罷叅知
何是那祖師的意合掌和南

贈括蒼張看微號幾庵

不識不知無聲無臭名曰希微只這个便是全真妙本
人能透得即刻知幾聞法開經說禪說道執象泥文都
屬非君還悟這平常日用總是玄機仍憑决烈行持
把四象五行收拾歸會兩儀妙合三元輻輳一靈不昧
万化皈依精氣凝神精緣返性进出蟾光遍界輝形神
妙向太虛之外獨露巍

曲徑旁蹊三千六百門又不同若泥在一身終須着物
離於形体又屬頑空無有兼行如何下手兩下俱損理
不通脩真士共不知玄竅徒尔勞工此元妙處難窮

親見子方能達本示况聽之不聞博之不得觀之似有
頁又無蹤个个見成人人不識我把天機泄與公玄關
竅與虛無造化總在當中

贈吳居士丹旨

向上工夫乾宮立卦坤位安爐這火候幽微元無作用
抽添進退下費校括陰往陽來雲行雨施主宰機絨總
在渠心安定那虛露不昧照破昏衢性宗悟了玄珠
這命本成全太極圖向圈圈外圓光迸出存存裏
獨見真如一氣歸根六門互用到此全憑德行扶濕塵
出且藏鋒到銳了事凡夫

贈安閑子周高士

真鼎真爐不無不有惟正惟中向靜裏施工定中幹運
寂然不動應感潛通老蚌含珠螟蛉呢子个樣真機妙
莫窮只這是若疑團打破頭悟真亮採鉛不離坤宮
運符火須當鼓巽風向北海波心生擒白虎南山火裏
捉住青龍三物相投三關一轉煉出神丹滿鼎紅藏身
慶且和光混俗是謂玄同

贈鄭松溪

若拙若愚若慵若懶若呆若癡只這底便是造玄日用
果行得去密應神機學解見知聲聞圓會增長根塵塞
肚皮都無用但死心蹋地毒與天齊金仙不在天西
那碧眼胡兒不必題問性宗一着從空自悟命基上事

落實為基虛實相通有無交入混合形神聖立辟禪天
淨看雲藏山岳月照松溪

贈損庵入靜

九轉工夫三元造化百日立基便打撲精神存決定志
掀翻妄幻絕斷狐疑剔起眉毛放開心地物物頭頭一
筆揮行功處便橫拖斗柄倒轉璣璣為中會取無為
个不有中間有最奇到恍惚之間窺真之際守之即妄
縱又成非不守不志不收不縱勘這存存底誰只恁
麼待六陽數足抱个蟾兒

贈王提點

慧海深澄德山高聳主人不凡况到銳解紛然聰弄智
掀翻物我不露機絨立志虛無潛心混沌象帝之先密
意參玄玄處老先生元姓一貫乎三魯和至士玄談
故默默昏昏契老聃矧天地虛閑禪天湛寂忘知忘識
無比無南收拾身心圓融造化覆載中間揔你龍神丹
就看圓陀陀地照耀松庵

勉中庵執中妙用

中是儒宗中為道本中是禪機這三教家風中為捷徑
五常百行中立根基動止得中執中不易更向中中認
細微其中趣向詞中割露慎勿狐疑个中造化還知
却不在當中及四維這日用平常由中運用興居服食
中裏施為透得此中便明中体中字元來物莫違全中

恍中間情合性虛無谷裏寄投親我今將向上祖師機
爲君剖說話底非干口把物底非干手那沒動重見
會翻筋斗解得个些奇特處自然勘破無中有問西來
的的意云何譬鼻扭

贈登庵

一粒金丹這出處孰知年劫若不識根源怎生調燮况
是自家元有底何須着相胡施設我分明舉似學仙人
天機泄軟如綿硬似鉄利如金圓似月又不方不圓
無虧無缺放則通開天地寂收來隱在虛無沉問不收
不放作麼生應難說

贈一庵

三五具機應用處頭頭總是况日用平常今魏魏地向
有無中忘二見便於閑象通三昧却如何成少不成多
因端泥水鄉鉉只一味个便是先天太會蟾烏合璧
身心合意西四歸來投北了東三便去交南一把五般
攢簇入爐中丹完備

贈孫居仁

這點虛靈自古來無虧無缺更燦燦圓圓澄澄徹徹照
破洪濛則底事分開蟾窟中間穴向庵中養个白蟻蟻
皎如雪那些兒無可說利如金團似月運化化生主
子無休歇山水象時天降降地雷復復玄霜結駕青鳥
直謁廣寒宮超生成

了把中來劈破方是男兒

贈圓庵蔣大師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中藏化機那此兒妙處都無做造
灵明不昧慧月光輝曰烝曰神惟精惟一玉瑩無瑕天
地歸通玄處把坎中一畫移入南離赤龍纏定鳥龜
六月裏嚴霜果大奇那白頭老子來婚素女胎仙舞罷
共入黃幃布雨行雲陽和陰暢一載工夫養个兒常溫
養待玉宸頒詔足躡雲歸

勉諸門人

道在常人日用之間人自不知奈叢識紛紛紅塵衮衮
灵源不定心月無輝人我山高是非海闊一切掀翻便
造微諸賢春曉清庵設喻切勿狐疑先將清淨爲基
用靜定爲庵自住持以中爲門戶正爲床榻誠爲徑路
敬作藩籬卑順和人謙恭接物服食與居弗可違常行
此若工夫不間直入無爲

滿江紅

贈虛庵

日用工夫只一味存虛抱素會殊途同歸一致百慮紫
極宮中元氣息懸胎鼎內三花聚問安爐立鼎事如何
乾金鑄縛金烏搏玉兔捉將來封土釜這火候抽添
更須防護至寶圓成明出入法身形兆無來去便滿身
太清宮神常住

贊誰庵殷管轄

誰是庵兒阿誰在庵中撐拄看飢來喫飯誰知甘苦角
徵宮商誰解聽青黃皂白誰能觀向平常日用應酬人
誰區處是誰行是誰舉是誰嘿是誰語這些兒透得
便知賓主外面形軀誰做造裏頭門戶誰來去造無爲
畢竟住誰庵朱陵府

授覺庵

道本自然但有爲頭頭是錯若一味談空如何探索無
有双忘終不了兩邊兼用遭纏縛都不如嘿嘿守其中
神逸樂過去事有忘却未來事休詳度這見在工夫
更休泥着六欲不生三毒滅一陽來復群陰剥悟真空
抱本返元虛爲真見

贈丁縣尹三教一理

三教正傳這蹊徑元來舊直問老子機絨至虛靜極釋
氏性從空裏悟仲尼理自誠中入筭始初立教派分三
其源一道玄關常應物易幽微須嘿識那禪宗與旨
真空至寂刻刻無持無間斷生生受用無休息便歸根
復命体元虛藏至密

贈睡着李道判

好睡家風別有个睡眠三昧但睡裏心誠睡中澄意睡
法既能知止趣便於睡重調神氣這睡功消息睡安神
少人會身雖眠性不昧目雖垂內不閉向熟睡中問穩

帖帖地一枕清風涼徹骨夢於物外閑遊戲竟來時身
在廣寒宮抱蟾蜍

贊圓庵傅居士

這个兒自歷劫以來無象况端端正正亭亭當當細
入微塵無影迹大周天界難安放更通天徹地任縱橫
無遮障沒根宗沒形狀燦燦明明團團亮只這个便是
本來模樣放出直超無色界收來隱在光明藏待頂門
裂破現圓通金色相

贈止庵張宰公

惟正惟中只這是修仙秘談若稍有偏頗動生差別試
向動中持得定自然靜裏機通徹會三元五炁入黃庭

金花結運火功有時節海潮生天上月那一升一降
復圓復缺十月上大無間斷一靈妙有超生滅更問予
向上事如何無言說

贈密庵述三教

教有三門致極處元來只一這一字法門深不可測老
子谷神恒不死仲尼心易初無盡問瞿曇教外涅槃心
密客密學神仙須定息虛聖人忘智識論做佛機絨
只憑慧力道釋儒流都勘破圓明覺照工夫畢看頂門
迸破見真如光赫赫

贈淮庵宗道人

觀復工夫要默默存存固守靜極中一動便通玄性性

贈黑庵元龍

默即說兮這說處元來有默只默說便是金丹秘訣默識潛通為大要聲聞緣覺皆虛設向說中認得默之根無生滅會說底非干舌與默底無差別這默底字如說底親切若向不言中得趣便於不默俱通徹將默默說說盡掀翻天機出

贈敬庵葛道人

道本無言要學者皆通默識若萬慮俱捐虛靈湛寂動妄調停水中火定中究竟波羅密問玄閑一竅在何宮乎問竟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仙不是佛只這些端的鮮人知得迷者到頭空苦忘悟來不費些兒力看無中生有產靈胎陽神出

受記門人

吾道玄閑決不許外邊人入有孝者來參防他做賊猛把殺人刀子舉活人手段輕拈出更重提獨弄逞神通誰能敵若是个善知識便承當心不惑仗奮心剛膽逢佛殺佛逢步便能欺十聖口開便要吞三極把乾坤大地盡掀翻直奇特

令門人和

採藥歸來這鼎器乾金鑄瀉那些兒道理全憑主者先把根塵都掃盡從前熟處休沾惹問行工進火事如何憑般若五雷車青龍搖燒山符心匠寫更耐慮洗心

靈泉澆洒九轉功成丹道畢一靈真性還虛地那赤條條地法王身無可把

兩庭秀

贈焦提舉

寂冥山居喧市隱頭總定玄閑實明高士須向定中參我把活人手段殺人力懷懷教看君還悟只今為取超脫不為難一言明說破起初下手先煉三三自玄宮起火運入崑山把定則雲橫谷口放行也月落寒潭工因見太塘成象名姓列仙班

受記定庵

學佛學仙參神窮理不離玄化中間可伶迷謬往往相離一味尋枝摘葉徒坐破幾個蒲團堪傷處外邊尋覓笑殺老瞿雲一些兒真造化誠能親見暗冷心寒定庵高士好向定中參看破娘生面目把從前學解掀翻真空透觸發迸破真王自離庵

水調歌頭

贈和庵王察判

上金要端正定裏問黃公流戈就已湏待山下出泉家採藥隄防不及行火休教太過真在得其中執中常不易天理感而通那些兒玄妙處實難躬自從會得庵中無日不春風便把西方少女嫁與南陵赤子相見本和同十月聖胎脩脫蛻蟬虛空

贈秋蟾周先生

弘承了無罣礙鼎假妄名始因動靜迷人不覺迷聲聞
這个先天妙理日用着衣喫飯相對甚分明接物應機
動不動感而靈 不是心不是佛匪為金明加眼刀莫
教錯認定盤星片片迷雲浪散湛湛神天獨露个是本
來真風定浪頭息月滿水光清

贈雙蟾子

學佛學仙要玄妙在中誠直鉛真永無非只是性和情
但得情來歸性便見鉛來投永二物自交併日用了無
間大藥自然成 識抽添明進進要持盈坤爐乾鼎陰
符陽火慢調停一教玄關透了入片頂門裂破迸出寶
光明功行兩圓備談笑謁三清

贈劉居士

在俗心不俗塵裏不沾塵處身中正何妨鬧市與山林
踐履不偏不易日用無爭無執只此是全真方寸莫教
昧便是上乘人 採元精煉元氣復元神三元合一自
然鼎內大丹凝更把玄風鼓動天外迷雲消散慧月朗
然明叩我第一義江上數峯青

贈張家庵

雷在地中復山下出泉家明斯二理自然造化合玄同
密密至虛守靜便見無中妙有九竅一齊通直下承當
云个是上人公 莫看無妄着有莫迷空寂團打徹只

今笑出妙高峯撥置紛紛外境收拾靈上底个生化了
無窮畢竟作麼道日向嶺東紅

贈寶庵

道乃法之体法乃道之餘雙全道法橫拈倒用總由渠
只這元神元炁便是天兵將吏除此外都無說與洞蟾
子定裏做工夫 守為胎用為竅假為符既明此理何
須苦泥墨和朱若使精凝炁固便可驅雷役電妖怪悉
皆誅行滿功成日談笑謁仙都

示衆無分彼此

道釋儒三教名殊理不殊參禪窮理只要抱本返元初
解得一中造化便使三元轉轉窮法普消除屋舍既堅
固始可立丹爐 煉還丹全太極採玄珠的端消息採
將坎有補離無若也不貪不愛直下離聲離色神炁抱
歸虛了達一切相赤子出神廬

贈白蘭谷

三元秘秋水微密實難重末分清濁天地人物一包藏
一乃太玄真水二氣由茲運化三極理全彰上下降升
妙根本在中黃 兔懷胎牛喘月蚌含光人明此理倒
提斗柄存銀漢絕斷曹溪一派掀倒蓬萊三島無處不
儂鄉誰為白蘭谷安寢感義皇

言道

三元秘秋水永悟謾情量誠能察透洗心滌慮家歸藏

意與身心不動精與氣神交合天理自然彰三善備於
我剖笑煉玄黃 性圓融心豁達德輝光牛即織女
時會合到天潢勘破乘槎伎倆密契浴沂消息游泳有
無鄉日用別無事讀易對三皇

言性

三元秘秋水都不屬思量收來臺未放開大地不能截
過去未來見在只是星兒消息體物顯彰本自無形
象隨處見青黃 性源清心地靜發天光水人半夜倒
騎鉄馬過銀潢正是露寒煙冷那更風清月白乘興水
雲鄉識破夢中夢稽首禮虛皇

百字令

贈真蟾子葉大師

玄關欲透做工夫妙在一陽來復天癸絕生忙下手採
處切須虔篤絕慮忘機清心釋累認取虛無谷鉉銀砂
汞一時夜內攢簇 霎時天地相交甲庚無間龍虎齊
降伏取坎填離乾體就陽火陰符行足至寶凝堅具蟾
形兆宜把靈泉沃德圓功備太師名注仙錄

指中庵性命次序

玄關一竅理幽深至妙了無言說陰極陽生初動處便
是採鉉時節地下雷轟山頭水降滿地紅雲雲行功之
際馬倭休縱顯劣 霎時虎哨龍吟夫懽婦合鼎內丹
頭結身外有身猶未了圓頭始能通徹鬱上黃花青上

翠竹此理應難泄爲君舉似水中撈取明月

贈陳制幹

脩真慕道樂清虛任意陶仁元二富貴榮華都不恋甘
分清貧徹骨名利俱拋是非不辨且把身理沒真閑真
靜誰知如是消息 爲言向上機緘玄珠罔象火候無
時刻一竅玄關通得透頓悟非心非佛情念双忘有無
交入胎備元神出眼睛開放光明周遍無極

贈胡秀才

亘初一點莹如如無相無形無質不蕩不搖常正定真
是斷踪絕跡变化無方顯微無間妙理應難測爲伊言
破屏除綠慮塵識 放教方寸虛澄重頭寧貼方見真
端的三五混融心月皎照破本元來壓燥仁圓明如如
不動運化無休息靜中拈出蟾光燦破無極

指老蟾張大夫下手

金丹大要不難知妙在陽時下手日用平常須謹獨莫
縱虎龍奔走心要安閑身須正定意在常存守始終不
怠自然通透玄牡一其間此子有訛爲公直指地下聽
雷吼立鼎安爐非小可運用幹旋憑斗性本圓明命某
牢固勘破無中有老蟾成象直同大地齊壽

贈通庵

太初一點木靈明元自至純無雜執着比兒千里迷悟
得只消時霎方寸中虛纖塵不立何用詬庚甲承當

去目則方信無法箇中顯難傳無名可喚貴在心通
達信手拈來君為取無錢豈容針剗人我山頭是非海
裏更要知生殺養真無象忘形盛地開發

示衆破惑

成仙捷徑在玄關一竅四通八達說與學人先立志悟
後只消持寧可笑迷徒不求師指執着傍門法般精般
氣到頭都是堪搭爭知大道堂堂田平蓋直也要師
開發奮得善行無微跡玄批自然開闔一念無生谷神
不死九轉工周地脈脉歸去大羅天上行跡

西江月

贈潘道人

真主真鉛真汞元神元炁元精三元合一藥方成箇是
全真上品動靜虛靈不昧成全實相圓明形神俱妙
樂無生直謁虛皇絕境

贈善友

至道本無言說全憑立志剛堅心常不昧究根源一月
千潭普現會取報盡捕影便知火裏栽蓮任他海水
變桑田只這本來無妄

贈周守正

識破無人無我何清求佛求仙隨時隨處揔安祥一切
幻塵不染選甚山居野處何妨開市門前執中守正
固三田久久神珠出現

鍊丹砂

詠玄牝示衆

玄牝少人通說與諸公休言南北與西東不在四維并
上下不在當中闔闔妙無窮大地根宗生生化化運
神功動靜機絨應不息廣納包容

示衆

至道本無傳只要心堅始終立志莫教偏九載三年當
一定便是神仙真息自綿二靈地平平飢來喫飯
來眠夏月單衣冬蓋被玄外無玄

隱語

教外隱語

聖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由
是是謂有造則有造化皆由心人皆謂造化萬物
造化之工也予獨不然造化本無工萬物自造化也
以故一切萬物均有是心既有是心便有造化豈非
造化耶且如世間一切有形形本無無而生有是謂
有有生便有滅有滅則復歸於無是謂造化造化化
之常也一真之性本有有而無象故無造無化道之常
也人只知無造無化為不造化殊不知有大造化存焉
非明了者其孰能知之明了之士智慧圓通則能萬事
見空一心歸寂超然獨存故無造化也若不明了外着

於身心世事內住於受想行識所以隨世變遷隨形依
滅也目所見者謂之色領納在心謂之受既受之在心
謂之想想而不已至於作為謂之行隨行善惡各有報
謂之業識業識紛紛輪迴之根本也故不能出造化苟
有不被幻緣纏縛不被法塵染污不被迷情障礙不被
愛欲苦惱則能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既空造化何有此
即是涅槃妙心也予謂造化由心復何疑哉

道書云有無相生是謂無生有造也有生無化也又云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謂觀復知化
也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安得有造非洞觀無礙者孰能
及此洞達之士清靜光明故能勘破身心世事因虛幻

中有有則為物物極則返返則復歸虛幻也作是觀者
則知無象之象乃是實象表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
体体故全真至於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洋洋合乎
無倫超出虛無之外是謂無造化也執着之者身心不
定念慮交攻所以喪其無象散其無体放流浪生死常
沉苦海也苟有收拾身心屏除念慮內境勿令出外境
勿令入內外清靜名為照了至於內忘其心外忘其形
一真洞然如大虛廓然無礙造化又何有焉

儒書云不忤不求無各無譽是謂不忤不求則不受造
也無咎無譽則不受化也易繫云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予謂遠取諸物則知萬緣虛假近取諸身則知五蘊皆

空外尋萬緣內消五蘊故能順天施運懽樂於天知物
之始終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也樂天故不憂盡性致不疑非致知者孰能及此致知
者誠明靜定故知生滅不停者幻形也差別不平者妄
心也遷變不定者時世也敗壞不久者事務也觀練純
熟是名聖功一以貫之故無造化若不致知則不能格
物不能格物則隨物變遷性命安在苟有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故天地合其氣萬物備於我至於復見天心萬
有歸一無門造化息矣譬如乾坤不變動日月不運行
六子何有六子不交重陰陽不升降萬物何有乾坤之
体統一不雜倒正不離故無造化造無造之造大造也

化無化之化大化也作是見者故知世間萬物皆是假
合陰陽運用無非幻妄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觀之三教惟心也造化由心也出造化亦由心也學佛
之要在乎見性若欲見性心先以決定之志奮冒俗之
氣以嚴持之力保洞然之明然後照破種種妄安心不
着物念不隨情念是煩惱根心是法塵根念起則一切
煩惱起念息則一切煩惱息心念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
種種法滅念起即止皆由自心至於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是見性也念之學者不能見性者為事理三障所礙
也非大觀則不能解理障非大止則不能除事障大觀
謂智斷也大止謂力制也皆漸純熟則理理皆空力皆

純熟則事事皆空了三空之大空如一真之至真此大觀之至也即時身心世事念慮情識一齊都止此大止之至也非上上智其孰能與於此

學道在乎存性若欲存性必先以慧劍斬群魔火符消六慾次以定力忘情絕慮釋累清心至於心清累釋應絕情忘是謂存性真性既存則無造化今之學者為情識之所奪也欲去情識先除生滅心心無生滅身無生滅定矣去生滅心必自無念始無念之積習純熟足可滅無夢無念之靜定純熟足可致無生無夢乃見在之大事也無念乃未後之大事也無至則不造無愛則不化不造不化即不生不滅也非高上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儒學之要在乎盡性若欲盡性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有定則能忘物我良卦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其背忘其心也不獲其身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忘物也三者既忘何咎之有此知止之至也知止故能忘物我而全天理是謂盡性也今人不能盡性者為身心之累也既有累便有窒礙必以剛斷果決剛斷故能忘物果決故能忘我物我兩忘盡性至命定矣非神德聖功其孰能與於此予見世人多以此身為有我其不思之其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後

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後兩既俱無安得中間偏執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來虛妄三出推求了不可得過去杳然何在只今念遷未來決定如是歷劫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輪迴種子是以出生入死無有了期若復有人於此夢幻境中證明了知而善消遣豈非至人乎予一口舉此公案令門人參三三子稍合符節故作此書以贈之以心傳心若能直下承當潛通默會即時知止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惑只人三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大寂滅之海逍遙乎無何有之鄉游泅乎自得之場至此方知造化於此何預焉雖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喚甚麼做向上事喚掀翻元字脚粉碎太虛空方為了事漢秘之秘之

絕學無憂篇并序

所為絕學者非不學也若以不學為絕學則罔無所知只同常流也此所謂絕學者博學而至於絕學也蓋由世人多學為奇特轉學轉不會也聖人云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又云多則惑少則得正謂此也前儒云有為終日息無為便不息即此意也故作是篇以證之使學徒不為弄聞緣者學解見知所累也日用總玄玄時人識未全當推心上好放下口頭禪法法非空法傳傳是妄傳不啻修福始焉能有禍先不益便無損不變豈能遷不垢亦不淨無缺亦無圓竟著真

和甚何愁地與道不作善因果那得惡因緣不聞興廢
事名利不相牽精粗無愛惡妍醜不憎憐不償歡喜債
都無恩怨纏打開心我網跳出是非圈清虛不好古恬
淡儼希賢休思今世後放下未生前從他佛是佛任伊
仙是仙既無塵俗累何憂業火煎有無俱不立虛實任
相連都緣無取捨自然無過愆來去渾忘却死生何預
焉居止無餘欠隨處任方圓飢來一椀飯渴則半甌泉
興來自消遣困來且打眠達者明此義休尋天外天見
前亦洒洒未後亮娟娟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下終

石集

雲石道者奉識

竊謂伏羲畫易剖露先天老子著書全彰道德此二
者其諸經之祖乎今之學者未造其理何哉蓋由不
得其傳耳予素不讀書因廣衆遍訪獲遇至人點開
心易得造義經之妙於是罄其所得撰成三天易願
授諸門人惟老子道德經未能究竟一日有傳海庵
者携紫清真人道德寶章示予觀其注脚頗合符節
其中略有未盡處予欲饒舌熟思之未敢後有二
子各出數家解注請益於予先以正經參對多有異
同或多一字或少一字或全句差殊或字訛舛互有
得失往往不同予嘆曰正經尚爾况注解乎或問其
故曰始者抄寫人差誤爾或開板有失點對或前人
解不通處妄有增加以訛傳訛支離錯雜故也曰孰
為是曰河上公章句紫清道德寶章頗通曰何故曰
與上下文理血脉貫通者為正曰諸家解義如何曰
所見不同各執一端耳曰請問其詳曰蓋由私意揣
度非自己曾中流出故不能廣而推之也得之於治
道者執於治道得之於丹道者執於丹道得之於兵
機者執於兵機得之於禪機者執於禪機或言理而
不言事者或言事而不言理者至於權變智謀旁蹊
曲徑遂墮於偏枯皆失聖人之本意也殊不知聖人

作經之意立極於天地之先運化於陰陽之表至於
覆載之間一事一理無有不備安可執一端而言之
哉予遂饒舌將彼解不通處及與聖人經義相反處
逐一拈出舉似諸子衆皆曰然自後請益者屢至不
容緘默遂將正經逐句下添箇注脚釋經之義以證
順神養氣之要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以明究本窮
源之序又於各章後作頌以盡明心見性之機至於
脩齊治平紀綱法度百姓日用之間平常履踐之道
洪纖巨細廣大精微靡所不備於中又作正辭究理
二說冠之經首明正言辭究竟義理以破經中異同
之惑目之曰道德會元俾諸後學密探熟味隨其所
解而入庶不墮於偏枯命至道以歸元也惟是言辭
鄙俚無非直解經義未敢自以為是然較之諸本其
庶幾焉與我同志其鑒諸目至元庚寅孟夏日日都
梁紫學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序

道德會元序例

正辭

予恭諸家經本惟河上丈人本為正河上丈人本
亦有三樣有河上公解注有二家全解有章句白
本其三本中惟河上丈人章句白本理長今從之
遂將諸本差訛表而出之以正辭理外有大同小
異二百餘言不欲枚舉此略言大槩以釋學者之
疑

第二章有無相生已下六句第三章是以聖人處其
或云之治也非第十一章抱一能無離已下十二章篇
云之治也非第十五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上卷為下或云龍第十五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為下不合經義或云龍第十五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非十七章或云龍第十五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非而貴食母或云龍第十五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一章故而不美也非三十四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章柔弱勝剛強三十九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章德善信下或五十二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二句非五十五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皆非七十一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七十一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是二字七十八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皆非或云不用也皆非也

究理

參究諸本解義與聖人義理不相合者表而出之
其中異同說謬頗多不欲盡舉學者致思焉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或曰以常無欲作一句或云無欲
果亡身何必曰同謂之玄乎亡身者玄可乎予謂無
欲者无心作爲自然也有欲者有心運用工夫也無
爲則能見無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爲則能見有名之
微全其命也有與無性與命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有無交入性命雙全也記云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無欲觀妙之
義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
有欲觀其微之義也致中和天地位焉物育即玄之
又玄之義也斯謂之玄不尚賢或云不求賢士者或云
賢則此經不足玄也或云非也或云念頭起處者
微也或云無是理玄也或云非也或云念頭起處者
合義載管見或云龜者或云陰陽者又有教說
也三十幅或云一月三十日之數者或云火候者
聖智或謂聖人不足通當棄之非也絕學無憂或
絕學爲不學非也絕學爲絕人之學而將欲歛之必固張
之諸家解不通或云尚推世之學將欲歛之必固張
也太上尚不尚賢安得尚推禮者亂之首或便謂
直道不尚賢誠能自道數車無車諸家解不通予謂
面道於仁義亦幾於道數車無車諸家解不通予謂
名車者喻我之一生之徒十有三或云十分中有三
身元一名我者或云七情六欲者似長而非或云四關九
三死非也或云一月之盈虧比之火候無非也解見
廢更非也或云一月之盈虧比之火候無非也解見
正經本無狹其所居神无方者或廣大者皆非也或
云无狹其所生无狹於道者正是妄說豈不聞結句
云去彼取此予謂无狹其所居尚廣大貪婪也无

其所生不畏大威貪生无厭也聖人自知不有德司
自見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云去彼取此不有德司
致无德司致或謂德者通也上古聖人一微万融无
通微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无德者司其明微皆見
正經本文下
學者致思之

此經文辭多叶韻叶音開音軋叶察察按音韻
極多各音本文下讀是
經者切不可執泥字義

道德會元序例

治丁巳仲春清明日怡筠居士金陵許孟仁印行

變之道也。道本无名。可名之名。非真常之名。天地
運化長養萬物。著於形迹之名也。虛心無為。則能
見无名之妙。有心運用。則能見有名之妙。妙即神
也。微則不備。微則不全。形神俱妙。是謂玄之又玄。三
十太師尊經。皆從此出。是謂衆妙之門。且道此經
出甚廣處。

白

崑崙山頂上 元始黍珠中
父母所生口 終不為君通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美惡各反。皆知善之
為善。斯不善已。善是不。故有無相生。有無難易相
成。易以或反。難長短相形。長則短。高下相傾。高便
有聲。音相和。便有聲。音。前後相隨。前後是以聖人志
處無為之事。有無行。不言之教。難易萬物作而不
辭。生而不有。形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

居。忘其是以不去。忘去上声。一切
右二章。美之與惡。善與不善。如影隨形。自然相待。
善便有。不善是以聖人。不辭。不有。不恃。不居。被此
兩忘。有。无。不立。是以常存。而不去也。此一章。發明
首章。休道之義。使學者。知同出異名之
理。離此用。而即此用。不墮於偏枯也。

白

目。前。指。出。千。般。有。
我。道。其。中。一。也。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絕巧使民
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虛
其心。實其腹。命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

無欲。則無不為。夫知者不敢為。夫音扶後同。知音
為。無。不。動。則。無。不。治。治。音。持。通。

右三章。不而賢。賢則上章。無為之事。也。謂不。自
可。欲。則。心。定。聖。人。治。平。天。下。必。以。信。身。為。本。志。心
實。後。二。節。皆。前。之。要。虛。心。而。後。志。弱。志。弱。而。後。無
知。無。知。故。能。忘。我。此。不。尚。賢。也。實。腹。而。後。無
欲。而。後。無。欲。故。能。忘。物。此。不。貴。難。得。之。貨。也。
了。全。性。命。矣。

白

實腹真常在 虛心通自命
不勞施十羽 笑笑定乾坤

道冲而用之。同於或。不盈。不。自。滿。手似萬物之宗。不
挫其銳。不。解。其。紛。不。和。其。光。不。同。其。塵。不
是。湛。兮。似。若。存。常。無。吾。不。知。誰。之。子。上。無。象。帝。之。先

右四章。上云。為無為。故次之以道冲而用之。或。不
盈。不。自。滿。手。似。萬。物。之。宗。不。挫。其。銳。不。解。其。紛。不。和。其。光。不。同。其。塵。不
是。湛。兮。似。若。存。常。無。吾。不。知。誰。之。子。上。無。象。帝。之。先

白

為君明說破 太極未分前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索
仁。以。百。姓。為。芻。狗。而。不。為。主。天。地。之。間。其。猶。索
芻。手。虛。虛。而。不。屈。心。動。而。愈。出。無。窮。多。言。數。窮。多。反
不。得。下。如。守。中。虛。中。

右五章。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
身。養。命。亦。復。在。是。禁。上
章。運。中。而。用。之。之。義。也。

習

中同一致子 三孔謂之無
為是吹萬無聲樂
無人機得者

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 開

闔是謂天地根 生天綿綿若存 無息用之不勤 應

右六章 地虛不昧 坤變無方 陰陽不測 一闔一

闔往來 不息莫知其極 動靜不

天地長久 無自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為以其不自

生 故能長生 不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志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 故能成其私 無我

成能

右七章 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生不息 聖人不

義

道本至虛 至虛無始

得此虛 太虛同休

上善若水 以柔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隨方處衆人之

所惡 幾於道 幾於道 居善地 物心善淵 德

與善仁 物言善信 政善治 化善事 善能成動善

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 物我

右八章 上善若水 後已先人 所謂水者 取柔和

右八章 上善若水 後已先人 所謂水者 取柔和

習

無爭神友 自足氣和平
故下道若子 黃河幾度清

而盈之不如其已 金玉滿堂 吳知能守 而福

貴而驕 自遺其咎 人道惡盈而好謙 功成名遂身

退 歸來天之道 天地

右九章 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 接上章上善若水

載營鬼 抱一能無離 離 成知學 專氣致柔

能嬰兒 反朴還淳 除玄覽 能無疵 塵淨鑑明 愛民

治國能無為 治音持 不動 天門開闔 能為雌 出有

不化 明白四達 能無知 和光同塵 生之畜之 畜之

長而不宰 長上音 退有 是謂玄德 道法自然

右十章 戰戰兢兢 日慎一日 無虞 陰陽動靜 無

盛則役 性制伏者 抱一無離 致柔無疵 無為

唯無知 使陰陽不能肆其情 至於鬼伏陰消 則神

東自然 不動如 德之生而 不有 其所以 不自

退而 下章三十 幅共一 載有車之用也

三十幅共一 轂 當其無 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 轂 當其無 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 轂 當其無 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 轂 當其無 有車之用

恍忽窮其中心象
這些消息共誰論

古之善為士者無其微妙玄通清淨光明深不可識視之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以有聲無聲豫兮若冬涉川

寒微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將

釋無敦兮其若朴如愚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

濁同聲孰能濁以動之徐清清者濁孰能安以久

動之徐生靜者動保此道者不欲盈盈者實夫惟不

盈虛故能弊不新成理光

右十五章按上章道紀之義後李存誠致敬

用至於息不勝其妙文道不勝其妙

獨歷之則不勝其妙文道不勝其妙

習

不勝其妙
一不勝其妙

致虛極守靜篤致虛極守靜篤並作吾以觀其復觀復夫

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意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明曰知常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太上可上知有之其知其次親之譽之可親可慕
其次畏之畏其其次侮之全無信不足道難有不信
重心猶其貴言寡信功成名遂成之百姓皆為我自
然所自

右十七章太上謂無上可上下愚皆知有此理

其化也侮之者夫道遠矣天真喪失不始然而待之無為

而化之便其自悟自然返朴下言而信也以治道

言之太上以下不能無為親之者上之有言也民不信

民不信酒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則利下民不信其言言不言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故民不信

惟恐後世幸者持負不起又屬之以易

頌

莫幾三心亂 無復可思量

絕學無憂心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上善之與

惡相去何若 太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可畏荒兮其未

央哉 俗人恐幸力未至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

臺 欲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怡音泊

栗栗若若無所歸 自然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會

者常憂忘 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 無點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 俗人見識於外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門

俗人有分別 忽兮若晦 晦兮若無所止 無

聖人無彼此 忽兮若晦 晦兮若無所止 無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似圖聖人獨無能 我獨異於

人 法為侶 而貴食母 未道

右二十章 絕學若絕其所有也 故次之絕聖之後

猶故常愛聖人 棄絕所有惟務於味道如求食

於母守時 抱一而已 故無憂也 是謂絕學無憂

才言絕學 閉口便錯 廣識多知 轉轉不竟

孔德之容 無所不有 惟道是從 在道之為物 惟恍惟

忽 本然忽兮恍其中有象 恍兮忽其中有物 此

洞窈兮冥其中有精 此天其精甚真 無偽 其中有信

天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歷劫常存 以閱衆甫

資告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頌

巨古一物 了無人識

曲則全 不枉柱則直 屈已窪則盈 窪則受 盈則

新 晦則少 則得常知止 多則惑 則亂 是以聖人抱一為

天下式 統衆一能不自見 故明新 不自是 故彰 窪則不

自伐 故有功 不自矜 故長 夫惟不爭 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 豈虛言

哉 是真誠全而歸之 本然

右二十二章 曲全枉直 窪盈弊新 接上章孔德之

也 謙下故無爭 無爭則全 其本然抱元

守一復歸無極也 故曰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 開口不在 飄風不終朝 往則驟雨不終日

不長 孰為此者 是謂天地共知 天地尚不能久 尚

而況人乎 操暴故從事於道者 合道者同於道 德

同德者同於德 二見失者同於失 無有同於道者 道

亦樂得之 我同於道 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上

亦樂得之 我同於道 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上

亦樂得之 我同於道 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上

亦樂得之 我同於道 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上

亦樂得之 我同於道 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上

亦樂得之 我同於道 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上

德○我同於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失亦同我失信不足有不信物亦疑我

右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按上章不爭之義謂不自跡進不又遠之喻從事於道者和順於道德混同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自然相應也苟或言不合道妄有作為不能取信於人反為人輕忽也易繫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生也可不慎乎

頌曰

道不與於人人心自以為異一邦一切弗心是如來也

政者不立政音技。跨者不行欲速自見者不明不能

自是者不彰不能自伐者無功不能自矜者不長

含容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聲○殘飯贅就物或惡之樂所不美。故有道者不處反是

右二十四章此章論謙前三章政者不立跨者不自矜自伐者無功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有物混成此天然天地生此天寂兮寥兮湛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長生養育

吾不知其名本無字之曰道因物強為之名曰大上強

有聲。無大曰逝無有折曰遠無降遠曰反歸來故道

大無作天大道路地大天法王亦大地域中有四大更

王居其一焉人法地無地法天無天法

道無不道法自然○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右二十五章此章論謙上章有不自矜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頌曰

聖而不可知之者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靜主動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王而以身輕天下不始有輕則失臣失身躁則失君

右二十六章重者不可輕忽也輕則失臣躁則失

善行無轍迹此章論謙上章有不自矜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計不用籌策此章論謙上章有不自矜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無繩約而不可解此章論謙上章有不自矜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無棄人此章論謙上章有不自矜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不貴其師此章論謙上章有不自矜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要妙此章論謙上章有不自矜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右二十七章此章論謙上章有不自矜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道周

結其可解道心堅固如此則無善不善之分師與境兩忘然則善惡皆口如愚

白

舉步不在胸中善結非手口手口善能於此善參詳

知其雄守其雌不自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

不離一片復歸於嬰兒全知其白守其黑不自為天

下式歸一為天下式常德不忒不差的復歸於無極全

知其榮守其辱不自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

乃足圓滿復歸於朴性全朴散則為器為物聖人

用之以為官長化人故大制不割不言

右三十八章守中守中守中守中守中守中守中守中

下之大本惟守中抱一則能返本治國以此不假裁制民自齊而為太古也

白

守中守中守中守中守中守中守中守中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利乘寇不

種為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動者為者敗之着他底執

者失之落便宜凡物有一切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

或羸或載或噉有此便有彼是以聖人去甚去上無為

去奢去泰無執

右二十九章無為則無事有為便有事執者失為

伏如影隨形才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夫貪甚去奢後上弱泰深成後世

白

行隨則吹中問主宜不知是強

善衣吃飯尋常事何須持也却生疑

以道佐人主者無不以兵強天下以慈其事好還

有凶年所處荆棘生焉心兵起地荒蕪大軍之後必

取強以柔果而勿矜甚果而勿伐夫果而勿驕去果

而不得已顯沛必是果而勿強故倒物壯則老則不

勝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求失

右三十章按上章夫奢泰之義以道佐人主者不

者守中抱一勇於不敢至於不得已

已亦不敢取強故曰言者果而已

白

莫然達野戰一常教志神安

夫佳兵不祥之器必有大兵之後物或惡之師之所處

故有道德者不處心兵不處君子居則貴左柔用

兵則責右剛兵者不祥之器武以非君子之器常治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土而勝而不美已而美

之者要功是樂殺人樂五教反夫樂殺人者種禍

不可得志於天下造物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偏

將軍居左柔上將軍居右剛言以喪禮處之不祥殺

人眾多不得已悲哀泣之一戰勝以喪禮處之如喪

右三十一章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兵者不祥

之君以無為清靜治化自然家同咸寧

道常無名自然無名朴至小微至微天下不敢臣至侯王若能

守萬物將見自然無名天地相合惟德以降甘露氣

既有示之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右三十三章上章云有道者不處此云道常無名

知人者智見於外自知者明見於內勝人者有力自

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

其所守者父志力愈堅死而不忘者壽真一

右三十三章內知人勝人明於外也自知自勝存於

大道沉兮備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

辭功成不名有者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志其

常無欲寂然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志其

故能成其夫稱量

右三十四章大道比之廣遠大不勝枚舉

執太象見之上聲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

泰萬化樂與餌聲未俱美過客止則止道之出口淡

乎其無味無聲視之不足見無形聽之不足聞

六音用之不可既用之無名

右三十五章上章云未後句云故能成其大故次之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必固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必固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必廢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必固

是謂微明先也柔弱勝剛強用剛必敗魚不可脫於

右三十六章執大象則能見事之幾微總見因張

下之微明其執能及此學道之一也其無象守其

孔者反常也如魚離水則死如木失土則枯人不可離於道

常合道尚不可輕為而



常合道尚不可輕為而
況常人乎可不戒哉
若使屋然不見
十方通塞中

通常無為而無不為

將自化土以風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入聲。我無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我好靜而不欲以

不校夫知者天下將自正無為則

右三十七章上章散明之義天地無為而萬物生

聖人無為清民安泰以備神足者無作為於安

無名之朴其無名之朴無形又曰無名謂空也道無為

朴無名心無欲則自然復靜也靜之又靜天下將

正自



有作皆為知無為又虛空
而途俱不訪當廣開宗風

上德不德已德是以有德其德大下德不失德已德是

以無德愈失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感而遂通下德為

之而有以為有所作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物本無

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有所作為上禮為之而莫之

應以禮而後仁而後義近失義而後禮

後德道失德而後仁德失仁而後義近失義而後禮

而夫禮者不忠信之薄厚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

華不實愚之始也道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尚道訂居其實不居其華尚誠實故去彼取此去其
不實而取其實

右三十八章上章云道常無為故吹之以上德不

道仁義尚近德可為進道之借此者德是作為多

不失亦以凡非物物將不齊善有為德有失也執之

直道無為也前識者欲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

道者不若

昔是得一者得一無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不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

以生自然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也天

無以清將恐裂失其元氣無以寧將恐發其神無以

靈將恐歇失其陽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

將恐滅失其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蹇危國故貴以

賤為本也高以下為基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其物

此其以賤為本也象王非乎豈不致致數車無車

此其以賤為本也象王非乎豈不致致數車無車

右三十九章上章云去彼取此謂去其末而取其

物之明大道之用侯王若能守萬物自然歸往也

五法落矣石貴賤兩忘抱一也數車之名什無

一名車四合

頌曰

得一非為妙 運虛本是玄
夢中知是夢 天外莫尋天

及者道之動 神一收弱者道之用 致天下萬物生

於有物之母 有生於無 無名之天

右四十章 物生於道之動 接上章貴以賤為本也 萬

端 只這有無相生之理 多少字人不知 意○毫

端 只這有無相生之理 多少字人不知 意○毫

頌曰

有象非為有 無形未足無
有無俱不立 信是虛無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上士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士多聞 下士聞道大笑之 因信不及 不笑不足

以為道 大迷之下 故建言有之 出所賜 明道若昧

大白若辱 自收廣德若不足 滿而後建德若偷 喻音倫

不露質直若渝 應變大方無隅 圭角不露 大器晚成 其功

大音希聲 即聲之大象無形 莫見道隱無名 乎微夫唯

道善貸且成 而忠外

右四十一章 上章云有無相生 非高上之士 不容

若退若親 若倫若渝 不可得而見 則不可笑之 由惟

高上之士 票性冲虛 故能超然 直入不言而信 無

為而成之 也中人以下 未免半信半疑 下愚不

信不推之 過而反上 善人之功也 雖下愚不

士笑侮之 過而反上 善人之功也 雖下愚不

省一竟其 初便而可 反善人之功也 雖下愚不

至道元容 易人之心 自謂虛

頌曰

中人猶擬議 下士特譏誶

莫顯顯 星在解方物在盤

道生一 虛無生 一生二 陰陽 二生三 陰陽成 三生

萬物 三才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成而於天冲氣以為

和 稟氣於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 仁一無偶而王公

以為稱 自謂故物 有果或損之而益 益者或益之而

損 損者人之所教 為善亦教之 我亦強梁者不

得其化 此之謂之 吾得以為教父 人之資入善

右四十二章 上章云 萬物之母 入之資 入善

是自然 卑下謙損 故謙損者 王公大人 不志其本 以

是自然 卑下謙損 故謙損者 王公大人 不志其本 以

天下之至柔 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無間 金

不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謙損不言之教 信之無為

之益 無為而天下希及之 者鮮

右四十三章 上章云 謙損不言 中有益 謙之反

信 無為之益 世鮮及之 可

名與身孰親 親者身 貴者身 孰多 財多 得與失孰病 得

是故甚愛必大費 甚貪必大患 多藏必厚亡 計便宜知

足不辱 貪止知止 不辱 可以長久 常足

右四十四章 上章云 無為之益 謙損不言 中有益 謙之反

信 無為之益 世鮮及之 可

名與身孰親 親者身 貴者身 孰多 財多 得與失孰病 得

是故甚愛必大費 甚貪必大患 多藏必厚亡 計便宜知

足不辱 貪止知止 不辱 可以長久 常足

右四十四章 上章云 無為之益 謙損不言 中有益 謙之反

焉也終不以長久惟知

習

世間一切有到底不長久
禍伏於微心聽取師子吼
若能運出家中寶
啼鳥山花一樣春

天成若缺其用不弊弊不自顯故無壞大盈若冲其用

不窮不自滿大直若屈直而不肆大巧若拙巧而不時大辨若

言不懼躁勝寒躁者暴爭勝熱者安靜清靜為天下正

言不懼躁勝寒躁者暴爭勝熱者安靜清靜為天下正

右四十五章

上章知足不辱故文之以大成若缺
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冲至於若屈若拙若

習

人情多聚散世道有興衰
惟有真常存古今無改移

天下有道性去走馬以糞意謂馬秀天下無道性逐

戎馬生於郊意謂在罪莫大於欲得殺身之由禍莫大於

不知足足之謂咎莫大於欲得殺身之由故知足之足常足

知不足者

右四十六章

上章清靜為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
有有道有道則清靜清靜則天下正天下

下正則罷兵事務農事故曰却走馬以糞無道則

征伐故曰戎馬生於郊曰罪言曰禍言皆欲心所

致故結句云知足常足以却走馬以糞之清靜則欲心

頌

急走回來使心不亂
天下本無事人心自著忙

不出知天下反窮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外事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

而名即不見物不為而成不動一毫

右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
知外見內而忘其外者知見淺狹矣

習

得來全不費工夫
得來全不費工夫

為學日益精為道日損損之又損物以至無為

無損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取大下常以無事事而無

及其有事有心便不足以取天下有為終

右四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
知外見內而忘其外者知見淺狹矣

其欲為者事也故次之為學日益言為學者求

習

莫笑我儂窮相
莫笑我儂窮相

聖人無常心任用以百姓心為心隨感善者吾善之

從而不善者吾亦善之使之善德善至其信者吾信之

為而不信者吾亦信之使之信德信至其信者吾信之

其耳目容山可觀聖人皆孩之天下

右四十九章 上章云無事而天下故次之以

信者從他信

若不能如是矣 若成類何見

生入死 念生之徒 念死之徒 十有三

十有三 水火之生 水火之死 水火亦十

有三 水火之生 水火之死 水火亦十

入軍不被申兵 故無星 兇無所投其角虎無

所推其瓜兵無所容其刃 焉能有其死 夫何故有死

以其無死地 生焉 夫何故有死

右五十五章 德之生之徒 強大之徒 柔弱之徒 則能

水火之徒 強大之徒 柔弱之徒 則能

生之徒 強大之徒 柔弱之徒 則能

德之生之徒 強大之徒 柔弱之徒 則能

德之生之徒 強大之徒 柔弱之徒 則能

德之生之徒 強大之徒 柔弱之徒 則能

德之生之徒 強大之徒 柔弱之徒 則能

需不有 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右五十一章 善攝生者 以其無死地 故次之以道

可見道本無名 因長養萬物 而名可立 一切有相

受命于天 成於地 稟氣於中和 皆道之應也 故

道而貴德 萬物莫不尊

天下有始 無名天 以為天下母 有名萬 既知其母

以知其子 未便知 既知其子 復歸其母 反沒身不殆

塞其兌 不出境 閉其門 不入境 終身不勤 而治其兌

出 濟其事 入 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知以守

柔曰強 能其光 復歸其明 夫何故有死

右五十二章 道生之言 道之始也 故次之 天下有

使我不然 有所失 夫行於大道 無惟施是畏 講

大道甚夷 坦平而民好徑 好去聲 行朝其除 朝音潮

即田甚蕪 荒蕪地 倉甚虛 虛地 服文彩 貪帶利 厭

飲食 財貨有餘 不止是謂盜夸 三毒非道也哉 錯

州效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奇貨所肆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未技所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出奸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
 民自化不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我無事而民自
 富不貴奇貨我無欲而民自朴朴滿卜反必正治國

以正治國也。多忌諱，多利器，多伎

巧多法稅皆不富道上無思德則民外無務死事
民化導稅餉則民富道之以德則民外無務死事
無欲好靜皆正也以此治國則海晏河清以此行
道泰時亨以此脩身氣固神爽一人正萬民皆
正一心正萬化皆正一身正
萬事皆正正之義大矣哉
元為又泰空

自來風
無日不春風

其政悶悶無爲寬裕其民淳淳有餘其政察察嚴謹

其民缺缺缺音車。禍兮福所倚是禍必至。福兮禍所

伏忽福則孰知其極禍人自召其無正耶可守正復

父不遂復是以聖人方而不害使心自化庸而不私

其德使直而不肆使物自化光而不曜含畜其光

也故次之以其政悶二

則民淳矣上多事則民福矣問正奇相得善哉
實理之然也夫無戒諸情福不如遠禍用正不善
反邪正雖多善苟自誇為奇德則反為妖正之
開邪不正已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是以聖人方
正其身刑罰清而萬民服清廉其德不惡而
其行和而不流清明在躬慮其太察自昭明傳
結句云光而不耀清而不難孝道同此長生以親之道得

世間无暇事 惟奇事轉迷

治人事天 義性莫若樸性音朴 夫惟實是謂早服

無先早服謂之重積德之厚重積德則無不克下至

無不克具莫知其程悉備莫知其程可以有固在我

不窮是謂固蒂命其永固

平其女習之義合人事天莫

從繪以國言之當刑罰諸侯以

身言之者言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地

不省不生 新跡地惡

水鏡下太忙生

大國若烹小鮮撻之以道撻天下
撻音利。其鬼

神也者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正非其神不

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不計夫兩不相傷俱妙故德不

1950

右六十章以正治國其政附附漁人奉天皆以
 之則棄言治平天下撓之則亂也以無為正甘

心以清靜養其性卑以自牧則民心悅
生而不害天下和平使剛暴無以施其能

不神也。至於化暴從善，雖有強能而無害物之

傷以之給身清靜無為為本則情欲絕而陰陽
欲形有壽求情復神全

此長生久視之道也
本自見成何須扭捏

總着一高服中着唇

一句合頭

大國者下流

上善若水

天下之交

附來高

天下之牝

牝牝牝牝

牝牝牝牝

常以靜勝牡

牝牝牝牝

以靜為下

牝牝牝牝

牝牝牝牝

牝牝牝牝

則取小國

牝牝牝牝

小國以下

大國則取

大國以下

小國

以取小國

牝牝牝牝

或下而取

大國不過

欲兼畜人

畜人畜人

其所欲

牝牝牝牝

故大者宜

為下

夫兩者下

順各得

右六十一

章

下則乘水

德交之義

下流者如

水之卑

早謙自牧

安而應物

則天下化

成身上以

此心愈下

而道愈高

先卑而不可

喻故曰大

者宜為下

其所欲

牝牝牝牝

故大者宜

為下

夫兩者下

順各得

右六十一

章

下則乘水

德交之義

下流者如

水之卑

早謙自牧

安而應物

則天下化

成身上以

此心愈下

而道愈高

先卑而不可

喻故曰大

者宜為下

夫兩者下

順各得

其所欲

牝牝牝牝

故大者宜

為下

夫兩者下

順各得

右六十一

章

下則乘水

德交之義

下流者如

水之卑

早謙自牧

安而應物

則天下化

成身上以

此心愈下

而道愈高

先卑而不可

喻故曰大

者宜為下

夫兩者下

順各得

其所欲

牝牝牝牝

故大者宜

為下

夫兩者下

順各得

右六十一

章

下則乘水

德交之義

下流者如

水之卑

早謙自牧

安而應物

則天下化

成身上以

此心愈下

而道愈高

先卑而不可

喻故曰大

者宜為下

夫兩者下

順各得

道者萬物之與

不無所善

人之寶

至善

不善人之所保

善人

道者萬物之與

不善之言可以市

足

尊行可以加人

足

天子置三公

之

道者萬物之與

之不善之言

亦可使

故立天子置三公

之

道者萬物之與

之

道者萬物之與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

非貴

不如坐進此道

德尊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之

道者萬物之與

免耶

不貴

故為天下貴

且成

右六十二章

接上章之義

道者萬物之與

未嘗離也

者萬物恃之

以生也

雖下愚不肖者

皆保

之

道者萬物之與

者為塵垢所附

立天子置三公

作之君

作之師

不肖者

皆保

道者萬物之與

右六十二章

接上章之義

道者萬物之與

之

道者萬物之與

之

道者萬物之與

未嘗離也

者萬物恃之

以生也

雖下愚不肖者

皆保

之

道者萬物之與

者為塵垢所附

立天子置三公

作之君

作之師

不肖者

皆保

道者萬物之與

什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
如坐此道者已安百姓之
爭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人之責於人有人之責於
免故天下尊之也

領曰

終日忙忙

走

回頭便到家

不

會亂如麻

為無為

神事無事

報怨以德

於人

圖難於其易

易去聲

其微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

其微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

其細易散

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

其微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

其微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

其微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

其微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

其微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

其微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

其微天下之難事

其大在民

夫聖人終不為大

自聖人故能成

其大在民

其大在民

夫聖人終不為大

自聖人故能成

其大在民

是以聖人

猶難之

不可故終無難

失之難

是以聖人

猶難之

不可故終無難

是以聖人

右六十三章

為無為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味無味

執者失之 不執則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 無失 善抱故民之從事有所常於幾成而敗之 不謹 焉得慎終始則無敗事 初心不昧是以聖人欲不 欲不致人之不貴難得之貨物學不學學人之復衆人 之所過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者

右六十四章

接上章之義其安易持言作事謀始 戒物之前則心易正情易絕苟治事於已亂遠 於已萌不亦難乎臣然其君子不可救也故易有 戒之於不戒之戒由來者報矣由辨之不可辨也 惡不積不足以成身又云惡積而不不可辨也 之我苟有覺於已差之德焉力而反猶可復元終 未先易謀也又云焉者敗執者失戒之猶切聖人

學人之不學教人之不教無義無為終始如一未 無危殆若向這裏會得凡事盡善矣焉有敗失事之 使初九以之蓋此道者其惟顏子乎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急走可來 猶落第二 臨馬失足 補漏遲 銘到江心

頌曰

臨馬失足 補漏遲 銘到江心

古之善為士者非以明民不知將以愚之 其政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 其政以智治國之賊道之以知不 以智治國之福道之以愚此兩者亦楷式也 其政民之 則得衆盡常知楷式從長是謂玄德道玄德深矣遠 矣愈求愈深與物反矣 其安易持反善之速也故次之善為 矣愈求愈深與物反矣 其安易持反善之速也故次之善為 右六十五章 士者非以明民也言無為寬大治平

天下民之禍也有為嚴謹宰制下民國之融也民 之難治以其多事是以聖人以無為清靜治國使 夫知者不致為難與物反久貫自然民遂其生復 百倍之慶天下治平成大觀之化虛此道者是謂 德文

頌曰

二切有為法 三千六百門 從頭節節過 皆是非精意 惟吾獨抱無名朴 無限羣靈倒赤牖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國故能 為百谷王 異是以聖人欲上民以言下之 民以身後之 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民不害民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樂者洛○以 服以其不爭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和平

右六十六章

善為士者早以自牧故次之以江海 為百谷王 即上善若水之義以言下 民民忘其勞 以身後民民忘其死皆道 德盛通也 備真志上以早自牧則身能 上善若水 利物無窮 真金送石 萬里月 有意留人 下里月 無心送客 一枕風

頌曰

上善若水 利物無窮 真金送石 萬里月 有意留人 下里月 無心送客 一枕風

天下皆謂我道大萬物似不肖 當面夫惟大無可故 似不肖 甚矣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然不可比 我有三寶 不立保而持之珍重 一曰慈 二曰儉 三曰不敢 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 不敢 為天下先 故能成其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 捨其儉且廣 捨其後且先 死矣 夫故

仁以戰則勝。仁人之兵。以守則固。能守。天將救之。德

是以慈衛之。天地大德曰生。
右六十七章 身愈下而德愈高。江海所以能為百
下故以不肖流俗皆尚廣大檢梁血氣之勇也。殊
不知慈忍謙退。極廣大慈之一字。

頌曰 莫飲無明水。休生差別相。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

爭。善用人者為下。卑是謂不爭之德。誼是謂用人
之力。至是謂配天。極古之極。

右六十八章 不武不怒不爭。發上章不肖之義。不
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

頌曰 不文不武。無得無失。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恐不敢進寸而退尺。

退是謂行無行。行不武。攘無臂。攘無臂。攘無臂。仍無敵。
不執無兵。為禍莫大於輕敵。勇於敵。輕敵幾喪吾寶。

右六十九章 接上章不武之義。行無行以下。
好勝終須敗。唯慈善守成。

頌曰 好勝終須敗。唯慈善守成。

能行功不言。有宗。謂道事有君。見道夫惟無知。自
是以不我知。明不知我者希。知者則我者貴。貴者當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外行卑下。
右七十章 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敵。故次之以
信不及也。問有信之者。又不能行。力不

頌曰 至道不難知。人心自執迷。
知不知上。真不知知病。妄知病。夫惟病病。惟恐是以不病。

妄知聖人不病。不知以其病病。忘其知。是以不病。無所
右七十一章 無所不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

無所不知。自以為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為病。
其病其多。知。

頌曰 貴弄鬚鬚赤。誇誇口鼓揮。
民不畏威。無則大威至。自受無狹其所居。肆情無

厭其所生。厭平。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不厭。是以不厭。
聖人反。自知不自見。其情自愛。不自貴。其生故去彼

取此 呂反。
右七十二 上章云。不知知病。不知為知。所以無

人不知。大成無欲。其居無厭。其生尚廣大。而厚其

習

苦難連根苦 甜瓜微蒂甜 可憐貪欲者 知味不知憂

勇於敢則殺殺之徒勇於不敢則活活之徒知此兩者或利或害有殺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知則是以聖人猶難之不致不致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與物競物不言而善應大音希聲不召而自來動感而通緇然而善謀自無所不克天網恢恢無所不包疎而不失莫能逃

右七十三章

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人不畏公法也勇於不敢義理之勇也

習

取勇常輕死 頑牛不畏鞭 試着狂劣者 鼻孔幾當穿

民不畏死肆情奈何以死懼之抱薪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無情吾得執而殺之故過執敢謂代大匠斲事殺者天不夫代司殺者殺行家是謂代大匠斲事

右七十四章

接上章勇於敢之義民不畏死是上欲遂其生故不與死又加之刑業使民畏死則是不容也常有司殺謂天不可欺也代司殺者謂掌刑罰之官也代大匠斲謂不當也希有不傷其手言人於此咸省刑罰之切也

習

更問如何 倚天長劍 大地掀翻 行正令 勞賢便極 遇大寒

民之飢荒以其上食稅之多厚賦是以飢不

足民之難治治之以難以其上之有為為則是以難治常不

民之輕死命之以其求生之厚貪欲是以輕死不顧

惟無以生為者其生不厚是賢於貴生不自生

右七十五章

接上章民不畏死之義民之飢民之以貪生而不顧危亡也道之以刑則民暴道之以德則民心上好靜則民樂而從其化也

習

智慧皆為垢 聰明皆是塵 絲毫皆念 性海自澄源

民之生也柔弱和氣其死也堅強散和氣萬物草木之

生也柔弱和氣其死也枯槁散和氣故堅強者死之徒

剛暴散和氣柔弱和氣者生之徒生之要是以兵強則不勝特

則木強則折木剛則折強大處下之柔弱處上上

右七十六章

接上章之義上之政化不善有傷和足以及挽回和氣民遂其生樂其業刑不試而萬民悅服何謂柔之有是以備齊治平皆以柔和為本

和氣散則水火相達故柔得履上柔弱未是善剛強未是惡爭如養太和道遇常快樂

習

爭如養太和 道遇常快樂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平施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損上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益寡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益寡人之道則不然反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人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損人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

而不恃功成不估其不欲見賢見音見

右七十七章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天道也

道者則天而行損益性損多益寡損已益人損有餘益不足損之又損以至無爲

得

益之常不足損之又損以至無爲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不其無以易之無物柔勝剛者勝弱勝強無堅天下

莫不知其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知受國之垢

能爲社稷主海納百川受國之不祥能爲天下王

正言若反與物相反

右七十八章

上章損益之義至卑至弱莫過於水

勝弱勝強也天下人皆知而不能行何哉不貴

甲下故也衆人所惡與不祥惟有道者則能受

得

但觀造於無窮方

和大怨必有餘怨施恩安可以爲善錯是以聖人執

左契契音擊下同叶不責於人己故有德司契情

無德司神疲動天道無私至常與聖人

右七十九章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然

兩志則民心自誠而德者通也

契下德之人心自誠而德者通也

得

不明斷和氣恩德兩相忘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

陳之不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安其居樂其俗

之聲相聞民至老死

右八十章上章云執左契謂以道

足而不得見用則民自無知無欲不遷不變無爭

無競安守常分服食與君常樂於

得

本末百目現堂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不善美言不信

不美言不信

天之道生利而無害

爭利而無害

右八十一章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

華飾善爲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之由

故曰不美言不信

見於外故曰不美言不信

全真視之不美言不信

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不美言不信

常名不言之教無為之益言自然淡乎無味
道若退明道若昧實德若不足大白若辱日
夷惟恍惟惚大音希聲大器晚成正言若
等語雖不美聽而中有益故曰信言不美
名可謂美之為美也故曰美言不信若
美於聽終不實也故曰美言不信若
若朴若拙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大不自矜不自伐
也尚奇務貨自高自自不自見不自是
政者欲不長威不不畏死不自見不自
不察其見天不道其信不其門其統其
其光者不其不道其信不其門其統其
皆若無不其不道其信不其門其統其
且先不其不其不道其信不其門其統其
奔義絕巧弄利私寡見素抱朴損之又
至無為去甚去奢去泰無事無欲已上皆不
民之化之天也合之於道無不稱心
用之不可不稱此物不施之富無私之
道主成不道之稱此物不施之富無私
言善成不道之稱此物不施之富無私
之不善者不道之稱此物不施之富無
也聖人之道守雌抱一有者無之者
先而人同不道之稱此物不施之富無
光而不死不相往來皆信得及底也
字至十之八不家民自以爲足民反
至是日矣象帝之先明妙本得矣且
作是會表校之先明妙本得矣且
劍門前利辛清

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李道純撰道純字元素號清菴都梁人又自號
瑩蟾子是書乃其門人蔡志隴所編次題曰中和
集者蓋取其師靜室名也前集上卷曰元門宗旨
曰書前密意中卷曰金丹秘訣下卷曰問答語錄
曰全真活法後集上卷曰論曰說曰歌中卷曰詩
下卷曰詞曰隱語大旨盡闢一切爐鼎服食修煉
之說而歸於冲虛渾化與造化爲一前有大德丙
午杜道堅序蓋世祖時人也

三元延壽參贊書五卷

〔元〕李鵬飛輯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元參贊

延壽書五卷》提要

三元延壽參贊書 第一序

三元延壽參贊書序

深一

達爲良相未達爲良醫先正語也輔佐天子使膏澤沐於黎庶宰相之職體國惠民使疾苦轉爲歡欣醫者之事然苟德澤所加刀圭所濟止於暫而不傳於久則不足以稱良之名惟夫利用厚生天下自任制禮作樂布在方冊千萬世之下受其賜者如親見皋夔稷契伊周明脉病證治而密知井俞榮經合而針具載方書千萬世之下受其惠者如親見雷公歧伯附俞倉扁此醫相之所以爲良也歟余自福建道奉詔入覲遠塗頓疾屢藥未應至饒州石門聞池州建德有儒醫李澄心疾馳以召至而診曰可謂果一藥愈他日論養生術曰已撰集三元延壽參贊書五卷救急方一集欲綴諸梓以爲天朝躋民壽域之助觀其書則奇而法其用心活人如此可謂醫之良者矣余嘉之就成其志以壽其傳衛生者宜爭先快觀云至元辛卯冬仲上澣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唐兀解序

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學者事也是編所載皆懲忿窒欲之類其亦修身之要歟錄之梓以廣其傳讀者其勿以淺近而忽之至元四年戊寅良月望日亞中大夫嘉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和元沐跋

余友李澄心最尋母數百里外適母家多難以藥活二十八人時未深乎醫嘗以倖為懷求正於余余敬愛之為無隱焉然其天性穎悟有言必覺又心不苟取不倦醫以是活人也多皓首相達曰醫之功大矣然耳目所及焉得人人而濟之伊欲咸知自衛使疾寡而不扶脉藥可乎出書以示觀之真衛生寶也就為校正勉以鐫梓曰予自是遇矣謾記歲月至元辛卯良月日廬山近訥葉應和跋澄心老人作三元參贊書以示余觀其自叙云他書可有也可無也此書可有也必不可無也初則疑焉及反復讀之始知救藥之甘非識正味者不嗜也自後世金丹吐納熊經鳥伸之說行其視上古聖人所謂法於陰陽和於術數起居有常不妄作勞者漠然而不

加省舉世皆然也今是書之作傳聞有異首以三元一定之數為綱繼以起居飲食之節為目凡經書之要有傳記之附載方書之禁忌卦畫之圖說條列章灼使人曉然於日用之間而每致夫戒慎之心使物欲之伐不行於內六氣之沴不乘於外則心平氣和盎然如四時之春薰陶涵養以求合乎古道之自然所謂三元之壽者庶可冀其髣髴也詩云逝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則是書之謂矣所謂必不可無者豈妄言哉澄心求跋綴此數語於後云至元壬辰春既望竹居道人姚轍書

三元延壽參贊書九華李澄心尋母之淮道遇至人所授者也既得其經乃久而傳之以古聖賢神仙之語一是本諸人情以奉天道所謂愚不肖可以與能焉可以與行焉是則參贊之大者也爰贊厥志為壽諸叟以惠聖天子之元元云至元壬辰春上澣朝列大夫饒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塔海序儒醫澄心李君教人衛生而名其書曰參贊

大哉言乎非取中庸所謂贊化育參天地者乎天地以生生爲心人能助天地之生生則可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此吾道大功用也天下固無二道然醫家者流本無是言非儒而醫者奚足以知之世俗業醫名爲活人其實常欲其術之售或盼盼然惟恐衆生之有病今澄心之書顧乃切切然惟恐衆生之有病自今家有是書人用是說各自愛其天地父母之身則亦無所事於醫矣衆人之醫以醫爲功澄心之醫獨以無病可醫爲功切意神聖工巧雖若秦越人淳于意華佗褚澄輩論其用心猶恐未及於是仁矣哉澄心之爲心也書有諸公題跋乃復徵于同府一語以模寫其心事予不能作醫家語輒以儒家語繫其後至元甲午立春豫意周天驥書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皆衰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

終其天年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故半百而衰也又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知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健老者復壯壽命與天地無窮此僕養生延壽之書所由作歟所謂養生者既非壚鼎之訣使憚於金石之費者不能爲又非吐納之術使牽於事物之變者不暇爲郭橐駝有云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而致其性焉耳僕此書不過順夫人之天皆日用而不可缺者故他書可有也可無也此書則可有也必不可無也僕生甫二周而生母遽于隤比杜失所在哀號奔走淮東西者凡三年天網莫衷見母於斬之羅田自是歲一涉淮一自道出龐居士舊址遇一道人綠髮童顏問其姓曰官也問所之曰採藥與語移日清越可喜同宿焉道入夜坐達旦問其齒九十餘矣詰其所以壽曰子聞三元之說乎時勿勿不暇扣後十年戊辰試太學至禮部少憩飛來峯下忽復遇其人貌不減舊始

異之携手同飲因詰向語道人曰此常理耳
 余稽首請之曰人之壽天元六十地元六十
 人元六十共一百八十歲不知戒慎則日加
 損焉精氣不固則天元之壽減矣謀為過當
 則地元之壽減矣飲食不節則人元之壽減
 矣當實齋而不知所愛當禁忌而不知所避
 神日以耗病日以來而壽日以促矣其說皆
 具見於黃帝岐伯素問老聃莊周及名賢書
 中其與孔孟無異子歸以吾說求之無他術
 也復為余細析其說且遺以二圖余再拜謝
 晝夜以思之前之所為其可悔者多矣於是
 以其說搜諸書集而成編以自警焉僕年七
 十父年且九十一矣蒙恩免役侍奉他無以
 仰報明時願錄諸梓與眾共之庶讀者詳焉
 不敢以父母遺體行殆安樂壽考以泳太平
 似於天朝好生之德不為無補云皆至元辛
 卯歲菊月吉旦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序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一

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集

人說

天地之間人為貴然圓於形而莫知其所
 貴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目象日月毛髮肉
 骨象山林土石呼為風呵為露喜而景星慶
 雲怒而雷霆迅雷血液流潤而江河淮海至
 於四肢之四時五臟之五行六腑之六律若
 是者吾身天地同流也豈不貴乎按歲教父
 母及子相感業神入胎地水火風眾緣和合
 漸得生長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
 七日如鞋襪四七日如溫石五七日有風觸
 胎名攝提頭及兩臂脛五種相現六七日有
 風名旋轉兩手足四相現七七及八七日手
 足十指二十四相現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
 二穴大小便處九種相現十七日有風名普
 門吹令堅實及生五臟十一七日上下氣通
 十二七日大小腸生十三七日漸知飢渴飲
 食滋味皆從臍入十四七日身前身後左右
 二邊各生五十條脉十五七日又生二十條

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氣之脉至是皆具
 十六七日有風名甘露安置兩眼通諸出入
 息氣十七七日有風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
 咽喉胃臆一切合入之處皆得通滑十八七
 日有風名無垢能令六根清淨十九七日眼
 目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種報曰身命意二十
 七日有風名堅固二脚二手二十指節至一
 身二百大骨及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七
 日有風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風
 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
 七日皮膚光悅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潤二十
 六七日髮毛爪甲皆與脉通二十七七日髮
 毛爪甲悉皆生就二十八七日生屋宇園池
 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隨自業或鰲或白
 三十七日鰲白相現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
 七日漸得增長三十五七日肢體具足三十
 六七日不樂佳腹三十七七日生不淨臭穢
 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風名藍花能令長
 伸兩臂轉身向下次有趨下風能令足上首
 下以向生門是時也萬神必唱恭而生男萬

神必唱奉而生女至於五臟六腑筋骨髓腦
 皮膚血脉精氣水臟二萬八千形影一萬二
 千精光三萬六千出入八萬四千毛竅莫不
 各有其神以主之然則人身豈易得哉鞠育
 之恩又豈淺淺哉夫以天地父母之恩生此
 不易得之身至可貴至可寶者五福一曰壽
 而已既得其壽則富貴利達致君澤民光前
 振後凡所以掀揭宇宙者皆可為也蓋身者
 親之身輕其身是輕其親矣安可不知所守
 以全天與之壽而有以盡事親之大乎或曰
 嬰孺之流天真未割禁忌飲食又無所犯有
 至天枉者何歟曰此父母之過也為父母者
 或陽盛陰虧或陰盛陽虧或七情鬱於內或
 八邪襲於外或母因胎寒而餌煖藥或父以
 陰萎而餌丹藥或胎元既充淫慾未已如花
 傷培結子不實既產之後稟賦怯弱調養又
 失其宜驕惜太過睡思既濃尚令咀嚼火閤
 既煖猶令飲酌厚衾重覆且令衣著撫背拍
 衣風從內作指物為虫驚因戲譴危坐放手
 我笑渠惡欲令喜笑肋脇指齧雷鳴擊鼓且

與掩耳眠卧過時不令早起飲食飽飢不與
戒止睡卧當風恐嚇神鬼如此等事不一而
已斯言也演山省翁之至言也父母者因是
而鑒之則後嗣流芳同此一壽豈不偉歟

天元之壽精氣不耗者得之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人道有不可廢者莊周乃曰人之可畏者
杜席之間不知戒者過也蓋此身與造化
同流左為腎屬水右為命門屬火陽生於
子火實藏之猶北方之有龜蛇也膀胱為
左腎之腑三焦為右腎之腑三焦有脂膜
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而
出夾脊而上貫於腦上焦在膻中內應心
中焦在中脘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
動系分布人身方其湛寂慾念不興精系
散於三焦榮華百脉及慾想一起慾火熾
然禽撮至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輪焉而
去可畏哉嗟夫元炁有限人慾無涯火生
於木禍發必剋尾閭不禁滄海以竭少之
時血炁未定既不能守夫子在色之戒及

慾不可絕

其老也則當寡慾關心又不能明列子養
生之方吾不知其可也麻衣道人曰天地
人等列三才人得中道可以學聖賢可以
學神仙況人之數於天地萬物之數但今
之人不修人道貪愛嗜慾其數消滅只與
物同也所以有老病夭殤之患鑒乎此必
知所以自重而可以得天元之壽矣

黃帝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
疾又曰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
而和之是謂聖度聖人不絕和合之道但
貴於閉密以守天真也

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

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

日一泄此法語也所稟者厚食飲多精力

長雖隨級隨滿猶懼其竭也若所稟者薄

元氣本弱又食減精耗損強而為之是怯

夫而試渴婦之術

素女曰人年六十者當閉精勿泄若氣力

尚壯盛者亦不可強忍久而不泄致生癰

疾

彭祖曰男不可無女女不可無男若念頭真正無可思者大佳長年也又曰人能一月再泄精一歲二十四泄得壽二百歲名醫論曰思慾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為白淫而下因是入房太甚宗筋縱弛

書云男子以精為主女子以血為主故精盛則思室血盛則懷胎若孤陽絕陰獨陰無陽慾心熾而不遂則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久而為勞富家子唐靖發於陰至爛而不可泄也史記濟北王侍人韓女病腰背痛寒熱倉公曰病得之欲男子不可得也

慾不可早

齊大夫褚澄曰羸女則養血宜及時而嫁弱男則節色宜待壯而婚

書云男破陽太早則傷其精炁女破陰太早則傷其血脉

書云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

書云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炁早泄未完而傷

早泄未完而傷

書云童男室女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苛損男則神色先散女則月水先閉

慾不可縱

黃庭經曰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泣

彭祖曰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千裏不如獨卧

老君曰情慾出於五內寃定覺靜生也情慾出於膏肓精散神感死也

彭祖曰養色妖麗嬌妻盈房以致虛損之禍知此可以長生

陰符經曰淫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也世之人若不能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愛慾則流浪生死之海害生於恩也

全元起曰樂色不節則精耗輕用不止則精散聖人愛精重施髓滿骨堅

書云年高之時血氣既弱覺陽事輒盛必慎而抑之不可縱心竭意一度不泄一度火滅一度火滅一度增油若不制而縱情則是膏火將滅更去其油

則是膏火將滅更去其油

莊子曰嗜慾深者其天機淺

春秋秦醫和視晉侯之疾曰是謂近女室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玄樞曰元氣者腎間動氣也右腎為命門精神之所舍愛惜保重榮衛周流神氣不竭可與天地同壽

元氣論曰嗜慾之性固無窮也以有極之性命逐無涯之嗜慾亦自斃之甚矣

仙經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歸心靜默可

以長生經頌云道以精為寶寶持宜秘密

施人則生人留已則生已結嬰尚未可何

況空廢棄棄損不覺多衰老而命墜

仙書云陰陽之道精液為寶謹而守之後天而老

書云聲色動蕩于中情愛牽纏心有念動

有著畫想夜夢馳逐於無涯之慾百靈疲

役而消散宅舍無寶而傾頹

書云恣意極情不知自惜虛損生也譬如

枯朽之木遇風則折將潰之岸值水先頹

苟能愛惜節情亦得長壽也

書云腎陰內屬於耳中膀胱脉出於目眇目盲所視耳閉厥聰斯乃房之為患也

書云人壽天在於搏節若將息得所長生不死恣其情則命同朝露

書云慾多則損精人可保者命可保者身

可重者精肝精不固目眩無光肺精不交肌肉消瘦腎精不固神氣減少脾精不堅齒髮浮落若耗散真精不已疾病隨生死亡隨至

神仙可惜許歌曰可惜許可惜許可惜元

陽宮無主一點既隨濃色妬百神泣送精

光去三尸喜七鬼怒血敗氣衰將何補尺

宅寸田屬別人玉鑪丹竈阿誰主勸世人

休戀色戀色貪淫有何益一神去後百神

離百神去後人不知幾度待說說不得臨

時下口泄天機

慾不可強

素問曰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註

云強力入房也強力入房則精耗精耗則

腎傷腎傷則髓氣內枯腰痛不能俛仰

黃庭經云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

書云陰痿不能快慾強服丹石以助陽腎

水枯竭心火如焚五臟乾燥消渴立至近

曰少水不能滅火或為瘡瘍

書云強勉房勞者成精極體瘦羸驚悸

夢泄遺瀝便濁陰痿小腹裏急面黑耳聾

真人曰養性之道莫強所不能堪爾抱朴子曰才不逮強思之力不勝強舉之傷也甚矣強之一字真戕生伐壽之本夫飲食所以養生者也然使醉而強酒飽而強食

本有不戒以害其身況慾乎慾而強元精去元神離元氣散戒之

慾有所忌

書云飽食過度房室勞損血氣流溢滲入

大腸時便清血腹痛病名腸癖

書云大醉入房氣竭肝傷丈夫則精液衰

少陰痿不起女子則月事衰微惡血淹留

生惡瘡

書云然燭行房終身之忌

書云忿怒中盡力房事精虛氣節發為癰

疽恐懼中入房陰陽偏虛發厥自汗盜汗

積而成勞

書云遠行疲乏入房為五勞虛損

書云月事未絕而交接生白駁又冷氣入

內身面萎黃不產

書云金瘡未差而交會動於血氣令瘡敗

壞

書云忍小便入房者得淋莖中痛面失血

色或致胞轉臍下急痛死

書云或新病可而行房或少年而迷老世

事不能節減妙藥不能頻服因茲致患歲

月將深直待肉盡骨消返還冤神鬼故因油

盡燈滅隨竭人亡漆油燈壯補髓人強何

干鬼老來侵總是自招其禍

書云交接輪罵必動三焦心脾腎也動則

熱而慾火熾因入水致中焦熱鬱發黃下

焦氣勝賴黑上焦血走隨痰熱行於大便

黑瘡男女同室而浴者多病此

書云服腦麝入房者關竅開通真氣走散

重則虛脫輕則癰瀉

本草云多食胡行房傷肝面無光

書云入房汗出中風為勞風

書云赤目當忌房事免內障

書云時病未復作者舌出數寸死三國志

已差華陀視脉曰尚虛未復勿為勞事色復即死死當舌出數寸其妻從百里外省之止宿交接三日病發一如陀言可畏哉

慾有所避

孫真人曰大寒與大熱且莫貪色慾

書云凡大風大雨大霧雷電霹靂日月薄

蝕虹霓地動天地昏冥日月星辰之下神

廟宇觀之中井竈園廁之側塚墓屍柩之

傍皆所不可犯若犯女則損人神若此時

受胎非止百倍損於父母生子不仁不孝

多疾不壽

唐魏證今人勿犯長命及諸神降日犯淫

者促壽及保命訣所載

朔日減一紀望日減十年晦日減一年

初八土弦二十三下弦三元減五年二

分二至二社各四年庚申甲子本命減

二年正月初三萬神都會十四十六三

官降二月二日萬神會三月初九牛鬼

神降犯者百日中惡四月初四萬佛善

化犯之失瘡初八夜善惡童子降犯者

血死五月三箇五日六日七日為九毒

日犯者不過三年十月初十夜西天王

降犯之一一年死十一月一十五日掠剩

大夫降犯之短命十二月初七夜犯之

惡病死二十日天師相交行道犯之促

壽每月二十八人神在陰四月十月陰

陽純用事已上日辰犯淫且不可況婚

姻乎按庚申論曰古人多盡天數今人不終天年何則以其固知避慎障

情恣色暗犯禁忌陰司減其齡華能及百歲者幾何人哉蜀王孟昶納張麗華

於觀側一夕迅雷電火張氏殞道士李苦冲於上元夜見殿上有朱履衣冠之

士面北而立廊下羅列罪人有女子甚苦白其師唐洞卿師曰此張麗華也昔

寵幸於此數續高真所致由是觀之天地間禁忌不可犯也

嗣續有方

建平孝王妃姬等皆麗無子擇良家未笄

女入內又無子問褚澄曰求男有道乎澄

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

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

嫁皆欲陰陽完實然後交合而孕孕而

育育而子壯強壽今也不然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王曰善未再養生六男

書云丈夫勞傷過度腎經不煖精清如水精冷如冰精泄聚而不射皆令無子近此

精傷

書云女人勞傷氣血或月候愆期或赤白十六

帶下致陰陽之氣不和又將理失宜食飲

不節乘風取冷風冷之氣乘其經血結於

子臟皆令無子

書云月候一日至三日子門開交則有子

過四日則閉而無子又經後一日三日五

日受胎者皆男二日四日六日受胎者皆

女過六日胎不成

凌霄花凡居忌種此婦人聞其氣不孕

妊娠所忌

產書云一月足厥陰肝養血不可縱怒疲

極筋力冒觸邪風二月足少陽膽合於肝

不可驚動三月手心主右腎養精不可縱

慾悲哀觸冒寒冷四月手少陽三焦合腎

不可勞逸五月足太陰脾養肉不可妄思

飢飽觸胃卑濕六月足陽明胃合脾不得

雜食七月手太陰肺養皮毛不可憂鬱斗

呼八月手陽明大腸合肺以養氣勿食燥

物九月足少陰腎養骨不可懷恐房勞觸

胃生冷十月足太陽膀胱合腎以太陽為

諸陽主氣使兒脉絡皆成六腑調暢與母

分炁神炁各全俟時而生所以不說心者

以心為五臟主如帝王不可有為也若將

理得宜無傷胎臟又每月不可針灸其經

如或惡食但以所思物與之食必愈所忌

之物見食物門中

太公胎教云母常居靜室多聽美言講論

詩書陳說禮樂不聽惡言不視惡事不起

邪念令生男女福壽敦厚忠孝兩全

演山翁云成胎後父母不能禁慾已為不

可又有臨產行淫致其子頭戴白被而出

病夭之端也

嬰兒所忌

書云兒未能行母更有娠兒飲妊乳必作

魘病黃瘦骨立發熱髮落

書云小兒多因缺乳喫物太早又母喜嚼食喂之致生病病羸瘦腹大髮堅萎困養子直訣云喫熱莫喫冷喫軟莫喫硬喫少莫喫多法也書云毋淚勿墮子目中令目破生翳鎖碎錄云小兒勿令指月生月蝕瘡勿令就瓢及瓶中飲水令語訥又衣服不可夜露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一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二

深三

九華澄心老人李鳳飛集

地元之壽起居有常者得之

人之身仙方以屋子名之耳眼口鼻其總隔門戶也手足肢節其棟梁榱桷也髮毛體膚其壁瓦垣牆也曰氣樞曰血室曰意舍曰倉廩玄府曰泥丸絳宮曰紫房玉闕曰十二重樓曰貴門曰飛門曰玄牝等門蓋不一也而有主之者焉今夫屋或為暴風疾雨之所飄搖蟄虫蟻蠹之所侵蝕或又為鼠竊狗盜之所損壞苟聽其自如而不之檢則日積月累東傾西頽而不可處矣蓋身者屋也心者居屋之主人也主人能常為之主則所謂牕戶棟梁垣壁皆完且固而地元之壽可得矣

養生之道

老子曰人生大期百年為限節護之者可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大耳衆人大言而我小語衆人多煩而我少記衆人悻暴而我不怒不以人事累意淡然無為神氣自

滿以為不死之藥

莊子曰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年尊壽者皆重失之

孫真人銘曰怒甚偏傷炁思多太損精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噴亥寢鳴雲鼓晨興漱玉津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常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書云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循禮節以身世循財利四循不置心為之病矣

陶隱居云萬物惟人靈且貴百歲光陰如旅寄自非留意修養中未免疾苦為身累

喜樂

書云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皮華焦

書云喜怒哀節生乃不固和喜怒以安居

處邪僻不至長生久視

書云喜怒哀不測陰氣不足陽炁有餘榮衛不行發為癰疽

聚書云喜則氣和性達榮衛通行然大喜傷心積傷則損故曰少喜則神不勞

淮南子曰大喜墜陽

唐柳公度喜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健或求其術曰吾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炁海常溫耳

東樓法語曰心喜則陽炁散是故抑喜以

養陽氣

忿怒

書云忿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少怒則形佚

悄悄忿恨則損壽怒日久視日月則損明

書云大怒傷肝血不榮於筋而氣激矣氣

激上逆嘔血殄泄目暗使人薄厥

書云切切忿怒當止之盛而不止志為之

傷喜忘前言腰背隱痛不可以俛仰屈伸

書云多怒則百脉不定又多怒則鬢髮焦

筋萎為勞卒不死俟五臟傳徧終死矣樂

力不及苟能改心易志可以得生

隱居云道家更有願生旨第一令人少嘆

志

書云當食暴噉令人神驚夜夢飛揚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

名醫叙論曰世人不終者壽皆由不自愛

惜念爭盡意聚毒攻神內傷骨髓外之肌

肉正氣日衰邪氣日盛不異舉滄波以注

熾火類華嶽以斷涓流

先賢詩曰怒氣劇火焚和徒自傷觸來

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悲哀

書云悲哀憔悴哭泣喘乏陰陽不交傷也

故吊死問病則喜神散

書云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

久而陰縮拘攣兩脇痛不舉

書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而陽蒸內動發

則心下潰波數血也

書云大悲伐性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上

焦不通榮衛不舒熱氣在中而氣消又云

悲哀則傷志毛悴色夭竭絕失生

近謂云肺出氣

內悲而氣耗不行所以心氣急而消矣夫

思慮

黃帝曰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患以

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精神不

散可壽百數也

彭祖曰凡人不可無思當漸漸除之人身

虛無但有遊氣氣息得理百病不生又曰

道不在煩但能不思衣不思食不思聲色

不思勝負不思失得不思榮辱心不勞神

不極但爾可得千歲

庚桑楚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

營

靈樞曰思慮怵惕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

失破惛脫肉毛悴色夭

書云思慮過度思慮無時鬱而生涎涎與

氣搏升而不降為憂氣勞思食五噎之病

書云思慮則心虛外邪從之喘而積氣在

中時害於食又云思慮傷心為吐衄為髮

焦

書云謀為過當食飲不敵養生之大患也

諸葛亮遣使至司馬管懿不問戎事但以飲食及事之繁簡為問使答曰諸葛公夙興夜寐二十以上皆親覽馬飲食不數升懿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後果然矣

張承節云勞經言療證有虫患者相繼決

無是理只譬如俗言昔有一不曉事人嘗

陰與一女人情密忽經別離念念不舍失

寐忘食便覺形容瘦悴不償所願竟為沉

痾

士人有觀書忘食一日有衣紫人立前曰

公不可久思思則我死矣問其何人曰我

穀神也於是絕思而食如故蓋思則氣結伏熱不散久而氣血俱虛疾至天枉也

憂愁

靈樞曰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上逆則六

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

滯滲著而不去積遂成矣

書云憂傷肺氣閉塞而不行又云遇事而

憂不止遂成肺勞胸膈逆滿氣從胸達背

隱痛不已

書云憂愁不解則傷意恍惚不寧四肢不

耐

書云當食而憂神為之驚夢寐不安

書云女人憂思哭泣令陰陽氣結月水時

少時多內熱苦疑色惡肌體枯黑

書云深憂重悲寢息失時傷也

驚恐

書云因事而有大大驚恐不能自遣膽炁不

壯神魂不安心虛煩悶自汗體浮食飲無

味

書云恐懼不解則精傷骨疲癡癡精時自

下五臟失守陰虛氣弱不耐

書云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

氣乃亂矣

書云大恐傷腎恐不除則志傷恍惚不樂

非長生之道

書云驚恐憂思內傷臟腑氣逆於上則吐

血也

書云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逆逆

則下焦脹氣乃不行有婦人累日不產以坐草太早恐懼氣結而然遂與紫蘇藥破氣方得下
書云臨危冒險則魂飛戲狂禽異獸則神恐

淮南子曰大怖生狂

高逢辰表姪嘗游惠山暮歸遇一巨人醉卧寺門驚悸不解自是便溺日五六十次心小腸受盛府也因驚而心火散失心寒腎冷而然其傷心傷腎之驗歟
有朝貴坐寺中須臾雷擊坐後柱且碎而神色不動又有使高麗者遇風檣折舟人

大恐其人恬然讀書如在齋閣苟非所守如此則其為疾當何如耶

憎愛

老子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甚愛色貨精神甚受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費者多惟知足則身可不辱而不危也故可長久
書云憎愛損性傷神心有所憎不用深憎常運心於物平等心有所愛不用深愛如覺偏頗尋即改正不然損性傷神
書云多好則專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權

戕生之斧也

淮南子曰好憎者使人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所以不能終其壽

視聽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彭祖曰淫聲哀音怡心悅耳以致荒耽之惑知此可以長生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孫真人曰生食五辛接熱食飲極目遠視

夜讀註疏久居煙火博奕不休飲酒不已

熱醢麵食抄寫多年雕鏤細巧房室不節

泣淚過多月下觀書夜視星月刺指頭出血多日沒後讀書數向日月輪看極目瞻

視山川草木馳騁田獵冒涉風霜迎風追

獸日夜不息皆喪明之由慎之

書云心之神發乎目久視則傷心腎之精

發乎耳久聽則傷腎

書云耳耽淫聲目好美色口嗜滋味則五

臟搖動而不定血氣流蕩而不安精神飛

子 259-188

馳而不守正氣既散淫邪之炁乘此生疾
叙書云久視日月星辰損目路井莫顧損
壽故井及水漬勿塞令人目盲耳聾翫殺
看聞則氣結

書云五色皆損目惟皂糊屏風可養目力

淮南子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
使耳不聰又曰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
乎

有年八十餘眸子瞭然夜讀蠅頭字云別
不服藥但自小不食畜獸肝人以本草羊

肝明目而疑之余曰羊肝明目性也他肝
聚於肝肝主血
不宜於肝肝主血

疑惑

書云疑惑不已心無所主正氣不行外邪

干之失寐忘飧沈沈默默氣血以虛漸為

虛勞

春秋晉侯有疾秦醫和視之曰不可為也

疾如蠱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於文皿蟲為蠱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

蠱其卦巽下艮上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
男為山少男而悅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
風而落也

國史補云常疑必為心疾李蟠常疑遇毒
鎖井而飲心靈府也為外物所中終身不

痊多疑惑病之本也昔有飲廣客酒者壁

有雕弓影落盃中客疑其蛇也歸而疾作

復再飲其地始知其為弓也遂愈又僧入

暗室路破生茄疑為物命念念不釋中夜

有扣門索命者僧約明日薦拔天明視之

茄也疑之為害如此

談笑

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不敝謂目不安視口不妄言

終身不勤苦若目視精慾又益其事則沒

身不可救矣

書云談笑以惜情炁為本多笑則腎轉腰

疼

書云多笑則神傷神傷則悒悒不樂悒悒

不寧

書云多笑則臟傷臟傷則臍腹痛久為氣

損

真人云人若不會將理者只是多說話戒多言損氣以全其壽也

書云呼叫過常辨爭問答冒犯寒暄恣食

鹹苦肺為之病矣

書云行語令人失氣語多須住乃語

津唾

真人曰常習不唾地蓋口中津液是金漿

玉醴能終日不唾常含而嚥之令人精氣

常留面目有光

書云養性者唾不至遠遠則精氣俱損久成肺病手足重皮毛癰澁脊痛咳嗽故曰

遠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

書云唾者溫為醴泉聚流為華池府散為

津液降為甘露既臟潤身宣通百脉化養

萬神肢節毛髮堅固長春

書云人骨節中有涎所以轉動滑利中風

則涎上潮咽喉衄響以藥壓下俾歸骨節

可也若吐其涎時問快意枯人手足縱活

亦為廢人小兒驚風亦不可吐涎也

有人喜唾液乾而體枯遇至人教以回津

之法久而體復潤蓋人身以滋液為本在

皮為汗在肉為血在腎為精在口為津伏

脾為痰在眼為淚曰汗曰血曰淚曰精此

既出則皆不可回惟津唾則獨可回回則

生意又續續矣滋液者吾身之寶金丹訣

曰寶聚則為富家散則為貧客

起居

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畏

生所謂無勞者非若飽食坐卧兀然不動

輕兀兀終日無致精力疲極則妙矣

莊周曰人有畏影惡迹而走舉足愈數而

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

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

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書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蓋敢於

有為即殺身不敢有為則活其身也

書云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傷陽

則衄傷陰則下

書云起居不時食飲不節者陰受之而入五臟填滿拍塞為殄泄為腸癖賊風虛邪者陽受之而入六腑身熱不得卧上為喘呼

書云精者神之本氣者神之主形者氣之宅神太用則歇精太用則竭氣太勞則絕書云甚勞則喘息汗出損血耗氣

行立

書云久行傷筋勞於肝久立傷骨損於腎養生云行不疾步立不至疲立勿背日

書云奔及走馬大動其氣氣逆於膈未散而又飲水水搏於氣為上逆

書云水有沙風處勿浴勿渡當隨牛馬急渡之不傷人水中又有水弩射人影即死以物打水令弩散急渡吉

書云行汗勿跛床懸脚久成血痺足痛腰疼

真人曰夜行常啄齒殺鬼邪

沈存中筆談草間有黃花蜘蛛名天蛇遭其螫仍濡露則病如癩通身潰爛露涉者

慎之

書云大霧不宜遠行行宜飲少酒以禦霧瘴昔有早行三人一食粥而病一空腹而死一飲酒而健酒能壯氣辟瘴也

坐卧

書云久坐傷肉久卧傷氣坐勿背日勿當

風濕成勞坐卧於塚墓之傍精神自散

書云卧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為痺凝於

脉為血行不利凝於足為厥

書云燭燈而卧神魂不安卧宜側身屈膝

不損心氣覺宜舒展精神不散舒卧招邪

魅孔子云寢不尸

書云寢不得言語五臟如懸磬不懸不可

發聲孔子云寢不言

書云卧勿以脚懸踏高處久成腎水虛損

足冷

書云卧不可戲將筆墨畫其面魂不歸體

書云卧魔不語是魂魄外遊為邪所執宜

暗喚忌以火照照則神魂不入乃至死於

燈前魔者本由明出不忌火並不宜近喚

及急喚亦恐失伸寃也

書云卧處頭邊勿安火爐日久引火氣頭重目赤鼻乾發腦癱瘓瘡癰

書云卧習閉口氣不失邪不入若張口久

成消渴失血色又夜卧勿覆頭得長壽濯

足而卧四肢無冷病又醉卧當風使人發

瘡醉卧黍穰中發瘡患大風眉墮又雷鳴

時仰卧星月下俾卧當風中醉卧以人扇

之皆不可也

隱居云卧處須當傍虛歇烘焙衣衾常損

人

書云飽食即卧久成氣病腰痛百病不消

成積聚

書云汗出不可露卧及浴使人身振寒熱

風癰

書云坐卧處有隙風急避之尤不宜體虛

年老之人有人三代不壽問彭祖觀其

之謂得壽蓋陳風入耳吹腦則陽

沐浴洗面

書云頻沐者氣壅於腦滯於中令形瘦體

重久而經絡不通暢

書云飽食沐髮冷水洗頭飲水沐頭熱泔

洗頭冷水濯足皆令人頭風

書云新沐髮勿令當風勿濕髮髻勿濕頭

卧令人頭風眩暈及生白屑髮禿而黑齒

痛耳聾

書云女人月事來不可洗頭或因感疾終

不可治

書云沐浴漬水而卧積氣在小腹與陰成

腎痺

書云炊湯經宿洗體成瘁洗面無光作皴

哇瘡

書云頻浴者血凝而氣散體雖澤而氣自

損故有癰疽之疾者氣不勝血神不勝形

也

書云時病新愈冷水洗浴損心胞

書云因汗入水即成骨痺昔有名醫將入

汗河浴醫曰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

店中取大絳細切熟麴洗之食之汗出如

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書云盛暑衝熱冷水洗手尚令五臟乾枯

況沐浴乎

書云遠行觸熱逢河勿洗面生烏肝

開覽云目疾切忌浴令人目盲白彥良壯

此道良記之七十餘更無眼病

擲髮

真人曰髮多擲去風明目不死之道也又

曰頭髮梳百度

陶隱居云飽則入浴飢則梳擲多浴少益

心目故道家晨梳常以百二十為數

真人曰髮宜多擲手宜在面齒宜數叩津

宜常嚥氣宜精煉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養者耳

安樂詩云髮是血之餘一日一次梳通血

脉散風濕鎖碎錄云亂髮蔽卧房壁中久

招不祥

書云髮落飲食中食之成瘕宋明帝官人

則氣絕徐文宿曰髮落也以油灌之吐心發

長二尺頭已成蛇懸柱上水瀝盡惟餘一

髮唐甄立言為太常丞有人病心腹滿煩

如瘡診曰誤食髮而然今餌雄黃吐一蛇

大小便氣若頭尾全誤食必然

書云忍尿不便成五淋膝冷成痺忍大便

成五痔

書云腎小便足膝冷呼氣腎大便腰疼目

澀

書云或飲食或走馬或疾走或為寒熱所

迫令胞轉臍下痛胞屈辟不小便致死

書云大小二事勿強閉抑忍又勿失度或

澀或滑皆傷氣害生為禍甚速劉惟簡至

人獻金花丸以縮小便藥把砒臘服三日

小便極少至蜀州肢體通腫蓋被閉却水

道水滋妄行不遇盧昶幾為所誤蓋水泉

可強止之耳

鎖碎錄云對三光便溺及向西北並損人

年壽

衣著

書云春冰未泮衣欲下厚上薄養陽收陰

繼世長生

書云春天不可薄衣傷寒霍亂食不消頭

痛

書云大汗能易衣佳或急洗亦好

書云大汗偏脫衣得偏風半身不遂

書云濕衣汗不可久著發瘡及風癰二腑

不利

書云飲酒汗出脫衣靴襪當風取涼成脚氣

書云冬時綿衣複褥之類急寒急者急換

急脫

陶隱居云綿衣不用頓加添稍暖又宜時

卷二

十六

暫脫

鎖碎錄云若要安樂不脫不着北方語也

若要安樂頻脫頻着南方語也

天時避忌

內經云陽出則出陽入則入無擾筋骨無

見霧露違此三時形乃困薄

經云大寒大熱大風大霧勿冒天之邪

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寒熱感則害人六

腑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先賢曰人以一

握元氣豈可與大造化敵唐節有四不出之訓

書云犯大寒而寒至骨髓主腦逆頭痛齒

亦痛

又云不遠熱而熱至則頭痛身熱肉痛生

矣

真人曰在家在外忽逢大風暴雨震雷昏

霧皆是諸龍鬼神經過宜入室燒香靜坐

以避之過後方出吉不爾殺人

書忌云朔不可哭晦不可歌招凶

四時調攝

內經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夜卧早起生而

勿殺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又曰春傷於風夏必飧泄

書云春夏之交陰雨卑濕或引飲過多令

患風濕自汗體重轉側難小便不利治他

不救惟五苓散最佳

內經曰夏三月此謂蕃秀夜卧早起使志

無怒使氣得泄逆之則傷心秋為痾瘡奉

收者少

陶隱居云四時惟夏難將息伏陰在內腹

冷滑補腎湯劑不可無食物稍冷休哺啜

書云夏之一季是人脫神之時心肝腎衰

化為水至秋而凝冬始堅當不問老少皆

亂腹腹百病不作

書云夏冰止可隱映飲食不可打碎食之

入腹冷熱相搏成疾

書云夏至以後迄秋分須慎肥膩餅霍油

酥之屬此物與酒漿瓜果極理相妨所以多疾者為此也

陶隱居云冷枕涼床心勿喜

凡枕冷物大損人目

書云夏不用露卧令皮膚厚成癬或作面風

書云夏傷暑秋痰瘡忽大寒勿受之患時病由此

書云暑月日曬處有石不可便坐熱生瘡冷成疔

書云盛熱帶汗當風不宜過自日中來勿

用冷水沃面成目疾伏熱者未得飲水及以冷物迫之殺人

書云五六月澤中停水多有魚鱉精飲之成瘕

內經曰秋三月此謂容平早卧早起使志

安寧逆之則傷肺冬為殄泄奉藏者少

書云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為痿厥又立秋日勿浴令皮膚癢燥因生白屑又八月

一日後微火煖足勿令下冷

內經曰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圻無擾

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溫毋泄皮膚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

書云冬時忽大熱勿受之患時病由此又

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

書云冬時天地閉血氣藏作勞不宜汗出

冷背

書云冬寒雖近火不可令火氣聚不須於

火上烘炙若炙手煖則已不已損血令五

心熱

手足應於心也

書云大雪中跣足人不可便以熱湯洗或

隨飲熱酒足趾隨墮又觸寒來寒未解勿

便飲湯食熱物

四氣調神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

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與萬

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

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死生

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

是謂得道故天真論曰有賢人者逆從陰

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

益壽而有極時也

旦暮避忌

書云早出舍煨生薑少許辟瘴開胃又旦起空腹不宜見尸臭氣入鼻舌上白起口臭欲見宜飲少酒

真人曰平明欲起時下床先左脚一日無

災欲去邪兼辟惡如能七星步令人長壽

樂

又清旦常言善事聞惡事則向所來方三

唾之吉

又旦勿嗔恚暮無大醉勿遠行

經曰平旦人氣生日中陽氣隆日西陽氣

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

無見霧露遠此三時形乃困薄

書云夜行用手掠髮則精邪不敢近常啄

齒殺鬼邪又夜卧二足伸屈不並無夢泄

真人云夜夢惡不須說旦以水面東嚙之

呪曰惡夢着草木好夢成珠玉吉

有教入廣者曰朝不可虛暮不可實今氣候不齊不獨入廣也

雜忌

書云過神廟勿輕入入必恭謹不宜恣視吉

書云忽見光怪變異之物強抑勿恠吉伊官麻多妖有報曰鬼使謂曰他熱故尔又報曰鬼報鼓曰以槌與之范文正讀書府學夜有大面之恠近之范以筆書其面曰汝面非常大難欺范仲淹二公不以恠處之而恠自滅可為法

書云脂油然燈人神不安在血光之下

書云凡刀刃所傷切勿飲水令血不止而

死若血不止急以布蘸熱湯盪之或冷水

浸之嚼寄生葉止血妙鎖碎錄云簫管掛

壁取之勿便吹恐有蜈蚣師祖劉復真赴

仆地叫號可畏但見吹火筒在傍劉知其蜈蚣入腹刺猪血灌之吐出蜈蚣可不慎歟

書云凡古井及深窰中多毒氣不可輒入

五六月最甚先下雞鴨毛試之若旋轉不

下是有毒便不可入又云山有孔穴採寶

者惟三月九月餘月山閉氣交死也

三元延壽參書卷之二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三

深三

九華澄心老人李鴻飛集

人之壽飲食有度者得之

黃帝內經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
宮傷在五味扁鵲曰安身之本必資於食
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鄉黨一篇其載
聖人飲食之節為甚詳後之人奔走於名
利而飢飽失宜沈酣於富貴而肥甘之是
務不順四時不和五味而疾生焉戒乎此
則人元之壽可得矣

五味

內經曰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
理以密長有天命

淮南子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病

陶隱居云五味偏多不益人恐隨臟腑成

殃咎五味稍薄今人神爽若稍偏多損傷
臟腑此五行自然之理初則不覺久

當為

酸多傷脾肉腠而唇揭故春七十二日省

酸增甘以養脾氣曲直作酸屬木脾主
肉屬土木克土也

醋過食損胃氣及肌藏筋骨不益男子損

顏色不與蛤同食相背也有云飲少熱醋

辟寒勝酒黃戰云自幼不食醋
今喻八上尤能傳神

又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

鹹多傷心血凝泣而變色故冬七十二日

省鹹增苦以養心氣潤下作鹹屬水心主
血屬火水剋火也

掘過於鹹則傷肺膚黑損筋力西北人食

不耐鹹多壽東南人食絕欲鹹少壽病嗽

及水氣者全宜禁之皆枕源避世之人
不通故多壽後五

味通而

又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

甘多傷腎骨痛而齒落故季月各十八日

省甘增鹹以養腎氣稼穡作甘屬土腎
骨屬水土剋水也

蜜錫沙糖各見本條

又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

苦多傷肺皮槁而毛落故夏七十二日省

苦增辛以養肺氣炎上作苦屬火肺主
皮毛屬金火剋金也

膽柏皮等

又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韭皆苦

辛多傷肝筋急而爪枯故秋七十二日省

辛增酸以養肝氣從革作辛屬金主
筋屬木金剋木也

飲食

胡椒和氣過多損肺今吐血紅椒久食失明乏氣合口者害人十月勿食椒損人心傷血脉多忌除濕溫中益婦人又腎色黑宜食羊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書云善養性者先渴而飲飲不過多多則損氣渴則傷血先飢而食食不過飽飽則傷神飢則傷腎

書云飲食務取益人者仍節儉為佳若過多覺膨亨短氣便成疾

書云飲食於露天飛絲墮其中食之咽唾生泡

書云飲食收器中宜下小而上大若覆之不密虫鼠欲盜食而不可環器墮涎食者得黃病通身如蟻針藥不療

書云飲食以銅器蓋之汗若入內食者發惡瘡肉疽

書云飲食生冷此人土厚水深稟賦堅實不損脾胃久居南方者宜忌之南人土薄水淺稟賦多虛不宜脾胃久居北方者尤

宜忌之

書云飲食土蜂行住或猶犬豕破之水生

病書云空心茶宜戒卯時酒申後飯宜少

書云極飢而食且過飽結積聚極渴而飲

且過多成癰癰日沒後食訖便未須飲酒不乾嘔

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飲食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有力老子云我

命在我不在天全在人之調適卿等亦當

加意毋自輕攝養也

陶隱居云何必飡霞服大藥妄意延年等

龜鶴但於飲食嗜欲中去其甚者將安樂

漿水按本草味甘酸微溫無毒調中引氣

開胃止渴強力通關治霍亂洩痢消渴食

解煩去睡調理臟腑治嘔噦白人膚體如

繒帛為人常用故不齒其功世之所用熟

貴如沉香則燥脾不骨草則虛氣寒香則

紫蘇湯今人朝暮飲之無益也芳草致豪

貴之疾此有一焉宋仁宗命翰林院定藥水奏曰紫蘇第一

第二卷門冬第三以蘇能下腎瀉浮氣殊不知久則泄人真氣令人不覺

本草云酒飲之體軟神昏是其有毒也損益兼行

扁鵲云久飲常過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

神損壽有客訪問顓頊出美酒兩石顓頊飲石二客飲八斗次明顓頊無所苦酒

量慎也客已死矣觀之客腹已出腸已穿豈非量過而犯扁鵲之戒歟

飲白酒食牛肉生虫酒漿照人無影不可

飲不可合乳汁飲令人氣結祭酒自耗者

殺人酒後食辛辣物多則緩人筋骨則黍

穰食猪肉患大風凡中藥毒及一切毒從

酒得者難治酒性行血脉流遍身體也

書云飲酒醉未醒大渴飲冷水又飲茶被

酒引入腎臟為停毒之水腰脚重腿膀脫

冷痛兼患水腫消渴瘰癧

書云酒醉當風以扇扇之惡風成紫癰又

醉酒吐罷便飲水作消渴

神仙不禁酒以能行氣壯神然不過飲也

本草茶飲者宜熱宜少不飲尤佳久食去

人脂令人瘦下焦虛冷惟飽食後一二盞

不妨消渴也飢則尤不宜令人不眠全非

食身重

書云將鹽點茶引賊入家恐傷腎也

東坡茶說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暗

中損人不少吾有一法常自修之輒以濃

茶漱口於食後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

肉之在齒者得茶漱滌乃不覺脫去不煩

挑剔也蓋齒性便苦綠此漸堅牢而齒靈

且日去矣

書云飲多則肺布葉舉氣逆上奔

書云陰池流泉六月行路勿飲之發瘡

書云飲宴於聖像之側竟鬼不安

書云飲水勿急咽久成氣病

書云形寒飲冷則傷肺上氣咳嗽鼻鳴

書云粥後飲白湯為淋為停濕

陶隱居云食戒麤并欲連寧可少食相

接續莫教一飽頓充腸損氣傷心非爾福

養生云美食須熟嚼生肉不須吞

又云食畢漱口數過齒不踣口不臭漱口

忌熱湯損牙

又云食炙烤宜待冷不然傷血脉損齒

書云食第屋漏水墮脯肉成癥瘕生惡瘡

書云人汗入肉食之作丁瘡

書云食諸獸自死肉生丁瘡

隱居云生冷粘膩筋物自死性牢皆勿

食饅頭閉氣莫過多生膾偏招脾胃疾鮮

膏胎卵兼油膩陳臭淹藏盡陰類老人朝

暮更餐之是借寇兵無以異按饅頭乃閉氣

子包氣以破之包

書云食物以象牙金銅為匙筋可以試毒

書云食物以魚魷器盛之有蟲毒輒裂破

入閱者宜審之

書云夜半之食宜戒中百前晚食為宜

周禮樂以消食益脾善音聲夜食則脾不

尤宜忌之

食物

三

物之無益而有損者常人猶不可多食況

病人當避忌者乎此書所載凡物之有益

而無損者不書或損益相半者則書其損

策實

生棗令人熱渴氣脹寒熱羸瘦者彌不可

多動臟腑損脾元與蜜同食損五臟

軟棗冷動宿疾發嗽與蟹相忌

梅子壞齒

生龍眼平沸湯內淖過不動脾

生荔枝性熱多食發虛熱煩渴口乾衄血

櫻桃寒熱病不可多食發暗風傷筋骨嘔

吐小兒多食作熱性熱也

冥楂不可多食損齒及筋

乳柑大寒冷脾發痼疾利腸發輕汗脾胃

冷人尤不可多諸柑性同

橘柚多食口爽不知五味

橙子溫皮多食傷肝與檳榔同食頭旋惡

心生痰作瘡

楊梅多食發熱損齒及筋

杏實熱多食傷筋骨 杏酥生熱喫俱得

半生半熟殺人

杏仁久服目盲眉髮鬚落動宿疾

雙仁者殺人可研細治天傷

桃實發丹石損胃多食有熱飽食桃仁水

浴成淋疾

桃杏花本五出而六出者必雙仁能殺人者失常故也

李子平發瘡疾多令虛熱白蜜和食傷人五內不可臨水上嗽之及與雀肉同食

李不沈水者毒其仁和雞子食內結不消梨寒乳鵝梨紫花梨治心熱此外生不益

人多食寒中產婦金瘡人勿食令萎困其性益齒而損脾胃正二月勿食佳

有人家生一梨大如斗送之朝貴食者皆死考之樹下有蛇果毒于此不常為妖也他故此

藤梨名沐猴梨食多冷中

林檎多食發熱澁氣好睡發冷疾生瘡癰脉閉不行其子不可食令人煩

石榴多食損肺及齒

山石榴多無益澁氣

栗子溫生治腰脚生即發氣宜曝乾蒸炒食多即氣壅患風水氣人不宜

生栗可於灰火中煨令汗出殺其木氣不得通熱小兒生者多難化熟者多滯氣

柿子寒日乾者性冷多食腹痛生者彌冷

红柿與蟹同食吐紅飲酒食红柿心痛至死亦易醉不解酒毒

一種塔柿引痰日乾多動風火乾味不佳

杷子性尤冷與蟹同食腹疼大瀉

蒲萄酒過昏人眼架下飲酒防虫屎傷人

白果生引症解酒熟食益人然不可多多

食腹滿有云滿一千箇者死此物二更開

花三更結子當是陰毒之物

有人艱難取日皆死

菱芰也冷臟多利損陽令陰萎不益脾難

化令脹滿薑酒解之七月食生菱作蟻虫

茨菰大寒動宿冷氣腹脹滿小兒秋食之

臍下痛孕不可食吳人常食患脚氣癰瘰

損齒失顏色 勃菁性與茨菰同

芡實生食動風冷氣損脾難消却益精

藕多食冷中能去痰氣產後惟此不同生

冷忌者破血故也

甜瓜動痼疾多食陰下濕痺生瘡發虛熱

破腹令人愒愒弱脚手無力少食則可不中暑多食未有不貧下多食深秋下痢

難治損陽故也患脚氣食法永不除五月

甜瓜沉水者殺人多食發黃疸動氣解藥

力其雙蒂者殺人與油餅同食發病楊州太守

陳逢原避暑食瓜至秋忽腰腿痛不能舉動遇商助教療之更生

西瓜甚解暑毒北人稟厚食慣南人稟薄

不宜多至於霍亂冷病終身不除

木瓜溫皮薄微赤黃香甘酸不澀向裏子

頭尖一面方是真益脾而損齒若圓和子

微黃帶麻澁小圓味澁微鹹傷人氣多食

損牙

甘蔗多食衄血燒其滓煙入目則眼暗

沙糖寒多食心痛鯽同食成疳癆同食生

流癖笋同食成食癆身重不能行小兒多

食損齒及生蟻虫

柰子多食腫脹不益人病人尤甚

椹梓不可多食損齒傷筋

松子多食發熱毒

胡桃平多食利小便脫人眉動風動痰惡

心嘔吐與酒同食過多咯血

五月食未成果核發癰癤寒熱

秋夏果落地惡虫緣食之患九漏

生果停留多日有損處食之傷人

一切果核雙仁者害人

治諸果毒燒猪骨過為末水服方寸七

米穀

粳米生者冷燻者熟生不益脾過熟則佳

蒼耳同食卒心痛馬肉同食發癰疾

稻米糯米也妊娠與雜肉食之不利其子

生寸白久食身軟緩筋故也性寒壅經絡

氣使人四肢不收昏悶多睡發風動氣可

少食

秫米似黍而小亦可造酒動風不可常食

黍米發宿病久食昏五臟好睡小兒食不

能行緩人筋骨絕血脉

白黍久食多熱令人煩

赤黍不可合蜜惟可作糜不可為飯粘着

難解

五種黍米合葵食之成癰疾藏脯於中食

之閉氣肺病者宜此

生米戲食久為米癰肌瘦如勞缺米則口

吐清水

飴糖進食健胃多食則動脾風

麥占四時秋種夏收西北多霜雪麴無毒

南方少雪有毒

小麥性擁熱小動風氣治麴後覺中毒以

酒嚥漢椒三五粒不為疾

大麥久食宜人帶生則冷損人

麥藥久食消腎不可多

穡麥西川多種山東河北人正月方種先

患冷氣人不宜食

蕎麥性寒難消久食動風頭眩和猪肉食

八九次患熱風脫眉鬚

粟米食後勿食杏仁令人吐瀉

稷米糴也發三十六種病八穀之中最為

下不可同川附子服

陳廩粟米深三稊米陳者性皆冷十一頻食之自利

藏脯腊於中滿三月久不知而食之害人

菹豆治病則皮不可去去皮食少壅氣

赤小豆行小便久食虛人令人黑瘦枯燥

逐津液體重

赤白豆合魚鮓食之成消渴

青小豆一名胡豆合鯉魚鮓食之肝黃五

年成乾消黑白黃褐豆大小豆作豉極冷

黃卷及醬皆平多食體重服大豆末者忌

猪肉炒豆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食之即

嗽猪肉久當擁氣死人有好食豆腐中毒

不能治更醫至中途遇作腐人家相爭因

問妻悞將菜蕺湯置鍋中腐便不成醫得

其說以菜蕺湯下藥而愈也

醬當是豆為者今以麴麥為者食之多殺

藥力夫子云不得其醬不食欲王

芝麻炒熟乘熱壓出生油但可點再煎煉

方謂熟油可食

油發冷疾滑骨髓困脾臟經宿即動氣牙

齒脾疾人不宜陳油飲食須逐日熬熟

黑芝麻炒食之不生風疾風人日食之則

步履端正語言不蹇

白芝麻即胡麻休糧補益生則寒炒則熱

發霍亂抽人化山又別有胡麻味苦

麻仁多食損血腠粗陽滑精發女人帶疾

菜蔬

葵為五菜主秋種早者至春作子名冬葵
 其心有毒傷人性冷熱食之亦令熱悶甚
 動風氣葵凍者生食之動五種留飲甚則
 吐水和鯉魚食之害人四季勿食生葵不
 化發人一切宿病百藥忌食之發狂六咬
 吳葵一名蜀葵不可久食鈍人志性被病
 咬食之永不差
 戎葵并鳥肉食無顏色
 生葱食之即咬蜜下痢食燒葱咬蜜擁氣
 死雜白犬肉食之九竅出血患氣者多發
 氣上充人五臟閉絕虛人胃開骨節正月
 食之發面上遊風大抵功在發汗多則昏
 人神
 胡蔥久食傷神損性多忘損目發痼疾胡
 臭蔥齒人食之甚青魚合食生虫
 韭俗呼草鍾乳病人可食然多食昏神暗
 目酒後尤忌不可與蜜同食未出土為韭
 黃不益人滯氣花動風過清明勿食不利
 萬人心腹痼冷者加剝

霜韭不可食動宿飲必吐水
 五月食之損人滋味乏氣力不可共牛肉
 食成痼熱病後十日不可食發困蔥亦不
 宜
 薤肥健人生食引涕唾與牛肉食作痼
 四月勿食薤及三冬生食多涕唾
 葫大蒜也久食傷肝損目弱陽煮以合青
 魚鮓發黃作蠶敢蝕伐命惟生食不中煮
 暑毒爛嚙下咽即和仍禁冷水
 四月八月食之傷神損膽氣喘悸氣急腹
 內生瘡腸腫成疝瘕多食萌行房傷肝面
 無光北方人稟厚食憤病少
 小蒜不可常食食而咬生魚奪氣陰核疼
 欲死三月勿食傷志時病差後與一切食
 竟入房病發必死
 胡荽蕎子也久食令人多忘胡臭口氣惡
 齒脚氣加劇根發痼疾
 藜子是水浸令生芽而食之者多食令人
 吐水損陽少精心痛寒熱損骨髓二月食
 之傷腎和生魚食奪陰氣核子痛欲死

萱草一名法憂嫩時取以為蔬食之動風
令人昏昏然終日如醉因得其名

松發諸風冷有熱人食之不發病性冷也
芥多食動風氣發丹石與兔肉同食成惡
病

蕪菁蔓菁也根不可多食令氣脹子作油
塗頭變蒜髮

萊菔力弱人不宜多食生者滲人血

生青萊時病差後食之手足青腫

一切菜五月五日勿食之變百病

一切菜熟煮熟食之但凡簷溜滴着者有

毒

十月被霜菜食者面無光目眩腰疼心瘡

發時足十指爪青萎困

菁菜不宜麪同食令人腎悶發病

第三

十四

凡用甘草皆忌此

莧菜多食動氣煩悶冷中損腹共蘇及驚

食生瘕

莖菜不宜久食令身重多腫只可一二頓

芸臺菜患腰脚人多食加劇損陽氣發口

瘡齒痛生虫胡臭人忌之

鹿角菜久食發宿疾損經絡少顏色

菠薐菜北人食肉麪即平南人食魚米即

冷多食冷大小腸久食脚弱腰痛

蓴菜多食性滑發痔引疫氣上有水銀故

也七月蠟虫着上令霍亂勿食之

芹萊生高田者宜人黑滑地名水芹赤色

者害人性寒和醋食之損齒春秋龍帶精
入芹中偶食

之手青肚滿痛不可忍服砂
糖三二升吐出斯暢便愈

苦蕒夏月食之以益心蚕婦忌食之

蒿苳冷久食昏人目

白蒿苳冷氣人食之腹冷產後不可食寒

中共飴食生虫

苦苳不可與蜜同食

若蓬多食動氣冷氣人食之必破腹

第三

苳苳利大小腸蜜食下痢多食瘦人

蕨久食脚弱無力弱陽眼暗多睡鼻塞髮

落小兒食之不行冷氣食之腹脹生食成

蛇瘕却鑿鎮丹徒出獵有甲士折一蛇食
蛇瘕之覺心中淡淡成瘕後吐一小蛇懸

屋前漸成乾蕨
信不可生食也

茄至冷五勞不可多發瘡損人動氣發痼疾熱者少食無憂患冷人不可食秋後食之損目

黃瓜本名胡瓜不益人患脚氣虛腫者毒永不除

越瓜色白動氣發瘡脚弱不益小兒時病後勿食與乳酪鮓及空心食心痛

青瓜今人多忘

冬瓜多食陰濕生瘡發黃疸九月勿食被霜瓜向冬發血寒熱反惡病初食吐食竟

心下停水或為黃胃有冷者食之瘦

瓜能暗人眼尤不宜老人中其毒至秋為瘡利一切瓜苦者有毒兩蒂兩鼻害人

瓠子冷氣人食之病甚大耗食患脚氣虛腫人食之毒永不除

葫蘆多食令人吐

芋一名土芝有紫有白冬月食不發病他月不可食薯蕷亦有紫白頗勝芋

有小而名山藥者佳

蒟蒻冷氣人少食之曾有患瘰癧自謂無生是物不忌鄰家修蒟

藕求食之要遂多食竟愈有病

肥癯者數人余教多食此而愈

竹筴多食動氣發冷瘕

茭笋滑中不宜多

生薑九月九日勿食之傷神損壽乾姜妊多食內消 椿芽多食神昏

榆仁多食發熱心痛

菌地生為菌木生為槁為木耳為蕈

新蕈有毛者 下無紋者 夜有光者

煮不熟者 欲爛無虫者 煮訖照人無影者 春夏有惡虫毒蛇經過者皆殺人

誤食毒菌往往笑不止而死惟掘地為坎

投水攪取清者飲之

木菌楮槐榆柳桑五木之耳可食冬春無毒木耳亦不宜多食如前所云者皆殺人

又赤色仰而不覆者及生野田中者皆毒

又發冷氣風痔多睡無力

甘露子不宜生食不可多食生寸白與魚

同食生番胃

食茱萸六七月食之傷神氣

同蒿多食氣滿

時蘿根曾有食者殺人
飛禽

雞黃者宜老人為者燉血產婦宜之具五色食者必狂六指玄雞白頭家雞及野禽生子有八字文及死不伸足害人

烏雞谷鯉魚食生癰疽

丙午日忌食雞雉

四月勿食暴雞肉作疽腋漏男女虛勞乏氣 八月食之傷神氣 妊婦多食子患諸虫 妊食雞子多令子失音

雞子動風動氣合鷲肉食害人合犬肝害人合犬肉泄痢合魚汁肉汁成心癢合獺肉遁尸

雞子白合葱蒜氣短合生葱犬肉殺道流血 疹食雞鴨子眼翳

雞過宿收不密蜈蚣必集其中不再煮而食之為害非輕

雞離禽也損多益少久食瘦人春夏多食有毒九月至十一月稍補他月發痔及瘡疥八月忌之益人神氣丙午日不可食明

主於火也四月勿食氣逆和胡桃菌子同食下血有病疾者不宜和蕎麥麩食生肥虫卵不與葱同食生寸白

驚鴨也六月勿食益神氣黑鴨滑中發冷痢脚氣人不可多食有毒妊娠多食令子倒生

野鴨不可與胡桃木耳同食 異苑曰章安人元嘉中

致又食 米食之須更吐一鴨雖差此因肉生所過而然

白鵝肉性冷多食霍亂發痢疾卵不可多

食 蒼鵝發瘡膿

鵝鶉四月以前未可食與猪肝同食面生

黑子與菌同食發痔

鷓鴣此鳥天地之神每月取一隻饗至尊

自死者忌之

山雞頓食發五痔和蕎麥食生瘡竹雞類

也 南唐相馮延巳苦腦痛久不減太醫吳延紹詰庖人曰相公平日多食鷓鴣山雞吳曰得之矣投以甘草湯而愈蓋此禽多食鳥頭半夏有毒以此解之又類編通判楊立之官南方多食鷓鴣生性難臘血日夕不止泗水楊吉老令先咬生薑一斤愈蓋以製半夏毒也唐崔融公以多食竹雞暴亡吳新命振生薑汁折齒灌之復活

亦此
意也

驚驚肉常食之患大風

雀肉不與李同食 合醬食妊娠所忌

鵝鵝雖益人病者食之多減藥力

雄鵝婦人不可食燒毛納水中沈者是雄

烏鴉肉澁不中食

燕肉食者必為蛟龍所害

杜鵑初鳴先聞者主別離學其聲吐血則

上聞者不祥作大聲應之吉

凡禽自死口不閉者殺人

走獸

猪肉之用最多然不宜人食之暴肥致風

虛也閉血脉弱筋骨虛人肌病人金瘡者

尤甚食其肉飲酒不可卧秋穰中又白猪

白蹄雜青者不可食

猪腎理腎氣多食腎虛久食少子

脂作燈目暗青忌烏梅

肝肺共魚鱠或粘食之作癰疽共鯉魚子

食傷神八月勿食佳

腦子損陽臨房不能舉令食者以塩酒是

引賊也會不思皮尚可消而不覺其毒耶

頭動風其情尤毒風人不宜食者以竹葉

燒煙擇口熏之得口鼻涎出則無害

肉用良姜桑白皮皂角黃蠟各少許同煮

食之不發風不得和雞子同食令人滿悶

猪不妻食之中年氣血衰面生黑點俞氏

云猪肉生妻同食發疾風又云發大風

野猪肉微動風青蹄不可食

江猪多食體重

羊肉性大熱時病愈百日內不可食食則

復令骨蒸和鮓食傷人心和生魚酪食害

人生脂宿有熱者不可食 蹄甲中有

珠子白者名懸筋發人癰 肝和猪肉及

梅子小豆食之傷人心大病人妊娠食肝

令子多厄 一切羊肝共生椒食之破五

臟傷心小兒彌忌之 肚子病人共飯常

食之久成番胃作噎病共甜粥食之多唾

吐清水 腦子男子食之損精少子欲食

者研細醋和之猪腦亦然不食佳白羊黑

頭食其腦作腸癰飲酒後不得食羊豕腦

大害人 心有孔者殺人 一角者殺人
殺羊青羝羊也肉以水中柳木及白楊木
不得於銅器內煮食之丈夫損陽女子絕
陰暴下不止 髓及骨汁合食煩熱難退
動利六月勿食以益神氣 青羊肝和小
豆食之目少明
羊不醬同食久而生癰發癰疾
牛盛熱時卒死者不堪食作腸癰下痢者
必劇丑月食之傷神氣 患牛蹄蹄中拒
筋食之作肉刺共馬肉食之身痒共猪肉
食之生寸白 肉用桑柴火炙食生寸白
牛肉患冷人不宜食 五臟各補人五臟
沙牛肉常食發宿病
馬肉自死者害人甚者殺人不可食下痢
人食者加劇肉多着水浸洗方煮得爛去
血盡始可煮炙肥者亦然毒不出患丁腫
肉只可煮餘食難消不可多食妊不可食
五月食之傷神氣食肉而心煩悶者飲清
酒則解濁酒則劇不與陳倉米同食卒得
惡十死九妾同食生氣嗽患痢食心悶

血有毒飲美酒解 白馬女蹄腦令人瘡
白馬青蹄肉不可食 黑脊斑臂肉不可
食 鞍下黑色微肉裏者傷人五臟 馬
頭骨作枕令人不睡 食死馬勿食倉米
發百病 馬汗氣及毛不可偶入食中害
人 汗不可近陰先有瘡不得近馬汗及
肉汁馬氣併毛等必殺人 馬筋肉非十
二月抹者宜火乾 馬心下痢人不可食
馬蹄夜目五月以後勿食之 肉不可與
鹿膳同食
驢肉病死者不堪驢馬為其十二月胎
驢又不產妊不可食驢肉動風脂肥尤甚
食肉慎不可飲酒致疾殺人尿稍毒服不
過二合
醃醢醢醢有益無損羊牛馬酪食竟即食
大酢變血澹尿血 牛乳不可與酸物食
成堅積 驢乳冷不堪酪 一切牛馬乳
及酪共生魚食成魚瘕 乳酪煎魚主霍
亂
犬肉炙食成消渴白大自死不出舌者害

人瘦者是病不堪食妊食犬兒無聲九月

禁食以養神氣 肉與蒜同食損人 血

食肉而去血不益人血和海鮑食之得惡

病 狂犬若鼻赤起與燥者此欲狂其肉

不堪食 孫真人曰春末夏初犬多發狂當戒小弱持杖預防之防而不免真

出於灸其法只就交處牙上灸之一日一

次灸一二三元在意直主百二十日止咬

後便討韭菜煮食之日日食為佳此

鹿肉麋肉為一不屬十二辰也五月勿食

之傷神豹文者殺人 鹿茸不可以鼻嗅

有小虫入鼻為虫類藥不及也 鹿肉痿

人陰不可近 白鹿肉和蒲白作羹發惡

瘡 壺居士云鮮藥人食鹿肉必不得瘡力以其食解毒之草能散藥力也

狸肉骨可治勞

獐肉八月至十一月食之勝羊肉餘月動

氣 鹿肉多食動痼疾以其食蛇所以毒

麋肉不與野雞及鰕生菜梅李果實同食

皆病人

兔肉妊食子缺唇免產從口出忌之宜丹

石人八月十一月可食多食損陽絕血脉

令人萎黃豆瘡食之大毒斑爛損人二月

勿食養神氣共獾肉肝食成遁尸鵝肉同

食血氣不行白雞肝同食面失血色一年

成疽共姜橘食心痛霍亂

虎肉正月忌食以益壽藥箭死者毒漬骨

血間猶能傷人不可食 狸豹同

川山甲多食動舊風疾

豺肉酸不可食消人脂肉令人瘦損精神

獾肉只治熱若冷氣虛脹食之甚也消陽

不益男子宜少食五臟及肉性寒惟肝濕

治傳尸勞

象肉食之體重

熊肉有痼疾者不可食終身不愈十月禁

食 脂不可作燈煙氣入目失明不可近

陰不起

麋肉共鵝肉食作癰此物夏月食蛇帶其

香日久透關成異疾不得近鼻有白虫入

腦患虫類

狝猴小兒近之傷志

蝟肉可食骨不得食能瘦人使人縮小

肉汁在密器氣不泄者 禽畜肝青者

獸赤足者 有歧尾者 煮熟不飲水者

煮而不熟者 生而飲者 野獸自死北

首伏地者 祭肉無故自動者 禽獸自

死無傷處者 犬懸蹄沾漏肉中有星如

米者 羊脯三月以後有虫如馬尾者

米甕中肉脯久藏者皆殺人

脯暴不燥火燒不動入腹不消 自死肝

臟不可食 肉雖鮮似有息氣損氣傷臟

肉及肝落地不粘塵不可食 諸心損心

諸血損血

一切腦一切脾不可食皆能害人 一切

肉惟爛煮停冷食之食畢漱口數過齒不

踴食肉過度還飲肉汁即消 禽畜五臟

三月三日勿食吉

魚類

鮓魚有瘡者不可食

鯉魚多發風熱修理當去脊上兩筋及黑

血沙石溪中者毒多在腦勿食其頭山上

水中有鯉不可食五月五日勿食鯉天行

病後不可食再發死腹有瘕不可食與麥

醬同食咽生瘡與紫蘇同食發癰疽鯉鮓

不可合小豆薑食食桂竟食鯉成瘕 魚

及子不可合猪肝食鯽亦然 素問云魚熱

生風口華子云鯉魚涼當以素問

為正風家更使食魚胎禍無窮矣

鯉魚有瘡者不可食

鯽魚背有十二鬣骨每月一骨毒能殺人

宜盡去之 蘇州王順食鯽骨鯽幾死漁人

愈人問其故九曰父老傳鯽攪木

作掉魚觸便浮知魚畏此木也

白魚泥人心瘡癰人不可食甚發膿炙瘡

不發鱠食之久食發病

鯽魚春不食其頭中有虫也合猴雉肉猪

肝食之不宜 子合猪肉食不宜和蒜少

熱和姜醬少冷與麥門冬食殺人與芥菜

同食水腫

青魚及鮓服木者忌之合生葫蘆蒜麥醬

食不宜

黃魚發氣發瘡動風不可多食合蕎麥食

失音

黃鱔魚不可合荊芥食吐血犯者以地漿

解

時魚味美稍發癰

魴魚患癰者禁之

鮎魚勿食多赤目赤鬚者殺人合鹿肉及

無鰓者全

深三

二十五

鯢魚味美而發諸藥毒鮎雖世人所重不

益人丹石人不可食令少氣發瘡疥動風

氣小兒食之多成癰及噉大人久食卒心

痛合乾并食癰瘕

鯢魚有毒不可食

石首魚不堪鮮食

章魚冷而不泄

狗魚暖而不補

河魨又名胡黃魚味珍經云無毒實有大

毒修治不如法殺人 眼赤者害人 肝

有大毒中之立死 中其毒者微攪
蘆根汁解之

鱷魚不甚發病然多食能發癰瘕及瘡腫

不可與乳酪同食

鰓鰻不可合白犬肉血食之

鯢魚時病起食之復過則霍亂四月食之

害神氣腹下黃為黃鯢 又有白鯢稍羸

二者皆動風氣妊食之胎生疾凡頭中無

頭背有點並殺人

茅亭客語云鯢鯢不可殺大者有毒殺人

京師一即官喜食鯢一日過度吐利大作

幾殆信不可多也

鯢魚肝生惡瘡勿以鹽炙

烏賊魚久食主無子

烏魚水厭焚修者忌

鰻鱺雖有毒而治勞 昔陳通判女病勞
死父母以船送之江

中輒泊孤洲漁人見而憐之與之鰻鱺羹
漸有生意越月漁人送還陳府女病已脫

鰻魚多食發嗽并瘡癰小者謂之鬼鰻害

人

魚鮓若有頭髮在內誤食殺人

深三 三十六

黃鱔魚食後食荊芥殺人 凡一切魚毒

魚油燈煙盲人眼諸禽獸油亦然 無鱗

惡荊芥 無鰓發癰 全鰓發癰 無腸

膽食之三年丈夫陰萎女人絕孕 頭有

白色如連珠至脊上者殺人 白目白背

黑點赤鱗目合並不可食 有角食之發
 心驚 目赤者作鱸成瘕作鮓害人共棄
 食作蛔蟯虫 下痢者食魚加劇難治
 一切魚尾不益人多有勾骨者咽魚
 子共猪肝食不化成惡病 姪食乾魚令
 子多疾 魚汁不可合鷓鴣肉食 魚鱠
 瓜忌同食 三月庚寅勿食魚
 鱸居水底性甚冷毒有勞氣及瘕瘕人不
 宜食肉主聚甲主散凡製鱸者剝其甲同
 煮熟則去甲食之庶幾性稍平目陷者赤
 足者肉下有王字形者三足者為能並能
 殺人 腹下有蛇盤紋者是蛇須看之
 合雞子兔肉芥子醬食之損人 姪食之
 令子項短 六甲日忌食龜鱉及鱗甲害
 人心神 薄苛者鱸曾殺人 合莧菜食
 腹中生鱉巢氏云有主人共奴俱患鱉瘕
 人乘白馬來看馬尿落鱉上即縮頭尋以
 馬尿灌之化為水其主曰吾將差矣即服
 之差
 蟹未被霜者甚有毒云食水葺音建人中之
 不即療多死背上有星點者脚不全者獨

螯者獨目者兩目相向者足斑目赤者並
 殺人中其毒者速以冬瓜汁紫蘇湯或大
 黃汁灌之 姪娠食之令子橫生 至八
 月蟹腸有真稻芒長寸許向冬輸與海神
 未輸芒未可食十二月勿食以養神氣
 食蟹即食紅柿及荊芥動風緣黃下有風
 虫去之不妨與灰酒同食吐血
 海邊又有彭蠡攤出似彭蠡而大似蟹而
 小不可食蔡謨初渡江不識而食之幾死
 數日讀爾雅不熟幾為所誤
 蛙骨熟食之小便淋甚苦 姪食之令子
 壽夭 蛙之小者亦令多小便閉臍下酸
 疼有至死者冷水擂車前草飲之
 蝦發風動氣及瘡癰冷積之疾無鬚者煮
 而色白者不可食鮓內有者大毒以熱飯
 盛密器中作鮓毒人至死蝦鱸共猪肉食
 之嘗惡心多唾損顏色
 螺大寒不可常食 螺蚌菜共食之心痛
 三日一發蚌着甲之物十二月勿食之
 蚶子每食後以飯壓之不爾令人口乾
 蛤蜊服丹石人食之腹中結痛

淡菜多食煩悶目暗微利即止

蜆多食發嗽并冷氣消腎

蛭天行後不可食

龜黑者常噉蛇不中食其甲不可入藥十

一月勿食龜蟹發水病

蟲類

三

二十八

蜜七月勿食生蜜發霍亂蜜瓶不可造鮮
鮮瓶不可盛蜜及蜜煎損氣

白花蛇用之去頭尾換酒浸三日弃酒不

用火炙仍今去皮骨此物毒甚不可不防

烏蛇生商洛今斬黃有之皆不三稜色黑

如漆性善不噬物多在蘆叢嗅花氣尾長

能穿百錢者佳市者偽以他蛇煙燻貨之

不可不察脊高世謂劒脊烏梢商州有患

惡之為起茅屋山中有烏蛇墜酒罌病人

不知而飲連差史記隋有患者食至胃即

吐作胃疾不愈病者曰素有大風求蛇肉

風愈而患此疾蓋蛇腹上有蛇形也

蛇頭不可以刀斷必回傷人名蛇箭

蛤蚧其毒在眼其功在尾尾全為佳

水蛭乾者冬月猪脂煎令黃乃堪用腹有

子去之此物極難死火炙經年得水猶活

石蛭頭尖腹大不可藥用誤用令人目中

生煙不已漸致枯損不可不辨有吳少師

肉瘦食下咽腹中如萬虫攪刺且痺痛皆

以爲勞食下咽腹中如萬虫攪刺且痺痛皆

餘云皆因去年出師飲酒調水似有物入

徑入喉自此得疾夫虫入肝脾勢須滋生

散食時則聚丹田間吃啞精血飽則

蜈蚣黃足者甚多不堪用雞殺過宿收

拾不密此虫必集其中不再煮而食之為

害非輕

蚕沙煮酒色清味美能療疾

蜘蛛灰色大腹遺尿者人作瘡癰

花蜘蛛絲最毒能繫瘡斷牛尾人有小遺

不幸而着陰纏而後已切宜慎之曾有斷

其陰者

蚯蚓暑月履濕毒能中人昔有中其毒者

於身以鹽水浸之而愈又張韶為所咬形

如大風屑翳盡落每蚓為於身亦以此取

効仍當

飲鹽湯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三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四

五同

深四

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集

神仙救世却老還童真訣

三元之道所謂地元人元百二十歲之壽得其術則得其壽矣如迷塗一呼萬里可徹然天元六十者固已失之東隅能不收之桑榆者乎歸而求之又將與天地終始豈止六十而已哉喬松彭祖當歛在下風或曰此道神仙所秘也少火方炎強勉而行真可一蹴而造仁壽之域柰之何道不易知也縱知之亦未易行也人年八八卦數已極永少鉛虛欲真元之復殆渴而穿井不亦晚乎蒼石為粥曾不足以喻其難吁是豈知道也哉剝不窮則復不返也陰不極則陽不生也知是理可以制是數矣回真人內景訣曰天不崩地不裂惟人有生死何也曰人晝夜動作施泄散失元炁不滿足天壽至六陽俱盡即是全陰之人易死也若遇明師指訣信心苦求則雖百二十歲猶可還乾譬如樹老用嫩枝再接方

始得活人老用真氣還補即返老還少勤修一年元氣添得二兩便應復卦道書曰人者物之靈也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元陽真氣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乾乾者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也迨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始加十歲焉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邀加十歲焉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炁又不知所養加五歲焉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加五歲焉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剝剝之為卦惟上九一陽爻而已仙書曰有一爻陽炁者不死倘又不知所覺則元氣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陰也惟安穀而生名曰苟壽當此苟壽之時而不為延壽之思惑矣天下無難事也馬自然怕老怕死有六十四歲將謂休之歎汲汲求道遇劉海蟾傳以長生之訣返老還嬰遂得壽於無窮彼何人哉希之則是時在一覺頃耳苟能覺之體大易之復日積月累元氣

充暢復而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大壯而夫
真精純粹乾陽不難復矣其壽五福之一
微斯人吾誰與歸雖然此道天之寶也有
能覺之天不負道必將默佑於冥冥中當
遇至人如劉海蟾者以盡啓其秘滋補有
藥導引有法還元有圖俱列于左

滋補有藥

孫真人曰人年四十以後美藥當不離於
身神仙曰世事不能斷絕妙藥不能頻服
因茲致患歲月之久肉消骨弱彭祖曰使
人丁壯房室不勞損莫過麋角也

麋角末

七兩酒浸炙熟

生附子

炮一箇熟

右末合和每服方寸匕酒調日三服

昔成都府有綠鬚美顏道士酣醉酒樓歌
曰尾閭不禁滄海竭九轉丹砂都謾說惟
有斑龍腦上珠能補玉堂關下血乃奇方
也今名斑龍腦珠丹

鹿角霜

十兩

鹿角膠

十兩

酒浸數日

兔絲子

二十兩酒浸

栢子仁

別研淨

熟地黃

酒洗酒浸兩宿熟焙入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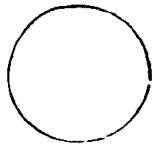
右末以膠酒三四升煮糊杵一二千下
丸如梧子大食前鹽湯或酒吞下五六
十丸

導引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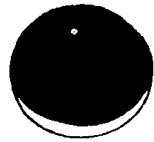
夜半後生氣時或五更睡覺或無事閒坐
腹空時寬衣解帶先微微呵出腹中濁氣
一九止或五六止定心閉目叩齒三十六
通以集身神然後以大拇指背拭目大小
九過去風無翳障明目兼按鼻左右七過
裏俱熱所謂灌次以兩手摩令極熱閉口

鼻氣然後摩面不以徧數連髮際又摩耳根耳輪不拘徧數
所謂修其城郭以名真人起居之法次以舌柱上腭漱口中內外
津液滿口作三嚥下之如此三度九嚥黃
庭經曰漱咽靈液體不乾是也便兀然放
身心同太虛身若委衣萬慮俱遣久久行
之氣血調暢自然延壽也○又兩足心涌
泉二穴能以一手舉足一手摩擦之百二
十數疎風去濕健脚力歐陽文忠公
還元有圖用此大有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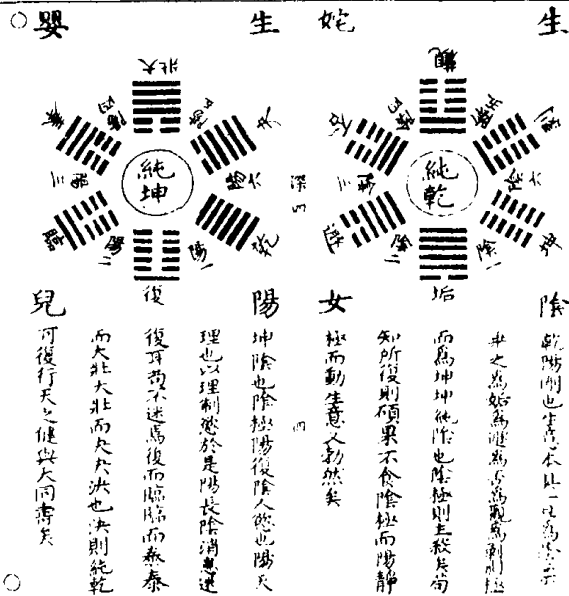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四



人慾盡而天
理還則自旦
至望之月也



道心泯而人
心勝則自望
至晦之月也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五

神仙警世

黃帝問氣之盛衰岐伯對曰人生十歲五臟
始定血氣通真氣在下好走二十歲血氣
始盛肌肉方長好趨三十歲五臟大定肌
肉堅固血脉盛滿好步四十歲臟腑十二
筋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踈榮華頽落
髮頗斑白平盛不搖好坐五十歲肝氣始
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
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好卧七十歲
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
善悟九十歲腎氣焦四臟經脉虛百歲五
臟皆虛神氣乃去形骸獨居
經曰人年四十陰氣倍五十肝氣衰六十
筋不能動精氣少須當自慎自戒少知調
和攝養寧不為養生之本七十以上宜取
性自養不可勞心苦形冒寒暑若能順四
時運氣之和自然康健延年苟求貪得尚
如壯歲不知其可
洞神真經曰養生以不損為延年之術不

損以有補為衛生之經居安慮危防未萌也不以小惡為無害而不去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雖少年致損氣弱體枯及晚景得悟防患補益氣血有餘而神自足矣自然長生也

陰德延壽論

一念之覺固所以得三元之壽考一德之脩又所以培三元之壽脉甚矣念之不可以不覺而德之不可以不脩也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天紫陽真人曰大藥修之有易難也須由我也由天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是可以自信矣道人郭太史精於談天者也應天有書後之星翁推步必來取法曰五行四柱曰星辰運限如是而富貴壽考如是而貧賤疾苦如是而凶惡夭折若鏡燭影若契合符世之人似不能逃其數者及其究也合於書者固多其不合者亦不少是何歟豈人生宇宙間或囿於數或不囿於數歟蓋嘗考之其推玄究微既條列于前至其後則曰陰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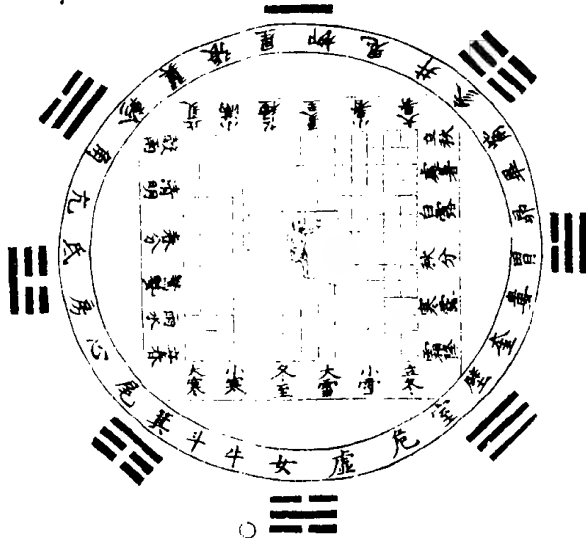
可延其壽吉人依舊無凶又曰隨時應物行方便縱犯凶星亦不虞是必有見矣不然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孫思邈何以有此言歟大極真人徐來勒嘗遇南斗壽星問壽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逆人能刻意為善靜與道合動與福會如此則我命在我不為司殺所執不求壽而自壽不求生而自生苟或墮網紀違天地肆惡悖侮神明背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是不知所積冥冥中奪其算而夭其壽者矣陰德如子公治獄子為丞相徐卿積善哀哀公侯在所不論昔比丘得六神通與一沙彌同處林野比丘知沙彌七日當死因曰父母思汝可暫歸八日復來沙彌八日果來比丘怪之入三昧察其事乃沙彌於歸路中脫袈裟墮水令不得入蟻穴得延壽一紀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不死也後為楚令尹寶禹鈞夜夢祖父

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
禹鈞自是修德罔倦後又夢其祖父與曰
天以汝陰德故延壽三紀賜五子榮顯後
居洞天之位范仲淹為之記由是觀之三
元壽考固得於一念之覺三元壽脉又在
於一德之修也或曰陰德曷從而修之曰
凡可修者不以富貴貧賤拘亦不在強勉
其所無但於水火盜賊飢寒疾苦刑獄逼
迫逆旅狼狽險阻艱難至於飛潛動植於
力到處種種方便則陰德無限量而受報
如之矣善乎西山之記曰遇至人得真法
雖云修養所至是亦陰德之報也此予所
以於參贊書後復作論曰陰德延壽

幽三為一圖歌

天地人三元每元六十年三百六十此
壽得於天本全付與於人或自偏全之
有其法奈何世罕傳函三為一圖妙探太
極先外圓而內方一坤與一乾定體凝坤
象妙用周乾圖壽年在其間得之本自然
一歲加一點漸比喬彭肩未悟參贊法所

行天之健 應地之無疆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五

點恐莫全此書神仙訣識者作壽仙顏朱
鬚長綠髓滿骨且堅豈特點盡圖天地相
周旋

三元參贊延壽書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李鵬飛撰鵬飛至元間人自稱九華澄心老人
所言皆攝生之事凡節嗜欲慎飲食神仙導引之
法俚俗陰陽之忌因果報應之說無不悉載其說
頗爲叢雜要其指歸則道家流也前有自序亦稱
得之飛來峯下道士云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十

卷

〔元〕陳致虛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周

藩刻金丹正理大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丹大要

十卷》提要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序

圖書印

伊川先生云天下有大難事者三曰為國而至於祈
天求命二曰為學而至於聖人三曰修身而至於神仙
斯確論也天琮幼始知學長而從玄慨然信長生之道
可學而致乃希高志客玄訪微刮垢磨光欲華就實擬
向孤峯絕頂把茆蓋頭侶洪崖友赤松抱鶴子之中黃
養蟾光之明素庶幾萬一克償素願也豈謂天不愛道
善於其衷乙亥夏五際遇我師紫霄絳宮上陽真人於
方壺天中解襟傾蓋歡如平生論者焚香共談丹道機
微微露針芥相授時以去就勿忽莫究衷蘊既而瞻候
紫氣道隨黃鶴至交泰別館叩首上請懇疑丹三然後
軟丹盟天披青誓地舉真監度盡授所秘初則迅雷貫
耳驚駭異常次則瘴霧中心昧惑尤甚乃至竟夕不寤
繼日不寧既未敢請其非亦未肯信其是反覆細繹周
悉披羅感神明之告人忽心靈而有悟於是掀翻迷網
打破疑團比沉痾之頓甦猶大夢之驚覺通身是汗驚
目開明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參同契悟真篇等書悉
訂而印證之則言言句句若合符節千變萬化總歸一
貫而今而後宇宙在乎手造化係吾身可以大休歇可
以大自在觀玄珠之有象煉金液以成丹白日登宸清

都進機皆分內事也。回視半生學問，猶覺天猶未盡。測海其大小淺深固以懸絕，亦猶炊砂作飯，攪水為膏。欲求充飢，繼明不可得也。吁！金丹之學，近代自紫清白真人、返魂帝鄉世無真師，傳多失實，談性者非流於狂蕩，則滯於空寂，論命者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為，微器高而利者，不過師傳，惟秘求之方冊，自謂自是，自滿自足，自謂一聞百會，眼空四海，已與鍾呂並駕齊驅，肯諱抑而師問哉！根器劣而鈍者，求之有師，一知半見，自喜自榮，自執自守，自謂灰心歇妄，枯坐無為，即道在其中矣。奚暇多事而更叩人哉！是非海關人我山高，毒藥入心，點墨透骨，世無拔山竭海之力，又無補鑿去毒之方，莫之能救，可勝嘆哉！我師上陽真人，駕極瀾之慈航，仗斬邪之慧劍，紹隆丹陽正傳之脉，發泄青城至秘之文，明前代所未明，說古人所未說，推赤心於人腹，垂青眼於學徒。所著金丹大要十卷，條理數暢，半拱星羅，詞意昭明，金聲玉振，體堂說透骨髓，血滴滴吐出肺腑，恨不與法界眾生盡骨作太羅磨，磨其慈悲仁厚，盛德之至乃如此。僕懼學徒不察其師之用心，特聖師玄章作泛常者，過非徒無益而生惑，或乃興謗而有棄因，述已所遇而為之序，貴以極接沉迷，開覺龍蟄，庶幾情懷見月。

發既知天是亦一助也。金丹之妙在三大要，曰易、曰藥、曰鼎。曰藥，物三田火候然，器有陰陽，此物有內外火候有特異三者，實為金丹之樞要。知此則到家有期，可罷問怪矣。所冀頭頭會合，口口參同，慨興進道之心。高中選仙之舉，千年鐵柱，久結龍沙之盟，靈寶玉尊，嘉慶天元之會。凡我同志，各宜勉旃，門弟子明察瞻天，珠璣謹序。

又

老易泄天機，古文龍虎經，參同契，皆作也。以無為為物祖，以有為為丹母。乾坤爐鼎，坎離升降，開鴻濛，鑿混沌，採藥物，明符火，無非法天地陰陽造化生生之功。有順逆而煉成金丹也。紫陽悟真篇，繼中發揮玄理，殆無餘蘊矣。唯火候之秘，妙存口訣，世之學者，往往趨於旁蹊，出於臆度，未能聞其大要，況通其微妙乎！紫霄絳宮上陽先生，繼真師之絕響，指後學之迷津，千載一時百年幾見。惟明老易深造之道，細格先聖未發之言，謂夫人為萬物之靈，具足此理，知而行之，頓超生死，真心化導，矢口成辭，演為金丹大要十卷，詳論反覆，觀續再三，誠欲與有志者原始要終，心靈自悟，一得永得，同躋仙阼，其慈憫之心，亦溥矣。若漕溪永田王公，吏隱山林，風塵井契，知音有遇，思廣其傳，山中手磨太初提點道林陰。

靜字淵深貌味重玄旨
 蟠蛇列具序說想見聲光區區寄跡紫元留心玄覽
 種緣已熟獲聆餘所謂月現廣方西南得朋金鼎性
 秘者實有信依時採取三性會融亦水玄珠得之罔參
 當斯之時至願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長生久視
 而命在劫入雲之作其老易之津涉乎噫將外老易而
 求之奚言道至元改元旂蒙大淵獻歲除月門弟子盧
 山紫元歐陽天瑞拜首序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目錄

虛無卷第一

金丹大要序

道可道章解

上藥卷第二

妙用卷第三

金丹妙用章第一

尚書妙用章第三

真土妙用章第五

還丹妙用章第七

神化妙用章第九

須知卷第四

運火行符章第一

防危護失章第二

沐浴心應章第五

脫胎換骨章第七

積功卷第五

金丹詩

秘初詩五首

道德經序

藥物妙用章第二

採藥妙用章第四

火候妙用章第六

顛倒妙用章第八

朔望弦晦章第二

卯酉刑德章第四

生殺交錯章第六

須知七事章第八

判惑歌

醒眼詩五首

懸胎功

月燭

道德經傳語八十一首

降龍

伏虎

挫拔

與定陽子

金丹大要序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虛無卷第一

金丹大要序

上陽子曰金丹之道黃帝修之而登雲天老君修之而為道祖巢山高鶴鶴長年爾來迄今歷教何限求於朋者當以陰符道德為祖金碧黍同火之自河上公五傳而至伯陽真人和天師而得伯陽之青丹成道備降魔流教為仙翁濟世雄陽斬蛟是皆逢時匡世救劫斯乃真仙之餘事耳華陽玄甫雲房洞賓授受以來深山妙竅代不乏人其間道成而隱但為身謀不肯遺名於世間者豈勝道哉復有得世存道序傳師歌或隱或顯聖具知乎至於功高德重尊君帝境宰制劫運者又難備知無相海蟾授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沉九紫清接踵者多我重陽我授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真教立長春長真長生至陽廣寧清靜諸老仙輩技分派授丹經妙訣散滿人間唯紫陽悟真篇頗詳又得無名子諸公引而明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乃授太虛真人以傳紫環我緣督子得於紫環詳見太虛真人傳緣督子問氣魄明博物精通扼盡群靈註或釋總三教為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難問等書到此而丹經大備其意憐憫修道之人率多傍門以為真故於卷中指出

先天一炁。猶是謂若水銀硃砂。黑汞白金。火候抽添。定爐竈。名之則是。用之則非。陰符經云。天性人也。人性機也。又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又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道德經云。有無妙竅。玄牝神器。至有上善若水。不敢為天下先。者皆至言也。又如列子御風。莊周鵬運。雖皆寓言。却有深義。金碧經。索同契。分明指出金汞火候。張氣之符。借易為準。其妙在於欲作服食仙。宜用同類者。取象於月。以驗採鉛。後之所述。無以易此。仙聖用心。普接未來。唯只先天真一之炁而已。致虛風荷。祖宗積善。天地界於游浪人間。年且四十。伏蒙我師授以正道。厥後復遇青城老師。親傳先天一炁。以月離日金丹之旨。抽添運用。火候之秘。悉授無隱。與從敬授以來。日夕兢惶。恐辜聖訓。且負所望。儘將從前淺聞陋學。煩惱業識。盡皆脫去。復為天地間一箇閑人。而為囊中丹。財園指。兩於千。為訪侶求朋。將集吾事。乃不敢秘。其言告天。誓白聖師。立此七真大道。乃引諸列仙。月經作此金丹大要。其中實無詳述。開顯條說。直與後來學仙之士。開門引路上。玉人或於此中得而解悟。同步道遙。即清素志。重惟世有先後。人有賢愚。文應出而道愈明。世愈降而人愈。

以神仙之說而為渺茫。或謂仙佛天之所生。非人可及。迺而至此。復索之何者。子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中下之流。口欲修行。而不用心於此。究竟甘分輪迴。可奈何哉。所幸邇來。抱材負器之士。參問尋庸。較之古先。比之稍衆。雖無旌陽拔宅之舉。安知地仙八百。誠教。期有識者。應期立志。疾早求師。成道必矣。世有千鍊百鍊。專則所趨必至。好正則君子喜。誘則邪慳。動無寒力。耕常飽學。弓能射。習水能浮。堅固修行。必成仙佛。今夫百工而不求師。藝豈自精。一經而不求師。科豈能中。專心積善。而學仙。亦必有真仙至矣。若子曰。師觀身。從虛無中來。因緣運會。和合受生。我師數指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致虛續曰。既自虛無中來。却非天之所降。地之所出。又非我身所有。亦非精。亦非血。非草木。非金石。是皆非也。誰得而知之乎。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又云。君子以虛受人。佛謂西方蓮花世界。馬祖云。西江水。悟真篇云。藥在西南是本鄉。又云。蟾光終日照西川。又云。鉛遇癸生須急採。又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太乙真人破迷歌云。如何却是道。太乙金真炁。太乙豈非西乎。西南者。炁所在也。坎癸者。水鉛所居也。黑鉛是先天一炁。而隱於北方水也。然本無方。

位故云自虛無中來也。然同契云：其人清深淵淨，將規中領悟於此，何憂不仙？曰：陰陽曰夫婦，曰男女，曰龍虎，曰日月，爐竈許多名色，無非先天一炁，狀如細雨，霽霧亦如明窓塵，亦如黍米珠，其道易知其事易成，初無難也。故我師云：形神無為，而精氣自然有所為，是猶天地無為，而萬物自然化育也。修道底人，果得真師，口訣則恐光陰迅速，目下收料，汲汲成就我身，又何暇弄功名富貴，而共人談論哉？蓋非得真訣者，於丹經內默猜暗想，無一可成，只得傍引曲證，闊論高談，以度歲月，復何怪哉？且無知者妄造丹書，假借聖賢為名，如葛仙翁保生養命丹訣，達磨胎息經，編趙州十二時歌，鹿公河車頌，以至八段錦、六字氣之類，其他文目更多，切不可信。要當以參同契、悟真篇為主，然未遇聖師面傳，非有自悟。黃帝師廣成子、老子師商容、孔子師老子、釋迦師瞿曇，聖人皆拜真師，後世九流却要自悟，何其誑妄！唯有俊流得師一傳，閑處下工，無人知覺，一担道成，顯其神通，以為頓悟，此則有之。夫金丹一事，其中奧旨，不啻一件，只如藥物、器具、玄牝、陰陽、太易、子養後震電蒙水火金木，毋隱子胎情性、龍虎鉛汞、主賓刀圭、媒娉白雲雌雄、顛倒浮沉、攢簇時候、朔望弦氣、水火進退、斤兩

交符抽添、沐浴烹煉、溫養、胎息，似此等名號，聖師叮嚀訓誨，猶恐乖錯，安得凡夫而自會耶？故純陽祖師云：當時自飲刀圭，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隙不因師，指此事難知。紫陽翁云：鍊君聰慧過顏閔，不過明師莫強猜。今留試金石三寸于此，別其真偽。凡學仙者，先一試之，若得至人傳了，首以參同契、龍虎經、悟真篇此數書內問，無不知順了，逆明橫串，直貫指南，透北謁西，就東只此便是，何以故？蓋聖賢之言，亦有順求，亦有逆取，幾闕二意，曉了一般。若邪師俗子，妄談意會，問他已上數書，則慙懣其說，直也不了，橫也不知，縱能直知，逆又不了，此處有着落，便試過了也。且得入最難，純陽海蟾重陽諸祖，特憐世人，聞道者少，雖證帝位，古誓度人，故出沒變化，往來塵世，必其可度之，是以金丹之道，神仙能授與人，而不能必其成，却能知其必成之人，是以度之必成之人，耳口自別，何哉？大智慧的口求之，而心愈低下，耳聽之，而思所以行，上陽子曰：予昔未聞，撥着得之，要與世人盡諸此道，不相瞞隱，及既得聞，審思審視，果無其人，堪傳此道者，純陽翁云：若差半字，世人無數，箇箇男兒，是丈夫俗眼，看來丈夫而非男兒乎？聖師密授吾乃今而後知，真仙聖師之意，豈不欲

人人領悟箇箇圓成事。世人不及者衆。過者太多。百
般蔽障。無由見聞。是道也。不可以言傳。而非言則何以
聞道。謂不可以言傳者。緣以時人習學識陋。不足以語
之也。必因語之。彼豈信受而行之哉。是曰不可以言傳
也。果若非言。云何口授。今人直以無言是道。寧知於中
妙語更多。但非六耳所以共聽。否則聖人明示直說。何
乃從古隱到。如今轉不可說。後之學者。慧眼未開。宜先
審其志。孝正直善。惡賢愚。天道非正人君子。非素所好
者。端不可與。以莫嗜利。至道輕傳。倘非其人。彼此受
誑。况欲其敬師成道乎。黃庭經云。授者曰師。受者盟以
代割髮肌膚。全手登山。欽金丹。金書玉簡。不可宣。太
上微言。致神傳不死之道。此其文也。大地之間。此事最
本。非重盟誓。孰敢泄機。此授受之已。當宜謹密。不可
外。人三遭其難。仙經具載。可不戒之。以情禁。秘不傳。則
此抑仙。子不能接引。方來。指秘非宜。但當密。其
此熟矣。遂作金丹大要。直述。無文。便於觀覽。所請要
在。在於庚子月。現子時。癸生。取先天真一之炁。是炁即
黑鉛也。當此之時。藥物真正。水源至清。然月之現也。存
口訣。時之子也。亦要心傳。廣。子謂黃帝曰。慎汝心。
汝心多知。為我。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玉陽。

之原也。為汝入於有真之門。若彼至陰之原也。若子
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動。動而愈出。多言教
窮。不如守中。孔子翼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
之謂疾。魏伯陽曰。類同者相從。爭爭不成。竊竊公入。藥
鏡云。是性命。非神氣。求神氣。只一味。是也。天性之道。或
有自悟。天命之妙。必待師傳。師名子曰。假月。爐陰。爐也。
中有玉藥之陽。為耶。虎之弦。烈也。殊砂。陽陽也。中有
水銀之陰。氣。耶。龍之弦。燕也。金丹。即此二弦之炁。調停
和合。以成。然吾所謂神。與炁。精。迎送。動止。凡百作為。皆
主於意也。色聲香味觸。皆關於意。意為耶。意止。即止。
故求丹取鉛。以意迎之。收火入門。以意送之。烹煉沐浴
以意守之。溫養脫化。以意成之。故崔公云。一日。內十二
時。意所到。皆可為。此之為大要之要也。有能猛省。如前
誠金。石。則得金丹大要之要也。既得其要。不訪求。但問
財。以成真。本意。世有以萬金而買功名者。其身安能長
久乎。世有以萬金而濟。如。其死。豈能再生乎。連有否
終。唯道長。冬。亦有聞道之。不肯。直下。承當。勇銳。向前。
疾。早。便做。乃欲待其功名。心滿。諸事。已了。方成。此道。又
感之甚。忽以天不假年。身殞於世。悔何能及。佛果云。只
今。休去。便休去。若。竟了時。無了時。紫陽云。試問。金等。

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棄萬戶侯而為身若張子房焉
稟萬金資而求道者焉宜而焉今之視昔誰能及之後
之視今早宜然焉上陽子曰大脩行人已得師傳先結
川知鮮真人云我今收得長生藥年年海上見知音又
云幾平湖海覓仙傳不做神仙不肯休泥丸翁曰若無
同志相規勸時恐爐中火候非陳虎丘云朝朝惟切等
同志走過東吳不見人蓋得知音道侶乃相規檢臣其
不遠以其成道亦有善侶而未聞道財則有餘是宜質
易兩相成事故應蘊涵財求藥傳大士唱賣藥子皆同
此道也是以釋氏修定坐禪以上制鉛以鉛制汞鉛汞
歸鼎身心不動是云修禪入定今之所謂禪者皆謂
瓶子禪行也打碎坐也跌碎世惟皮可漏子禪搖亦不
斷咬亦不破若人參得皮可漏子禪則鉛與汞自相投
矣三教一家實無二道其分彼我者乃是一箇盲人鞭
騎瞎馬而與人較勝負豈不為明眼底人所笑國悟云
禪非意想以意想參禪則垂道絕功勤以功勤學道則
失有顛絕却意想喚什麼作禪脚膝下摩爾無禪之禪
謂之真禪如鬼子懷胎絕却功勤喚什麼作道頂門上
照耀無道之道謂之真道似蚌含明月佛祖留下數百
公案見性為先此金丹大要禪道俱明仙佛同證性

命二者皆要了知既得了知宜加精進上陽子曰此
金丹大要做諸仙聖之書發明先天一炁之妙開引後
來之人于中顯露泄漏免多夫何故是予早年素有此
志未遇真師不明其要閱諸丹經有難捉摸思致不來
研窮無方廢寢忘食曾留此憾神仙之道因執無為非
遇聖師分明指示則與凡流同歸腐朽是因師指盡以
其間難形言者悉皆詳述作為此書名曰金丹大要以
贖從憶與後來人出雙慧眼不可施於筆舌筆之不可
發於語者語之學道之士因緣獲觀是此金丹大要如
對聖師親相付授當知大藥悉具運用皆全上陽子曰
是此金丹大要十卷首卷虛無三章以象三才二卷上
藥一章以體法身三卷妙用九章以證九還四卷須知
七章以驗七返五卷積功詩歌以分邪正六卷累行序
說使無着象七卷發真問答接引群生八卷修真圖像
示可印證九卷越格擬古最上一乘十卷超宗酌古見
性成佛卷卷皆備鉛汞火候學道之士首卷不悟須尋
三卷三卷不達四卷須知次第孰覺無一不備吾之成
此金丹大要多重言者切之故也多俗語者顯之故也
寧免世間滑真諒然恐方來無直悟底自非宿昔有
仙骨者不能聞是金丹大要之名況云秘傳而誦之乎

此一強名之後千古之上。此道得老子以明萬世之下。此道以老子為法。天以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道果何物而若是其大也。孔子與佛皆明此道。非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儒者不明老子。子思之相授受是何事。抑猜之為日用常行。釋者不能明心見性。只得念禪頑坐。道則不究金丹竅妙。以為焚修法術。皆非道也。蓋未有所授受耳。道之為物。通然而生氣。復資氣而有然。天地萬物未有非然而自生育者。然吾所謂然。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然之名。須究內外之道。然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之道也。佛云摩尼。儒語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然。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別有一路也。然之在內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名雖音。儒謂中和。釋云世音。即自然之道。三教大聖必用此道。故名雖殊。而道則同也。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昔者老子西遊。問今尹喜知為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老子乃註五千余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藍田縣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上下二篇。真人鄭思遠標註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曰道德經。古今辭註何啻百人。惟河上公所釋。以授漢文帝者。語較意

深。今難得其真本。經中大意。第一章顯而出之。子具眼者。於此早分利鈍。夫道也者。本無名無為。且名既有復。不可常名。則無為而無不為也。故三十八章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熟於道德者。休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者。無以為也。無不為者。有以為也。為是道者。慧鑒顏閔。必待師傳。建言有之。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上陽子曰。豈古然哉。於今為然。蓋不可識。則不可見。不可見。則不可思議。捉摸我師。緣督真人。受鍾呂王馬之旨。南嶽一面。悉拜其授。致虛年。南四十。雖居林泉。癖嗜詩書。嘗謂寂滅虛無。其說有真。講說蒙師一指。芒刺脫然。眼下便見。方知脚跟元踏實地。猶如空中浮雲。忽散寶月光明。并得所解。道德經焚香啟視。至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早是性命雙題。愈覺渾身是汗。坐對老子。坐行共老子。行佛祖在脚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最尊。超然有何生死。則三清劍。五嶽冠。有與無物。與寶朱裏汞。水中銀。日鳥。月兔。雌雄。黑白。以至金剛。浮幢。燈籠。佛殿。正法眼。藏。漁。繫。妙。心。百尺竿。西江水。竹。麻。鞋。等。樣。喝。照。用。恒。河。沙。無。量。佛。法。莫。不。皆。是。見。了。悟。了。日。夕。照。觀。大。機。大。用。有。時。得。到。休。歇。之。處。尤。為。快。活。何。以。然。只

為此老雙關二意。首要世人明了。為斯道同出。却不
同入。同出又不同沒。只一已足。強名况復云此。兩省其
下。重云。妙之門。聖人無空言。一字是一箇鐵羅漢。點
檢將來。却是大路傍草。重有兩顆驪珠。尋常人都。夏
過了。明眼人一見。圓陀陀。光燦燦。收拾隨身去。豈不欣
然。何哉。蓋今世人。只是看經。却不觀經。聖賢仙佛。留下
經書。要引世人。皆為聖賢仙佛。一切常人。不明其意。朝
念暮誦。以為祈禱。更不於中。究竟生死。一件實事。抑何
愚哉。猶誨人。醫指以訣云。左心小腸肝膽腎。明了的便
以此而脉人之脉。不必勞誦千遍萬遍。若病不診。只誦此
語。須感得叔和。立現復泰之何。經書亦然。若看而不
亦猶有病之誦。而不診。看經了。其病若。要了。其
了。字則訛了。舌頭了。幾則空。誦了。非了。坐斷是
了。不了的是人。了的是聖賢仙佛。喻如金剛經云。佛說
非身。是名大身。六祖釋云。色心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
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太。等虛空界。乃名大身。色身雖如
須彌。終不為大。此世人。早明色身法身二事。若只口
誦。不觀其義。輪迴生死。何有了。期三教聖師。立言垂訓。
聖欲接引方來。非各門異戶。以相冰炭者。師授是經。師
之續其言外之意。一陽子曰。大哉五千余言。多以天

國家用兵治民之說。以翼其道。然以之平天下。治國家。
用兵使民無施不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故堯舜禹有治道。周道兵機。權機之說也。將以無為
之道。奏之於吾皇。以倣陶唐無為之治也。其將以有為
之道。告之於宰輔。行治平日新之德也。其將以無不為
有以為之道。訓諸學道之士。以修金丹也。得此道以無
為而治天下者。漢文帝之謂也。得此道以佐漢而定天
下者。張子房之謂也。得此道而其鬼不神者。張輔漢之
謂也。得此道而善狎生者。許旌陽之謂也。妙哉。是經其
言父則言教父。母則云物母。此其謂道德也。其旨意先
有為而後無為。非蠢然無為也。本道德而後仁義。非毀
於仁義也。尚仁義而後禮。非棄於禮者也。如恍惚中有
象。有物。杳冥中有精。有信。不貴難得之貨。此皆有指大
道顯露玄機者也。經內隱八十餘異名。如衆甫。神農。玄
牝。紫微。之類。蓋深注意於道。使後人從是而悟。因悟而
入。因入而有為。有為者。即金丹也。意後之人。我其冠者。
不明玄牝。微妙之門。與其提者。不修無為。有為之通使
彼之有目者。視之為異端之教。彼之有口者。呼之為異
端之徒。而世之明敏器識之士。甘與彼之下愚。或躡或
躡。奔競是非。至于老死。而不知有神仙之道。惜哉。且三

教聖賢之所建立者。始焉莫不各有其道而繼之者。特未善也。老子者聖人也。太上者。魏華亭三清之境。以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宰制劫運。終始萬物。為心其視天下民物。一不安者。若已有之。中下之人。恣其狂愚。不知源流。妄誕詆誹。謂彼之非聖人者。罔識蓋彰。惑之甚也。謂此之歸太上者。罔福。是未得其道也。原其著此書。其欲引導修行之士。以成真人。使天下有以匡世救劫者也。始降魔斬蛟。平潮彌災之事焉。然悟者自悟也。迷者自迷也。悟也者。因緣時節之來也。迷也者。宿昔所未種善也。若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此大道之綱常也。萬世之不可易也。降魔也。斬蛟也。此道成之事也。適時而造就其功也。老子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道自綱常而出。非綱常之外。而別求道也。是謂有為。故云和其光。同其塵也。乃至定慧圓明。是謂無為。故云知其雄。守其雌也。道至無為。則神仙之事。備矣。知此經者。則明其道。故曰太上。下知有之。不知者。則辯其語。故曰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今遵此訓。因釋之。每章就下轉語。夫如此者。特為此老並一。便方便手。為天下人具一雙智慧眼。垂于者。接濟遠近。具眼者。早自明了。使人

人回首。物物知歸。長生升仙。必有真實根器的。至順辛未仲秋後三日。紫霄上陽子觀吾陳致虎序。
道可道章解
道可道。非常道。上陽子曰。夫道也者。位天地育萬物。曰道。揭日月生五行。曰道。多於河沙。數曰道。道。此數之多者也。孤則獨。無一侶曰道。直入鴻濛。而還歸。冥滓曰道。善集造化。而頓超聖凡曰道。目下機境未兆。而突爾靈通曰道。眼前生殺分明。而無能逃避曰道。處卑污而大尊貴曰道。居幽暗而極高明曰道。是道也。有大識見之眼。而無情。有大智慧之耳。而無聞。有吸西注之口。而無聲。有請妙香之鼻。而不臭。有殺活舌頭。而味不味。有金剛法身。而在自在。有生死劍。而武士不敢施用。有一字義。而文人不能形容。雖黑漫漫。不許一髮。闍然而日彰。任峭巍。巍壁。萬仞。放身而無怖。細入剎塵。曰道。大包天地曰道。將無入有曰道。作佛成仙。是道。佛經五千四百八十八卷也。說不到了。處中脩三十三章也。說不到。窮處道德五千余言也。說不到。極處道也者。果何謂也。一言以定之。白氣也。故鄭真人曰。道乃氣之周當知體其道者。是氣也。可道者。道有號。道有名。道有諱。比如道之號曰萬物宗。是道號也。名曰涅槃妙心。是表

德也道之號與表德皆可呼可言故曰可道至如道之
請却此生生萬物之道雖有其名而不可以常道故曰
非常道何謂非常道蓋可以自見而不可以人見衆生
見可以自道而不可以人道衆生道是六可道非常道
也何謂非常道以其至廣至大而盡精微故不可以常
道也以其至淨保偶赤洒灑巍巍尊高故不可以常道也
以其至真恍惚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不可以常道也
是之謂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上陽子曰夫名也者
事物用以稱題曰名人神借以呼喚曰名可名非常名
者喻如乾陽物也曰乾則可曰陽物則不可又如坤陰
物也曰坤則可曰陰物則不可故曰可名非常名也又
如今有人名曰谷神小名曰芻狗而字曰衆甫諸與小
名上之呼下可也故曰可名衆人則不可呼若衆人呼
人之小名則其人勃然而怒矣何以故衆人不可呼人
之小名若於僻陋之所人不聞見之地而言之則可若
於閭人中呼之則必自取辱焉故曰非常名也何謂非
常名蓋人人有一箇諸名或可以自題而不可托人言
是云非常名我師曰道以用言在人未嘗不可行但非
常道所行之道名以實言在人未嘗不可稱但非非常
之名則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者待之

而後動也者已動而將形也天地始者唯雄雌牝而
物所自牝萬物母者陰陽感兆而氣所自育以無而偶
有者猶以天而配地以母而配始者猶以炁而合神是
知有與無二者峙而天地位焉始與母二者出而萬物
育焉我師云人之靈明知覺者即無也神也絪縕活動
者即有也氣也此論玄遠要具大方眼然後可以見不
見之處照不照之所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
其竅一定之中而求變化曰常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曰
欲冲虛至聖曰妙包元含靈曰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
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待之而後動動於未見之前而
將興發此即觀其冲虛至聖之妙也常有欲以觀其竅
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已動而將形形於未見之前
而將興發此即觀其包元含靈之竅也我師曰觀其妙
者見其智慧之精微也觀其竅者見其功用之遠大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兩者道與名也無與有
也始與母也妙與竅也皆云兩者而當以無與有為先
同出而異名者有無同出於一而名乃分矣玄者不可
見不可聞不可說同謂之玄無與有兩者皆不可得而
見聞名說也玄之又玄者以其無與有兩者愈不可見
愈不可聞愈不可名說即佛云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

說者即此道也。製妙之門者言其玄乃萬物之靈聖
出入之所也。而我師謂有言外意。上陽子曰。有物先天
地。服下甚分明。道之體者自然也。道之用者虛無也。虛
無者先天地也。契曰。委志歸虛。無悔真諦。云道自虛無
生。一炁我師云。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此乃為之而有
以為也。自然者後天地也。人稟父母陰陽二炁而生。而
長。渾淪未判。抱一無離。此乃無為而無以為也。道本無
名。之曰道。是有名矣。既有名矣。又不可以常名。既
不可常名。則不可得而聞見也。是道也是物耶。是有形
耶。是無形耶。乃不可以常道常名。而不可以聞見者也。
是以從古聖人。以至于今。成仙作佛者。何限。雖遺千經
萬論。下世而終不顯題者。唯是道之尊德之貴也。夫人
本來清淨。若脚跟下見得明了。無他障礙。何必更向經
句上尋覓。為世人翻着見解。誦處不能諳。知處不能
知。是故聖人慈悲方便。假名托字。百般遷就。而為之諱
。知先天地一物耳。三教大聖殊途同歸。初無差別。如
孟子集義所生之道。即孔子一貫之道也。釋迦拈花。以
傳涅槃妙心之旨。即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也。
老子有無玄牝。窺妙物母之道。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
也。深山妙窟。東代不乏人。所謂達到是處。一明一切明。

一了。一切了。利根上士。獲觀此經。字上求義。義裏通機。
句中得意。意外悟道。忽若智慧眼開。感得天人相與。
不慶快。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虛無卷第一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上藥卷第二

精氣神說

黃帝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無上元君謂老子曰長生之功由於用神。神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黃庭外景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心印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聖人言修煉金丹者煉精氣神而已。唯此三者千古之上萬世之下無以易之。而精氣神有役天地有先天地。今將此二說別而曉之。夫精者極好之稱。養者言精惡者言愈。夫物皆然。凡人唯精最貴而甚少。在身中通有一升六合。此男子二八已滿。未

泄之成數。稱得一升。積而滿者至三升。損而喪之者不及一升。精與氣相養。氣聚則精盈。精盈則氣盛。日啗飲食之華。養者為精。故從米從青。人年十六則精泄。凡交一次則喪半合。所費者少。即隨日生而補之。所補者陰精而已。元精一泄。非先天者則不能補。有喪而無益。則精竭身憊也。故慾不節則精耗。精耗則氣衰。氣衰則病至。病至則身危。嗜精之為物。其真寶乎。又奚可縱慾而喪軀乎。丹陽祖師曰。色者甚於虎狼。敗人義行。損人善事。亡精滅神。至於殞軀。為道之大廉也。謂下愚之人。謂其壽命數定。恣慾為快。其意古之戒曰。油枯燈盡。頭

竭人亡。是知精實一身之根本。未有本無根而能久者。象川翁曰。精能生神。神能生神。祭衛一身莫大於此。養生之士。先實其精。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則身健。身健而少病。內則五臟敷華。外則皮膚潤澤。顏容光彩。耳目聰明。老當益壯。神氣堅強。皆見高年慈情未衰。此其早年泄達之驗。至此又無絕慾則壽更多。精之全者無如赤子。赤子受父母陰陽二氣而生。日以增長。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使赤子如有知。保固其渾然之精而無虧泄。待其年壯。明敏。乃遇至人。授以變調之道。必作無為之真仙矣。

茲事固少。此以人身中之精而言。乃後天之精。若論還丹却非此精。夫金液還丹之精。姓金喚九三。即謂元陽。號曰金華。商夫若居玉池之內。出入磅礴。乳名嬰兒。曉則喚為金公。凡到隣家。便稱至人。其情密交。親此乃先天地之精。却為人之至寶。老子曰。吾嘗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此也。修煉之士。先明此精。既看明了。即可仙矣。是號為金液還丹。佛號六金身。若積精至十六兩也。絅陽翁云。吞精食氣。先從有悟理。修真便入無海。蟾金丹歌曰。為甚神仙却愛身。也須惜慾養。晉陳泥丸云。大藥須憑精血。神味一虛。結成真人。

蘇者即金液還丹也昔堯得之於務成子急欲修煉緣
總萬機慮未得就乃拍天下而懷歎曰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舜以授禹而增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後來龍牙禪師乃云人情濃厚道情微道
用人情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從
古至今修此作佛者未仙捨此精而別有路耶其後天
地之精歸陰人若寶之惟能健其身益其壽而已學操
之徒欲吞此精之穢或採闔丹而無或運已精補腦以
是為道不亦愚乎獨先天地之精屬陽聖人修煉以為
丹者此也雲房老仙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
皆陰又云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趙中一
云一身內外總皆陰莫把陽精重而尋白紫清云其精
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吐雲門和曲云乾坤之內
宇宙之間中有一竅秘在形山孔子翼易曰男女媾精
萬物化生若其上士言下須有指景何以故曰男女媾
精萬物化生此為奇特若當時孔子以世俗生養之說
言則必云男女媾精人乃化生却乃普云萬物化生
此物莫淺易看過不上士至人一聞便了中下之士
非道真師直指密訓奚司暗猜我師緣管手云何者為
性命八之一真至精至粹至尊至貴莫越精氣神三

段世罕能達此黃庭經云為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實之
可長活廣成子授黃帝曰毋勞汝形毋傷汝精黃帝以
之而修煉後於崑湖上升自後言修煉之道為醫老之
術抑何愚矣此乃金丹之大道也不可謂你世有此事
最大人人可以修煉而成仙作佛也
夫氣者天地萬物莫不由之在天地之外包覆天地在
天地之內運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以明風雲雷雨得以
動四時品物得以生長收斂此唯天地間陰陽造化之
氣也獨人身之中全具天地陰陽造化之氣得動而用
之又有二焉二者何也先天地之氣有後天地之氣
今以後天地之氣為言此氣生於穀故從氣從米而蓄
於脾胃亦得穀而生氣黃帝曰五臟之氣會於胃而氣
所由生也葉文叔曰人受生之初在胞胎之內隨母呼
吸受氣而成及乎生下剪去臍帶一點元靈之氣聚于
臍下凡人唯氣最先莫先於呼吸呼吸者氣之出入由
是氣非是氣則聲香味觸法都不知者氣之呼接于天
相吸接于地根氣之在人身上有八百一十穴與肺借行
氣旺相開積而壯者倍之因勞慾而後者照一半而人
惟實精則氣自裕氣裕則精自固飲食之精熟有益
氣人年二十而氣壯壯者少勞者則氣長而後多慾切

勞倦者則氣少而短氣少則身弱身弱則病生病生則
命危試以日用常行見之凡交感之後氣即促急樂文
叔云衆生迷蒙醉於情慾日夜漏泄不知其幾何也本
去根枯必死矣世人但知養生止於禁慾殊不知一
念若動氣隨心散精還氣口為此道者當心体太虛內
外如一噫氣之為物莫可不愛之乎下愚之人日則逞
力多勞夜則恣慾喪精氣因之以乏不知氣乃命之蒂
未有花無蒂而不凋也蓋之土先資其氣資氣在於
寒慾慾情不動則情氣自相生矣氣之盛者少和內則
志堅骨強外則筋力勇健身体秀實齒白唇紅老而不
衰步履輕快且氣之全者無如赤子赤子稟父母陰陽
之氣日漸長而無虧加以乳哺飲食日以增養老子曰
終日號而喘不噎和之至也碧虛子陳景元註曰天和
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喘不吐要音下声破
也使赤子如有知守其渾然之氣與精同寶而
不虧泄年壯又遇至人曉以永世之道亦可作無為之
真仙矣茲事又少丹陽祖師曰滋味所以養元去味
患所以養性又曰守氣之妙在乎全精尤當防其睡眠
黃庭經曰元氣所合列宿分紫烟上下三素雲灌既五
華植靈根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在剛大人過行走則

氣急而喘甚睡則氣蘆而動噫坐靜則氣平而緩之氣
偏左而脾因氣以運蓋人睡則脾損而色黃冷食亦然
多喫冷飯之後而又行房則能使人心絞而色黃何以
故飯寢於氣而意多慾動常睡而損脾也此以人身中
之氣而言乃後天地之氣傍門迷人欲嚙其精而納此
氣以為是道猶效沙而代飯不亦惑乎紫陽翁曰噫津
納氣是人行有藝方能造化生內若無真種子猶將
水火煮空鍋唯先天真一之炁可煉還丹乃自虛無中
來此炁姓白喚太乙即名元炁號曰宇宙主宰素鍊即
君寄居西川出入騎白虎乳名喚真種子晚則呼白頭
老子到隣家便稱父姪好食鳥龜而多情此為先天地
之真炁即是人之至寶陰符經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禽之制在炁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又
云或噫或吹或強或弱火修行人先要洞明此之一炁
若得之號曰紫金花又曰摩尼珠茅真君靖中吟如是
添年藥心為使氣神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海蟾翁
金丹歌曰煉形成氣歸真一煉氣成形謁紫宸丹髓歌
曰日遇師真訣只與要氣神入氣穴悟真篇云道自
性主一炁便便一炁產陰陽百真人還源篇云氣是
無名子云真一之炁生於天地之始得於虛無

之中恍惚杳冥視之不見聞之不得如之何
疑結而成希樂者蓋聖人以實而形虛以有而形無
實而有者真陰真陽也而類有情之物也虛而無者二
八初弦之炁也而無質者也兩者相形一物生焉
所謂一者即先天真一之炁而為一黍之珠原其天
地之內已有形質者皆後天地之氣屬陰獨先天地之
氣屬陽惟公入性鏡云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似
形如明窓塵一似細霧烟何謂先天炁重陽翁云五行
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丹陽翁云常思其父祖上下要寬
舒亦同契曰枝葉花果實皆其根株不失其本
悟真篇云萬般非類徒勞力參合聖機蓋世間
從石而出者凡鉛也從造化窟中出者真鉛也何謂真
鉛即先天地其一之為契秘圖曰離納已為日為火為
心為丹砂為龍為求坎納戊為月為水為腎為鉛為虎
為氣在易之初爻曰潛龍勿用夫子翼之曰潛龍勿用
陽氣潛藏三教中人觀書莫不讀焉子內有做官有
作佛修仙的道理在頂下了哩工夫始得上陽子曰若
陽氣潛藏必難求之也直更有方者然後能求之達磨
云見此亦難神州有太無仙云此道非此達磨
亦金仗有力者為求足然以成其道且料得渠未詳

至親方得成佛因知是死無其力者必不得之紫陽真人
乃依馬慶厚之力王冲照乃得富錦公之力石杏林撰
薛紫賢云可往通邑大都休有力者為之是知此炁每
好潛藏無力者安能得之太乙真人破迷歌曰如何却
是道太一令真炁白真人云此氣即非呼吸氣乃知却
是太素炁我師曰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上陽子曰誰
能承當得此一句便是活佛了也蓋虛無中來却不是
從天上落底既不從天上落又非自己所有孟子曰吾
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又曰是俱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又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又曰志至焉氣次焉次者隨而至也又曰志者
氣之帥也帥為氣之帥必為氣主為主者使之來即來
使之往即往又曰配義與道若大智慧於此便分清
濁何以故曰善善養氣而曰以直養此乃發明易中之
直夫觀其靜也稟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故周子愛
說中通外直亦是意也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
取復云配義與道以是而知孟子以仁義言之又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志至焉氣次焉則知孟子非持善養而
亦善取曰云何取曰以直取曰云何來自義所生曰云
何見曰以志為帥以是知以是見就肯出頭頭着則他

也有是知有是見不亦同契曰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
資金碧經云造化泉窟陽氣發坤日界南極五星懸珠
日月合璧萬仙翁流珠狀口流珠流珠後我區區雲遊
四海歷涉萬書忙忙汲汲忘寢失哺亦通知友燒竭求
珠三十年內日月長吁吾今六上憂赴三途賴師傳授
元氣虛無真陰真陽一吸一呼玉液灌漑洞房流酥真
人度我要大丈六仙翁得此先天真一之炁依法修煉
白日紫雲騰空升舉天下後世受其賜也

天神者萬物而言依形而生黃庭經云至道不煩訣
存真氣九百皆有神神名最多其能教舉身中三部

上部八景髮神腦神眼神鼻神耳神口神舌神齒神中
部八景肺神心神肝神脾神左腎神右腎神膽神喉神
下部八景腎神大小腸神胃神脾神兩脇神左陰
神右陽神身中九宮真人心為絳宮真左腎為丹元宮
真右肝為蘭臺宮真肺為尚書宮真脾為黃庭宮
真膽為天靈宮真小腸為玄靈宮真大腸為未
離宮真人膀胱為玉房宮真又有元首九宮真金
丹宮明堂宮丹田宮泥丸宮流珠宮大帝宮天庭宮
真宮玄丹宮太皇宮又有金樓重曰十二亭長身外有
萬八千陽神身內有一萬八千陰神共三萬六千神所

王者為絳宮真人一名肉團神即心王也又有三身神
四智神三魂神七魄神七元八識神假名異字難可悉
數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為之聽命焉故法虛靈知竟
作土生感隨機應境千變萬化隨心千里度海自般又
能通料未來推測禍福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僻陋鄉
無所不至善惡喜怒哀樂慈愛惡欲文能隨之其人表
正其神亦正其人詭曲其神亦邪侯人若絕慾忘情精
氣壯盛神亦發旺明麗形容義好若人多慾勞神神勞
將衰而神不守其人恃酒風顛汚名短行神亦隨順更
亦助之悟真篇云奈何精神陷陰宅舍難固又云修真
之士若執一已而修之無過煉精氣神三物而已奈何

三物一聚俱是後天地生純陰而無陽安能化形於純
陽而出乎天地之外耶此言一身之精氣神也紫陽蓋
欲題者世人未得先天地之陽神與身中精氣神相
終不仙也猶傳大士金剛偈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
而今以先天地之神而高其神號無位真人佛云純利
門耶佛若識得此神却有妙用此神專主役人專主
生人修仙求佛者必以此神主之方得此神元來無頭
無尾無背無面無名無字乃能與佛同名同號能嘆於
人若人姓張三其神亦云張三其人姓金則其神亦云

金剛其人諱法眼其神亦云法眼其人好食大素其神亦好食大素其性善隨人之所好此乃先天地之神陰符經曰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夫修行必先明此神而敬憚之若鮮明了即神仙矣此神之功能驅川四心神四智神八識神非特能用又能使之變化八識變為八金剛四智化為四菩薩四心化為四佛四佛者一名純利陀耶憐二名阿賴陀耶佛三名質多陀耶佛四名乾栗陀耶佛四智菩薩者一名大成就智菩薩二名妙觀察智菩薩三名平等性智菩薩四名大圓鏡智菩薩六識金剛者色識金剛意香味觸法識金剛傳送識金剛合威識金剛道呼神帝神名衆多不知修煉底人反為此神所役安能驅駕而用之哉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精氣聚以成真又云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純陽翁曰精神無血歸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又云精養靈根系養神此真其外更無真曹真人云此來修煉類神而神無不安空苦辛又云神是性弓悉是命神不外馳而自定虛靖天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悉自回自真人云此神即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是皆不外神氣精三物是三物相感順則成人逆則成非何謂順一生二生

三三三三萬物故虛化神神化無形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謂通萬物舍三三歸二二歸一知此道者皆神守形養形煉精精化無形合神煉神還虛金丹乃成只在先天地之一物耳要此物至却無先天地之神功後用八識神使之採丹取鉛隄防固濟傳送保護皆其力也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即行意止即止又平等性智菩薩主傳送識金剛大圓鏡智菩薩主含藏識金剛皆聽意神以主之意神使之去則去使之來即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煉丹故曰神仙須得此神要知其家金丹歌曰身譬屋兮屋譬身却將居者比精神又曰中央神室本虛闊自有先天真炁到資生經云臍下三寸為下丹田方圓四寸者於春氣兩腎中間左青右白上赤下黑中央黃色名曰大海貯其血氣一名大中極言人身上下四向最為中也中央正位即丹田金丹神室也金碧經云神室者丹之樞轉衆石之父母砂汞別居出陽入陰又曰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又曰神室設位變化在乎其中矣神室者上下金也設位者列雌雄配合之密也變化者謂鉛汞之用也我師曰聖人恐泄天機道家以妙有真空為宗多借喻曰朱砂水銀紅鉛黑汞姓女嬰兒丁公黃婆黃芽白雪

等類近於音實。致令迷人妄亂猜疑。學人將似是而非者執以為有。却謂金丹是凡外藥。終於有形質。採戰攝行而終莫悟真空之妙。釋氏以妙空不空為宗。多喻之曰。孤孫狗子。露柱。剌竿。黃花。翠竹。拈佛花。草。燈。籠。佛殿。西江。水。趙州。茶。等類。全無意義。使人不可解悟。學者思之不得。議之不及。遂云禪機。因執為無。沉為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終莫悟不空之妙。豈知禪憂頑坐。道怕傍門。學佛修仙。一件大事。我自得師一言之下。如光明鏡。掛于高堂。物去物來。無不照了。今特指出一條大路。共諸人行。彭真人云。一日可以事四十二百二十年。天地之正炁。無名子曰。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炁。在人曰神。人修行人。早用妙意。觀察智慧。隨後使純利。陀耶佛。八月初三日。夜子癸時。急走西川。採鉛取金。疾駕白虎。與傳送識金剛。一同回還。付與妙觀察智慧菩薩。還歸神室。與勾陳神君。騰蛇神君。面回收貯。閑鎖封固。初則與神交戰。後則龍虎降伏。妙觀察智慧菩薩。與乳栗陀。而佛勸力同心。不可暫離。日夕衛護。如此保顧。十月之後。却有一箇金色頭陀道者。曰。上陽子真人。在內作玉。二佛仍前照管。不使輕離。遠出一周二載。三佛分健。與上陽真人之後。方可受賞。言功。正陽公曰。縱橫天地不

由親其是之謂也。章惠應出神訣云。得太極全體。見本來面目。先天一點真。後天却是屋。呂祖師云。九年大候。直經過。忽尔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太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後天之神。與先天之神。億乘萬騎。隨逐以成真。人同駕雲。暫還詣三清。均授仙秩。是之謂白日升天也。是云大丈夫之事畢也。

金丹正理大金金丹大要上藥卷第二終

金丹大藥大全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

金丹妙用章第一

金碧古文曰丹術者明莫大乎金火。金火者真鉛也。又云元君始煉永神室金洞。玄白生金。公難難建始。松又云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伯陽真人曰。金來歸性。切乃得稱還丹。上陽子曰。金者非云金也。指鉛以為金也。鉛乃金銀之祖。故總題為金。蓋非世上金。實之金。非從凡間土石中出者。此金乃先天之祖。却生於後天。大修行人。擬太極未分之前體而求之。即造真際。是以高仙上聖。於後天地已有形質之中。而求先天地未生之炁。乃以此炁煉成純陽。故名曰丹。夫純陽者。乾也。純陰者。坤也。陰中陽者。坎也。陽中陰者。離也。喻人之身者。亦如離卦。却向坎中心取出陽爻。而實離中之陰。則成乾卦。故曰純陽。以其坎中心爻屬金。故曰金丹。須求先天未形者是。若修後天地已有形者也。物也。非金丹也。然又非金非銀。非鉛。乃其炁也。我師緣督子所以云。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者。此也。黃庭經云。迴紫抱黃。入丹田。幽室內。明照陽門。又云。呼吸元炁。以求仙。魏師曰。先天大學書云。聖人能返一炁而歸。根復命。與元神道合。生生無窮。總括萬象。謂之得一。強名曰丹。非法術也。

藥物妙用章第二

是乾道變化陰陽。不測。聚極無上。至真之炁。包含性命之宗。謂之金液。清真。形神俱妙。之道。望簡至易。一得永得。得其口訣。雖至愚小人。立躋聖位。要知所謂神仙者。以能脫陰而迴陽。抱神以致仙也。丹陽翁云。性定則情忘。性融則炁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大修行人。既得真師。盟授。越早分去身中之陰。而歸至真之陽。也。蓋子曰。一切常人。分陽未盡。則不死。大修行人。分陰盡。則不仙。蓋愈慮絕。則陰消。幻綠空。則陽長。故陰盡。則純則金丹。藥熟。丹熟。則飛神仙境。此所謂之神仙矣。

黃帝曰。人萬物之盜。又曰。日月有度。大小有數。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金碧經曰。煉銀於鉛。神物自生。衆同契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為巧。丹陽祖師云。神氣是性命。性命是龍虎。龍虎是鉛汞。汞是水火。水火是嬰兒。嬰兒是真人。陰真陽。陽真陰。白。無精。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出。氣。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鑪。又云。要知產藥。川。流。成。在。西南。是本。鄉。上。陽。子。曰。從古到今。上聖列仙。皆下丹。經。不肯明。示。藥物。一。件。其。間。所。指。金。木。水。火。土。諸。汞。砂。銀。此。皆。譬。喻。而。凡。俗。直。以。煅。煉。為。事。却。將。金。銀。砂。礪。為。其。藥。以。自。引。真。勝。儼。吾。今。分。

明與世世露夫藥物者須知此藥從物中來非出凡世金石草木之類亦非有形有質之類却又在有形之中而得似金非世金似水非凡水亦有內藥亦有外藥夫外藥者坎中求先天真一之水水中取先天未擾之鉛中持先天太一之炁此炁即黑中之白陰中之陽也惟真篇云取將坎位中心實者是也蓋真一之水即真一之精氣此炁為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水火之本日月之宗萬物之祖契秘圖曰坎為水為月在人為腎腎藏生精精中有正陽之炁炎升於上精陰炁陽故鉛柔而銀剛虎性屬金而金能生水顛倒取之變隱子胎故虎向水中生虎乃配龍是謂陰中之陽也此上言外藥者也夫內藥者離中求先天之液液中行先天久積之砂砂中運先天至真之汞此汞即白中之黑陽中之陰也悟真篇云點化離宮腹內陰是也契秘圖曰離為火為日在人為心心藏生血血中有真一之液流降於下血陽中求陰而求陰龍性屬金而金能生水顛倒取之

而有以為也內藥則無形無質而實有外藥則有体有用而實無外藥者色身上事內藥者法身上事外藥是地仙之道內藥是水仙之道外藥了命內藥了性大惟道邪陰陽所以藥有內外無名子曰離外陽而內陰坎外陰而內陽以外陽照內陰即成乾卦喻如金丹是至陽之炁結在陰海之中取來點已之陰汞即化為純陽之身矣上陽子云不得兩片虛說又說不厭煩留下丹訣今後來皆通徹海蟾翁金丹歌云若要超凡入聖處無出陰陽二品丹陽丹須得先天寶中有五色包至道陰丹須認先天炁常以性根護命蒂陽丹者即外丹也即外藥也造化在二八爐中不要爭箇時辰而生立得成此即先天天地真一之炁號曰真鉛又曰華池神水真金謂真一子曰兼有天地混沌之前真鉛得一以先形而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也夫修行人採此真鉛歸于懸胎胎內點汞入室是謂外丹也陰丹者即內丹也即內藥也夫修行人得外丹入內却行陰陽符水運用抽添以滋養之則陽和即云心液下降腎氣上升至於黃庭氣血不散則丹聚矣悟真篇云護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神息者即佳子云具人之息以運即虛火子云丹藥清淨中作吃飽飽氣息自綿綿此

龜息神息踵息名雖殊而用之則一此即謂之真火以
為內藥也。餌丹之後非真火無以育聖胎是以坐看神
息。夫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火在人曰神人之精
神榮衛一息運陰陽合呼吸以呼吸用神為以神為取
水火以水火煉胎息胎息綿綿將泳坎離坎離交感而
生金液金液還而丹成也。

鼎器妙用章第三

陰符經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太上曰當其無有器之
用龍虎上經云圓中高起狀似蓬壺開閉微密神運其
中爐龜取象黃庭經云入二竅合黃庭呼吸虎無見
吾形伯陽真人云此兩竅與法金液亦相齊紫陽真人
云先把乾坤為鼎器次將烏兔為藥來烹上陽子曰鼎器
之名非但一說匪遇聖師難可擬議曰乾坤鼎器白坎
離正原白玄關一竅白太乙神炁曰神室黃房曰混元
丹曰白陽炁曰陰炁曰玉炁曰金炁曰偃月炁曰懸胎
炁曰二八炁曰朱砂炁曰上下金丹曰內外炁曰黃金室
曰廣生炁曰東陽道炁名雖多而所用亦別且如內
丹外丹之說內丹者下丹田在臍之下三寸二曰臍
後腎前一曰前對臍後對腎一曰臍之下腎之上此
說者猶暗中而射也自有道之士只要認取下丹田之

極處為準下丹田是神氣歸藏之府廣圓四寸一名太
中極太中極者言常一身上下四向之中故曰太中極
也又名大海者以貯人一身之血氣故曰大海極真篇
云產精既返黃金室一顯明珠永不離寧清庵云乾坤
交媾散一點落黃庭即此內丹神室也外丹者亦名谷
神亦名神器亦名玄關亦名玄化之門亦名聚妙之門
亦曰有無妙竅凡此數者猶華人而聽管籥而有道之
士只要認得經管採取之所紫陽仙翁曰要得各神常
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蔡文叔註以玄牝為兩腎中間
混元一氣無名子題曰誤矣殊不知玄牝乃二物也若
無此二物安能有萬物故曰內外二丹從此而得聖
人授之號偃月爐懸胎鼎也恭同契丹器歌曰三五寸
一竅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以臍臍三坐垂清淨
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句二百六善
調勻陰火白黃芽錯兩七象輔翼人悟真篇首云周圓
三五寸中虛五寸長一尺二寸狀似蓬壺亦如人之
身服分三層廣三寸爐面周圍一尺二寸明心機有一
口者言喉間二寸唇厚二寸口偃開若金如偃月
狀隨號為偃月爐此上言外丹也仙師之意指物
喻使後學人易於領悟只如圓三五寸一此非真

詳誨豈有自知况其下文多少深意如葉文叔有無丹
丘有過了然明白豈謂玄化之說不得師傳之意細度
果何益哉後之學者既蒙師授常明大要不可尋文而
泥象也又詳陰陽之說偃月爐者陰爐也中有玉
藥之陽氣即虎之性也何謂偃月蓋此爐之口偃仰
之間如偃月之狀陰海是也先天自然真一之火月生
日長於其中是曰陰爐也朱砂者陽鼎也中有水銀
之陰氣即龍之性也號曰懸胎以其不着於地而懸
於龜中此鼎入爐八寸身腹通氣是曰陽鼎也以此之
類皆不可泥文而尋其義也

採取妙用章第四

陰符經曰其盜機也天下之至機也知君子得之固
躬小人得之輕命黃庭經曰玄膚氣管受精府急固子
精項自持然則人之精之類白造之則朱又曰昇畢之
上震出為微陽然造端初九潛龍金碧經曰磁石吸鐵
陽得潛通正陽翁曰有無交入為丹本紫陽真人曰磁
石吸鐵生須急採又曰日暮降時人必急採生處坎離
交朱紫易傳云晦日朝旦採月離日每于壬癸又云三
日暮者象月也庚子日暮者象金也古人意若只念
有無在正和日月會合之時不覺其始生而用之

可以猜曉况只尋常看過謂如有無交入發生急採
天地合坎離交此無真師口授強猜不得是云真寶希
有之妙義也何謂交曰交以不交之交何謂合曰合以
不合之命何謂採曰採以不採之機何謂不採之採曰
譬裂鴻濛採以不採之機何謂不交之交曰譬開混沌
交以不交之交何謂不合之合曰恍恍惚惚冥冥以不合
之合蓋鴻濛未判須尋太乙之先混沌既分則先發生
之際杳冥無象以求其真何謂鴻濛曰形如鷄子之初
比似中黃之義何謂混沌曰月出庚申之上震生卯畢
之交天雞卯分形知未始太極之肇庚方月現推發生
復至之時何謂恍惚杳冥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種向乾
家文感宮無名子曰癸生者時將丑也紫陽翁曰白虎
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象川翁曰癸日子時急採不
得逾時是言採取也但癸與子非天幹地支之攝又復
與震非易中爻象之文吾所謂大要者如坎離命壬癸
月出震生恍惚杳冥動靜太易皆於人身求之是以冬
生不在子也上陽子曰子之言採取者當明以何物為
採取之具何者為採取之神也誠言子曰人之靈明知
覺者即無也神之靈知者即有也然也正陽祖師
曰鑽天入地承詔力妙用靈通須是神靈足此此補者

物也言必項以此物為採取之家具也丹陽翁曰速起
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夾衝開泰同契日月口三寶
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淨守中此皆專心致志
窮已以聽命也夫專心致志惟以一時之中而學非
一時之所能何也蓋此一時之內以用半時於此半
時中入室下工夫以奪天地之造化以竊日月之精華
撥弄五行和合四象天關在手此形心真以潛淵
飛月窟水火交媾於黃道虎龍爭戰於龍橋把七十二
候之要津行之頃刻奪三千六百之正炁逆納胎中非
有神功安能濟事純陽祖師云造化爭馳龍虎交戰進
大工夫牛斗危此即半時之事也上陽子曰大抵法器
既得師指半箇時辰之用必先煉已持心方許行此半
時之事若無煉已之功却下手於一時之中入恍惚有
宣之內求此先天一炁之大藥豈不危哉又豈能得之
哉何以故蓋未行煉已之功而妄然欲行事於一時必
致白虎猖獗姤女逃亡仲夏而有嚴霜三冬變為大暑
日月失度於黃道風雨驟泛於江河不收功反取羞
辱學者到此不思煉已無功持心未熟却怨丹經誤語
歸咎師真豈不知紫陽翁云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已
持心又不知純陽祖師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持

時何謂煉已去色慾絕恩愛財色債德四者為煉
已之大要去色慾則精氣全精氣全則能降龍伏虎能
降龍伏虎則可採先天之一炁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
積精累氣以成真蓋慾不去則精不固而然不全非但
去之要能與之相忘昔長生劉真人洛陽三年之功者
煉已也沈九陳真人謂酒肆淫房戲歷煉者煉已也煉
已日久淘汰情性自然忘忘非持忘之要能降而伏之
降伏之道首絕恩愛緣恩愛起於對境凡有境則思生
思生則愛起故絕恩愛先去執著使對境而不著境不
著則念頭淨清淨經云內觀其心外觀其形
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持心若此方許煉鉛而
制汞方得首經之志寶要得此寶先當壇壝預期立爐
安鼎又須財以濟之夫財可以初門可以惠人可以成
道以財使人必得其情則牟尼之珠無價之寶得矣若
為老仙云若貪天上寶須用世間財百章集云凡俗欲
求天上事尋時須用世間物寶積總善薩摩訶薩行
耶欲離世多時以生死財而來甘露不死仙財故知世
財可求天上之寶倘況世寶世間有之惟用財以得其
歡心入德德行以濟之夫德可以動天地行可以感鬼
神煉已之功德行為先德行方便精諸善根自德自己

算真不欺于心曰惜情德而天地明察多精行而鬼神
欽仰德行相濟財動人心對境忘情精神充固四者大
備方謂之煉已也方謂之持心也方可採先天之炁其
一之鉛方可得首經之至寶摩尼之珠方可用此一時
三候之功以煉九轉金液大還丹也如此煉已日久不
怠經年純熟然後入室下手入室之功六根大定犬用
現前契曰離炁納營衛坎乃不用聰亮合不以談希言
順鴻濛三者既閑鍊體虛空房委志屬虛無無念以
為常此則言去我之聲色言語而有所待也當其採藥
之時閑防甚密謹戒无切在易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又曰先王至日閑閤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易
中之謹戒也指迷詩云塞兌垂簾寂默窺滿室白雪乳
參差慙慙收什無令失則看孤輪月上時先者口也簾
者目也白雪者外丹也此正陽翁令後人採取之際當
如此謹戒者也廣成子謂黃帝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
為既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
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又曰彼其物無窮
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上陽子曰
以為極者立人之極也至陽至陰之原即無窮無測之
門玄牝是也紫陽翁云但將地脈擒來花自有天魂制

水金地魄者虎之強然坎中之陽也天魂者龍之強然
離中之陰也虎為鉛為君為主故先取之將來擒汞龍
為汞為臣為賓故後用之以制鉛是故虎以陰中之陽
大烹煉乾龍龍即發陽中之陰火以應之鉛汞相併和
合凝結了即時錫歸金室古仙詩曰香從鼻裏出甜向
舌中來正陽翁曰及夫採藥於九宮之上得之而下入
於黃庭抽鉛於曲江之下搬之而上升於內院玉液金
液本還丹搬運可以煉形而使水上升君火民太本煉
形搬運可以燒丹而使火下進五炁朝元搬運各有端
三花聚頂搬運各有目神聚多魔搬運真火以焚身則三
尸絕迹藥就海枯運霞漿而沐浴則八水無波又曰龍
虎相交而變黃芽抽鉛添汞而成大藥玄武宮中而金
晶終起玉京山下而真炁方升走河車於頂上灌玉液
於髓中起龍虎而飛金晶養胎仙而生真炁上陽子曰
聖師接人唯恐不至且修煉事大既非燒煉而下手採
取又不得而聞見也言其採取者採何物也取何等也
吾今重為顯說夫採取者採先天之炁取真一之鉛採
坎中之炁取水中之虎採黑中之白取陰中之陽却非
傍門採精取血又非入室補腦還精并用靈柯一渠九
淺又非三峯採戰穢穢行彼白一等濁俗愚夫不求真師

迷迷相指非唯自失并害道真大修行人須究生身明
太極已前之心。亦造化未始之妙。海明併耀。月映太陽
而復明。西南得朋。光吐庚方。而成震巽。則此則知人
稟先天虛無者。真一之炁而生者。也。則知母之復有
母。則知真鉛之宗祖也。何謂真鉛宗祖。夫渾淪已判
乾乃成巽。父變為離。而其真陽寄於坎中。是以坎中之
金元屬於乾。此為真鉛之宗祖也。何謂母之有母。在天
地未判之前。有物混成之中。含靈至妙之瑞。此謂母之
有母也。大修行人既明採取。又悟生身。須知無候。且一
月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內。惟在一時。一時之中。分為
六候。止用二候。以為採取。則一時之中。尚餘四候。四候
之內。却名合丹。合丹之妙。急以已汞合鉛於斯時也。調
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而吞入黃
金室也。斯乃元年起火下手之妙。故真一子曰。立初昂
器運動天機。初則全無形質。如鴻蒙混沌之中。既經
起火運符。便應元年凝產。太同契曰。冠婚燕相。結元年
乃芽滋。是為受胎之初也。古歌云。黃華結。太陰降。鼓合
陽華。是謂之男子懷胎也。端坐而望之。功於此乎見。

真主妙用章第五

張陽明曰。主遷於四季。守序定規矩。龍虎經曰。主龍以

王提劍偃戈以鎮四方。又曰。坎雄金。離雌火。光金火
相伐。水土相尅。土旺金鄉。三物俱盛。四海轉輸。以致太
平。並由中宮土德黃帝之功。又云。玄女演其序。戊己貴
天符。又云。丹砂流汞。戊己黃金。母紫陽翁云。離坎若
還無。戊己離含四象不成。丹又曰。木金間隔。會無因須
假黃婆媒。媒上陽子曰。五行無土則不全。五金無土則
不生。五穀無土則不實。金丹無土則不成。是以乾坤四
向有土。東有辰土。南有卯土。西有胃土。北有丑土。而後
與日月間於四正之宮。此星宿中定位之土。坎中女土
之為戊。離中柳土之為己。此為金丹之象也。一年四季
分主而居。唯獨夏季秋初。土王適用。非土之用。則金不
生。五行之中。以木尅土。然木非土豈能生也。金以鉛汞
砂銀土之五行。為言。鉛本生於鉛。而母隱子胎。去於坎
中求之。蓋坎中有戊土者也。故以鉛投汞。即泥戊就己
之義也。言戊土與己土一處相交。則金花自結。却吞入
腹中。此為飲刀圭也。刀者乃戊土中之鉛也。圭者乃戊
己二土合為一圭也。離中己土。輔日之光。居於午上。說
夏曰。然而冬日暖。午為陰之首。而日為陽。是以己土乃
陽中之陰。象龍之強。然也。坎中戊土。助月之華。居於子
二。故冬日暖。而夏復宗。子為陽之首。而月為陰。

土乃陰中之陽象虎之弦無心龍虎性戊己之真土是以龍虎交則戊己合戊己合而鉛汞會鉛汞會而還丹結此大修行人求其意而莫泥於文也且求意當求意外之意然玄要悟玄中之玄可也上陽子曰金丹大藥全仗戊己二土者也迷之則雲泥異路悟之則針芥相投喻如兩君相見中有賓相兩國交兵中有通好又如天上鵲橋人間度子又如百萬兵衆必有將軍偃武修文必有竿執故號之為黃婆名之為媒媾指戊土為河車是有守疆界之說指己土為牛車是有定規矩之說但金丹所言各有其義所用各有其時真仙上聖欲後人於火坑之中使知有金丹之道可以長生度世者矣故托名借喻令人易悟是悟真篇云赤龍黑虎各西東四象交加戊己中其謂金丹出於戊己也蓋戊己相合坎離自交龍虎二物居於戊己之中頃刻凝結真精一粒即餌歸黃金室內却運陰陽符火煉成純陽也王道云日有三照月有三照皆月出於東而光耀於西則西方白虎金德之正炁入於玄冥之內化而為六戊日月入於西而光耀於東則東方青龍木德之正炁入於玄冥之內化而為六巳日月當於午而光耀於北則南方朱雀火德之正炁入於玄冥之內就土成胎化而為

真鉛常於天地杳冥之先為天地萬物之根本為金丹之祖炁也

大候妙用章第六

金碧經曰發火初溫微亦如爇動時雷真篇云縱識朱砂及黑鉛不知火候也徒然王道云金液神丹全在火候火是藥之父母藥是火之子孫魏師曰曰夫能盡性命之道者無出於黃帝金丹金丹之妙在手火記火記之妙象乎坎離相交而生變化神明也是以大修行人不知鉛汞火候則不能成丹明矣昔崔公撰純陽翁天元入藥鏡是必令其究火攻學者當宜盡心首光禪師云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莫將大道為兒戲須其神仙仔細推沉九真人云掃除未學小枝術分別火候採藥物只取一味水中金收入虛無造化窟提將百脉盡歸元脉任憑停丹始結黃庭經曰知雄守雌可無知白守黑是守字棲雲翁云人身有三斗三升之炁不詳其下曰此炁即龍之炁也雄者即龍之炁也雌者是也陰陽即龍之炁也雌是也二物交合方生黍粒之丹未入腹內月山中點化陽燄以消陰嘿也且以一日之中論之午時一陽生人之腎中有一陽純精之炁上升則進陽炁是為真陽午時一陰生人之心中有一陰

至精之炁下降則陰符是為始卦上陽子曰火候最
秘聖人不傳今學者之誤非以不產藥熟則火化矣火
非藥不生火不藥不熟火之與藥可一證而論
中有逆而為藥者不可辨之手大金丹為服而係西
故三日庚子為初生當是之時先天同契內第十
八章之書則知天地之根非其陰陽之炁是香真
之內恍惚之中水火相濟無抗動紫陽翁云虛無生
白雪寂靜發黃芽火候之秘此其一也當其採取之際
用武火之時一則六候唯用二候以取藥火不可毫髮
差錯當參同契第十九章之書紫陽翁曰藥物生
玄火候發陽火候之禁此其一也雖已得藥入
鼎要明飭兩足鉢勿致過當傷多紫陽翁曰一赤
一點紅金鉛三動是來同契曰第一品兮食如大
黍米火候之妙此其一也既得真鉛歸于黃金室內
十二節進火行符真入曰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
火候之用此其一也至於添汞抽鉛盡承就金丹已
成嬰兒得見契曰子周旋形分首通皆可都火候
金此其一也聖師叮嚀後人以藥物後謹慎以火候
切至矣紫陽翁曰凡俗學末學凡夫豈知元始天
真天仙地仙日日採藥物而不悟收斂拌而輕

又豈知山河大地與蠢動含靈時時行火候而無覺
火候愈行而不歇也此火候與藥物順之則九逆之
則仙古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
陽翁曰白虎有經至靈真寶地神水真金又曰依時採
定浮沉進火須防危其大修行人已得聖師授以真訣
奚可不明火候者乎古歌曰鉛為芽母汞為子既得
金花捨鉛不使蓋鉛是中宮金母所生真汞結為
鉛則無用無名子曰虛心則無我萬物皆空清其天君
也實腹則煉鉛乾汞毋損其精精者汞也守汞以實其
腹則金玉滿堂矣即老子云抱一也一者丹也抱一以
空其心心空則一塵不立方其實也煉鉛以制之汞乾
形化子以抱一以空其心心空神妙與道合真修丹之
士朱煉鉛金毋損汝精精少則還丹不成大修行入當
知已汞常要充滿是云實腹已汞既充取鉛稍易也又
當知採藥之時六識不具六情俱忘是云虛心心一虛
則萬念皆息萬念既息則龍吟虎嘯鉛汞相投矣既
得真鉛又當虛心以運真汞使真汞與真鉛相序無欠無
餘是之謂實腹也火候到此切須保養也夫一切人年
老念起而真氣遂日走散若云修煉必先天之炁無由
凝結必至真氣以制之使結成丹砂丹砂已成則真氣

矣夫火者神人也。候者符候也。天地為鼎，萬物為炭。以陰為水，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中居申金。細意調煉，曹真人云：百刻建離，砂從此出，學仙之士宜熟究焉。

還丹妙用章第七

太上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陽子曰：至哉言乎！不致語而盡矣。夫致者，委置也。虛者，當物之中者也。極者，得畢其道也。守靜者，居無事之所為者。謹慎而不失，萬物並作者，物之始生。吾者，物也。觀者，待也。復者，返其本也。大修行人，委置元神於物之中，則得其道。既得其道，當居閑靜無事之所，慎而不失其道。後物之生物，而物又待其成也。故一往一返而生，變化神明焉。明至于此，則七返之道備矣。又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夫歸者，還也。根者，元也。言萬物雖芸芸之多，然物之元炁各返其源，即所謂一物一太極也。物既還其元，是動而復靜也。靜曰復命，是又靜而復動也。故一動一靜而萬物生焉。聖人無空言，一語有教義，難可以語訓，而可以意通。只如此章，自太極而至復，凡幾太極而幾復也。明至于此，則九還之道盡矣。陽子曰：鉛汞兩般為藥，若無成已不成丹三

家合一成真種，始見金丹有返還悟真篇云：勤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元是藥王。又云：七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真。無名子曰：天生地六成水，居北積陰之炁，為真水。故曰六居地，二生天，七成火，返南孕離陽之炁，而生砂。故曰七返言朱砂返本也。天三生木，地八成木，歸東慶震位而為汞。故曰八歸地，四生金，天九成金，還西主兌位而為鉛。故曰九還言金液還真也。天五生土，地十成土，居中而變成丹也。上陽子曰：返者，返我之本。還者，還我之源。何謂返本？何謂還源？且設一喻：如人將百金寄放於西隣，因久而忘之，遂至困乏，給一朝之內，忽覺悟之，即訪西隣而得之也。適无其財，喜可知也。是之謂返本還元。又何必泥於文也？亦猶人也。年壯炁足，而陽丹乃寄於陰海之中，無由得還，忽感聖師授以還元返本之道，喜可知也。遂即採取修煉，以成真人，是之謂返本，是之謂還元。

還丹妙用章第八

黃帝曰：人欲修德，天地以復。海蟾翁曰：從無入有，皆如是。從有入無，皆如是。又曰：坎離反復，顛倒天地日月。陽子曰：金丹大道，唯顛倒之用，不可苟且。故曰：順則凡，逆則仙。務要審詳，須知顛倒自有教義，有顛

陰陽顛倒坎離顛倒男女顛倒鉛汞顛倒五行顛倒
採取顛倒主賓宜在精過深曉不可妄意猜臆文不可
以一器而論今經以情真篇明之如云自知顛倒由離
坎又云日者離位為女坎配蟾宮却是男此言陰陽
坎離男女之顛倒無名子曰日離屬陽返是女月坎屬
陰返是男此二物顛倒而生丹却以此丹點已之汞而
結聖胎又云金翁本是東家子送向西隣寄休生認得
喚來歸舍養配將姪女作親情又云震龍汞自出離
兌虎鉛生在坎方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央
此言汞五行震兌龍虎兒母之顛倒也無名子曰汞為震
龍屬木水為火坎大為木子此常道之順五行也然汞
砂屬金為水汞自砂中生却是火返生汞故云兒產
母此五行之顛倒也鉛為兌虎屬金金為水母水為金
子此常道之順五行也然黑鉛屬水為坎銀自鉛中生
是水中生金故曰兒產母此五行之顛倒也如云金
翁留朱裏汞王池先下水中銀又云甘露降時天地
合黃芽生處坎離交此言顛倒採取大修行人須看三
也先下之義甘露降時之妙故真一子曰此何正應得
顛倒之語是以易之泰卦曰小往大來子曰後以意感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立君民要在於斯

不知云誰識浮沉認主賓又云饒他為主我為客
至道之顛倒也蓋鉛沉汞浮沉者為主浮者為客
子曰陽精是其一之精至陽之汞號曰陽丹已之其
陰陰為一身之主以養百骸是陽精自外來却制已之
陰汞則陽丹返為主而已汞返為質矣上陽子曰顛倒
者何謂也曰過旋也逆也返陰陽也轉天地也何謂
轉天地猶如易曰地天泰是也翼以地在天上泰此
轉天地喻如火之炎上者理也顛倒者則欲火之就下
其火豈能就下哉正陽翁曰君火民火本煉形搬運可
以燒丹而使火下進故必有其道矣水之就下者理也
顛倒者則欲其水之炎上水豈能炎上哉正陽老仙曰
玉液金液本還丹搬運可以煉形而使水上行是必有
其道矣此即返陰陽者也又如居家者則為主外來者
則為賓顛倒者返以外來底為主居家者乃為賓亦如
女之嫁夫者理也顛倒者反以夫而嫁于女故曰入贅
且名之曰養老之即也夫乃外來底而却為主矣此之
謂逆取者也此之謂大修行人也此之謂逆則成仙
者也若夫火炎上而水就下則人也物也非仙者也
神化妙用章第九
正陽祖師曰訪仙求友聖燒丹精選砂研作大還海蟾

竊曰卦行火候周天畢。子箇裏見鎮下。以霹靂一聲從地起。乾戶擘開。光萬里。翻身撞出太玄關。這回方是真仙子。恭同笑曰。寂寂神州。抱覺悟。候存心。顏色浸以觀。骨節亦堅強。排却衆陰。孤然後立正陽。修之不極。休為燕雲兩行。滄溟若春澤。液液象鮮水。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洞無極。恍恍恍容中。上陽子曰。大修行人。既得刀圭入口。運已真火以養之。凡運火之際。忽覺寒脊真炁上升。泥丸漚漚然有聲。從頭似有物觸上。腦中須臾如雀卵。顛顛自轉。下重機如水酥香甜美之味。無比覺有此狀。乃得金丹。徐徐咽下。丹曰。自此而後。常常不絕。閉目內觀。肺腑歷歷如照。漸次有金光罩住也。泥丸翁曰。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脉已息。炁掃根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此皆言溫養也。夫溫養者。抱外煖氣不可間。斷則抽添之功自見矣。抽添者。以鉛制汞之後。逐日運火。漸漸添汞。飛龍如龜。漸少。久則鉛汞相融。亦乾化為丹。泥丸翁曰。金丹還丹之純陽。則知此化為無炁。化為神。是曰嬰兒。是曰陽神。黃庭經曰。瞻童子坐。童子在我身。正陽翁曰。孩兒幼小。成人金液娘娘養育。見吾家景定間。有仙童養養。

金液大還丹得丹入岳懷胎既久。得海蟾翁假李玉容奉寄一語。乃撫掌大笑。頂門霹靂一聲而去。今岳山長笑先生是也。純陽翁曰。九年火候。直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到此則金丹之大事畢矣。

金丹正理大金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領要

運火行符須知章第一

伯陽真人曰陽燄以取火非日不生元方謂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炁玄且應感化尚相通近存身切在於心習陰陽日月水火為妙機運火行符須知章第一

勤勞情至營外築垣城廓城廓之內乃黃庭經曰作道優游深獨居按後陸合守虛無緣管子曰令人修道者不得正傳不傳秘授未煉還丹莫入山之語惟欲避喧求靜避世遠人出妻屏子離塵絕俗窮谷深山獨居孤處以為自高如此則墮世間法也無名子曰夫運火者先定刻漏以分子午次按陰陽以為化基據六十四卦於陰符鼓二十四氣於陽火天關在手地軸形心回七十二候之要津攢鼎內奪三千六百之正炁輻輳胎中謹戒抽添精專運用其危防其險不使頃刻參差分毫差忒故得外接陰陽之符內生真一之體為或運心不謹節候差殊致使女外止靈胎不結聖子曰採藥初關先要識天炁生時中關則知調和真炁周流六虛自太玄閣通流至天谷六交合然後下降天谷入手中宮上陽子曰運火之要須知章第一

天谷入手中宮上陽子曰運火之要須知章第一



知鉛汞兩相逢迎真一之鉛將至運已承以迎之鉛汞相合而即成黍粒之丹無歸黃金室內以為丹頭也夫運火者始自復卦子時起首疾進陽火謂之下手用二而進火謂之野戰蓋野戰則龍虎交合是用三分武火前行短之謂也行符者午時始卦用事則進陰符包圍陽火於內故行符謂之龍功守城夫守城者以其靜邪以立唯溫養沐浴防微杜漸是用七分文火後復長之謂也然復與子皆從人而乘須認自己生身之由則得之矣不必執文而泥象也紫陽真人金丹四百子云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學者宜仔細求之也

明里弦晦須知章第二

張子曰一點陽精秘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子玄關一竅學者不識陰陽不知時候不能還返止於自損壞而認彼昭昭靈靈之識神以為真竅轉轉差謬矣

實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朱震亨曰每日朔旦坎月離日會于壬癸上陽子曰每月朔旦子時日月合璧于癸亥暮會于卯畢之上此喻火之初生也當此之時純陰已極微陽將生是謂潛龍三月之月生庚上直陽已繁庚為西陽易曰西南得朋乃與行也

曰坤初變成震三日月出庚蓋是時也

三清未會抗動有無無實之陰大修行人急向此時具
一雙智慧眼則而象之亦如太陰初覺一陽之炁方似
燭之下交交乾之初交而為震乃比人身純陰而生一
陽即我師云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豈示而入焉之是
時內陽初布砂汞永基紫雲為三一清一濁金水
開闢於戊己之門一性一情陰陽會聚於主觀之元海
三微未判之炁奪龍虎始蟠之精入二黃房產於三寶
此八日酉時月到天心其平如鏡是謂上弦得金乎動
龍虎經曰坤再變成兌八日月出下以象謂中鉛汞漸
結流珠是時金水無傳不遲陽火亦無行術唯沐浴洗
而已三五為期聖者日月相射則陰中三陽已備而
明金性將成是金水之炁與汞固結永與其母
相留戀也既至十月月現辛乃乾初變異乃陰陽相
之道始焉將交微陽而生藥後則陰抱陽炁
三巴固陽精使無動逸
月現南方甲子之中交而為艮艮中藥物自然凝
結陰陽之炁相抱而無進火唯沐浴滌
三弦金平初下弦水平

兩弦合一觔之數以結丹砂亦同天曰兩弦合其精
純坤休乃成二十八日平明月現乙亥此時陰陽之炁
充足金汞結而成胎坎離運系於鼎中周流六虛於象
內此喻金丹之始終也至於晦日日月復會早主則陰
極而陽又將生矣上陽子曰句裏雖已分明而學仙于
山林子身晦朔弦望皆取證於身不可泥文而着象也
八月純陰也不感日之陽炁安能滅而復生人亦似月
也當二八少壯之年鴻蒙未判則純陽而氣全故其精
方勝而欲泄而未泄之前是謂龍虎交真其狀廣成
子謂黃帝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
形乃長生一泄之後即去一陽而六陰是變為離自
此而性情慾已萌淳朴已散精氣日損損老之損以至
於陽盡而陰純也夫唯不知金液還丹之道者待其陽
盡陰純則死矣唯修行之人知其還丹之妙於其未盡
之陽及早修行急急接助扶救真一陽收銀藥火以煉還
丹而復其命亦如太陰領覽太陽之炁而復其明也
防危護失須知章第三
緣管子曰學金真者得師者指門徑而不知逐師事師
知神無相性而不知歸本又知既知鉛汞交媾而不知
性命含養真火候遲遲不知此皆無成其一子曰陽

火過刻水旱不計其數。人畏或陰符失其機。煉相侵則盛夏反為霜。霜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以此觀之。縱知鉛汞二物不曉。火候不防危。陰符徒然。子曰。慮險防危。金丹之大事也。昔紫陽真人既得九翁之傳。年已六十四。矣。忽忙收金升大料。用蓋萬苦。千辛。既得鉛汞相格。入丹竈。煉。金丹。自天。紫陽曰。是溫養之時。用心不謹。不防其危。不慮走。鉛。飛。無。可。以。救。遂。作。詩。以。自。鮮。其。悞。詩。曰。月。月。精。半。仙。雲。霧。何。似。一。鴻。毛。重。如。千。鈞。鐵。白。如。天。上。雪。紅。似。猩。猩。血。收。入。玉。胡。篋。絛。之。不。敢。泄。夜。半。忽。風。雷。烟。火。滿。家。穴。這。般。情。狀。子。咬。破。舌。搥。腹。付。一。笑。無。使。心。惱。執。重。筆。寫。一。字。不。得。鈞。鈞。觀。此。可。不。慎。歟。若。非。真。人。之。堅。固。他。人。安。能。再。整。鈞。竿。而。所。鈞。鈞。乎。又。得。紫。陽。仙。師。以。金。丹。四。百。字。授。之。令。其。關。防。慎。密。後。乃。成。道。夫。慮。險。防。危。不。啻。一。件。自。有。教。誨。其。初。採。藥。之。時。月。月。歡。會。龍。虎。相。交。戰。爭。之。際。真。人。已。潛。於。深。淵。將。慎。守。於。規。中。蓋。是。時。也。閉。塞。三。寶。龜。心。致。志。否。則。有。喪。身。失。命。之。事。紫。陽。仙。翁。曰。白。虎。

須防危甚最為初關之機。以其一也。採取之時。若或陰陽錯亂。日月乖戾。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閉息。不應在費神功。此其二也。若火候過差。水銖不定。源流混濁。藥物不真。空自勞神。有損無益。此其三也。既得黍珠入鼎。須要溫養。保持心君。苟或未養。則恐火化丹失。此其四也。至有學者。備歷艱難。屢經危險。心膽驚怖。平時在懷。得丹入鼎。劫宜驅除。務令清靜。勿使牽掛。自慮以亂心。君是謂滌慮洗心。是謂沐浴。偶或留慮。則恐鉛汞飛走。此其五也。及至十月胎完。脫胎換骨。不能保固。陽神輕。網。出。去。則。一。出。而。迷。途。遠。失。舍。而。無。歸。此。其。六。也。又。有。丹。成。之。後。且。要。識。真。辨。偽。若。功。行。未。滿。眼。前。忽。見。異。多。端。奇。持。百。出。以。至。生。生。之。事。如。有。神。見。皆。能。明。之。若。此。等。件。皆。為。魔。障。所。至。並。非。真。寶。功。不。可。謬。為。已。矣。丹。聖。茲。乃。邪。偽。妖。幻。見。吾。道。成。乃。欲。引。入。邪。宗。以。亂。吾。真。於。斯。時。也。且。要。堅。持。智。慧。保。養。全。真。此。其。七。也。凡。此。七。件。皆。防。慮。之。大。者。也。有。一。不。防。非。但。無。成。恐。致。失。喪。正。陽。祖。師。曰。已。証。無。為。自。在。心。使。須。溫。養。保。全。有。一。年。冰。浴。防。危。險。免。見。沉。淪。更。用。心。吾。所。以。云。慮。險。防。危。金。丹。之。大。事。者。也。

知酉刑德須知寶

紫陽真人曰。兔鷄之月。及其月刑德。所繫象之。陽子曰。兔鷄者。卯酉也。學道的人。須知卯酉非止一說。有天地之卯酉。有一年之卯酉。有一月之卯酉。有一日之卯酉。有一時之卯酉。天地之卯酉者。戌房心為卯。止經則房日兌也。胃鼎華為酉。止經則昴日鷄也。一年之卯酉者。春分為卯。時曰中秋。分為酉。序曰中秋。一月之卯酉者。初八日為卯。月滿上弦。酉時月到天心。二十三為卯。月旬下弦。卯時月到天心。一日之卯酉者。日出為卯。而萬物作。日入為酉。而萬物息。一時之卯酉者。晝探簇之道也。簇一年為一月。而日半為六候。簇一月為一日。則時分六候。故一年七十二候。簇於一日也。是知一年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內。止有一時。大修行人。須知卯酉。要知一時六候。蓋採藥取鉛。一時六候。惟用二候。猶三停而用一停。而一時之中。猶餘四候。別有妙用。所謂刑德。有二入也。蓋二入者。卯酉也。卯酉是陰陽平分之位。陽為德。陰則為物。生陰為刑。刑則為物。而卯月乃四陽而一陰。陰道將離而主。故也是以卯之二陰。陰已不能勝陽。然殺氣未盡。至是而偷死。故為刑。此酉乃四陰而二陽。陽道將離而主。發生是以酉之二陽。陽不能勝陰。然生意尚存。至是而發生。故為

德也。正陽仙翁曰。盡是靈真。轉消息。切須專志。保初心。

沐浴滌慮須知章第五

指迷詩曰。沐浴之功。不在他全。愚乳母養無差。五行和合。陰陽順同。坐同行共。一家無名。子曰。陽炁到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寒不熱而溫。故為泰卦。不進火候。謂之沐浴。陰炁降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熱不寒而涼。故為否卦。不進陰符。亦云沐浴也。上陽子曰。沐浴者。適當陽相半。鉛汞既停。陰陽二炁自然交合。於此時也。不必進火。亦不行符。恐反傷丹。惟宜洗心滌慮。以保養之。故謂之沐浴也。且何謂沐浴。大修行。人盡將平時憂愁思慮。艱苦之心。執着貪愛。多念。條然脫去。渾無一毫牽掛。直要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是謂之沐浴也。純陽翁云。本性好清。淨係養心。揀定丹陽。祖師云。水中火發。休心景。靈裏開花。滅意春。又曰。俗人無清淨之心。道人無塵垢之心。是謂洗滌。其時則近卯酉。其卦則云否泰。其候則屬溫涼。其象則為刑德。至此則靜火守城。故謂之沐浴也。亦同契曰。候視如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崔公入藥鏡云。受炁吉。防危凶。火候足。莫傷丹。天地靈造化。慳紫陽真人與白紫清云。及其沐浴法。卯酉時。虛比卯酉時。蓋不可執泥外象。當於無火到時。

而取也。古歌云：刑德同生，殺如歸。二八門，砂宜沐浴。神水灌靈根，閉兌留金汞。無開養魄，不須行火煉。爐裏自溫溫。大修行人，工夫到此，可不慎乎。

生殺交鍊須知章第六

紫陽真人曰：夫鍊金液還丹者，要須洞曉陰陽源流，造化方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昔我師曰：學道之士，得內外藥物之真，兩般作用之全，是造化方得所傳。苟有毫髮差殊，未免天地懸隔。上陽子曰：生殺者，陰陽二物也。龍虎二物也。龍乃陽中之陰，而主生，故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而其中之陰，能殺者，也。猶人分陽已盡，而純陰則死矣。虎乃陰中之陽，主殺，故呼風嘯吼，常有殺心。而其中之陽，能生者，也。猶人分陰已盡，而純陽則仙矣。夫陰陽二物者，順則成人，逆則生丹，故不為萬物不為人，則成丹矣。是所謂生也。且道生又生箇什麼？豈不是生天生地，莫不是生人生五行，莫不是生萬物者乎？莫不是有大靈通智慧，有大神聖變化者乎？且道殺又殺箇什麼？豈不是殺那無明煩惱，成仙？豈不是殺那傍門魔障，成道？豈不是殺那無明煩惱，成仙？豈不是殺那傍門魔障，成道？底賊，施陽祖師以五童女，為殺之純陽帝君，以三清劍，殺之佛祖，以金剛七寶，為殺之降魔。尚以入門，殺殺。

之故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祖師云：斬斷滅除，長生應者，知也。雖言昧也。若人早早殺了，這愚痴暗昧，底則可以畢長生之道矣。大修行人，定知毫髮差殊，不能成丹。切須洞曉也。若悟陰陽生殺二物，何憂不仙矣。至如所謂卦象爻鍊之說，鍊也者，將準之而定也。爻也者，將效之而用也。象也者，將象之而為也。卦也者，猶卦以示人，使人以此而為，則例也。爻與鍊者，明輕重也。爻與卦者，明進退也。積三百八十四爻，而成六十四卦。積三百八十四鍊，而成一十六兩，謂之一觔也。觔足卦，謂喻丹之將成也。修行之人，務在知輕識淺，知重識深，知難識退，知易識進，不過以法金丹內外二藥也。若從經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又曰：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也。猶以復震為採藥之初，則半觔為入藥之數。如百爻之謂以三十爻為末，七十爻為武者，則知採藥之難也。以卦足而藥成，則丹足二八一觔之數。故火記言：二百一十六，乃亂之雙也。十八八箇足，乃一百四十四。坤之策也。陰陽之數既足，金液之丹已成也。

脫胎換骨須知章第七

崔公入藥鏡曰：蓋天地奪造化，又曰：初結胎，看本命終。

下問何時得聞斯道也哉上陽子曰道有立談道有心授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是綱常之道也此可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率性之道即孔子一貫者也即孟子集義所生者也夫綱常之道雖童稚亦可訓之彼有國有邦者置所以掌其綱常之道萬世不易者也至如率性集義之道則賢註疏累不又焉若賢人君子遇聖師口授而不驚疑以集義率性之道而修之是則謂之大聖人也方其綱常之道在其中矣煉丹者砂礪也水銀也是修煉之道也此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無為而無不為也為之而有以為也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無為有為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丹砂砂礪砂水銀之道雖愚夫愚婦亦可煉之故可立談至如先天真鉛有為之道雖上士至人遇師口授亦不免疑焉若上士至人得師指示金丹有為之意勤而修之是之謂神仙也夫頑坐也守性也持齋也是坐禪之道也此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義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正法眼藏直指人心即最上一乘之道也夫持齋坐禪雖庸人孺子亦可立談

至如一乘之道雖利根上智於佛祖言不得證猶不免疑焉是以靈山會上五千退席五祖佛法不付神秀而與老盧是謂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韓湘得仙而冒黎有收吾骨之句豈昌黎是下根之器哉朱晦庵之遍然而崔子虛不與以道豈晦庵之不欲者哉是云道不可以立談可以立談者非大道也為仙翁六十始遇師白玉蟾六十四始遇師皆成道也是謂道有心授者也上陽子曰道有三悟孔子翼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近與遠及身與物四者求之眼下自有悟處為仙翁清淨經曰內觀其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無其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今從內外遠及心形物六者求之目下便有悟處佛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心佛物三者求之脚跟下即有悟處是之謂道有三悟者也且以三教聖師皆曉以世人從物求道以道為物須當審思切勿容易看過了也蓋道者乃萬物之一物也而物者乃大道之一物也故老子云有名萬物之母又云淵兮似萬物之宗是皆以物而名道也闕夫一切諸人雖只尋常不肯尋師或以孤陰寡陽損心兀坐或持齋守戒離俗絕塵或以凡砂礪砂水銀砂礪砂水銀

皆誤而非悟也。然於是篇言下投機須有奇特大悟之處矣。上陽子曰：道有三傳焉。上焉者，文人善士，寡言好善，能棄富貴，唯恐其身是云。上士，宜傳道焉。中焉者，愛而不文，聞道篤信，能割恩愛，力行精進，不顧是非，是曰中士。乃有上士之志，宜傳道焉。下焉者，愚而信，實樂善，棄惡捨己，從人，勇於敢為，是云。下士，其志可尚，宜傳道焉。故得此道者，莫不勇猛精進，莫不堅固智慧，莫不遇惡揚善，夫善之一字，乃入道之梯航也。是以常人耳常聞善，則心不走，口常語善，則心不失，神常覺善，則肺能安，魄常懷善，則肝能厚，魂常思善，則脾能生。然黃中通理，大修行入矣。可以不善歟？上陽子曰：道有三戒。凡學道者，心須慕道，而乃輕其富貴，不肯下問，不立盟誓，是謂奸諂。戒而莫與，次學道者，墨閉傳門，小法唯事強辯，以逞其慧，是為誇詡。戒而莫與，三學道者，信相伴，不以生死為憂，重財輕身，是不知命。戒而莫與，上陽子曰：道有三去焉。一者，雖有人才，士而好論狀告人者，是謂無德。宜去之也。二者，雖善人，勝士而好詆排是非，妄議古今，是謂不廣。宜去之也。三者，雖好道，而喜而口是心非，背其真誠，是謂無實。宜去之也。上陽子曰：道有四果。四果者，何也？西色山恩是也。一切常人，欲少

輕醉平時，端莊化為戲謔。平時正真，化為謾佻。平時愚，化為貪。平時謙和，化為狂傲。因酒後德，迷失性真。猶如山藪所藏者，多平時因覺忽於野太山，顯發熱干妖百怪，無所逃避。人若無須，不失所行。山若無火，妖惟藏形。大修行入戒慾靜坐，歡精怡神，不為酒亂。此為異耳。世之聲色敗人者，多一習常人，雖情雖慾，貪者無厭。如彼蜂蟻，以燭光為色，以燭為樂。投光赴燭，來往不捨。貪者於慾，越燈而撲人，亦如是。著於愛慾，精烈以竭，而情難亂。情牽神失，意動氣散，神為既喪，念亦隨逝。色之為物，本無鋒刃，而其殺人甚於刀戟。大修行人，似同而異。酒肆淫房，未嘗不戲，却乃非色為色。知色不色，不色中色。色無定色，此乃異耳。云何非色為色？如彼蓮花，甫引十里，花却為色。香即是聲。大修行人不貴其為不貴，其花而所貴者，唯其信。信即為蓮花之與香，不能長留蓮實可久。實能安心。此故云：信是以貴之。故太上云：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猶此意也。何謂知色不色？如彼河水清，沉消流水，以濟舟。至於彼岸，其舟與水，悉皆外物。祖師不云：道成而後，丹房器血，委而去之。此之謂也。何謂不色中色？如彼枯旱陰雲，四興甘雨，驟至頃更復霽。若乃求其向來雲雨，一無所見。而惟五谷萬物，滋潤於

生維摩經云遊諸四憊餅益衆生入諸淫處示慾之道
此之謂也色無定色其義云何如彼玉月十二度朔
望弦晦無定之中而有定上陽子曰當詳論之三日
生魄色以大定八日半盈是云上弦十五對望圓明通
滿凡彼人問莫不瞻仰而其光輝圓而復缺乃不長在
若人再欲觀其光輝須別索永生魄望是故易曰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又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
之說此之謂色無定色也一切常人貪財無厭積而不
散為兒孫計不悟天地日月盈虛消長之理如彼石崇
富敵於國財聚怨結身戮家後禍及綠珠大修行人既
得其財即以求藥得藥成丹丹成而後盡散其餘此為
異耳一切常人爭盡閑氣惱亂身心好訟欺貪豈可即
奔不顧因果死生不悟悔吝凶危皆由此起所爭者少
所喪者多如彼項王英雄蓋世卒之烏江身死屍分錢
銅腐太視之後來人之所爭况不及乎大修行人所爭
之氣非人所知是先天地真一之炁上陽子曰修仙作
佛皆此先天真一之炁若非是死不係修行不能長生
此為真耳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積功卷第

金丹詩二十五首

大道從來是強名陰符道德始存經神仙次第丹經
口訣安能紙上明
我以因緣遇聖師忽於言下大驚疑方知玄妙無多句
好事如何容易知
特推造化指方來首提先天一氣回先天一炁是何物
不過明師真確精
無從四向定生涯一變水令二變砂三變汞今金四變
五變黃芽結紫花
須知玄門與牝門便安爐鼎定乾坤內外二丹從此得
你疑大海指崑崙
願則凡今逆則仙實非草莽為龜誰知日兔月鳥位
却笑他人顛倒顛
月非日映不生光人亦純陰要復陽若欲歸根并復命
依他坤位補乾剛
戊坎月鉛悉逐虎已離日汞火從龍白頭老子神通廣
趨虎隨牛過水東
虎之為物最難言尋得歸來玄玄玄一陽初動發生處
此際因名太易先

太易之先藥料真自然烏兔兩相親東君切莫離
西得朋來是主人

水中之物號金公遠隔西山幾萬重黃帝按時宣王德
迎之以意入中宮

一簇簇來一月看月簇一日又何難一時六候用為二
拾取玄珠頃刻間

三百八十四交錯反復陰陽裏道無天地山河俱是寄
一身上下定中央

金來歸性賀新郎
陽丹結在陰海中猶如坎裏一爻推擒來離內溫溫香
此即神仙顛倒功

坎中一畫已分離慈海波澄風浪底刑德臨門宜沐浴
盈虛消息早防危

八日前弦金半鉤金翁騎虎恐相噴過猶不及切須問
穩當抽添耐養神

已知陰休得陽曬黑白維入化機白雪滿空春意動
守形養氣抱嬰兒

胎息綿綿漸漸完無中變脊觸泥泥裏似彈膠中下
過了重接香又甜

既達返還九鼎此即金丹三五三三金丹在換胎時
暗護嬰兒休速出

性是神今命是精要知性命屬心君精神性命皆隨意
意動人之善惡分

正路當行人未知呼天吸地騷高鼻觀音尋到脚跟底
閉息之流向此推

求財求侶煉金丹財不難今侶却難得得財多外護
做仙何必泥深山

件件分明說與君若無藥物也休論可惜幾多富貴客
偽徒引去入傍門

上士英雄學上仙積功累行滿三千胎胎神化尋常事
白日升騰上九天

判惑歌
上陽子聞道遲四十衡陽始遇師從來不信長生說一
得師言便釋疑絕低頭摸鼻孔方信神仙有真種乃意

從來萬事非不道這般真骨董道骨真與妙妙在常
有觀其竅此竅分明在眼前下士聞之即大笑我得來

不敢秘欲對知音論同異近來世上幾個人空自談天
又說地諸傍問是邪徑翠虛吟中偷要盡除却先天一

點真分外多端總非正大道易不堪論只將竅妙定說

子 259—263

坤奈緣失却中心路傍指三十六門清靜教有門處
於中錯指也無或煉三黃及四神或煉五金并八石
要半真半假未便盡藥中諸草未幾因此促其生人
參尚有殺人壽純陽道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皆不知
還月本無實謂何金何大愚欲謂虛空觀鼻似香泥
魚目混珠其妙無窮在甚處到老無成何所益祝一處
存金元認是金丹也不妨自已故知行不得但將此術
教他行休天地望日月二氣吸滿玄牝穴按摩伸屈
吐吞朝暮嗟呵復無精以主主定時刻將謂似是而非
實會教自性有通時宜須觀想以意識動虛度虛來奈
在他稠睡及精溺一生受用大陽丹專採女人天癸藥
煉秋石聚小便溺便多處是他緣便把此方為秘寶若
無財賄不相傳入淫房大懊惱候候精行專補腦如斯
謬爾要長生七祖九玄難作保食穢惡及孔叟試看兩
臉會紅否更將男女相會合吞他精血作丹豈惜性命
金元一吸玉戶中精水若果事末也無功却怨壽光
黃谷子頂門響腹中鳴此即龍吟虎嘯聲然伸鳥引空
勞力龜縮龜何足徵保命訣用重而陰陽三月轉大
動子縮吸抽開玉事如今此術不勝一顧遂覺為虛
神物知胎語不同生死定年大日月時節更定五心字

八段錦十號頭都在無名指上周真浮雲應日月大
限到來宜穩重度天魔除魔障又號天關解弄法甲子
中宵見子時運氣七抽放在舌指天竺胎息經謂能處
世與留形不知古德無多語但要人從正路行恣飲酒
却持戒或斷煙火不燒炭前生不佈糧口祿却向此生
空打點頭打坐只無為守箇空屋日蒲離草晚不充衣
又冷這般受苦早回思持教珠專念佛見他輩酒飲
進一心只要向西方管甚東今與南北多作法通祈禱
有時着迷直到老貪嗔愛慾不能離安得此生延壽
見行者切莫用積取方來業債重若遇真師急拜接
者一言便射中本問者不須傳多少旁門凡性天若要
玄中端的處常思悟真一行脚裏和太極大
用口頭過只爭勝負開言語不向臺山勸若夢裡他
去鬚髮偏將此個人察或行或隊不低頭見性明心
無礙納明眼人是性者非堂堂故將佛相罵捧喝指頭
最深如今把作尋常話聰明的談性理橫言強辯唯他
是性與天道有誰明顯子坐忘會子講讀大學講中庸
不偏不倚朱文公正心誠意求章句誠意元非章句中
頂上星明此一玄牝之門那箇識五千餘言道德經止
得一言萬事畢若山林修道不知大道是河事金

名也不曾聞說要教他明生死要水客號奎高結萬
賢且教身祖師留下刀圭說知者如今有幾人正陽和
撞透歌此道分明事不多但願人人都解悟密緣福
執迷何浮生事水上波入身已得莫虛過有緣遇明
師指離謂無山上大羅

鼎常暴黑淫邪在胃也寒邪在太陰宜燔臍
要將殺虎補龍肝

能活於人有大梁不劫者迅立威風十方世界當所被
變化魔王作賣官

三尺鎔鯽倚太空神威凜凜正英雄聖凡不敢掛頭角
一道神光牛斗中

非鋼非鉄亦非金不假凡間爐火成我劍本來天地骨

神仙非解不成仙。匪神仙也。不傳者。說金丹靈妙處。

關心國事分明料真有詩鳥飛臨江上

山頭初月掛旗中。
必不看經也不曉。却來世上作優游。有時吸盡西江水。

煉術金輪照九州

真辭訓復叮囑八月初三是癸生即此陽初動處

烏兔分明顛倒顛月生庚上有真鉛金丹只此無難處
莫道仙師不口傳

煉神化炁炁歸神不是真陽謾苦辛。壁破鴻蒙分造化。此身身外更求身。

不煉凡間鉛與砂。常提寶劍斬妖邪。有人問我神仙事。
一味爐中白馬牙。

玉皇着也問丹材偃月爐中取下來馳聘英雄各一粒

陽精一點秘形山言語通時即可還逆者儘他迷到骨

此中底蘊本無難
元來一味坎中金未得師傳枉用心忽爾打開多玉藏

木非土也不成林
離內陰爻坤土真坎中雄者是乾金當初只為乾坤順

蕉帟放下某金真身外須知別有身恰似金丹好消息

不為萬物不為人。
曲江之上月初明。地應於朝天應星。若欲採探玄妙窟。

金砂對呂仙亭

本金間隔各西東雲起龍吟虎嘯風物象象天地迴
幸因戊巳會雌雄

降龍伏虎也無難降伏歸來玉鎖照日月分明掌內
何憂不作大還丹

無不為之有以為坎中有白嬰鼎離水源初到極清處
一點靈光人不知

修行人要識黃芽若會金公却一家天地未分明太易
此時劈裂產河車

懸胎鼎裏煉流珠已喜金來歸性初三教聖人同一轍
後來人我却殊途

白雲無事過前溪中有神仙未可知待我玉爐丹九轉
坐乘五色宴瑤池

多少人居富貴義到頭富貴只匆匆不如買取金丹訣
做箇神仙不老翁

四十年前事已非真即機遇授玄機從今卸却恩和怨
煉箇真身跨鶴飛

端有長生不死方常人緣必盡盡靈靈銀砂赤分斤兩
德厚恩深魏伯陽

元來世上盡非真唯有還丹是金丹將相位高憂國事

道人爐內藥苗新

紆紫拖金列滿朝慌忙濟盡馬驚驚適來事事只如此
收取金丹靜裏燒

未遇真師談道難既聞玄妙却如閑早將神氣滯金陽
免使形骸墮野山

煉丹及早莫遲疑待功名到了時只為光陰如箭速
吉凶禍福少人知

下手速修猶大遲箇中聞早急回思聞鼓幾開何事
前日英雄今裹屍

浮世存波功與名道人苦口論修行丹成回首看浮世
埋沒功名若草生

我昔未聞大道時起人敬愛最便宜邇來得箇長生訣
路上行人口似碑

坎離閑氣莫存懷但把辛勤問藥材七返九還功行滿
向來閑氣入塵埃

道成之後訪扁鵲謗謠歸骸堅固人真箇是為其露味
古來學道世多嘆

世人冷語不關心大笑實為吾道隱但笑神爐添藥火
此時天上石梁音

既善無難必遇師須從言下悟玄機之無其行難其

縱有師傅未免疑。

手把丹經暗裏猜。迴光返照便歸來。就中說了虛無義。到選仙場必占魁。

莊周鵬志運南溟。去高飛九萬程。只為子書多筆跡。後來誰想作丹經。

脩脩洒洒大閑人。為着真鉛奈苦辛。志氣終為雲外客。還丹問藥合同塵。

得法無財事不全。法財兩足便成仙。丹陽祖是東州富。棄了家財萬萬千。

箇中仙子急修行。勤向丹田種又耕。道金丹富貴客。誰知此內更長生。

小隱山中太隱居。屋中造化妙玄玄。凡人未得屋中訣。莫入深山隱洞天。

未煉還丹莫入關。丹頭多在鬧林間。嬰兒姹女一歡會。却向關中養大還。

紅紅白白水中蓮。出污泥中色轉鮮。煮食藥必逢玄室。修行妙理恰如然。

一條直路少人尋。風虎雲龍自爾吟。坐定便知行無事。真人之息又深深。

飢食渴飲困來眠。大道分明体自然。十月聖胎元就了。

一聲霹靂上丹田。

醒眼詩中妙更多。勤修趁早莫蹉跎。人身一入輪迴去。來世幾緣莫想他。

無事常觀醒眼詩。其中奧旨誰知。刀圭有人會此醒醒法。便入金門作聖師。

曹溪傳法不傳衣。由此灯灯續祖輝。公案百千明佛法。後來却道是禪機。

刺竿拄拄酒邊臺。東拂拈總一般。悟了脚跟元踏裏。不妨穩去坐蒲團。

指頭棒喝趙州茶。為驚心肝讀底沙。解悟真禪無半語。青青翠竹盡是花。

馬祖磨磚作鏡兒。笑他兀坐要何為。若還認得西江水。許汝一尊佛出時。

佛因半偈捨全身。高證菩提萬德尊。了得涅槃真法眼。金剛不壞體長存。

總皆凡世捕英雄。做盡功名到底空。唯有金丹最靈妙。大羅天上送神通。

道德經傳語偈

道可道章第一

幾處虛無無以觀。更有何物奪明明。說

兩顆明珠轉玉盤

天下皆知章第二

表中有後惡能成前後相隨而下形直到無為方了
不言之教始分明

不尚賢章第三

弱志先須以得強虛心實腹要當陽其君說門中事
一系此仔細詳

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象帝之先萬物皆解紛到銳闢高風蒼顏老子重雙手
湛似淵兮道乃中

天地不仁章第五

不仁乃是大仁人芻狗民生物化淳
當知愈出愈精神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無始立天根上聖強名玄牝門點破世人生死窟
神仙只此定乾坤

天長地久章第七

聖人妙處出無務能外其身誰得知順則凡兮逆則聖
由來此處定根基

上善若水章第八

衆人所惡上賢明動善其時故不爭一點靈光君未識
却將水火煮空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滿堂金玉要長存火候工夫細細論
塞其兌則閉其門

載營魄章第十

專氣致柔生肅之積功累行保嬰兒一勦只要十八兩
莫向人前便好奇

三十輻章第十一

我鼓能離三十輻開尋無處偷安軸得便饒也落便饒
君子唯當慎其獨

五色章第十二

十字街頭認色聲雙眸炯炯却無情聖人去彼寧取此
下士聞之疑轉生

寵辱章第十三

大患抵為吾有身分明得失總皆為沒身方是出身處
大患從來亦強名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不聞不見曰希夷此事如何容易知
純陽疾走報鍾離

古之善為士者章第十五

揚沙川兮猶畏隣此中微妙且同塵玄通未許凡人識
誰向子微問要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芸芸物物各歸根若也知常地自溫昨夜溪頭春水漲
潮來不見水流痕

太上章第十七

上士勤行中士親只唯下士笑頻頻曾知老子懷胎之
始沐金盆髮似銀

大道廢章第十八

六親不和慈孝生顛倒乾坤正令行今日鳳凰臺上客
十年窓下讀書聲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古今棄智定乾坤說破生死骨董門不是箇中滋味物
自戕自賊自炮燭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察察昭昭我若昏水頭清處好尋源不知我食於誰母
便把西江一口吞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眼前象雨即區中香香冥冥內外通明天地交泰每

區中進步作仙翁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枉則直兮窪則盈不矜不伐乃功成昨宵夢裏聞雷雨
今日江頭春水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得喪失兮兩不差形容到了了無儔真人之德配天地
只在環中匪外求

致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群仙已笑露堂堂或者不行仔細詳一着錯時看跌倒
賺人錦袋與香囊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天地母字之曰道安窠曰乾專坤翁證無在
知者樂令仁者壽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察何萬衆乃輕身孰是疎今孰是親賢在眼前凡不識
經教密論君臣

善行章第二十七

知名非實要知情微妙之真號襲明不遺善行無軌迹
石中流水豈聞聲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此雖黑白坎和離知則總為天下然服下一成須認聚
由來散撲復嬰兒。

將欲章第三十九

神器從來是假名此名只許上賢聽不過渡口尋舟主
枉誦玄玄道德經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果而不道露鋒芒却與凡人作禍殃道裂豈容君眈眼
山中仙子浴金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君貴左兮兵貴右非人此道莫輕授有時恬淡樂無為
上天之載無聲臭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我相衆生壽者相權實照用一時放不通凡聖擬議乖
天地合而甘露降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聖與明兮自勝強乾坤闔闢要相當若欲守庄閑田地
不是尋常孟八郎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不可名可名非道得塵生平時不向西江望
踏破芒鞋未是行

執太象章第三十五

出口淡乎其無味能者用之不可既逢人好話說三分
過客欣聞樂與餌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利器如何可示人不妨猛勇奮精神忝玄忝道徹明處
立見金剛不壞身

一道德無為章第三十七

朝朝只念觀世音識得觀音便踵音若也始終無悔吝
這回方是道人心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仁之與德不多程為與無為前後行待問有為何所似
夜來月到脚跟明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一者名為不二門得門入去便安身當年曾子一聲有
悟了闔浮多少人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金瑩而竭也注心有生無處此機深與吾平論曹溪水
一滴難辭萬兩金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太象無形道隱名總不向人呈如今聞道者皆虛妄

入唯道者其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冲炁為中大化爐與和氣一真疑無在宇宙中人無終
幾箇男兒是丈夫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燭照疑神入至堅陽留下悟真篇元來三教同門戶
先要赤皮可消牌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此身不以四肢身解向深頭問要津現此一身非外物
裙釵之下有金人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直而屈唯手觀光於上國有時值箇大開
清淨之中無一物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馬不走天下無道物不天道山不及豈空言
到此一了一切了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前實秘形山何必長難行路難行微意難無是處
讀書落箭還中間

萬事一章第四十八

有為之道須落着無為之道須着落莫向人前認色為
認色認聲已誤却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百姓之心為我心分明認了莫沉吟世人怎識和山
一下仙當幾錘金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無窮已唯善攝生不能死知生知死却成
須入虎穴得虎子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德畜却無息須彌山上望崑崙若也另瞻一雙
便知落處道方尊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知其子復守其母不悟飛常坐自走觀空
休向狂中談發妙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盜誇盜出自家珍覆水難收費苦辛只為良田荒蕪了
如何做得太平民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觀鄉觀國觀天下積德修身道有余善建亦知宜
倚需德普自安居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赤子何知鳥不攬未知牝牡而岐作生使無憂食有
豈但筋柔而固握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閉門塞兌得贏金電掣星飛何處尋使遣那中手眼
不知佛殿有觀音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天下從教多忌諱我惟幾箇小兒名不知奇處用兵拙
眼下知之即太平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直而不肆極希夷百丈竿頭亦是危識得聖賢心地用
早應臭腐化神奇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有國之毋重積德深根固蒂可長生五更早起無巴鼻
却是街頭有夜行

治大國章第六十

兩不相傷故德歸鬼神不害自無欺抱負有意過西陵
彈者彌多所希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下流非是下流人以靜勝人愛一真牝牡之交宜

唯應分付下流人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六十二

善人之寶萬物與不善之人人所保人之不善可存之
日月去今遠此道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早知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作於易我若不因師指明
舌頭那識味中味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聖人心上起經綸機事不密則管成能復教人之所過
月從西墜日東升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君子不以智治國常知拙式是玄德千蹊百徑要知歸
若不知歸是國賊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聖人處下復何爭江海納污仍太清默顧當前正法眼
頭猶望月分明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慈儉本為天下先若如精進無前賢始惟不肯終虛見
正是千錢一貫柴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用者為之下善者為之者為之射而文雖撒手時
乃名了了弓弦卸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善寶非金亦匪珍若輕其敵夜其親臨深履薄如精
作主先當會作實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知我者希聖人披褐仍懷王知者非難行惟難
千錢一貫為之足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大人之病病當心不用藥醫只須針針得血脈俱下了

脫除勞瘁似觀音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自知已是已靈明內養功夫熟且純能自愛兮惟不厭
怡然理順樂天真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善惡昭昭網不疎傷人抵罪豈差殊種禾種粟不生豆
恬退無滿是護軀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不畏死兮却畏生長生之道在持盈六千兵散渾閑事
項頭來這漢堂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無生之義最難言人世輕生若駭得非生非死法
乾坤有限道長存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死堅強本死枯夫惟不死是良圖五行顛倒人能
有一物常死復甦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不欲見賢豈不賢只惟平地有神仙真入道我回瀾
而道女媧會補天

天下奈窮章第七十八

愛國之垢實希奇到此方知壽可一瞬來空永得
渡河筏子上天梯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陸梁猶如舐着舟人能執此任西流故云有德長司契
天道無親親善果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復古初壽同日月沒盈虧豈惟年老死無往
天地推遷我自如

信言不義章第八十一

與人已愈多聖人不債也天德下言是金丹

信則修之上大羅

金丹五事

降龍

降龍未得豈成仙降得真龍丹可圓須信神仙活手段
一毫頭上見龍天

又

形容醜惡氣鴻龐至大至剛未易降不使與雲并作雨
要他一口吸西元

又

頭角峥嵘勢莫當雲收雨霽散潛藏從今不許翻潭底
養顏驪珠夜夜光

又

雲散天空不見他收來護我煉丹窩有時得赴瑤池會
仍放灘頭飲碧波

又

寂然不動感而通借汝神威入梵宮探得赤珠無價寶
光明照灼太虛中

伏虎

太華峯迴虎踞風驚天動地震虛空我今袖有三清
遙望山腰口手中

天

虎有脫衣妙法靈飲人血髓食人精吾今使得來去
毫衛壇場助道成

又

隱在陰坑忽見形露形一爾便風生匣開三尺神光射
鮮芳何曾觀赤紅

又

四十年前未遇師黃昏每到角聲誰如今伏得真龍
夜夜成行成隊隨

又

入虎穴尋虎醅醉其中滋味勝醍醐有人曾到
方是乾坤大丈夫

懸胎

汝何形象懸胎大小由之造化胚好是一陽初動后
從來物物自相嫌

又

汝何形象懸胎却把聲名通九域豈但生人生萬物
做仙做佛要他来

又

汝何形象懸胎三死一生弄幾回除却華山即
汝何形象懸胎

誰人不帶是非來

又

汝何形象號懸胎一孕真胎花正開只為金丹好消息
收歸鼎內結嬰孩

又

汝何形象號懸胎提取先天一炁最為神妙處
筆分太極立三才

偃月爐

笑你安名偃月爐天公造物與為鬼神不敢撻頭頭
高聖千賢出此途

又

笑你安名偃月爐金丹甘露勝醍醐試將一滴吞吞
密如錫和露

又

笑你安名偃月爐先天一炁自虛無與後天極既分後
却喚碌碌作丈夫

又

笑你安名偃月爐金丹只此莫他圖愛河風靜那還
方見摩尼一顆珠

又

笑你安名偃月爐聖人思誦費功夫其中一件長生藥
不與凡人說有無

柱杖

誰人知汝有神通柱地撐天立大功自古聖凡唯仗你
神仙非你莫施功

又

硬似鉄竿軟似綿轉他坤軸轉回乾一條伎倆無多子
會去西川買黑銀

又

石室諸佛總恁麼蓮花臺主却橫擔陽會上無人識
祇與芭蕉作晚添

又

杖頭活用向誰知電走星飛已大遲北斗南辰排作據
祇他魔鬼莫撐肩

又

生來費盡萬般機為這一條黑髮難剪髮子神通誰會得
仙人把作上天梯

又

任爾便則學孔子而優則愛而聖今子年總二十
便把發生牢究竟我今天地大開人子乃推心加我

我有一竅不死方更有一把長生鎖元氣這般好天機
 未肯容易相與證親了誓盟既非輕他人不知我同姓
 三教本來無二道最為有常非虛構諸天及人皆驚疑
 說着虛空一聲震一聲震自古聖師豈妄傳汝今得聞
 切須識其竅則是金丹竅孰謂修性不修命其竅則是
 金丹竅當知修命先修性命是坎虎吐金精性是離龍
 行帝令龍虎辨曰玄牝玄牝却為陰陽屏陰陽分作
 東西位東西各隱鉛汞奔至人了達此玄關故將水火
 金丹併子能修已有勤力煅教心似光明遠觀其物
 物無物始信我能長清淨方得天尊赤珠發入丹田
 可相慶產箇嬰兒號陽神神形與舊容無異莫把無為
 全不為下手亦須假財此非三峯採戰術亦非傍藥
 與西選那般都是狂邪師爾求正塞邪返盛邪人行正
 至亦和正人行邪邪歸正有般說性并談空紛紛日夜
 聞爭競為他宿世沒因緣以致百般多障病惡緣議汝
 學修仙請汝隨時且幹政不思學道去毫髮反入塵中
 愈前儀從今若聞謗毀言須要把握得參梁硬篇詩更囑
 吾始終非同奔為開歌
 大羅天上有知音但使三千功與行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功第第五

|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卷六目錄 | |
|----------------|---------|
| 累行卷第六 | |
| 與至陽子 | 與初陽子 |
| 與一陽子 | 與碧陽子 |
| 與宗陽子 | 與玄陽子 |
| 與谷陽子 | 與復陽子 |
| 與心陽子 | 與西陽子 |
| 與南陽子 | 與來陽子 |
| 與明陽子 | 九宮山交泰庵記 |
| 與得陽子 | 與快陽子 |
| 與南陽子 | 與致陽子 |
| 與義陽子 | 與真陽子 |
| 與東陽子 | |
| 發真問答卷第七 | |
| 生死事大 | 聖人之德二 |
| 天地之大 | 道本陰陽四 |
| 金液還丹五 | 仙鶴長生六 |
| 非言顯七 | 脫胎去過八 |
| 三教一家九 | 世人皆得十 |
| 觀水得道十一 | 已生得道十二 |

修真圖像歸源卷第八

太極圖

太極分判圖

先天太極圖

後天太極圖

金丹九還圖

金丹七返圖

金丹五行圖

太極順逆圖

元炁體象圖

金丹三五圖

清濁動靜圖

寶珠圖

金丹四象圖

金丹八卦圖

金丹八卦圖說

形物相感圖

形物相感圖說

明鏡圖

紫陽丹房寶鑑圖

懸胎圖

鐵牛

偃月爐

汞

名

鉛

紫清金丹火候訣

丹法參同十八訣

林神鳳金丹法象授書圖

天地先生詩

仙派

鍾呂二僊慶誕儀

鍾離祖師賀表

純陽祖師賀表

送神文

仙派源流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目錄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彙行卷第六

與至陽子田至衡

陽明圖

帝皇之得道者若農黃帝焉仕隱而得道者若老莊
 關令焉侯王而得道者若子房淮南焉山嶽而得道者
 若鍾呂希夷焉道之在天地間成仙作佛者歷歷不可
 以指數也後世罕聞者茫茫而少大丈夫也其王公大
 人折節下士祇為有道存爾士之學者無止亦惟求增
 學道故明于道者至聖神人也僕以西行旅寓思國
 貳至齋田侯叩首丹三欲聞至道經年不倦乃授之曰
 大道者至人之所秘聖師之叮嚀也古之真人行其所
 不能行也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天光者人見其人備
 物以將形敬中以達彼以有為入無為有為者與人為
 徒無為者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者煉先天真一之氣與
 天為徒者煉後天自然之真夫人稟天地絪縕一氣而
 生從微至著壯而盛盛而衰氣固為盛氣衰為衰至人
 者盛則養之衰則救之使一氣長行運劫而不死者金
 丹也大脩行人既得乾金入于神室心目內觀清淨元
 明以成胎嬰保之十月出入去來無滯無生者天仙也
 所謂氣者何也即兩箇陰陽也一乾一坤陰陽也一陽
 一陰陰陽也一坎一離陰陽也一動一靜陰陽也

經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六赫赫發乎地二
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先天煉後天謂之交通交通
則和成而和成則物生。物生而萬物見。嬰兒長大而號
真人也。至齊言下猛悟則以勤行易其號曰至陽子。

與初陽子王水田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惟是道也。在天此
之間旋轉乾坤。昭揭日月。更代四時者也。一切人也。稟
大道至靈至聖之體。令大道至精至粹之用。常人順之
是以一生一死。若循環然。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
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依此道而用
之。謂曰脩身。釋曰脩性。道曰脩命。意即殊途而同歸也。
且後之人不達聖人之旨。各尚所聞。而非其所以。豈知
身與性命必不可離者也。若一可離則非道矣。初陽子
王學儒儒哉大丈夫也。出入仕途且三十年。僕聞之。每
民之仕也。利不能移其心。困不能改其操。斷然有定。凡
所寓以冰田自扁者。示無纖瑕小疵焉。乙亥冬會滄江
任所。一釋次若久。要經手論心。累無虛元。僕觀其氣宇
落落。出於仙。因緣相逢。求我丹道。遂用盟云。以貴也。
火符之秘。次第授之也。乃先陳其執者。其
其緣熟。結六根深隱之思。又如此。

師所傳悉授不隱。願惟聞道不難行之宜謹。純陽老師
云。便下手速脩。猶太遲。使上士聞道。必勤而行之。彼常
人者。聽之則且驚且疑。不肯疾早下手。電掣之光。石擊
之火。似箭之速。吁可畏哉。今語初陽子。其母忽諸。天金
丹者。金液還丹之道也。金液者。即人身之真炁也。以炁
合形而成真人。是云還丹。厥人之初生也。毓先天地至
純之炁。逮乎二八。精氣日泄。而撲散。則先天之氣不純。
且世之人。壯而必婚。必娶者。以續綱常也。若也中年。却
能保養其身者。聖人也。故孟子四十不動心。在仙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今初陽子行
年五十逾二。而聞金丹久視之道。以其時考之。則可參
沉初陽子道緣。既重信心。益堅謹依。師首授之曰。古之
真人。欲理其性。先保其精。欲求其命。先淳其氣。是孟子
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若以孟子為窮言。則聖賢學如
是乎。若以孟子為教言。則人一身之氣。豈能塞乎天地
哉。然必有其道。集道者何耶。然也。然者何耶。命也。即經
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天欲人必先脩性。性
命雙脩。何憂不仙也。且性者何耶。善也。故孟子曰。是集
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若義襲而取。則物也。順也。

人也非金丹也唯集錄所生則逆也是所謂金丹也故
云配義與道而孔子曰成性存存道遠之門釋迦云是
諸法如義老子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爲聖人之於道不
離乎義也義之道大矣哉採鉛煉汞者集義也西南得
朋者上義也龍女獻珠者如義也是義也者即義之身
一陰一陽之道也夫一陰者離中之雌一陽者坎中之
雄離中之陰爲坎中之陽爲坎配義與道者以坎反
上於離是爲水火既濟之道也蓋於坎中取出陽爻降
而入於離之中換出陰爻是爲地天泰也蓋離中之陰
爲汞爲精坎中之陽爲鉛爲氣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
與氣精欲精依氣生神依氣用神氣精三者無一可離
此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倘精耗則元氣虧則
神離可謂之人乎此所謂可離非道也聖師深慮世人
不能明乎道不能煉其氣乃借名爲鉛爲汞爲鼎爲爐
爲龍爲虎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
物假名以曉後之學者亦豈不欲人人作仙箇箇成佛
也緣爲世人信之非及承當不得偶就中間有一二
復爲誘惑小巡者執執空罕間正道若太乘根器上士
至人深過具人一言之下生實信心實愛其身積累其
功而勤行不怠言高仙仙地修持日可曉然人多人矣

今觀初陽子妄稟非九神氣兒俗祖師位昇之道不敢
秘惜如此

與一陽子潘太初

老子曰上上聞道勤而行之至言也僕自獲遇至人
盟授大道即欲圖就所事而以功緣未立用是求諸仙
經搜奇撫粹作成金丹大要書成之後不恤起處每遇
名山及諸城邑隨方作緣低首下心問導世人誘進此
道四三年來求者紛紛卒未見有大力量而精進者比
謂廬山太平宮真武主人太初潘一陽塵襟一見懽
如平生茶罷復茶有物外趣頗重靈氣裕如膚澤
臉桃丰標洒落其割繁治劇若不經心而待物擇交似
有定見顯宦軒車而至至在皆得惟心實執恭謹而
頌識其面頭顧且無塵俗骨格脗合仙客平川洗滌而
疎明太山崖義而增秀夫人交贊鬼神共依僕每嘆夫
福之與慧二者不可得兼太平閒暇安享尊榮此人之
福也遁玄達妙研精究微此人之慧也二美俱全則斯
人也不可以尋常同年而語眷顧之初言及丹道僕未
即應既而情真語簡好得誼深叙其主領事繁冗年
光彈過念急於茲事者更求歲而又遲也僕觀其開
心見誠列盟奉誓乃授之曰大道者與天地生物乾坤

發育日月陰陽同其造化焉在人一身不外是也天地以陰陽為橐籥人身以玄牝為橐籥天動地靜動為陽而靜為陰陰極則萬物不生而陽氣潛伏及夫剝盡一陽初動而梅花吐白者以陽在地中而將復也世故以陽為報春之信故易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浸之為卦五陰一陽其一陽在下而陽為之主也人身亦然自少而壯壯必衰壯為陽而衰為陰遠乎陰極則陽氣欲盡而散也至人於此則能體天地之道以子為母以日為符以癸為候以月為則以汞為陰以鉛為陽鉛生於癸而癸在坎坎屬北方北乃子之正位天地以七

金丹大要 卷六之七

日而來復健子也太陰以三日而出庚庚金也東為金而金為地坤之金寓于坎人身亦猶是而陽復有虧大脩行人急於癸生之時求彼先天真一之氣以為密也納此真鉛於離之中配以離之真火煅煉成丹故曰金丹則金丹者無外乎坎離二物且坎離為何物要知只是兩箇真陰真陽而已是知金丹之道不外乎陰陽也當其一陽初至雖一身皆陰而一陽自外來彼一陽反為之主也今其號曰一陽子者取義如此一陽子既聞此道儻不為則亦已矣若也血氣猛之心奮動行之志要知其功成也必矣

與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

吾之真人其復不窮其息深深復不夢則神存息深深則以理此即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之道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赫赫發乎地肅肅出乎天此即下德為之而有以爲之道無以爲者後天自然也有以爲者先天一氣也何謂後天夫人稟先天一點真陽之氣而生為物之最靈也此氣日主夜長與天地混沌之時同其造化其神之所以有者焉為鳥不能攫兕虎不能傷以其神在故也及乎年登二八真氣以盈復過至人授以寶身之道使天機不逐於事物毋勞于形毋損其精息以理而不以喉與天為徒而世不能移其志則此古人千二百歲不啻過也此所謂後天無為之道何謂先天且人生天地間年壯而嗜慾但以酒為樂以妄為常以情縱慾亡精損神所稟先天之氣驅之勞之猶虎奔而寓于西矣即如乾之為物純陽也始交於坤則乾之體破而為離坤之為物純陰也潛蘊乾之一陽而為坎由此之後乾坤交感坤乃實則離坎者乃乾坤之繼體乾坤順行男女奔奔指竭神亡一切常念至此則已大脩行全體金丹之道而脩之逆五行而用之逆者何也坎中之陽赫赫即乾金也離中之陰肅肅即坤土也金丹者以坎

金丹大要 卷六之七

而升於離之上以已而合於戊之門伏於中之虎以降
離中之龍取坎中之金以劑離中之木納坎中之水以
煉離中之火採坎中之氣以補離中之精回坎中之陽
以實離中之陰即復純乾而成真人傳云西南得朋伯
陽云真人潛深淵紫陽云鉛見汞生須急採馬祖云一
口吸盡西江水者皆此還丹之道也故降伏自己之龍
虎採取身中之真氣欲降伏者切在於德採取者不外
乎道道無德不能採取德非道無以降伏所謂採取者
只須一時之功非有遲疑之事蓋一時者要在初三日
內取之當此初三之夜月生庚方之際此時水源至清
淨無撓動急用半時採取歸於鶴橋之東結成黍米之
丹入于黃金室內煉之成之謂之金丹謂之先天大道
世人若知金丹即我本來乾中之真金則為微妙玄通
之士而深不可識矣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為玄門棟
梁者四十餘年矣其功業設施表表在人耳目也卓然
道眼識人不似他人之忌才者僕以不檢唯志於道不
免活癡自醜賈思自責既無華衣以浮飾不能強容以
求知一拙之初乃即深契求我丹道足所未聞觀其神
氣俗如遂將粗師先天後天金丹之旨悉以授之却加
勉厲焉世人之所以義共冠者六老氏之問學老氏之

道也夫老氏之道實精而簡返還而清虛寧靜為宗
食離塵穢腐惡之樹陰德之又與至於無為是則為
老氏之德今馬祖明道陽華言以問道為道為辱者
何不反思吾輩之所學也聞有一二希乎前輩之說
若則棄影而笑之我太上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豈古然
哉夫既入其門而不行其道則為老氏之蟲也蠹壞衣
其服而妬其教竊其食而害其道是猶服虎之服而非
虎之言吾不知其可也縱負出類拔萃之材者亦甘以
清高至貴之身棄之於濁黑之地使俗人有口者呼之
為異端之徒可憎哉就中有能去傲除慾節欲靜坐者
鮮不得真師之旨亦不為教門之罪人也彼神仙之徒
非為心不傾訕毀唯欲化人成道而止昔黃帝之問
道也脛行跪進既聞道已乃曰廣成子之謂天矣人之
時人去古道遠以矯詐為誠以妄誕為心其未聞之謂
有問道及稍有聞自以為足或始聞師之語心師未盡
意及畧聞其端倪則謂素所自有惜使造其闢與即前
僥倖而得之喜惟恐師之求其所報索肯勤行哉果若
此雖得而繫乎極也豈能如碧陽子問一且問二問三
復問四既不以才自矜後愈高而愈進山間林下或有
超然脫世之器以生死為一件大事如我碧陽子者哉

研精窮微余玄造妙還丹以結胎養胎房中之事而
飛昇於神仙地位而去泥其精進而猛勇乎上謂云
一子出家九族俱仙者斯之謂與今碧陽子鍾其主領
諸靈備能收效在道真以堅固為實錄不以好色為虛
彰而後濟生發者亦大有徑庭蘭華云下梁以有聖人
之志無聖人之道五情以聖人之消告之無幾其果為
聖人乎哉陽子今聞聖人之道矣卓犖有為之德而
無為之功以應龍沙八百之謠異時名公巨卿必有歌
汗于子者子其勉乎

與宗陽子明素瞻

通今博古註書立言筆迴狂瀾歸心綉口此文章之
至矣鮮不以是而自足者斯人也其才勝德者也
入越窮神知化積精累氣煉氣化形此道學亦至矣鮮
不以是而自高者若能慈慈接引斯人也可與鍾呂並
駕者也僕登九宮山有曰明素瞻者弱冠棄親出家
敏而好學年幾而立卓犖不羣博採諸真講諸記
經考古作爲文章香放橫流悅可人意不免人而太
熾乃上殿則於良知已若少既而求神仙家學
方來者雖傍睨小徑莫不開心見誠必盡其說而後已
前後閱數十人自以爲得金丹之道矣僕從容

所得之說則亦有搬運身中之神氣者然似是而非
有煉金丹田之銘者又似同而異甚而非採戰則
黃炎白非元炁則注想空言今茲施焉自謂金丹之道
如斯而已矣其於丹經符契則誦如流又且註釋旁
將亦近理附親同輩傍若無人將有覆轍之期而不可
追也僕益之切試問我以金丹一事觀其才高氣盛
必自矜而所入無下手處僕乃從順之義之湯之
德之儀之所以德之者將有以化之也蓋所以化之者
爲其滯於僞見邪說使一聞至道必若驚若疑嗟夫特
之高入勝去實不世出之才而執一方之見往往不
能大道者非能於技師則過於聰明況其下者乎僕
其邪心開其道心明素瞻忽於言下幡然大改頓然太
極於是指令腳踏點在實地然後授以先天烹煉神
之道也曰夫先天一氣即金丹之祖氣也要知此
氣此神稟於父母未生之前是太極也則人稟此
太極之炁而生也成於混沌沌沌之內出於杳杳冥冥
之中當此之時和之至也故夫人之生也男則萬物
之靈也女則萬物之靈也則溫良儉讓具其間也奉則

隱從其在內也。男以剛健中正而不暴，故有是稟其生也。及其工容言德而不奉順者是死，其德也。且厥初至和之氣，日生夜長，至於二八而陽又太極太生而知之者，於此行上德無為之事也。只為世人顛倒妄想，由此淳樸一散，純粹難全，則向來所授之乾金赤虎而寓于西參自是而後，名利心動，龍犀神馳，投老而不知退步以求自全者，吁！可惜哉！凡人欲全此精氣神者，非先天太極之氣，餘則無可故曰：天下無二道也。是此先天太極之氣，名為真鉛，亦曰乾金，寄於坎中，是云母隱于胎，世人不覺不知，不明大道之本，而用採戰採陰補腦還精，則後飛金晶之術者是，愈促其生也。大修行人要明生身造化，產藥川源，以水乾金，求之西南，東三南二會，在中央，真虎真龍，必得癸一而方，真水真火，必得二八而始交。悟玄牝是還丹，辯刀圭即藥物，龜蛇盤結之際，橫天上之鵲橋，木金間隔之時，會人間之牛斗，主賓揖遜，老嫩無差，片飭工夫，十分謹慎，寶珠現於月地，穩穩收來，金液至於丹田，溫溫調燮，當時且讓凡事宜謙，饒人先鞭，取他快意，愚似訥，顯道人之家風，禮下不爭，乃神仙之正計，方得歸爐有慶。點落在黃庭，養火何難，九轉待行符候，洗心滌慮，以結三百日之胎鍊。

還虛成就大丈夫之事也。明素蟾始聞而驚，尋而疑，竟至通霄，摸素渾身是汗，忽然壁立萬仞，直下承當，始悟性命即是兩箇陰陽，身心儘有許多神氣，淨保保亦是圓陀陀，亦是滿空白雪，便發一口雄食，西江清流，不待一口吸盡，方知大道不在丹經，以數十年精進之功，今而後知實未始有學也。衆雌而無雄，而又鷄郊焉，問之曰：明素蟾者，其有謂乎？曰：琮也。每慕白玉蟾者也，故用姓以謝履，載名以謝親，字以謝友，明即白也，素猶玉也，故謂明素蟾云。上陽子曰：子真能求乎仙矣，慕其人希其道，并以名而就之，抑亦至矣乎？又知之乎？夫精通而不昧者，明也；聞道而勤行者，素也。惟蟾者，月中之物也，陰中之陽也，黑中之白也，雌中之雄也，坎中之畫也，蟾之為物，止三足焉。三足者，為鼎器，取像為懸胎鼎也，則蟾之為妙，乃道之用乎？今子希紫清翁者，其謂此乎？哉！雖然，吾將勉之，脩行之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我趙老師云：讓而不爭，則無德矣。王蟾大道歌曰：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又云：世間學仙者，皆係變清雅，又雲遊歌云：滿面看盡笑，暗罵教吾云：噫！紫清翁且能受盡世人笑罵，而有一味呆之數，今一切人務以自高自足之心，而欲希慕神仙之說者，抑何愚。

與玄陽子歐陽玉淵

與谷陽子周允中

與谷陽子周允中

谷陽子者，字湖周氏子也。其字曰允中，故取義曰谷。其名曰一，故取義曰陽。從人從谷，則通乎俗；從一，則從谷。則有容裕之德。此上陽子所以命之曰谷陽子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根者，祖也。祖者，太極也。太極判而天地分，天地位而玄牝育。玄牝配而陰陽乘。一切常人，惟順陰陽之道，是以東生西沒，輪運不息，周遭萬累，湮沒于生，有何窮已？大修行人，必逆玄牝之用，是以顛倒五行，制御一氣，收伏鉛汞，煉金丹，是得谷神不死，而玄牝之門，與造化游而不息也。夫玄者，男也，乾也，無也，砂也。天馬也，離中之已也。

金升大藥
卷六之六

一陰一陽之理也。坤也有也，乾也。地牛也，坎中之已也。雌雄糾一陰一陽之理也。已合而谷神也。運坎中之乾而實離中之陰，是謂之純陽也。則坎離之道，由戊己而交戊己之理。由谷神而至是，謂之金丹也。要知谷神之用，總不出于陰陽二物也。以性求情，即二物之機會；以鉛制汞，即二物之妙凝。則知性情交而真鉛生，鉛汞合而虎魄成。虎魄降而還丹結，金丹就而陽神現。陽神者，以其純陽而無陰，是謂之真人。知此道而不行者，凡六之知此道而勤行者，聖人也。谷陽子始從于遊始鶴之立三，繼而昇昂然出於其類也。凡谷陽之馬士，此間應則以主問。

善則惡為好，好學亦至矣。今月行年上而留不盡，而動心之道，然其與善人交，則為君子；所交非交，則為常人。志之有優劣者，如此。僕每為之惜也。僕乃去其所短，取其長，遂將坎月離日，主之旨，盟以授之。僕深告之，戒之，望之，使知勤行毋忽。甲戌秋古渝之會，越與時，有金升江言，親老累繁，躬果行，願此行也。欲求金丹，神運凡塵，慕其勇銳，若此，猶當輔其不逮，因助之。曰：金丹者，非常俗所能開也。子既能超乎常俗，豈不為高上之士也？何謂高上之士？以能悟生死心，處難不與下士為偶，其間道也。必勤行之，是之謂高上之士也。彼常人者，夢生醉死，嗔怒繁其志，貪着羈其心，又安知有久視之道乎？強使聞之，則若僞若疑，旋進旋退，輕而行之乎？其間尚有一二負志自高者，或聞斯道，亦只資談益辯而已。焉能勤行之哉？今子抱拔萃之材，開其高之事，宜當勤其塵俗之態，誅其偷怠之心，則金丹可煉而成也。我明告子，人生若朝露，忽忽而已。世若無涯，焉何有了期？以忽忽而待無涯，抑又殆矣。曠時子能知某人不可就事，某年復衰老，某也亦死也。此皆未之真許也。今子以某事未了，某事未竟，待其真許。

志而為身謀者何知人之明也而自知之暗也先哲云
即公你。去。便。休。去。若。焉。了。時。無。了。時。我。七。真。祖。師。曾。向。
重陽翁一言之下。翻然改轍。更不遲疑。谷陽子倘能体
我拳拳懇懇之意。自茲已往。刻日為年。厚樹其德。為天
下式。積累其功。為天下谷用。谷神以合戊己。配坎離而
變純陽。則神仙地位。指日可致。又何所不了哉。懸動警
此。目。戒。且。贈。云。

與後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章牒

金丹之道。三十四傳。而得雙玉翁。又三傳。以至於予。予
始得緣。督趙公之語。雖素有志。未勉。遲疑。後。遇。後。陽。中。後。
拜至人。以青城至秘之文。悉授。無。隱。受。以。來。日。久。不。
離。陰。矣。金。丹。一。事。自。長。春。老。仙。之。後。蓋。仙。聖。誰。不。
肯。降。世。者。百。有。餘。年。凡。今。之。士。意。以。無。為。者。即。自。善。于。
身。則。功。行。何。在。乃。作。金。丹。大。要。十。卷。普。咸。之。後。云。慮。
世人。非。得。占。傳。之。有。自。悟。遂。用。機。巧。誘。惑。居。已。求。有。精。
有。可。指。而。等。者。莫。不。低。首。俯。身。授。解。誠。謂。此。為。真。道。
之。秘。也。然。自。隱。忍。偶。獲。一。人。兩。人。之。知。則。未。一。人。以。人。
之。誤。也。欲。行。道。不。顧。是。非。遇。諸。訓。則。喜。而。受。之。是。法。器。
之。道。而。進。之。其。間。可。入。門。者。則。引。之。而。升。階。可。升。者。
則。引。之。而。升。堂。可。升。堂。者。則。引。之。而。入。室。凡。此。心。子。

此。意。欲。續。大。道。於。一。線。提。俗。謂。於。八。境。便。是。金。
丹。之。道。不。誣。也。廬。山。有。歐。陽。玉。田。周。章。牒。三。十。年。以。來。
行。而。清。高。者。玉。田。蓋。恬。淡。為。心。機。圓。應。物。繁。有。志。不。物。
外。唯。恐。此。身。墮。於。塵。籠。也。故。平。居。暇。日。時。而。不。覺。更。何。
人。廣。衆。和。而。不。同。以。未。遇。真。師。是。拘。於。枯。坐。而。已。故。應。
自。幼。而。敏。銳。習。於。程。朱。學。業。持。已。以。方。正。為。德。友。
主。平。忠。信。立。其。敬。義。可。謂。君。子。矣。衣。冠。不。同。於。俗。相。善。
場。屋。之。文。此。其。志。有。未。艾。相。逢。滄。江。一。笑。適。契。方。知。性。
理。之。學。程。朱。未。嘗。不。究。今。知。其。有。未。至。者。既。聞。子。說。雖。
難。疑。積。疑。而。頓。然。深。信。者。足。其。明。也。然。二。子。素。守。如。彼。
若。使。既。聞。至。秘。傳。之。真。髓。予。乃。從。容。引。喻。以。漸。為。隄。又。
摘。丹。經。中。最。警。目。而。啓。之。後。以。正。言。而。折。其。輕。易。必。其。
堅。固。增。其。知。慧。然。後。授。之。曰。金。丹。者。即。老。子。觀。妙。觀。竅。
之。道。也。妙。也。妙。也。者。無。為。而。無。不。為。也。竅。也。者。有。為。而。有。以。
為。也。無。為。者。安。而。行。之。也。有。為。者。勉。強。而。行。之。也。夫。人。
稟。上。德。之。資。本。來。清。淨。豈。知。日。鑿。一。竅。而。混。沌。之。性。不。
全。常。人。以。愛。慾。而。就。不。全。之。性。至。於。殆。而。已。今。吾。命。玉。
田。曰。復。陽。子。草。窻。為。全。陽。子。豈。無。自。乎。蓋。大。脩。行。人。以。
其。不。全。而。圖。其。復。全。也。世。之。千。蹊。百。徑。俱。不。能。復。而。全。
之。唯。金。丹。之。道。可。以。復。全。復。者。何。也。要。我。直。陽。之。復。歸。

之性也哉而況於人乎。雖觀古之與今。其大不同而不自白異者。為能躬拘於命數也。不希袍帶之榮。黃金之富。然食飲足以充飢渴。衣帛足以禦嚴寒。以潤太平神情。查澤道進乎無何。有之鄉。起壽夭窮通之域。而超於富貴貧賤之外。與彼田園舍。意。競利者。獨許之洗耳。而汚夫巢之積。也。歲紀乙亥八月八日。肩。與龍馬會於所寓。蓋交賀。亦人生之希有。因書以見。同異焉。觀古心曰。何其多同也。還能以金島坎離之道。龍虎神化之旨。以相。無足其所同。予應之曰。明年再會。詢茲益勤。儻。曰。金丹之大道。必先精德。而後可聞。否則為之。願。今子餌於財利。繫於計慮。殞於嗟。懸。於。嗔。癡。如是而求德誣也。如是而求道。難也。故道之與德。如陰之與陽。三者不可一。若法而無陽。不得謂之道。若道而無德。果可言金丹。古仙云。言清行濁。休談道。士之為學。六學則已。學則期於必成。而况道乎。儻之所以不即相付者。猶植樹焉。將欲固之。必深其根。觀古心聞而唯唯。不逆於心。發其悔文之。曰。真。知。之。安。樂。乃。授。之。曰。金丹者。以有作合。無為。以外。鉛。合。內。汞。未。精。也。鉛。者。也。採。先。天。之。鉛。于。坎。之。中。是。言。有。作。合。後。天。之。汞。于。離。之。中。是。言。無。為。採。鉛。則。一。時。合。汞。

須十月。一時者。月生三日。巳十日。星。辰。成。九。轉。也。守。者。三。日。之。內。一。時。也。知。白。守。黑。者。九。轉。之。功。十。月。也。如。斯。而。已。信。則。行。之。觀。古。心。言。下。大。悟。乃。覺。疑。信。狂。入。心。也。而。彼。乾。金。在。坎。心。也。方。知。天。下。無。二。道。聖。人。深。兩。心。遂。更。名。曰。心。陽。子。
與西陽子張性初
太上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深。水。翁。謂。材。德。兼。全。謂。之。聖。人。如。來。云。是。名。凡。夫。為。其。蘊。利。根。上。器。居。於。五。濁。也。中。行。出。世。間。法。脩。菩。薩。行。是。云。非。凡。夫。也。至。有。明。三。五。之。道。行。三。萬。刻。之。功。金。液。歸。真。形。神。俱。妙。者。為。微。妙。玄。通。之。士。也。若。夫。負。上。士。勤。行。之。才。混。塵。離。俗。雜。九。流。百。家。之。術。建。德。運。功。自。利。利。他。施。德。無。望。報。者。是。名。才。德。兼。全。而。成。仙。作。佛。也。信。之。有。矣。出。此。三。者。唯。求。心。知。口。誦。果。何。益。哉。僕。記。錄。曾。子。之。老。師。曰。導。陽。張。性。初。者。吾。以。玄。秘。授。之。卷。厥。後。僕。因。西。行。復。遇。至。人。以。青。城。所。秘。之。道。悉。授。無。隱。今。茲。六。稔。偶。泊。金。江。揮。性。初。兄。于。家。首。詢。斯。事。謂。畢。得。趙。老。師。之。語。并。賜。之。曰。玄。白。一。言。之。下。針。芥。相。投。復。欲。求。僕。所。得。青。城。之。旨。盟。心。不。倦。強。辭。不。能。償。祝。玄。白。根。器。清。一。才。德。俱。備。且。世。儒。禁。障。千。寶。者。以。量。其。德。也。然。猶。慮。其。因。循。遲。悟。廢。勉。

元龜三直須明其聰明移其執著其決烈奮其精神
神其疾早下工以求天上富貴使云有其人。有其才。
無其時。君子弗行也。今玄白作太平開眼之人是得其
時而又有其才。已當急為之而不可更待也。純陽翁云
下手速脩猶大遲。彼中下之流。欲待功成志滿方謀成
就。茲事竟流。光希電過。瞬息星是以仙翁歌云。流珠流
珠。役我區區。忙忙汲汲。忘復失。三十年內。日日長吁。
吾六十憂。赴三塗。人度我。要丈夫。以仙翁精勤
如此。尚有六十之嘆。況後學者。若吾仙有云。切之人
皆於緊處放慢。大修行人。常於慢處放鬆。此語大切也。
金丹大要 卷六之二十四
玄白頓悟。光陰迅速。與勇猛心。宜欲刻期。以就此事。僕
乃謂之曰。昔有神仙宋玄白者。脩煉金丹大道。唯恐暮
景無歸。費盡辛勞。同塵煉俗。辟穀服氣。又所到處。或以
金帛置妾數人。去則棄之。奇怪百端。空世莫能測。今子
謂玄白者。詎有倣焉。今子之希宋亦猶宋之希劉也。劉
演龍虎上經曰。玄白生金八竅。建始初丹。經萬卷此
句道盡。蓋玄者。陽中之陰。離中之黑。而白者。離中之
坎中之白也。坎中之白。為金。為鉛。為虎。為氣。離中之
黑。為砂。為汞。為龍。為精。且人稟乎天之真精。地之正氣。
以生。以長。實之而不泄者。是號無漏真人也。只為世人

貪戀愛慾。及乎年邁。陰陽耗散。而陽精盡。則山而欲求
以迴陽。惟有清靜能之。如金之身。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合德者。頭象天。足象地。水火濟而成形。鉛汞合而
生丹。即造化陰陽。乃在乎身也。合明者。亦猶朔月無
光。輝則月中之白。純黑而已。是為白中之黑也。至于初
三。復領覽太陽之秀。而黑中弦白。初生。是為黑中之
白。當是時也。辟陰則盡。一陽初生。則微陽之秀。萬之至
矣。亦猶人也。氣稟精新。体弱年深。鉛汞漸乾。數將滿
是亦純陰而無陽。一切人也。陽雖陰純。則四大狼籍。而
已矣。脩行人於此時也。急當求彼先天真一之炁。降之
于丹田中。則一陽又復矣。而人欲知始陽初回之候。當
以煖氣為之信也。是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此
也。以此外陽而點內陰。煉之養之。七日長壽。不問人事。
諸虛漏盡。則聖胎可結。而嬰兒生。是為男。上懷胎也要
知大道也。莫外乎一陰與一陽也。喻如牝雞無雄。自卵
而過。能生。又女人國無男。觀井而孕。緣此兩者皆陰。而
假外陽以育。故天乾之為物。陽也。處于東北之鄉。坤
之為物。陰也。生在西南之地。易曰。西南得朋。若以陽而
求乎陰也。以玄而生乎白也。以汞而迎乎鉛也。以虎而
制乎龍也。以神而合乎氣也。又西南者。庚申之位。申

所由生也。人亦然也。是云與日月合其明。與五行合其德。之像。形。手足。目。耳。精。神。髓。骨。肉。筋。脈。血。氣。精。神。金。丹。神。亦。其。人。之。像。也。由。凡。夫。而。達。乎。微。妙。玄。通。以。至。於。聖。人。者。神。仙。之。道。也。至。此。則。大。丈。夫。之。事。畢。也。玄。白。開。而。所。雖。後。所。未。聞。向。之。疑。難。一。旦。冰。釋。便。得。登。後。山。望。月。望。直。向。以。宮。後。陽。照。身。心。寂。爾。不。動。歸。來。自。然。有。餘。樂。謂。長。江。之。上。當。應。龍。沙。之。鐵。匣。取。類。于。西。嶺。棋。號。之。曰。西。陽。子。

與高陽子徐仁壽

採藥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人但賞其辭。而不知有道。之真。金。丹。大。要。卷。六。之。三。十。六。經。云。金。翁。本。是。東。家。弟。送。在。西。隣。寄。休。生。易。曰。以。南。得。朋。乃。與。類。行。夫。西。南。者。金。火。之。所。在。金。火。者。鉛。汞。之。所。在。鉛。汞。者。人。身。之。精。神。也。緣。此。精。神。非。常。人。之。所。有。者。乃。先。天。之。精。神。也。夫。先。天。精。神。必。以。神。為。主。故。曰。精。神。三。寶。是。以。先。天。之。精。神。若。明。德。應。先。天。之。精。乃。大。素。煉。採。茲。二。物。混。合。丹。田。結。而。成。形。名。之。曰。丹。是。云。金。丹。此。丹。變。化。以。成。其。人。觀。曰。神。仙。則。知。神。仙。者。即。先。天。之。精。神。以。為。之。主。也。此。先。天。一。炁。在。于。恍。惚。之。中。而。於。其。之。內。混。之。不。滿。儀。之。愈。清。若。仙。云。者。從。是。真。也。此。則。六。根。大。定。六。根。定。則。精。神。全。體。然。則。聖。人。

之根順之成人者是炁也。逆則生丹。丹是炁也。則知是炁。奪造化之妙。出五行之外。一世之人不知此炁之真。實也。故精純動則此炁奔失。六根不固。則此炁無主。何況以酒以色而驅之以財以炁而逐之。士財與炁雖外物。為其汨於志慮。則先天之炁散走而耗。此酒與色又甚焉。酒入黃庭。則先天之炁奔驟而去。況以色而快之。聖人欲知脩行金丹之道。必先貴其炁。而實其精。使精炁後純。則先天之炁自至。此洞賓老仙所謂七返還。凡在。今。先。須。煉。已。待。時。機。上。登。九。宮。山。頭。與。如。愚。齋。徐。君。會。仁。壽。其。字。而。號。南。山。如。愚。齋。者。乃。扁。其。所。室。以。見。顏。子。終。日。不。違。之。意。嘗。讀。侍。茗。曉。一。僕。至。必。供。之。每。茶。罷。必。坐。或。精。閑。步。眺。登。山。覽。秀。俯。泉。漣。流。故。得。盡。其。所。以。者。大。南。山。以。慕。道。之。心。諷。茲。事。且。四。十。年。自。謂。所。得。授。受。者。知。玄。關。一。竅。在。臍。下。三。寸。而。不。知。玄。牝。乃。二。物。知。黃。庭。去。脩。宮。不。遠。而。不。知。下。手。着。邊。吾。觀。大。南。山。之。用。心。其。於。道。下。勤。謹。矣。其。為。師。者。何。不。以。明。示。金。丹。之。旨。鶴。胎。龜。息。之。訣。皆。其。所。遇。非。明。師。乎。又。豈。非。以。其。疑。之。太。過。而。信。之。不。及。乎。過。與。不。及。皆。非。道。人。之。心。所。宜。有。也。倘。疑。妄。心。除。則。清。靜。心。生。心。若。清。靜。則。七。情。自。忘。上。篇。則。六。根。大。定。六。根。定。則。精。神。全。體。然。則。聖。人。

生鉛汞生則金火旺。金火旺則聖胎結。聖胎結則還丹成。還丹成則真人出現。而神仙之事畢矣。且西南為入門。又類同則陰陽全。南山向人門而取類于陰陽。故復號為兩陽子云。

與兩陽子張彥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至之為學所止。必至于善。為善至矣。可以聞道。可以修身。可以求年。可以成仙。可以成佛。是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善而至于聖。且神。孟子豈欺我哉。何謂善。曰。功也。行也。德也。

金丹大要

卷六之三十八

也。積功問道。廣德養身。累行成仙。陰行方便。是之謂功。真養實踐。是之謂行。廣大包含。是之謂德。三者備矣。則斯人也。許聞至道。兩陽子張彥文。年踰不惑。時不動心。更隱脩身。以善自愛。雖刀筆間。未嘗以一毫不善欺于心。日則內省。而不夜夜則脩己以安仁。因緣逢我。我金鼎火符之秘。見其懇疑益勤。捧香盟告。僕首詢其平生之得於師家者。兩陽子拈指而記之。其有運氣而調息。有無河而按摩。以心腎為水火。以肝肺為金木。有採戰之術。有烹煉之說。最後遇人。畧指金丹之妙。而未詳。又無下手真意。世之盲師。引入邪路者多。不入空寂。

任流則流。而為情偽愛慾。可勝嘆哉。然南陽先生有定見。雖不為曲逕。所誘乃接之曰。道本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者。王液大川。無不為者。金液還丹。藥在西。是金液還丹也。易曰。西南得朋。還丹也。一口吸盡西江水。還丹也。金丹易知。火候最秘。三日月出庚。火候也。兩七聚。火候也。火候不易。煉已尤難。先降猛惡之龍。可伏猖狂之虎。先剋自焚之火。可淘沙裏之金。先制離中之火。可得坎中之水。如斯而已。道盡乎。隱金。子以壯盛之年。行此還丹之道。儘無難處。然不為也。僕所以為隱者。以子之學無止而便於世。由今而往。陰行方便。不求人知。斯後德之第一助。許旌陽傳。紫清翁。秘訣。常取而覽之。異時行滿功成。必並駕乎素清翁矣。

與兩陽子張彥文

三陽子張彥文。為氣也。至大至剛。必直養而無。照月非蒸。不生米故。四時成歲。萬物生成。者無非資乎日月。日月之行。無非資乎蒸也。道之在人者。亦然也。胎外漏化。非氣不自生。陰一陽非氣不自成。感使察陽而無陰。孤陰而無陽。豈不得而孕也。是乾之物為。乾陽也。始交坤而成。離坤之物為純陰也。初交乾而。

以乃生人生後此五行之順也。金月少運則不致。取坎
中之一爻。實難。以復純乾。乃成仙。而作此五行之逆
也。經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其脩
行者。造化同流。擬太陰。準的。每月朔旦。日月合璧。
因是而後。一日二日。三日。太陰。晦日之。光現。微陽于庚
金。月亦猶是也。人準太陰。初生之象。求始陽于癸。此時
水清極。清煉之則成仙。矣。既明藥物。須知火候。鴻蒙未
判之前。乃潛龍勿用之際。是火候之未至。及平月生庚
上。是火候之將來。噫。非微妙玄通之士。奚可以語是哉。
來陽子李天來。求斯道于江湖者積年。雖畧聞其端倪。
未達其至。秘授留秦淮。歷歷求諸。孜孜不倦。乃悉以
授之。且勵之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凡今
之世。強辯橫流。譏謔而至於邪僻。空虛。萬言而不可回者。
每與此惜。子今得聞斯道。天之與也。宜厚樹德。勤而行之。
期於必成。而後已。時有良朋。靈友。如張工部。張臺郎。
王九江。王架閣。四公者。必將匡規而前。進焉。我明。子
金丹之道。既得。而聞。可不煉已。而成之乎。去貪慾。已
止。防邪。煉已也。降穢。龍煉已也。煉已功熟。則金虎之
靈。亦易得也。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與回陽子張工部

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裨。積累。以成。其。神。陰。陽
三。光。茫。茫。宇。宙。人。無。數。幾。萬。男。兒。是。天。夫。豈。男。兒。非。天。夫
乎。以其不能積。積。累。其。不。聞。高。尚。之。事。也。世。無。高
尚。之。材。故。不。可。語。高。尚。之。事。若。欲。聞。高。尚。之。事。亦。必。待
高。尚。之。人。何。謂。高。尚。之。人。六。欲。之。外。為。高。尚。三。千。之。事。
尚。出。關。浮。為。高。堅。固。精。進。為。高。高。真。高。於。道。尚。真。尚
於。德。道。與。乾。坤。同。造。化。德。與。天。地。同。包。含。道。行。乎。中。德
克。乎。外。道。尊。德。尊。豈。不。為。高。尚。之。士。也。定。齋。張。工。部。錄
大。將。心。高。遠。尚。志。清。虛。見。善。勇。為。推。仁。履。義。居。官。三。十
年。未。嘗。以。貪。狂。欺。其。心。且。行。年。五。十。七。歲。深。造。物。書。為
後。使。聞。高。尚。之。事。得。以。享。之。也。吾。友。初。陽。子。觀。其。德。純
而。心。高。尚。之。事。以。聞。之。僕。從。金。陵。定。齋。母。次。男。次。求
進。誓。詞。有。曰。竊。位。于。朝。不。宜。三。品。為。忠。斯。事。未。遇。明。師
訓。其。語。實。情。真。既。又。旬。餘。察。必。誠。堅。信。恪。遵。私。謗。已。何
新人信。緣之深也。如此傳曰。知止而後有定。如來云。成
生定。定。生。慧。丹。經。云。以。定。制。動。以。逸。勝。勞。此。定。齋。之。合
大。定。也。僕。今。以。回。陽。子。三。字。授。之。何。哉。厥。夫。人。之。初。生
也。當。太。極。三。儀。至。精。之。元。胎。乎。質。而。孕。乎。秀。既。有。身。身
渾。渾。沌。沌。池。長。而。且。太。盛。壯。而。不。知。洋。溢。時。無。生。質。之。聖
勇。行。至。其。之。事。遂。因。日。月。夜。作。誘。子。七。情。之。場。忽。忽。全

而屬圓而缺夫高尚之士缺則圓其復圓則全其復
全猶如天上之月缺已而一陽復生于夷輝光輝復
者回也僕謂回陽者宜不虛說二物會時情注合回陽
也王液先下水中銀回陽也日露隆時天地合回陽也
則回陽生以定而生慧以定而知止以定而常應發大
聖固與大智慧作大成就異時真人潛深淵男子以懷
胎陽神自出現此豈不謂高尚之士乎雖然吾得勉之
傳云知之非難行之惟難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
陽子今聞聖人之道不為凡言所亂不為魔障所惑
勇猛精進力行不倦三千功八百行親行弟子已上事
則神仙地低指昂登

九宮山交泰庵記

伏羲書易重乾之八而成泰文王重易坤上於乾而為
泰聖人閉戶造車而出門合懽大乾之策二百一十六
乾之軌七百六十八以乾策而交軌合九百八十四是
謂陽中之陰白中之黑也坤之軌六百七十二坤之策
一百四十四以坤軌而交策合八百一十六是謂陰中
之陽坤中之雄也會兩策兩軌統一千八百而無奇是
謂未得其道此交天而為泰也坤軌用六而乾策用九
以伏羲所以命之曰泰文王繫辭小往大來而公之

以其彙征吉孔子翼之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泰之互也上履下兌乃得歸昧非明於道者
孰可與談易乎九宮山欽天瑞慶宮羅洞雲傍水分雲
誅茅築室梁門無俗心遠地偏竹洞荷波澤迴路轉相
依于認真若下往來乎噴雷岩前日出鐘聲映著微之
明露風從花裏瑞雲苗之浮香月到天心梅得春信明
隱淨几座對黃塵茶碾丹爐門迎仙客喜蔚然而深秀
宜隱者之盤旋此其庵所以作也遂以交泰為其意擬
泰者安也庵者居也以避喧而奇安居之所取易之泰
君子道長之義又合南華宇泰定之說也而良朋雲泰
王公大人並以泰庵而為其號僕留古洪適會其徒庭
章因得於起居狀且徵吾言以記之僕喜庭章簡而不
煩宜而好義難未親交泰庵之勝遠想其規模之可嘉
王陽子乃樂而記之泰庵為居九宮山然賴脫世而來
知表星官霞裾之領袖真道尊德貴之棟梁此泰庵餘
事爾而未始屑屑焉也今頭顱七葉逾二眉陳髮壁隙
冰層澤倘其平時務與外馳墜於內養夫豈能若是哉
其登臨吟風朝月固足以高蹈其眺覽訪梅友竹不備
於交游樓無心出岫之雲豈有意抱琴之句即謬所謂
老於九宮者一其志也近來天師主教大真人廣永人

以名山福地於是泰庵有玉隆之命隆通玄靜
復明之臨請疏畢至名記于籍而不果請泰庵久矣
歌羅翠虛之吟正欲飽華山希夷之隱奚謂入林不
密其久雲鎖洞門圭復泰園辟地易無行地難之語
復是以爲道進日漸之計云予竊謂山秀水甲天下
下代不減詠人勝土而西山遺蹤仙蹤高塵世地可煉
坎水乾金泰庵往來乎西山之間者其與豈淺淺耶審
直攸君丹飛金鼎神駕玉京御閭闔之高風留親身而
常住靈游異蹟鬼設神施寄庵於老師六慈京畿客
無坎壈山中千百賴以晏食黃河之南度嶺之北景寥
之北九宮之山之高者如在天上帝惟旌陽翁九州都
仙之師西山乃神仙之窟世有明金鼎火符之道負仙
風道骨之材雖蓬瀛海島之遠塵肩接踵而趨於三隆
者靡不爲龍沙八百識而來也古人八十猶煉還丹以
其陰未極而永未乾今泰庵形壯神全德厚氣裕其推
鄭當時好客之心蕭微妙玄通之士培善根果熟辦時
節因緣則行有所得矣且王隆自永淳胡惠超重興之
後唐宋賜寶像異彼有職者跋而弗及况而得主領也
哉即信其言以勵之若夫朝乘九宮之雲暮宿西山之
雨豐饒軒而卻暑偶泥日以聽泉俯瞰溪中之游金師

聘林高之拂翠南軒可傲東皇野蕭蕭詩道傳酒論
文發香操琴煮茶留客梅邊邀月遊目矚懷山外忘機
平心接物此泰庵之樂事宜乎公之不賞也必也隱塵
瑞登道遙似三仙積八百行流成就已制四隆三不格
外之玄行易中之道用乾策合坤之協用九運天知維
守雌小往而大來以彙而征吉此交泰庵之確事宜公
之有守也甚而握旌陽之劍吞謀身之丹月現黃龍藥
歸丹內密採乾金於黑戶潛搬坤土於黃房外陽剛而
陰柔五震男而兌女離龍養火坎虎躍金志同而上下
交守定而天光發以覺覺後自利化此直牧之以長
存而旌陽之所秘授者是爲得庵之泰宜乎公之專美
也何適而非交泰庵者乎其或未然敢以吾道復之若
子曰孰大衆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我師釋之曰孰
者有之在己丙丹已成嬰兒漸太隱顯靈變莫測神通
出入安居平易泰然自得無所不通泰庵真是之謂歟
其老子之言歟庭章行也治書爲記異時沂九工登
九宮遊道遙謁玉隆借交泰以養吾之丹安爐取鼎會
有其人當必見所見而過所聞預此以給
與得陽子夏彥文
先哲云道本無言此乃上德無以爲之道又云道因言

顯此乃下德有以爲之通無以爲者後天也有以爲者
先天也先天者金液入還丹後天者上液九還丹王
曰內丹金液曰外丹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爲至
還丹常有欲以觀其妙爲金液還丹其道甚大聖人秘
之而不顯顯故如來以爲真寶不二法門者即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孔子以爲一貫之道即致知格物正心脩
身老子以爲得一萬事畢者即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
此所以爲天下無二道也如來不敢顯言乃拈花傳
而迦葉微笑受之孔子不敢顯言及門人弟子而曾參
只得一唯老子不敢顯言及五千玄文而關今尹以致
命造玄嗟天道既高遠人有賢愚賢者不順見而愚者
多謬言嘆道之不明道之不行古之聖人其深惜矣傳
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錦
城夏彥文年甫半百然學至聖賢卜百家之書必不枉
致至於道學尤爲盡心僂門小乘多聞博采然而不二
之旨未知入頭處玄牝之門未知下手何哉未遇聖師
之一決也至正辛巳會于滄海僕揖再視見其神清氣
爽骨相清新且其江湖所得妙法丹方逢人即能方便
授受不吝亦濟人一德也閱日行盟求我不二法門之
旨至聖賢書不克開其微悔之問去其繁疑之想必其

堅固發其知覺然後授之曰夫不二法門即一貫之道
還丹之旨還丹之有品器乃乾乾坤而非土石五金
所爲還丹之有藥物乃法坎離而非鉛汞砂可助還
丹之有火候而非世之凡火其所以有內外二丹之說
者一順一逆也順之則生人生物逆之則作佛作仙緣
爲世人有凡聖蓋人稟先天真一之炁以生以毓以長
以大至于三十八之年足三百八十四爻鍊而成一觚之
微當此時也號曰純乾是爲太極若人生知之聖聖而
持之堅而守之是以滿而不溢高而不危則鍊鍊之鼎
大煉之竈固未爲多謂夫世人不能齊聖從無入有以
偶氣爲趣凡逐物乃於五濁惡世行世間法不知日用
之道隱之勞之豈知陽太極而生陰即純乾中之一陽
走入坤固是而坤乘乾之一陽以成坎乾乘坤之一陰
而成離易曰坎離者乾坤之體體此之謂也一切凡人
迷命遠泊於名利嗜慾之場投老而無悔悟者均已
將矣若夫上根靈變之人雖於世間法中能求出世間
法聖師一指示信動行立躋聖位又何難哉今以一貫
之道假名之曰內外二丹而授彥文子也易曰男
之類精萬物化生老子曰其精其寶其中有信者何也
至剛之一氣也夫乾之純陽出入日月而順行之始陽

生而形正形正而心不安矣蓋夫德之於身猶善於
疾惡傳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一下正其身而印
已哉其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矣山東漢之制城趙
仁鄉拔了古洪案牘之暇問僕以脩身養生之道也僕
亦嘗過顧寧子夢道而當路者必先以四者勉之曰者
何也曰應曰明白能曰信則應明者知也應仁者勇也
惟仁者實夫人之前程惟廣而普及於民物是即聖門
知仁勇之謂也倘應而不明則非應也龍軟也倘明而
不能行則非明也好察也倘能行而不仁則非能也應
酷也知斯四者其不謂之全才者不信也僕聞仁鄉之
從仕也幾三十年不以一毫欺干心其胸中之所守也
雖積金盈斗而不肯易其志雖貴執炙人而不敢移其
操故其艱難辛苦風雨霜露歷歷其間今甫屬知命之
年如金之在冶愈煉而愈明也獨於養生脩身之肯綮
者預聞一二云爾僕以仁鄉之有守此所以正其心也
知仁鄉之不安此所以脩其身也喜仁鄉之不欺此所
以積其德也嘉仁鄉之順天此所以養其壽也然而心
既正則邪不能干身既脩則病不能入再治民則德愈
厚實其氣則壽益長養生之說其盡於斯仁鄉其唯之
與其亦志之與其亦善之與其亦行之與其行之於身則

扶陽而抑陰行之於人則扶危而固運行之於事則
正而卻邪行之於教則扶道而入德因號之曰扶陽子
與南陽子鄭養浩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孔門中庸之學也無以觀
其妙有以觀其發此老氏虛無之道也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此如來寂滅之旨也寂滅者非空寂泯滅之謂也
其旨有天機人用之法故經曰伐其心入無餘涅槃而
滅度之虛無者非空虛全無之謂也其道有生物生仙
之妙故經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當其無有養之用中
庸者非但不偏不倚之謂也其學有造化生生之理故
經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壽康可辭也
曰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釋氏曰如來在然覺所
於實無所得後來下挽這乾慧之人不明三教大聖人
之旨可以入聖可以成仙可以作佛將其經旨妄意箋
註一切淺易看過去了萬世之下有一後流出頭來時
已不可得而正救矣南陽子者古洪鄧氏子也字養浩
父命名曰希孟嘗自易諱曰順生而傳授不檢細行以
不得正心誠意之道遂致顛蹶妄作妄求雖胸中抱負
落落不淺而虛囑之人無一許可不成此有緣者我

相識何哉緣未聞道故也僕之來遊冀欲求正心誠
意之人語以脩身久視之道一念絳紫謗語紛然而養
浩者亦聞所聞而來且見所見而去誌其平時凡鳴斯
道而至者養浩必盡所蘊而後已又明果後來竟日坐
閱期言不得其門而入迨月餘三往三疑信與僕遂有
請焉僕乃從容接以數語因悉發其素所授于師之言
者已嘗於優曇僧言下有悟最後於北陽翁的有所傳
今茲了然每一靜定便覺靈關爽爽有氣如雲若騰騰
而上至泥丸近似乎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候也自爾
厥後凡四方來談此者皆野狐禪見解其養浩自是日
滿遂至日稱爲彭真人學之爲狂大錯如此僕之多聞
其錯而不敢是其錯深知其非而不敢直其非蓋僕之
謂之儒之不敢也蓋欲引挽之來將漸清以釋之也至
日與其雲朋張受謙至邀往于家列欸再三求我責城
之言僕再詢其前之所得於師家者因歷歷試聽之
浩非特聲靈所以尤能引其甚者爲傍助其者爲首師
某者爲邪徑某者爲運元某者爲探戰某者爲空虛其
間惟化陽一語爲當然卒不得一貫之理亦竟無着落
之處今求指示足此願心僕嘉之曰子之志人高尚如
此使養浩早得青城老仙之旨則豈但一軒縹緲乎

陵間必將超越八紘遠躡鍾呂而趨駕矣今乃居而不
能令人暫居後不能令人軒輊猶赤子無知有適而
不知其處非惟無益罔探乃身墮天一世之人其負讀
脫之才而拘庶幾之限者皆臯臯訛訛之輩也僕於養
浩詳其志誠知其緣就感其所短性其所往正其所
救其所失備其所任直其所非然後得之皆隨師範發
顯兩間養浩誠微不覺憐然涕淚悲泣大悟却後以青
城所秘之編曰道無多門與天地生物同一致爾天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天地陰
陽之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人身陰陽
之道也人稟陰陽之氣之正而生而長至于二八之年
則九三之陽乃純當是時也豈非上德之大人乎忽天
一朝謀報渾敦之德者至乃日鑿一竅則九三之陽歸
驟奔騰而去之于六六之中矣由是乾不能純而破于
離坤有所舍而實于坎若夫至聖神人能知道體太極
之所以判能知死生根本之所以始能知乾坤陰陽之
所以乘能知玄牝之所以交是以乾坤順則生物陰陽
逆則生丹聖人休其休而用其用法乾坤之休效坎離
之用擇陰陽之柄過生死之關積德已待時之以得保
藥半時之事後全渾敦之體以顯其人之身此其所以

與致陽子趙伯庸

金丹大要

外郎院而學之者曰命在國者三十一

其存而有者能與何詩上聖

感勤行不動心之道以養其浩然之氣而無所不周
先天之炁也即坎中之物也復純此炁外之于離是之
謂或躍在淵也是之謂取坎離離也離受此炁之氣
之文之燁之行之半時而得一炁之凡謂歸黃庭外之
浴之土之成之十月胎足有人出現是為九子之胎龍
是為利見大人也雖然師之於弟子也雖不言之
言之無不誠也囑之無不堅也期之無不三也僕今之
於伯庸也其必嚴而規之乎其將勉而厲之乎信天聞
道之主必先責乎積德何謂積德經曰孝悌之道通乎
神明此積德于其親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此積德于
外也持其志毋暴其炁此積德于其身也毋不敬儼若
思此積德于其內也德克則道備行滿則功成矣伯庸
於言下大悟大徹因有得之于心曰大學之道致知格
物中下之人負高尚之材不肯苦求真師口授唯只空
言曲論直以道為無語可說甘分待終何愚之甚此道
深遠非執泥淺陋持備者所可聞非眩耀聰察自是者
所可聽僕之欲續道脈於一線者謹守青城翁之訓非
好為人師也偶逢其頭而顛其巾或紙其衣而解其履
觀視人之深不我識而我又辟地易且無行地難若伯
庸之居滄江者多年僕亦往來滄浦者非一始遇於市

則揖我招于家則食我抑又聞人之笑亦笑之聞人之
譽亦譽之有時索我於形骸之內或而索我於形骸之
外既而且敬既而且德曾未確然忘于我者為我則已
敦材而私記之矣矣時節適至因緣始來方乃孜孜而
益親懇懇而不憚然猶慮其仕途之遠且長恐其心識
之疑且怠首須勉之勵之發之戒之堅之進之使之直
下承當而不笑不退深以斯道為希有之遇不以其它
愚夫濁子之僻見污識者却授以先天後天之道也何
謂先天何謂後天後天者太極也先天者太易也陰之
將絕而易平陽逆用无之道也太極者陽之至極而交
乎陰順行天之道也順天之道者曰無為之理逆天
之道者善用造化之妙易之泰曰地居天上此即逆天
之道豈地而果在天上耶為其天地之炁一順一逆一
升一降爾即吾所謂逆者亦言其兩箇陰陽之炁順生
人而逆生丹可以長存而不死昔者子路問死子曰未
知生焉知死蓋知生者要達乎後天太極之理以善其
生若錢鏐然能知死者必逆用先天太易之道以外其
形若陽湖然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此後天日用常行太極之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此先天性命太易之道易清女濁男動女靜

流末而生萬物此後天常行太極之道道生一一生
二生三三生萬物此先天長生太易之道明先天而盡
後天之道者聖人也明後天而脩先天之道者神人也
聖人經濟萬世而中庸之致中和而天地位公文之致
命造玄者理一致也僕曰魯家就進之曰致陽子云

與義陽子韓國儀

天道好還常與善人黃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莫
易之翼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乾道元化
之性命大之道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之道也男
女媾精萬物化生人之道也吾嘗試而言之天道矣
如太易未判之初太極分之後陰陽祖而自相感
天得之而高以覆地得之而厚以載人得之而生以靈
物得之而蕃以植造化得之則日月星辰風雲雷雨
雪霜雷電或從地非或附天麗其有光者不可以揜
其有象者不可以藏其有形者則無其形者復有聲形
無者亦有形聲兩無者數爾去來無然聚散使神
以不能應度而造化且不得自知其所以然者天之
也吾又嘗而言地道矣大地在乎天之内譬猶
中前載萬物之始終無窮承天道變化之不

長秋效冬藏人物得以阜仙佛得以證高山喬岳江河
淮海龍宮寶藏亦神化應萬物得而鎮安者地之
道也吾嘗言之人道矣厥夫人身備天地之內一物爾
有神有聖有賢有愚愚者之可賢賢者之可聖聖者之
可神神之可仙神者非之福禍福之謂其神者也神
妙無方陰陽莫測聖也者窮神知化造端立極賢也者
扶持綱常履歷仁義若愚者則難之孔子曰中人以上
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愚人之通論
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子古之上萬世之下神聖智與賢
唯欲明乎道爾外之韓氏子曰國儀者數問道妙往復
不倦觀其神壯氣裕情談誼高劇劇若接人以簡志
趣超然物外襟懷渾如閑中時儘優游年方英銳其
可以語上也嗟矣世有其名神人引導後學而飛其身
曳杖而歌元君易黃聖賢明達定生之理後學之
今世過神人能修長生之道也聖子曰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嘗欺我哉且何謂太極則
如人之有身初受乾父坤母後天太極之氣以養生之
長之至于二八九六之年則至壽之陽又太極矣陽極
必乘平陰乾必乘平坤乾之以乘則陽之中

動心終動則先散先散則精泄精泄則坤乘純乾乘坤則陰消陽而心虛焉離純坤乘乾則陽入陰而腹實焉坎由是而後純而乘乘而消消而入入而承承無涯消有餘以有際符無涯忽忽乾而姤姤而遁遁而否否而觀觀而剝剝而坤其陰又太極矣此之謂後天此之謂太極此之謂日用常行之道何謂太易亦如人之有身之後至於五六七八之年則乾乘坤不已而虧為剝陰消陽不已而漸為坤神人者乎此速行先天太易之道以復之且不待其陰之極太易者以陰而易乎陽也以離而易乎坎也以長男而易乎少女也以乾而易乎亢也乾一兌四一得四而成五已之五為離七戊之五為坎土離初交坎流戊就己戊土之中有離離中有己土之中有汞汞中有砂二五之精妙合而汞汞火既濟鉛汞制伏戊己合而成主神人者以此二五之刀三石入腹中烹于黃金室內却行千日之功調停火候工夫若到則水剋火而陽消陰陰將盡則陽純是坎以中心之陽而還離謂之天道好還離得坎心之陽而成乾謂之常與善人是為先天太易之道是為金丹藥物之妙是以逆用先天之道也既知藥生須覓火候藥生人曰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何云云

砂何云候候其時之來候其火之至是有山火之候砂火銀而成丹者亦先覓焉然後安爐置鼎火之可候此火候也慎其火之時到此火候也察其火之無過不及此火候也明其火之老嫩溫微此火候也若丹成急去其火此火候也上山九還金液此火候也此云有以爲之道此云無不爲之道此云善養生之道此云善養生之道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繫辭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今以義陽二字與國議者取義于此義陽子其蓋人道而脩天道則仁與義兼而陰與陽合是抑剛與柔通而仙之道成義陽子其精進之其堅固之其實固之其喜護之其成就之其廣大之其信受奉行宜毋忽焉

與真陽子

黃帝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從古上聖所受之道行乎天地之間萬物得以生而長且久者何也道一也夫道一者何物也氣也堯之授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者萬化之所生道之體也二者萬化之一無道之用也然非精則不能成人成物精非無則不能作佛作仙精屬乎陰然屬乎陽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廣成子之

謂黃帝曰。毋勞汝形。毋用汝精。乃可以長生。此
精則何由而細。細乎何由而化。生乎。孔子曰。男女媾精
萬物化生。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即一也。炁也。
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子謂老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者。非但指一事而貫通萬事。乃明一炁而
貫通乎萬物。此謂之道。人物非此一炁。則何由而產育。
仙聖非此一炁。則何由以長生。及曾子答門人以忠恕
者。信乎道之微妙。惡得泛與言哉。堯承乎堯。及授禹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世人罕能救
其放心。鮮不為六賊所攘。而耗敗其精光。豈不危殆陰
符經曰。天有五賊。又曰。五賊在心。惟危者。世人既不能
執厥中。皆汨沒於醉夢之場。抑亦危哉。且之道之微妙。
淳朴既散。世漸澆薄。人不能古。難將至理微妙以形言
之。允執厥中者。傳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
道。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老子亦曰。不如守
中。孟子謂養吾浩然之炁。皆允執厥中之謂也。故夫天
地之炁。從中而行。則春生夏長。風動雨潤。雷震霜殺。秋
斂冬藏。莫不皆由此道。孔孟之後。聖門不得其傳。間或
有言多應于高山密林。若黃石公馬若河上公馬若張
許靈呂鳳舉長存而不死。世之器識。不得其門而入。

真可測其端倪。乃指于外。教別事而萬世之下。宜以此
道為無言可說。豈知斯道之高遠。且父不得傳於子。臣
不得獻於君。其遺有盜天地奪造化之機。寧在子手。
萬化生乎身之妙也。五季變更。天不愛道。無麻衣希夷
然若堯夫。燕溪然數夫子出。皆明斯道于絕響之域。心
黃帝堯舜周文孔孟之心。故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周子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又借道以喻曰。中通外直。
此即孟子以直養而無害。即孔子易曰。夫乾動也直。
其靜也專。即周公繫坤辭曰。直方大。聖聖心。心自合道。
妙信乎聖人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老子曰。古之善為
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予每三嘆斯言。今時道伴則
異然也。將求人以識之也。豈明聖人深遠而不令人識
知之。意乎。癸未人日子將深隱梅山。有自號真一者。特
來訪道。自叙為哈喇魯之裔。基麟公之子也。行年二十
有二。蚤歲即慕斯道。竟莫得究其說。爾有何生。蓋其
談茲事。且使之求。我太易之道。後觀真息為聖。其
氣習殊倫。以正心誠意為先。以窮理盡性為急。情
願好為志堅。豈比他喜聞鮮行之輩也。乃以太易
離之旨授之曰。太易者。一陰一陽之道也。乾坤為陰陽
之父母。坎離為乾坤之繼體。乾之始純。純則乘坤而破。

陽為陰奪之入于坤實而成坎坎之為象外陰而成陽
外柔而內剛是為陰中之陽其体生天一之水其物為
聖人之虎是云虎向水中生故君子遇之當憑德行調
習無事者免其所困離之心交本屬坤陰因陽索之
來陷于乾虛而成離離之為象外陽而內陰然從而內
順是為陽中之陰其体生地二之火其物為或羅之龍
是云龍從火裏出故大人遇之以繼明照于四方者得
中道也亦如人之生也始交乾陽之一无交坤陰之精
而有其身以長其純乾乾至于盛則素手姤姤者陽來
于陰緣其陰外發現陽之心交乃動心緣動則虛而為
離也坤之純陰太極承此一陽則中宮實而為坎也四
象以坎為陷者非坎能陷乃陽自陷于坤也由是而後
日夜漏泄而不休不棄則其存而有者能幾何哉聖人
與慈明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以貫以養而不至
于危殆者斯之謂也夫陰能消陽水能剋火爭奪世人
若避離之賊不回不悟流為嗜慾妄想之歸孰知惟精
惟一乃一身之造化允執厥中可以有長生壽執中者
既執也則守之既守之則養之養之者養是也逆用
陽陽之道也逆者取坎中之一陽以補離中之陰離之

一陰即實則復純白為乾矣是為以坎還離是為逆用
陰陽是為性命雙脩是為以真養先是之謂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之道也聖人窮造化之妙探陰陽之精參天
地之造化故云立天之道以人成之真息丹促行矣其書
此以託後會復號曰真陽子
與東陽子
江東之東莞唐佐陶氏者曰東陽子以穎銳志求還丹
方投名未得真師行年甫逾七發參師匪息寢食不安
久而彌堅信而逾篤至正癸未月留純陽因東平由君
厚父致敬謁我于鶴兒山之下扣我以青城翁之玄又
而候我于湖之屢復而候我于江之濤來之既暇求之
盜動已而具舟往來乎宣之上云云而如禮試觀一
之何如吾每與之言為無町畦曾亦示以大冲漠
言孰矣表裏洞然東陽子亦以遭逢因緣不立崖
其純實憑其精神深念崑崙斜帽早不至道矣妙即
詞列惻惻拜接香自和茶障迷夢夢覺效一真信言
滿露臺謂告太子欲無言不可傳也三語之一言不
云若說是事諸天及人皆當驚覺人之驚覺諸語
必實勿論云何諸天亦便驚覺則此六問之有可以
尋之事者東陽子曰烏敢驚疑一問之

願如此。曰。特異爲中陽子曰。子之言。亦未可。然則天
官也。難。子之立志也。明子之爲人也。信夫。言之易則天
不與。天上有難。傳不傳之。事夫子有矣。言六人之訓。雖
是道也。若譽千萬人人愛之。惡之。人。人。議之。詆之。詆
者。緣彼求之。而弗得也。讖之者。非彼人所可共听也。惡
之者。爲難我之。獨得也。愛之者。見有親親之想也。故有
狐媚而求之於前。亦有敬畏而毀之於後。唯一切人無
切慕結。萬親同。敬慕唯恐不得明師所愛。珍奇亦無
所吝。及既得。聞猶盡其說。則糾於常而鮮至極。但務其
知而不之行。此世俗所爲者。唯是事小。愚人以此生爲
小。事是於緊處放慢。至人以死生爲大。件急於慢。處放
慢。是凡夫愚于得而行之。立蹟聖位。何哉。蓋其行之。勤
而至也。若其不行。求而知之。則斯人者。何足算也。有華
愚人。聞頓悟成佛之言。便謂道不必行。聞而頓悟。即曰
成佛。豈理也哉。鳥知一聞十悟。乃信之及聞而力行。恐
得成道。書曰。知之非難。行之惟艱。傳大士曰。日則修。夜
則行道。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而不行道。安
能成焉。夫但云做仙作佛。總皆空縹。彼抑不思。宿緣仙
骨。因從何來。若百善教彼不脩善。若云德教彼不積德。
無善無德。因此無緣。世豈有不種不植而求自然之秋。

在根乎一死之始把乾地敗飲之休。羅部尋同類先天之炁煉而脩之求離坎散離之炁根而歸之中虛而住以之內實而還則離之中純而復不。癸是為五行顛倒也是為大還也還丹之術煉已為先煉已之志不勤還丹之功未計滿堂金玉要知雄而守雌七返朱砂當知白而守黑先天炁後天炁首降東海之青龍上龍橋下鵲橋穩跨中天之黃道龍虎戰爭於生殺之戶龜蛇蟠結于戊己之門用玄牝立丹基濟力圭焉藥物乾元用九然義文周孔之心太極函三行經呂王馬之事五太浮黎之土恍惚杳冥真一顯牟尼之珍圖陀陀光燦燦如露如電非霧非煙塞正天地之間至剛至柔俱入空玄之內不見不聞美帝天人仰看方信地祇發泄時節毋焚火候不差始得先天之炁自虛無中來始悟西江之水不一口吸盡丈夫無為盡公十月懷胎長養罷功達磨九年面壁相中有相身外有身信則行之理無虛設此外無他術則皆僥倖今以東陽號子之取紫陽翁有云金公本是東家子之義氣陽雖甚而不勝聞從前所閱丹經亦証果實皆契合一曰二曰三曰東陽求証市人一切衆徒皆言紫陽翁

陽子因有不然之言旋發悔前之語言謂山不轉其無持操嗽首真者尚議伏義洲道之密漏神之分張太和碑裂元死道逆出以駭人心致將收厥焉文中子茫然豈真伏義氏之過歟況今而未及後平夫世之勝士高人倘非得良智友鮮不為市人俗子引之趨而逐陽溪况我青城聖師切戒嗜利輕授其秘景虛實乃許次第開陳所恃師道如天地誓盟如日月光在上天誓其秉得其術盡職其知信道尊德實受陽三傳之誼復聞謀屏一粒之丹為萬代之規操作學人之榜樣東陽歸也言公來言請敘書此以復之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發微卷第一

生死節大第一

上陽子清夜坐于侍曰弟子見師問居人無事
輒精似魔者何處而身未嘗移似怡情真語而形未嘗
離其道選而到遊乎其恍惚而無事弟子故問之
子靜坐未幾弟子曰司聽以默其無事者冥之
視以神其無事無之境乎弟子故問乃三問而三
發弟子曰弟子不度無才獲事我師實以生死一
大流光奔電過隙飛星冉冉年華其不可止而
姤復其又何以乎聖人已遠家室而何法乎富貴
紛紛亦何難乎天地之空可得原乎至道之妙可得聞
乎曰二問而三不發其秘耶其斬耶上陽子欣然視之
曰等而望之問也庶幾而身之問也來汝爾吾將條
而語汝也弟子乃各攝衣起敬曰爾來敢問其生上陽
子曰無者生之太乙也有者生之太極也太乙者非無
之先含靈精太極者非有之後凝胚刺孕其首之物
呼其生之門乎其地水平其大風乎其地氣乎其赤子
乎子獨不問之地水火風之四火者乎髮齒骨甲假之
天地精血液候之于水溫燥煖候之于火靈明活
動候之于風四大候合而生也地之盛也骨如金石

之盛也精如火之盛也氣如雲風之盛也
大也假合而人也至盛而仙也虧損而鬼也
非道則不可復有上陽子曰來後諸汝身之生之說
教曰人初受氣也九日而陰陽大定四十九日而始胎
然後七日而一變故滿三百有六日者滿三百九十六
日者皆上器也有二百八十六日者二百六十六日者
中器也有二百五十六日者二百四十六日者下器也
蓋天干甲必合巳而方生地支丑必合子而方稱自非
天地合德則人必不生也故云九月神布炁滿而胎成
亦云十月懷胎也此天地之德合於然而後生也惟生
之長且久者莫若道之謂也雖然生非聖人之所愛也
死非聖人之所惡也生非天地之私也死非造化之偏
也聖人也天地也萬物也不能出消息之外也故生至
不已而生且繁聖人天地萬物生且繁而人之生曰可
息乎四大之未離也有身之不可息四大之各散也是
息者得而發乎乎以是而生也無彼而死也而生死
之所由來不虛也曰弟子等始驚而莫測其理而後而
覺其理而今而後乃知死通也其於物也與聖人天
地其心而同其有也聖人也德我而而不教於我也
大地也有我而不常常我我父母也生我而而忽

遺我也。是生非我長也。有非我常也。德非我長也。而師教也。德且至矣。其有且多矣。非即恩也。奚陶鑄之也。歟。

弟子請進于上陽子曰弟子因緣遭逢復都大道較問
聖人之德以啓發於蒙迷也上陽子曰聖人也生而知
之者也亦學而知之者也亦困而學之者也聖人也學
而不厭乃無所不通也聖人也知天之所爲也知人之
所爲也聖人也非多能也乃多學而識之也聖人也非
自然也惟善格其物也聖人也非生而知乎道惟道乃
求而得之也聖人也善終其天年而不中道矣也聖人

卷七之三

也。息以踵而不以喉也。不知悅生而惡死也。聖人也。德盛人孰之稱也。聖人也。窮太道之本明太道之正成大道之事也。聖人也。其壯義而不明故莊生曰。淒然以秋。皜然以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也。聖人也。成天下之亹亹者也。條萬物之賾然也。書畧聖衣裳樹五合通舟車者聖人也。無爲而治者聖人也不言而教不令而行者聖人也。聖人之在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畫易以形道是易也。成天下之亹亹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也是以聖人貴精而不煩事主務死生無變于己乘雲霧騎日月遊乎塵垢之外也。聖人神矣。第

言救人而無棄之衣被萬物而不爲主不爲天下先而
德交歸焉難得之貨聖人則不貴焉聖人不積也而愈
多先天地生而不爲長父矜上古而不爲老故老子曰
聖人處上而不重處前而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夫
聖人生而不有爲而不力立天地而不偏其恩又天地
而不見其勞仁萬物而不私德萬物而不居聖人非唯
不居也而生非其愛也而身非其有也而名非其有也
唯其不存是以長存。

弟子復進曰敢問天地上陽子曰天地之大莫可得而論也故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也且我而爲天地中之一物猶大海之一滴也惡得而論天地弟子曰傳至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請因所聞而聞所不聞之聞也上陽子曰無以我借言之汝亦妄聽之乎夫天地一大身也天地之未始有始之始也一無蟠集煥煥洋洋杳杳莫測氤氲運動含靈至妙是爲太乙是爲未始之始始也聖人爲道之故曰無始夫天地之有始也一無動靜虛無開合此皆感召黑白交凝有無相射渾渾沌沌虛至聖包元含靈神明變化恍惚立立是爲大易是爲有始之始也

謂道生一也是曰元始夫天地之太極也一而斯其
肇自判交映維刻萬靈蕭護陰陽之分是為太極是謂
一生二也是曰虛室陰陽既判天地位焉人乃育焉是
謂二生三也是曰混元陰之清者升上而煥麗也則曰
月星辰布焉故天左運三光右旋陽之清者騰上而會
于陽也故風雲動而雷雨作焉陰之濁者重滯而就地
也則海岳真峙而五谷草木鳥獸出焉山澤通
氣陰陽之炁閉而不通也則雪霜結而凍冰焉陰之濁
者積沍而下凝也穴巖幽藏而深遂故五谷八石以錯
雜焉天地之中陰陽正炁之所交也聖人焉仙佛焉庶
幾焉貴愚壽夭是所蔽焉胎化無有息焉是為六
合也是謂三生萬物也是謂萬神聽命也千來前子語
有道士就中取則也蓋九天之土鉛汞已乾九地
之下重陰積固唯中也是有道焉是為一小天地也子
不聞之天地之外有大天地焉子又不聞之佛祖之法
言也其言曰何物高于天生天者是何物厚于地育地
者是何物寬于虛空包虛空者是天是地是知天地之外
復有大天地也子抑知之乎今之天地屬太極天地之
中一物耳即如人是今天地之中一物也即如道乃人
身中之一物也是故人身中又一小天地也子抑知之

乎其大天地也且孰為其大故來吾今直以語之于汝
是道也能以之大且久也故有生而無終窮有結縛而
不散是以包乎天地之外而且不自知其為大夫惟不
自太故能就其大

道本陰陽第四

弟子復進曰天地之外有大天地者弟子謹授教矣所
謂道能成天地之大者矣而又云道乃人身中之一物
耳何小大之異哉是道也果何物也而靈通變化者若
是也弟子敢問以釋疑疑曰陽子曰夫道也生天也生
地也成仙佛也類萬物也是先天之道也夫惟今有
天地也也有人也有萬物也是後天地之道也而道之
乃行乎其中也吾所謂先天天地之道也其以陰陽
莫測天之所秘不可思議不可妄說汝亦不宜于妄
也曰何謂也曰夫道也者難言也曰願聞教旨曰未也
夫上士志于聞而勇于行中士試于聞而怠于行下士
聞之而忘之乃生弟子曉而進曰天地之間惟道至大豈
中下之人能聞能授者也弟子不自察度而以愚下之
庸不敢輕忽急懷願聞至道上陽子曰至道之妙至
德經矣其于道同道章指出稍詳行將授汝且道
也者即一陰陽也子不聞之乎天地一陰陽也人一陰

陽也萬物各一陰陽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霜冰雪山川草木蟲蛇濕化莫不各稟一陰陽也而正也而偏也得其道之正者天地也人也曰稟陰陽之正者也而聖人優佛也者蓋善于用陰陽者也故抱陰而負陽則神无以爲和入陰而出陽則有生而無已故太上以爲善攝生也子抑不聞之乎天地之道也陽極而陰陰極而陽故萬物終焉萬物生焉人之道也陰極而巳世故有生死焉陽極而巳世故有金丹焉世之生死者欲天地之道也有盈虧焉有消息焉惟金丹也者即先天之道也不爲人也不爲物也非順求之乃逆取之有生也無死也是之謂聖人也是之謂仙佛也子獨不知先天地之道是爲金丹乎世人非惟不知先天地之道爲金丹設使聞之也則非笑毀謗隨之矣故夫子曰非聖人者無法也天地長且久而猶有壞米若金丹之超然獨存非金丹之能自存也實在乎人用之何如耳唯其不自存是以能長存

金液還丹第五

弟子再拜以進曰金丹之謂也是先天地之道弟子謹授教矣弟子不揆短本念此有生斯世也未有若是之愚也弟子嘗試而有爲以人莫我若也嘗試而無以也

人莫我其多也每讀書也人以我爲浩其學易也人以我爲粗通弟子而會乃知所未去者特風之飲于河也故未能測其深而乃妄云知其源因承師訓惘然如失豈惟見之未見實未試聞而求之聞也願垂慈憫指示金丹上陽子曰道也唯金丹之秘云耳生不可言立不可談飲食不可見非齋沐不可得而聞也弟子各敬而退一日沐三日戒三日齋齋肅而進稽顙而言曰弟子宿生慶幸遭際真師實以愚迷恐墮生死一失人身同于朽腐謹授教矣敢問金丹上陽子曰道也金丹之所難言不可得而易聞也曰何謂也曰子不聞佛之爲說乎佛之言曰若說是事則人及人皆當驚疑吾語汝也且夫士有賢愚人有明暗是事或驚或疑此則有之是無他也爲其根器淺薄知識昏陋是以然也云何諸天亦復驚疑則當于此究竟審問須要知其必有可疑可疑之事者也爲他一切人孰肯于驚疑二字上以索之我錄曾子作仙佛同源每章曉以驚疑之說使學者深思其旨也子抑聞之庚桑子乎庚桑子之說其臣之盡然知者去之其妄之察然二者盡之

楚曰奔蜂不能化蠋蠋不能化鵲其子有巨八也吾子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楚因楚見老子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衆也楚曰然顧其後備而慚曰今者吾忘吾問老子曰何謂也楚曰不知乎人謂我楚愚知者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者及然我身不義則傷我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乎老子曰若親親然若後父母揭竿而求諸海衆楚願聞衛生之經老子授以至人之說越勸龍之道成封曰洞靈真人子乃不聞之六清靜乎道也若非六清靜不可得而易聞也弟子悚而退一日不語諸葛得身清靜二之日慎內閉外得口清靜三之日不言語得眼清靜四之日不着于色得耳清靜五之日香臭自分得鼻清靜六之日不起妄想得意清靜七之日焚百寶得叩齒而言曰弟子今而清靜矣敢問金丹曰爾惟六識得而清靜外有二識安能清靜曰云何二識曰含藏傳送此二識也非容易知之況欲共清靜者乎且金丹之道天之所禁若欲聞者奉此盟天登壇歃血非率爾而可言非一汝心而莫能可聽也弟子乃率卜吉裂帛齋丹曰天地資金爲信靈有爲誠心無所澄而清志無所定而一頓首跪而進曰弟子幻身隨天所攝元陰退而

生死是悞伏惟金丹之道可以不死可以長生諸君已殘願垂憐憫敢問金丹上陽子曰而獨不聞之願成子乎應成子子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其抱一守和之至也其非金丹之道也安能若是其久乎而又不聞之願成子乎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長生而復不聞之衆父乎衆父之讓許由也上元而飲其漿也世之唯知衆父之衆也而不知衆父之道之尊也夫唯是道之尊非衆父其能自禦乎子仰聽之乎曰敬受教矣金丹之要其是之謂乎曰未也曰敢問金丹上陽子曰大修行入其志清淨用心猛烈使聞金丹之道也然極要地若衆葉主然何哉惟急于身也而以名爲惡也爲疾也其商山兮然其張子房然其扶搖子然子豈不聞之扶搖子乎扶搖子之得麻衣仙翁之道也其小睡也三年而一覺其大睡也未可以年而計以劫爲度也而且無濁劫焉其以詩而復龍命曰剛被山童一向推爲言天子詔書來無非只說名和利掃在床頭不用問是知名與身孰親是謂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也其次也又有富家翁爲有貴公三以精進勇猛爲心使聞金丹之要則其真所愛欲

于大道也其陶朱公馬其應若士馬其馬宜前焉此不
不聞之馬宜甫之說乎馬宜甫其州富室也重陽若仙
授以至道乃即棄其所有捨其所愛而修道焉即丹陽
祖師也是以身多于貨也又其次也若困若窮財之不
克乎用而志也堅忙忙汲汲也復忘寢食唯也既聞至
道而乏片財則兢兢業業遇有餘而好善者則相貿易
也是名法財兩用彼此而不欠也是其心誠之不可移
易其張天台然其鄧郁之然其薛紫賢然子不聞紫賢
之說乎紫賢削髮為僧曰薛武究竟佛法真性積年無
著落一日寓杏林驛蒙真人石得之授以性命真經直
戒之曰可速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圖而為之紫賢從
之是成道焉子復不聞神仙鄧郁之事乎鄧郁之與
真人徐靈期遍技師焉一旦忽遇至人授以金丹火符
之道遂謀脩煉而二人所帶貨財唯克一人丹初之用
郁之悉讓靈期靈期得以成道上升而郁之聞道之財
艱難未遂唯志不移忽感祖師憐憫一日臺司奏云少
微星現南楚長沙分野武帝勅採訪之遂索得郁之以
應命詔問所以曰貧道脩煉金液還丹之道而欲丹材
乃賜金帛子女許于兩嶽選地置上中下三宮修丹
三凡二年就石壇而升天也足其心也急于道也

是其心也恐負師旨也今時人也其意未開道也亦不
知急于聞也且不知為道之何謂者也或因以見知
偶而聞之亦不急于行亦不果于成惟是多聞必唯是
多辯也唯是多能也展轉而馳說也依稀而皓首也同
歸于泯滅而已矣英雄功名如斯而已子女玉帛之
及失是之謂下士者也復有多疑而少信者謂之常人
又孰知金丹大道是一何事也是云何謂也或而謂是
道之名也則毀笑謂之矣彼人也其謂仙謂佛也天之
所生必從天而降者也彼旦相聚而議曰世人而欲學
仙佛者所未見者也覆盆之下而求大明者實難也
不知彼醞鴉也離子聖說則矣天又惡知鳥之栖深山
也其飛則冲天安有區區之戀戀者乎又惡知魚之遊
于江湖也洋洋焉悠悠焉禹門之躍也三躍而化龍彼
騷鰈之卑微也豈得而知乎龍彼人之斯之謂也豈得
而失乎仙彼人也乃不知夫即有待之速者也地也得
其靈毛水也得其血液火也得其光華風也得其清動
恍惚是四者已待之速而復有待之速之是輪迴也充
速于待者也又待之多者也彼人也其心也實急之
懷汝其記之弟子中懷懷然上陽子曰是金丹也非有
大智慧之根器非有大丈夫之氣概非有大因緣之

遇文奚可得而冒聞者乎。夫其仙聖陳未逢精進勇猛之上。奚又可得而冒禁者乎。弟子失也。曰。願聞結想。開濟愚昧。今身不死。是即再入于。弟子曰。已。已。已。問金丹曰。金丹也不辭而為。汝道大得。易也。則失于輕。大妄聞也。則信不篤。上。累師資。禁陽。負人之慈憫。故也。三傳于人。而三遭天譴。冊載事。存可不戒之乎。弟子悲泣曰。宿緣會。遇便走。骸餘。尸。再。生。再。活。弟子不敢泄。慢。不敢背逆。教旨。倘渝盟。也。則一身。屠戮。九祖。同。行。伏。願。哀。憐。指示金丹。曰。來。汝之身也。而祖也。是積累之有。吾豈不為汝道也。然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其欲之。幾。其慎之。幾。弟子再拜曰。師恩罔報。上。陽子曰。金丹者。即金液大還丹也。以金精而就木液。故謂之還。以金火養煉。而。成。故謂之丹。何謂金。蓋金者鉛也。而非世間之凡鉛也。非從土石中出者。是鉛也。隱于造化窟中。乃從先天地而生。此鉛既生之後。日夜增長。至二八一觔之數。是云足也。故於後天地而存者。是以非內非外。而又亦內亦外。是假名之曰。內外二丹也。又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一切學人。將此經語。直以為身中之物。乃運氣。精。以為養神。謂之修行。非也。此精也者。非交感之精。乃金精也。此氣也者。非呼吸之氣。是鉛之氣也。一。曰。一。

非思慮之神。乃金剛之神也。發明到此。方信。所謂。及人皆皆。愚。疑。者。也。方知下士大。之。說。者。也。是。故。上士聞之。勤而行之也。弟子。整。置。蒲。首。問。曰。既云金。即鉛。却云非。凡。鉛。也。既引經言。精。而。神。又云。非。身。中。之。物。弟子以幸聞而喜。因問所未聞而驚者。也。願。始。終。開。導。以釋下懷。上。陽子曰。夫天一生水。是為元也。水居北。正北。為坎位。坎中有鉛。故曰。非。凡。鉛。乃。真。鉛。也。是。謂。鉛。之。不也。故曰。非。呼。吸。之。氣。也。何。謂。金。精。夫。地。四。生。金。金。本。居西。西。乃。兌。之。正。位。取。金。重。于。正。西。兌。位。是。也。大。修。行。人。顛。倒。取。之。蓋。先。天。地。之。金。乃。寄。胎。于。子。子。正。位。為。坎。故于坎中取此金也。是曰金精。是云逆而取之也。坎中之金。乃。兌。位。所。寄。乾。乃。坎。兌。之。中。也。故曰。乾。金。大。修。行。人。取此乾金。歸于黃金室。內。運。調。真。火。煉。以。成。丹。故。曰。金丹也。弟子感。德。再。拜。信。受。如。不。勝。聞。

仙佛長生第六

弟子伏地而啟曰。仙也。佛也。必是金丹之道。而後能證仙佛者乎。上。陽子曰。而不得聞之。老子乎。老子之得無上元君者也。無上元君。謂老子曰。子不聞長生乎。長生之功。由于金丹之成。由于此。老子得此。勤修而成。後上成。請問。道。于。老。子。曰。夫。道。于。大。不。修。一。曰。一。

明我師緣督子後金丹難問仙佛同源等語是金丹之道至此而大備矣世降人浮華而不實士乃不見又安足以語道哉

脫胎去留第八

弟子復進曰敢問金丹之言脫胎者何也上陽子曰天機深遠不可猝聞弟子曰今而不言也夫時也者可乘而不可失此因緣時節之來者也今而不聞也非乘時之謂也曰將語乎汝若秘之焉夫先天地鉛汞之一合而歸于黃金室內是云金胎神室也却運火符十月乃足是云男兒懷孕也曰胎完已後其功如何曰十月功

金丹大要

卷七之十一

足是聖胎已就也則移居上丹田保養之長久之三一周二載則化為陽神陽神出入去來無碍是云脫胎而去也曰是則此身抑有死壞耶曰難言也曰願師指示曰夫一切常人聞暗識汚其謂神仙既得道矣必合留形長生永居于世者矣此凡俗之說也仙與佛則不然曰敢問其方上陽子曰蓋有身則有患仙者欲去其患也雖然仙道已成無所不可各隨所欲焉有白日飛肉尸者黃帝之謂也有優游而任世者彭祖之謂也有貴命而居天職者天師之謂也有或隱而或顯者黃子之謂也有拔宅上升者羅漢之謂也有

重陽之謂也有尸解而脫者葛洪之謂也有入仕而臣世者東方朔之謂也各隨其所欲而不拘于長生而住世也曰若是則飛升而居天職者焉上長生焉為尸解示疾又其次曰否曰願聞其畧曰子不聞之河上公之居于河濱也聲聞于闕下帝車駕禮焉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虐何乃為帝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領更河上對再拜于中帝曰今上不至秦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帝悟禮讓遂授以老子章句學失所在子鍾不聞之蘇公堤之說乎宋有蘇軾

金丹大要

卷七之十一

者乃管仲樂毅之流也隱居豫章張德遠薦以為相高宗令其尋訪之德遠奉命作書托守臣躬親稟讀及造其所乃一人獨居茅舍日以種園織履為生得書不剝佯許詣朝其夕隱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惟見諸書留宋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閑名達帝聰自有詩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污蘇公後名其處曰蘇公堤云斯人也者其列禦寇之流乎其子陵之流乎其范蠡之流乎子不聞之列禦寇乎列禦寇居鄭國也四十餘年人無識者其殆事壺立子也聞道而志不為獲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相親以道禦寇行之九年乃能禦風而行

子又不聞之。范蠡之為越相也。一舉而滅吳。乃曰功高不可以久處也。遂飄然遊于五湖。齊君聞其賢。往聘而相焉。曰。大明之下。不可以久居也。乃去之。易名更姓。稱陶朱公。將營財以養其老。忽遇濮上人。文子者。辛卯。暗字計然。授以長生之道。乃又曰。財者所以就事也。道成則無用財也。且財曰利。利能害人。如此則財不可以久積也。孰若吾身之多于財也。竟散其財而隱去。後修其道而仙焉。若此者。多不可以枚數。噫。彼神仙之去留。豈世凡所能測之者哉。

三教一家第九

金丹大要

卷七之三十九

弟子曰。蒙師指示金丹之道也。敢問古之聖人立教分三。師乃曰。三教而歸一家。夫如是矣。道唯一乎。抑有三乎。上陽子曰。天下無二道也。昔者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佛祖云。萬法歸一。是以謂三教之道一者也。聖人無兩心。佛則云。明心見性。儒則云。正心誠意。道則云。澄其心而神自清。語殊而心同。是三教之道。惟一心而已。然所言心。却非肉團之心也。常知此心。乃天地正中之心也。當知此心。乃性命之原也。是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神是性。性是命。是金丹西來直指明心見性成佛。是三教之道。金丹大要。

與命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六祖教旨示云。日與月對陰與陽。對是三教之道。不出于陰陽二物之外。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佛云。無上真寶。不妄之門。是云三教各門而同歸者也。是以教雖分三。而道則一也。若云有二。者。即非聖人之心也。後之所謂三教者。各損其門。而不能升其堂。況欲入其室乎。是以尊孔子者。謂之儒。雖讀其書。而不知其性命之道。尊佛者。謂之佛。日拜其佛。而不知厚養之真。佛也。尊老子者。謂之道。日遊于中。而不知金丹之大。道也。是皆名而不實也。其崇儒者。是非今古。皆毀佛老。却不明孔子一貫之道。是何物也。其尚佛者。口談禪機。勤勞枯坐。而不明最上一乘之道。是何物也。其習老氏者。燒燭求砂。弄盡旁門。却不明金液還丹之道。是何物也。若知還丹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上仙。若知一乘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真佛。若知一貫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大聖人矣。曰。三教各門。而道則一。弟子敬受教矣。而又有。一貫一乘金丹之道。為愚敢問其名之不同。然曰。一貫即一乘也。一乘即金丹也。金丹即一貫也。天人皆稟陰陽二炁之全。而生者也。既稟陰陽二炁。則必能變化矣。物之化者。成精。

松之久者愛其為魚之久者化龍草之腐者化蟲而況
于人乎人止者為萬物之靈也人能久固其真也謂之
真佛人能久行其神也謂之神仙人能超凡入聖也謂
之上聖聖不離心性命也皆不逃于陰陽而皆出入于
心中總謂之金液還丹是云聖人無兩心也曰上聖大
賢已證高仙佛果其視下也一撮而尸禍福奚為乃諸
道無佛之人多有報之者何也曰否一切仙佛也成道
矣或居天職或住世間匡救劫運為心一切凡間萬寶
供養百般布施等度信為經道塔奉迎佛尊音聲法
事是皆無益無補者亦欲正其所正爾亦又何罪焉但其
非岐又未得其道乃引古之是而證時之非不能濟事
救時反成謗非徒受其咎宜矣彼仙佛者奚有肩于是
我後來彌黃之派見其排片之文以為實已何其昧昧
儒者見佛老之書不肯深明其道有可恥者何言異端
即辟抵毀以招其明是又惑之甚也夫漢之賢子為焉
高乃使亦松子遊世之下無能及者唐之賢李自為
高而號為謫仙宋之賢子瞻為謫而為坡仙者也以
其教則毀之以為異端以其名則雖稱而借重無使誠
得其道而為真仙真佛則執云不異乎竟之偽書豈不
誠哉故相毀也古之聖賢自相尊禮固明是道而已矣

今指佛老為楊墨罷了多也況三教多儒名而墨行者
亦多墨名而儒行者況仙佛家上士至人惟求其道而
棄其餘也故云天下無二道

世人皆得第

弟子問曰古今之所以成仙作佛者富貴乎貧賤乎上
陽子曰此莫得歷歷而盡也富貴也貧賤也皆可脩也
若大路焉若傍蹊焉在人之行何如耳曰弟子敢問所
以者何曰昔者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廣成子謂黃帝曰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刻而人皆以為
枉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
為土今夫自昌皆生于土而返于土故余將去汝入無
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天地為常黃帝之騎龍
上升無上元君謂老子曰神丹入口專無窮矣老子脩
之是為道祖後言金丹之道為黃老之術不知聖人所
傳乃金丹之道脩仙作佛之大事非術也是道也非得
具師口傳安有天生而自會者耶人但堅心求師無分
富貴貧賤也是以老子為柱史彭祖為大夫仇生仕於
呂望大師伯矩為卿士尹喜為關令字師僅皆皆上大
天矣與隱居陵子休洛潯園留侯帝者師四皓輔漢惠
王有執轡琴高執釣竿封陶正方回陶士輔光仕漢馬

丹仕等旌陽爲令正陽果官許大顧繼絕陽應終海濱
無國之相葉富貴而脩行故有詩云拋離火院三千口
屏棄門兵百萬家丹陽祖師富貴者出兩試殿庭年四
十五遇重陽翁乃指萬有歸于虛無侍師乞化備歷苦
辛結譚丘王劉郝爲弟兄自相規戒戒諸處慮其雲遊
也常引古詩云三山有侶人情淡四海無家道義深之
句得其傳者亦多惟黃房公最先道成我大歷真人得
黃房公之傳以授先師紫瓊真人而我師緣督子得紫
瓊之道焉凡此言其畧也又如東方朔之于黃眉翁安
期生之于羨門子鹿皮翁之于王方平陸脩靜之于孫
遊岳陶弘景之于王知遠葉天師之于羅公遠神放拜
希夷處寧之就紫陽富韓公之于王冲熙朱海庵之禮
崔子虛劉志畧之交六祖龐居士之禮馬師傳大士會
嵩頭陀崔相國參東寺會陸大夫見接子陳尚書見陸
州慈明依昭陽良遂見磨谷趙霜臺送抑山揚文公見
石門李萬卷見師宗裴相公禮希運于迦來宗王孫儒
問國一韓昌黎禮大顛於廣李刺史禮藥山於荆楚文
正禮方塔王於江東李文只然石門於京南韓林禮
恩慶於西京張無盡禮雪峯於湖南顧此甚多不勝
枚舉王公大人折節而卑禮者也雖然然有實然不

有妄然妄然者則意氣非真實然者則言下情言悟言
皆進求非真則詆謗詆謗者豈知自毀進求者必成道
焉進者更在心堅數者終焉口崇口崇者雖賢能而失
本真心堅者雖嚴賤而躋聖位信言即在眼下學者可
不戒之且以仕而聞道也因仕以濟其道焉聞道而
未仕也將假途以成其道焉或隱于仕宦或隱于賤役
或隱于塵世或隱于山林財之足用則散之也不足則
求之也惟務道之成何分于富貴貧賤也

御水得道第十一

上陽子示諸弟子曰來予有以語夫汝也且吾嘗而觀
夫水之道暗合于吾之大道也予不知夫水之道乎抑
不知其水之廣乎則詎得而知乎水之清也耶子來且
將以語汝也語汝以水之源者也子學大道而不知水
源其於道也若有過而不知其舍也則將焉往乎哉今
語以水之源其源也懸崖壁立孤峰危石峭嶮萬仞仰
之則彌高曠穴難測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得瞻之在
前見之不可用忽然在後是聖也是凡也是神也是鬼
也且如奔電不敢以一竅也深淵窈窕黑漫漫焉須臾
山上望之若大海焉此爲水之源也故名之曰源源
泉其中有泉出焉皎皎如甘露滴滴如明珠落落如

海濱有如鳳雛亦世之謂也亦醉醺之謂也其始之
流也若經乎紅蕖微瀾待夫兩晝夜游旋乎三百里此
馬而得水也是水之清者也云水之源者也有華
池焉有曲江焉有英穴焉有廣淵焉此水者其白如銀
其清透底且吾得聞至人之真言也至人曰水之清也
中有白金化爲黑鉛紛紛如空中雪鹽如太紫煙此
水也者得先天地一陽之正也此水者不寒也冬溫也
不熱也夏涼也執熱者浴焉思酒者飲焉飲此水者無
飢渴之害也無睡眠之憊也無死生之念也子其記之
是水也或清或濁濁者遠而清者近也濁也者人飲之
而醉也清也者人得之而醒也是水也又流五百里而
爲大紅崖絕壁之口有月窟焉有子匯焉又有子午公
有金華池於此而復得其源是源之再清也或礫焉而
逆注或後焉而血液或溜焉而素練或利焉如碧潭從
懷香裏總流而合于溪溪合而會于河也至河則還注
焉湯湯焉浩浩焉渺渺焉不可測其涯涘也于是時也
私謂得其水之至矣而猶有所未至也于是分涇渭之
五湖游黃河清流也則行焉洪波也則息焉遂遊而至
大海也乃索焉而獲大海者無邊際也惠子一試說

說戰戰惟一精純則不至于喪身而失命子其記之吾
復聞至人之言曰大海者天下之水歸焉昔蒙莊之騁
運也以六月而一息其息也者則飲于此海也子其記
之也大海者人不得而窺其洋也不得而測其深也不
得而知其廣也有真人焉吾就而問之真人之旨曰大
海者萬谷所以流入者也百川所以歸納者也爲江漢
之所宗朝者也真人之旨又曰此特其近焉者耳夫知
大海之說者水逆流焉大海之水逆流者上接于天河
水之逆流至于天河故有一消一息之道焉子其記之
也夫水之逆流是水之至者也吾乃今知得水
之至者也夫得水之至者有道存焉子其記之也
子曰諾水之至者則知有道德焉上陽子曰汝來吾復
有以語子也且吾嘗而學焉其言之爲學也者工駢體
習聲律窮今古章註述義性理分是非大而易小而耐
益不倦于學也斯謂爲學之至矣而未知其所有未至
者也且不知夫世之有真人者抑不知信世有神仙作
佛之道者也我師趙真人從大潞山脩行來授我以金
丹之道并合天河逆流之說吾乃今而所以知爲學之
有夫至者也子其記之也水之道未至逆流則不
也人之學未聞長生之道亦未品學之

之接于天河則知水有逆流之道人之爲道而知之則知身之可以長久子其記之也與弟子曰誠爲然而知乎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也是開一也而得二焉得水之道焉得長生久視之道焉

見性成佛第十二

弟子問曰天下無二道固則然矣老子之道惟金丹之道金丹之道是性命之道也而達磨西來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此而出金丹之外乎上陽子曰達磨之道即金丹之道也世人根器各有利鈍佛祖慈悲方便立名後之學人知覺過之愚者不及也夫何以故智者不

金丹大要

卷七之三十七

明脚跟底實際裏一件大事輝耀古今迥脫牢籠能殺能生一死一活此處既昧則任脚跟走也故云過之愚者不聞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擔荷大事此處既昧却以誦經持懺念佛元坐將此而求見性成佛抑何愚哉故云不及曰見性即成佛乎曰傳大士云統經八百劫終是落空亡夫見性猶聞道而成佛猶成道也聞道須行故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見性須修故雪山脩行積年而證佛位奚有不學不修而以見性爲成佛乎問曰發見性靈皆有佛性又曰元解知識爲靈明知覺二者云何而能成佛曰見性知識之性不能成佛惟靈動含靈

之性則能成佛曰異乎所聞發見靈動含靈之性者已性乎曰然曰何哉曰彼見解知識乃是非業障之性此靈動含靈乃造化之性萬靈之性人惟不知靈動含靈之性所以難逃生死迷于涅槃彼見解知識之性以聲色爭愛而爲執着妄想此靈動含靈之性處污穢而有天機大用彼見解知識之性起于六賊門頭日爲恩愛纏綿無有休歇此靈物含靈之性在脚跟後如如不動得大自在故德云地獄未苦業業下不明大事是爲最苦世人豈認靈動含靈之性即真佛性悟此真佛則知屋裏自有却非木雕泥塑故云真佛屋裏坐到此方爲見性成佛所以道即心是佛若不悟屋裏真佛即我之真性却認見解知識之性爲佛猶認他姓爲我亦差的多也所以道心不是佛既悟我之真性即屋裏之真佛則此性此佛猶是四大假合底未及長廬四會之公所以道非心非佛若悟我性是我真佛分明了也假之而脩假之而成所以道見性成佛故雪山四十二年少林九年冷坐實皆爲此一假公按者也

金丹大要

卷七之三十八

金丹正理大士金丹大要發真卷第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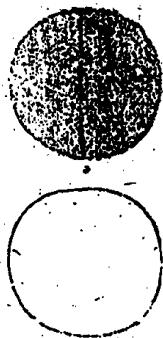
太極圖



陰陽未分

形如鵝子

太極分判圖



一陰一陽謂道黑
而為陰白而為陽
陽大極者陰陽之本
始大極者陰陽之形
體

先天太極圖



陰太極而生陽

顛倒用之成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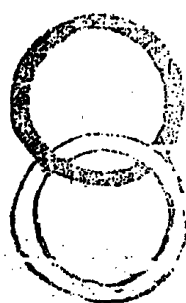
後天太極圖



陽太極而生陰

五行順而成人

金丹還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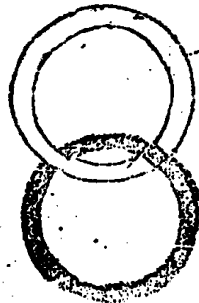
陰陽相交

水火既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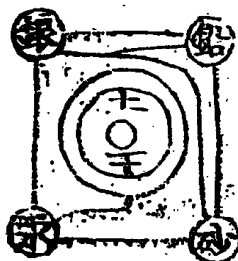
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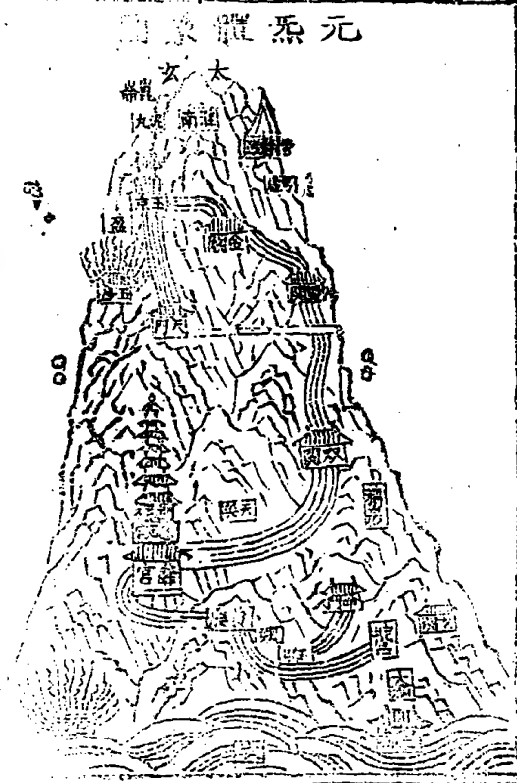
金丹返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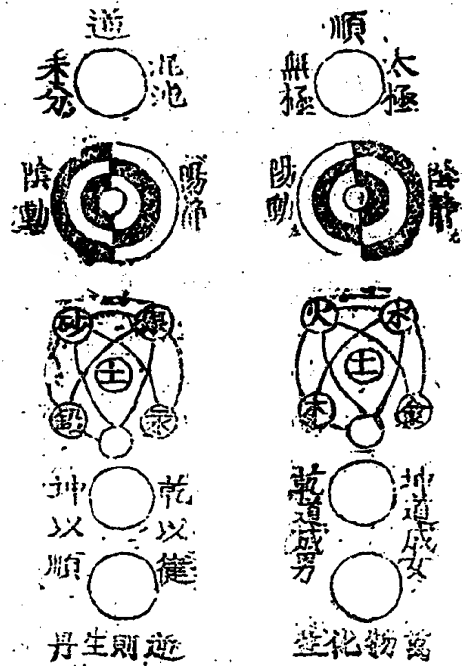
金丹五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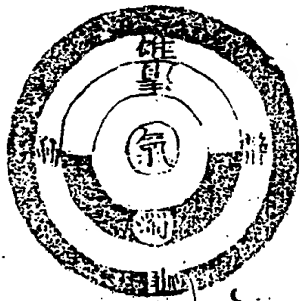
天一生水小中真陽之精為黑
地五生金大中之精為白
不曰金而曰銀者取其色白
此金不生水修丹之士却採
中取金者以丹隱子胎故採
二生火大中之精為黑
表乃朱砂之象永正位居東不
曰木而曰汞者即藥中之水液
也汞能生火修丹之士却採
中求木液者以陰氣所化也



太極順逆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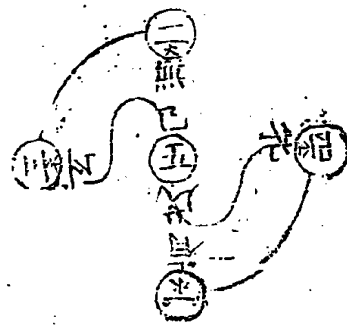


清濁動靜之圖



大道生一炁，一炁生二炁，二炁生三炁，三炁生四炁，四炁生五炁，五炁生六炁，六炁生七炁，七炁生八炁，八炁生九炁，九炁生十炁，十炁生百炁，百炁生千炁，千炁生萬炁，萬炁生無量炁。此乃清濁動靜之理也。清者，天之氣也；濁者，地之氣也。動者，陽之氣也；靜者，陰之氣也。清濁相雜，動靜相生，此乃天地之理也。人若能悟此理，則能入清濁動靜之門，而得大道之真傳也。

金丹三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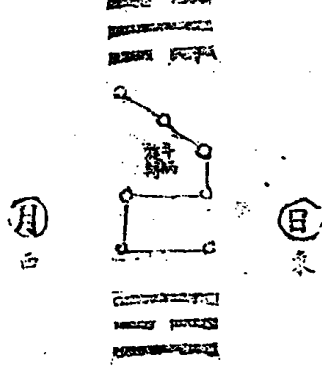
紫陽翁曰：三五圖者，金丹之要訣也。三，乃先天之氣；五，乃後天之氣。先天之氣，清而無形；後天之氣，濁而有形。清濁相雜，三五相生，此乃金丹之理也。人若能悟此理，則能入金丹之門，而得金丹之真傳也。

寶珠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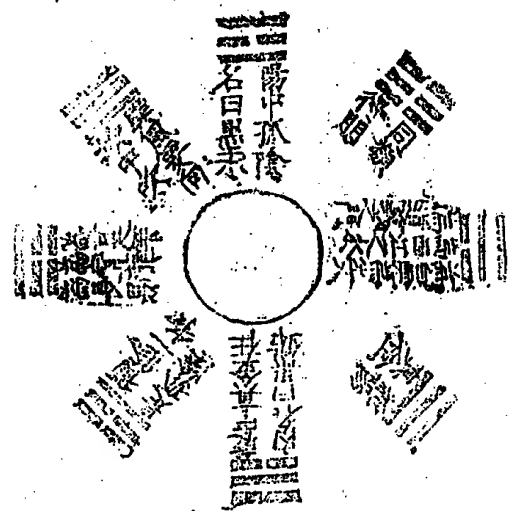
寶珠一物切要於時... 護持之術... 年尼夫尊得之號自泰... 行入要知此珠端的是... 既濟之一點此與天地合德... 月合明白年尼珠者龍女所獻... 也曰元始懸一珠者海蚌取之... 此曰如意珠者如文所記也... 火珠者龍龍額下之物也凡世... 之珠雖徑寸可玩而有價珠... 雖至微不可玩不可是而謂... 之寶也

金丹之象



金丹一物切要於時... 護持之術... 年尼夫尊得之號自泰... 行入要知此珠端的是... 既濟之一點此與天地合德... 月合明白年尼珠者龍女所獻... 也曰元始懸一珠者海蚌取之... 此曰如意珠者如文所記也... 火珠者龍龍額下之物也凡世... 之珠雖徑寸可玩而有價珠... 雖至微不可玩不可是而謂... 之寶也

金丹八卦之圖



金丹八卦圖說... 卦者像也有體則必有用有變則必有合以艮為體者... 則以坤為用以震為體者則以兌為用易曰西南得朋... 乃與類行猶難以坎為用也修金丹者取金於兌而兌... 為白虎專以食咳為心其害人傷物為不少若能制御... 震宮之青龍則自能降其虎矣夫金丹者只要降得白... 虎一物餘皆易事耳夫兌金生于坤而代坤行道乾金... 生兌初因撲散乾烟寄金于坎燒白黑銀取兌金于坎... 者母隱于胎也釋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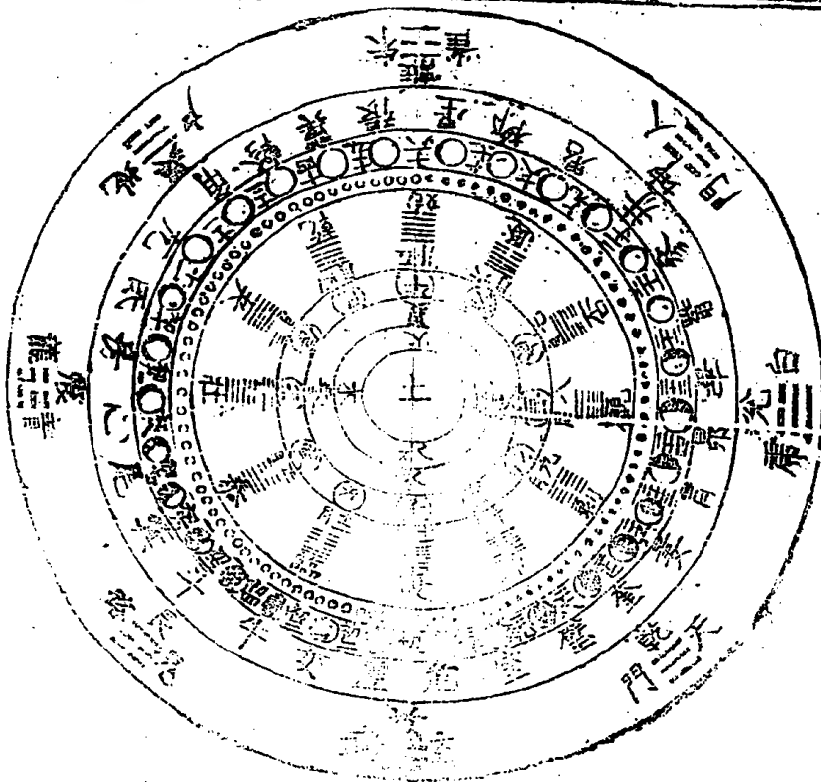
形物相感圖



形物相感圖說

老君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釋氏云究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又曰吾有一物上柱天下撐地諸人還識麼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三教修行不離形物故丹陽翁云速祀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衝開伯陽翁云日月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領悟此方知應虎之形龍蛇之物皆在人身中而有非此二物不能以無聖胎至妙毋忽

明



鏡

素陽丹寶鏡之圖

陽三

神門

真三

主無正形
生真土金
狀若明珠
披大還丹

陰三

血氣

三

金烏血氣
金烏血氣
金烏血氣

太

午來
太午來
太午來

家

二南赤日

剛

一坤器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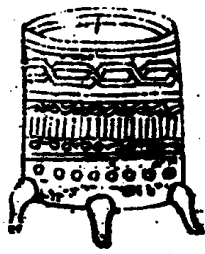
子葉
水子葉
水子葉

三

金烏血氣
金烏血氣
金烏血氣

風

白而四庚



養胎萬

鼎周圓一尺五寸中
虛五寸長一尺二寸
狀似蓬壺亦如人之
身形分三層應三才
下等均勻入爐八寸
應於爐中不着地懸
胎是也又謂之朱砂
隨張隨註云又名威
尤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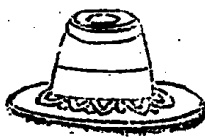
鐵牛



鐵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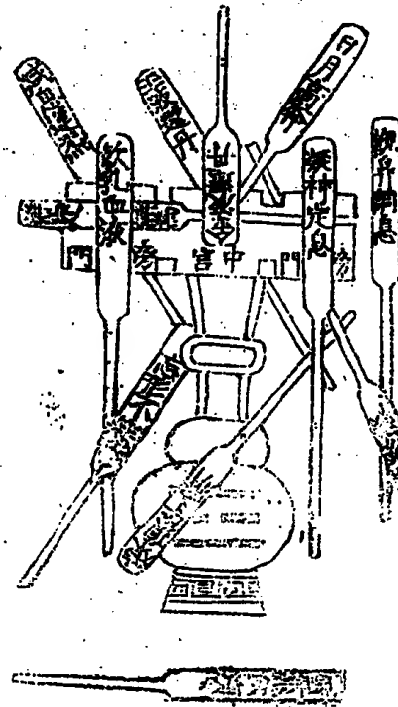
其鐵牛兒形容醜惡性剛偏
好爭馳人人皆有那箇解牽
騎種就黃芽滿院更須用神
求燒之中宮裏若無此藥得
結聖兒
乾坤其動靜生成家活總賴於
伊飢食虎髓渴飲銀池夜半牽
車連火霞光迸海底騰輝紫
味華池宴罷乘箇月明歸

偃月爐



偃面同圓結
一尺二寸明
心橫有一尺
立唇環匝二
寸唇厚二寸
爐口徑闊如
拳又知仰日
狀如名偃月
隨張隨註云
名六

符神鳳金丹法象靈圖



訣曰 金條長六寸 氣穴引神
心正形端者 機鋒皆發押
若知訣即推推推 元氣感之之道

天地先生曰 金丹大要
天師先生曰 金丹大要

萬般作用盡狂圖 獨有金丹可入靈
識得不空無有理 修真方不費工夫

仙派

天師先生曰

如無天帝太極之初出生三炁為元始始炁生
先天老子自爾以來先天老子乃以玄炁時特

萬法天師 初生時出 有言大先生
後重時出 大成子

廣成子

龍應子

許懷子

赤精子

少微子

鍊圖子

劉子

務成子

高辛子

尹子

光子

真行子

升時出

錫則子

禹時出

古邑先生

成時出

縹緲子

商容

先天老子雖是世世化度而未顯誕生之跡延於
八王陽甲時寄胎於玄妙王女身中八十一萬萬武
一庚辰年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指李為姓也
後聖玄元太上老子

文始先生尹喜

單雲台佛

太和人尹軌

釋迦文佛

太清真人杜冲

聖河迦樂

太清真人彭宗

西天二十七

太清真人宋倫

初祖達摩

西嶽真人馮氏

二祖

崑崙真人魏祖

三祖

八紫真人周亮

四祖

太清真人尹德

五祖

黃庭真人王宗

六祖

西嶽仙師李真

七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上公丈人 | 金碧劉真人 | 安期生真人 | 馬明生真人 | 陰長生真人 | 徐從事真人 | 魏伯陽真人 | 老租天師張道陵 | 左玄真人王長 | 右玄真人趙升 | 東華帝君王玄甫 | 正陽帝君鍾離權 | 純陽帝君呂純 | 海蟾帝君劉操 | 尊陽帝君王嘉 | 丹陽真君馬鈺 | 長真真君譚處端 | 長生真君劉處玄 | 長春真君丘處機 | 至陽真君王處 |
| 馬祖道一 | 石頭希遷 | 天皇道悟 | 龍潭崇信 | 德山宣鑑 | 感潭資潤 | 雪峰義存 | 岩頭存活 | 玄泉彦 | 龍虎山 | 太極仙翁曹公 | 抱朴真人葛洪 | 丹陽真人鄭思遠 | 嶽山長生 | 紫陽張真 | 紫雲真人 | 紫微真人 | 紫霄真人 | 紫微真人 | 紫微真人 |

| | | | | | | | | | | | |
|---------|---------|--------------|----------|--------|---------|--|-------------|--|-------------|------------------|--------------------|
| 太古真人郝大通 | 清靜元君孫不二 | 黃房公披雲真人宋有道德方 | 紫微真人張拱君範 | 上陽子陳觀吾 | 鍾呂二仙慶誕儀 | 祖師姓鍾離字雲房諱權四月十五日生辰預於十四日同呂仙醮稱賀祖師姓呂字洞賓諱巖客祖居西京河南府蒲州柘縣求樂鎮人氏伯父四人溫恭熱議讓仕唐辟海寧州刺史因家焉洞賓生於唐天寶十四年乙未四月十四日巳時幼而聰敏三歲方語授江州德化縣令因縱步遊廬山遇鍾離翁授天仙劍法又十試而授金丹大道續得佳真人入藥爐火候秘旨脩行成道 | 序班 法事 洒淨 行香 | 聞時維四月宜首夏之清和卦消六陽喜純乾之中際聖師誕生之日中後人朝賀之誠清舉同慶者花 | 請 舉香花請 謹恭拜請 | 天道祖太上老君 三教得道先聖先師 | 始天尊尹真人 太極尹真人 太極尹真人 |
|---------|---------|--------------|----------|--------|---------|--|-------------|--|-------------|------------------|--------------------|

| | | |
|---------------|--------|--------|
| 太清彭真人 | 太清宋真人 | 玄州姚真人 |
| 八素周真人 | 太微尹真人 | 黃庭王真人 |
| 西華李應卿 | 河上翁真人 | 安期生真人 |
| 馬明生真人 | 陰長生真人 | 徐從事真人 |
| 伯陽魏真人 | 劉金碧真人 | 三天大法師 |
| 玄中大法師 | 左玄王真人 | 右玄趙真人 |
| 太極葛隱翁 | 九明都仙太史 | 昇黃十位真人 |
| 恭望僊慈降臨醮座 謹恭拜請 | | |
| 祖師東華紫府補元之極大帝 | | |
| 正陽開悟傳道主敬帝君 | | |
| 純陽真王 | | |
| 海蟾弘明道帝君 | | |
| 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 | | |
| 恭望僊慈降臨醮座 謹恭拜請 | | |
| 祖師丹陽抱一無為普化真君 | | |
| 長真雲水凝神玄靜德真君 | | |
| 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真君 | | |
| 長春全德神化明應主教真君 | | |
| 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 | | |
| 太玄廣寧通玄妙真君 | | |

| | |
|-----------------------|-------|
| 清靜淵真玄靈順化元君 | 龍恭拜請 |
| 恭望僊慈降臨醮座 | |
| 祖師天台悟真紫陽真人 | 杏林石真人 |
| 蓮花紫賢真人 | 沈九經靈真 |
| 海南紫清真人 | |
| 恭望僊慈降臨醮座 謹恭拜請 | |
| 祖師黃房公真人 | 披髮宋真人 |
| 太虛李真人 | 紫雲張真人 |
| 緣督趙真人 | 谷雲劉真人 |
| 上陽陳真人 | |
| 恭望僊慈降臨醮座 | |
| 向仲啓請諒沐光臨仰冀迂駕納茲殷敬今遇純陽之 | |
| 瑞旦肅伸朝賀之愚忱 | |
| 夫燭者一點之靈光古今不少十方之世界幽顯皆通 | |
| 不知者以爲火傳其知者是云性慧使情爲明心一 | |
| 遠照烟光信天堂有路而可登超凡人聖再作 | |
| 法華 | |
| 大香者更從太古之初一技法爲三 | |

流芳下愚有鼻而無聞上上固香而分臭如靈師之德
士更處芳芳以道德而名人人受用再拜進奉

法事

夫本者先春崔玄谷曰餘旅寄嶺南湯口花浮於碗而
酌龍泉水僊風引於蓬萊處同七碗而通德龍州一
臥而參佛性提醒渴睡漢發引陳師德再拜進奉

法事

天酒者夫垂甘露地湧醴泉一味醍醐飲者長醒而不
醉聖人精和得之以有而歸無一口吸西江容顏不老
三杯通大道法休常存再拜致恭上進壽酒

法事

誦心印經

三十二品功德經

具有指賀表文謹當跪奏

鍾離祖師賀表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五日恭逢

祖師鍾離正陽帝君鍾離之辰預向今辰十四日謹奉

表稱賀者

右伏以道尊德貴仰萬代之師繩陰靈陽純齊高之
壽日月圓天上瑞霽人間某頓首再拜恭惟

祖師正陽開悟傳道主教帝君自本自根先天地紀

乾坤為開器煉坎還離坎為萬樂林降龍伏虎道超

太極恩澤群生初切長存人人受度由純陽鴻禧壽陽
繼受之後列聖心心暨日陽長泰鼎陽接濟以來萬壽
父父功非言辭之可頌二與造化之功作其九宵六靈
冥心於道幸蒙師旨玄化乃天地之根詳在丹書指點
是陰陽之本華池神水號曰乾金上釜流珠是名汞汞
兩弦合體十月懷胎所切者妙用靈時最難者真靜處
物況首經至寶言之甚危而雄虎寡情為之深恐茲因
朝賀并述危難仰冀慈悲俯憐微賤與女身於方便伴
入室以無魔仙家日月長又何待塵凡之祝頌他年功
行滿尚全依師匠之陶成次期上士賢良俱明至道迷

金明大要

卷八之三

愚証誕後發信心酥酪成河提醐灌頂土皆碧玉地
黃金千冒師真不勝戰汗謹具表稱賀以
聞某誠謹誠叩頓首再拜謹言

又舉純陽祖師賀表文謹當跪奏

鍾離祖師賀表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四日恭逢

祖師純陽帝君降誕今辰謹具表恭伸朝賀言

右伏以節屆純陽月先圓於此夜天運元陽行已歷
多年宇宙騰騰仙凡壽壽某頓首再拜恭惟

祖師純陽演正警化尊帝君道尊德貴上上固香而分臭如靈師之德

觀其心外觀其形故得全形之與有以觀其無以觀其
成歸衆妙之門起水源之至清煉金丹而早就青純補
裏過洞庭而朗吟黃鶴樓前臨市廛而大悟執中而
曾化仙女爲圖南而幾到華山踏青牛而入洞天騎白
鹿而過滄海高證帝君之位功亘古而亘今廣傳道德
之真派自南而自北公欲濟世而人不識我欲求公而
緣未諧伏念某明玄牝之旨歸幸遇真師之盟授乃
悟道非言顯方知事屬心傳當求八兩之乾金先盟
主仍運半觔之木汞配合陰陽煉做一圓守成十月
聽龍吟而虎嘯母使水乾而大寒得正於斯爲之甚恐
忙忙閣指汲汲忘食倘蒙慈憫而獲飲刀圭活此衰殘
而熟知火候雖無可報所待好生茲幸際於昌時且所
逢於瑞旦敢陳凡悃還拜仙手諒尊居天上之糾司
垂憐於末學不淑人間之祝頌因以訴於衷情冀
於凡軀得早收於藥物採首經之至寶內外不惑一
悉之先天始終盡善更無魔障會見心靈便下手以
修天譴不願與安身於方便作事易成次期上上靈
供明至道與前同尾

具有證明文照恭對敷宣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四日恭遇

祖師純陽帝君瑞誕今月十五日恭逢

祖師正陽帝君瑞誕謹修香燭公辰十四日具奏同

申朝賀茲已周圓仰蒙高仙衆同賜印明慶賀稽顙

敬陳謝祈保學道無魔修仙有分仰于慈憫陰陽危

難俾入室而功成不差火候早脫胎而神化高掛仙班

次期上士賢良俱明至道迷愚誦誕悔發信心酥醮成

河醮酬灌頂土皆碧玉地遍黃金千貫師嚴敷宣同既

右謹具疏頓首拜上

先天道祖太上老君

三教得道先聖先師

文始先生尹真人

如馬聖位排列無增減

送神文

回春清愜胃清聰明仰冀於憐廣開教引在仙班而來
於塵寰凌曉閣指迷真道而復歸於蓬島攀轡動
茲當拜送之期負以虛名之愧伏聞獨自行獨自生莊
石還動帝王心無人會無人知詩句宣傳傳相耳凡夫
肉眼知多少金丹一粒定長生這回相見不無緣
欲訴舉世盡皆尋至道此事難知下手速修猶大遲
同誰是能行者此身已出三千界昔曾贈於張儉我
同遊五帝鄉今願離於凡骨莫道凡流空命幾
換骨丹真人在三清遊劍寶雙衣長生三

難老身在大羅天不無形去無礙
不聞視不見良寧真歸太清

化財 微席

仙派源流

東華帝君



金州大慶

卷八之三十三

姓王不知其世代名號

云名玄甫得老子之道後隱

崑崙山復居五臺山

洞天自稱少陽帝君於終南

山疑陽洞以道授

六月十五日

月十六日上昇



正陽帝君



金州大慶

卷八之三十三

姓鍾離名權字雲房號正陽子

因兵失仙入終南山遇少陽帝君

丁酉山道成天帝封號太極左宮真人

乃建觀於終南

自稱天下都散漢有詩行於世後於灤水以道授

四月十五日

五月十八日



純陽帝君



金丹大要
姓呂名巖字洞賓號純陽子祖居西華
永樂鎮招賢里今曰蒲州蒲坂縣生於天寶
月十四日巳時一云生唐德宗貞元五年丁未
使因家焉以科舉授江州德化縣令因縱步廬山游
水之上遇正陽授道至今在世天帝頒詔為九天採訪
使五月二十日奉詔有詩云糾司天上神仙籍之句就
以此日為上升有詩詞名澤成集行於世以道授海蟾
重陽

四月十四日生五月二十日上升

壽五

海蟾帝君



金丹大要
姓劉名操字宗成號海蟾字政名玄素
宰相遇純陽即解相印伴狂遊蓬萊於黃龍
道乃作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日屏去四兵百萬家後
遺遺迹於終南山太華之間以金丹授海蟾陽張紫陽
十月十四日生六月十五日上升

壽五

重陽帝君



姓王名中孚字允卿

嘉字知明號重陽子

年十辰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於終南縣甘河

授口訣有詩曰四十八上始還逢之句明年庚辰

再遇復得金丹之道乃得穴居脩行名活死人

和玉蟾李靈陽結庵而坐初有史處厚劉遵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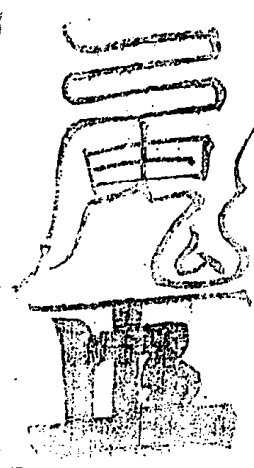
相繼受道後其麻東出關無海寧州以金丹之

與丹陽又授立長春諱長真孫不二三三

太古乃以純陽所授秘訣五篇盡付仁人

新集卷中集分梨口訣行世

上二月二十日生正月初四日上升



丹陽真君

姓馬名鉅字玄寶號丹陽子元名從義子玄甫卒

人生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即宋徽宗宣和五年三

月二十日生家富號馬羊州聚族氏生三子曰應珍

瑞庭珪大定七年丁卯重陽至因食瓜從蒂起怪而詢

之重陽曰吾從吳裏出甜向苦中來復叩云何各道重

陽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乃請歸家師之戊子歲

以家事付三子而出家重陽以所得純陽金丹秘訣五

篇授之并口授其訣遂頂三壘而修行成道因分梨十

化多受辛苦時求道者有李太乘趙逢萊韓清甫等來

披雲得師金丹之秘旨乃先成道有金王集漸悟集行

化集成道集圓成集精微集及語錄一集皆行于世七

真之內多師之

五月二十日生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升

長春真君

姓譚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寧海州人初名王守伯
三生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三月初一日中年赴廣師
事重陽每日重陽以醴酌令以洗面久而疾愈乃授以
道以宿業重因遇醉徒毆擊折齒流血師皆不問丹陽
聞曰一奉消盡多生業現成有詩後句云湧出陽神獨
自歸書畢而逝異香滿室者數日有冰雪集行于世

三月初二日壬子四月初一日上升

長生真君

姓劉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武宮莊人生金熙
宗皇統七年丁卯即宋高宗紹興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生大定九年即宋孝宗乾道五年師重陽道成於宋寧
宗癸亥嘉泰三年二月甲辰日鳴鼓集眾曲肱而逝有
仙樂太虛聲陽同慶安宮修真文集六卷乃道德法陰
符演黃庭述留于世

七月十二日壬子三月初六日上升

長春真君

姓丘名處機字通微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州人生
於金熙宗皇統八年戊戌節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正月
九日生二十歲師重陽三十七歲乃入磻溪松蘿修

行三十三歲復居龍山龍山苦行如磻溪時道成之
後四十二歲赴金世宗召建六十二歲齊魯入于宋寧
宗召師不赴六十五歲赴成吉思皇帝召見詳見慶會
錄對策懷災救旱等事烏元朝功臣有磻溪明道集西
遊記行于世丁亥歲七月初九日師升坐眾以生死
事留頃坐化

正月十九日生七月初九日上升

王陽真君

姓王名處一字王陽號全陽子寧海東牟人生金皇統
二年壬戌三月初十日師重陽受道居靈光洞志行確
苦道成大者神異度人逐鬼辟瘟辟石出神入夢後兩
載奉京難降起死甦枯金世宗問其姓名對大創展
衆嫉者飲之鴆師歸入水淵而不死有雲光集要異錄
行於世

三月十八日生四月二十二日上升

廣寧真君

姓郝名大通字太古真人號廣寧子寧海人生金熙宗
天眷三年甲申正月初三日生巨冨師重陽初名璵號
恬然子雖入道而志不苦勵長真王陽勸教之後至岐
山遇神仙授與金丹口訣為改名號遂遊趙魏間修行

道成留頌而迎有大古集心經般若經解太易圖及示教真言行於世

正月初三日生十二月三十日上升

清靜元君

姓孫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人也生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正月初五日生父孫忠顯任適州之馬官甫生三子重陽至以分梨十化宜甫夫婦悉棄家事出家學道後元君居洛陽風仙洞修行夫婦每日相激勵俱成道有詩詞行于世

正月初五日生二月二十九日上升

黃房公

姓宋名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汴陽府人氏行諸階法無雲則能以符而行雲有雲則能披雲而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四年能二其身弗死因遊東海適皇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召長春江師并時公與一人為之輔行公為首焉世祖皇帝封通玄弘教披雲真人武宗皇帝加封通玄至道崇文明化真人後以至道授太虛李真人而黃房公真知所終或云在燕之長春觀坐逝

太虛李真人

姓李名理字雙玉蜀之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邵武之武夷山修金丹之箇月而道將成乃回途道經龍虎山先夕雲壙有夢真人至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眾皆弗知惟夢者見一貧道人來曰是正人也眾請初兩應時雷雨而去至真州王虛庵結環而坐後出囊以道授張紫瓊既而囑曰金丹宜潛修大道當人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

五月初十日生八月十五日成道

紫瓊真人

姓張名樸字君範饒州德興人也後聞道改名道心初太虛真人偶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既聞真要後以至道授于綠督子趙君乃即隱去

十月初二日生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道

綠督真人

姓趙名友欽字綠督饒郡人也為趙宗子幼遭劫火早出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教莫不精通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

之文名之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雜同等書行于世已
已之秋萬仙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

六月十八日生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圖象流傳第八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越格卷第九

與王梓翁

淨保赤酒酒是一大事因緣是箇見成公案有大力
量密示神通立極造端淨天柱地迫超宇宙獨耀古今
無始以來靈光不昧窮劫之隱真性長存上聖至人高
仙諸佛由此施設由此儀形所以道三世諸佛也恁麼
彌勤下生也恁麼七佛以前也恁麼七佛以後也恁麼
西天四七也恁麼唐土二三也恁麼歷代佛祖都恁麼
且道古人千般計較都不會安名也不肯立字唯換作
恁麼子細看來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總只是恁麼了也
自從達摩西來至于清溪單提別唱而後天下叢林佳
話以恁麼事話會不少就中便無一人肯爲他標箇名
目若是箇大善知識出來或者脫却娘生袴子未幾先
知若是鈍根都教他向人前句裏說心說性尋箇本來
認影認光竟無落處到老破臘却去怨祖怨佛此輩可
深惜哉上陽子只得不惜舌頭爲他前聖後聖說出極
到之處具道如何是恁麼底當知這恁麼即是那淨
保赤酒酒底天下後來都認得那保赤酒酒即是恁麼
事也則知父母未生以前也恁麼保赤酒酒父母既生
以後也恁麼保赤酒酒一大事因緣也恁麼保赤酒酒

這見成公案也。怎麼保酒酒只今箇裡分晰說了。後之人終舉目看。便知保酒酒。即怎麼麼底。怎麼即保酒酒底。夫復何疑。豈不道昔日摩耶夫人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便週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一場話。觀古今禪林。舉揚者多也。有作實事看去也。有作靈迹看去也。有作怪異看去也。有作話會看去也。余若不曉露箇消息。把那釋迦老子。只容易看過了。將來執肯承當。且道摩耶夫人左手攀枝。釋迦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那。無淨保保赤酒酒底。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豈不是。帽堂坐纓露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為第一。點檢將來。也是好中不足。暗裏藏刀。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貴國天下太平。雲門拳拳奉揚宗旨。只得。怎麼罵佛罵祖。及後國悟云。釋迦把斷要津。雲門知恩。解報他。豈不知釋迦無伴。無信。是以雲門特慈悲。主國悟。深忘家。配却又白曰。界且似這般。話頭是障。礙底是方便。底若謂障礙是瞞你了。若云方

便目前便見。是臨濟云。赤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常從諸人面前出入。豈不直指了也。以常人暗裏摸索。是又不是。他器識底。直下便知。那無位真人。即是怎麼淨保保赤酒酒的。古聖云。性由自見。命待師傳。若本分底。有箇真實方寸之下。真常獨露。全体便見。何必又待許多詮註。便知淨保保。是真佛性。赤酒酒是真佛性。一大事因緣。怎麼見成公案。無非是真寶佛性底。莫道釋迦老子有此一件大事因緣。各各常人分上。皆有如是。一大事因緣。元不缺少。盡乾坤大地。一時收來。雲門出世也。道一句不得。團悟再生。也不敢擬議于此。處便知性。是自家底。世人如何。瞞得自家。方知道性。由自見。若到這田地。深深密密。盡他。禁風沙起。滄海塵飛。須知。保底。如如不動。那赤肉團上。穩穩當當。儘他。萬死萬生。須知。這赤酒酒底。如如不動。此為不落高。曰。不迷境。物磨。雖到臘月三十夜。孤燈自照。忽爾漏盡鐘鳴。又說新年佛法去了。豈不是大解脫。大光明。不迷生死岸頭。不拘得失。流轉當知。龍光佛時也。只怎麼來也。若講得云。與三世諸佛。齊肩。彌勒為奴。亦不小心。大丈夫漢。切莫做箇。朦朦朦。斷不斷。脫衫看。後無有了。期疑上疑。下着實說。空話。言裏尋。果窟。字裏尋。公案。是皆要

何時得返照迴光脫胎換骨也我趙老師云今時人脚跟前脚跟後不認點地處即是這箇了却通無端指性說空直賺到老只如此語豈不脫露機鋒然這老師舌柔齒剛不許人道恁麼亦不許人說保保酒酒亦不許說見成公案亦不許說直指捧喝如是豈不作家緣為時人將他佛祖面目做親識見解去我這老師接上等人惟撐肩努目便是下梢却饒一笑而已予過荆南逢一偉器祥翁道人自叙往者訪謁禪林深得其趣詢之適應菴之僧也其師懷海每指云與他相挨厮伴暫時不得捨離方有少許入作之方又云更須識取箇空烟底觸膝試向夜靜燈滅時打箇蒲團獨坐密密地休取只這語言暗含費盡老漢心多少了常人看來如此予謂暗含不當引入落草千古之下若人捉摸無有了期雖然入作底事還要入作底人故其所出金剛九還大義迴曰佛示初中後三日分豈非入作事也祥翁自保保酒酒而來蘊利根智得師印證之後而惟獨一無二六時中認主人翁以此自照此來請益求脚跟轉處一句乃為普說保保酒酒之真諦使祥翁權以金剛為休實以涅槃為用淨保保作大獅子吼亦酒酒語也夫發得了便住過緣即宗然懸崖撒手大休歇豈不是

箇少林冷坐底工夫也到此方知非唯脚跟轉處事更知親為佛子已上事也此去諸方遇着衲衣下臘膝漢不妨饒舌云是我

普說

狂扶刹竿捧佛拳喝一機一境是皆佛祖旁開戶牖捉振剛宗亦有天機亦有天用亦有權亦有實一喝不可作一喝用一捧不可作一捧打要知賓主交參前後除斷照懸日月把定乾坤在昔阿難問摩訶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喚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此豈不是直指人心獨露全体則知當年世尊所傳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只消迦葉一句總在裏許雖然直截要識破他的處將如之何一嘆一嘆方知佛祖無可奈何落草尋人若不恁地怎得那西來意怎得箇消息底這般提唱以來厥後諸佛諸祖遇因立緣隨方設教因便以棒拂拄杖行不如一喝省了多小計較除非明眼人舉頭便知是故馬祖一喝百走三日耳聾喚茶也是受食也是鼻孔也是靈骨也是即心即佛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二林花百樹子麻三斤一斤風與月石與泉前聖後聖所為公案一題着總

是了。若使執根之器到了。總不是也。只如禪如老子云
以大圓覺為我。此圓覺宜置。且道如何是。如。後來
舉世以佛為招提所在。僧物所住者。尤為可笑。却不
知如華本是一物。故下云。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今之禪
僧。言及平等性智。便自無處尋頭。況與他說如。有故
張底人。見人提平等性智。隨云。是他的心。又怎知道他
心非是。心故佛祖云。非心非師。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
佛。祖慈悲。為一切人自性。不明起立。模樣。令人自像
故不得已。乃至豎拳倒拂。吐舌低頭。其以此。擡至。至
近。令人易見。而一切人。不肯承當。遂至。山門。向佛。致
下。於佛。殿。于。燈。籠。內。且。道。佛。殿。須。要。供。佛。如。何。移。山。門
干。其。上。豈。不。觸。了。燈。籠。內。有。佛。殿。六。以。光。燦。燦。地。又。三。山
同。大。地。須。彌。崑。崙。有。量。彈。流。見。此。等。語。薄。如。嚼。蠟。全。無
義。義。總。謂。禪。機。高。勝。置。而。弗。看。難。似。佛。果。云。上。無。華。你
不。能。已。躬。外。不。見。大。地。山。河。內。不。立。間。見。知。識。直。下。擺
脫。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見。本。來。面。目。祖。師。心。印
同。幸。人。人。類。皆。同。箇。圓。成。挨。接。將。來。了。不。可。得。及。至。末
後。喝。祖。馬。佛。走。總。如。奴。滿。勒。凡。此。等。皆。要。諸。人。各。認。自
已。心。莫。作。他。人。見。誰。知。後。來。見。喝。止。喝。見。罵。也。罵。不。知
石。人。向。自。身。內。統。將。出。來。懸。懸。消。息。底。應。那。一。等。人。尋

事機鋒。旋爾招積口業。總迷了這箇道理。饒他聲前句
後。弄弄猜。想。明。來。暗。合。也。只。野。狐。精。見。解。一。到。如。此。真
謂。五。百。年。縱。為。劫。半。生。何。時。是。了。若。之。人。總。入。根。器。若
不。猛。利。猶。自。蹉。過。是。以。圓。悟。奮。志。而。詢。長。慶。生。破。七。箇
蒲。團。雪。峰。三。夜。子。凡。上。洞。山。馬。祖。因。悟。解。釋。六。祖。躬
後。唯。春。三。祖。前。臂。立。雪。釋。迦。迦。半。偈。而。捨。全。身。古。聖。先
賢。汲。吐。到。了。方。討。得。箇。生。死。入。路。今。非。人。也。口。前。亮。之
言。而。行。祭。之。行。皆。是。笑。破。自。己。心。照。破。他。人。心。若。人。人
到。此。田。地。儘。着。力。暗。中。求。不。覺。不。覺。無。退。無。轉。然。相
似。脚。跟。後。穩。穩。當。當。綿。綿。密密。昭。天。灼。地。豈。不。是。彌。勒
下。生。釋。迦。親。見。到。彼。時。節。回。首。觀。看。一。切。常。人。皆。立。下
風。方。知。道。有。何。難。事。低。一。着。是。凡。高。一。着。是。佛。了。也。其
法。眼。問。云。佛。法。還。有。本。未。也。無。上。陽。子。曰。自。威。音。王。已
前。佛。生。佛。滅。綿。綿。歷。歷。不。可。窮。已。從。過。去。往。嚴。劫。來。曼
珠。室。利。為。七。佛。師。至。見。在。賢。劫。釋。迦。文。佛。告。摩。訶。迦。葉
云。吾。以。正。法。眼。藏。呈。妙。心。實。相。無。相。微。妙。大。乘。今。付
于。汝。汝。當。護。持。如。葉。禮。足。白。言。我。當。依。教。奉。順。佛。教。自
願。燈。燈。相。續。至。苦。提。蓮。變。受。法。于。般。若。多。羅。乃。至。中。國
而。得。總。持。道。道。有。題。可。四。人。乃。受。法。焉。後。將。西。返。謂
道。副。曰。汝。得。吾。皮。訓。尼。總。持。以。汝。得。吾。肉。謂。道。青。曰。汝

得善言。請慧可曰。汝得旨。隨復云。如來以正法眼藏。授與妙心。付大迦葉。傳授累世。至于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慧可傳來。唐土二三。遠至慧能。遍傳天下。于是流傳。矣。汝達磨善慧可云。二百年後。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就中有能居實際地了心。空法三身清靜。然後得證大乘也。密多聞起。次問曰。大乘中乘。小乘。此三乘法。皆成佛否。上陽子曰。惟正法眼。是為最上一乘。故經云。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眾生。生互所以云。中乘小乘。皆假名字。唯最上一乘。真空無漏。真實希有。無非以真空。真心。為之極則。爾豈不聞大珠和尚云。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知。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是謂一體三寶。則知三寶本同一體。又有一二乘乎。如香佛陀問曰。如來說法。今人聽法。聽法說法。法有功德否。上陽子曰。如來說佛。為上根菩薩。說法以度天人。非如阿含。為小機說也。故提婆謂羅睺羅。多云。本對佛。法人為說。大解脫道。諸諸說法。聽法者。本具一體三寶。方能說方能聽。一體三寶者。法身報身化身。三身是曰一體。三寶者。即會大師云。說法則先佛而後法。聽法則先法而後佛。聽法則先法而後佛。聽法則先法而後佛。

而頓。故色身善說法。則法身低頭稽首。而聽法。法身善說法。則報身摩肩接踵。而聽法。報身善說法。則化身清靜無為。而聽法。然四大色身。法報化三身。俱不解說法。聽法。惟坐上有一無位真人。善說法。聽法。是以義玄和尚云。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無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道心法無說。佛法無聽。多口阿師。問曰。三身且置。云何是色身。云何是法身。上陽子曰。色身是幻身。亦是妄身。法身是清靜身。亦是圓滿身。亦是自在身。亦是如來身。故號為真佛。大鑒云。色身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是名大身。此即佛性。此即真心。諸修行人。把他做箇主人翁。也。所以佛祖。安名立樣。捧拂茶湯。燈籠佛殿。拄杖剎竿。千般計較。形響不到了。處是謂不可思議功德。然演用法。體如如問曰。三世諸佛。還住世否。上陽子曰。過去佛。過去已。未來佛。且未至。現在佛。不得見。曰。我師還見否。曰。汝為甚不見。曰。有形容否。曰。尋常頂禮。接引眾生。曰。我師獨見。復誰可見。曰。見者不說。曰。我還可見否。曰。汝不信佛。佛不汝見。如如低頭曰。發心信已。若何見佛。曰。聞汝一隻眼。佛即在目前。曰。過去佛。佛在過去。若何見佛。

物之靈到此則有性也。無陽子曰：造化之內，無明殼。千為邪生煩惱，包裹胎生，受水浸潤，為濕生，故起煩惱。化生，四生之中，又從其類，飛不能離，風不能離，人之靈者，本性而已。性之于人，猶煙燭之于火，泡瀝之于水。形行之性，猶火之飛，飛之性，猶瀝之歸水。此一切人失其真性，流浪輪迴，出死萬生，迷迷相指，皆謂如是。道人之性，則不然，超乎造化之外，生以不死，死以不死，亦如真性而已。守此性，如防盜焉。敬此性，如供佛焉。受此性，如護寶焉。是故法此性，即名法性佛。此性即名佛性。看見此性，即超佛地。豈千生萬死之義乎。十四

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越格卷第九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超宗卷第十

見性成道

上陽子曰：威音王已前，這一段公案，不在左，不在偏，傍不在中，不在外，當其時也，既無師匠，又無宗，自佛俱未出世，彌勒尚未下生，此一大事，用機走，賺照天樂，地多，多和之，後佛已在此，人具足箇箇分明，了也。爾來到今，而一切世人，將自己的，撇了，尋問他人，正道他家底事，豈容你知，猶你家下之事，容他知，不所賴先，折惹悲，開示祖祖，提達磨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太過了，豈惟後人，愈行愈遠，總將日用現前一切，不問却，乃千思萬想，向那邊，而欲見性成佛，此豈可深惜乎。豈此天人，師明星出，時成佛了也。弟子再拜稽顙，問曰：傳云：釋迦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若是前世生而知之者也。上陽子曰：西之曰非也。曰：敢問所以。曰：釋迦文佛，師羅漢，為金丹之道，修之而證佛也。以其修金丹而成仙，故曰金仙。蓋金丹者，三八兩弦之炁也。三八合成一十六兩，故曰天六金身。世豈有天生自然之釋迦者乎。曰：惟我獨尊，後從何來。曰：此佛法之謂也。曰：敢問所以。曰：後之佛祖，得此語題，以為公案，因謂之佛法，使後之學人，隨

智者以此公案常提拈破自己脚跟踏實而
馬而見性焉轉相悟入因之以之佛祖說出各呈面目
形容蓋多語殊意合是以非理可釋思意不得或以小
而喻大或以賤而比貴未涉釋途難堪訓誨大根器識
一見了然明白更不驚疑直下承當有何言句下士愚
人思故不能得擬議又不是只得妄云此乃高藤之語
也若有問其如何謂之葛藤則謬云即禪機也如此宛
轉支離却不究竟佛法真事所謂葛藤禪機之語者乃
齒外之浮辭而為佛法之前也唯大智慧底則去口頭
之虛論而見其佛法之真實也下愚之人誑談鋒辯至
有公案非理可釋去處則云禪機也彼以禪機為辭之
屬我知百尺竿頭不復可進又安知有佛法哉弟子進
曰佛法者世尊以靈驗而示人乎抑以天龍護衛之神
而見之乎曰皆非也此乃常人所談之佛法也今夫生
死禍福影響靈驗實報對淨辭彰應示于人者此
之謂常人之佛法也若真笑佛法唯靈于已倏忽廣大
變通貫吏而復自在乃能過人之過而亦自知其過此
為真笑佛法也蓋真笑佛法至凡不敢一窺况可以示
人乎若真笑佛法則諸天捧花無路外魔潛視不得况
云天龍見之乎曰如此佛法之大唯世尊能有也

等已有佛法唯人有佛法曰人之佛法復在何處曰掛
向大塵壁立萬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曰有靈驗否曰
顯大神通靈大法兩撐天拄地作佛成仙古今專生殺
之權頃刻有感通之變是十真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故鬼神不敢視邪怪不能遁所以破龜墮曰本是泥土
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諸觀此語豈非大靈驗乎曰
何者是人之佛法曰人以性為佛法曰既以性為佛法
則諸佛祖一切常人皆以見性而成佛是不必于金丹
之道也曰否曰何謂也曰一切常人且不知性為何
物而服言金丹之道乎曰一切常人唯不知性而諸佛
祖是見性而成佛曰否曰請問其義曰子不知夫達磨
之說乎昔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唯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因有其道也蓋道之一事不可得而形容思議者也
如之何可以立文字且人心不可得而聞見者也
何用直指人之性即真佛者也如之何得見而成乎此
即老子觀妙之道也是以達磨下功于長養優柔之林
修煉是云金丹之旨即達磨直指之旨即釋迦獨尊之
旨即迦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旨即馬祖非心非佛
非物之旨即六祖共永嘉無生無速之旨即龐居士悟
一口吸盡西江水之旨即樂山一物不為顯之旨即丹

霞燒木佛之旨。即石聖可前之旨。歸趙州諸前。相
與茶之旨。即歸宗先天為心祖之旨。以至山河大地。挂
扶制竿。棒喝露柱。灯笼佛殿。山門庫堂。金剛王寶。劍洞
山麻三斤。石霜百尺竿頭。俱指頭禪。黃龍亦非。蛇鳥
窠。吹布毛。法灯。天真佛。法眼。透。若。色。思。和尚。米。價。尊。布
衲。浴。佛。僧。美。仲。造。市。竿。上。座。搖。扇。雪。峯。輕。鞋。雲。門。胡。餅。
鹽。官。扇。子。青。平。搬。土。滿。山。水。牯。禾。山。打。鼓。祕。魔。持。叉。香
巖。擊。竹。首。山。竹。篋。仰。山。拂。子。以至。頂。門。拳。肘。肩。眼。皇。天
米。栗。絲。毫。釘。鞋。木。履。清。風。明。月。曉。鐘。畫。角。芥。子。須。彌。圈
蓬。漆。桶。銀。山。鐵。壁。萬。藤。寒。松。黃。花。翠。竹。枯。椿。乾。櫟。古。洞
寒。泉。源。頭。路。口。翅。鳥。獅。兒。大。雄。猛。虎。牛。車。羊。角。狗。子。插
兒。胡。孫。鼯。鼠。此。等。公。案。諸。難。悉。數。莫。不。皆。是。見。性。之。旨。
也。上。陽。子。復。謂。第。子。曰。從。上。祖。師。做。模。打。樣。百。般。遷。就
托。物。立。名。為。一。切。人。指。箇。真。實。佛。性。之。處。然。其。各。隨。方
便。而。說。謂。之。隨。方。結。緣。而。一。切。人。不。到。性。地。反。為。多。事。
如。引。過。河。之。網。未。提。其。綱。若。牽。織。金。之。花。不。編。其。線。吾
今。分。明。指。出。了。也。似。風。雲。雷。雨。焉。然。黑。暗。須。更。散。去。以
日。當。空。誰。不。見。了。恐。你。諸。人。以。光。明。之。眼。如。翳。障。了。以
智。慧。之。性。為。塵。撲。之。一。向。弄。舌。頭。不。顧。損。神。氣。是。又。不
知。是。修。又。不。知。修。如。此。差。過。走。破。脚。眼。下。皮。肉。賺。到。老。亦

可惜了也。此來說禪者。明主高座。聚眾問答。口頭活弄
性。地。迷。蒙。描。以。辯。論。敏。捷。而。能。所。以。多。記。公。案。為。明。了
人。示。以。一。指。隨。以。二。指。應。或。而。向。下。他。即。擬。上。或。云。眼
前。即。疑。背。後。或。轉。脚。跟。他。便。走。了。似。此。捏。偽。那。知。真。實
此。為。該。辭。應。敵。豈。能。見。性。明。心。如。與。鷲。人。覓。物。相。似。與
之。索。蛤。蟬。頭。細。水。指。令。下。鞍。解。反。勒。馬。指。向。脚。下。驢。使
拾。芥。雖。云。近。傍。不。遠。執。知。所。差。大。多。此。乃。鷲。人。悟。聰。強
猜。者。今。一。切。人。本。皆。鷲。人。見。物。如。故。若。彼。鷲。人。強。猜。妄
臆。其。中。以。語。為。悟。能。有。幾。公。不。勉。耳。為。諸。人。各。各。見。箇
本。來。面。目。這。回。莫。只。又。做。箇。朦。朦。底。人。也。圓。悟。云。父。母。未
生。以。前。淨。保。保。赤。酒。酒。不。立。一。絲。毫。及。手。既。生。之。後。亦
淨。保。保。赤。酒。酒。地。不。立。一。絲。毫。佛。祖。慈。悲。與。言。至。此。致
為。世。人。作。箇。指。蹤。極。則。而。一。切。人。既。聞。此。語。便。以。保。保
酒。酒。為。令。利。快。活。者。却。不。知。保。保。酒。酒。即。本。來。面。目。也。
即是。性。也。且。道。既。生。之。後。保。保。酒。酒。不。立。一。絲。毫。錢。根。
錯。想。而。不。明。了。亦。無。足。怪。何。以。故。此。蓋。常。人。而。紐。于。常
也。且。道。云。何。父。母。未。生。以。前。亦。云。保。保。酒。酒。不。立。絲。毫。
此。言。特。設。過。則。了。利。根。之。士。即。於。見。前。早。辦。一。箇。入。頭
之。處。安。有。不。明。了。哉。吾。之。說。此。者。非。但。為。汝。諸。人。提。點
起。亦。使。叢。林。禪。僧。天。下。一。切。人。誦。此。金。丹。大。要。竟。竟。

曰釋義如懸夾鏡相似。人立其中。若頂若足。若背若面。不必求人。豈不自見。如今多少。在禪刹者。不知禪是何物。領率二三百人。或至千百餘眾。惟只頂坐。禪杖夜巡。渴睡者摩之。日則限以規程。何暇見性。夜則勞神廢寢。安知真佛。此謂一盲引衆盲也。豈不聞大慧云。一種杜撰漢。腳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真可憐憫。六祖又云。長生拘身是病。非禪。石霜諸禪師。堂盈千衆。長坐如机。識者呼爲衆木。極多三藏師于漕溪大鑒。一日見僧結庵而坐。戒即前喚之曰。我西域最下根者。不墮此見。馬祖南嶽住庵。日惟坐禪。以求成佛。讓禪師故將磚于庵前磨。祖云何爲。曰磨磚作鏡。祖云磨磚豈能成鏡。讓曰然坐禪豈能成佛。馬祖頓悟。言下得旨。音玄妙妙。因共雪峯論佛法。峯云。世界闊一丈。妙指火爐云。闊多少。峯云。如右鏡闊妙云。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從那到。今有輩禪流。因名行脚。推磨識解。不知落處。走遍叢林。踏破了草鞋。不肯認他脚跟。如之何。是點地處。佛祖云。大慈大悲。指出禪名。使人覺悟。如東隱西禪。南禪北禪。圓通禪。廣佛禪。圓覺禪。時佛禪無位禪。如來禪。祖師禪。大方禪。城市禪。脚跟禪。龍女禪。蚌殼禪。三寶禪。新婦子禪。一味禪。指頭皮可。箇子禪。口鼓子禪。琉璃

子禪。千名百樣。惟要世人早自見性。今世仙佛。以禪入涅槃。爲終世過化之契辭。是爲明眼人所唯。寧不慚愧。彼安得知涅槃之際。是箇脚跟下求。向上之事也。又稱僧名。唯求下字。何乃諱上而不諱下者乎。內不認佛。祖欲人見性。以下爲體。人却不知性是身中之物。越以惟爲見解。智識猶認靈臺。以爲心地。不悟靈臺即是性也。世人孰肯若良遂者哉。良遂再見麻谷。眼下見性。瞞他不得。出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爲他諸人或出。或入。向六根門頭。做盡頭倒。良遂故云。總知而良遂之所知者。乃真佛也。諸人惟識得真佛。所以云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也。今爾諸人。還知得否。時諸弟子。因知所掛。上陽子曰。甚矣性之易見也。信矣人之難悟也。汝來。且道性命。是汝自家底。吾已擊破面皮。爲汝說了。汝尚不知。性爲何物。命爲何事。若不就汝心上體認去。却只今語言文字裏。話會得。你古頭熱了。爲甚干涉。吾又再四與爾呈露。無一肯認。若待汝禪床。則敗闕了。今復與汝訓條。活路。做箇了也。大抵一事。不過是箇有爲法也。竟有知人。商客。以有爲之法。欲授老子。乃先示以柔弱之道。遂因時古老子。即爲古柔巖剛。此是有爲之法也。天行有爲之法者。莫如

身外更覓何心更覓何性若有所覓即不見性蓋一
性內團心起六賊煩擾世故猶夢中夢無有了
唯覺是了真佛之心常如夢覺智慧靈明無有顛倒大
修行入以此為悟悟無不了悟即進修若大智慧心即
云佛若大悟了佛即云心若大解脫非心非佛若大因
緣即心即佛此心即性此性即佛性佛不離佛性明了
上陽子曰性由自悟命待師傳演禪師云悟了須是遇
人悟了若不遇人半箇月有五變杜撰子不聞虛度
者乎能是新州樵夫年已半百聞客誦經頓見佛性致
母出鄉遠叩黃梅五祖總見教語授機授役春確經八
箇月因聞香偈始露鋒銖大湍授之衣鉢佛法能得指
歸又無法財乃得神會之贊又得留志畧為之外護遂
隨于四會縣獵人之中而下功焉性命雙修以土制鉛
以鉛制汞汞歸金鼎却入深山兀坐修養道成之後潛
移普島吐風簫之語以顯神通為大宗師是與達磨出
震同風弟子問曰黃梅數百餘人其中豈無一人可授
佛法何迺直待惠能至而授之五祖通若是乎曰五祖
何幸早得人傳若說是事豈唯數百人中而無一人昔
者世尊靈山會上五千退席豈無一人尔道方今之臨
四海之廣其真得佛法者復有幾人焉是之謂希有者

也弟子思之再拜伏諾上祖字曰今特修行以入成
得傳之後無量難言方能就事其所至與世不同
所謂樂此以為懼此以為得彼者為失若人于此下
注脚是放保他有善落處是謂神然二用性命雙修
也若只見性惟是則大鑒何必走黃梅求嘉何因達
溪乎是以我師趙真人口坐一禪入定一任在得半尼之
生聖胎已成之後謂之抱一守和知自守愚也謂之面
壁端坐修禪入定也謂之煉形化炁也煉炁歸神也是
名形神俱妙親為佛子已上事也故本行集經云頓悟
大乘正宗漸次虛無妙道乘之道即金丹之道也所
以達磨有云見此東土志氣神州有太乘氣象成佛無
疑是載巨舟實以眾寶三回與眾求太乘之道是以
達磨始則見性傳法而來終則得丹成佛而西歸是之
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也時諸弟子皆得解悟再拜
而退信受奉行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總宗卷第十終

金丹大要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陳致虛撰致虛有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已著錄
金丹二字其源卽出於參同契巨勝尙延年還丹
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之語自唐人專
以金石爐火爲丹藥服之反促其生是循名而失
其實也致虛是書猶不失魏氏之本旨其牽合老
莊佛氏之書皆指爲金丹之說則未免附會學術
各有源流非惟佛道異塗卽道家不能槩以一軌
也

清微仙譜一卷道迹靈仙記

一卷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一卷

不著撰者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洞玄靈寶三師記一卷

〔唐〕劉處靜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微仙譜

一卷附錄三卷》提要

清微仙譜序 第一

清微仙譜序

道在太極之先何謂也未有天地已有太極其容有先乎吾聞之經曰无名天地之始也者豈非先天地而有者乎今夫天日月之往來風雨之散潤雷霆之鼓動人知其為天之造化而不知其為是道之功用也嗟夫使是道之功用一息而不運乎其間則天之造化息矣易不云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而是道之秘始不容於不洩矣故其傳始於元始二之為王晨與老君又再一傳衍而為真元太華關令正一之四派十傳至昭靈祖元君又復合于一繼是八傳至混隱真人南公公學極天人仕宋為顯官遇保一真人授以至道遂役鬼神致雷雨動天使陟仙曹晚見雷困黃先生奇之悉以其書傳焉先生覃思著述闡揚宗旨而其書始大備凡有祈禱若持左券而能不動聲色以取償責報於渺茫冲漠之中弗爽畧刻何其神也一時王公大人爭欲羅致四方來受學

者以千數或窺一斑或剽半甲驟加試用靡不策效然先生實其書不屑以授人故學者浩浩鮮親大全之秘近膺詔命入覲得旨還山予始獲登先生之門每無暇從容與論道妙必極反復雖子際過於先生為最後而受教於先生為最深間一日語子曰某老矣閱人多矣未有默識心通萬信力行能如子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因悉出所受南公書以授之采拜受之日私竊自誓曰采雖晚出先生之門能淑先生之教今又獲先生之書敢不廣其傳俾千劫之下有目者咸獲爭先快觀不更復有望蓬萊隔弱水之歎歟鑿諸堅持嘉興四海有志之士共之因為之說曰是道也原之於其始固已先天地而有要之於其終又將後天地而存焉呼其行與之俱傳於無窮矣至元癸巳純陽月純陰日建安後學陳采焚香拜手謹書

清微仙譜

清微道宗

元始上帝至真大道无形无名虛无自然萬化之祖執得而言昔浩劫之先凝炁成象露至玄至妙之益錫

玉宸道君後名妙玄經應化玉冊秘於清玄玉英之館道君即太易元炁之應運高拱上清教弘至道體至極至靈為玉式符而授於

清微真元妙化天帝名迹慈應運開圖敷天佐極高居太漠洞妙自然恢張萬範與道長存泰時降和國都洞妙保化宮清微妙化府一名元始萬化宮妙化府帝狀青衮服

九天妙道真還元君揚微元君乃元始一炁之化身青首被髮龍體乘流火出入三界號雷霆樞轄之神泰時降河中府都九天長原官後教弘大道運玄妙經授

九天洞明元君許齡卿元君泰時降銅州鳳日月眉髮髻如二三十歲人衣綠衣常執

玉冊與道混融神變莫測居九天洞清育
玄宮以玄都玉梵發而為章授

玉堂天山真人朱軒真人秦東京人美鬚面
白虎眉因周室將微世道混亂入閬州拜
許元君證道登真居金華山太清宮鳳凰

閣玄靈宮後以雷元振光之章授

太玄青惠招化扶桑真君卜其真君頂綠王
之冠面色瑩白如玉隨州人也因秦亂避
患入閬州拜朱真人清虛道妙位證太玄
真人居角亢二星之中昭靈府以大道无
量元光玉符授

昭凝神耀保天道化元君廣洛元君降秦時
鄭州人於歲亂離入西京城得玉符之妙
會道疑玄漢高皇帝後於河南府昇真
居海上神州神耀府以玉英寶章授

明清道華元君丘沐元君漢初壽州人得寶
章之旨總萬炁而會天昌居太上左宮都
曠平府後以道樞授

泰明清惠真人師復真人漢代人也乃東華
大帝化身神毅持運體天運道都龍丘山

通明洞

清微洞光寶衛紫華元和明道太一神景元

君王宏正名元君滿月相一字眉鳳目披

髮仗劍朱履太一月字化身統理玄樞都

玄都太冲樓右紫輝宮後以清微隱訣元

始萬神香流於人間

通妙元化太一冲和元君謝晉剛元君太極

疑真元始別體隱化神變未究始終常幻

質為微眇人莫能識默運樞軸策役萬靈

不假符圖紙朱有形之物隨寓成形發揮

道妙有內訣口口相傳於世都陽谷壇左

瓊瑤玉臺冲和府

清微茂辰保運金明元君彭涵原元君雙髻

面色如玉月眉鳳目笑容素衣絳裙仗劍

乘火龍居井鬼二星之間丹昭府領丹昭

風火雷霆三萬衆自為帥以清微妙要流

傳人世

西華通惠元君龐脩道元君掌元始禁書瓊

章鳳紀保制劫運安鎮乾坤雲冠青服顯

漢神爵年間後寓庚除治治在漢州縣竹

縣去邑二十五里有二處居西華廣真官
出三道三經統御三界後化身為

太和伊玄元君宋益誠領三天演教之任居
茂儀府

靈妙和澄元君需東元君東漢彭州人仙安

端肅會道自然應世為師名號不一掌清
微之妙道居瓊和府

高明大使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許遜事

迹見本傳真君得先天之妙扶世濟民不
可紀述故戒文有云金書玉篆傳于世不

可輕泄不可秘後示淨明法於後代蓋內

訣幽遠其可擬諸形容居玉都清慶宮領

天機省主持清微之妙

南陵浮光天官朗明天官南陵尊希掌握雷

樞唐降西京出書度人帝狀衰服居南極

浮光宮

護明元妃玄光聖母王說字決一名玄光聖

母護明玉隆丹剛清華元妃紫光元君清

華元妙宮元君素華金母之玄精天一玄

斗之靈神統攝河源制御水關四溟大神

悉臻主領出書降于唐時主張教法領清
微之奧居東海景清宮後化身為

清微元機元靈元君龍洛雙鬟玉女相面微

赤紫衣緋裙仗劍乘白龍居洞元府有清

微演運流轉又化身為

清微靈和元君管靜卿鳳冠玉相自然眉鳳

目紫服碧裙大帶朱履執圭以清微秘旨

出書度人都清微天中靈光宮闕下居瑋

元府又化身為

靈光聖母朱熒龍冠綠服唐昭宗時在桂陽

軍江渚石上以清微先天之奧授

金闕昭凝祖元君

上清啓圖

上清高聖玉宸大道君陰陽混合理風凝帝

一之尊紫白交馳運道會希夷之表出書

應劫開教度人授于

紫宸太華大天帝體道凝玄開明萬有帝狀

絳服都太微華明宮以道授于

金闕帝宸太平後聖玄元上道君道君運玄

清物三界華崇帝相表服都金闕紫宸宮

依俯仰之格授之

太華西真萬炁祖母元君元君一炁孕真群
仙教主生生化莫不由之口口相傳不
記文字都白玉龜臺西金太素宮以道授
之

金闕上相方諸東華司命木公青童道君道
君符九陽而育物總萬化以朝元帝相青
服都方諸宮

金闕上傳白山宮玉仙清淵太素元君李

元君咸陽人神通變化仙傳具述位三天

為上傳領中嶽事承上清之宗旨后服有

元始一炁玉策及文素經流傳玉仙山在

中嶽東北九十里

金闕上宰西城總真真人王遠字方平見仙

傳綠服真人相三牙鬚鳳目居金闕成昌

宮闕下左府也

小有天王清虛真人王褒字子登一名太素

抱一真人事見仙傳眉微黑鳳目赤色紫

服真人相居小有博耀宮闕下中府也

諸真以道樞授之

金闕上保高元紫虛元君魏華存字賢安元

君事見本傳授符應運主治雷霆玉字金

書網維道法上清冠絳服居高元紫虛宮

左府治高元宸照宮即上保太丹宮南極

元君後化身為

清微炁樞元皇元君李謙出書應世

照靈光惠冲應元君宇文汲內諱清淵元君

主梵清景機織治天地人靈籙有玉策以

詔後來居海上離羣山冲華府

東華上佐司命真人楊羲和真人事見茅山

仙傳大洞譜系居紫章丹會宮

東華上相上清仙翁許翺小字玉斧仙翁事

見茅山仙傳及大洞譜系真人相綠服居

紫陽晨雲宮右府闕下

上清元君西華聖母一名靈寶淨明黃素天

尊乃黃堂靖謚母也母名聖事見仙傳得

上清高仙上明玉書三章潛修至道感斗

中孝道明王付之隱文華冠紫服居西華

諒光宮掌元始圖書之府以道授之

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許遜授之

大清泰玄元君文幄元君唐人得上清神變之道飛遊乾坤至西京神化漢以其道妙授之

祖元君相如美女寓形不一居景輝泰和宮

靈寶宗旨

玉晨道君靈寶天尊三炁會真元炁化生萬有天尊垂慈利物普度無窮故靈寶為萬神之宗玉簡瓊文廣受開化教弘至道詔于

太玄玄一真人玉清妙道青陽天君壽羅翹

青服治玄都應明府龍梵宮居青陽玄上宮

太玄玄二真人上清妙化丹陽天君光妙音

紫服治玄都宗蒼府溥昭宮居丹陽玄中宮

太玄玄三真人太清妙感紫陽天君真定光

白服治玄都正昌府廣清宮居紫陽玄成宮

右三真人並天尊相位高太極號應三清道君授之應化真符主執黃籙院靈

寶大法司靈寶三十六君二十四符悉隸焉

太極真人徐來勒事見仙傳真人得太極函三之妙契中盟五法之規居太極皇耀宮闕下後授之

太極內相上清冲應孚佑真君左官仙公葛

玄字孝先事見仙傳東吳時人得徐君之妙道遍歷名山感太極三真人下授三洞寶經惟務濟度名列帝庭居太極靈曹宮出篇仙起居註治太極省授

太極慶融北靈內輔真人鄭思遠真人得師靈寶之宗位隆上品餘記仙傳居太極元冲府闕下後授之

抱朴小仙翁葛洪仙翁得太極之心傳遍禮福庭超登金闕有文籍傳于世後授

太清泰玄元君文幄而

祖元君繼之

道德正宗

金闕玄元老君道德天尊玄元應化中古出書上自三皇下迄炎漢隨時紀號代為帝

師無爲自然慈愍復性過關之日授

文始先生關令真人尹喜真人周康王之大

夫仰觀俯察紫炁西邁至昭王時出爲關

令戒吏侯問知而迎之得道德之旨昇入

無形

太玄真人趙隆大目真人相絳服

天山真人洪賓美鬚真人相絳服

玄上真人魯惠白相青服

自周迄唐已逾千年三真人師資接踵得

久視之理隱顯應號道不遠人故

太清泰玄元君文幄承流于後

祖元君出而繼繩焉

正一淵源

太上玄元老君正一之旨出書時號之異名

一道貫之矣有分別當漢之末人心澆薄

莫此爲最太上憐憫群生初非得已人能

知不傾不二之理又何待

天尊之設教也至於遷善遠罪之誨授經

傳籙之式不過誨人爲善授以至人一新

厥德

三天聖師泰玄上相正一真君張道陵事見

仙傳漢子房之後沛人生而神靈博究文

學感太上親授以盟威之道漢帝徵之不

起永壽二年白日上昇治泰玄省領元輝

府居玉素元都宮

嗣師太清真人侍中張衡乃真君長子事見

仙傳

系師太清真人間中侯張魯乃真君次子事

見仙傳

女師君長文姬陵王妃次文光三賢燕王妃

四芝四師俱飛昇隱化後代出有入無以

道授之

太清泰玄元君文幄而

祖元君得以襲慶焉

會道

清微侍元上宸玄都總真九炁元靈夫人太

皇景明洞陽金闕昭凝妙道保仙元君祖

舒一名遂道字昉仲月字化身降唐昭宗

時廣西零陵郡人面黑大目身長七

尺幼存節操生而神靈父母莫能禁遂入

道適歷名山至桂陽軍江渚石上遇護明
元妃化身靈光聖母授以清微自然先天
之奧或竹籙相臂仗劍坐石嘯命風霆飛
行人世繼至西京近地山中清虛洞神化
溪感太清泰玄文元君化形美女罹于溪
濱師執巾侍之奉迎至岸凡數夕變現男
女猛獸異相歷試諸難殊無怠意知其誠
確乃召使乘木筏泝流次復故所悉以上
清靈寶道德正一之旨付之隱而不見師
總五派之奧統轄雷霆變相不一或乘龍
仗劍策役萬靈或金冠素服專居洞府性
烈令爾雖雷神亦加嚴勵今治清微洞照
府主持教法嗣教之士宜竭忠誠稍或有
違責立至又號通化一輝元君後化身
為

清微察令昭化元君休端大髻面白相柳眉
杏目青衣金甲執斧乘龍居陽華府有
清微演道流傳

瓊室內應洞清元君郭玉隆又號上景元君
祖元君門弟子也京師人仙姿嚴肅紹襲

師源位清微太霞侍宸居紫虛府
紫光曜真福和元君傳大靖字子方郭元君
門弟也鄆州人乘統一之節義繼前代之
拒機位至三天上輔居西海太華山昌耀
府

龍光道明元君姚莊字淑奇又號廣昌元君
傳元君門弟也西京人統御雷霆克符道
要位三天侍經居隆慈府又曰廣顯冲和
府

釋源紫英玉惠元君高爽一號紫清妙化玉
英靈惠元君姚元君門弟也生於燕地胃
山君洞之間神光滿室長襲師源位三天
侍御又號高運紫英元君居洞耀景豐府
次授

西華清虛真人華英真人鳳翔人也圓目美
鬚掛冠學道登品三天位清微明元左卿
洞陽上宰後授

青城通惠真人朱洞元真人成都人也圓目
美鬚隱居青城教宣當與位清微洞街上
卿神霄玉樞使次授

雲山保一真人李少微房州保舉一水人也所居故址猶存人稱為李雷公宅真人先以宦族世家房陵棄俗悟真感師授道位清微都元右卿後見天吏下降傳宣玉勅令任五雷院使後昇飛遊三界隱顯莫測

眉山混隱真人南畢道真人本覆姓東南名珪丙辰十一月初三日寅時生於眉山幼擢儒科登仕版嘗倅湖右夜夢神人語以師至達旦郊迎果宵夢中之相詢其姓名即保一真人也迎歸待以師禮數以難事試之堅心如金石遂悉付以隱奧傳授既畢欽化金光而去後領廣漕臨午見朱衣天吏自天下降云奉

上帝命予可授斗中六通掌水使者仍清微保和仙卿後佐宋理宗數諫不從歸隱不知所存人以爲仙去

碧水雷困真人黃舜申先生閩中世家名應炎丹山人也即今建寧府甲申閏八月初五日未時生以祖父蔭生而奇異貌古清絕性質穎悟經史百家靡不通貫年十六

侍父爲廣漕幕師病南真人以符療之雷震于庭其疾頓痊觀其骨相合仙悉以所傳付之寶祐中出爲檢閱宋皇兄趙孟端節使皆師事之理皇召見御書雷困真人四字以賜之至元丙戌詔赴闕庭奏對明教上禮敬之未幾乞請歸山得旨俞允仍賜輕車以還先生門弟幾百餘人今清微道法大行於世然得其樞奧闡揚靈驗亦多其人抑師嘗序雷霆綱目云五陵之賒至人出矣將必有拔茅連茹者在豈其然乎

清微仙譜

十四

道靈靈仙記

六官名第一

惟七

靈靈山在北方之安地山高二千六百里周迴三萬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下周迴一萬五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官室山上有六官洞中復有六官一官縣周迴千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官也山土為外官洞中為內官制度等耳

第一官名為紂絕陰天宮第二官名為太殺諸事宗天宮第三官名為明晨耐祀武城天宮第四官名為恬照罪氣天宮第五官名為案靈七非天宮第六官名為敢司連宛屢天宮凡六天宮是為鬼神六天之治也洞中六天宮亦同名相像如一號六天內外官殿者也世人不知鄭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為害欲時時先向北呪之三過微其音也神呪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官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第一官名紂絕陰

大官以次東行第二從此以次訖六官止乃嚙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魔之惡人初死皆先詣紂絕陰天宮中受事或有先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不必便徑先詣第一天也要受事之日罪考吉凶之目當來詣此第一天宮耳太殺天宮主殺鬼是第二天也卒死暴亡又經於此也賢人聖人去世先經明晨第三天宮受事禍福吉凶宿命罪害由恬照第四天宮鬼官北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非天上之北斗也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耳

鬼官之太帝者北帝君也治第一天宮中總主諸六天宮餘四天宮其四明公各在其中治二天宮縣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之刑名之職主諸考議常以上屬真仙司命兼以總御之也並統仙府共司死生之任大斷制皆由仙官

鬼官北斗君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耳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項梁成作鄭都頌曰
紂絕操帝晨 諒事違重阿 炎如霄中煙

勃若景耀華 武城帶神峯 恬照吞青河
閭闔臨丹井 雲門鬱嵯峨 七井通奇蓋
連宛亦敷魔 六天橫北道 此是鬼神家
頃有二萬言 今畧道六天之宮銘鈔出之耳
夜中亦可微讀亦云辟鬼邪

鄧都山上樹木水澤俱如人間但稻粒如石
榴子大味如菱其餘四穀故爾但名稻名重
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
靈氣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祠神
木鬱于浩京巨穗橫我玄臺爰有明祥帝者
以熙此之謂矣

鄧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異大色味
如菱亦以上獻仙官

鬼神主第二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為北太帝君天下
鬼神之主也

武王發今為鬼官北斗君夏啓為東明公領
斗君師文王為西明公領北帝師召公奭為
南明公吳季札為北明公四明公復有賓友
四人然此四公後並當受化形之道升仙階

之下也四明主領四方鬼四明郎十六人主
天下房廟鬼之血食
周顒為鬼官司命帥今鄧嶽程遐二人代以
其多事故也

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為治馬融事不當黜守

泰山泰山君近請為司馬

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都鑒一天門有二亭
長一亭長輒有四修門郎一天門凡八修門
郎也門郎為天門亭長下官此是北帝門也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臧洪代隗囂又

一人是王波新補

紀瞻本為撫河將軍司馬今為北天修門郎

代田銀瞻與虞諱更直一日守天門

魏釗領廬山侯

顧和從遼東成還有事已散北帝君當用為

執蓋郎執蓋郎范明遷補典柄侯

殷浩侍帝展與何晏對

溫太真為監海關國伯治東海近取杜預為
長史位比大將軍長史

何次道始從北帝內禁御史得還朱火宮受

化以其先多施惠之功故也

魏武帝為北若太傳其餘多不能復一二此蓋鬼神之事不足示於世也苟公言也

人卧法第三

人卧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之侵人常依地而通上耳

人卧室宇當令潔淨潔淨則受靈氣不淨則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洗沐潔潔不爾無冀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事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真故也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內經一過乃眠使人鬼自練制但行此二十一年亦仙是為合萬過也夕得三四過過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

夜行啜齒第四

夜行常啜齒啜齒亦無限數也殺鬼邪鬼常畏啜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以漱液呪說益善

昔鮑助者濟北人都學道亦不知法術年

四十餘忽得面風口目不正風氣入口而兩齒上下常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乃遇寒過大水墮長壽河中死耳北帝中間亦比遣殺鬼及日遊地殃使取之而此數殺鬼終不敢近助鬼官問其故天殺答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常行叩齒鳴打天鼓以警身中神神不得散鬼烝不得入是以無有緣起趣得殺之耳以此論之若助不行水渡河亦或可出千歲壽不害也當是遇大寒凍步行水上口禁不能復叩齒是故鬼因溺著河中耳患風病而齒自叩動者猶高解不死却殺鬼矣何況道士真叩齒鳴天鼓具身神耶仙方云常吞液叩齒使人反少

太帝官緯第五

侍帝晨有八人徐應龍得爰榆李廣王嘉何晏解結殷浩等居之並如世之侍中

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太帝官緯耳其選用亦同

又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尚書也戴淵公

孫度劉封郭嘉此四人今見在職封者是玄
德之養子玄德今為北河侯與韓遂對統今
屬仙官

又有大禁晨二人如今尚書今漢光武及孫
文臺二人居之

又有中禁晨如今之中書令監有二人顏懷
楊彪二人居之懷字思季彪字文先者也

許長史父今為南彈方侯彈方侯有二人各

司南北許長史父為南彈方侯留贊為司馬

鮑勛為北彈方侯韋遵為司馬亦各主南北

門篇許領威南兵千人鮑勛領威北兵千人

大都備門主收執而已如今世上有羽林監
威南兵威北兵如道家天丁力士甲卒之例
也

孫策為東明公賓友

漢高為南明公賓友

晉宣為西明公賓友

荀彧為北明公賓友其中宿運前生在世有
陰德惠拯者乃時有樞輔天官或入南宮受
化不拘職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適為稱量

處分耳大都行陰德多凶窮厄例皆速入南
宮為仙化之通也

度元規為北太帝前中衛大將軍取郭長翔
為長史以華韶為司馬此所謂軍公者也領
鬼兵數千人

孔文學為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為司馬唐
固為長史

陶侃為西河侯亦領兵數千近求滕舍自代
猶未許侃以徐寧為長史坐收北關叛將不
擒免官當以蔡謨代寧

四鎮皆領鬼兵萬人中官領兵不過數千四

鎮有泰山君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四
官各領一萬人也

何曾為南巴侯

曹仁為盧龍公

劉陶為東越大將軍

荀頭為泰山君領兵一萬鎮處亦有數百處
也領數千鎮處亦有數百處更相統隸耳皆
有長史司馬頗取顧眾為泰山將軍用曹洪
為司馬桓範為長史

王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
蔣濟為南山伯領二千兵

王虞為部鬼將軍此有職位者粗相識知姓
字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之也如此散
者無限數也指記中國人邊方不可一二

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晨帥晨之任如世間
中書監

邵興為東明公云行上補九宮右保公

地下主者復有三等鬼帥之號復有三等並
是世有功德積行所鍾或身求長生涉道所
及或子弟善行庸播祖禰或諷明洞玄化流

昆祖夫求之者非一而獲之者多途矣要由
世積陰行然後階此廣生耳鬼帥武解主者
文解俱仙之始也亦慶名東華簡刊上帝不
諫鄧官不受制度三官之府矣其一等地下

主者散在外舍閑停無業不受九宮教制不
闡練化之業雖俱在洞天而是主者之下者
也比自按四明法一百四十年依格得進耳
一進始得步仙階給仙人使令其二等地下
主者便徑得行仙階給仙人四十年進補管

禁位管禁之位如世間散吏者也此格即下

主者之中條也李東等今在一等中其三等

地下主者即主者之高者也便得出入仙人
之堂寢遊行神州之鄉出館易遷童初二府
入宴東華上臺受學化形濯景易氣十二年

氣攝神魂十五年神來藏魄三十年棺中骨
還附神神氣四十年平復更生還遊人間五

十年位補仙官六十年得遊廣寒百年得入
崑崙之宮此即主者之上者仙人之縱容矣
張華子等先在第三等中亦始得入易遷耳
鬼帥之位次亦如此矣右七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君告

靈人辛玄子自序并詩

辛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也漢明帝時諫
議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
也玄子少好學有道尊奉法戒至心苦行日
中菜食鍊形守精不違外物州府辟聘一無
降就或遊山林葉世風塵志願逢子晉於緱
岑旅凌陽以赤玄故改名為玄子而自字為
延期矣不圖先世多愆殃流子孫結貴刊於
帝簡運沉達於後昆享年不永遂沒命於長

梁之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鄧都上帝愍我道
心告勅司命傳檄三官攝取形骸還魂復真
使願胎位為靈神於今二百餘年矣近得度
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為仙而太
帝今且見差領東海侯代度生又見還補禁
中郎將為吳越鬼神之司主事靡濫斯亦勞
矣若夫冠晨佩青蕭條羽袂鳴鈴仙階轉軒
瓊室者雖實素心而卒未有日也恨未使得
與玄真併羅同宴崑閭之壠察鈞韶之遺音
振瓊芝乎幽峯振翠衣於九霄儼雲翻於十
方耳方當攝御群鬼領理是非處眾穢之中
聞聲交於邪魔之紛紜事與道德為闊眼與
躬真為疎熱比熙寂於玄境逍遙於太初哉
夫同聲偕合物亦類分相聞邈矣係景委積
是以名書上清丹錄玄階有道之氣與靈合
德託體高脾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敘推
情之至也其詞曰
晴昔入冥鄉願駕應靈招神隨室無散忝與
慶雲消形非明玉質玄匠安能雕躡足吟幽
唱仰手翫鳴條林室有逸轍絕此軒外交遙

景附圖曜嘉音何寥寥
寂通寄興感玄炁攝動音高輪雖參差萬仞
故來尋蕭蕭研道子合神契靈衿委順浪世
化心操窈窕林同期理外遊相與靜東岑
命駕廣鄧阿遙迹超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
亦無常悟言有無際相與會濠梁目擊玄解
子鬼神理自忘
玄子云魏時辛毗字佐治是其七世之孫也
漢建武二年從隴西徙居潁川陽翟縣毗仕
魏世使持節大將軍司馬宣王軍帥衛尉侯
毗子名敞為河內太守太常卿玄子云度生
者是晉度太尉也北帝往用為撫東將軍後
又轉為東海侯今又用為鄧臺侍帝晨如今
世侍中右禁監如世右衛將軍而甚重
左禁監是謝幼與以鄧臺為司馬
鄧南昌公先為北帝南朱陽大門靈關侯後
又轉為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爭免官今
始當復職也高明司直如世間尚書僕射
何次道今在南宮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
南嶽中此人在世時施惠之功甚多故早得

反形也

周伯仁近見用為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
世太傅之官也坐選鄧攸不平左降為中護
中護准少傅右是帝太子所官說吳中事亦
多矣今相書一隅耳不復一二
之具也

裴君說一年中得道人第七

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王玄甫受服青精
石飯吞日丹景之法精思洞房以來積三十
四年乃內見五藏冥中夜書以今年五月五
日太帝遺羽車見迎伯元玄甫以其日遂乘
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北玄圖臺受書位為
中真人

華陽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回
並晉武帝時人受仙人管城子蒸丹餌木法
俱服得延年日健中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
霞之道從來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
骨輕便色如童子以今年二月十二日太一
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玄州受書為高
仙人石生為東源伯
衡山有學道者張禮正李明朝二人禮正以

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
明朝以魏末入山服澤瀉相實丸乃共同止
巖中後俱受西城君虹景神丹方從來服此
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沙之難得俱出廣州
為遊客是滕舍為刺史時也遂內外洞微服
明身輕一日行五百里又兼守一亦已三十
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
今在方諸飄室為上仙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
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
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食飲
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以今年四月十九日
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輦白日昇天今在玄州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東人以大胡亂
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師宋君存心鏡之
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
思身形更少體有真炁今年五月一日中央
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
浪雲臺

剡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

渡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炁法又師左君守
玄中之道內見五藏微視法如此十八年周
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莫知也多來郡下市
丹砂作九華丹丹成服太一道君以今年
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別去
遂乘雲駕龍白第七日登天今在東華海中
狼伍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昔受仙
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吳時來隱此山兼行雲
氣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今
年七月二十三日東華太帝遣迎即日乘雲
昇天今在湯谷山中
赤水山中有學道者朱孺子吳未入此山服
菊華及木餌後遇西歸子從乞度世西歸子
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雲
雨於洞房中今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
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室
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入今年有得道
而昇天者人名如別年年月月皆有去者如
此不可悉紀今為躡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
樂上昇而長在五嶽名山者亦不可勝數或

為仙官使封掌名山者亦復有數千十九日
夜清靈
東卿道季主等第八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
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
者太玄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
宵鮑叔陽太原王養伯潁川劉偉惠代郡段
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
際託形枕席為戊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
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季主墓前碑
讚曰
玄漠大寂混合陰陽天地交并萬品滋彰先
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廣宵鮑叔陽者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
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而卒於語笑間今
墓在遼東城之北山
太原王養伯者漢高呂后攝政時中常侍中
郎王採者少服澤瀉與留侯張良俱採藥於
終南山而養伯不返師事季主
潁川劉偉惠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者也

後事李主晚服日月氣爲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死桑樹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

代郡段季正本隱士者也不見有所服御晚乃從季主學道行度秦川俱得尸解而遂葬於川邊今南鄭秦川是也此人亦季主入室弟子

李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

李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今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如此所疏真奇事也不知此云何耳李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本末東卿見答今疏如別爲以上呈願不怪之省託付火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與前者略同然東卿復兼有注解近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事聊及季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解注非世所聞亦自不賞其旨也若更聞如李

主之比者自當密白

道迹靈仙記

二篇同卷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上清高上王真衆道綜監寶諱

有一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諱

方諸東官青童君傳弟子王遠遊

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李諸弘元一諱玄水字

子光一字山淵蓋地皇之胄玄帝時人上和

七年歲在丙子三月直合日始育於北國天

剛山下李氏之家母先夢玄雲日月纏其形

乃感而懷焉浴之亦有羣龍吐水於盟器中

年五歲仍好道樂真言頌成章常仰日欣笑

對月吟歎觀陽氣之煥赫觀陰道以虧殘於

是斂魂研魄守胎寶神錄精鎮血固液凝筋

乃學於吞光飲霞咀嚙飛根行年二十而有

金姿玉顏遂棄家離親超迹風塵潛室長齋

浮遊名山獨秉靈臺之符玄照委順之化悟

三炁而含變冥神樞以齊真抗其志也虛上

執其誠也極微蕭朗靈致幽旨宏諡逸理奇

落洲偉冲寂棲心於霄景之外拘魂歸半絳
庭之中制魄使青玄俱守育氣在於丹素之
房爾乃神不啓虧靈不馳散內德圓充外累
遠判屏仙羅於地陸尋上真于紫館於是精
或太靈心通神旦遂啟天帝下教流光拔舉
授以鬱儀大章大洞真經給以曲晨龍蓋飲
以桐水玉精貽以素羽玄翻以昇八方於茲
受命退齋施行誦經凡二十四事勤慕上會
不倦情思忽時有乾咀幽微便疑還忘還推
機得宗然後權焉獨任研經詠玄朗豁外物
棲神九遐有息忘之觀也及君高韻啓期細
累書廢俯和衆朋疊草神迹斷滯渙疑玄理
廣絕連靈目汲其清波而不測天淵之源始
矣洞暢虛中靈元內鑒爰有紫微上真天帝
玉清君遣八景瓊輿來迎聖君以登上清宮
賜藥剛丹玉鳳軍金真玉光給神虎之符及
飛行之羽朱錦龍裙青帔虎帶要光霞目子
戴圓容神冠受書爲上清金闕後聖帝君上
昇上清中遊太極官下治十天封掌兆民及
諸天河海神仙地源陰察鬱絕洞臺內根理

玄布氣敷雲蕩津翔盼小有解駕龜山窮幽照伏毫末皆關也將欲見聖君之遊行也瓊輪琅與碧輦玄龍三素流霞月精吐芳龍青繞日流電揚鋒奔蛇擊劍長牙激鐘華光文煥三燭合明前囑則九鳳齊唱後吹則八鸞同聲神虎仰號飛龍俯鳴天鈞奏其芬蓋百香發其虛庭靈妃羣讚仙實啓路神女揮紫烟以亂氣玉童運日華以却暑長歌雲陣無晝無夜當爾時也天光冥邈流映八外誠太極之壯觀上清之高帝也所以高疏於上清者神高靈虛故也所以中遊於太極者總羣真朝飛仙故也所以下治於十天者封掌於兆民故也陰察於洞天者是無下而不關故也夫唯二氣離合理物有期三造虧盈出處因運期之至也因而適之運有來矣就而撫之唐承之年積數有四十六丁亥之間前後在中中間鳥獸之世國祚啓竭東西稱霸以扶弱主主有繼續九一之名遠號元運昌元其後甲申之歲已前已後種善人除殘民疫水災其土兵火統其下惡惡並滅凶凶皆沒

好道陸隱善人登山渡澗奔瀟湘之鯨洲都分別也到壬辰之年三月六日聖君來下光臨於兆民矣當是時也聖君發自青城西山出龍南雲北察龍燭之外西旋九流之關東之扶林晨落南視朱山雲中乘三素飛與從虛靈萬龍天光總照神鑒三辰於焉滅惡人已於水火存慈善已為種民學始者為仙使得道者為仙官若能精洞房於上元修九真以彌勤步隱書於七靈窮八素之用誠既得涉乎三灾而不傷又必觀更始於太平又得賜書仙官神真長生也但此玄文靈術藏於上清之宮金闕之中少有見篇目者耳神真下教七百年內三出傳授傳獲之不必賢愚精心修行皆得飛仙然率有玄錄仙骨玉名方諸乃得之也自非此相終不與此文相過縱有百萬之中誤或見者蓋應運傳驛付授有在由歷交關宜為靈使故令彼甲得而有所付耳徒有而不行冥教如此矣學仙者宜廣行名山跪祝天靈尋此冥訣庶得實秘以階神仙之官乎然後聖君當復料其靈妙

擢以補官僚者或位為仙伯或拜為諸侯助聖教民理氣布德或封掌一邑委政一國若奉鬱儀以召日施結璘以攝月詠大洞之上經七變之轉書接金闕之真書得佩神虎之大符施八道以拘神啓紫文以驚浮誦金根以長存設九赤以封丘命曲素以招鬼役紫度以照元飲五行以呼魂挹琅玕而不休經嶮試而無疑履其久而莫憂者皆位為左右仙公及左右大夫或為卿相之司上國仙侯也所以聖君從虎輦萬龍者以視眾仙隨才而授給也聖君雖封掌兆民下賜萬生故自道遙金闕宮館上清棲形太虛遨遊五城紫照十天百方太平也諸見太平者或是慈心仁人守善而已或是學道信仙可教之士或靈人授書守精寶胎或得道得仙精誠之夫或玄簡錄名七世有德祚及子孫當為仙者或生而青骨通神接真或有才性偉寂天分淑邁作仙之品第高下數百矣聖君乃隨才署置以為大小諸侯各皆有秩以君種民也諸侯一年一朝上清見聖君以受事也聖君

五年一下遊以幸諸侯察種民而聽仙理焉蓋聖君之學道也備嘗艱苦承師登炭履飢寒之切已蹈水火之軼軻寫私念於五觀累經天帝之大試皆心堅正任死生必期萬邪不能犯其神千妖不能惑其真爾乃精誠玄暢靈神合應故上皇告訣天專授通矣可謂洞朗悠韻玄扉開散高範絕妙精覽獨立幽關萬塗天理旁出非復簡札翰墨所能錄載粗書千分之一略舉標述以傳骨相當仙之予有得見者玄錄書名奏之上清位為仙卿若能行金闕真事拜為大夫侍書有玉童十人侍金闕紫文有玉女十人每當看詠施行皆宜拜而恭之盛手燒香於文之左右輕慢靈紀身為下鬼三祖獲考玉童玉女上言其違奏聞其誠心惡善纖芥無不書焉方諸東宮青童君啓撰後聖道君列紀以上呈聖君傳青童弟子王遠遊使下示骨相應仙之人百年再傳七百年內聽三傳以授學道當來成仙者也聖君曰有得吾列紀皆玄名仙才錄文定書或上金格玉書當仙之人者也若

既得此紀唯奉寶秘無他修為皆賜白日尸解若既得而後不奉道德為真俗性反志替有如此徒是遊逸下才非芳骨之人矣猶以得吾列紀之故猶必賜名地下王者以消其濁質蕩其穢魄也從此當漸令有浩氣之進悟於大迷之夢耳諸子勤而慎焉勿以泄告不信之尸佩吾列紀以入災疫水火兵革之中山林眾精千邪萬禍皆莫當子其人見汝皆令有歡心也書有玉童奉侍以覆覆子身故也惡人惡心妄去加子者吾自當使山川之靈伐其命矣勿謂道遠靈鑒安是吾從太虛之上玄空之中相視猶目瞻鼻耳子故不信幸可一試而犯我之禁誓乎看我能探得不言之心內應之禍福哉受書皆使有誓盟為不泄之信今遣下教於骨命及精心學仙守誠者遣馬明張陵陸生王褒靈程司馬季主及洞臺清虛天七真人八老先生凡二十四人或名隱名見改易姓字實難分別也子但當心精誠風夜不懈必自得見此諸人既見之後真姓實名亦將告子也

後聖君命主君總司二十四真人決下教之功二十四真人皆受事於方諸青童受所教之徒於王君王君亦先告可成者於二十四真人真人然後受事乃教之也聖君列紀唯以付王君一人使擇可授者不盡使諸真人並傳之也欲知二十四真人姓名在吾青要眾文經末是其定人所教書符神訣篇目並列之于經上鬱儀結璘大洞玄經上清金闕靈書素文八素真經太上隱書元真中經黃老八道祕言太丹十訣玉字洞房此經所授皆位為左右仙公及大夫左右卿相上司也其餘九丹變化太清上經黃素道精青錄天關此經所授皆位為真人及領真官上監封仙國侯伯也各有次第品差在方諸宮白簡青錄具載其序

後聖彭君諱廣淵一名玄虛字大椿一字正陽彭亦為李或名彭先李君學道人皇時生位為太微左真保皇君並當受命封校兆民為李君太師治在太微北墉宮靈上光臺彭君二千五百年轉易名字展轉太虛周遊八

冥上至無上下至無下真官希有得見其光
顏者矣然起學所履姓字真定具列方諸宮
白簡青錄之篇

後聖李君上相方諸宮青童君

後聖李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

後聖李君上傳白山宮太素真君

後聖李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

右四輔大相其餘卿司仙公及大夫官三

百六十人並列白簡青錄之篇不復一二

紀其姓字矣

青童君曰夫有骨錄則好仙好仙之人皆有
仙志仙志之人或罷或駕罷則先世善功不
足駕則玄錄宿命將定或好仙而不專亦由
世德有未備者也大都天錄顯於玄宮則氣
候診於軀形錄字彰於太極則心神正於丹
房若生有金闕玉名者則眼有日光青齒白
血其為人也則仁慈而樂仙明穎而秀挺若
上清有金書玉錄者則背誌於河魁骨前有
偃骨其為人也恭和而下人德及昆蟲若太
極宮有丹簡青文者則手理有累人倒大之

字其為人也密慎而好真清虛而容非若方
諸有玄素紫名者則眼四規中有紫光照鑒
其軀其為人也修業深妙清威避穢若太清
有玉籍絳名者則聲有玉音金響口方目圓
其為人也弘施博愛視人如傷若太素有瓊

簡金名者則白誌見於腹口中有紫氣其為

人也慈德而通神潛仁而下眾若南極有丹

文紫錄者則頭生五氣上接重樓之雲其為

人也和仁而愛窮賤厄而濟難若斗中有玄

玉綠籍也則心中有九孔肺外有錦文順下

有玉九目中有綠筋眉角當有上千雙理順

文城郭充霄露顯明堂平白千理為通真之

津廣額為受靈之宅其為人也慈愛窮賤仁

及鳥獸若玄宮上元有青金赤書者則丹心

紫孔黃華繞口中香氣滿多玉液其為人

也少好視日月之流霞樂星辰之光象質清

骨堅精誠深秘若玄都丹臺有白玉金字者

則青肝紫絡倉腎綾文玄膚精溢形感神深

身體香軟血清氣澤其為人也純存玄遠味

景靈質好惠下已救施厄隱若三元宮有琳

札青書者則紫腦錦舌玄誌紫際綠腸朱髓
方天圖額陰有伏骨軟髮紫澤孔門三關起
居似遊眼有流光青精凝液掌文四達齒牙
三錫其爲人也靈心仁虛慈感發神好微敬
信樂林興春愛水清流懷感山川願投名阿
保魄養魂志凌青泰遠味天仙諸有如此相
皆必上仙也亦可學而得亦可不學而獲要
其人必好道好道學微必速得昇變矣其次
鼻上有玄山玄山鼻上有黑誌是也又當使
腹有玄丘以對玄山也玄丘者亦黑誌也若
闕其一皆不合仙相若口臭而性耐穢者都
壞玄山玄丘之相矣其次青骨青骨者其人
皆樂聞五香之氣好學神靈之事其次鵠行
龍趨項生玉枕耳後伏晨骨下有青誌雁生
絡文及心真膽靜耳堅氣寬此皆次仙之相
也玄洲亦有黃金刻名之籍不學而得尸解
主者若學得白日放尸之仙也其次太山三
官府有生之鄉脫無死之地其人魂命不終
於死浮游無限故以學仙道者有成陸行之
仙耳當三十年一易地而處轉名而止亦無

死期所以爾者太山三官玄錄白籍不注有
死之地故也非三官之妄注於死地太陰注
死生有黑錄白簿赤丹編簡受生先後相次
受死亦先後相比其數得六千簡輒注一人
無死地其人率多長壽而難死年多出一百
歲既死忽然而無痛病矣若加之以學仙難
當成而可教者也然此人性多協畏而和柔
多好事於微妙皆仙相也其次篤志至道精
意堅正或廣行陰德濟貧拯困施惠親窮藏
埋枯骨德過古人貞平允淑溫恭厚下不淫
不賊或先人施恩世世立功德在三官已立
三百善事以此學道皆可得仙也其心正則
天地弗能違也其神堅則鬼神弗能逆也其
魂明則衆邪弗能侵也其魄白則萬妖弗能
干也其精清則淫尸弗能乘也其液盛則三
蟲弗能亂也其血凝則濁氣弗能散也故夫
學道者真心堅神厲魄抱魂拘千邪於八荒
之獄閉萬妖於九選之端精誠以存真一於
太初孜孜常願凌翻以飛仙朱靈安於終宅
五寶守乎清玄履試觀而不傾居榮辱而不

遷委南面而弗顧棄萬金而莫恨甘寒苦之
軾軻樂靜齋於丘山守誠心而不勸並天地
可長存如是始可與言學道之夫矣若都無
此相又無此行雖復英雄拔標志吞四海橫
氣宏落高韻凌雲淵璋洞朗飛翰辯言雅任
奇適理幽綜滯口談虛無而目營八方者固
非仙才也所謂徒勞以終年無解於不得矣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一第 記師三寶靈玄洞

二篇同卷

有二

洞玄靈寶三師記

洞玄靈寶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文

洞玄靈寶三師記 并序

廣成先生劉處靜撰

道之體也至靜而無爲道之用也通生而赴
感始于無始先乎無先起於妙無而生妙有
至真之教由茲而立焉我元始天尊啓重玄
歷五太握元化運真精總括妙門以爲法印
付于大道君道君續統以光大之敷暢以宣
布之凡十二印包舉幽蹟窮遠玄妙以授于
老君老君奉而行之上極三清旁周無外綿
亘億載開導未聞帝帝爲師方方立教幽明
巨細靡不宗焉自是奕葉紹承師師授度上
自元始下逮茲辰故受道專奉其爲度師乎
度師之師曰籍師籍者嗣也嗣籍真乘雖凡
契道籍師之師曰經師經者由也由師開悟
捨凡登仙三師之重嬾于祖宗祖宗能傳之

而不能使兆致道父母能生之而不能使兆
昇仙奉師之道無以過矣儒家在三之義莫
能及焉欽惟三君煥有明德追仰尊稟瞻慕
無階卑自上賓未列圖紀雖貞猷茂範刊勒
於名山而後學門人難披於真與敢修實錄
昭示將來輒陳小序仍為頌述道弟吳興陸
甚夷已叙道元先生休烈但繼裁短讚以紀
德風庶劫歷有終而清規不泯有唐龍集庚
辰中元日甲辰序

三師

經師南嶽上清大洞田君諱虛應字良逸齊
國人也隋開皇中侍親而居攸縣之西數里
以為地接人烟非栖息進道之所雖林麓清
幽亦捨之而去遷于嶽中君稟靈純粹夙蘊
天和紹鴻水之靈源纂重華之孝德其後擁
耒於紫蓋峯之東南層巖之下躬耕稼穡致
養於親五十餘年晨夕無怠雖欲披榛訪道
匪景尋真而肅恭溫情固敢自適洎聖壽天
統乃同遊五峯放志長往唐龍朔年中與隱
仙何君相遇默傳其道自此烟蘿泉石所止

忌歸田是山門居無定所州牧田侯遐迎道
德於嶽觀殿東構降真堂田千乘諸葛黃述
讚于壁以旌玄德先生時憩於茲弘道傳法
所授上清大洞自貞一先生傳天師薛君薛
君以傳先生先生續承玄要深臻道域涉歷
雲水二百餘年雖寒暑遷貿而壽紀莫窮至
今諸奉遊人往往有見之者斯則瑤宮閼洞
必有所宴居仙秩真階必有所揚歷但塵凡
實隔不可得而詳焉先生門弟子達者四人
栖隱焉君惟良香林陳君憲言方瀛徐君靈
府元和中東入天台山隨方宣教憲宗皇帝
詔徵不起廣成先生劉君猶居嶽下武宗皇
帝徵為天師入國傳道今江浙三洞之法以
先生田君為祖師焉

讚曰

皇皇至道 無名之朴 惟希惟微
匪清匪濁 昭昭吾祖 超然先覺
默而得之 學無所學 矯川啓祚
齊國承華 樂道簞食 橫經絳紗
批糠簪紱 賓友烟霞 躬耕致養

盡孝于家 深隱巖局 追真林嶺
 佳羨為侶 松喬共永 世畧徒遷
 我身彌靜 欵駕飊車 飛翔八景
 籍師天台山 桐栢觀上清 大洞三微君 馮君
 諱惟良 長樂人也 修道於衡嶽中宮 與方瀛
 徐君香林 陳君為烟蘿之友 各葺靜室於中
 宮之側 相去二三里焉 其後於降真堂 詣先
 生田君師稟真訣 三洞幽奧 咸得參授 元和
 中 東入天台山 弘宣大教 會稽廉察河南元
 稹 聞其風而悅之 敘懇緘詞 望雲致敬 執弟
 子之禮 時桐栢觀自貞一先生繕修之後 綿
 歷歲年 華殿層樓 榛蕪翳蒼 三君記元戎之
 力 舟加興構 作上清閣 降真堂 白雲亭 脩閑
 院 以復貞一先生之跡 以貞一田君舊傳三
 洞之道 行于江南 憲宗敬宗 疊降徵詔 蒲輪
 鶴書 竟不能屈 即於華林谷 創栖瑤隱居 以
 止焉 於是履策尋幽 遍討奇趣 靈墟華頂 瓊
 室石橋 天姥桃花之源 金庭黃雲之野 脩然
 獨往 累月一歸 自此深隱 莫知其所 門人三
 洞應君 夷節玉霄葉君 藏質字含象 仙都劉

君虔靜金庭 沈君觀無垠 皆法葉仙枝 輝映相
 繼 咸於海內焉
 讚曰
 厥初太極 是生兩儀 混沌既鑿
 浮競交馳 泝源歸朴 以道為基
 天童寶籙 授受于師 液玉膏金
 胎元鍊魄 登壇告帝 投披玄牘
 紫蓋云邁 金庭是宅 剪薙榛蕪
 中興桐栢 萬壑岑寂 三人得朋
 淞河之左 吾道斯弘 聖主翹德
 元戎服膺 雲心無著 鶴詔難徵
 星步風馭 颯然上騰
 度師天台山 道元院上清 大洞道元先生 賜
 紫應君 諱夷節 字適中 祖汝南人 東晉后 娶
 女金華山 今為東陽郡人也 開元朝 高士徵
 君庶疑之 玄孫仍世 經明行修 仕不求達 先
 生道煥太 和氣蘊冲 邈孕素靈之質 鍊紫庭
 之才 體至精而不縈 契谷神而無玷 母何氏
 夫人夢流星入牖 驚寤而神光在焉 因覺懷
 妊 元和五年 庚寅歲 誕而居然異人 凡甫之

中不喜葷雜年七歲辭親慕道就本郡蘭溪縣靈瑞觀吳尊師玄素受南華冲虛通靈真經及周易孝經論語諷讀專勤五行俱下十三歲備冠褐三衣五戒祇崇恭修師友仰之肅如也年十五入天台參正一十七佩高玄紫虛十八詣龍虎山係天師十八代孫少仕受三品大都功二十四參靈寶真文洞神洞玄之法二十九進昇玄三十有二受上清大洞迴車畢道紫素帶藉地騰天之符旁探子史內約玄詮晦迹韜光勤修妙蹟以上清大法自句曲陶真人傳昇玄王真人王傳禮玄潘真人潘傳貞一司馬真人司馬傳南嶽薛天師李昌薛傳衡山田先生良逸田傳天台捷瑤馮微君惟良馮傳先生奕葉降靈聯至德青林委粹繼躡仙階玉霄葉君合象仙都劉君處靜皆同學也會昌三年棲桐栢觀西南翠屏巖別建淨壇冥心秘旨剪茅度水冀嚴攸居越州觀察使李公復遠慕貞規順風翹請奏置院額勅旨以道元爲名既而息影林端五十餘載秉持大教日無曠時至

吳越之人瞻香稽首願執巾几者或脫履入室或揚名邦國不可具載懿哉先生自幼及長風塵靡雜擺落陰滓峭厲常倫溫潤冲襟真氣不散德宇嚴邃詞華朗清每入靜行齋登壇閱錄爲時致福濟物度人矜擢通靈鬱有嘉瑞誦黃庭隱訣吟大洞瓊章八道望雲三元受事個風隱地攀斗藏天勤而鍊之昏旦相續固亦降靈垂貺玄授真傳虛室而欵駕潛臻昉仰而颺車密稅先生得之矣聞者公侯傾囑藩屏欽迎飛章上聞允崇懿範奉之詔寵錫紫衣雖叶世譽初心匪慊先生深意嘗謂門弟子曰吾以弘護本教不得遁世銷聲道不達人勤求可至玉京金闕泉曲鄧都相去幾何惟心所兆後學之者勉弘之焉以乾寧甲寅七月中會日朝謁訖澡沐入靜煖神如有所待八日丑時恬然解化春秋八十有五肢體柔和顏狀無改真經所謂上解者也是夕清香滿院紫氣浮空禽鳥哀鳴山川失色後七日遷神于院東北隅石室爲鍊蛻之所遵科範也是月四日有神二人相

服熱簡自外而入儀質非凡院中門人繼往
 參訊但聞吟讚之聲已失所在此乃靈官之
 所玄告也又五年前孟冬月山中道士章敬
 玄於天台觀偶瞻巖峯之上見雲物紅紫紛
 然有異中有綵舟三艘其一玉霄葉君乘之
 一則方瀛劉君脩然乘之一則先生居其中
 二舟飄然飛去先生之舟在二舟之後果劉
 葉已先昇化先生後方登遐蓋明得道之徵
 寔表修行之應矣拾遺張穎述院記衡陽羅
 隱撰真讚鴻筆鏤石麗藻清詞皆當朝偉才
 垂之不朽然而化仙之迹昭昭然未存賢儒
 之筆顧惟孱眇軀軀紀大猷願佇英才別加潤
 色後學弟子吳郡陸甚夷稽首烟霞直書其
 事門人廣成先生製

讚曰

道祕重玄 跡分三洞 玉字金訣
 玄虬紫鳳 三景斯寶 東華所諷
 理燭昏衢 以醒大夢 惟師懿德
 擺落氛氲 商頌傲漢 穎曲亂堯
 八道清鍊 三元默朝 修之造極

功欲乘飈 丹霍洞臺 赤城仙宇
 闡法傳教 靈規妙矩

洞玄靈寶三師記

清微仙譜一卷附錄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元陳采撰采建安道士是書自序道教啟於元始
一再傳至老君分爲四派曰真元曰太華曰關令
曰正一十傳至清微侍元昭疑元君復合於一元
君零陵女子也繼是八傳至混隱真人南公南公
傳雷困黃先生黃傳之於采因著是譜其所序四
派傳授亦不甚明了大槩今所云全真者乃關令
派張道陵者乃正一派四派皆可以有清微之名
而采又自以會合四派別爲清微派也後附道跡
靈仙記一卷上清後聖道君列記一卷洞元靈寶
三師記一卷每卷各編爲一致一有一有二等號
蓋自道藏抄出別行者也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三卷

(原缺卷下)

〔元〕李道謙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

記一卷

〔元〕朱象先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終南山祖

庭仙真內傳二卷附終南山說

經臺歷代仙真碑記一卷》提

要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序



子謀之隱，志非南華之稱贊，則人莫知其為有道者。自之仙，道骨非司馬子微之裁鑒，則世莫識其為真。人與道之人，隱遯巖谷，跼守蓬廬，被褐懷玉，負道不為世用，獨善其身而恬然委蛇，千載而下，不知其幾千百人，不幸不為世所知，卒於湮沒，無聞與草木俱腐，惜哉！幸而有好事者，紀錄為傳，則文通神其事，反使後世不能盡信吾恐隱士之心，必不汲汲於索隱行怪，以駭人之觀聽也。夫世之所貴乎修仙者，亦在乎守道不變，陰功濟人，正容悟物，處順安時而已。豈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遺冠舄，拔宅昇舉，坐脫立亡而後為得道之證耶？嘗觀舊所謂列仙總仙高道等傳，未有不涉此議者。今已不存。天樂真人李君復於暇日，編述嘗君祖庭者，已往師真道行，別為一傳，使後人知所宗本，其辭直其事，的坦然明白，略無詭侈信，可以發潛德之幽光，示後學之指式。其用心，豈淺淺哉！昔劉翰林碑祖師仙，以謂師之出神入夢，擲筆投冠，其化騰凌滅沒之事。

皆其權智非師本教隱後之學者有能體祖師之苦
志鍊行闡化度人以達於成已成物則將來秉筆者
自有定論固無但私於我祖庭焉至元甲申歲二月
初吉知常盛德大師提點終南甘河鎮遇仙宮事王
道明序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夷山天樂道人李道謙編

玉蟾真人

師姓和氏名德瑾秦州甘泉縣人天姿整秀志學之
歲攻事翰墨及冠隱身為刀筆吏然處事中正以道
存心未嘗取非義財遇高人勝士靡不參請天德問
以部掾出身方將遊仕宦途忽一道者過門師延至
家酌酒談玄大適其意少焉而去他日道者復至臂
擎一梟謂師曰此物雖許大眼了不識人師乃悟為

異人因問其鄉里姓字不告而往後月餘道者復來
身染厲疾止於其家膿血汙穢殆不可近師為召醫
百療不效經歲乃殂師備禮葬之又數月一老嫗詣
門泣且告曰老身有兒性嗜雲水不事家業近知遊
居貴宅特來相尋師告以病殂嫗慟哭不已曰老身
與兒止是二口兒今既死何所託身師請以母禮事
之一日嫗曰吾欲啓壙一覩兒面雖死無憾懇告再
四師為發塚但空棺而已中有秘旨一幅老嫗亦失
所在師嘆曰吾今遇真仙尚汨沒塵塗中果何為也

由是黜妻棄子易衣入道時聞重陽祖師亦遇真居終南乃往參同大定三年於劉蔣村結茅與靈陽李公三人同處既而心地圓通大得其妙七年丁亥重陽東遊海上師與靈陽共居暢道十年庚寅春馬譚劉丘四真將至師及李靈陽時寓終南太平宮留錢於貨羨之家謂曰今日當有丘劉譚馬四仙客至可善待之良久四人果至貨羨人邀之曰公輩豈非丘劉譚馬邪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由知之曰和李二師已留羨錢矣四子嘆異食畢往見忻然相得師嘗

命畫工寫真凭虎而睡衆莫能曉秋九月初師忽覺道體違和丹陽命長春侍疾至十四日脩然順化四子葬於劉蔣菴側畫凭虎睡者乃預表歸期在寅年也升仙之後有臨潼張公久患風疾衆醫莫效將屬續之際夢師至門告以治療之方問其姓名曰吾終南和玉蟾也覺而其疾少愈用其所告之劑疾果頓差張就庵設齋建亭以酬其惠謚曰玉蟾普明澄寂真人今祖庭石刻尚在

靈陽真人

師姓李氏京兆終南縣人聰明特達學問淹該天德間遇異人點化自是落魄不問家事視富貴若浮雲遠名利如桎梏徜徉泉石以道自樂韜光晦迹素厭人知故終身不告人名字里人但以李真人呼之至大定三年與重陽祖師泊玉蟾和公司結茅于劉蔣居之其於鉛汞龍虎之學多賴重陽指授七年丁亥夏重陽東遊海上師與和公止居劉蔣修身接物重陽至汴寄之以詩云傳語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其為交契可知矣迨十年春重陽升仙于汴梁

丘劉譚馬四真入關侍二師以叔禮是年秋玉蟾亦假化師與衆真同處二十八年春正月長春丘君奉詔赴闕拜別之際師囑曰重陽謂汝必能大開玄教今其時矣萬一善自保養來春鶴馭早還吾專俟汝為喪主秋八月長春得旨還終南是冬盤桓山陽淮洛之間明年春二月西歸過鄆郛秦度鎮道衆請留數日先旬日前師無恙絕粒不食衆問之曰汝輩無慮吾惟侍喪主而已即遣人促長春亟歸既至拜於榻前即賜之墨長春悟其旨命匠造棺未及成師已

順化時三月初一日也長春以禮葬于庵側之仙塋
敬謚曰靈陽輝耀演化真人

劉通微

先生姓劉氏諱通微字悅道默然子道號也東萊掖
城人世爲鄉里右族個儻不羈在弱冠間飛鷹走犬
博奕關難迷於花酒之場一旦染奇疾幾至不救夢
入仙家之境已而平復遂悟幻化之理以道存心大
定丁亥夏重陽祖師將遊海上道過掖城見先生神
情爽邁有飛舉雲霄之態與之同話機緣契合授以

必留意於此但對以黃老清靜無爲修身治國之要
上悅教館于天長觀尋遷永壽道院開堂演道三教
九流請益問話者戶外屢滿未幾得旨還山賜御書
以寵其行翱翔於齊魯間至棗州商河縣聶家莊謂
門人曰此吾歸休之所也因葺治廬舍居之一日焚
香禮聖集衆囑以修真之語曰師真有閭風之召吾
當歸矣奄然假化即承安元年二月十五日真元節
也平生所作詩詞目曰全道集行于世仙化之所今
大建朝元宮矣

修真秘旨及今名號先生既得印可即棄家長往杖

史處厚

笑入關中結茅于終南山甘谷之側吟風嘯月枕石
漱流於懷慶世之外庚寅春丘劉譚馬四師西來先
生相得甚歡同葺劉蔣菴居之既而四師復詣汴梁
負祖師仙蛻歸葬於菴側先生廬墓三年北遊嵐管
內全道妙外應世緣振衣請教者日不虛席於是立
觀慶人玄風大振於西山矣嘉聲遠播名達皇都明
昌初道陵召至闕下問以九還七返之事先生曰此
山林野人所尚陛下居九五之位四海生民之主不

先生家世乾州醴泉姓史氏名公密初自垂髫心慕
至道大定壬午歲聞重陽祖師遇仙受秘訣養道於
終南時走而請盟遂蒙允納教以全真性命之學仍
訓名處厚號洞陽子自是乞食鍊心往來於終南鄠
社間七年丁亥春重陽將遊東海欲令侍行先生辭
以母老不敢遠游重陽遂畫三髻道者立於雲中傍
有一松一鶴付之曰謹秘藏之此爲他日參同之符
及庚寅春重陽仙化於汴梁丹陽宗師率三友入關

至長安孔仙菴先生往往參謁時丹陽初頂三髻先生出示重陽向日所留畫圖大為讚異四師告以海上開化汴梁升仙之事遞相印可相得甚歡即與四師同葺劉蔣菴居之丹陽屢以詩詞訓告次第誘掖不數載間克臻大妙後復還醴泉和光玩世不拘禮法時人以史風子呼之忽歌舞於市唯云歸去蓬莊衆俗莫曉如是者三日往來庵中奄然蛻蛻時甲午六月十五日也官僚士庶靡不瞻拜初葺醴泉明年丹陽移塋於劉蔣之仙塋開棺視之顏采如生丹陽

以四言讚之云史公得遇得遇重陽重陽傳授傳授玄黃玄黃至理至理不忘內持修鍊外絕炎涼水火既濟日月交光龍際離位虎嘯坎房木金間隔姤女圓方刀圭爛飲知味聞香神丹結正是耀晶揚風仙來度顯出嘉祥歌舞三日辭別街坊惟云歸去趨赴蓬莊復入庵內奄然坐亡觀者雲集事理匪常一靈真性班列仙行先生道業讀此讚文自可見矣享年七十有三中統癸亥再遷仙塋開壙視之僅及百年骨雖散亂其色如金其堅若石余所親見者也異哉

嚴處常

先生姓嚴氏名處常號長清子京兆樸陽縣人即重陽祖師之外戚幼習儒志尚清虛以父母在堂未能高蹈物表為縣法司臨事慈愍一日向暮還家路拾遺書一卷題曰玉靈聖書得之者仙於是焚香祝曰我今二十有九誓於不惑之年潔身入道祝畢醑酒於醴盆中有聲隱隱若雷家人咸以為異後踰一紀二親俱喪忽患目疾治之愈甚默自責曰昔得聖書誓以四十出家今過期矣此疾稍痊即當從道無何目

明如故遂往終南劉蔣叅重陽祖師願受教為門弟子時大定癸未歲也先生既蒙允納克志于道數年祖師授以微旨七年丁亥夏祖師東遊先生遨遊終南泉石佳處頤神毓浩十年春丘劉諱馬四師入關蒙丹陽宗師復為印可仍賜之楊柳枝詞云一虎一龍一處眠打盤旋一呼一吸一周天徧三田一麥麻通一線裊祥煙一來一往一還元產胎仙先生拜受自是了無疑障居祖庭又逾十載道契真常以二十三年癸卯夏四月八日焚香辭衆無疾而逝春秋七

十三矣

姚珖

先生姓姚氏諱珖號雲陽子終南蔣夏村人世為鄉里巨族父祖俱好賑賻貧乏多積陰德乃生先生丰神灑落超然挺出塵之姿性甚仁慈聞人有急必往援救與重陽祖師有總麻之親大定丁亥四月重陽詣門告別先生問將安重陽告欲遊海上丘劉譚中捉馬之行先生素以害風相待笑而別無何重陽自汴京為先生寄藏頭拆字詩一章云前相識二官人

你真靈看好因抵芝苗公未識成道果次須屯蒙卦聚神來祐左源通氣轉新斧若磨交利快頭一點遇長春不數年丹陽輩來居劉蔣庵先生所居相去數里聞之往詢其始末見丘劉譚馬四師皆凌雲仙客愕然數曰向重陽告別之語今果驗矣我輩常以害風待何愚之甚耶由斯頓悟乃棄家捐累乞受道於丹陽宗師丹陽教以修真奧旨及賜今名號仍贈之詩云灰心忘富貴槁體樂清貧甘作逍遙客長為自在人氣中須養氣神內更順神不著纖毫假方能得

至真恭侍左右多所傳授先生得法之後目不交睫脅不占席十有餘年深入大妙壬寅丹陽東歸寧海先生從行迨丹陽上仙先生遊歷磁相間愛濠陽風俗淳厚築白雲庵居之隨機接物演化度人一日謂衆言曰師真有命吾其歸乎於是沐浴更衣跣趺而坐日方卓午寂爾返真異香芬馥移時而散享年七十二平生所述詩詞號破迷集行於世

曹瑱

先生姓曹諱瑱道號朝虛子陝右坊州人家世鉅富

猶子微美叔早登甲第先生少讀書鄉里以孝悌稱為人謙和忠厚襟懷蕭爽壯歲遊場屋間屢中高選大定甲午暇日因覽仙經道典掩卷歎曰人生浮世光陰電回倏然而已不究生前妙本出世高標果何為哉雖有學仙之志固知所遠聞丹陽宗師於終南祖庭居環堵先生徑往恭謁一見神合氣協若有夙習之契丹陽納諸門下教以道要先生既蒙接引心知至人不易遇也遂捐進取心以永依歸丹陽知先生逸氣超邁妙識高明一日因先生靜室澄坐思造

乎靜丹陽詣之曰學進歟先生稽首而跪乎前曰學欲進而未之能也丹陽曰夫靜也者天命之原仙聖之本習而進之猶假翰以登天反思而究則如坐堂上而觀階前也不曰靜乎攫而不煩不曰真乎作而不妄先生拜而謝曰瑱得之矣自信而不疑自明而不昧自古自今繩繩而不絕者其斯之謂歟丹陽乃首肯瑱再拜而退後得玄門十解元者自先生始也凡初入道者丹陽以先生為兄壬寅丹陽東歸寧海先生侍行明年丹陽羽化先生代師行化海上明昌

中與雲中蘇公無染柳公奉長春師叔命同飛鳥燕薊演化度人應緣接物十有餘年玄化大行於泰和丁卯夏四月先生時寓燕都城東永壽觀忽告衆曰吾當歸矣不數日示微疾而逝道衆具禮蓋之觀東兵後乙巳冬改葬五華山庚戌歲十二月奉朝命追贈翊玄惠正朝虛真人號蓋掌教真常真人請之也

來靈玉

先生世為京兆右族姓來氏諱靈玉道號真陽子幼習儒業鄉里以解元呼之大定十年間禮丹陽宗師

出家迨丹陽東歸海上先生侍行嗣後事跡無所可考姑略紀其大槩他日得之當為祥錄

雷大通

先生姓雷氏名大通道號洪陽子世為延安敷政之巨族身長六尺情懷雅淡不事小節眉疎目秀耳大準直唇如渥丹鬚髯美細幼業儒素嘗以詞賦魁鄉選故時人以解元稱之當大定乙未春方夜讀書燈下月朗風清欲竟三鼓忽聞窓外以杖畫地聲既而言曰可歎愚迷謾用功浮華一夢轉頭空何如立志

修仙舉永住三山最上宮先生劇啓戶出觀了無所見秉燭視之見以杖畫句詩四句後畫崑崙二字先生自是了悟空華頓排學仙之志是歲秋因赴試長安聞終南祖庭有丹陽宗師闢全真教法即往謁之一見若有夙契乃作詩二絕寫懷以呈宗師即繼韵答之云饒君聲價勝蘄秦不似韜光更匿名物外逍遙真坦蕩亘初一點自然明靜清便是長生訣捨棄妻男沒口傳悟後知空寧著有自然獲得好因緣先生焚香拜請願執弟子禮宗師留於座下訓以今之

名號朝叩夕請於道大有所得壬寅夏丹陽東歸先生留居祖庭日進道業甲辰春聞丹陽上仙杖屨游海上真祭壇壝造明昌初迤邐西來道過滕郡愛嶧山巖壑幽邃築修真菴於磐石澗棲真養浩演化度人厥後詣門受教為門弟子者數百人惟靈真子馬了道清明子王志專為入室令各建方所引接後進至大安辛未秋先生謂門人曰百六數窮劫災斯至生靈魚肉吾不忍處世也無幾何示微疾而逝門人墓于修真菴側未幾兵甲擾攘烽煙瀕洄後至大元

撫定人煙稍集歲庚戌先生之高弟清虛真人張志洞至自武川覲先生宅兆早益封樹草略即會四方法屬憐衣衾石槨大行改墓於雪山仙瑩靈都宮以弟子馬靈真王清明柑于左右仍構堂設像以事香火

劉真一

先生姓劉氏諱真一道號朗然子世為登州黃縣之巨室父祖以儒學起家積德奉道鄉里所稱先生幼喪其父讀書日記數千言辭源浩瀚弱冠間試藝春

官得占高甲時人以解元呼之然每以世事為不足玩常有凌雲邁往之志忽得泄瀉之疾纏綿彌年已及膏肓百療不效大定己丑秋重陽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三真過其門母氏設齋供養之且以子疾告祖師視之曰此吾門大士非汝家子也許之入道則可矣母氏焚香跪於前曰此疾果愈俾侍几杖以從祖師以餘飲與之既飲汗出如洗厥疾漸瘳迨明年祖師已升仙於汴梁先生入關詣終南劉蔣村禮丹陽宗師出家奉侍既久得付玄旨壬寅夏從丹陽東

歸癸卯冬丹陽將羽化召先生囑之曰汝等要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萬難慎勿退墮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又曰汝緣在北方可往矣先生拜而謝丹陽既升仙迤邐北游平灤之境所至請益者戶外屨滿一日至撫寧縣愛其山水佳勝築重陽觀居之厥後度門眾數千餘輩勅宮觀大小僅三百區北方道風洪暢先生闡揚之力居多至泰和丙寅歲二月初六日召入室弟子邱道明等曰吾其歸矣昔

丹陽將升仙囑予進道之語汝輩當無忘金玉集凡入道者不可不觀爲我錄梓散于多方可也須臾脩然假化平昔所作歌詩目曰應緣集行于世矣

李大乘

先生姓李氏世爲平涼府華亭縣之大族幼習儒業長於辭翰早年嘗中鄉選迨中歲至御簾下第慨然有煙霞之志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行化西來先生邀於私第事之丹陽日談道妙於是黜妻棄累改衣執弟子禮丹陽訓名大乘號靈陽子日受真教曲盡

妙蘊己亥二月十五日丹陽就先生花園築環與先生同居約百日爲期仍贈之詩云西北亭川環堵居此中堪可隱吾軀眼前碧竹數君子面對青松二大夫流水假山兒戲爾清風明月汝知乎若能悟解子哉時宗師環中栽有分重光赴玉都丹陽又見花園中林檎一株久已枯死於四月十四日命移於環內栽之仍作詩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後至五月二十日青芽偏吐枯榦復榮丹陽謂大乘曰四月十四日乃純陽降世辰也

至此日吾之生辰也相去三十六日天地晝夜相合爲七十二候足矣先生作異本記以紀其神刻諸真石無何丹陽挈先生來終南祖庭居數載之間屢蒙印可壬寅丹陽將東歸長春謂先生曰吾道東矣時館陶劉武節得官鄆邑雅與先生相善官既滿請先生東遊至家築菴奉之劉亦入道爲門弟子厥後道緣日盛門徒雲集又數年先生示微疾順化其體若蟬蛻而輕遠近觀者大加歎異門人具禮塋於菴側關中兵後道衆即先生華亭環圃大行興建爲太清

觀矣

趙九淵

先生姓趙氏諱九淵字幾道湛然子其號也世爲隴州隴安縣之右族先生自幼不同兒輩戲狎既長賦性謹愿平居寡言體貌魁偉襟度灑落習儒業嘗中鄉試之甲科故隴人以解元呼之不事功名每有高蹈遠引之志年逾三十未嘗婚娶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演化隴川一時歸嚮者雲集先生見之而心醉曰此吾歸休之地於是設齋炷香請預弟子列丹陽

納之明年丹陽還祖庭先生從居之朝叩夕參於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迨壬寅丹陽仙杖東歸先生往來終南鳳隴之間徜徉自若也河內張邦直尹扶風日常延致其家與之談道每留數月為方外忘形之交先生作文尚平淡詩句雅健得陶謝體每誦老莊黃庭為日課非法之言略不出口聞人談及他人之短輒瞑目不與之相接但云置論徒敗德招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聖人之遺訓也故所至人皆敬慕之正大末鳳隴兵亂先生負笈深入隴山莫知所終

及大元撫治輔正洞真真人于君奉旨住持終南祖庭尋訪先生遺文得於隴州祐德觀鄭鍊師子周處目之曰思玄集中統初京兆吳天觀先生門人趙志冲於府城之北特置吉地請翰林待制孟攀鱗作誌起墳塋先生之衣冠以致春秋之祀云

蘇鉉

先生姓蘇氏名鉉號雲中子華州蒲城人賦性寬慈謙而好禮遇煙霞勝槩終日忘返大定辛卯春詣終南祖庭丹陽宗師席下乞垂開度丹陽置左右教以

入道儀範服勞既久未嘗少懈丹陽付授道妙及屢以詩詞接引使進真功以至心源明了道體冲融一時羽屬皆以小冊陽目之其造道之深可見矣後辭師海上和光同塵扶宗翊教壬寅夏丹陽東歸復侍几杖迨丹陽之上仙也盤桓登萊之間明昌初襄春宗師命先生演教燕薊住崇福觀道緣日興從游者衆一日謂門人曰世緣塵務何時了絕吾其歸矣言訖絳雲繚繞空際枕肱而逝至大元乙巳冬清和真人移莖于五華山仙瑩真常真人奉朝命追贈體元輔

教雲中真人號云

于通清

先生河東隰州人姓于氏諱通清字泰寧道號真光子初母夢神人授丹一粒服之有娠洎分瑞之日紅光照室半日方散夙喪其父所居與神霄宮相近先生髫髻之歲母氏携往宮炷香手指道像而問母曰此聖真者人可得而為乎母曰唯志於道者可得而近之先生心諾其言自是時詣宮嬉游每見黃冠師誦經必澄坐其側諦聽迄終而去既長為人端直不

事家產恒有高蹈物表之志但未知所適年幾冠母氏終天塋祭盡禮大定己亥歲忽一遁者詣門乞食先生飯之因問將安往道者告以將詣終南叅師先生乃從其行謁見丹陽宗師於祖庭丹陽問其行止先生具實以告丹陽留居座下執巾瓶之役數年一日手書立身法付之曰遵是而行仙階可至又屢授真訣乃得心性圓通後丹陽東歸留先生居祖庭迨明昌辛亥長春亦東還海上先生從居棲霞之太虛觀又數載長春進而前曰聖賢教門方欲開闡汝可

趙悟玄

縣杏山村之修貞菴忽然先生集衆告曰今日天氣清朗北兵寢息吾其歸矣遂沐浴書頌曰今朝推倒無根樹頃刻扳翻鍊藥爐我獨去時無滯礙杖藜倒曳赴蓬壺擲筆瞑目而逝春秋五十有六時五雲繚繞籠罩菴所竟日不散兵後住持彰德府天慶宮門下法孫李志方遷先生遺蛻塋于府城西北王裕村之仙瑩構堂以奉香火矣

先生姓趙名悟玄字子深道號了真子京兆臨潼人

分遣北京等處弘揚吾道遂授以親翰付畀教法先生承命至甯都環居三載其神光屢見僚庶敦請出環叅玄問道者不可勝計莫不虛往而實歸厥後道緣日興度門弟子踰千人唯盧柔和丁至一為入室僚庶選京城東北隅夾堦之地築華陽觀奉之先生亦自號華陽隱士大安己巳玉陽真人仙仗北來館于觀下無何挈先生至燕都保賜紫衣師號自是道價益高門徒愈集貞祐甲戌歲蒙長春書召還棲霞之太虛觀俾主觀事興定改元土寇擾攘遷居福山

家世業農寄母胎十有二月生於天德元年五月初二日分瑞之際神光滿室親屬相傳莫不為異既長志尚清虛不樂世味大定庚寅春丹陽宗師率丘劉譚三友入關道經零口鎮先生見之識其非凡遂邀至家設齋延待既而與母魏氏拜姊弟妻姪六人俱詣終南祖菴投丹陽出家丹陽方急於度人立教俱蒙允納各付以脩真微旨及嗣後屢以法言誘掖皆能為玄門之達者惟先生侍丹陽最久既得法之後於劉蔣居環者數年庚子歲京兆趙恩舍宅修蓬萊

菴請先生居環忻然就請兀坐逾十年爾後邵州淳

化縣秦莊道友李氏築環來請先生又往居一紀之
歲遂得心符至道因折柏四枝挿於環中迄今榮茂
泰和中咸寧縣樊川雒希璵聞先生為有道者築環
請居之一日房第雄都巡於京兆茶肆內見一道者
來乞錢遂手付一文與之而去後月餘還家謁先生
於環堵見而驚曰此向日茶肆乞錢道者也問兄先
生亦嘗出乎曰無都巡乃焚香拜禮以朱陽村世業柏
坡與先生修全道菴永為棲真福田先生嘗謂弟子

然逸期曰京兆太白廟道祖玄元示迹之地向者丹
陽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為崇福道場汝可居之先生
亦時往來其中今果為名觀矣居數載先生復往淳
化以大安三年三月十有七日無疾而逝享年六十
有二生平暢道詩詞號曰仙梯集行於世度弟子數
百人惟王德過然逸期為入室後移塋先生於樊川
全道庵之柏坡訪平涼同知楊庭秀為作墓碑以紀
其道行天興兵後就全道故址大行興建為翠微宮
矣壬子歲真常真人炷香祖庭贈以弘玄真人號

段明源

先生世居平水法諱光普字明源道號真陽子幼而
聰慧長而豪俠因酒悞傷人肢體避罪入關中偶至
終南祖庭聞丹陽宗師談道大有開悞於是焚香拜
禮懇祈出家丹陽見許恭執勞役以事左右數年之
間漸有得於心一日跪告師前丹陽教以寡欲澄心
摧強挫銳先生既蒙印可行其所受之學不數載乃
得心字瞻明臻於妙道遂杖策還河東於稷山縣城
之北築了真菴居環堵自此依歸者眾歲壬寅夏忽

謂門人曰丹陽宗師將東歸可備香信汝等隨吾往
謁即出環率眾而行甫抵潼關仙杖果至矣丹陽叩
其所修先生以所進答之丹陽歎曰關中已有趙悟
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先生拜辭而回
道價益高三原楊明真聞之往詣參請多蒙指授仍
以物外人詞見贈迨明昌改元二月二十八日先生
召門人曰吾有三山之遊沐浴書頌云歲久樂希夷
光明性燭輝重通三島路氣結六銖衣放曠無拘束
逍遙出是非默然無壹事鶴馭絳雲歸書畢曲肱而

逝目光烟然數日不落備葬於了真菴側平生歌詩
號曰明源集行于世矣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夷山天樂道人李道謙編

柳開悟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陝右坊州人姓柳氏諱開悟字巨濟道號無染
子性聰敏少言家富不喜華飾業進士博識強記能
屬文再赴廷試而還鄉中才名推為州學錄大定
壬辰春因游長安遇丹陽宗師與之語及贈以詞先
生有所開悟遂捨家從之游居劉蔣祖卷踰十年於
道大有所進與曹瑱來靈玉劉真一李大乘雷大通李
大基趙九淵輩俱在丹陽門下時人稱之曰玄門十
解元丹陽東歸先生與諸公亦從行迨丹陽上仙先
生於明昌間奉長春宗師命演化燕薊既而遷固安
之棲玄庵以崇慶改元壽終兵後乙巳冬十月清和
真人移葬于五華山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
贈明玄崇德無染真人號仍作墓碣銘

任守一

先生姓任氏諱守一道號自然子世為京兆鄠縣之
農家體幹魁梧眉襟開朗不拘小節性喜射獵一夕

夢鬼使攝入陰府歷見罪囚校對拷掠之事覺而有悟因毀弓折矢對天自盟願改前非以新厥德往詣劉蔣祖菴丹陽宗師門下求受道業丹陽斥遂至於數日其心益堅乃納之俾就環堵供事飲膳三載之間服勞益謹未嘗須臾少懈丹陽憐之指授真訣教以忍辱降心調鍊神氣久之心地虛明漸有所得一日跪前告曰庸鄙凡愚蒙師開悟顧無以報願垂慈憫不棄陋拙更執汲澂三年丹陽却之曰汝向時未悟須當服勤效役今既有所得當進汝真功接引後

進於是先生拜辭乞食河朔間道緣日盛至大定癸卯冬聞丹陽返真先生廬墓三載未幾忽召門人曰昨夕師真有命令從游道山沐浴更衣備然順化即明昌改元四月十四日也兵後門人移墓于登州蓬萊縣百潤村重陽觀構堂設像矣

楊明真

先生姓楊氏世為耀州三原縣人父蕃母劉氏以天德庚午歲十一月十八日先生乃生分瑞之際青氣盈室幼而孤梗不與群兒戲狎既長每發浮生如電

之嘆志慕仙道當大定十四年聞丹陽宗師弘全真大教於終南祖庭即棄家特詣門下乞垂開度丹陽見其體貌魁梧智襟開朗歎曰此真仙材也因訓名明真孺碧虛子授以還丹沂流之訣先生既得受記頭髻面垢乞食度日或歌或舞佯狂玩世人皆以楊害風呼之常持一馬杓以為飲器隱迹旬徒中數歲不語志逾金石盤桓終南郭杜間後聞丹陽上仙東游海上真祭壇觀謁長生玉陽二宗師多蒙指授迺還西歸嘗聞稷山縣真陽子段君為丹陽許可取

道河東炷香恭拜段君密授道要又以物外人詞贈之先生辭而還秦自是了無疑障徑入京兆省前宣詔廳忘言危坐雖紛華滿前未嘗一盼而已心灰體槁如在山林一紀之歲入於大妙永安己未轉運使高德卿忽患心痛百醫不效傷纊之際夢先生以水喫之偏身汗出倏然而甦不數日四肢康豫親詣宣詔廳焚香拜謝多贈金帛先生不受復作詩十絕謝之重午日先生在清真庵畫地為爐撮土代香翠煙霧出盤結丈餘旋為華蓋移時不散時有數鵲飛鳴

其上萬目瞻仰靡不讚異由是統軍完顏公助資興建即今之丹霞觀也蒲城老蘇兩膝拘攣不能步履先生以水喫之奔走如故厥後里人之疾者竟來求水先生厭其紛冗咒水一杯注之井中有聲如雷自此疾者沒而飲之無不痊差迄今誦曰法水井無何還祖庭閑居召門人修齋集眾嗣法於無欲子李公及請知觀畢知常囑以藏身之地留頌云八十年來如電拂一堆臭腐桑荒田予今去後全無礙撒手歸空合自然置筆奄然順化福山宋昭然者與先生素

不相協先生意外與之告別宋遽出戶迎待遠人來報先生羽化時正大戊子六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九度門人數百輩平生著述目曰長安集行于世葬於劉蔣之仙蛻園庚戌掌教真常真人奉朝命追諡曰碧虛教烈真人

周全道

先生姓周名全道世為古幽之巨室生於皇統乙丑歲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貌奇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

感奇疾百療不愈先生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先生婉其辭而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哭泣過哀幾於滅性歎曰吾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欲報固極之恩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庭演全真教法先生遂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弟子列自薪水春蠶皆使親歷先生恭服勤勞數年匪懈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日召入環室授以真誥及賜全陽子號先生既得法克己鍊心行其

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謂曰幽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先生受教而往卜菴玉峯山下願神輒浩演化度人各隨其根性淺深皆蒙啓發至于疲瘡殘疾孀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菴中由是鄉里士庶日益敬仰幽人為之遠善士寅丹陽東歸先生每至清明必躬詣祖庭奠祭歲以為常貞祐間羗人陷幽先生亦在虜中雖被俘繫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羗識其異人遂釋之四方來受教者不可勝計俱令各立方

所誘振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幽郡
素忌先生之名徑來玉峯叩其所修先生告以道德
性命之理公喜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
翌日設齋乃贈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先生亦常往
來寓居長安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
大戊子復還幽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
門人圓明子李志源囑之曰終南南時村祖師開化
鍊真之地吾欲修建以彰仙迹奈世態如此不可強
為也他日升平之後汝輩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令

侍者焚香命衆誦清靜經先生危坐澄聽甫竟三過
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峯麓側士人王
才卿者與先生為莫逆時仕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
忽夢先生飄然而來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儻
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
解王乃訪人始知先生入夢告別之日即返真之辰
也逮解印綬點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
東魯鄆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西夢神人持白双
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為不恭師學道以免速死耶既

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俄見一道者麻衣草屨
軀幹魁偉自西而來就張言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
即於路左教以修真密旨及以麻條贈之且曰敬之
哉無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聞人來此與汝相會
是時汝得與師真結大緣矣張請其姓名答曰吾關
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遂易衣入道後於濟州觀
白雲觀度弟子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
六軍下河南李圓明挈衆北渡於東阿縣築棲真觀
居之張聞往謁告以向日過師之故圓明出先生畫

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也以圓
明為道凡焉乙未關中撫定圓明追念先生遺命率
法屬百衆西歸於南時觀成道宮張洞虛屢輦金帛
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歸摩路可觀辛丑春清和
真人命門人捧先生遺蜕葬于劉蔣之仙觀園壬子
掌教真帝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

喬潛道

先生家世平陽族喬氏名潛道號冲虛子賦性沉靜
素嗜玄虛大定壬辰歲時年三十有六與里人李冲

道同游終南拜禮丹陽宗師求受全真教法居劉蔣祖庭採薪汲水供事道衆艱辛備歷略不敢怠一日丹陽授以玄旨乃付詩二絕玄樂天知命不愁窮懷玉身心衆莫同烹鍊神丹憑匠手須教鼎內雪霜紅道中玄妙與誰窮撞著知音語話同守黑不教心上黑丹紅勝似面顏紅先生既得道訓與同志李君相為切偲克勤道業逾十載故能各造玄奧壬寅丹陽東歸先生與李君共游郃陽水乞食度日既而劉戶部好談語人曰昔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不知其有

道益懷道抱德之士如良賈之深藏其貨惟恐人知吾觀喬李二仙其斯人之流乎縣人聞之日加敬仰擇故城之東北隅築太清觀事之丙辰長春宗師演教祖庭二公徑來席下日親教語長春察其所安忽謂衆曰喬李二公克勤于道真吾門之達者自是道價日益高明昌辛亥承長春命同弘化河東於臨汾築冲虛觀居之泰和壬戌復來郃水棲真接物貞佑丁丑春三月因與士人王可大生間忽曰吾敢少煩於君願助一袍以贖吾行不數日無疾而逝享年八

十一可大來弔方知素袍謂棺也時門人李道隱居於他所一旦先生突然踵門密有規誨臨別又曰明日可一來吾別有所屬翌日道隱行至中途逢人來報先生昨日已羽化矣方知來者身外之化身也

李冲道

先生姓李名冲道清虛子別號也家世平陽性剛毅善辭翰事父母孝於大定壬辰間年幾不惑遂與同里喬潛道結為林下莫逆友偕詣陝右終南丹陽宗師門下求受道業宗師視其可教留與弟子列春豐

灑掃勤事數年愈久愈敬宗師一日授以秘旨仍贈之詩云逍遙物外興無窮且偃和光混俗同堪嘆淨生虛幻夢恰如敗葉舞秋紅任人閑笑道家窮一志脩仙俗匪同三伏洞天霜雪降靈苗慧草轉添紅先生既得印可篤志於道膏不占林者僅十霜故得心字泰定忽夜見神光照室朗如白晝遂與喬君同往郃陽旬食鍊行弘演真教丙午長春自隴山來祖庭復詣座下恭進上道迨明昌辛亥長春東歸命先生與喬君弘化河東於臨汾縣西築冲虛觀居之度門

弟子數百人造庵觀數十區長歌短脉稍露玄旨喬君責之曰道人貴韜光晦迹目今向上真師在世止可各進真道先生謝而慈之一旦命衆具湯沐且曰吾世緣已盡今當歸矣嚙門人以志道之語修然順化非煙非霧遍履庭宇三日而備士庶瞻拜靡不歎異莖于冲虛觀構堂造像以奉香火

趙九古

先生姓趙氏諱九古道號虛靜子家世檀州祖宗簪纓相繼咸有政聲父淄州太守改同知平涼府事因

家焉先生大定三年癸未生天姿澹靜日者相之曰風清骨奇非塵壘中所能留也夙喪其父每有升虛之志十七年丁酉母欲娶之而不從命屢請入道母數詰責知其志不可奪乃從之聞府中崔羊頭者為有道往師焉崔命執厨爨之役每夜令造食五七度度必改味及所進亦不多食亦不令多造使通宵不寐如此三載其心益恭亦無分毫驕氣人以內奉先生呼之崔知其可教十九年己亥俾先生詣華亭丹陽席下請益丹陽納之庚子丹陽還終南命先生往

龍門供侍長春而親訓炙長春易名道堅時往來於平涼丙午長春挈居終南祖庭長春起戊申之詔也留先生事靈陽李君明昌辛亥長春東歸海上携過掖城命謁長生未幾長生令先生歸棲霞長春喜其來也命充文侍掌經籍典教凡僚庶道流來謁必恭先然後入拜丈室其為文清古筆法類瘞鶴銘迨己卯歲長春赴詔適西域選侍行者先生為之首至賽藍城先生謂清和尹公曰我至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介懷何所不可公等善事

師真言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葬之郭東原上迄今土人祀之初長春過阿不罕山留宋道安等九人建棲霞觀以待至壬午為惡人妬忌起訟衆皆憂懼道安晝寢見先生自天窓而下曰吾師書至道安曰自何來曰自天上受而觀之止見太清二字宋覺白於衆翌日果有書至自行在訟事乃寢蓋先生之陰護也癸未長春東還過其塋域諸友欲扶觀而歸長春止之曰四大假軀終為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與拘拘然以棄物為念哉明日遂行既達漢地自雲中

武川漂陽燕薊十餘處見先生車騎而至預報長春
宗師東還何不遠迎其神異之迹不能備紀姑錄一
二以表死而不亡者也庚戌歲真常真人奉命褒美
道門師德贈先生中貞翊教玄應真人號葵冠履於
五華山以奉歲祀焉

陶彥明

先生平陽襄陵縣人幼而好道事父母以孝聞年逾
三十怙恃俱失先生哀毀過禮服闋慨然置家累渡
河而南寓居靈寶縣欲投師學道固知所適大定癸

己歲河間許子靜未為縣宰見先生氣質淳正且告
之曰公果欲慕道修仙非得師匠徒費世祀吾聞丹
陽馬君弘全真之教今居終南汝可依歸乃作詩送
行先生徑詣劉蔣丹陽見之如有夙契留居座下與
之名曰彥明甫親炙日久教以性命之理朝夕訓
誨以至心地開通了無凝滯使之游歷諸方究取父
母未生前去先生卜居渭南簞食瓢飲行其所受於
師者若將終身焉不數載丹陽召還祖庭問以日用
且歎曰純而不雜者其惟陶明甫乎賜之號曰無名

子既而丹陽東歸先生亦出關棲止于洛西抱犢山
尋遷桃花山隱居逾二十年忽告其徒曰吾昨於定
中偶憶先世嘗居靈光洞今失其所在後因遊女几
山見石壁間有刻靈光洞三字中有石林鐵臼尚在
遂葺居之衆驗其言益加敬信隱餘十載俄遷居長
淵人莫測其意不數日北兵掠女几民多被禍獨長
高而步履康健精神悅懌可見平日鍊養之功也正
大丙戌秋雲溪庵門人狄抱元王抱真請先生就庵

過冬先生辭曰此中已脩結冬之計待來春當往彼
作歸休之所丁亥三月六日杖屨抵雲溪與道衆笑
談終日翌旦更衣端坐索紙筆書頌奄然而逝享年
八十有六停柩七日頰紅頂溫如熟睡狀殯於所居
靜室明年離峰于君墓諸鳳翼山之西啓棺形質不
變香風滿谷萬人瞻拜莫不讚異故左丞姚軀為作
墓銘以紀靈異焉

王志達

先生延安之大族姓王氏名志達道號玄通子生於

天德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夙喪其父妙齡稚負清鑒每歎世緣虛幻有超然拔俗之心既長以戶殷充里正徵歛廉平鄉人敬之以大定丁酉歲因得疾數日身化為大蛇惟頭面未變先生視之友曰公輩可憐筐器送我於山不然恐頭面隨化傷及生人先生揭衾一視其項已下果為鱗矣遂與家人送至山麓間即附草而去先生驚駭從此長往不歸路逢異人授以玄旨且曰今丹陽師演化于終南可往師焉俄失所在先生徃徃求為度蜺丹陽初不納至於責

辱數日求教益堅憫其誠至留居席下俾隨衆執役教以忍辱鍊心居數年其勤儉謙退愈久愈篤未幾丹陽以道德性命之要付之先生既得法卜雲陽縣環堵默坐一十三年乃得心內發吐為辭章脗合玄理度門弟子數百人後復還延安五月大旱官民間先生雨期曰今日小雨未能霑足過此三日澤大足矣至期果如其言泰和間羌人入寇人心駭懼先生徐曰請無慮昨吾定中見三千無首人驅五百大獸至後教日提書至果果首三千級獲駝五百餘頭四

方聞之益加敬奉一日於市肆中小酌出門仰瞻天表還入坐索紙筆頌云一輪紅日耀中天五色祥雲頂上旋珍重一聲歸去也倒騎玄鶴海東邊擲筆曲肱而逝時大安庚午十二月初二日午時也享六十有一平生著述號玄通集行于世葬于府城之東南天興兵沒門人就先生葬所建玄通觀以奉香火焉

薛知微

先生世居河東河津縣乃唐征遼將軍薛仁貴之遠孫也法諱知微字道淵號碧霄子以天德庚午歲生

幼不嬉戲長慕清閑性沉默寡言年踰弱冠酷好養生性命之學大定辛卯歲丹陽宗師演教終南聲揚遠通先生乃點妻子敬謁席下操緋簪以侍門庭前後三霜始終如一丹陽識為受道器乃付以修真秘旨先生既得其傳復還鄉里築菴守靜調氣養神如此六載故得心字泰定性天疏明辛丑再至祖庭奉師進道忽一夕天澄月朗輒起取薪置諸屋下衆所訝其誕比明雪已盈尺共服先生有靜定之功洞見未然癸卯二三道侶掠同遊天壇先生曰王屋洞天

素欲一往安樂窩中可以託宿既至主人迎居一室
軒扉雅敞榜曰安樂窩同行者相視歎曰先生誠有
道者也時丹陽東歸海上冬法弟王志一欲遊寧海
叅師與之相別先生慟哭衆莫測其所以及王抵寧
海丹陽已羽化二旬矣未幾復歸鄉中王汝霖來見
先生曰胡不早求良醫膠治厥疾王時無恙聞先生
之言不以為事未及月忽中風而卒崇慶間儒士吳
世傑薛國寶問先生秋試題目對曰三王以賞刑致
康至期果然二人皆第又一日杜仲敏者來庵閑話

先生笑曰公可速歸落井之婦猶可救也杜蒼忙至
家果如所告先生預見未然皆類此後南渡遨遊萬
少間尋還內鄉愛其人淳景秀即結茅隱居多所接
引至正大壬辰冬十月三日無疾而逝享春秋八十
三所作詩詞瑋清虛集度門弟子數百人唯侯志思
柳志春唐志安范志冲四人為入室皆立觀度人於
河東雲應間為當代之高道其後還先生遺蛻塋於
終南山下鄠縣遊仙宮之集真堂掌教真常李君奉
朝命追謚先生曰昇玄真人云

陳知命

先生姓陳名知命道號朝真子終南縣袁村人與劉
蔣為鄰墮重陽祖師累曾化度先生以家產殷富未
能遽拋塵累後因丹陽等四真來居祖庵先生頗有
入道之心一日丹陽宗師以青袍巾一項作詩贈之
云青雲剪破作雲包熟視陳公有分消顧我共君同
宿契願君同我樂逍遙長生路上尋金鑪不夜鄉中
採玉苗何童身超達去九玄七祖上丹霄先生既蒙
點化歎曰向日重陽累會化度我已愚昧不能從師

高蹈倘一朝大限臨頭寧得以此薄業少延一日之
生耶即日禮丹陽為師改衣入道丹陽以先生有幹
濟才伴充祖庭菴主積行立功十載之間每以醫藥
救人多種陰德其道衆多賴庇蔭丹陽每作詩詞教
戒先生修真處靜大造其妙無何退職閑居丹陽以
呂道安代主菴事先生專以修進為業至承安丁巳
忽以手撫呂背曰公緣法甚大將來此庵為觀之日
度道士數百人為門弟子是時吾道大弘公適當其
時善自保養吾其歸矣言訖徧辭道侶怡然順化享

壽八十有一停柩三日肌體輕輾目光炯然明年玉陽宗師買祖菴為靈虛觀保賜呂道安冲虛大師號俾掌教牒主領觀事後果度道士僅三百人皆符先生之言矣

宋明一

先生姓宋諱明一號昭然子登州福山縣人乃祖及父世為縣吏以廉平積德見稱于鄉里先生幼習儒業長於詞翰每以此世為不足玩發出塵學道之志年踰三旬辭親長往徑入關中禮丹陽宗師出家千

磨百鍊志如金石服勤之暇其於修真習靜之業與日俱進丹陽付之口訣仍以青華陽中賜之先生拜受以其師之所賜終身收掌每至旦望頂之朝拜真聖造大定壬寅春丹陽鶴馭東歸先生侍行至海上日以其母兄姪姪六人俱禮丹陽入道明年冬丹陽上仙先生復入關居祖庭丙午率衆詣隴山請長春宗師還終南大弘祖教明昌辛亥長春仙杖亦東遊先生受法旨充祖庭尊宿自後凡入道者令先生為引度師至正大丙戌北兵下秦川民庶驚擾避地南

山道衆俱入滂谷先生獨不肯往衆勸之行先生曰吾之宿債安所逃乎汝輩可行吾獨於此守之不數日遁兵卒至靈虛殿宇悉為灰燼先生亦被害翌日道衆下山視之膏血不流可謂純陽之體嵇康羅公遠之流乎時十月十有三日也享壽八十四至大元壬子春正月掌教真常真人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以無憂真人號云

呂道安

先生姓呂氏諱道安世為寧海巨族幼年穎悟志慕

玄風仙姿道骨稟於天然事父母孝聞於鄉里年僅三十二親俱喪盡棄祭禮慨然捐俗入道是時馬譚丘劉四師於終南守墳先生隻身西來納拜於丹陽宗師丹陽與先生同里聞素知門第清潔遂令服勤左右既薰陶日久乃能了悟道妙大定庚子歲丹陽俾先生充祖庭菴主撫育道衆時靈陽李君在世亦多蒙啓發丙午長春宗師自龍門來居祖庭數載之間日親玄訓於道了無疑障明昌辛亥長春仙仗亦東歸先生修身以敬莅衆以寬道風不減師真在日

乙卯朝省罷無敕額菴院悉沒於官祖庭亦在其數
自是門庭蕭索道侶散逸承安丁巳時玉陽真人被
召闕下遣人來召先生明年春至燕都玉陽買祖庭
為靈虛觀仍保授先生冲虛大師號使掌教牒主領
觀事且曰重陽祖師徒步數千里來化我輩端為教
門後事我雖不能親往來嘗敢忘汝於祖庭夙緣甚
厚善為主持及以詩贈之云大悟威光朗太空先天
真瑞信忽忽虛無清靜全今古至道流傳正祖宗三
界十方通一致千經萬論了無窮忘情自現天元子

遂出陰陽造化中先生西歸祖庭因緣復振不數載
買度為道者皆以先生為師僅三百人買額為觀在
陝右者數十區至興定辛巳二月十三日囑門人以
修進之語以法弟畢知常嗣主觀事脩然順化享年
八十塋于仙塋諸師之側大元壬子春掌教真常真
人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以凝虛真人號

畢知常

先生姓畢諱知常世為乾州醴泉之巨室昆李四人
俱好清虛無為之學大定壬辰歲聞丹陽宗師於終

南祖菴弘演真教偕來席下出家丹陽各付秘訣節
次授以詩詞誘進以至俱能深造道妙翹翹為人天
師惟先生最幼置之左右執巾鉞之役日夕訓誨歲
月既久故偏得修身性命之要迨壬寅夏丹陽東歸
囑先生西入隴山侍長春丘君採薪汲水凡五年每
進饋之暇危然澄坐通夕不寐以修靜定之功明昌
辛亥長春仙仗亦東游留先生與呂道安同主祖菴
事先生於呂雖為昆仲待以師禮六年乙卯朝省新
法以祖庵無敕額例沒於官承安丁巳先生往海上

謁諸宗師長春以所有之資傾囊盡付及親作疏文
俾先生化導諸方為重建計明年春先生上燕都王
陽時應命闕下召呂道安至燕買祖庭為靈虛觀仍
保賜先生通真大師號今副知觀事與呂偕西歸祖
庭道風為之再新先生尤善醫藥聞人之疾不擇貧
富必往救之至興定辛巳呂道安上仙先生嗣主靈
虛香火其殿堂廊廡敕造增葺者甚多道緣日弘不
數歲度門人踰百眾無幾何謝觀事閑居退隱岐山
縣五姓之洞真觀和光同慶順真養浩時六一至靈

虛網領觀事正大辛卯關中受兵先生與居民同避地於太白山之峽至三月十六日告門人曰昨於定中山靈潛報此地不堪久處當徙之他所世態如此吾不忍見即焚香辭聖翌旦奄然掌逝門人葬于所居之石室居民有聽其言而去者不數日兵至不去之民俱被禍大元庚子冬洞真真人于君奉朝命來住祖庭念及先生同出丹陽之門又為卒昔莫逆友為衆言曰畢通真昔居此踰五十年恢弘祖教實吾門之大士也遂命門人遷先生遺蛻葬於劉蔣之仙

塋壬子春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曰廣容真人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九天山伯文始先生無上真人

按史記并內傳真人姓尹名喜字公文天水人也母魯氏夢天降電流繞其身而後真人生焉當生之時有雙光若日飛游其側目有日精姿形長稚少好墳索素易之書善天文祕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隱德行仁其後涉覽山水於雍州終南山藍屋縣神就鄉聞仙里中結草為棲精思至道不求聞達而逸響遐宣周康王聞之

拜為大夫後召入為東宮賓友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瞻見東方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過京邑乃求出為函谷關令以物色之至期乃鹽沐念真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候天真入境其年七月甲子老君到關即具朝服出迎就舍設座北面而事之遂辭疾退官以其年十二月邀迎老君至終南本第齋戒問道復請著書以惠後世老君乃述道德五千言以授之并授三一內修之道及西昇之訣老君傳道既畢明年中寅四月二十八日將辭決升天真人悲戀請留老

君戒曰子但十日清齋研誦二篇鍊形入妙而後可
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矣真人唯唯而謝言訖於宅
南小阜上乘雲駕景升入太微真人遂於草樓清齋
屏絕人事三年之內心凝形釋體入自然窮數達變
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乃著書九篇號閔尹
子即往蜀郡青羊之肆而會老君老君錫號文始先
生位為無上真統領諸天仙士今成都府之青羊宮
即故址也又按樓觀本起傳云樓觀者昔周康王大
夫閔令尹之故宅也以結草為樓觀星望氣因以名

樓觀此宮觀所自始也問道授經此大教所由興也
是以古先哲后景行高真仰道德為生化之源宗神
仙為立教之本尋眾妙之軌躅慕重玄之指歸故周
穆西巡秦皇東獵並回轅往道觀禮真宗始王建廟
於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晉宋謁版于今尚在秦漢
廟戶相繼不絕是皆歷代欽崇寶為福地登真得道
之士世不乏人今之所紀居述舊聞臧迹之士不可
悉究也

傳記文長
茲節其要贊曰

繫昔真人

樓居毓恬

青牛方駕

紫氣先瞻 受經得旨 發道之潛
玄波一決 四海流漸 終南之陰
宅道宏構 教本代崇 孫枝世茂
襲聖之明 極玄之又 大哉九篇

光啓我後

杜陽宮太和尹真人

真人名執字公度即文始先生從弟也蚤事先生親
傳道妙道成太上召登太和下統仙僚於杜陽宮參
校真仙圖錄檢閱神司鬼官威制千靈風清萬鬼或

周覽海嶽或上朝玉京晉永興中復降斯觀道士梁
謏遇之授以丹書而去贊

修仙人已擢仙魁 松下丹鑪老碧苔

誰料肉飛千載後 授書又到故家來

王屋山太極杜真人

真人名冲鎬京年甫冠聞文始得道來師事之文始
適蜀依止草樓真宅穆王追慕仙躅命駕詣焉為建
觀宇延冲等七人為道士鍊養既成身生玉光五藏
充實僅容氣息復解胞釋結洞觀眾妙矣以誌王已

亥年升舉任王屋仙主贊曰

玄發解去謝塵寰 物裏光陰指一彈

復向洞天觀衆妙 高鞭黃鶴上天壇

赤城宮彭真人

真人名宗字法先彭城人周穆王崇尚黃老招致英賢真人應聘而至師事太極真人授唯一之道乃鍊神入妙洞達靈源能三日三夜通爲一息或沒水底竟日方出或僵卧及月人疑已殞起復輕強以厲王丙申歲冲舉受秩赤城仙伯贊曰

真人以踵衆人嘆 其息深兮道日休

盡道蒙莊發幽秘 焉知其說有蹤由

太清宋真人

真人名倫字德玄雒陽人早佩真訣棲心玄域究通塞之源得形神合并之道每凌波涉險不由津路故能束觀賜谷西極闡風南邁長離北適玄壑周覽八極冥觀天運或居靈嶽或在闌闌或託物以遊戲人莫識之以景王乙巳年冲舉贊曰

太清仙客道中龍 虛實雙融到大通

萬水千山遮不住 自南自北自西東

西嶽馮真人

真人名長字延壽驪山人明大易宣王召為柱下史年四十退官入道遇鄧仙君受黃庭奧旨遂入終南山就巖作室以居靜以思道安以養恬內寶既充復能周物如救民瘼止凶餒正狂恙皆意到便驗非有作也以平王庚寅歲冲舉贊曰

棄却周宣柱下官 便拖藜杖入終南

黃庭誦徹無人見 一枕清風睡正酣

白水宮姚真人

真人名坦字元泰汾水人注心上玄澹泊高抗棄公歸岐日北面稱師餐風味道緝紳敬尚儼若神明請謁日素遠引而去嘗行雨中衣袂不濡目有神光開如電燦行必合目慮驚於物或請小開即流光迅發以簡王壬戌年冲舉司白水宮贊曰

巖壑風姿古逸民 瀟然野鶴屈時君

高情不作紅塵夢 拂袖幽巖卧白雲

秦隴宮周真人

真人名亮字泰宜太丘人師姚仙君得法號為入室
戒影雲霞合變逢故人心疑之乃變為樹又為火復
嘗與周靈王太子晉鼓瑟吹笙同遊商洛能以子弦
孤彈八音諧暢鏗金振玉百禽率舞或周旋名嶽間
示神變時方少年旦即皓首皆莫測以烈王己卯年
冲舉受書為秦隴宮仙官贊曰

吹笙太子約同遊 閑翫高顏笑世浮

蕭洒仙姿泰正好 明朝底事雪盈頭

清尹仙人

仙人名澄字初然汾陰人年二十八入道初隱南山

汲流切柏若將終身焉恪意焚誦屋中香盡靈熏自
生燈之明膏神光空映嘗投符於川水乃逆流始皇
詣觀祠謁詔東向建殿給灑掃戶召澄問玄規以我
無為而民自化言匪契翩然而去贊曰

逝川試著小符投 漾漾洪濤忽倒流

秦始謾勞虛席問 舉頭一釵已橫秋

大有宮王真人

真人名探字養伯太原人吕后朝常任中常之職後
乃投簪入道遇西靈子都受藏景化形之法能隱形

真形為火復為泉 回首衣冠卻儼然
謾殺故人空吐舌 神機元在手中旋

西嶽仙卿李真人

真人名翼字中輔潁川人弱齡企道神閑器遠時漢
武帝依觀建望仙宮增置道貲真人應選入道常居
真靖棲空養元後遇太和真人挈至杜陽宮令事王

仙君復還遂沿風遡景出入無恆以靈帝光和二年
冲舉領命西嶽仙卿贊曰

鉞芥師資異代逢 相從直到杜陽宮

雙鳧一去無消息 幾度咸陽夕照紅

上清封真人

真人名衡字君達隴西人通老莊學漢明帝永平中
應賢明之選度為道士遇真人魯君授以上道并五
嶽真形符圖常跨青牛遊行五嶽山祇怪鬼遁迹千
里然性多慈救過暴死者出腰間竹笥中藥與之應

手立愈後入玄丘山不復見贊曰

袖裏神符射斗牛 天魃鬼見還愁

卻嫌天上多官府 直跨青牛汗漫遊

太清高仙張真人

真人名皓字文明汝南人漢永初中披度禮謁封君求啓未悟封君逆知其來三試皆過遂授空炁金胎之道已而目能徹視耳能洞聽雲霞絡體日月凝華或化飛雲或爲白鶴昇虛隱景變化莫測以魏太和中冲舉受命太清高仙贊曰

鼎中丹熟與天并 白鶴飛雲信手成

徹視八絃無一物 倒騎箕尾上瑤京

梁考成真人

真人名諶扶風人魏咸熙初來事鄭法師履道有年志尚高邈精忱遐感以晉惠帝永興二年遇太和真人降其庭授日月黃華上經水石丹法并授本起內傳三年丹成身輕如羽顏若童兒目見地中耳聞霄漢以東晉太興二年冲舉贊曰

異世逢師豈偶然 神丹親遇太和傳

胎仙舞出朝元法 太極光陰不記年

王子年真人

真人名嘉隴西人晉建興中披度靈明照徹事多光見知人驗物咸以爲神厥後朔南分裂列國競以禮聘遂隱于山然猶咨訪不絕年八十七自言小貴未了姚萇訪以國事乃力詆之遂爲所害當日友人隴右見之有拾遺記等書行于世贊曰

小貴懸懸尚未終 須教白刃斬春風

隴西若不逢知友 誰識先生是脫空

孫仲宣真人

真人名徹不知何許人前趙光初中來事王先生訥言敏行衣布飲水機智不張惟事韜晦先生賢之待之如友入有所叩不以言語告人但觀其顏色則識吉凶常獨深一室終日危坐澹然與神明居之望見之心容俱肅年七十解化贊曰

饒舌誰能惹是非 叩之勿應亦相違

正容悟物無瑕謫 要使當人自見機

馬元約法師

法師名儉扶風人未冠入道出於孫君之門受五千
真文三百祕字兼學風角為情之訣能召命萬靈御
制羣鬼由是四方翕然傾慕孫君誠之曰夫法術滋
廣風聲外扇殫能引螭翻累明真俄姚萇使人來聘
法師稱疾不赴闕諸法入山贊曰

相招何事不相從 朝野如何著得公
袖却天書深隱去 終南好處聽松風

尹靈鑒真人

真人名通太和真人之裔也幼欽祖道觀光福庭遂

禮焉法師密受微旨內苑外暢聞望日隆魏太武遣
使致禮請謁不絕高人勝士朝野縉紳車騎填門冠
蓋溢路求玄問道虛往實歸年一百歸化每夜有神
燈數枝懸映冢上值齋日則多贊曰

高門奕世產仙材 垂手紅塵應化來
黃素一時歸有道 簪星珮玉照樓臺

王道義法師

法師并州人魏太和中師牛文彦先生道隆行擴事
多玄感嘗修觀宇徒侶盛集倉廩所積隨取隨盈終

無耗竭門人怪而候之見數青衣小童以笭負米潛
溢其困人以攀梯躡墜為艱辛與作階級使其便益
法師叱不許貧悍者咸來食焉贊曰

負糧添廩見青衣 此事傳來也甚奇
贏得充齋兼施衆 銜華百鳥是徒為

母始光法師

法師倚氏人幼業墳籍旁求象緯既而歎曰高蹈物
表非世教所及也遂禮牛文彦先生問五千要旨先
生曰迎之無首隨之無後果何物邪子能默識道在

是矣法師忽釋然如去閭膺之物自此口誦身行事
符理順執古御今六通四闢矣贊曰

混然一物果何名 左右逢原本見成
不是先生輕點破 一生紙上錯銓評

貞懿先生陳真人

先生名寶熾潁川人抱負弘闊人莫能窺出入山間
時見白虎馴逐魏文帝大統中招致便殿訪以治道
及問馴虎之術對曰撫我則厚虎猶民也虐我則怨
民猶虎也何術之有帝悅後謚貞懿先生觀左右槐

名考虎樹者即當時物今猶存贊曰

跨虎閑來市上遊 神通妙用駭時流

文皇謬把閑名挽 貞懿先生未肯留

李順興真人

真人京兆人夙稟靈慧受業貞懿之門入山遇三大仙授以丹寶復鍊養六十變化莫測名聞魏文召試諸難使之蹈火赴湯而無損諸郡命齋同日畢赴或磔死復出或預指叛逆末後雖示羽化發視唯見空棺詔於其處立祠像奉香火焉贊曰

仙家妙用本無方 遊戲人間笑幾場

散氣聚形無不可 有無元不屬存亡

張法樂先生

先生南陽人幼侍巾幗於君真士念其勤苦不退遂付道要露盟之夕神燈為之四輝後魏廢帝時隱居於耿谷人迹莫及風亭月榭樂道忘懷嘗有猛虎造室恬然不顧亦不加害養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撲全之驗也贊曰

樂道居山坐復行 忘機獸鳥不猜驚

熙熙人在華胥世 一段淳風畫不成

精思法師常真人

真人名節字處玄杜陵人早有才名為魏明帝東宮侍書年三十八稱疾退隱後著道士服從趙鍊師游註易老子書百餘卷周武帝幸觀祠醮欽其風命座演教真人乃剖析天人之理大明內聖外王之道帝稱精思法師時號關西夫子贊曰

逃名歸隱白雲鄉 滴露研朱點老莊

剛被關西喚夫子 又將姓字惱侯王

侯法先法師

法師名楷京兆人魏正始中禮貞懿受道奉侍師門歷三十載堅苦不懈師歿之後入寒谷結菴泉甘木茂人境清勝名曰三松觀門徒追求而集皆木食澗飲道術相忘怡然有巢許之風人省為魑魅害者皆來乞救以符逐之無不立安贊曰

三松觀隱白雲深 巢許家風太古心

飲瀑茹芝還自足 清風一榻直千金

威儀法師王真人

真人名延扶風人幼事貞懿先生周武時玄教將隱
真人叩關論道別白正旁遂有十老之選隋室興文
皇以安車迎致大興殿齋戒受道加號威儀法師建
玄都觀延居之由是玄門大闢謂所親曰道應帝王
吾宗不滑盡歸休乎遂還故山贊曰

懶向金門日宴陪 騰騰空鶴返蓬萊

玄都觀裏春無主 千樹碧桃空自歸

嚴道通法師

法師名達扶風人玄學淹博為時所尚周武帝迎聘

于朝待以賓禮建德四年將汰道釋朝議未定乃下
詔問之法師陳主優客劣之對上大悅特命於田谷
舊隱建通道觀併選高道充以居之故世號田谷十
老年九十五解化于觀贊曰

崑岡玉石共焚秋 議論滔滔動冕旒

振起頽綱真有力 千鈞舉向一絲頭

于長文法師

法師名章扶風人年方甌能誦道書父母令依侯法
師肄業後遭二教夷廢雖涉艱危不以窮蹙易節俄

而名簡帝心詔為大德錫居通道觀乃十老之一也
每以符章為人翦崇神異非一隋大業十年年八十
二解化臨窆有白鳥自棺飛出贊曰

高節當年說十翁 詔居通道禮優崇

如何萬木凋殘後 獨許蒼松挺雪中

金紫光祿大夫岐法師

法師名暉字平定有扈人禮蘇法師得度當隋末主
觀事謂弟子曰天道將變當有老君子孫出世未幾
高祖入關嘗親幸觀庭命建醮有瑞應召坐設齋問

答有契授金紫光祿大夫易接觀為宗聖觀年七十
三携徒登太白絕頂亟還而化贊曰

慶達真靈啓天休 道法宸章互獻酬

金紫仙家雖未貴 大夫命號也風流

巨國珍法師

法師武功人年三十隋仁壽中入道食蔬衣弊恪守
苦節飢寒未嘗分念聲利不關諸心人譽之則懼人
辱之則拱而聽非唯面順實亦心服蓋道愈充而心
愈柔也恚嬰見之曰不欲爭虛氣於形迹之間唯務

收實效於言意之表國珍是已贊曰

心期出世與天游 世事誰能為校酬

蔬食草衣還自樂 旁觀虛作不堪憂

田仕文法師

法師鄂邑人年十九開皇七年試業披度為道士師
華陽子受內觀定觀真訣每入室鍊化動經旬月閉
關不出出則顏色愈豐潤以符法惠人或起死或接
溺屢彰靈應年七十五解化衆見寶幢羽節浮空而
去贊曰

入室經旬不啓封 神光透入玉壺中

一從絳節排空去 知在蓬萊第幾宮

銀青光祿大夫尹尊師

尊師名文祿字景先隴右人才道胥美教光籍甚儀
鳳二年奉敕主宗聖觀三年上命建醮躬行拜謁上
親見玄元秉白馬臨降遂命修聖紀一部授銀青光
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師拜職受官著大道消魔論等
書詳見貞半千撰道行碑贊曰

聖紀修成叩帝闕 銀青高爵重褒光

遺書燦爛人安在 道史千年姓字香

正一通真梁真人

真人名荃周顯德中為觀宗主時陳希夷居仙游宮
與真人密通往來為林下友宋革命翊聖真君降于
終南山令張守真入道謂曰吾為汝天上之師汝別
有人間之師張君遂禮真人為師開寶中詔封正一
通真真人太平興國三年蛻化贊曰

天上真君久見知 張君別有世間師

一生林下無人識 祇許希夷作子期

掌教大宗師清和尹真人

宗師名志平字大和東萊人全真六世祖也嗣主真
教道洽夷夏壬辰金運訖錄秦為兵衝城郭丘虛觀
亦燬蕩師念祖宗開教之地自燕而來篤意興復四
方道流不召而集尋以觀事授李公真人未幾殿閣
翬飛復還舊觀詳見道行碑贊曰

法印高提妙舉揚 草樓何似寶玄堂

仙源流到全真海 關令家聲萬代芳

同塵洪妙李真人

拜識

真人名志柔字謙叔洛水人師事開玄李真人謝絕
世紛隱山葆鍊道成行著四方宗仰天興之變觀掃
地矣歲丙申真人承清和之命挈領門徒竭力創復
茭蕪起廢琳宇一新徒侶雲臻倍加瞻昔封同塵洪
妙真人年七十八脫化贊曰

起廢成完速若神 瓊樓寶殿一番新

重來尹李還相遇 祇恐今人是古人

樓觀爲天下道林張本之地自文始上仙之後
登真之士無世無之閱諸仙史不一而足始以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太和尹君別作樓觀先師傳於晉次則精思韋
法師述之於後周末則尹尊師文操續之於唐
合三十人各列一傳爲書三卷垂世久矣至元
己卯衆先來自浙右往禮祖庭因坐夏於經臺
得熟其書乃知地靈人勝源深流長誠非偶然
第以輟之編牘未洽見聞遂節其緩九錄其要
一各系以贊總爲是碑復纂文始本傳弁之首
以呈宗主聶公提點趙公刻之貞石昭示無窮
俾來裔得以究明祖道而最之耳茅山朱象先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二卷附終南山說經臺歷代仙

真碑記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元道士李道謙編終南山
說經臺歷代仙真碑記元道士朱象先編終南山
樓觀爲尹喜故居故其徒目曰祖庭是編載歷代
羽流居是觀者道諱所編皆金元人象先所纂則
自尹喜而下周漢以來人也象先自跋云樓觀先
師傳者尹喜之弟尹軌所撰至唐有尹文操者續
紀三十人各列一傳爲書三卷今碑記僅一卷而
有三十五人蓋象先節錄文操所傳又增入文操
等五人耳所言多涉神怪異學之徒自尊其教不
足與辨真僞也

甘水仙源錄十卷

〔元〕李道謙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甘水仙源

錄十卷》提要

甘水仙源錄序

夫道家之學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者也後之學者去聖逾遠所謂微妙玄通大本大宗闊衍博大之理益益公孫越莫得其傳蓋已數千餘歲於今矣道不絕於世而待時而作我重陽祖師挺天人之姿奮乎百世之靈正隆己卯夏遇真仙於終南山牛河鎮飲之神水付以真訣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即養浩於洞府南時等處者三年故得心符至道東遊海濱度高弟弟子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玉陽太古諸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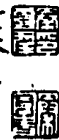
遞相開化於是高人達士應運而出大則京都小而郡邑建立名宮傑觀比比皆是遠使真風遐布於世間聖澤不敷於海內開闢以來而道門弘闡未有如斯時之盛嗚呼其重陽祖師暨門下諸君有功於玄教者為不淺矣道謙爰從弱冠寓跡于終南劉蔣之祖庭迄今甫五十載每因教事歷覽多方所在福地名山仙宮道觀豎立各師真之道行及建作勝緣之碑銘者往往多鴻儒鉅筆所作之文雖荆金趙璧未易輕比道謙既經所見隨即紀錄集為一書目之曰

耳水仙源錄錄梓以傳如他日嗣有所得証之斯後
庶使向上諸師仙功道行不離几席之上得以觀覽
者焉亦可謂玄教盛事之一端也至元戊子歲重九
日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序



甘水仙源錄卷之一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詔書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為之化至真在宥迄成
不宰之功朕以祖宗履承基構若稽昭代雅慕玄風
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
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屆雖前代累承於褒贈在朕
心猶嫌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
君但增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
真君之名丹陽以下七真俱稱真人載在方冊傳之
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
號永為道紀之榮當代不開異辭後來立為定制朕
之所慕或庶幾焉

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悟道真君

純陽呂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

丹陽馬先生可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
長真譚先生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長生劉先生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
長春丘先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玉陽王先生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
廣寧先生却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
清淨散人孫不二可贈清淨淵真順德真人
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准此
至元六年正月

碑文

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密國公金源璽撰
皇圖啓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圖賢哲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磨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至若太上老子無為貞常之道者重陽子玉真人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幻妄獨其真者神仙也真人名詰字知

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真人也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眾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間收復陝西英豪獲用真人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還被道無先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齋攝事秦民未附歲又饑饉時有群寇劫真人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隣里三百餘戶其所亡者金幣頗復得焉又獲賊之渠魁真人勉之曰此乃鄉黨飢荒譬如乞諸其隣者亦非真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真人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真人得安是後終南劉蔣村初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於是鄉里見真人曰害風來也真人即應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鎮醉中吟句有兩衣遺者繼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質一司

真人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其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句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問之鄉貫年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異欵留歌頌五命真人讀餘火之文載金真集中自此棄妻子携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為詩故以猥賤語詈辱其子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懽樂撞入南京便得真後別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

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發皆塵外句鄉人唯以害風謔而未始詢其意遇遊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一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釀香例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羹因止酒唯飲水為人聞真人口鼻間飄飄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驚救見真人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東邁過關携鐵罐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

爾七月至山東寧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仙鶴飛著俄頃真人至馬公信猶未篤真人於鶴起處築金真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水火庵至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局閉真人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現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有一客呂馬通未嘗語人次日真人訓馬公名曰通有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關中之行披席出家見

一道士入族人馬戶曹即馬亦隨入見真人與道人對坐有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老真人目公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鍊得黃金便是長生不死方翌日真人訓馬公法名曰鉅號丹陽子又夢隨真人入山及旦真人便呼馬公曰山侖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譚哥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為弟子真人以滌面餘水錫之盥竟肩鬚儼然如舊頃覺道炁瀟灑訓名處瑞號長真子又有登州棲霞縣丘哥者幼亡父

母未嘗讀書來禮真人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
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顧禮師者
雲集真人誚罵極楚以磨鍊之性之散去得真人道
者馬譚立而已八年三月鑿洞於崑崙山於嶺上採
石為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真人振威大喝
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想蘇者懼呼作禮遠近服其神
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庵中人見遊於肆或留
之飯預言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殫舉至八月間
遼君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目前瑠璃

碼瑠璃珍珠眾寶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
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寧海周伯通者邀真人
住菴榜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晝人以為火災
近之見真人行光明中寧海水至鹹園真人呪庵之
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
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遊蓬萊閣下觀海思
發颶風人見真人隨風吹入海中驚訝問有頃復躍
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却見逐水波汎而出或
言真人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誇真人無漏者即於

州衙前登瀛凡為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
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
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真人者蓋子思達磨之徒
歟足見其冲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
從之者眾獨納劉雲玄者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人
見鰲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丘劉譚馬也又於寧海
塗中真人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登山王處一
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傘
陽子瑤王自髻鬣間嘗過玄度宮主空中警化今呼

云玉陽子曼也與寧海州署相對有卜隱却生鬻肆
真人倒坐於其間却曰請真人回頭真人曰爾不回
頭拂袖而去却亦隨悟乃廣寧却大通也馬公之妻
孫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
之亞真人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真人一日告眾曰
時將至矣明日西行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
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招本性麤萬里清風常作
伴一輪明月每為徒山青水綠程程送酒白梁黃旋
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壺筆尚未投

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真人勸人誦般若
心經道德清靜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
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器玉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戴
除與眾別曰我將歸矣眾乞留頌真人曰我於長安
樂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眾皆號慟真
人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
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
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
和水為隣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眾人同頌畢儼

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行伏遇世宗皇帝知
真人道德高明二十八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
應命者丘與王也命丘主萬春節熙事職高功五月
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官
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丘累
進詩曲其辭備載磻溪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
丁巳六月章宗再詔王度一至闕下特賜號禮玄大
師及賜修真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侍詔天長
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

真人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
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不偉歟後真人五十六年嗣
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
點洞真子于善慶二大士真實道行弘揚祖道者也
慇懃求記於玉陽子友人樗軒居士居士援筆為之
銘曰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
發秀長而不群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
絕倫以文非時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
二進天下我與蓋公宿緣道氣為主慨然入道真仙

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秘語人呼害風真人承當或歌
或舞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與非狂肆口而發皆成
文章燒却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真東道寧海
因緣萊陽通融亟顯神異東人畢從陶汰真實杜絕
虛假鍛鍊百端極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傳化四子
為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却與孫共成七賢贊我
真人玉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為王之賓真人
高踞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道遙
乎真

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祖謙撰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內外極萬物無洪纖真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強名之原指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于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

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為老氏者曰吾實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人祖義之說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為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以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詰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

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諱名武還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飢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為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為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垢污人益巨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眾心故多為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談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與狂鳳歌出權知倒橫直堅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為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四使海教風為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真人為友各結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語且東邁徑達寧海首會馬鉅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態師庵居固其扁額率數日不給食繼與食之亦未嘗見水火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以來及去追之不及局鐫如故問與魂交夢警分梨賜栗之化不一焉於

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
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却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
馬曰丹陽譚曰長真劉曰長生丘曰長春王曰玉陽
却曰廣寧孫曰清靜散人並結為方外眷屬迨己丑
季秋留王却於崑崙山携四子而歸抵汴寓王氏逆
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客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
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庵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
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樂村庵壁留
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
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為全真前後集傳
于世王峯老人胡光謙為之傳及丹陽嗣教徒之皆
益眾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
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為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為
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
申春長春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
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
宮處居之永安泰和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
下賜居修真觀以侍召問玉陽得號體玄大師自丹

陽而下所為歌詩各有集而却廣寧獨邃於易僅見
于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察國公瑋讚云全真道東四
子傳化四子謂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却與孫共
成七賢贊我真人王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為
王之瀛賓海渺然仙跡宛存細玩此讚其師資道業
槩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冲虛大師
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冲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
李志常為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東陽仙跡僕往年
從事鄆亭密適靈虛宿聞真風故就為之說使後之
學者知師出家之蹟其功用及物若曼之大得以考
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
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聞大道無溺
於方技可矣曼不得以因陋辭天興元年九月重陽
日謹記

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邑子張子翼撰

真人問世之異人也稟天仙之姿應期運之數明哲
聰敏冲粹夷曠學窮六藝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弘深

襟宇豁達邈乎人不可及已然棲遲衡門不苟祿仕
常喜詩酒間：自樂而不屑世務一日重陽真人西
來授以秘訣則頓然而悟視妻子如脫屣於是捐千
金之產借為水雲之遊邈落入關結廬於大一之下
修真功積真行服紙麻之服食鵝糧之食隆冬却寒
露體跣足恬然不之顧惟一志于道且手不接人一
錢積有年矣至於出口成章咳唾珠璣多至數千百
篇無非發揮玄奧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
人傳誦其安心定性則清虛澹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

愷悌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之於斯
時也踴金臺劉公顯武宗任京兆之運勾一見真人
傾蓋如故自公退食揮麈清談懽然相得每期異日
同為蓬閣之客居無幾何真人會有鄉關之行乃忽
忽執別及抵山東凡在州五會之眾傾赴雲集懽喜
踴躍不啻如見慈父乃起黃籙爭虔懇延致以為
濟度師焉癸卯冬間赴萊陽之請乃館於遊仙觀之
環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夏六月顯武公來
宰斯邑下車之曰復聞真人於此登真也即躬詣靈

蹟流淚拜伏不勝哀悼徐謂道眾曰真人上昇之際
得無遺教乎當具告我翌日曹瑱劉真一乃奉上真
人遺跡仍略之曰先師前冬臘月既望遽示歸真之
意越七日癸未遇適重陽真人生朝方陳設供養總
初鼓震雷忽奮聞重陽真人言曰子仙期已及不當
淹久及中夜即枕左肱而化矣既而復神遊於酒監
郭復中家留頌二十字且言在世無人識之意墨跡
在焉又往劉錫之居復書一絕有風馬升仙之言泊
吾邑黃籙感應之祥蓬萊真容出現之異其靈顯之

事孔多蓋不可以縷指數公嗟嘆良久曰異哉真人
行跡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苟不刻於翠瑛傳之來世
良為可惜汝等其餘之何答曰弟子不肖安能傳播
師父功行之萬一大可罪也予雖然竊聞古人有云
布衣之士不附青雲鳥能施名於後世哉今有幸遇
我公豈非自有宿緣乎公曰我聞命乃召邑子張子
翼謂曰丹陽師父仙去之跡吾將勒石以傳不朽聞
子遊金真之門久矣子其為我記之子翼承命驚悸
伏謝驚材不足以仰承重委願選諸能者公曰子無

牢讓子翼因不敢復辭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參之來相齊也盡召諸耆老問所以安集百姓者然人人言異殊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乃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為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今我顯武公之來令是邑也暫淹驥足聊用牛刀視事月餘闔境稱治向之冤抑無訴者得以伸其屈奸猾抵獻者無所肆其惡百姓惟然均賴其福加之清康公正無一毫

之私雖魯仲康之令中年西門豹之治鄴縣不能過也具萊陽素為劇縣號稱難治今庭無留事居多暇曰乃延請道眾若鐵查山玉陽子輩引居便坐講道論德探清靜無為之本窮修真養性之術度館蕭然殊不覺有官况既散則復治事如初從旦達暝略不知倦然天公之高才絕能剽截如流而清靜之道抑不為無助也由是觀之與夫曹叅之禮蓋公何所異哉矧乎同僚皆一時之賢協力贊成美政主簿夾谷昭信朱刁課最戶無逋租仙尉蒲察武功練棒

感行盜奔他境遂使一邑之內皆攝然安生曾無所擾其道治化宣聲遠近靡不景仰其德政矣且無夫公之為京兆運幕也與真人道契彌篤已見之於初及真人登真於萊陽也值公復宰斯邑與諸僚佐持命樹碑勒文垂示無窮以張大全真之教復成之於末竊觀初末遇合之因緣殆為大幸實非人力所能及也賤子不敏因撫其相遇之實得非并記云大定二十五年歲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謹記

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王立用撰

天地無為而全道至人悟道以全真廣大簡易不見其朕資生資始而弗能主名道全於內者其天地乎屈伸消長莫測其變德泰化育而必臻其極真全於內者其至人乎丹陽馬宗師瑞金蓮於東海根玄教於重陽起跡於金源氏全盛之時流派於我大元開

創之始與夫廣成鳴道於上古混元垂教於堯周冲
虛南華立言於戰國之世者無以異也師諱從義字
宜甫世業儒係出京兆扶風漢伏波將軍援之後五
季兵亂東遷寧海國家為祖覺字輩更以孝行稱父
師揚字希賢容儀可親沉然有度事親為學綿有父
風家或驚走以紬複於家者視之無金也白於父
藏之以待旬日客至即付之客謝曰吾呂仙也居幽
谷村以淘採為業積金兩鎰將鬻於市適於監視者
賴公獲免領中分以報希賢固却之呂曰公有黃向

風義後當有高士出焉他日訪幽谷人無姓呂者始
知其異人也師將育母唐氏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
覺而分瑞金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也昆季五
人以仁義禮智信命之故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童
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善文學不喜進取適李
無夢鍊大丹於崑崙山幾三載矣曰仙至則丹可成
一日師遊其側無夢見而異之曰是子額有三山手
垂過膝真大仙之才因為之贊曰身體堂堂面圓耳
長眉修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而受

記同步遂座既而丹果成忠顯孫君惜師才德以其
子事之凡三息曰度珍度瑞度珪師嘗補試郡庠夜
夢二衣褐者一素補而面跪且泣曰我輩十萬餘命
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遂之入屠者劉清園中壁有字
云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已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
慈悲世世軸頭常厮抹既覺聞屠猪聲往視之則清
之子阿澤屠二猪其一肩白欲止則弗及也始悟已
亥猪也幸已清之歲屠也詣術士孫子元占之以決
其惑同籍壽幾何曰君壽不踰四十九師嘆曰死生

固不在人言若親有道為長生計已而與客奕棋乃
失聲曰此一著下得是不死矣大定七年丁亥秋七
月師偕高巨才戰法師欽於范明叔之怡老亭酒酣
賦詩曰抱云守一是工夫願漢如今一也無終日
醉掃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中元後復會重陽祖師
造其房戰師曰布袍竹笠習易而來何勤如馬曰宿
緣仙契經來訪謁與之瓜即從簞食詢其故曰甘向
苦中來復曰奚自曰終南不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
師心自謂曰前所作有醉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之

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列處父母未生時唐開談
道多與師令乃選居私第出示所述羅漢頌一十六
首祖師康和宛若宿成達心服而師事之先是師夢
南園地中一鵝湧出今茲欲為祖師結庵祖師即指
鵝出之地師大異之庵既構宇之日金真師欲從祖
師而遊以累重難之祖師乃盛陳離鄉遠遊之樂以
開釋焉是歲十月初祖師令師鎖庵齋居百日日止
一餐雖隆冬祁寒惟單硯几席布衣草屨而已形神
和暢若寒谷回春者焉八年春正月十有一日庵始

啓給祖師謂師曰將謂汝三款日從我西遊直鎖客
風百日仍作一場奇怪師將以資產付度珍華以離
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焉祖師因師夢中歌有燒得
白鍊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命師更名鉅字玄
寶號丹陽子師又夢從祖師入山及旦祖師呼曰山
侗因為小字為居龍巖之煙霞洞師忽患頭痛殆若
無所適者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謂門弟子曰昨日兩
公飲酒其破道乎使候之師蓋藥用酒引不覺過量
疾甚人復曰為公將死矣祖師相掌嘆曰吾遠尋知

友緣信道不篤而至此耶乃以鍊心語療之曰凡人
入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
更藥矣疾遂愈其年十月朔令師焚香狀于文登蘇
氏庵師從祖師至汴寓王氏之族師飲食起居悉以
仙機示之鍛鍊既久遂承秘印十年春正月四日祖
師將昇師請曰鉅當為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
將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師暨劉劉丘三道友人入
關謁和季二真人詣劉蔣祖庵居之十二年春化自
然錢於長安市中復獲仙柩自汴之秦歸葬劉蔣遵

道命也師居廬頭分三誓三誓者三古字祖師之諱
也十四年秋夕師與三道文言志於秦渡真武廟
師曰關貧譚曰關是劉曰關志立曰關閉聖曰乃別
師復歸劉蔣構一廣廈為環居之所手書祖虔心死
以表其顏庵為祖虔自此始也師謂門人曰一晝夜
凡幾時對曰十二日十二時中天運造化曾少停息
否對曰無咎學道者亦如是矣十八年就比華亭劉
昭信李大衆不果乃賦詩曰錦麟下得空勞澆收拾
輪竿歸去來大衆即悟遂執弟子禮賜以靈陽子之

號十九年春二月師築環華亭大木亦與焉塲外未
畚一揀括已久矣四月十四日移植環內以水沃之
曰今日純陽降世辰也予生於五月二十日至日以
絳生紫矣仍作頌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
入寶瓶七十二候足大衆請釋其旨曰此隱語也其
應有日矣反期綠紫數榮枯知移殖之日至五月二
十相去三十有六是天地晝夜合為七十二候也大
珠類此甚多記以誌之秋八月遷居隴州佑德觀解
元李子和輩領執几杖以從繼而素俗歸道者不啻

百餘人二十年春東還祖庭適長安居蓬萊庵從善
交趙恩請也秋八月早師祈雨詩云一聲沾足待何
時五五不過二十五至日果雨二十一日年冬師謂
門人來靈玉曰世所稱衣服舊弊重慘潔者何名曰
折洗師曰東方教法年深弊壞吾當往折洗之未決
旬官中有牒發事遂以關中教事付立長春為主張
為仙伏東歸過濟南有韓洵清尚者慕康節之為人
所居號安樂園禮師乞垂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為
體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淨為基節飲食絕思慮靜

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
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減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戶
庭而妙道得矣洵謝曰大道鴻濛無所和詰今聞至
言得其門而入矣師嘗說四體用云行則指足於坦
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卧則抱膝下
之珠類此甚多蓋言道人分內事也二十二年夏四
月至寧海未幾行化於文登之七寶庵門人宰井九
尺而大石障之師乃云穿鑿湏加二尺深甘泉自有
應清吟及踰鑿尺有八寸泉乃湧出冬十二月晦師

謂門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喜遂乃歌舞自娛二十
三年春正月報者云仙姑孫不二返真于洛陽矣冬
十月下元日文登令尼龐古武靖師作九幽醮師謂
姚鉉來靈玉曰空中報祖師至青巾白袍坐白龜于
碧蓮葉上龜曳其尾見於雲表道俗懽呼焚香致拜
居無何回首則卧東南而去十二月師赴萊陽遊仙
觀忽四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入青冥麟
隨絳節鳳捧朱輶鳴璫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誥上
登玉宸特駕寓其歸真之意耳是月二十二日祖師

誕辰師仰瞻天表曹瑛問其故曰祖師偕和師叔至當赴仙會矣于知一曰教門洪大胡不慙遣師曰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謂劉真一曰汝等欲依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百難慎勿退惰果爾然後知吾言不妄矣又曰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無所不見耳汝緣在北方可往矣時將二鼓師東首枕肱而蛻是夜於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鳳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俄頃人云師已仙矣

方悟留題蓋師之神也初崑崙紫金山東華庵有松數株變青為白師曰松之白殆為我乎不半載師果逝焉長生玉陽二宗師來蒞喪事七日而卜兆於遊仙觀而安厝之二十五年邑人疑仙骨陝石門人盜去萊陽宰武節劉公啟樞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復塋之師幼習儒長克家有不貲之產而樂周急故得輕財好施名禮所謂積而能散者此也雖為碩士接一童子必致敬焉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此也承師訓以闡化持門人以歸真雖寓形於寰

海以濟衆為己任語所謂人能弘道者此也一遇至人得傳心法日經鍛鍊而不弛其志孟軻氏所謂樂取於人以為善者此也以致感海市之瑞像變若泉為靈液劉清澥屠具而改行樂周焚漁網以向風所過者化狂恣革其非心所存者神耄稚為之雲集果行西秦飛翳東海凡五道場弘師教也故曹瑛雷大通劉真一于洞庭等數十人實脩真達道扶宗翊教之士悉出師陶鑄之手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皆祖師之高弟尊師曰叔師處之裕如也生平所作歌

詩皆出塵絕俗之語而沾丐後人者亦多矣至元六年春正月璽書加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之號十九年秋八月朔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真人李天樂持師道行之狀致懇於僕曰吾嫡祖丹陽宗師塋于萊陽進士張子翼作登真記已識之矣而祖師成已成物盛德大業師能繼承之乘風御氣長生久視之道師能揄揚之祖庭會真實本諸此不以貲珉載其道行以詔後人殆為闕如子無靳其文庶傳其不朽也僕惟道德之源繼繼承承不迷於後世者丹陽之

力也牢辭其可乎乃繫之以銘其辭曰乾坤大道法自然至人一出千百年道非人弘道不傳人能弘道道始全重陽飽飲其河泉道眼直視東海壖金焰燦開七蓮慨然振馬揮玉鞭丹陽鴻儒宿有緣行功鍛鍊方且圓渙然冰釋歸真仙詞源落紙如雲煙機發於踵寬丘巖降龍伏虎祕法玄知知覺覺無後先道場五闡教乃宣乘風御氣遊八埏下視塵世猶天淵若子若緝大賢胷中冰雪壺中天傳心嗣法無窮邊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瑋撰
昔人有言仙語無詞心傳道見神丹之訣洞簫之音流注於玄虛渺漠之閒其得之者又下知幾何人哉隱之則紅霞丹景出之則琳宮金簡如斯人輩似有為之士也士至於無為無不為攜壺曳履落曉于逆旅酒家之間吟嘯忘懷興風月為莫逆此亦近乎大隱者矣德不孤必有隣道不我須及人黃秦晁張東坡門下之四賢也詩文雄深筆力雅健故能弘先生

之教焉譚丘劉重陽門下之四仙也道用冲虛處心清寂故能明祖師之道教何以弘道何以明其實皆一心也其虛心明道者誰長真子譚公真人也師諱處端字通正山東寧海州人其父即銀條之工於雅術出納之間無非平實輟已生資以濟貧窘積善之累行備餘慶而生先生公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甫及六歲因戲墮於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累無傷焉又所居遭火巨鍊碎於榻前公方寢熟呼而起之神情自若蓋有道之是非火水所能殞越也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及弱冠乃專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一朝同醉遇雪臥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公喟然嘆曰玉平昔為行於世界無絳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瘳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帝授空公飛昇欲挾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間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心篤矣至大定丁亥歲神欽闕重陽真人度馬宜而為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礼真

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時嚴冬飛雪丹竈灰冷藉
海藻而寐寒可隨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
被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浴
面從滌之月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其
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稱真人求道之
日用真人以四字秘訣授之遂立今之名字焉又道
號長真子師命公赴維揚與馬立劉同處具人步虛
詞中有達真譚玉之語味之豈小許哉真人至汴道
訓命四子主掌教門及重陽仙遊公與三大士負師
遺蜕徑歸閬中瘞之于剡將打祖庵之而陽侯祭盡
師資之礼頃有精兵真奮者公下避服凝涉溪而往
冰介於兔舄之間足無所著人咸異之後寓跡于河
朔獲鹿縣府君廟之新庵一日先生鎖庵而出云往
衡州至夕廟官溫生者見庵中光輝照映即意隙而
窺之見先生通火而坐溫驚疑潛退未曉默遣人趨
州託乞藥于師其人至野見先生於臥內尚未起搜
藥而還復視庵中燃火猶未畢燈與前子訓歷諸家
之說異世而同科爾先生行業頗多不能遍舉姑略

而論數事于後思斷析畫之情德也抱夢中之夢神
也知巨倫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為人德
能通神明可濟災非仙而何歟又聞先生不擇貴賤
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化無非晏然作歌詩百
餘篇目之曰水雲集宿幕洛陽天中之土人多道心
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見洛南之朝元宮昔胡然子之
故居也愛其山水明秀道跡尚存有道士張永壽者
時主觀事即以宮之東隙地數畝道之先生誅茅捨
磬而庵焉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構庵請公居之先生
於朱庵中神遊間似與重陽丹陽遇報以仙期旋復
返朝元之故居即今之梓霞觀也觀在後長春丘公
真人立名至太定乙巳歲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
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嘗畫龜蛇者蓋已
年已月已時歸真之預知也其門人王道明董尚志
自重推礼先生盡負汲香火之勤先生取鸞之後數
十年居仙壘之側王生主梓霞觀事與董生始終熙
熙無間假行改莖同李公都運先生暨四大道師李
公志源于公善慶王公志淵陳公無染以碑銘見焉

予老矣敬喜而筆之銘曰重陽真人大道之師長真先生攝衣從之以心傳心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于聖時人貴其異我敬其實東奔發揮西洛留跡語見歌詩名傳金石霞舉玄風雲開丹液野鶴昂藏靈龜寶章伏火制水順陰調陽分形入夢道術彌彰先生未已千載馨香

甘水仙源錄卷之一

甘水仙源錄卷之二

黃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秦志安撰

夫欲龍氣母含元精採混茫窺杳冥縮地脉抽天局
毫芒太虛虛芥無垠鞭烈缺啓靈輿灑汗漫肩鴻濛
萬物之所待而成一化之所係而靈者豈尋常下士
塞淺小夫之所能哉今夫東萊長生真人師金右族
夾漢遺英矯矯雲翔堂堂藏精湖海不足以盡其涵
容星斗不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
德樂推恩恤寒餽患孤悒捨良田八十餘頃與龍興
巨剎以為常住種福之根當南宋太平興國間朝廷
嘉獎孝義旌表門閭豁免徭徭征光照連郡天不負仁
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掖城
既誕世也謹事嫡母特以孝聞誓不嫁官增華醜榮
清淨自守布衣夷若承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之
誠辱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盼矜然未之許也大
定己丑之春忽於隣居遇間人所不能反為揮灑二
頌而墨跡尚新下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

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嘆賞其筆力遒勁擬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決其信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屨西行揭立譚兩三仙之英度海島歷山城先生聞之獨屢而趨香火而趨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冰面方悟其頌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鋒肝薦誠刻骨效盟負几枕執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慤慤美其專精顧其神彩之不群乃嘆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於黃塵贈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鱖已知

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以長生為之孫處玄為之諱通妙為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立劉諱兩之名充塞乎九野八紘遊許梁寓夷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叩暮請行薰坐蒸委曲而挑幹玄機丁寧而答迎丹經掃蕪雲泮迷冰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道物離人而退藏于天所謂得知友而何蓬瀛洲也四子乃負仙蹤報洪恩叩或陽歷華陰奉神於劉蔣舊廬之祠四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遁跡於洛京鍊性於塵埃混合

之中養性素於市廛雖給之藁管絃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悅其情心灰為之益寒形木為之不容人饋則食不饋則殊無恆家人問則對之以予不問則終日兢兢定力圓滿天光發明乃遷於雲漢之濱門人為之穿洞室於巖壑忽遇石井寒泉泠泠泉醴其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煉之所經營也鑿之果然迄今洞宮錦為三泉遠而中歲復還武官姓拜母氏相見甚懽卜太基之陰隲建靈虛之祖堂手植僧柏管翠成行后無何鄉里証告

先生故人輒不辭而就縛坐行蹤者近將十旬純陽祖師聽玉海駕蒼麟下碧霄入幽圉就柳尾付營城教之習文後教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縲絏之刑比其出也翰墨絕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立醮于昌陽綠雲霞壇白鶴舞度是歲也秋早如焚復被禱而之誠既登座壇四望無雲曰來朝己午之交當有甘澍如傾言出有微如影響之應形勢自後東州熙壇獨師主盟必有祥風洽洽襟襟幣而上騰其感應也如神迄今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

宗聞其道價輕鉤乃遣使有微之鶴托蒲輪接於紫
宸侍如上賓賜以琳宇名曰修真宮係士庶絡繹相
仍戶外之興無時不盈明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
敢臣頤賜璽龍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仲春初六
吉辰鳴鼓集衆告之以開苑之行曲眠左肱脩然近
真祥光氤氳瑞氣紛綸所有道文仙樂太虛壁陽同
塵安閑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述黃庭真液理窟條
達聖真足以爲萬世之規範擬雲宋君龍教軫承法
輪吸月之髓餐日之魂啓玄牝交谷神不忘十叔之

恩乃紀跨鶴之盛跡勒蒼山之翠珉其銘曰長生老
仙主張化權吞虛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
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九
東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鑿雲溪之洞天融
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烟聲名聳發於鳳州光華
照耀於金蓮構夷虛之紺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斯東
萊之宿憤然後骨肉都融而遊宴八竊也

長春真人本行碑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東抵京城館於長春宮
旨六旬將旋居清和子尹公謂余曰我先師真人既
葬矣當有碑知先師者君最深願得君之詞刻之以
示來世余再謀于耆宿且以晚望思潤不足以發明
老仙爲解勿從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師李君浩然
狀老仙之行謁文於余曰父師長春子姓立氏諱處
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
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於崑崙山之烟霞洞
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鱗頤贈之遂執弟子禮尋

長生劉公長真諱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英逆
世謂之立劉諱馬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明年祖
師厭世十有二年師泊丹陽公獲仙骨歸終南塋于
其故里師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策羅簞
臥不置也人謂之義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
隱隴州龍門山七年如在磻溪時其志道如此道既
成達方學者咸依之京兆統軍夾谷公奉疏請還祖
師之舊隱師既至構祖堂鞠真跡悉稱是諸方謂之
祖庵玄風愈振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升開微赴京

師官建庵于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夏五月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制新至理進瑞臺第一層曲脊遇至澄翌日達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仍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為東方道林之冠泰和間元妃重道遂禮師禁中道經一載師既居海上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交前祐甲戌之秋山東乳耐兩都尉僕敬公將兵討之時登及寧海未暇公請師撫諭所至皆從戎拜命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令使臣劉仲祿持詔迎師明年春啓行夏四月道士居庸夜遇群盜于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勅書從師西行詔之曰師曰真人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見

皇帝于大雪山之陽間以長生華師但舉衛生之經

以對他日又教諭仁孝

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至賽藍詔許師東歸且賜以贍禮師固辭曰臣歸途萬餘里得驛騎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因盡錫其徒之賦役師之馳傳往還也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戶外之褥滿矣所去至有雄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漠地回方道汎不遠千里而來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帥邀師居真州之朝元觀明年春居住燕京大天長觀行省請也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

安否還即有宣諭語嘗有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既而行省又施瓊華島為觀兵革而來天長已殘廢島尤甚師葺之工物不假化緣皆遠通自獻者三年一新師之在天長也靜侶雲集參叩玄旨旁門異戶靡不向風每燕輒臨見獎貶犯尾宿師謀之即退舍罕魁為民虐詔祈之則雨應京人歸慕建長春等八會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為萬宮天長觀為長春宮且授使者金帛牌持護教門六月二十有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

湖聲聞數里魚驚悉去北口山亦推人有亦是報者
師莞爾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
顧謂門人曰昔丹陽公嘗記余曰吾理之後教門當
大興四方往往化為道鄉公正當其時也公又當位
持大宮觀其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俄而示疾
教如律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
別在且偃寢矣異哉七日提舉來道安輩請師登堂
慰會衆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徐光
而歸真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塋群弟子

啓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
嘆異之九日醮畢閻仙跪於白雲觀之虞順堂師誠
明慈儉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恩必周
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焉所至以師與之
名脫欲兵之禍者甚衆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
繫以道具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固有道者
故其生也四方之門人乃有其像事之其故也近者
歸慕遠者駿奔如考妣愛其莖也會者又萬人近世
之高道福德薰滿未有如師者師於道經無所不讀

儒書梵典亦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業
大率以提倡玄要為意雖不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
磅礴道二集行于世云嗚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師之
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謂能子矣又豈待鄙夫文之而
後著耶雖然舉其大者論之可也我老仙生能無數
沒能不壞百世異人也又誰以一介黃冠上而勸人
主如此下而感人心如彼非至誠粹德能然乎長松
之見道已崇矣及乎至自印度教門益闡求之古人
大略與冠天師相似至較其出處之道大有不同者

何哉蓋之之受知魏主也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
輕身之術及科成使之清整道教又遇老子之玄孫
授以周籙真經天宮靜輪之法使之輔佐北方太平
真君且有崔浩贊之帝始崇奉老仙則不爾方其未
召也湛然海上其與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詔迎致誠
出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素對者皆以道由
是推之賢於燕之遠甚是已足銘矣而况道眼之具
道行之圓乎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接踵而
出以光揚妙道俾無墜耳謹傳之以昭其粹曰

全真一派道為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玄元誰其導之
重陽伊始誰其大之子長春子子居礪溪一簣六年
第孰無有人皆曰賢廬子龍門亦復如是羽客來歸
如渴于水子誠真仙道林之天選然其中幾吞大千
世宗問道再見松島俄聽還山烟蘿甘老章廟之世
作宮海濱帝妃道經寶藏一新干戈既舉一炬焦土
子率其徒往來雲嶼龍興北度召以使星遠乎東歸
道乃益弘方其生也世繪其像忽焉沒兮高堂摩挲
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而金偉哉長春

祭文

定庵吳重模

維丁亥歲七月十五日燕京儒學官孫周等謹以香
茶之奠致祭於長春真人丘仙翁之靈嗟：仙翁早
歲出家壯而戒道九八仙而五四皓無書不覽無事
不知九經庫而五總龜天下之老天子之師籍在仙
班默居塵寰舉臂汗漫騎鶴三山名滿世間千秋萬
古何者為位何者為去嗣教門人結緣道友衰經滿
堂如喪父母吾屬踣跪蒙知最重莫拜是送哭為之

慟嗚呼哀哉君奇國安師能致之舍重耳目師能啓
之水旱為沴師能復之師為飛仙何日忘之嗚呼哀
哉尚饗

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
銘并序

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姚燧撰

至元二十有四年歲丁亥秋九月提點秦蜀九路道
教天樂真人李道謙偕終南上清太平宮提點賈志

冲素志真來言伏請六年詔書令掌教光先體道誠
明真人張志敬執行首飾文

皇帝旨曰自東華岳教至重陽開仙化朕心撫於道
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跡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
君鍾離正陽開悟傳道真君呂真人純陽演正警化
真君劉真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王真人重陽全真
開化真君為鉅丹陽抱一無為真人譚處端長真雲
水蘊德真人劉處玄長生輔化明德真人丘處機長
春演道主教真人王魯一玉陽體玄廣度真人郭大

通廣寧通玄太古真人孫不二清靜淵貞順德真人
其於鍊德述道聖謨天出稱情適中死滿生被道紀
光顯永永萬年重惟重陽真君七弟子有婦人者餘
六真平生求道之確成道之艱尚恐行實流之人聞
者不託金石無以聞之將來久遠用是以禱詞臣并
真君既傳六人獨是王陽尚無屬筆敢以累君燧錄
職史館以來嘗思古者史臣不要死者之或知不必
生者之見求於德於功於事於言見書見而聞書聞
信傳信而疑傳疑實錄直致俾觀者自判是非於千

載下細及龜筮貨殖方技滑稽隱逸卓行獨特傳之
况聖皇下詔褒崇有道之真人哉固宜有述不可以
吾儒者不為其道非職而辭也按事狀及類異錄真
人王姓名處一卒海東卒人以金熙宗皇統壬戌三
月十八日毋藥丹霞被身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生
由是若知死生說後遇異人坐大石床前撫首與言
人聞空中神自名玄虛宮主賜乃散服赤腳狂歌市
中人謂或病失心或域為無疾將收歛冠巾妻之不
可遂與母皆為老氏法世宗大定八年年二十七聞

開化真君至州願弟子列真君知其可擬其道為
制今名從居崑崙烟霞洞又名其母曰德清稱玄清
散人明年辭居查山真君從其徒焉無為諱慈德立
演道郝太古曰真人者自文登將縣寧海徑龍泉去
查山二百里時炎暑真君持傘自手飛出未晡墜查
山柄得僉陽子三字識其師蹟僉字書所無若真人
君特制之以稱真人後有詩僉竹通為七箇人若僉
為本字五人合竹二人為七者後居雲光洞志行確
苦嘗倚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曠毛豎台橋然而不

能下稱為鐵腳仙洞居九年制練形魂其長春為詩
頌曰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亦展幾其跨火不焦
入水不濡之徒歎遊遊齊魯間大肆其術度人逐鬼
踏踏碎石出神入夢召雨降降烹鵲降鵲起死噓枯
麾訶嘖弁一方千里白雲黃黃渴飲其虛或以為善
幻誣民因名飲可鴨真人出州戒其徒先鑿池灌水
繞而渴之往則持杯盞飲曰吾貧人也無嘗從人丐
取今幸見招願可餘杯以盡君雖與之又盡飲賜解
衣浴池中有頃池水沸涌以炊不火備備爨乾薪不

纓不能受冠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之天長觀嘗問
衛生為治對曰含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為雖廣成復
生為陛下言無易臣者世宗嘉之繼問飲鴆對曰臣
素無取仇人者吏由得疾欽然或曰或謂異人或說
善幻世宗試而偽之見不可殺悔然而說者當時謀
之謬云然也明年為修真觀居不踰時求還山世宗
賂之而去其年世宗不豫後來徵真人對使者曰吾
不難斯行誠不及一仰清光矣明年正月三日下車
世宗崩已一日章宗留為顯資大行真福其年復還

山萊陽富人劉植無子六月為供致真人而薄其酒
曰取汝某室載樽煮酒來植依求之則其妻某置人
初不知者飲已留書四回應真字曰以是嗣汝明年
四月十四日真君降及植果育子舉家喜曰四回真
人指月日為吾耶某子名真人曰吾已名之應真矣
承安二年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宗者賜紫
綈體玄大師居之崇福觀月給錢二百緡是時呂道
安建祖度蓋真君故盧以無物新不敢集眾真人奉
立觀重聖賜道安冲虛大師而祖度造建始盛以母

玄靖年九十求還山倚摩賤道之秦和改元及三年
詔兩護普天熙於亳州太清宮度氏為道士千餘人
其年玄靖逝七年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送道經一藏
大安改元北京諸居華陽觀庚午熙州玉田縣謂
其徒曰若聞空中敕指擊撞聲乎北方氣運將回生
當必有橫羅其毒者是年果天遣南牧丙子文登請
請居天寶觀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沐浴衣冠拜
上下四旁以逝年七十六有雲光集行世為其言者
條分派出多於六宗教不啻萬立演道弟子尹清和

真人為道太宗視真人為叔藏己未擇其孫清冷子
劉志源保建上清太平宮蓋由蓋屋民張守真能誦
翊保德真君語必為令及常來休谷微且授九壇三
劍之法以捕逐鬼物宋太宗嘗勅有司作宮千柱以
安景靈金季為焚木灰元有清冷翁鍊鍊茅以居時
日薄西山終構乎佑一殿卒其弟子陳志玄朱志彦
趙志古張志隱李志宗李志明崔志安趙志真及今
賀李兩君十人相嗣為之歷四十五年構通明紫微
七元三殿虛皇一壇凌霄一門靈官演法湛然傳應

法師祠四堂鐘樓齋庖庫廩將二百楹位置雖劣祖庭猶足為自闕而西名山福地土木之冠嗚呼上清作為宋太平興國中出內帑鍊西土財為之既其毀也乃復於道流數人之身真人生遊於金而見贈於皇元真人生遊皆在山東其徒教行閩而擇勝地以祠其祖亦事理之不可必究者也彼真人者果能不死排空御氣載營而西顧不抵掌雲中曰吾孫若魯亦有可才如是者耶詩曰少正純重兮四君皆陽生不並時兮名相襲兮豈以陽者兮奉天親上輕舉凌

兮中夜前席別建修真兮還山固求鳳翼承許兮邀不可留歸軫經時兮世宗不豫章廟累起兮奏章帝所惟不拒人兮崇福玉虛華陽天寶兮不恆其居在授業兮其出一戶孫子暨孫兮踰踰萬教東海之波兮百里迤邐兮為西流兮溢及錫都太平之宮兮古仙聖宅一孫十曾兮剪棘收作身生不西兮逝未百年而教之西兮他門孰先碑其平先兮道行猶斷爾祖爾思兮來商無歎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空兮易為向徃何獨一吾兮海嶠旬名將取月魄兮

嘉議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東平徐琰撰

隨日受明日月為易兮衛生要訣世微五君真疑誰折又嘗思之兮少正純重世綿邈兮純學無人焉呼重陽兮純七弟子有婦人為兮六人而已父雄子良兮中有玉陽體玄廣度兮始人為狂行歌市中兮望道未見從學荒蔚兮識習一變離隱查山兮旋從雲光兮眠抱雪兮夏立迤陽九年德就兮鬼盜被逐騰神入夢兮群異傳出莫毒匪鴟兮持飲如漿名揚燕都兮微末天長衝生為治兮褒褒聞蓋滿言剖疑

大元有天下好賢樂度善越前古凡有德之士不反用者必加寵數以旌顯之初無聞於道俗存亡之異也中統二年詔賜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之碑曰惠慈利物至德真人至元六年詔贈棲雲之師廣寧郝大通之碑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至元二十三年詔賜棲雲弟子洞陽徐志根之碑曰崇玄誠德洞陽真人謹有德也是年三月予將赴官湖南道出汴梁時

洞陽學本宗教住朝元宮率其屬來見請於予曰貧
道出家無過人之行謨蒙聖朝采錄錫以徽稱使得
遂於師真之列皆吾先師接雲之訓也接雲之所以
表見於世者獨非先師太古之澤也歟二師道行卓
異在人耳目孰不知之必得文士與之紀述庶幾可
以傳信後來昭示永久接雲則有翰林承旨慎獨王
公之作已勒之石若夫太古之碑義不可後而今尚
缺然是則嗣教者不敢之過願屬筆於子僕辱惠顧
我曹之責塞矣予自惟儒生昧於玄學叙事違辭或
致抵牾徒取誚於識者卒謀再三竟下獲已又洞陽
與余同宗見待素厚難於終拒乃錄洞陽所錄宗師
行實採摭綴緝以付之仍繫以銘詩俾步虛歌之以
頌師德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道號廣寧子寧海人
家故鏡財為州首戶兄俊彦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
夫曷邑縣令師初諱昇少孤事母孝秉賦穎異識度
夷曠蕭然有出塵之資讀書喜易研精尤甚因洞曉
除陽律曆之術不棄仕進慕司馬季主服君早之為
人以下蓋自晦大定七年重陽真君王祖師自關西

寧海進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仙質可度思所以感
發之者遂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真君應聲曰
君何為不回頭耶師悚然異之真君出師問律從之
及於館所而請教焉真君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
拜自是日往親炙以有老母未歸入道明年母捐館
師乃棄家入崑崙山乳真君於烟霞洞求為弟子真
君納之賜名璘璘怡然子仍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
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九年寧海人
有構金蓮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西歸居之師攜毛錫
乞食誤觸之碎真君別授一罐題頌其上云撲碎真
灰鐵却得害風觀直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未幾師
辭真君去與王至陽住居查山真君亦赴汴京兩丹
陽韓長真劉長生丘長春四子實從十一年師聞真
君上仙四子已入關遂而遊以訪之十二年整真君
於祖度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真激之曰隨人腳
跟輔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
道號十三年度大慶關而東翻翻趙魏間十五年坐
於汴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溢身不為移水

亦弗及人饒之食則食無則已雖奇其寒盛暑元然無變身槁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蜀邑君之季女嫁為真定郭長倩之夫人長倩夫婦過汝州知師在播駐車拜謁贈之衣物所以存慰者世季師雖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師過漂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秘義自爾為人言未事不差毫髮至鎮陽居觀井堂演道遠近聽者常數百人已而闢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為務由是邾太古之為傳天下明昌初東還寧海一日欲作易

圖遠索之筆通諸熟弟子不即與請俟粥已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筆入手而紙揮染疾若風雨不終朝成三十三圖其旨意皆天人之慈與昔賢所未發者咸平高士王野佐占筮素精見師推服盡棄其學而學焉由是技進召勅闕廷其他異之跡如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高多有之不可殫記春秋七十有三以崇慶元年臘月晦日仙逝於州之先天觀前此三年初其徒預營塚廣吉以死期及是果然平生製作有三教入易論一

卷示教直言一卷心經解一卷般若經解一卷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作易圖說太古集凡十五卷行於世噫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若莊後之人失其本旨派而為方財為符錄為燒煉為章醮派愈分而迷愈遠其來久矣迨乎金季重陽真君不階師友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達於崑崙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鍊之敝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其修持大畧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思恥合垢苦己利人為之宗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

黑知其榮守其辱為道日損之又損以至無為莊生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道萬物深根寧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合重陽唱之馬祖劉立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真師其一也非天授之其孰能與於此哉師逝之後弟子行緣四出繼世其業者甚衆高弟范玄通與棲雲王宗師又其元者當中原板蕩國難興之初一居東平一往來乎燕汴建琳宇開玄壇聚徒講說責賤欽仰宗風大振道

價增崇不減太古今洞陽者艾敦原剛毅永納食師
之德幹父之蠶當釋道紛爭摧敗挫衄之際寂然湛
然守之以謙冲安之以季順處之以鎮靜操修無方
精進不輟用能上取聖知時降靈書褒美較其難易
又不出於獲雲之下謂非太古之澤將何歸乎凡今
之人欲知太古請觀其說知其子請觀其孫銘曰東
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入沒空復中此語常怪東坡
公神仙有則八表同不應有止東方鍾離崑崙山高天
北崇佐左廟右瞰博桑宮上有一洞烟霞封重陽發
之塵鬼工紫氣直與閭浮通馬埤劉立王都從六子
矯：皆人雄傑繼至自蓬萊 驚見碧海磨青銅煌
煌七葉金芙蓉信哉仙人出於東就中部公駕鳳龍
洗心以易虛玲瓏嵌用於空運以冲机棟高貴不掛
胸剛决物莫擇其鋒訓練復遇王元元袖天一傳神
契融有袖無袖由人縫同門之朋往與踵脚跟下必
隨渠僕沃州石橋張果蹤亘如虹蜿蜒蒼岑大道在
北南北衡何須遠走巢雲松止而不動吾非慵又乃
萬物之始終結如趺坐為壽策朝觀日出光曜瞳吞

霞入腹丹火紅暮觀流波朝彼宗河車挽水玄霜遂
有人間之趨下風如以寸莛撞巨鐘挫手使去姑吾
功過橋行人枕塵容僅名什利不有虧見公視世猶
蟻垤形骸土木心宣鴻願必有此羞頑庸又求於身
當發蒙樽貪節愛瘳瘳惘惘：往來秋夏冬百感一
一亦已豐如此利益誰能窮確乎六年真苦攻養成
妮女連嬰童奮袖起舞知德充願以所餘及憫憫普
度一切超樊籠泥在鈞分全在豁嘆吟螺氣無常點
功成朝元去忽忽飛霞珮玉鳴冬隆雲裝烟駕滄溟

重弱水萬里分濛濛淮南小山空挂叢黃茅欲種須
圓衆公不可見憂心中接雲老仙亦難逢住世賴有
徐神翁

七真讚

北斗王粹子正述

重陽王真人

出意道運豪雄飽倚甘河得遇元若狂人挈還回師
大開金真秘法教東海向泰

丹陽馬真人

晚契奇因盡捨家貲千朝得道三誓承師風雷示化
金玉辭選矣前獨如何可追

長真譚真人

一見師真病疾頓愈決烈入道水雲爲侶歸櫬終南
聚徒洛土教風既弘屹然高舉

長生劉真人

童真之力聖賢所扶風姿秀異洛市工夫中遭厄難
所守不渝琴名卒顯後召海隅

長春立真人

猗歟長者不可復得三朝推尊才學功德慈此兵戈
遠涉西北九九乃終世人莫測

玉陽王真人

幼遇玄度再禮重陽飛傘送歸金蓮共芳跡多神異
名動帝皇高山景行千秋雲光

廣寧郝真人

雖出閭閻獨喜林泉兩詞一袖終始師傳神示易秘
沃橋六年化緣逆順悉合自然

甘水仙源錄卷之二

甘水仙源錄卷之三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

汝陽弋穀撰

宗師全真嗣教六世祖也自守真緒風化鼎盛什百
於疇昔形器之域古今同盡春秋八十有三遽有拂
衣啟手之嘆以辛亥二月六日昇于大房山清和宮
之正寢寧神五華山者幾十稔矣嗣教誠明張公一
日語衆曰清和師思報祖師之恩遂大葬之禮仍即

其福地並建宮宇勝槩甲天下弘闡祖道功越古今
吾儕亨其成業今無一報顏寔腆矣將刻碑紀寔以
詔無窮若何僉曰唯遂以中統三年十月吉日徵文
於汝陽弋穀撰以師真道德高厚奧妙無方詎以荒
疎淺者所能窺測形容哉固辭不可謹按門人馬
志通所紀行狀仍撫其功德之著見於耳目者序述
之夫道之在天下一而已矣天之所以卑付於聖賢
者無不備其所以濟斯世而見於功用者或久追廣
狹之不齊何哉曰時也時非聖賢所能必不能滯其

時而已或拱揖廊廟或淑私側陋或清靜而化揖讓而治或平水土降播種或放伐以救焚溺或寬然以章奇偽文勝質喪則示還純反朴之訓禮壞樂崩則正三綱五常之教大則天下後世小則一郡一邑隨機應變與物推移要不過乎徇道以濟斯世耳由跡以觀之功用之不齊者所遇之時異也則天之以是道而畀付於聖賢者曷嘗有二哉道猶水也渴則為酌飲旱則為灌溉道猶火也飢則為烹飪寒則為煦妯用雖不同而水火曷嘗有二哉頃以金錄訖運喪

亂並興黔黎殄於蕝醢玉石燼於烈火天意開顧挺生至人全昇斯道以假援之之手於是重陽而後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繼出而全真之教興及清和接長春之統授受之際累聖之妙無餘蘊作父作子迷闡化數十年徒侶徧天下聞望重朝野風之所靡狼戾易心強梗順命章煩苛為清靜化湯火為衽席挈一世顯天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自古教法之盛功德之隆惟清和師為最蓋天之畀付之道一而所遇之時異也師諱志平字大和姓尹氏遠祖居滄州前宋時

有官萊州者因家焉顯高祖妣有子九人俱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者七人顯大父公直顯考弘誼皆隱德不躍於大定九年正月二十生是夕其母方寢見儀衛異常皆盛服而入神思愕然驚寤師已誕矣時里人相驚曰尹氏宅火奔救之至則無火稍長舉止異凡兒三歲穎悟善記事五歲入學日誦千餘言讀書即玄解嘗因祀事究生死理杳然遐相自忘七歲遇陝西王大師有從遊意十四歲遇丹陽真人遂欲棄家入道其父難之潛往十九歲復迫令還銅之竟自

逃出再三始從之住昌邑縣之西庵常獨坐樹下達旦或一夕見長生劉真人飄然而來斷其首剖其心復置之覺而大有所悟後住庵福山縣養疾惠因勤瘁者累年衆德之遊濰州時龍見完顏氏素豪倨慕師道德施園地創觀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今觀廢於兵而松檜鬱為茂林後覲長春真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真人特器異付授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却真人受口訣於玉陽王真人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己卯歲

太祖皇帝遣使劉仲錄徵長春真人仲錄及蓋都真師迎見於順天慰問世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常李公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宮既資優渥甲午春遊母閭山太玄觀之李虛玄語盛事及離陽謁師於玉清之丈室見其神朱嚴重不覺畏敬自失從容語及詔旨師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觀長春真人於萊州昊天觀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至是師勸行決計北上時從者十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為之冠辛巳及癸未備嘗艱阻既見帝於西印度奏對稱旨還及雲中真人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

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聞者樂附所全活甚多乙酉歲勅令長春真人住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手遂辭退在德興之龍陽觀屢承真人手劄示以託重意及真人升師方隱煙霞觀又欲絕跡連遁為衆以主教事敦請勉從之還長春宮以嗣事自任自是徒衆輻湊輩瞻樂貢者日充塞庭宇忽謂衆曰吾素厭冗劇喜山林遂因平樂請主醮事而出遁景州州之東山未幾燕之僚士固請還宮壬辰帝南征還

師迎見於順天慰問世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宮既資優渥甲午春遊母閭山太玄觀之李虛玄語人曰去年院中青氣氤氳者累日占者以為當有異人至今師來既驗矣踰春南歸及玉田衆喜為數日留日晡已遽促駕兼夜行五十餘里舍豐草中衆莫知所以後還宮始知在玉田時有寇數百欲劫掠追至大合甸不及而反從者相賀曰非師奈我輩何時皇后遣使勞問賜道經一藏乙未春詣沁州主黃籙醮事入郊城境居人或夢縣之地祇曰真人來當警衛無虞及平遙理醮事時旱久且風醮之三晝夜燈燭恬然在他境猶風沁師杜德康平遙帥梁瑜各施宮觀一方傾心焉九月達平陽分命披雲宋公率衆鏤道藏經板不數載而完所費不貲而人樂成之亦師為之張本師以此道化大行歸功祖師重陽真人遂留意祖師時京兆行省田公馳疏來請遣與師意合丙申春始達於榛莽中規度北域校宮觀基址終南太華等處諸觀宇廢不能復咸請主於師時陝右甫定遺民猶有保棚未下者聞師至相先歸附師為

撫慰皆安堵如故繼而被命於雲中令師選天下戒行精嚴之士為國祈福化人作善時平遙之興國觀崞之神清前高之玉虛白雲洞定襄之重陽沁之神霄平陽之玄都皆主於師秋帝命中書楊公召還燕道太行山間群盜羅拜受教悉為良民出井陘歷趙魏齊魯請命者皆謝遣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曰千萬計貢物山積畧不顧或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勞事以正月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并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日清

和宮以為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歲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忤之不安賴師道德素重鎮伏邪忤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脩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後人復脩意至是師廢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殆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

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燦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之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已帑物為香火費為民祈禱雨大霑及還燕無幾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為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長往及宮兆顙禮聖畢訣衆曰吾將逝矣衆驚愕師曰吾意已決復大何言有進紙筆者默不應惟戒葬事勿豐遂不食但飲水啜茶危坐

談道語音雄暢異常是夜久正衣冠曲肱而逝衆毀哭過哀時聲香之氣滿室遠近聞者奔走賻贈哀戚若喪考妣初師遺言葬大房至是僚士固請遂葬五華徇輿意也中統改元二年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師平日著述甚多門人板之目曰葆光集并語錄皆通貫經藝洞見道體所謂博學而約說者當時朝旨褒崇及宏儒名卿詩文讚美哀為一集目曰應緣錄其覺後進則高下不遺蹊迳坦明以謙遜勤約為治心之要以踐履功行為入道之基及其縱說則時

亦露機緘之妙所謂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也得其門者由堂及奧其次不失為誠謹之士其成就於人者如此初居濰陽龍虎家餘二十年姬侍日滿前終莫一識其面嘗失善馬獲其盜物色既驗盜畏罪不承曰此我馬也師即還馬縱去其高潔不累於物如此至大至剛之氣充諸內矧諸外望之如神即之如春不怒而威匪爵而尊雖萬乘不足加其重雖窮處不足為之輕其平日之所養者如此及遭時得君權道濟物祥風時雨覆及遠方跂行喙息固不得其所其

見於功用者如此其至誠前知感通神明則又時出人意表以天挺之姿承積累之基譬猶日中之陽月盈之光不期盛而自盛尚且謙抑自居淡泊自樂化應乎無窮之緣神寂乎寥廓之鄉體用兼脩無過不及之弊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歟抑世有以綱常為言者是又大不然自四海橫潰華祀滅蕩汚俗所染又豈特於借鋤德色取第誅語八佾舞庭召王所狩者乎及風化所過暴者仁奪者讓泰者抑上下帖然此於綱常之助其功豈易量哉僕憚夫昧大體而

妄自分裂者故并及之銘曰

叔世運厄坤軸旋皇綱解紐兵方連鼎中生靈若小鮮磨牙萬喙垂飢延天生至人蓋汝憐神道設教界已專重陽發源亦有傳得自無始先天先世間果有甘河泉萬劫老派常涓涓流入濰陽王清前灌漑六葉開金蓮混沌雖鑿大道全積霽掃盡孤月圓至理渾融無正偏漆園鄭圃非獨賢遭時得君明機權鑑光亦豈從姪妍宜鴻高舉蓬海邊閭閻萬里來翻鰲頭可釣虎可編萬蚪誰信容筭鞭顏波力障迴九

川塗炭氣化成凡延惠雨一灑劫火燃大地懇作種玉田精衛投石海空螭蟾過祝速變遼風雲千載非偶然轉禍為福皆黃緣歸來演教談妙玄英華咀嚙九九篇琅函萬軸成蹄筌始信天上無癡仙洙泗豈特徒三千燈分大小俱燐燐有心不敢自聖癡癡有口難說無礙禪人云功行徧八埏波浪幻跡從汨汨草樓菟裘茅一椽茹芝大房腹便便直釣坐釣三峯巔寶地花木肥羊豕青山不礙行雲煙尤而不忘壽更延他山有琰寶可錫光騰億劫無歲年千溪萬壑分

嬋娟明月依舊懸青天

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

銘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王鶚撰

道教之曰全真以重陽真人為祖師其自甘河仙遇
劉蔣焚庵行化開東前後僅十年而天下翕然宗之
非信道篤而自知明安能卓立章々如卒之搜奇訪
訪逸得高第四曰丹陽曰長真曰長生曰長生四人

者俱能整玄綱弘聖教使運數起而道德新甦矣哉
至於禮聘兩國聲馳四方能無歆歆能不壞惟其以
長春師為然師教物以仁度人以慈澹然無極而衆
美從之故遊其門者率聰明特達之士然傳法嗣教
止於尹清和李真常二公而已清和公早慕真風徧
趨法席滌陽化度沙漠侍行為長春門弟子之冠其
踵師掌教謙抑不居竟脫煩勞優游以壽終者夫以
清靜養真以仁恕接物華實相副文質兼全名重望
崇使遠近道俗趨拜堂下惟恐其後則吾真常公有

之矣公諱志常字浩然其先洺州永年宋季避地濮
之范陽尋又徙開之觀城因著籍焉高祖皓曾祖昌
祖明父蔓皆隱德不耀素為鄉里所重明昌癸丑春
正月十有九日母聶氏夜夢異服一人以授玉兒覺
而生公二歲喪父六歲喪母養於伯父濟川家濟川
諱蒙名舉子也賦義兩科屢占上遊雖以四舉終場
同進士出身歟如也見穎悟不群嶄然出頭角意欲
作成以償平昔之願而公不喜文飭雅好恬澹常默
禱高穹望早逢異師勝友式副夙心年十有九伯將

議婚公聞之嘆曰本朝學道未涉涯岸若愛欲纏綿
則古人高蹈出塵之事業難乎有成同舍兄張本敏
之初以嗣續規公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
居無幾負書曳杖作雲水之遊初隱東蓬之牢山復
徙天柱山之仙人宮之主者曰湯陰李仙見公儀
觀魁偉音吐不凡大加賞異遠公辭告之曰君玄門
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地昔祖師所至異人並
出今獨長春在焉宜往從之他時成就未可量也公
翌日遂行至即墨之東山屬貞祐表亂土寇蜂起山

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其中衆以公後拒而不納俄為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絕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為給養至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歲戊寅夏六月聞長春師自登居業從促裝往拜席下師一見器許之待異常山東路轉運使由琢器之高其行且聞昔在即墨主帥黃撫副統咨公籌畫保完一城以書邀至益都待以賓禮已卯冬十

有二月我朝道便宜劉相仲祿齋詔備禮起長春師于東萊時益都副帥張林自金歸宋叛服靡常公懼其為阻滯乃往說林俾移檄所經衛送以行庚辰春正月師始命駕從行者十有八人公其一也二月達燕明年春二月北上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漢地萬里並山漢人千家逆師羅拜以為希世之遇咸請立觀擇人主之師將行指公座上語衆曰此予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今為汝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賜公真常子號額曰其觀曰棲霞師既西邁公率衆興作刻

日落成又立長春玉華二會至今不輟癸未夏五月師至自行在憇于其觀一日齋客四集師手持一弓弦不言以授公公亦不言而受圍而佩之仍作詩為謝師但笑領而已蓋阿不罕苗子弦之授識者知其有付屬之志秋七月從師還至下水時殘暑尚熾師因納涼官舍之門樓字呼公而教之曰真師不易遇得道者不易逢上之而不易識也守道之篤人貌而天行直寓六骸而淵宗忘飢渴而常寧至靜而遺形獨遊乎無極之妙庭此語汝當記之以俟他日自得

之耳公拜而謝自承教之後益自奮勵息機體真敬事循理歷死生憂患之際曾不易其所守師住燕京之日凡教門公事必與聞之丁亥秋七月師既仙去清和嗣教以公為都道錄兼領長春宮事己丑秋七月見上於乾樓華時方詔通經之士教太子公進易詩書道德孝經且具陳大義上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還庚寅冬有誣告處順堂繪事有不應者清和即日被執衆皆駭散公獨請代之曰清和宗師也職在傳道教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使

者高其節特免桎械鎖之入獄恒半鎖忽自開公以語獄吏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旦吏以白有司遣以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師像其訟遂息癸丑夏六月承詔即燕京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爲公薦寂照大師馮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將而才藝有可稱者乙未秋七月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委公選高道秉傳以來雖清和掌教而朝覲往來必以公故公爲朝廷所知而數得旨璽書所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也戊戌春正月清和會四方耆舊手

自爲書付公俾嗣教公度不能辭乃受之三月大行臺斷事官忽土虎奉朝命復加玄門正法嗣法演教真常真人號夏四月赴闕以教門事條奏首及終南山靈虛觀係重陽祖師鍊真開化之地得旨賜重陽宮號命大爲營建甲辰春正月朝命令公於長春宮作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及選行精精嚴之士普賜戒籙逮庚申春二月既望醮始告成凡七晝夜祥應不可殫紀歲辛亥先帝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祭嶽瀆冬十月遣中使詣公至闕下上端拱御榻

親織信香冥心注想默禱於祀所者久之金盒錦幡皆手授公選近侍哈力丹爲輔行仍賜內府白金五千兩以充其費陞辟之日錫公金符及倚付璽書今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設金籙醮三晝夜承制賜登壇道衆紫衣暨所屬官吏預醮者賞賚有差詢問窮乏量加賑卹自恒而岱而衡而隸宋境嘗奏可於天壇望祀焉既又合祭四瀆於濟源終之至於嵩至於華皆如恒岱之祀祀所多有徵應鴻儒鉅筆碑以紀之士子春正月命駕終南祖庭恭行祀禮規度營造

凡山下道院皆爲一例以是地係教門根本故也逮四月既望東歸癸丑春正月奉上命作金籙大齋給散隨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以公爲印押大宗師甲寅春上又遣使作普天大醮分位日期如戊申而益以附薦海內亡魂勅公爲大濟度師出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凡龍壁環鈕鎮信之物及沉檀龍麝諸香並從官給自發牒至滿散鸞鶴五雲現于空際者無虛日公復念燕境罪徒久幽狴犴不以湔洗則無由自新言之有司蒙開釋者甚衆冬十有二月有旨

召公乙卯秋七月見上於行宮適西域進方物時太子諸王就宴勅公預爲舍館既定數召見容以治國保民之術十有二月朔旦上謂公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樂業然與我同此心者未見其人何如公奏曰自古聖君有愛民之心則才德之士必應誠而至因歷舉勲賢並用可成國泰民安之効上嘉納之命書諸冊自午未間入承顧問及燈乃退丙辰春正月以老辭夏四月至自北庭五月至晦總真閣之北簷無故摧壞六月庚申朔公倦於接應謝絕賓客隱几不

言戊寅正襟危坐語左右曰昨夜境界異常吾自知卦數已盡歸其時矣主管教門向已奏聞令誠明張志敬受代餘無可議者翌日悉以符印法衣付之乃留頌順正而化春秋六十有四平昔著述多爲人所持去有又玄集二十卷西遊記二卷行於世公以儒家者流決意學道事師謹與人忠茹葷飲酒之戒消毫不犯主宮門二十年凡所營繕皆公指授翬飛櫛比雄冠一時四方信施歲入良多悉付之常住一無私債羽化之日衣衾枕屨而已性質直不能曲意順

情故謗訟屢興隨即自解公一不較復以誠信待之方其與同舍張君敏之之訣也各言其志敏之辛中詞賦高第而公竟掌道教長春別院二紀敏之以使北見留隱爲黃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屬給養之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于齋堂日數十人或者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如此長春道侶不下數百獨能識誠明於韶推教育成就卒付重任其知人之明又如此故能歷事三朝荐承恩顧雲輅所至傾動南北香火

送迎繹絡不絕及聞訃音近者素服長號若考妣焉遠者出迓仙靈爲位以哭可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矣庚申夏四月今上嗣登寶位中統辛酉秋八月詔贈真常上德宣教真人號明年夏五月既望予方逃暑不出誠明子携諸執事踵門來見曰先師嗣法有功玄教今厭世幾七年不有以追述其美則門弟子輩俯仰慚怍殆無了期惟先生與師鄰鄉縣熟其為人敢以斯文請子辭之力不踰月凡三見臨其狀其師之道行及持虛舟道人李鼎之和所謂傳併以見

示予觀其行實平美略無纖芥謫怪之事乃以予平昔之所見聞併為次第其先後而銘之曰

道之為教基於老氏不肆不權知足知止性而身之全真則是質而文之真常乃爾粵惟真常系出仙李重陽裔孫長春嫡子笑授弓弦傳法微旨留建棲霞嗣教伊始言必成章動必循理誠以待士廉以律己萬口推尊三朝付倚善始令終榮生哀蒼々五華消々一水窈兮窈窕閱我冠履付畀得人追書遺美有狀斯述有傳斯紀仙靈雖昇仙閣不已我銘以辭

無媿焉耳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洞真子真人道行碑

宣授河南路轉運使兼廉訪楊奐撰

盈尺之璧徑寸之珠天下皆知其為至寶也不蘊於山淵而不聞況於人乎東魯宣父炳辟世辟地之訓歷代史臣列隱逸逸民之傳宜乎綿亘千數百載而不廢也僕儒家者流竊有志於史學謹按洞真之行實斯亦古之所謂宗師者歟故碑之無疑師諱善慶字伯祥寧海人高門子公之後祖序升主好時弊簿

考道濟福光不仕師幼不茹葷長通經史大義雅嗜道德性命之學與丹陽同里開大定二十二年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奎稚而集而師預焉時甫十七矣馬丹陽見而奇之且嘆曰向畏重陽譴訶頗萌倦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彥升力也便是兒入道殆天報乎其家聽執几杖以從再年冬丹陽返真徑造隴州龍門山謁丘長春俾參長真於洛陽得鍊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囑曰汝緣在汧隴無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復入秦卜吳嶽東南峯鑿

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於道者造次不暫舍絕跡人間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子真人洞友蒲察道淵待之如師後創觀汧陽之石門永安中好事者請額禮體玄大師尊佩受法錄以輔道教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冲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啟證心印退隱相州平天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緘示密語督還汧隴仍易名志道師再三敬諾參長生久之道價隆重輝照一時雖黃髮故老自以為不逮也常謂學仙者存乎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已

之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累必盡力購援而後已
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李冲虛聞之舉以自代
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
文祭於平涼充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
之又不起二年饒荒或言路直秦岐之咽喉客無別歲
計奈何師曰吾門一見其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
者悚愧未幾秋大熟遷五姓洞真觀環居弗出逼中
使繹絡不絕起而應之遂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
不雨召近侍護師降香濟源初期望祀於宮中而臨

河阻風鐵劄既沉斥鼓棹前進登岸風如故焉立致
甘澍特旨褒異兼提點五嶽佑神觀天興二年春月
京城送款于我朝驛訪高道以師為之冠秋七月約
由中灤渡北邁時苦於餓依附者衆船人疑其有金
帛迤邐沿流而下夜將半遇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
驚濤四涌莫不倉皇失措會八柳樹堤潰乃定徐謂
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而不能濟道清秦人不
安於水承命提若神助俄略二舟馳近舉脫其厄其
臨事如此過魏過魯過趙諸侯郊迎以相躡擁篲以

相先玄通子范圓方曠為人所尊信主東平上清宮
聞風虛席引避良有以也乙未秋入燕致祠慶順堂
下造清和嗣教門事待之如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
蝗俯徇輿情投符瀝溝乃雨蝗不為灾戊戌夏四月
詔天下選試道釋進號通玄廣德洞真人秋七月
掌教李公真常奏請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適北
京苗守烏公築全真觀奉之庚子太傅移刺寶倫總
管田雄交疏邀師會獎祖庭即入命駕入關總宮事
綦白雲李無欲實網維之而曹冲和志陽實潤色之

丙午夏五月西遊鞏昌以汪候德臣敦請故也冬盤
桓秦亭賓僚劉澤珣王道寧焦澍朝夕左右動靜語
默具西州錄丁未春二月還宮張道士來雲中躬拜
庭下師堅讓不受執事者曰真人壽岳九秩簪冠滿
前以此而慶淵源之地過矣師曰礼無不答大白若
辱廣德若不足老氏有之以丹陽接一童子必答焉
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二日沐浴正襟危坐猶平
日翌日留頌以寓生不必樂死不必憂之旨曲肱歛
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五後九日葬于宮之西北隅

有洪鍾集行於世鎮陽馮侍郎壁傳其事甚悉在汴則尚書左丞張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摯司諫許公古禮部尚書楊公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則陳漕長時可吳大卿張侍讀本在闕中則泰省王輔臣郎中却邦用諱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員外郎張徽書掾裴憲經籍官孟攀鱗署丞張琚蓋當世景慕者也容力取而言詰之師間氣天挺謙慈夷粹似簡而不失其倨似和而不涉於流信乎其難名也四方學徒不可勝數

雖於其事者未嘗見喜怒之色形於顏間察其日用之常則寒暑風雨無少變焉六十八年脇不沾席床不解帶可謂慎終如始矣與人言惟正心誠意而已至於畚耨神順真之祕苟非其人閉口不吐恐失之強聒也精潔儉素不習而能一履屨之細至經歲不易肯以系毫利諸已耶東徹海岱南窮襄鄧西極沘葦北際燕遼魂蹤瑤趾章々可考莽之明年春僕以南漕長告老燕臺無欲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餘里懇徵文石嗚呼玄鶴不來青山已塵遐相嚴扉強勒之銘

銘曰

維道與天初同原方術分裂無乃繁至人躍然起海門丹陽嫡子重陽孫空山大澤環四垣隱几坐觀萬馬奔物生不願為犧樽火烈始見玉性溫西翔東翔動帝閭歲旱懷詔濟濟源洪流怒濤鯨吐吞靈符一擲懾老坤蜚廉馮夷掖兩轅焦穀載沃如平反朝那夜哭戰死魂霓旌豹尾交續繡楊枝麾灑消沉寃隨挽應物忘清渾疾雷破噴電燭昏功成弗居德愈尊上賓碧落何軒々道路掩面泣宿恩洪鍾叩擊皆玄

言包括鄭圃羅漆園陸陶殊泠樊義敦我舌入筆勢可捫赤書翠琰馨蘭蓀

甘水仙源錄卷之三終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

集

真常子李真人碑銘

朝請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賜紫

金魚袋張邦直撰

學道之難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曰付畀
得人能備是者其真常真人乎真人之所學即世之
所謂全貞者也是道之傳古所未有倡始於重陽王
君門弟子得其傳者馬丹陽玄寶洎其室孫清淨不

二譚長真通正劉長生通妙丘長春通密玉玉陽體
玄却廣寧大通七人而已厥後學者徧天下無慮數
千萬人而習他教者為哀嗚呼盛哉真人之時焉已
謝世而丘劉王却尚無恙真人歷扣四君見者皆以
為可教乃抽關啟鑰不少靳固真人會集微妙淵停
海涵無一不具由是心益明了而其道坐進矣性好
山林乘輿即往然未嘗留滯一處始在燕薊間尋之
登之萊之嵩之秦既而即大梁之丹陽觀居焉所至
則徒眾奔走往來願受教門下者無虛日真人一以

皆接納飲食教誨畧無倦容故人人咸自以為有得
而依歸之誠蓋堅真人一日遣人詣郾之五姓邀寧
海子公伯祥主中太乙宮且曰于吾友也風神灑落
識度夷曠衣褐懷玉而不顧人知蓋吾先師長春子
所密授者他日興吾教者其斯人歟及癸巳之春大
朝遣使徵真人既受命治裝行有日忽顧謂其眾曰
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
謂今日也遂以後事付于而問曰日景于未侍者曰
午矣乃枕肱而逝享年八十有三真人德興人諱志

源李其氏真常蓋丘師所賜號云其他神異之事當
世名公鉅人載之詳矣故不復具系之以銘曰維昔
重陽倡此全真孰承孰傳作者七人迨及真人會同
諸師微顯闡幽于南之陸聲聞于天大朝來徵受命
既還忽焉遐登真人堂云寧海之于他日興教在斯
人歟出言必酬如響應聲所以喻知得於至誠維生
有聞維後有傳禁之古人不究乎全夷山之陽汴水
之湄刻我銘詩以永厥垂

離峯子于公墓銘

道山元好問撰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峯之行請予為墓道之碑曰始吾離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即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鍊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峯子行丐至許昌寄嶽祠通力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過藁觸其鼻忽若

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聞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遊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離峯子之生平如此門人輩將以葬師洛陽長生觀吾子

嘗許以銘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蓋嘗見離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峯子樂與吾屬遊思欲扣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衛求予文有年矣今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於濟上待之者又數月病予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師者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于老佛家之間故其寒餓憔悴黧黯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顚脫縛律自解心光晔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

理則有是事然亦有無是理而有是事者予撰夷堅續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黔卒販夫且然況念上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峯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牀塵中兒戲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上者或以律度求我是亦按天籟以宮商青混沌之渺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顏辛敬之劉景弘皆天下之選而伯英與之

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為黃冠以歿張予所敬而孫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乃為銘離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子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葦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迺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峯子其自號云銘曰

分食鷄豚託處鼯蛇視身寇讎自干且羅樂有加耶年可退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

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容嗟曰婦姑勃礫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壁以先駟馬不免於盜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開弓終以大方為家顧雖蛻骨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

翰林待制知制誥兼修國史李謙撰

弘玄真人仙蛻之七十年至元庚辰春嗣法孫祁默

庵道安託終南重陽萬壽宮宗主天樂真人李道謙狀其行實遺弟子至京師以道行碑為請推本源委乃叙而銘之按真人諱悟玄字子深姓趙氏出臨潼之零口民家在孕十有二月生於金天德元年驚姜之夕室有光燁然父母異之早孤事母魏以孝謹稱性冲澹屏棄外慕既冠讀書通大義時全真教始興真人聞而嚮焉會第一代重陽公謝世丹陽馬公扶護而西道出零口真人迎館於家禮敬倍至丹陽觀其有受道之器與之語遂相契翌日丹陽行馬長安

市真人出賃泉百緡饋之歸謂母曰人生幾何汨沒一世間徒勞人耳不若鄙遠俗務棲心玄門可以悟理可以明性可以達道母曰果若有志吾願與偕往乃舉家入道訪丹陽於終南之劉蔣師事之親炙日久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浸有所得長安人趙恩虛第宅以請乃築為環堵師弟子入居其中今蓬萊觀是也宴坐數歲心境澄徹至理貫融得丹陽之學為多其後丹陽東遊有稷山段明源者復究玄旨丹陽喜曰閩西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

所傳矣是後閔中之人攀挹道譽以不得參接為恨
邠州淳化李氏築為精舍題真人居以因剪柏四枝
手植於庭且口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
迄今茂盛泰和中樊川雖六郎者事真人執禮恭甚
其弟某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
謂其兄來樊川聞真人為兄所禮敬也同往拜之閱
其貌則茶肆常見者因以語兄知真人未嘗出大加
敬信遂割別墅朱楊村之柏坡為真人築庵之地庵
成命曰全道又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延祥觀道祖

玄元示跡之地曩者丹陽師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為
崇福道場汝可居之真人時亦往來其中歲增月葺
今為名觀大安壬申春真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
中路聞虛空有聲如樂音合奏從者皆聞之真人因
作歌詞以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魯現琦識之時
弟子李道寶自洛西還道中忽與真人遇且曰汝當
速行吾其逝也言終不見至陝復遇真人曰向嘗作
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無忘道寶至淳化真人
已返真矣道寶為諸弟子言所見舉其詞合現琦所

識遂成全篇衆皆駭異真人閱世六十有三年自號
了真子明年葬柏坡之全道庵同知平涼府事楊公
庭秀實誌其墓國朝掌教宗師清和尹公拜祠下嘆
其崖巔峻狹不足以容廣屢命其徒芟夷坡之下而
改作焉額曰翠微宮尊之也真常李公奉朝追贈今
號曰弘玄真人真人遂於玄學所謂修丹養性黃庭
內外景之說得之於心宣之於口皆成詠歌有之曰
九九詩無生吟其載仙梯集傳於道流山東諸郡目
真人曰小丹陽初真人居澧西嘗晨起呼衆曰三十

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開化門人徧天下汝等其
勉之及長春丘真人赴太祖聖武皇帝之召竟如其
期咸以為至誠前知靜而能應云門弟子甚衆其尤
賢而有道者曰清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
子王志清嗣清貧者曰呂志真嗣洗燈子者曰張道
性明微子度李志久方主翠微宮事銘曰
道家者流祖玄元太虛為室靜為門靈襟不受塵翳
昏擴然洞見天地根厥初濫觴發真源季世遂有走
流分禱禳科禁何紛紛玄元至教幾湮淪全真之興

百餘年弱而能強謙而尊無為而為妙用全不言而
言真理存重陽而下教散仙翼贊其道能弘宣就中
丹陽得真筌誰能難之曰弘玄妙齡不著愛欲纏逃
人逕入終南山環堵宴坐百慮捐天光內照如澄淵
關中道譽芬芝蘭捐貲割土爭招延築庵要結香火
緣嗣法有人今再傳淳化之柏高叅天翠微之宮轟
雲煙御風乘氣返自然惟餘勝跡光樊川

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

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

劉祖謙撰

明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于長安聞得道羊皮先
生已羽化于府署之宣詒廳復有紙襖先生居焉數
見之方稚蒙未能知其異人泰和之末得官有扈
或言楊碧虛者傳王祖師之道名振閭中乃向所謂
紙襖先生也先生名明真號碧虛子耀州三原趙曲
里人家世為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仲曰
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見

丘王諸師由宣詒廳往來南山永安泰和間徒衆頗
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
議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効先生為布氣按摩立愈
有詩十絕為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酬略不停思
高大異之嘗云先生獨傳祖師心要紙襖草履土木
形骸或歌或舞或顚狂癡曾以養生安心術相授其
為官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仰隨問隨答頃刻詩
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
即祖墳預建壽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
十集所為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
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于前知府木
虎公既瞑目門人斂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道人
因忿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
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
日北兵奄至城扉果闔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
度使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常以
師之擴獨有未銘見請宜銘

世人憧憧名利場體便綺紈味膏粱氣不內充性則

戕一真忽焉散微茫反以紙襖為猖狂誰知懷玉終
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上神京朝玉皇守爐鍊丹
曾竊嘗其徒今有李志常

終南山全陽真人周尊師道行碑

筠溪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至元甲戌歲秋九月壬午終南山重陽成道宮提點
吳志恒來劉蔣祖庭之筠溪再拜稽首曰我先師全
陽周君道高德著福大緣深願得子之文刻石以傳
來世余以不敏辭而弗許也謹按藏室所收金蓮記

及崆峒李公君瑞作師墓銘并向者洞真真人于君
常談師之言行而編次之師姓周氏諱全道世為古
幽之巨室亂後譜牒遺墜故系莫得其詳生於皇統
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貌
奇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
忽感奇疾百療不愈師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
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師婉其辭而
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哀毀過禮幾於滅性嘆曰吾
嘗聞道家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歎報罔極之恩

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聞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
庵弘演真教師徑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
子列自薪水春爨皆使親歷師恭服勤勞數年匪懈
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旦召入環室付之真訣及
賜以全陽子號師既得法克已鍊心行其所受如是
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
謂曰邠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
命而行卜庵玉峯山下順神養浩積德累功與人子
言教之孝與人弟言告之順貪者誨以廉懦者諭以

立各因其根性淺深皆蒙啟發至於疲癯殘疾惻獨
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庵中由是閭里士庶日益敬
仰邠人爲之遷善壬寅丹陽鶴馭東歸師每至清明
必躬詣終南祖庭致祭歲以為常貞祐間羌人陷邠
師亦在虜中雖被俘繫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羌識
其為異人遂釋之厥後四方來詣門請益受教者莫
止滿戶外之履度弟子僅千人俱令各立方所誘掖
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邠郡素忌師
名一日詣庵叩其所修師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

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仍贈以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師亦嘗往來寓居長安縣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卻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門人圓明子李志源泊諸上足囑之曰終南南時村活死人墓祖師開化鍊真之地吾欲增葺以彰仙跡奈世態如此不可強為也他日昇平之後汝輩各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命侍者焚香令衆誦清淨經師危坐澄聽甫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峯庵側

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為莫逆友時仕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忽夢師布衣藜杖造門而至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儻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解王乃訪人始知師入夢告別之日乃返真之辰也遽解印綬黜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東魯鄆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刀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為不參師學道以脫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以暢其情適見一道者麻衣草屨軀幹魁偉飄然西來就而言

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即於道傍樹陰教以烹鉛鍊汞密語及解以麻條贈之且曰敬之哉無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門弟來此與汝相會是時汝得與師真共結大緣矣張問其姓名答曰吾閬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乃警悟遂易衣入道後於濟州初白雲觀度門弟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下河南李圓明挈衆北度於東河縣築棲真觀居之張聞往見告以向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師畫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輩者所遇師也即遞相印可

以圓明為道兄焉乙未閏中甫定圓明追念師之遺命率法屬門衆百餘西歸於南時叔重陽成道宮張洞虛屢葺金幣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摩谿可觀辛丑春清和真人會葬祖師畢命門人捧師仙柩葬於劉蔣之仙蛻園壬子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師仁慈憫物惠愛困窮處己儉薄而厚於施設每以謙冲自守不恃其成而居物先其嗇氣順神之妙乃平日素習雖須臾不少替迨乎應緣扶教則任物之自然而門徒輻集權貴欽

崇非以計謀而致其事仙宮道觀所在俱有成績兀坐終日望之儼然而不見隋容及其即之熙然如陽和生物使人虛往而實歸老氏之三寶南華之真人行師兼而有之可謂聖門之達者歟系之以銘曰嗟若全陽玄門之綱天安英偉上性昭彰松筠節操鐵石肝腸釋塵緣而求道要適玄化之侵昌三髻宗師授以靈章心淵而明氣大而剛神宇泰定發乎天光七載而心符聖教九年妙契真常承命而行演道故鄉邠人先饋美啗五漿示神變而警張入夢魂而

別王駕一氣之鴻濛恣八表以翱翔遊紫府宴華堂朝上帝禮元皇混太虛以莫測齊告劫以無疆門徒道友思之不忘構祠而設像暮燈而朝香紀其遺烈而刻貞珉將為萬世而傳其芳也

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

上 黨 宋 子 貞 撰

公諱圓曦姓范氏號玄通子寧海人性有夙慧能記始生時事少長見屠家遂不茹葷居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具凶服日一往雖大風雨不避初業儒喜涉獵

書傳務通大義而已年十九從却太古學為金真太古深器之潛授祕訣且屬以觀事常住多羨餘幾十萬緡聽其出入不問太古尋順世餘衆利其財謀歆害公公聞而笑曰吾為衆守耳何至如是即并管鑰以付拂袖如膠西屏絕世慮自閑環室中究其所謂精氣神之學繼徙密州上人大加敬信貞祐初紅寇起東海富人多以財寶寓公城破寇入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師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遺民奉公為主復為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縣者

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正父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軍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印可俾充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點時遣人候起居或就諮訪禮意勤緝莫與與為比公亦論列利害不屈左右行臺之政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宮事

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觀先壠徑詣真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往來其間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字讓不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太傅獲國公素蹇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疏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老不任應接帥檄開吏不令出公不得已為之住持終半載假以行緣諸方復還真定未幾會塋源明真人李志元於有莘歸次大名一日晨起盥漱畢忽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不度人日始

中奄然長逝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淹疾累久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乎公曰今汝看至是果然歲在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二門人王裕中等輩其柩歸東平卜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之脩然堂以子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為人開朗尚義汲於濟物而疾惡之心太重若將有志於世者閒暇談笑疊疊可愛一有不合則面折力爭雖毫髮不貸要之胸中無滯礙故言切直人不以為訐與人交必盡誠振之急難輕

財如糞土樂從士大夫遊汴梁既不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尤邃於玄學神怪幻惑之術略不掛口其嘗受戒錄稱為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多乞為歌詩及其手字公布紙落筆動數百幅殊不致思而文彩可觀得片言隻字皆藏之十襲以為祕寶其所至之地則候騎繹絡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為時所重如此銘曰

三山無跡雲海昏海上渺餘仙源篤生異人弘妙

門太古嫡嗣重陽孫清談揮麈玉屑噴戲墨落紙銀濤翻窮闢聖號角與根餘子不得窺其藩蛛蛛暖暖蓬艾繁竊取溫飽幾穴垣鵬化寧知北海鯤麾斥八極恒孤焉退身閒居道愈尊所在請益如蜂屯百歲狀代歸朝元羽輪飈車闔復崑崙昭昭中有不亡存惠子已矣誰與論為公作詩銘九原亦以發予之狂言

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

翰林學士承旨齊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王鶚撰

今上皇帝即位之二年，稽古建官百度，具舉內嚴省署，列監司班，慶賞以酬勲庸，錫嘉名以尊有德。越八月之望，中書丞相奏全真老宗師王棲雲、孫行純、正海內欽崇宜降聖書，以彰寵數，制可特賜號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命下之日，四方萬里聞之者莫不感悅。知其錫予允當，師真得人也。師法諱志，謹占籍東明之溫里家，世業農富而好禮，師生體異風，有道緣甫冠，將娶不告而出，徑趨山東路，聞太古寧廣真人演教寧海，執弟子禮久之，緣熟漸次親炙，口傳心受，凡

得一語，銘諸肺腑，自是日益修進。大蒙印可，遠廣寧仙蛻隻影，西來壞納破瓢，首蓬面垢，行不知所止，不知所為人役之笑，而往人辱之拜，而受輻光晦跡，未有識其為道者，尋值兵機盜賊蜂起，民皆潛匿，師遭執縛，將殺而烹之，神色不變，言辭慷慨，略無懼容，群盜知其異人而釋之，亂甫定，從長春真人北遊燕薊，徜徉乎盤山西澗之石龕，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諸方學者日來質疑，由是道價愈增，令聞遐播，然猶執謙樂居人後，長春仙去，方出經行，不喜置鉢囊拄

杖，盛暑不笠，不扇，嚴冬不裘，不帽，浴身之外無長物，人有以財物獻者，雖勉受之，過目不問，後遊諸方，到即緣契興，建琳宇在處，有之所在，泰然不以舊新介意，雖住久去不回，顧慙懃朝夕，亦猶久寓之安車轍所經，願為門弟子者，動以千數，達官著姓，白叟黃童，山林縹素之流，聞闢筭總之子，莫不羅拜于前，其為世景仰如此。凡了童之拜師，即答之，或問之，則曰：「凡諫玄門，皆太上之徒，吾之昆季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傲慢輕易，道性人人具足，奚分長幼乎？聞者嘆服乎。」

居澹泊，不事華飾，惟祭饗高真，色色莊嚴，未嘗以為過。雖金冠玉珮，鶴氅鳳履，服之不變也。設醮之際，屢致休禱，或鸞鶴翔空，或風雨應期，隱而不言，不可殫紀。歲戊子，經鎮市帥曹德祿邀師作黃籙大齋，遠近會者不下數千，其井僅供二三十人，德祿憂之，請于師。師命具茶果粥祭井上，以淨席覆之，歷一晝夜而後，啓其泉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四方傳誦，師不以為異，或詢其故，師曰：「無他，彼以誠告我，我以誠應，誠意交乎天地，可通況其餘乎？聞者愈服其感應，不可」

僞錄初重陽真人西歸茅丹陽輩四子傳道于汴之
逆旅主人王氏不禮反謗毀之重陽曰吾居之地他
日當令子孫卜築於此主人以為狂未幾重陽登仙
後六十有四年汴降師挈其徒跡其地不十數年殿
宇壯麗氣壓諸方識者知重陽之言始驗師亦不以
為功曰諸人之力也凡所興工皆聽自願不强率不
責辦故人樂為之用中統癸亥夏六月己酉朔晏坐
方壺不語不食門弟子怪問其故但閉目凝神指虛
空而已及沐浴安寢靜聽不聞呻吟之聲熟視不覩

屈伸之跡門衆環侍不敢少離叱之曰汝等各幹自
已正事去越十有七日己丑盤桓枕肱晏然而逝春
秋八十有六傾城號泣三日遠近計聞皆為位以哭
事之如生其至誠感人又如此師雖不看書所行皆
合理事所言唯真實語動與二篇四輔相契有一毫
利人利物即目為之向在特室環堵中如對千百人
無故作無縱恣無褻慢日日如是歲如是是所謂獨
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惟師有焉師慈以利物儉以
律身謙以自牧老氏之三寶師能保之所以上格天

心下乎人望巍然為一代宗師學者瞠乎其後而有
不可及焉歲闕逢困敦正月拙師之門人論志元魏
志言持師行狀洎提點張志格李志居書不逮數千
里乞銘於予予於師鄉里也同宗也昔予待罪翰林
秘師之名限以南北未之獲見北渡後始識于燕予
不知宗屬近遠以年長一紀拜之師亦答拜比年數
數會晤時辱見臨情話終日予乘間問之曰師年八
十宜深居簡出坐以傳教使問道之人香火來不亦
重乎顧區區普受人請車無停轍人無寧跡毋乃涉

於輕易耶師之曰渠書生也凡在交際宜有分別我
全真者流不敢失前輩遺蹟富貴召之亦往貧賤者
召之亦往一日十請亦往千里來請亦往急於利人
所以不敢少安以自便耳又問師所至日書法名不
知其數不詢其人不考其素其中豈無惡少博徒無
乃為累乎師曰全真化導正在此耳使朝為盜跖暮
為伯夷則又何求雖千百人亦化道之力也予聞之
喜甚知師之心天地之心父母之心也後之學者欲
吾師之真師之全真編語錄求之有餘師予衰朽之

人忝居翰職應制之外不宜為人作文字惟師以同里同宗之分而掌教誠明真人亦為言之義不容辭乃為書其大槩拜手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玄元至德潛乎無為支分派別橫流四馳天授全真障而東之作者七人為百世師粵有廣寧號稱鐵面棲雲入侍久經鍛鍊隻影西歸一無建美白刃交前神色不變北遊燕薊養浩盤山學者方來日叩玄關爾言雖答予心自閑長春仙寂遊戲人間睽惟汴梁重陽蛻息大建朝元翬飛雄翼不自為功歸之衆力

名飛九重壘書褒德八十有六聊以應緣密承道蔭在處百千一聞訃音泣涕漣漣付畀知常教得所傳惟師之行尤乎道紀惟師之名達乎萬里堂：一碑未盡其美我銘以辭無愧焉耳

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

承事郎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孟祺撰

廣哉道之為用巨無不包細無不入後玄元之跡千八百年黃其冠鶴其髦以五千言為宗者不可勝紀而全真之教獨能大振玄風會衆流而為一夷考其

行豈無所本而然哉當乾坤板蕩之際長春老仙徵自海濱首以好生惠殺為請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重而風四海又侍從之士十有八人皆英偉宏達道行純備或心膂之或羽翼之欲玄風之不振衆流之不一不可得矣故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十八人之

一也宗師姓張氏諱志素號谷神子睢陽震肅之際母夢衣冠丈人以芝見授明日誕師及長風儀秀整遇異人飲之以酒襟靈頓悟有瀟灑出塵之想也遂拉同志謁長春真人於東萊長春嚼齒大罵漫不加

省二子大懼皆逡巡遁去師留請益恭長春喙然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備庖爨之列始於侍海嶠之遊赴龍庭之召迄於環西域之轍稅燕城之駕艱關數萬里首尾四十年周旋供養未嘗失長春旨意暫違几杖輟有如失一手之喻長春羽化清和真常二真人嗣教師一居提點之位一錄中都道路教事衆務鱗集他人若不可措手師處之常有餘裕既而應北諸侯之聘演教白霄門徒琳宇燦然改一方之觀時

雖即玄元祖庭久廢於兵僉以興復為難誠明真人

獨念師可辦尺書加幣改白霄之轅而南之居十餘年殿宇廊廡合百餘楹彩碧一新郡上其事有詔特加擁衛仍賜今宗師之號至元五年十二月屢有光自預出氣氤微於空際一日語其徒曰長春有開風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壽八十有一嗚呼異哉師有才略幹局遇事必成文章技術靡不兼善故計傳之日咸有道林懽悖之嘆雖然此奚足以知師蓋大方之家以心爲死灰以形爲槁木黜聰明去健羨至於嗒焉隱几不知有已而後已師至人也豈獨異夫

是哉但真光內映心與天遊物交於前一興之淵默一興之波流發於外者不得不爲賢智事業與人出蚩語其渺冥恍惚之妙不可得而致語特以土苴見稱耳觀谷神子者能以此言求之庶乎其不繆矣一日住持太清宮提點李志祕狀師生平用道教提點劉公之命以紀述爲請義不可讓遂約其所說而書之至元九年春謹記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甘水仙源錄卷之五

夷門天樂道人李通謙集

方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喬脩國文王獻可撰

師姓張氏諱志敬字義卿燕京文次人幼清脞骨體嶢嶢寡言笑不喜華茹見道士輒懷喜迎接聞積道經則諱聽不忍去父母相謂曰此兒其有方外之宿緣乎八歲送入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爲師給使左右朝夕未嘗離真常本儒者喜文學而師性敏悟善誦習工書翰又性節如成人故真常愛之特異起齋王北生以詩名當世而清高絕俗棲止道宮真常命師從之學方丈而有堂曰萃玄側有小樓積書萬卷人莫能到真常以鎖鑰付師恣所窺覽師資稟既異所以涵養成就之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詣而不凡也甲寅歲以師提點教門事後四年真常示化易黃之際家以後事爲請真常曰志敬在諸君何慮焉哭臨既畢衆環師而拜內外翕然欽服中統三年朝廷賜之制書其詞曰玄門掌教真人張志敬自童子

身若道士服志行脩潔問學淹該首踰不惑之年純
作難能之事增光前輩垂法後人可將賜號先光體
道誠明真人尚服新恩益堅素守至元二年聖旨就
長春宮建設金錄大照三千六百分位行事之日有
群鶴翔舞下掠壇墀去而復來者累日天子嘉之賜
師金冠雲羅法服一襲仍命翰林詞臣作瑞應記刻
之碑石嶽清廟貌羅金季兵火之餘卑多摧毀內府
出元寶鈔十萬緡付師雇工繕修師擇道門中康潔
有幹局者量工役多寡給以錢幣使各任其事或創

瓦礫而更造或補罅漏而增修凡易寒暑四載一一
漬五廟完成盡還舊觀方將襲履貞石叙聖代尊崇
祀典祇敬山川興壞起廢之盛美而師忽感微疾以
至元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化享年五十有一京
師士大夫遠方道俗奉香大致奠禮者填塞街陌累
月不已噫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為宗損已利物為
行不資於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真人王季真常凡
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為障礙及師掌教大
陽玄旨然後學者皆知講論經典涵泳義理為真實

入門當嗣法之初先華師德存者尚多師以晚進躡
出其上中心不能無少望焉師德度深厚氣貌溫
和顏然虛順不見涯涘雖悍者服其謙恭矜者慚其
退讓故初雖少嘖久乃恬然加以持身精謹過物通
方京師賢士大夫及四方賓客所與遊者靡不得其
懽心至元九年三月三日薨五華山道院東裏事畢
提點劉志敦持行狀致詞教真人王志坦之命來求
文謹狀第其行實之大略而繫之以銘辭銘曰
降衷秉彝同此天有生具足都渾全知誘物化中變

遷大朴乃始淪陷偏愛有至人起秦川不修不為口
忘言布風遠暨東海端一區學者歸淳源流傳四業
道愈稀嗣教乃行誠明賢識明早有青霞志善根宿
植資稟異習了初入長春宮三千通流仰標致華玄
堂深人絕跡我戰千函領幽秘師持管籥恣披素葛
卷汪洋在冒騰捷趨徑造浪苦辛博中得約道乃真
真常門人徧天下齒尊緣熟非無人一朝頓化拂衣
去心傳秘授惟師親將臺高築拜歸信千古盛事驚
三軍學道由來在心悟行筆不知行早暮羽服黃冠

十萬餘走長春宮下路仙家閑世如流萍空裏浮雲聚散輕通向市朝觀物變忽東驚鶴下青冥玉泉西北烟霞多五華山色高差我馳馭一往同遊波長留仙肯埋山阿千秋風雨荒寒蘿嶺前豈碑字不泯

湛然子趙先生墓碣

京兆路提舉學校官前進士王堉參輯

古之有道之士正直其心剛大其氣不為世故所奪不為人欲所雜利害憂樂不能惑得失寵辱不能動施於行業著絕俗之善形於言辭見執象之美在儒

林作儒術之儀範居玄門立玄學之標準非心之正直氣之剛大涵養至到始終全道者其孰與於此哉湛然子趙先生諱九淵字幾道隴州人自幼出家禮丹陽大宗師天資高明德性純淑潔靜微之理素所深究怪誕虛無之事未之或及知身以神為主也故力於修鍊知道以文為用也故寓於著述談不輕易所說必本於公論交不泛濫所文必取於端友至於一篇一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玄旨暢叙幽情混元沐浴融為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周廣于西

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為門徒者久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冲進念先師傳授之恩恨無以報謹捨靜貲特置吉地起墳立石乃勒其文云玄默閑茂歲開逢攝提格月昭陽大淵獻日敬誌

終南山靈虛觀冲虛大師呂君墓誌

隴山湛然子趙九淵撰

道家者流傳真功以先前人修實德以訪來世高蹈物表超塵蒙其亦絕類離倫之所為乎偉矣哉全真道教其來由爾重陽祖師發其源繼有七真揚其

委接其武而開祖庖之基者誰歟冲虛大師呂君其首也君法諱道安家本寧海世為巨室幼年穎悟志慕玄門仙風道骨稟於天真功實德資於性善繼丹陽之志遠雖東土之遐君也其出家之雄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始終不渝故在祖庭四十餘年持柱玄教光大前猷建堂殿潔壇場以嚴香火之奉步斗牛願精神以成靜定之功修外養內積德累行其詔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永安樓懷真道宮閉君也其中混之虛歟不降其志不屈其身回既倒之淵抗

將頌之揀會玉陽真人奉初主掌教事君乃後構基址於是宣賜觀之號曰靈虛制授君之稱曰冲虛拔戴門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榮然後興矣哉存與定教絕塵緣一日屠門人以進道之語乃書頌云平生不解道詩篇鐵鏹為朋四十年稍通陰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物物俱忘物物指此去不遺閻老喚今朝唯待玉皇宣頌畢儼然羽化享春秋者八十噫嘻出家修道如呂君者信乎絕類離倫之流也已而其法弟畢知常安厝君之靈柩

於祖塋之北焉予為誌以光潛德因據其實而為之記且繼之銘曰

載惟呂公崑崙秀鍾勿脫塵網早登道宮侍仰惟註接物惟恭立志立事有初有終不忝厥祖克脩厥躬值虛通否挽回教風啓佑我後規恢實功制授徽號人欽德容大教通至塵緣頓空外移夜燈珍藏里中揭諸貞石以熾無窮

貞靜崔先生傳

正軒杜仁傑撰

先生姓崔氏諱通演字玄甫觀之脩人真靜其疏也賦性雅質無俗韻長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為載道之器事父母以純孝聞廬墓三年去家為道士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傳頃歸將陵之韋家墅下栖焉假醫術募所謂積善之基富貴者無所取貧窶者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天折人咸德之粗工王彭蟻甚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遇諸曠輒執裂帷仆以塊封厥吻而去之彰以為死矣少之復起過者驚叫問狀曰我每疾作乃如是後亦不復介意

居無何弟子劉志恒請布金山昊天觀居焉道人楊洞卑琳意在有所詰期以仲冬來過是不至時大雨雪畢因擁掃家庭間獲片楮開看乃先生張二子寒盟之章也復有橫山馬志定路志亨者事先生有日矣將去以詩為贈扁諸所居之堂堂舊詩卷照在壁間如新染翰者其神異類此當貞祐之亂挺身南渡因僑羣之純陽觀駐錫木幾屢滿戶外越興定辛巳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俗壽八十有一凡先生平生所言所行所得唯門人張志偉獨具其體云

贊曰天下所貴乎得道之士者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來雲氣跨異尾解水火遺冠駕導以福幢殿以聲樂然後以為昇天之證吾猶列仙傳涉此說者甚多夫古之隱者深山窮谷中恬然委蛇千載而下不知幾千百人不幸不為世所知至於泯滅而無所聞幸而為好事者紀錄而又過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後揣隱者之心恐不如是其汲汲於駭一時之觀聽也如北生則不然不內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為黃耶其教成精嚴有通乎釋氏者吾以為

緇耶其業履忠孝有出乎先儒將前聖之萬法輒混而為一區間者道馬路以燎原之頌墮揚舉以靈庭之書聊遊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也歟要之以慈儉禮讓為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為教人之符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晏居浩浩乎同造物者遊悠悠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思綸一出名賴清都號曰真靜不亦宜乎

沖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

翰林侍講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徒單公履撰

自黃帝問道於廣成而神仙之說始興老氏跨殷歷周以道德五千言推極要妙其教被於萬世降秦及漢代有顯人安期赤松張道陵之流或出而不晦或見而不常神奇之徵昭揭於世人之耳目者非一事也涉魏晉隋唐以來蹤跡闕焉凝神碧落者其名不可殫紀至於幽陰陽之秘幻集靈異之大成微而草野鄙人幽而深閨羅女一聆其名知其為列仙者唐呂純陽一人而已盛矣哉其傳之也全真之教蓋發源於此其流逮於金初祖師王公偶之於前七真繼

起於後而通大行矣惟卿公起東海之濱玄教真風彌漫洋溢其高弟一十八人世稱為十八大士者卿其一也卿姓潘氏諱德冲字仲和冲和其號也淵之齊東人家世業農大父秉政通大安兵興起家為軍都統成萊州父新字濟之以儒為業群克益都府學教授世父澤民萊州節度判官自高祖以上及於卿九世同居家素饒財嘗過歲凶發粟賑飢民賴以全活者甚衆鄉閭有貧者即假貸之不責其償其樂施如此一日有術士過其家語之曰是家有陰德必復

陽報當生異子初師之母王氏嘗夢有祥雲入室覆其身良久乃去自爾有娠妊十九月而師生七歲不能言其父憂之忽有一道者來乞食父延之入門問所從來云自東海將適長安師即從旁與之語應答如流父駭愕道者曰是子神韻冲雅非凡兒也異日當為人天師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後稍長警悟敏慧常人莫及讀書日記千餘言後聞父母欲為娶妻遂背遁即在棲霞賓都觀過雖陽時清和真人在持持玉清宮問所適知其將詣長春乃引見焉自是服

膺門道得傳心之要長春委師以焚修之事至其暇日則默坐靜室中凝神滌慮物我兩忘一歸於空妙幽玄之境如是者十餘年

太祖聖武皇帝親征西域聞長春之名遣仲祿劉居齋詣詣海上起之乃從長春西觀風沙萬里不以為勞也遂燕之三年長春仙去真人尹公嗣法命充燕京都道錄兼領宮事真常復總玄機注倚无深燕去和林數千里朝覲往還凡十有三供擬之費皆侍辦於師一無所聞所以玄教真風恢張誕布薄海內外

無所不至者師與有力焉師之內城外方各有所住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又可見於此歲己未平遙官長梁公偕同僚慈院詣清和真人重修興國觀真人命師往甫旬年撤其舊而新之士寅著師詣路道教都提舉仍兼本路通錄甲辰河東永樂祠堂災祠孟呂純陽之仙蹟也朝議以為純陽之顯道如此祠而祀之事涉簡陋可改為純陽萬壽宮命李真常遴選道望隆盛人所共瞻者崇建焉先自長春自西成回抵蓋里泊夜與諸門弟子談語次謂師曰汝緣他年當

在西南此時永樂吾道矣至是真常泊清和二宗師集衆言曰純陽吾教之祖也今朝廷崇飾如此孰可任其事者衆以師德望幹才裨有餘裕即欲理其役無踰於師况長春蓋里泊之言已嘗命之矣乃署師為河東南北西路道教都提點命往營之師率其徒至永樂百工勸緣源源而來如予之趨父事問兒役木雲集川流於是略基址度遠通程功能平板餘合事宜徒百堵皆作不數稔新宮告成堂殿廊廡齋廚庖庖下至於寮舍浴浴之屬各有位置莫不煥然一

新北踰一舍有山曰九峯土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
遺其徒劉若水起純陽上宮及於宮側砌下院十餘
區市良田竹葦及蔬園米園并車碾磁甎歲充常住百
色之費至於四方賓侶過謁宮下者周爰四顧見其
嚴飭壯盛佩服之心油然而生夫撤祠宇而為宮庭
其崇卑相去奚啻萬萬然於純陽之本真何加損益
但致飭之道斯其行者遠矣而人之觀感異焉此衆
教所以不可廢於後世聳天下耳目於見聞之際而
絕其褻易之心蔽乎外者所以佐乎內象之所以崇

者道之所以尊也由是言之師之恢大盛緣作新崇
構豈徒以誇其壯麗也哉已酉秋中宮懿旨凡海嶽
靈山及玄教師堂遠近侍護師悉降香以禮之乃增
葺瀟陽玉清宮至崑崙山麻姑洞取歷代詒冊刊之
石以彰靈蹟士子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嶽瀆過
永樂見其規模宏敞喜謂師曰非師不能畢此勝緣
乃傾帑以助其經費明旦與師同躋九峯之巔見其
奇拔如特選焉其名曰玉椅峯中演春聖天子在藩
御命設善天醮於長春宮於是召四方羽侶道行清

高者畢集師省與其選致彩雲鸞鶴之瑞真常曰此
瑞公適常之選以清和真人所遺金冠錦服為贈享
畢還永樂丙辰夏四月通上宮至五月朔旦忽謂左
右曰吾初遇長春師授以秘傳終身誦之粗有所得
繼而清和真常以純陽師祖世緣見付吾比年經營
略有次第今世緣道念亦庶幾兼修而並舉無復事
矣吾其行乎眾不知所謂二十六日將近下宮時方
盛夏畏日載途從者咸以馬病師曰汝眾弟行無傷
也忽陰霖四合抵下宮四十餘里人不知者此尤可

訝初純陽殿前有古栢二本根幹盤錯枝葉茂盛一
夕無風自折衆方驚愕曰此栢無風而折可謂大異
吾師前日之言其兆於此矣是夜三更將盡師忽扶
杖而出面四方誦咒語隨即以反捧之露坐移時若
有所待尋復入以湯潑其面即易衣索筆書頌一篇
既畢乃就枕憺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六門人奔赴於
掌教誠明真人遺提點孟公賻賻甚厚庚申歲三月
初五日發於宮之乾位仍建別祠令嗣事者以奉歲
時香火報本反始之道也既而誠明疏師之德於於

朝賜冲和微妙具人之疏師性資仁裕成履脩潔難
居道汎然樂善好施中條東西居民每歲初或有貨
粟於宮者數踰千石通時凶荒通侶不賄衆振欲微
之師曰歲荒人飢奪彼與此是豈仁人之用心哉負
者聞而德之後每於純陽誕日相率設會獻香資以
報德歲以爲常癸丑春早經管徐德祿杜諸耆老禱
於師師爲誦靈寶經不旬日致甘澍盈尺師嘗居九
峯純陽上宮又號九峯老人門人三宮提點淵靜大
師劉若水乃於師誦經處築臺志之曰九峯老人誦

經臺因狀其行付提點純陽萬壽宮事文志通自永
樂走燕几二十里挂知宮劉志復詣予而言曰師之
道行如此然神隨之石未有所紀敢請予以不敏辭
几四五往還請益堅予以志通尊其師也爲而此於
予也亦是可嘉已乃爲述其始終而次第之固系之
以說焉大道之爲教尚矣小而始於鍊度之微大而
極於性命之奧無非事者至於營葺宮宇惠鮮貧乏
此且觸物應緣隨感而勤勞而不有施而不報將神
化之糟粕耳非師之至也與棲焉構紛紛擾擾殆多

事矣然遊神於漠合氣於漠超然獨觀以自出於塵
境之外者彼何足上苴芥葉乎其間也耶故自師師
海上締構諸方跡與世俱道隨神運固未嘗一日不
接於事焉亦未嘗一日不在乎悠然泊然之中也世
徒見師之撥日作室不少輟於斯須之頃以爲若是
而止耳豈知至人循其故然無所事事寂然一致虛
中泛應之心跡也哉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
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
玄曰通謂之微者以其杳冥恍惚不可爲象者也謂

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知所以然也玄者深而不
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徧也模狀形容固亦至矣然
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豈有
二本哉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
之全也極六合之內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
而莫非實理道之真也由是而爲命由是而爲性由
是而爲心又由是而之於情或源也或委也引而伸
之亦將何有不全何有不具者乎然則全也真也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其萬化之本根一元之統體歟長

春之傳於師者蓋如此師則有以推而廣之是可銘也銘曰

渾淪妙理含元精先天後天無壞成一貞融治儲萬形繁誰不足誰奇藏于于天樂誠難名無何七繫情寶萌以知相軋機相傾紛然百偽無一誠風韻俗靡三千齡何人倚琴運大庭豈謂否極時方亨粵有奇人憐含靈因心怡理開瞶盲爾全爾真性爾情若醉而醒昏而醒六塵瑩徹神珠明維師啓鑰通玄局十年動息靜不凝外營擾擾中長寧功成羽化何泠泠

東風萬里遊太清俯視八極塵冥冥中條之山鬱蔥青黃流宛轉相抱紫紀師盛德存吾銘

無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記

紫微野人人姓志真撰

公姓夏諱志誠號清貧通人濟而章却人世本農家以積善稱於鄉里非義不為歷祖宗未嘗有及公松之門者蓋以分守傳家焉父珍有三子公其長也生而簡靜體貌魁偉賦性敦厚希言笑自誓亂便有方外之志甫弱冠不願有室常以生死性命事為虞候

二弟成人俱為之婚姻教以奉養二嚴自求出家人初不之許泰和改元公固辭父母亦知不能奪其志從之徑詣棲霞太虛觀師禮長春宗師參求玄理遂親炙左右得一善則服膺朝夕不替公不讀世間書然進修道德之語日記千言恒若不識不知者但躬勤庶務而已蓋行家人之所難為也貞祐中四夷雲擾有大寇據海州州之道衆無計可出宗師命公往救之即不辭而去既至方便援引獲免者甚衆觀其從命專直雖赴虎兇中兵而無所避忌蓋教信之心

致一也已知國朝遣使召宗師公亦從北行居延沙漢迢迢數萬里衆有修行役者公以已業之贖付之而自徒步蓋苦已利他之行如此也及行在居無幾復從宗師還燕摩闢玄門真風大振遠近炷香參謁者如市公有所得珍玩財賄雖過目不問其所以人求則與之而無吝宗師以公慮慈命主玉虛觀事不數歲還宮曳杖拂袖而來囊橐俱棄蓋不以物介意也復命主白雲觀事公率衆勉力皆服其德丁亥秋七月宗師歿世雖而清和主盟玄教士辰以公提點

長春宮事雜處稠人未嘗有尊大之心無間則終日
不始有間則怡然以應惟勸人行道而已其在紛紜
曾雜中不擇乞兒皂隸及門弟之末行者雖狂童對
坐而汝談笑與貴戚大人不分等類蓋其心無彼此
也云爾秋領宮事已十餘年以老乞閑家猶總之不
已固辭方免雖退居閑處云為昔請則以身先之蓋
忘我之至也在宗師左右始終恒若一日其奉上之
心無時少替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雖對喧悖清混
若無聞見如土木偶其不識者目以為愚或叩以方

外北天之說歷歷皆明其要而未之嘗言蓋涵養深
厚襟而能寧者也詳夫莅事則專行身則真視財則
疎處象則寬奉上則敬接人則誠一皆出於道德之
純正戊申掌教真常真人以恩例授無為抱道素德
清虛大師兼賜金冠錦服公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
享年八十三門人奉其衣冠葬於玉華之仙瑩禮也
辛酉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贈今號子雲試論之
昔曰子方之師曰東郭順子其為人也真人觀而天
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遁正容以悟之使人之

意也消而曰子方未嘗譽之以其德之難言也素德
真人若東郭之為人何如是之同也原自弱冠以迄
於終身步趨玄域而無一毫利欲之私至於以身率
物未嘗詬責傷割於彼其專心致志內不失已外不
失物往來塵境幻化之間而無礙所謂人貌而天清
而容物者宜矣至論公行無妄跡言無愧辭于枕指
顧無不在真語默作止無不從實此皆以跡求之而
已其在玄門六十餘年有所感受於真師者未易以
示人所謂聖知逆達鬼神莫測之事將與天地相終

始矣是豈與人所傳而輕議哉後之人聞公清靜真
實平澹之風勉而效之未有放其心而不復者久而
肖焉與道幾矣中統間逢同教始洗既望諸齋沐頓
首勉焉誌云

沖虛大師子公慕碣銘

大 原 李 鼎 撰

師姓子名志可字頌道沖虛其號也寧海人漢高門
子公之後父謂江子六人仰其功也雅好溪靜幽齡
有出處之志永安初長止劉真人以道授人於武官

師聞之往馬於願時之間似有所契雖為父兄約制不得即從之長往而然相感召之機已動而不能自止矣年甫十九乃決意往事之席下居無幾長生歸真遂求法於長春宗師宗師知其為受道器乃授之師既得法因服坎癸之後十餘年報厚德時亦以嚴潔見稱後從宗師應詔回廣燕京大長春宮宗師仙去清和真人嗣教乃命提點本宮事六年長往物業有增益而無廢壞上下協穆內外寧謐如空其中

又何足問但爾所為可稱者三也至如其餘於語默動情之間謀柔誠敬之德日積月累見之於所行者多矣不必徧舉始以茲三事占之明見善守其傳之於師者藉確純正而外物不能汨也乃望門弟子衆人等謀為不刊計狀其師平昔所行之大槩請文於子將刻之石子亦重師之有道乃因其實而編次之屬之以銘曰

萬善之美藏之於誠何以占之觀其所行五十餘年賜不沾席胡不少轉我心匪石財貨衆如人事結如

五日甲戌訖以微疾歛息曲肱晏然順化於白雲觀寢室中焚之五華之衆仙登春秋七十有一衆耆宿相與言曰此老有宗師仙去之後受清和其常二大宗師託以提點宮門事如彼其久當時常日用慶或出或納物之充溢流轉於前者可勝計耶又該小飲之際一納一袍之外無長物可稱者一也又從在道門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脂不沾席可稱者二也其臨化之時門人問及喪葬安借事乃拒之曰吾將往矣清濁各有所歸前一聚塵沉是靈應無所不可

胡不少潤我心本虛曲肱歛息不昧所得今果何存溪聲山色假者見假真者見真吾玄門中儔哉若人者若門弟謀不朽計刻此銘辭昭示後世

玄門執教白雲真人基公道行碑

京北南學教提少華李庭撰

書曰吾人為善惟日不足謂心無所為而為之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謂天無不報也夫人有奇偉卓絕之行而不得享樂於其身者必有其子孫竊觀白雲真人基公之父修仁行義孜孜不懈其於賑貧

同為若飲含然勳亦至矣是以上天降監批生善人
仍命仙真同旋誘掖卒使燁坑汚濁之中生享清淨
之福者蓋五十件所謂有損於冥冥獲報於昭昭者
率不信然公詳志遠字子玄萊州掖縣人高祖元亨
嘗歷官至安化軍節度使曾祖貞祖得中皆雅志卸
園潛德不耀父遵性明教讓慨曾次洞然無咎吟初
慕氏世為著姓宗族常至焉指中有孤悻其狂猛不
能力給者皆身任之事既濟未嘗纖毫有德色里中
人有以飛語被繫有司有義其無辜即為代之在囚

園中後記以恩信感動獄吏因縱其出入凡獄之寬
者多從容設策理出之未幾已亦以恩獲免大定丁
亥重陽祖師掌誦師真西遊乃館教於其家同語之
曰汝將來必有一子焉羽衣遂即其里建龍翔觀朝
夕香火敬奉天真泰和己丑餘氏有菜色因發私廩
為粥以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於所兵凶之後道廢
猶野視犯寒苦悉以收瘞數獲遺物甚腆必伺其主
而歸之無則皆散之以賙不給毋張氏亦有淑德事
舅姑以敬順稱既而生公氣質沉厚寡言笑舉止不

凡五十五歲使之學辟曰性非所好乃所願則神仙
輕舉之事父母欲力奪之即屏居一室自潔其形祖
師先見之明於斯驗矣乃辭家禮長春大宗師如公
為師成賓奉宗師教住持萊州昊天觀大元龍興太
祖聖武皇帝天寶仁聖志慕玄風已卯冬達達臣劉
仲祿齋子詔駕安車東抵海濱就徵宗師明年春啓
行仍率高弟弟子一十八人與之偕公即其一也嘗
時柳風沐雨聯手聯足踉蹌數萬里見上於西掖雲
山之陽固承座已之問乃答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既來之即安之此濟世之要術也是言既泰深契上
心玉音獎諭惟恨相見之晚因被旨佩虎符崇主天
下道流此回駐車金山之嶺頗謂清和尹公曰慕公
從我以來山行水宿日茲恭敬可謂勤矣觀其氣象
將來弘吾道者必斯人矣尹公曰然至燕宗師住持
太極宮尋改為大長春宮委公總知宮門事投清真
大師疏洎以山國教民經籍付之度道士吳志沈等
以備號持宗師既仙去道命清和嗣教門下公左右
維持終始未嘗忘甲子春清和委以山東諸路行緣

所至老師宿儒風迎遠望衆仰委受下者動以千計非誠心妙行有以動人悟物能若是乎戊戌春太宗英文皇帝詔選高通從掌教真常李公被詔赴闕是歲冬奉旨輔洞真于公偕無欲李公復立終南祖庭徒點陝西故事庚子春遷入長安從府僚之請也建三大玄都萬壽宮若驪山之白鹿終南山太乙樊州之白雲鳳樓原之長生藍田之金山皆其舊而新之其餘宮觀修廢補葺不可殫紀秋太傅移刺公總管田侯各差官從公持疏詣燕遷請清和大鑒

祖師既早甲辰春光鋒使夾谷公祖庭設羅天大醮禮請洞真宗被雲祥太霞泊公與李無欲共成五位真人補行醮事會皇于永昌王遣使趙崇簡設金籙大醮為國祈禱遂復同請公在事觀其進奏精嚴靈昭品著使回其啓其事因引見待之敬禮甚厚進與熙五真人微號公例加玄門弘教白雲真人丁未冬太傅移刺公就佑德觀設黃籙大醮臨壇外體者百餘人戊申春皇太后遣使楊仲明齋旨寵錫金符冠服仍命領職如故辛亥歲夏

憲宗皇帝即位遣使唐古出持璽書宣諭倚付掌管關中道兼發丑皇太子遣使脫離馳驛諭旨待以師禮己卯六月無疾暴興忽集衆詣門人中老信曰吾將行矣汝宗嗣吾職主張後事仍命經營喪具至七月二十四日順化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明年改葬於祖庭西北隅仙塋之次己未冬門人將樹碑志信偕本宮提舉郭德山李老希等狀其行實來謁文於庭辭再三不獲已謹次序其事按公之為人恂恂謙退似不能言至論及教時利物之事此黑山立對色俱

鵬言必有據衆皆心服以是宗師獨為倚重及未關中道頃日益隆尋常以恬淡自持未嘗出怪誕之語以誘愚俗一時達官閭人翕然歸仰四方學徒不可勝數故能名動闕庭疊蒙獎賚非徒履純實何以及此今人世之人所以陷溺其心者欲與利耳而公能斷然絕之其視財貨不啻若涕唾然蓋其大賢過人遠甚故碑之無疑仍繫之以銘曰
慕為若杜居海濱予世載潛德止哲人今天與之性合元淳兮不雕不飾全其真兮有未提挈聚長春兮

玄子秘訣授受親分利心去智專精神分始終一節
無端研分

聖皇嚮道起隱濟分萬里迹師謁紫宸芳一言止報
如其仁今功德西低取與份芳推其緒餘敬吾春芳
餐和飲惠萬征馴芳列聖相承教五族芳金冠鶴氅
寵溫新芳萬堂大厦與止輸芳道運要處終其身芳
功成厭世芳上賓芳往來倏然附屈仲芳有不亡者
青無垠芳門人紀德刊翠珉芳千秋萬歲仰无塵芳

甘水仙源錄卷之六

夷門天樂道太李通謙集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無欲觀妙真人李公本行碑

宣宗皇帝大師提點陝西五路興元路鳳州興州重陽萬壽宮無欲觀妙真人李公本行碑

釣六鯨於東海者不為鯢鯢而雷鉤採合抱於節林
者不為拱把而加斧鉞志於大匠臣細務不敢也今
觀無欲行實其超出物表之志蓋類是歟公族姓李
諱仲美原川山人父珍職官融有子四人公其次也
於大定己丑五歲始能步及長聰慧過倫慷慨特立
毅然以正直自負世間有狡獪者每正辭指之人望
而畏服嘗肆意酒間視衆世為不足玩弄三十七乃
攝然曰與其泊泛塵空中之我若攝脫方外耶時公具
教方行意欲從師而未知可向適碧虛楊先生主持
陽祖庭事乃往見之碧虛素待人於肩膊間知其為
金門重器然天質可驚度其有難解於心者且令還
歸但勉以積善而已公抵家與諸親友決謝妻子而
去其妻仙之笑而不顧其父兄而可責公姚其辭曉

之以理性之事又徐者怡而道乃同詣碧虛門
下碧虛以公識量不凡命名守寧及無子號公遂
願終衣行丐於市向人謂之曰酒李此其日用閑雅
以濟人利物為己任至於幽微之理允造其極大安
唐开泰境大旱居民阻飢公謂其屬曰餓殍如此安
忍坐視同邑趙三郎富甲閭中公謂其門僮謂曰此
艱棘之秋趙氏乃發粟粟付公嗣厥公與齊志道等
盡取公粟以給貧病日不減百人井水適涸泉復之
公密禱於神鑿泉得水設濟至秋歛而罷公不欲彰
名懼人知已即日而行已而有司奏聞特賜進馬潤
國長者未幾入興平環居以十日為約其靜中妙用
見長安集五期墨河使夫谷公又著老教筆說環整
請以縣南龍祥觀安公為主公居之居六年卒與定
唐辰在終南棲觀五年又還京兆之丹霞尊蒙師旨
主營建三原碧虛觀事所寓之地皆有成規正大茂
于春碧虛於祖庭文室謂公可以倚重眾以有代間
中撫而公及軍民避亂於南山糧盡人相魚肉幾及
我公或曰此酒李先生素有道者也固期得出山遂

得免焉唐與春和而陽依附者家會中盛李公洞真
于公在汴中盛泰請住持丹陽觀終已汴京次附於
我朝賊而忽起其能無辜者皆生謀公與一長老止
水泊中迫於危殆長老懷謀不能自持公止之曰我
輩平日所行正為此耳死非常事夫何畏焉竟以事
免城中絕糧人爭死渡津人固拒飢溺者以萬計公
請洞真先登固以陰陽間論津人餘皆獲濟公既達
新街門徒望風輻湊今之靈在天慶創成榮觀自此
始也明年領眾適燕時清和尹公嘗放每會通眾議
祖庭緣事皆推公為能公謝不逮復奏請住持重陽
宮兼世提照陝西教門事更名知遠祖以厚禮公求
行而歸過魯過提自侯伯以下皆大造祇迎有以卷
觀奉之者有願為弟子者有以財施者公得之不以
一毫私已悉歸之祖庭京兆田侯德榮聞公西歸督
佐官就河中相送以府戚侯德觀歸之今上清宮是
也時閭中肯足慕敬相瞻公以公言語振稍稍格心
比年南征得學未者不絕公詢其主有好善者多端
勸諭引而歸道有不可必致者乃張貨取隨後以明

文斯其自使其感之深者終不忍去公嘗往來於祖庭玉清之間然規畫制度未嘗不參教於祖庭而中秋受清和師書督祖師墓事掌教真常宗師人在以祖庭之職冬十月詣提點重陽宮再拜奉土儀修文廟闕瓦卽中卽拜用華請於公公畫給之士皆稱嘆唐子春三月祖師特賜無欲觀妙真人就秋七月河北柳公總管家錄百餘人陰謀南逸得其跡狀其殺刑之公開之連夜馳至其門以善言勸導亡者皆色明半城中群小數百結連和逸權府韓淵密知其情

徹戶請市以奉家感公一言但微其姓葉太傅轉刺實給其丹死歿以二婢殉公以古葬禮正之始罷議凡契丹人以人殉死者契國以華而升春詔燕京作普天顯公預為夏四月歸自衛許京長官復請在丹陽棲雲王公其禮郊迎座中若有急色介諸徒連出人莫知其黑甫登舟而軍已擁京門其北見類如此明年還宮秋八月朝旨加主徽其人既尋又被嘗服之寵中黃春宗師以國家熙事其肅括致年已八十六矣不敢以老耄辭此至堂下疾篤以後事付于法

中衍真大師張志悅以其徒升宗師為大度師於長春芳靈宮領而祝嘏夏六月二十六日也諸徒來極而歸因薨於終南祖心禮也葉之明年志悅命李志安陳去元具行狀請於宗師欲刻諸石道寧通有事于堂下宗師就命當筆且曰無從領袖祖庭蓋有年矣今予代之始終行實予必熟知其文之也國運道學不復年歲謹按無歎可見之行爲之說曰有主符主教之大人不可無輔翼玄教之仁人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我宗師正容怡物天下用士皆觀而化

無歎公輔弼其教以存存心俾祖師根本之地有隆無替可謂無負宗師委待之意蓋公之為人葉剛大正且之氣持特立獨行之操傳授有源充養有地故施於事也無不濟之以仁過患難則先之見人急難必盡力救之而已有叩其餘具之訣者則以積累勉勵之其可與談性命事者身不夜分不寐雖與童穉言亦詳詳未嘗倦至於名士大夫尤樂與交遊而相忘形骸與人接談又能度其高下而切中其微然且待人以約持己以讓其淑米心成而不德和而不流

在環堵四五年間神變之妙歟直書之恐人以為誕
原其動靜語默之常亦可謂間世異人者矣故碑之
而無嫌乃贊之曰
傳繼李公專氣致柔其守也堅其行也固解紛庶務
而善計不費一志不抗一先為之倘若人者將散世
提操而進帝鄉之道耶吾知其了了諸緣而略然乎
歸休也

紫陽真人張無欲其人

維大蒙古國歲合己卯正月己亥朔二十三日辛酉

先生河南滑縣長兼訪致仕奉天楊興謹致祭於無
欲其人間元通寶若吳尊師性質高純克獲休履
月吟風蕭少之趾所與善者惟李商仙孔巢父爾昔
張志和號玄真子游家泛宅逍遙幸歲寓意於漁釣
不設齋曰陳少游寔觀察使曰顏魯公曰州刺史杖
履往來迄今傳之以為勝事與也何人浪名進士職
非顏陳才非孔李巖穴素吳洞真無欲而翁而已旅
會京華適癸之巳天兵南渡喋血千里十二都門閉
而弗啓一死一生誓言在耳頃承驛召入長安市洞

真仙化吁亦久矣真人既見傾寫宸衷日電射人微
曉不寐青山滿眼書粉委盛夏五月臨濟作紫夜
半託君萬有不問朝顏朝蕊暮頤暮春大限未終免
孫而起真人入燕退黑獸世像間卦音老淡如水正
骨北泥計病奈梓利琢荆扉尺書吐至白馬素車遠
涉清渭三墳生翦少酬知己靈念宿昔能不駐止再
見無時伏惟西饗

佐主取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

虎

巖

趙

著

撰

公諱志亨字伯通致照其號同州馮邠人五代瀛王
道之後賦性剛敏業進士年甫弱冠有為入京師就
任太學西赴內試不中適崇慶兵亂還鄉以詩書自
娛不復為舉子計本州節度使與也肅請設教授事
公辭以不能大兵西征公因北渡寓德興深居不出
歲終未嘗奉宗師自北關迴道過馬公以其平昔聖
學召省之故至是為其師感發之機一召於外而已
之天機立應於心鶴鳴子和森不可禦尋即願奉几
杖列門弟子乃先謁真常真人為先容真常一見莫

送於心遂引見為宗師亦不以常人待之既還燕一
夕指公謂二三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玄門
後事也公默然銘於骨中後數載宗師將歸其宅眾
乃以閑事為請師曰我之託付伯通知之矣不必復
言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自開闢以
來未有今日之盛長春崇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
事屬意在公豈非天乎請毋多讓遂集道眾并達官
貴族天下大老便宜劉公之屬就迎於所居之靜室
請定仙號初清和閉門而不納公多戶而入扶至堂

上使眾羅拜堂下名位既正玄風大振公之力也至
乙未清和因耕庭事在闡教於秦晉之間默遣公手
書云千辛運而祖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
況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未成者來汝當果斯時不可
不順公書書乃自金言真常慎行此事已十年知之
者不惟玄門道眾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蓋
天也豈人私意所能得而可哉丁酉清和承詔還宮
公乃取元初立清和彌縫扶護之禮按為典故而行
之遂立真常既畢清和乃以歸老之計道遂於自得

之鄉真常乃以無礙智慧迎服教門之重任輔益二
真人終始進退俱不失其正者亦公之力也先是承
詔教授曾子十有八人公乃於名家子弟中選信行
溫恭者如其教為伴讀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
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萬善固有之地日
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是
後日就月將果皆克自樹立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
德見稱於士人又勅宣撫王公改樞密院為宣聖廟
命子弟薛德珪修葺武廟而祭祀之又創建五教觀

及道庵十餘處為道眾修進之所應子冬十月京兆
大傅及總管四侯等請清和改葺重陽祖師以公為
輔行自燕至秦三千餘里凡經過道家宮觀廢者興
之缺有完之至百餘所其間公為之記者刻諸石者
亦十二三焉祖師等事既已復從清和還宮戊申真
常大宗師依恩例賜金襴紫服還元教門都道錄權
教門事仍賜以令號蓋嘉之也及將立玄學公復以
作成後進之心而贊助之直至有成中宣統八月二
十三日示疾即真享壽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薨之五

華山之西南原禮也化之明日著因以祭文致奠禮
於堂樞前門人韓德珏姚志玄執公之行狀求為墓
銘將刻石以表之著為公之交為最厚因知公為最
許故不辭而為之且異常之於此一相遇便堪若
平生遂引致博太真人門下同著道家冠服又與築
室於宮之右而居之比至物化三十五年之間其相
與往來者梁運使斗南陳翰林秀玉吳大理卿德明
輩每論及當世人物至以宰輔之器許之其雅量高
致為可知已歷觀三代宗師所行之實跡則是靡有

一事不相咨問不相假借而成之者又於化前後凡
十數日數相往來於似夢非夢之中豈亦各人習次
真理融會之地別有相得於形骸之表歟何其誠通
氣合物莫能間而至於是耶或者往來猶議謂同出
身於儒之故茲蓋圓於私智之所見也化之後真常
祭之曰與公相會三旬有五不交以勢不聚以言隱
初相見無言心許公今假化境出非人出死亦跡孰
知其神此豈圓於私智之所能及也哉予政新之曰
如其不思為得焉寂照乃銘之曰

堂堂佐主博太無偏止水應物不隨物遷禮服智燭
仁宅義路才德雖集時則不過華門圭竇終日如愚
窮通有別聖道豈殊忽遇長春星拱北辰一患發藥
德因日新孔廟躬修武廟繼初文武之道將行有望
公之所闡豈小補哉贊成玄教市卜大宋荆金趙璧
元而不耀英華外發藏明內照昔日非熊今學猶龍
彼此一時不謀故同州之金石磨滅有終盛德流風
云胡可窮

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

太原虛舟道人李鼎撰

公名志源字德清號重玄子其先本上京徒單氏大
定末遷萊州膠水居孟氏宅人因以孟氏歸之此亦
古之因食采地得氏者也高祖脫卒於汾陽軍節度
使高祖母元顏氏金源郡王希尹之妹曾祖克寧而
嘉祥縣主事熙宗海陵興陵通陵凡四朝以功累遷
至太師封端王及龍議曰志烈祖科哥時世襲十戶
終於南京副留守父給答馬復世襲十戶賊母烏林
答氏略以金國名臣傳者之其家世可謂盛矣況在

大定明昌泰和間使他人處之鮮不紛紛華之所流
蕩公獨從齟齬中猷需貴而樂淡薄非性分上風有
薰習之力能之乎明昌初年饑即遣人高翔哺聚劫
掠詔命公之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抵死求止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遂宣布主上之德朕以念康不戮一人寇
為之平古語有云活十人之命其後必有顯者是公
能了此大事亦必惜先世豐功厚澤陰相之力而致
之耳公有三兄五弟其兄有官至驃騎者有至輔國

者餘皆克紹家聲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公因適
去從諸難州王清宮兄長春宗師請為門弟子師滿
其貴家子兼異其風骨不化後必為金門重器乃從
其請授今之名字父兄疑其第四都金真觀主之之
叔為隱匿繫歸有司聞之之遂還家自言其志父母
知不可奪因送第二都樂真觀使居之樂真今更名
王清矣公難得法於長春充養之際亦曾質於玉陽
太古二師真玉陽賜號開真子太安已已長春應詔
京師遂住王清知公有所得乃賜重玄子號美嘉之

也貞祐癸酉公之兄弟皆為兵亂蕩散而父母失依
公乃扶二親就己所居致孝養之力三載難二兄還
其安置省閑誠敬之禮未嘗缺已卯聖朝遣使宣劉
仲祿起長春於海濱門人中選道行清實可以從行
者得十八人公其一也及進程萬里沙漠其輜重車
皆而人主之惟公獨御焉清和憫其勤請劉仲師師
曰吾知斯人之勤矣但欲先行其人之所難而後必
有大所獲耳公聞之乃曰弟子於師卸山淨德無以
為報其僕其御實常為之事子惟不知所求亦不知

為勞也同行者中是稚勤苦百五皆爭赴矣辛巳西
至阿不罕山始有漢人耕作因公等九人立棲霞觀
癸未往德興之龍陽甲申長春奉旨往燕城太極宮
尋更名長春宮亦自龍陽來丁亥師反真公年四十
一矣一日靜坐一空忽然於恍惚間見重陽長真長
春三師真公拜畢侍立祖師言汝壽當七十五長春
言汝五十後必負教門重任難繁劇汝勿憚是皆磨
礪汝之砥石鍛鍊汝之鎚冶也言訖不知所存尋覺
身中百關通暢真氣奔流并尾闕入泥丸是後日復

一日神物變化金葉玉液黃庭終宮諸派流演非言可及公因備考北代師真得道之後身中之事著見於書者針芥相投矣公從此以來雅願締造次固不在是其身中所得流運之理亦未嘗止想當時其為樂可勝計即至清和真人掌教乃副知長春宮事俄遽知宮成受宮門提舉丙午遷宮門提舉戊申權教門事已而以恩制賜金冠紫服并至德玄虛怡真大師號癸丑掌教其常大宗師奉朝命晉度戒錄委公為燕度師丙辰具常羽化誠明真人張公嗣教以

公玄門大老之故已又在制選授以教門都提舉印俾攝其事戊午秋應丞相胡公之請主平陽黃籙羅天大醮尋奉令旨賜今真人號中統二年辛酉春秋七十有五矣度門人五百有奇宮觀稱是是年春二月二日順正而化前此數日預以後事滿門人凡來省視者見其目明音吐洪暢盡如平日皆不之信至是方知公之所得道人遠甚越三日癸之五華山仙登從道命也至於度門人主宮觀茲皆歸餘土蓋衆人之所共見者或可得而言之今壽幾八十矣

而精神不衰臨行一著又明白如彼其素養之於內必有真精微妙衆人之所不能見之者豈易得而言之也送葬之日官僚士庶前登後擁傾動都邑道家不言可知秋九月門狀其行請文於予予因按其寶實而次第之屬之以銘曰

莊華柔木言絲之絲大沒滔天砥柱不移二者之美公并有之公既有之我請布之一過師真便得正理觀公之性已超異矣及住大宮中正不倚四十年間又出類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本若不立道無由生

推公之孝及公之誠本既立矣道宜有成人所見者緒餘止道公之得者妙絕真假天地一指萬物一焉不以是觀知公真真與真觀身孰若觀神神如之何把握乾坤陰升陽降黃河崑崙至人妙處不屑見聞精神骸骨各歸本始門人治任奢儉合禮燕暇之北五華之址碑以表之公元不死

澤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解

前 進 · 士 王 鵠 撰

君諱道率雲中白登人也為縣吏以廉平稱君生不

好弄間與諸兒戲必結庵臥坐曰我學通兩藏者知
其有宿習及長雅意玄門毘李凡四人君其伯也縣
已推嗣世業力却泰和壬戌間萍踪隱士劉紫顙
號得道乃與家人訣詣屏風山金衆觀師事焉師歷
試諸難至達乃舍君樂從不屑也師知可教遂授微
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歷關中寓華山上方之白雲宮
層巖飢僅餒立志不少衰既如太原泊神霄宮有說
蓋院僧賢而飯之道復楮幣千二百貫君乃榜求其
主踰月竟不至遂以給貧乏而一無所私貞祐之中

戎避地張村穴洞以居歲而子卿里稍安帖上官馮
祿開居之在并也迎歸雲內君尸居環堵若將與世
絕者而樂道之人渴於請謁百方為出之於是肩摩
踵接學君之學者日益衆矣唐長春潭源長高定範
聞君崇敬請之未曰龍泉曰金衆曰玄元皆名觀也
君更為佳特而興廢起頓之功為多癸未秋真人邱
長春入觀回君執弟子禮送諸銀海之東日紫道存
一見如故問君之初事以紫頭對師頷之曰仙人中
天隱也因授秘訣加號真人令舉室而京未推指為

道官長遊戲十年庭無一訟達長春仙悅清和紹休
尤與君相得丙中之春尹清和謂祖庭還會君於古
恒嶽之陽語之曰吾近遊陝石春曰伏德榮之命化
玄宮道宇皆攝人主之惟華山之雲臺地靈物秀實
仙家一洞天非君無可託者君再辭不獲遂連門人
為經營君亦往迺再三大興築構所過崇奉男女如
市於外中夏曰侯休華嶽廟復興丞相胡公天祿同
署遷居於雲臺間君聞命欣然即日就途甫四三年
厥功告成丙午春有詔設普天大醮於燕京之長春

宮徧召諸方耆德而君亦預焉時李真人主醮事得
君甚喜是年夏五月庚申旋車古恒越二十二日士
牛諸州收高仲揀泊門人許志安廣以後事翌日將
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有五君生長大定明昌間不
以世俗所樂者嬰其心而能遠跡塵凡和心物表束
遊西風所至風靡靡土木屢興聊亦應緣而已嘗作
已人曲接引於衆又著會仙通應總仙三錄以通神
仙可學之事臨終語門弟子曰可於大室吾雖榜
以餘然足矣蓋取南華儺然而來儺然而往之義則

君之平昔所養可知已方君之在渾源樂與學士魏公邦彥遊故其亡也門人史志經狀其行走燕求記于公且將刻石祠堂之側公一月携以過僕曰真常好道人吾知之詳然吾老不作文字久矣子其代予言僕初客燕城殊無文思重過學士之請而復嘉志經之不忘前事乃以臨終之言名其堂因為紀其始末云若夫門弟之勉楚者皆常識諸碑陰竊不敢喋喋藏疆園協洽清明前六日記

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銘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高鳴撰
金朝故事新天子即位例出諸王為方鎮大安崇慶間宣宗以蓋王朱彰德先生時以高家推擇為功曹據有康平稱元精算術固之出入府中推性重厚復小心畏慎故見親任至寧元年宣宗入繼大統明年車駕幸汴梁危從以行補戶部令史當艱難之際柄臣高琪蔽視之史其持下急如束濕從事者為之惴恐稍稍引去先生以直道自任氣殊不少哀會被檄詣米倪燕師抵朔州值北兵大入幾至不測然憂

世之悲歎見於顏間識者謂秋無崇半顧力行何如耳若是而進武則功名爵位其世不顯一日忽報謝病歸隆慮山間者愕然通與丹陽馬公之高弟盧公相遇便請執禮為全真師既付授有源未幾點有可契徑入棲霞谷無憂洞深生練化木茹澗飲其節愈堅苦學道者難言之行元神府宗室惟良招撫使杜仙皆一時豪傑日加敬異在屯戍捍禦中嘗率僚佐致謁其他可知甲申間嘗春邱公應召還附盧公遠迓得賜名老方疏重玄子虛公有北京之命謂先生緣在彰德俾之南行總管趙德用請往迎祥觀觀雖兵燹日久凡事草創先生一顧與焉有承平舊物之漸丁亥長春公上仙携法衆往祭固宿留禮頓若致心喪焉庶幾復還士庶逢迎惟勤聞里皆曰吾家先生來也總帥蕭仲通暨同列奉疏請主盟天慶宮宮之荒廢略如始住迎祥時先生力為經度不數歲大殿而新之殿堂庭廡壇藏厨庫下逮殿廊威儀而法視他郡邑為冠丁巳宗王穆哥崇向高風達使持金冠雲錦羽衣赬耀之仍加真人號以庚申二月九日

春秋七十有五怡然當頌而道門弟子蓋之王裕村
其原從治命也可著地元經若干篇行於世甲子春
提點趙志璞偕法兄弟持狀來謁曰先師寧神塚上
之木拱矣而旌紀寂寥誠願之以銘死且無恨敢請
鳴以先生之行應有銘者蓋先生少時已自不碌碌
難由文法進人皆以遠大之器許之沉潛即舊人依
光日月君臣相過古人謂之十載難方駕漢名臣可
也乃今挺然不顧樞項黃馘自棄於滄泊無端假之
地以至成道非烈夫孰能如此以是舉之真可銘
也已若夫萬鵠送鴈壇而翔飛煌抱祭器而死虎承
牒而投田豕靈失道而作司南其靈異類此者甚多
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通亦不敢具書先生字友之相
州安陽人初諱蓋既入道止以法名行銘曰
貧賤悵悵不膠者誠在昔所難在我翁張城旦刑書
家令智囊顧乾龍未耀已麗乎初九之陽迨雲霓渝
然而從相得益章果以功名自在於一代宗臣而有
望政肩就代來之議猶作封侯之采昌胡舍彼而取
此抑可謂有天德沉潛之剛翩翩獨征滌與世忘擁

腫之與隣寂莫之為鄉是宜為下士所笑而耿耿自
信者耶芳其心光此孰得孰失計必有能辨其詳或
東而雲或下大荒千年夜旦曾不失處順安時之常
有豐者碑植立墓旁緊接蓬之日雖樵童牧豎知有
道者為不亡

棲真子李尊師墓研

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王德文
尊師姓李氏諱志明字用晦棲真其疏也世為潞之
壺關人以農為業祖考而上皆潛德不耀甫九歲去

父母為全真學初禮樊山潘先生為師誦經讀書為
童子事稍長過趙然廣化王真人授以大候周天之
法鍊陰為陽之術久之覺有微驗鼓奔踴躍不自勝
乃曰師真豈欺我哉自是益積日新之功遂事以春
真人命名與字愛之深所以教之為始自薪水庖廩
及一切勞筋力復心志之事皆令親歷而備嘗之然
後誘之以至道之妙示之以用力之方虛懸謬復不
憚朝夕師亦力強而老若至賜不沾席者餘十年靜
而生慧性識明了仲然引筆肆口為歌頌皆有理致

長春曰李生果為受道之器非餘子可及也居無幾
又思枕掛瓢徑歸太原募保真觀居之或寄跡於廊
肆或丐食於村墟觀化閱世人無識之者但以單子
李師父目之時方遠取國利未定我為營屯呈散汾
晉間劫掠財物戕害人命者有河有之有司莫敢誰
何歲歲演太宗皇帝南伐駐蹕并之古城師率徒侶
拜觀天光祐者祝書上情悅懌自勅兵人有暴民掠
物者以軍法從事逆者為令山是行者無獲居者晏
然師與有力焉辛卯再駕而南復蒙時昧是後師之

道價益重矣清和宗師嗣教命管領一路道門事仍
兼本府道錄後以道體冲虛大師之號畀之未幾府
尹石抹公及道錄智公以保真狹隘疏請師往持天
慶教宮天慶兵亂後鞠為荆棘瓦礫之場既允其請
慨然以興後崇建為寧一日從容語徒眾曰度道士
以守宮觀難近代之制然自漢武帝時於甘泉宮中
為臺畫天地太一諸鬼神像各置祭其自是之後蔓
綿衍溢恢張弘大以至於今其未遠矣吾道家者流
雖恬淡無為以治其心可不以分社祝釐為立教之

跡乎是則以營繕之事不得不盡心力而為之也或
有以功大難之者師曰古人有言築舍道傍三年不
成謀之欲家斷之在我即荷畚鍤為之倡從之者雲
集資者董其後富者輸其財知者獻其巧壯者程其
力師幹旋運動於神明而中而應之者不愆於素遂
使天慶之規制雄碩俊整為一方之冠者其見於蒙
祿來公可撰萬壽宮碑茲故略戊子夏大旱將為一
路災府中新雨條屬以師主醮事已而澍雨霽決散
以大葦又宣差完顏胡失刺畧得奇疾氣息幾絕家

人走告師以危殆狀躬詣其處呪詛杯水下咽復甦
其精誠之至感格之效如此平生不勝計所錄纔一
二年已而真常真人以師踐履之實洋溢遠邇述河
東南西北路道教副提點誕生一空巾不動背色而
事無不集者雅為誠明宗師所敬重中統二年即陞
副為正越明年左仙翁保奏於承寧即即授棲真洪
妙真人之號方為人天所瞻仰遽爾歿世於至元丙
寅建子之月次晨返真得年六十有七又明年師之
高弟提點張志希依老正等請道教都提點洞元大

師中雲叟繼主天慶事雲叟即師之同法弟也至元
癸酉予方官太原通洞元還自燕都將以是年四月
已酉葬師於太原府城之東南三里所從遺命也洞
元持師之門人郭志修等可鑿行實狀以表碑焉請
洞元與予二十坪之舊也固辭弗許因請洞元言專
師一方外閑人耳無倚頓之富無晉楚之力徒以日
積月累而歲以增加遂令荒寒寂寞之域一顧盼之
頃化為天上之玉京平地之寶坊非德足以服人誠
足以感物曷以臻此莊子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

甘水仙源錄卷之六

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以師今日之可成就者論之可謂積厚而有力者哉
銘曰

維金不彫不彫何傷維真不偽不偽可常斯道昭昭
孰為主張符其人而遇其時遂川流而天先念謂若
人福厚災重心靜而明志堅而剛內德既充道價日
彰事之者煬毫車席師之者振衣升堂騰實斐聲佩
蘭襲玉砥柱中流橫瀆獨障遊赤水而得玄珠瞻南
華而友子桑視人世之死生猶旦夜與陰陽遞歎世

而上仙返白雲之帝鄉願雖煇骨於此既不足以喪
吾存則又何必驚於凡亡耶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

嘉議大夫吏禮部尚書高鳴撰

全真之教始於少陽君興於重陽子大盛於長春公
長春傳之清和清和傳之真常真常傳之誠明誠明
傳之淳和淳和以大元數之實為宗門五代祖諱志
坦字公平出於相州湯陰王氏父諱忠性慈願賢推
雄其鄉母岳氏閨壺有徵姪夢古仙來告曰此子成

人必令學道否則將禍而家已而公生為自童升不
好弄戲且不喜華美物甫及冠即著道士服師北京
盧尊師師乃丹陽馬公之法孫洞清于公之高弟也
時以道錄居京之華陽宮盧素嚴厲少忤輒責誨之
殆若官府然故居門下者鮮克終公參謁之餘力營
百役至於唐廡漏礎之細躬執靡有懈廬亦憫其勤
而誠復加以禮食未秋謁大宗師長春真人于宣德
一見器之傳付秘訣既恐無以善其後遂行化興中
義錦間日丐一食雖蚊蚋嘍敗亦不屑棄已匪茹而

居不計何地遇昏暮即止戊子聞清和宗師駐燕知
道統所在恭禮焉師愛其力行大加獎掖公忽有開
悟恍若神明頓還舊觀無幾何徑入金坡坐而鍊化
窮深抵幽木茹澗飲人莫見其面其志愈堅苦雖晦
跡十餘年無賢不肖皆曰金坡王先生有道之士也
甲辰春真常真人李公素高其玄屨以書見招來拜
為大度師夏五月從真常北上參受三洞秘籙以祈
禳訶禁濟人其疾病藥石不可為者假符水或以袂
拂之罔不立驗咸畏服其神

皇太后欽挹真風寵賚以禮公益自謙遜惟願隆是
懼每蒙慰諭必歸功於聖神若私不敢有者其知今
不伐也如此留居闕庭者六年還燕為教門都提點
燕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凡赴十有七馳驅寒暑略
無艱苦狀蓋以輔翼玄教為己任雖九死不悔也
先皇帝踐祚之元年龍集辛亥詔真常公佩金符馳
傳祝嶽瀆以公為輔行繼而奉香代祭者又四皆以
祈天永命歛福錫氏為意癸丑上問養生之術對曰
此山林枯槁之士所宜非天子之急務也天子代天

理物當順天心與民興利則天降之福壽近大赦天下革故鼎新民樂生活開創以來戕橫天閼精魂無依非求諸冥冥中而莫之能救是所謂思已及於八方澤又浸於九原矣因奏修黃籙普天醮大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天下即詔公命真常公于燕之長春宮陳設醮事所須旅百俱出帑一無擾於民食墨得甲寅三月十有五日禮備將行雲膚寸而雨公密禱於天天為之靜風月肅然星辰可摘又有卿雲鸞鶴之應公卿文士咸作歌詩以贊其瑞繇是道價益

重一時貴遊悉奔走承事或執弟子禮真常厭世誠明嗣之公之力居多中統建元春入闕旋反軍懷陳天壇愛之留王奉前期歲相州神霄宮以虛玄席諸耆宿士庶懇公主之明年會真常葬人明年復入金坡至元改元燕人楊提領者數慕玄教於私第之後圖作環庵一區願得天下高修高尚之士奉之愈曰金坡王練師可即禮致為三年冬誠明復以提點事懇公七年誠明上仙今皇帝詔公襲位仍加真人號以九年十一月二十有七日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得

年七十有三越明年門弟子梁志安常志敏等奉其衣冠手神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曩事熙熙然化而陽春執拂祖教者萬餘人汗皆浹背咸嗟異之以謂純誠之驗也所著信心錄六牛圖傳於世葬之明年志安志敏等狀公之行來謁銘鳴治彰德時蓋常以疏請公主神霄從遊甚款故習其為人義不可辭公美儀觀愛讀書尤喜性理學深得奧義好施與困乏無聊者不以己之有無謙恭寬碩克已下人故度門弟子者數千人若觀若庵者又營建

百餘區可謂能弘其道矣嗚呼以公平日陰功濟物之心嚮在闕庭假之以政教時行道焉知不有如行符設醮之功耶若夫將適遼東也禱之而愈風痺又去許昌也空中傳玉帝有命其靈異若是者甚多然實非公之存心且有淳和真人傳在茲略而不書銘曰

混沌既死大道窈冥乃醕其醇乃濁其清喚詔以形勅礪以情拱壁而先駟馬竟盜為夸矜天開聖人巢石聾盲著書貳篇強為之名爰有漆園漁為鯢鵬蝶

夢破而虛白生然後混沌復起大道復明代有人焉玄風日宏有來重陽莫之與京孰其似之淳和是承挺焉志堅夷焉心衡嗒焉尸居而聞望震驚寂然無聲澹然無營眇翩翩而獨征砥柱中央萬古不傾力提玄綱惟公主盟雖以符水藉名而救世是宜羔鴈待之如老更金坡蒼蒼草木光榮衣冠有藏功行有銘而復返其精抑將乘泠泠之風御顓顓之氣遊元洲而戲赤城也耶

順真冲虛真人毛尊師蜕化銘

宣授河南路提舉學校官李國維撰

人命於天地兩間事莫大於生與死也自生至死之際善惡所歸其可以見之矣且莫高者天莫厚者地在天而日月有晦蝕在地而山川有崩陷天地尚不能久有壞如此而況於人乎乃知生不常存惟靜而復命曰常死而不忘者壽蓋有道存焉耳自大道既隱人慾滋熾不可救藥幸鍾呂而下降及近代全真之教興有王重陽者出化馬譚丘劉於海相相從往近東西二都仙跡顯著而後遠近向風而流傳漸以

彌滿四方遊其門而學者不知其幾萬千人至於識性命之理了死生之事而不失其所者蓋亦寡矣百年以來能繼重陽七真之風而不下於今之高道動化關洛間衆所欽慕卓然獨異者冲虛真人毛尊師也師諱養素字壽之道號純素子順真冲虛真人其師號也家世平水太常博士兼祕書郎沁州同知毛度牧遼之嫡孫牧以文行純粹前金明昌初朝廷重其名特徵授宮教之職得其師道上下受益歷館閣通守外郡於道無少違失宜其為天所佑有賢子孫

其父諱德字日新以門資入仕不喜躁進師性資冲澹雅有出塵之志幼喪母事父謹敬鄉里以純孝稱既長僑寓許昌貞祐初適一羽客見過風神蕭爽師一見乃知其為異人謹奉之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祕語師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心神渙釋道緣漸濃又於隱君子于采二老時親言教以謙光處己實德接物乃父既即世喪祭禮閑業家易服而道往禮太華惠照真人田無礙即丹陽之法嗣也謹執几杖清告玄門幾二十年惠照

異之丹書祕訣又得其傳天光煥發日以益新殆不可掩因志在四方不為物滯門人常志以系出素宦方監永寧務棄官入道同諸貴遊請師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既見堅乞還歸師却之曰吾既在道門去就自有時終不能為世俗累爾無顧我子號泣而迴後天興河南之變大朝王師南渡因復姑汾時官府道俗交狀敦請同法屬王葉諸公棲霞党子春住持玄都觀當其晉境飛蝗滿地民心懸急師率王葉輩齋戒致禱蝗悉飛去竟不成災人以為靈應

昭然精誠所致莫不尊敬之但福也靖虛未能全忘其情已未同諸門人常志久由陝而南興葺洛陽朝元棲霞二宮及華陰清華觀不數年金碧輪奐冠於他處丁酉汝州官府狀請住北極觀已亥閏洛荐饑豪富閉糴師悉發餘糧均施困餒賴以活者衆蓋平昔樂於朋急以仁為己任如此辛丑清和真人至終南以師宿德望重起為棲霞提義領披雲玄都寶藏八卦局時紫陽楊使君行漕臺暨王華王元禮西庵楊相正卿諸公俱在洛興之遊相得甚厚道價增重

光耀一時甲辰副提點寂照大師吳志明北上齋皇后懿旨有冲虛大師之號繼及真常掌教大宗師銜命南下賜號願真冲虛真人既莅琳宮主盟師席薰戒嚴肅曰無情容庚戌舉燕京都道錄韓公以自代退跡清華未幾韓復歸燕棄世再奉掌教誠明真人法諭復領朝元棲霞宮事師於性理之學克意終斯須無少間斷故能透脫融貫全真正脉其造之也不為不深一日炷香危坐即示歸寂之語哀莫能測翌日晨興方理巾幘既畢依牆儼然立化神觀不羣是

日朝霞巨天人有見師翔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楊君用登封韓仲溫因宿於宮嘆以為異貴已未七月上旬四日也世壽八十有二凡聚徒闡教前後度門人百數輩其遺骨瘞葬於本宮之先塋閩洛諸公多為作傳及賦歌詩挽誄之有汎霞圖卷傳於世翰林待制孟攀麟京兆教授李庭叙之甚詳門弟子王志冲張志全同道判常志以齋講師郭從道所作行狀謁余求誌辭不能已余以謂甚哉道之難明也其道有成不成由其人之悟不悟故前聖有道心唯微之旨

亦有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語皆不以達道為易其所以悟而成者誠亦有所由來必也所稟賦高明所遇合神異所以抱神守一甚固積行累功甚勤自種時一點物真力耕敏耘善始令終然後可望入其闢域矣師生於姑汾長於賢祖考積慶之門德天地之間氣其稟賦不必論也隱於許下遇希夷許以可教遂授其妙道入太華禮田無礙授丹書其遇合可知也內持孝敬以事親奉天外施慈仁以愛人及物此非積累之功行乎隱居華之下洛之濱清淨虛寂餘

四十載有進無退此非抱神守一甚固者乎故卒能有成脫塵網之中出化機之表翛然往來入於自在逍遙之境界不亦宜乎後之學者可不景行而加誥意抑謂自大朝奄有天下以至中統改元當今皇天眷命

皇帝暨后妃太子諸王莫不敦尚玄風敬禮高士而師之所歸至善若此不可不為之銘銘曰太古之時人生之始壽而不夭仁而不鄙大道既隱豪俗靡靡滋熾人慈泯絕天理輕妄好惡勞煩聽視

真取之歸幾人而已在清流中有絃素于忘情名利遠跡朝市養氣烟霞棲身山水伊水洛水嵩山華山徃求同志密叩玄關當授攘之際倘佯乎其間契遇高真逸駕相舉傳授秘訣煅成大丹輟食賙人救時阻艱內持外修功成行完策名紫府垂範黃冠塵緣方盡颺馭還幻身外物付之等閒汎霞瓊空北視塵寰陳跡在碑有志明刊善始令終衆之所難不歸於地府不利之王官生死無變於已而況乎利之端豈亦多不幾於神仙之一班後人仰止拂石以觀

終南山圓明真人李鍊師道行碑

祖庭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諱志源邠州三水縣人天挺至性宗黨以孝悌稱自幼有冲舉志年未三十考妣俱喪乃棄家絕累潔身入道師事本州王峯觀全陽周君服勤左右數年匪懈全陽憫其精懇遂付以修真微旨止使遊歷諸方參證心印至醴泉與同志裴公結茅以居遣欲凝神虛心集道歷十有八載故得慶應盡銷天光內發鄉人李公崇尚高潔建道院率閭里耆艾延至

事以師禮無何全陽召之還外賜號國明子俾主王
峯觀又嘗集衆言曰圓明於道實有所得他日吾歸
全之後汝輩當尸祝之迨正大戊子冬十月全陽返
真門衆遵宿昔之命舉練師處師位練師勉從其請
未幾遷居京兆府城之西漢高祖廟凡昆季子姪教
育公溥遠近道屬靡不得其懽心始服全陽付畀得
人之哲天興初秦地受兵練師挈衆出關寓陝州之
鷄足山尋遷洛陽長生觀及河南破天朝遣使招集
三教人練師率衆北渡於東阿縣築栖真觀居之遠

邇聞其名德之重請益受教者不可勝紀玄通子范
尊師方主東魯道教事待之如伯仲時遣人候問起
居資其不給甲午歲閏輔畧定練師念及終南南時
村活死人墓乃重陽祖師鍊真之地曩者全陽意欲
葺居以彰仙跡適丁金季之亂不克肯構即遣門人
王志瑞等西歸耕占乙未叅軍齊大年與練師鄉里
之舊時居趙州慕其道德相悟真庵請至事之百色
用度繼奉不輟丙申冬適燕謁宸順堂掌教清和宗
師過以殊禮署練師充真定路道門提點且曰吾向

詣長安祀香祖庭見公遣人勅制南時勝跡吾就名
與重陽成道觀矣然此非細故公僕不親臨恐莫能
濟練師還趙之日繼令法弟吳志恒來充知觀戊戌
冬京兆總管田德榮差官持疏往迂練師即日命駕
率百衆西還大行起建由是道緣益弘門徒翕集不
數年殿宇壯麗與宗聖上清遇仙諸宮相甲乙辛丑
春祖庭會葬之際道流恒數千人洞真宗師舉練師
提舉重陽宮練師以正己而物正之道裨贊玄化與
有力焉丙午八月朔旦朝謁禮竟忽謂衆曰吾昨承

玄告不能久留世矣公輩各當以進修爲業及此師
祖勝緣實先師之志今克伸之吾歸無嫌矣可善主
持無使中道而廢遂絕粒忘言越五日沐浴更衣奄
然解化春秋七十有一門衆奠於本宮東北之仙塋
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委加玄教有道之士
名號以恩例追贈淵虛圓明真人仍升觀爲宮於戲
盛哉練師道器凝重上性謙冲律已容人輕財重義
生平不讀書凡視聽言動脗合經旨當作務紛擾之
甚其修鍊之功亦無時少擬犬室之中惟巾盂几杖

無長物一冠一袍之外不置囊橐終日塊坐殆若與世相忘者及其即之而飲人以和使人自有所得其教誘後進又能隨其根性高下各有所發明無非順神毓氣誠意正心之要雖髣髴之愚所為不道亦未嘗以惡言斥辱但以善惡罪福之報方便教導之必使心自慚服以馴其化其成就於人者如是至元癸酉秋重陽日提點吳志恒每念練師薰陶切磋之惠思而不忘丐予為文用刻貞石以垂不朽向予與練師同居仙境僅及十年仰慕高風亦樂道其盛德仍系之以銘銘曰

真常之道無門無房誰其啟之教祖重陽東遊海上四子傳芳支分派別化洽萬方圓明老仙天挺道器丹陽裔孫全陽嫡嗣久進真修功周德備或出或處有道有義仙伏西來肯構南時門徒濟濟教化熙熙樓觀美哉金碧參差肇開神宇萬世之基善始令終曲肱斂息形有生出道無終極我銘以辭無愧乎寶刻石琳宮後昆懿則

清虛大師祀君道行錄

翰林侍讀學士正議大夫

兼國子祭酒陳楚望撰

國家尊右三教道其一也為教者思寵遇之優渥而歸美報上之念亦與國家相為無窮是以道家者流必歛宮殿集徒侶崇奉玄昊晨夕焚修以為

皇家祈天永命之地此乃天保下報上之道意而通明殿之所以建也天下之理通則明人心本自虛明洞達一為外物所蔽則明者塞矣塞則暗莫甚焉夫明必本於通不通未有能明者也此通明之義是宜

清虛大師祀君以是銘諸心而又以是名其殿也君諱德伸字仲直世居唐邑幼而好學事親以孝聞學廣聞多而以老氏虛心體道之要為入道之門戶值貞祐南遷挈家襄陵十餘載二親相繼而逝既終喪欲訪異人辭故里南遊至蒙山受道於無塵子衛君無塵甚器重之為立今名字自此黃冠野服惟意所適晚寓青社養素於太虛宮先是有同門高士王君於府城東南隅卜建觀基欲居雲遊之衆城東二十里許購田園以備香供之具一旦遇仲直道同志合

悲以其地相付與且曰成吾志者子也仲直躬率羽
流銳意締構是時總管于公元帥姜公及諸方信士
隨心樂施助成勝事崇通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儀
方丈雲堂齋廚庫庾廊廡雜舍以序營為一新偉觀
落成之後每遇朔望自總管以次官行香致禮以贊
誦天子萬年之祝其歸美報上之一念必使無負於
尊佑之初意此仲直之本志也玄門掌教大宗師真
常真人名其觀曰通玄仍付以金欄紫衣號曰清虛
大宗師誠明真人特授益都路道錄歲次乙亥朝廷
遣使徵召留長春宮每事屢有咨訪特旨遣授提舉
諸路道教以彰有德昔河內司馬子微受中嶽體玄
潘君正一之法體玄受之於茅山昇玄王君昇玄受
之於華陽隱居陶君自陶君至子微歷四世而子微
被召於唐景雲間乃以治國備治身之說納海庵宗
自丹陽楊宗師以是道傳之元元宋君元元傳之無
塵子衛君無塵子傳之仲直亦已四世而仲直以有
道榮膺召命他日奏對必能以正心誠意開物成務
之學啟沃聖心其視子微治國治身之語殆異世而

同符矣仲直老名而儒行者也余與交最久頗知出
處之大槩併筆之以遺後之嗣教者使有知焉至元
庚辰正月吉日記

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座真人李尊師道行

碑

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

教授點天樂真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氏諱志柔字謙叔其先洛水人也業農桑以
門第清白見稱於鄉里昆季四人師其次也生有宿

慧及長雅好林泉蕭然有出塵之趣父志微素嗜玄
學先從趙州臨城縣太古高弟開玄真人李君然受
全真教法及學成行尊所作歌詩深契玄理泰和辛
酉歲師亦事開玄執弟子禮服勤日久開玄識為受
道器真筌秘訣付授無所隱師既蒙印可自是鍊心
養性丐食邇洛間雖絕粒數日立志不少衰尊隱居
仙翁廣陽兩山謝絕人事者十有二年潛究道德性
命之學大有所得是時開玄及志微俱上仙其兄志
端弟志藏志雅皆從師遊蓋相尚以道也已而西山

盜起遷而塋築通真觀居之道價日隆遠向慕願為門弟子者戶外之屨常滿庚辰春聞長春宗師拔起海隅道經燕趙師以禮餞行迨癸未八月長春奉詔南下師復述於宣德之朝元觀長春以師碩德宿望賜號同慶子教以立觀度人將迎往來道衆為移師恪遵玄訓於是始建長春於漳川奉天棲真於大名丙戌復詣燕覲寶玄堂恭証心印明年秋長春返真師杖屨南歸向化者益衆如磁州之神霄相州之清虛林慮之天平廣宗之大同燕都之洞真皆以次而

舉其門弟諸方起建大小庵觀二百餘區化度道流稱是丙申清和宗師自燕入秦興復終南劉蔣祖庭時師亦侍行適棲觀宗聖宮道士張志堅以廢址係玄元道祖演道德二篇聖蹟天興兵亂焚毀殆盡具狀請宗師乞為重建計宗師以為無丹山豈能棲彩鳳有任公乃得獸大魚即以狀付師俾任其責師奉命率徒剡荆蕪陶瓦甃經之營之日漸成序丁酉冬真常宗師署師大名邢洛兩路教門提點暨清真大師號俾往來秦觀趙間以辨其事不十載雄樓傑觀

粲然一新庚戌洛州牧石德玉慕師名節請闕保奏賜黃金冠服加號同慶洪妙真人甲寅春詔燕京大長春宮修普天大醮師預高道之選事竟盤桓邢洛諸觀院有未完者例為補葺中統癸亥誠明宗師命督還棲觀凡有闕畧悉加修飾方之前代增益數倍矣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氏侵擾及使臣軍旅無聽留宿以便焚誦三年丙寅夏六月二日沐浴正襟儼若平日集衆於前戒以修身利物為念以後事嗣弟子石志堅主領翌日脩然順化享年七十有八方其歟

息之際宮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五雲浮動仙音朗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是暑流金顏色如生醮祭三日權座於所居之丈室既事遣介赴喪於東門人忽一日大名奉天宮群鶴飛鳴下直壇殿衆目仰瞻須臾計音至識者以為師之神遊也後四年庚午門下諸耆宿卜以清明日奠於宮東南成道觀之仙遊堂師純素誠敬終日危坐望之殷然若不可犯逮其即之教人不倦皆齋養精氣神之秘其次則必以退己進人罪福之方隨其高下接引之誕惑幻怪之語不

道也雖應緣世務中其順真毓浩之業未始少間輕財重義慈儉謙裕殆若夙成四方學徒不可勝計歲時供奉金帛充溢悉歸常住為興建費衣冠之外囊無私積故能享其壽致高名所至之地權豪士庶莫不再拜禮敬北面師事之自非胸中誠實所格疇克爾耶以予嘗辱知於師比其葬也石君志堅狀師平昔所行大槩懇求乞文將刻之石予亦重師之有道不得以固陋辭即因其實而紀之銘曰

希夷道妙言難窮誠之所感斯能通粵有人芳宿慧

充開玄竈嗣同塵公早年穎悟超樊籠仁慈清儉居謙冲虎龍交媾全真功鍊就骨月俱相融令名籍籍聲岱嵩所在請益來叅同西翔東翔闢宗風隨機接物開盲聾草樓灰燼施神功瑤壇玉宇增興隆功成道備師知雄退身閑居德愈崇百年猷世遊太空昭昭不亡存其中我作銘詩樹琳宮高天厚地齊始終

洗燈子然先生道行碑銘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陝西漢中

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王利用撰

道家者流益逸民之徒歟語其心則冲虛清靜語其身則落魄不羈語其情則愛惡俱遣語其志則持守不移其設教也不娶不宦不葷不垢慈而祥貧而樂和柔謙退而已所以老莊於周鍾離於漢呂仙之於唐繼繼承承而不世出也其簪冠模範心跡塵俗者姑置而勿論金源氏作重陽祖師飲甘水而了道丹陽馬師遇重陽以修真趙玉斗法嗣於丹陽洗燈子光緒於趙斗教法大闡而關中為最者洗燈師與有力焉師諱逸期字守約姓然氏京兆涇陽人大定辛

卯分瑞于世骨相異常弱不好弄及其長也神注於顏鼻過於腹淡然寡欲樂慕玄風父母歆妻之誓而弗許遂禮清陽子桃花陳先生為師灑掃叩詰盡瘁服勞雖經叱訶責辱未少退惰晝不懈夜不寐者凡六寒暑矣清陽子曰汝雖經鍛鍊功行未圓若非明師指訣詎可入於大東東山道人與汝有千劫緣當往叅禮力遣之乃謝去至驪山遇了真子趙公方悟陳師之言久矣仙機然有所契了真子曰靜功垂成更加獎勵可也長安太白延祥觀乃唐朝玄元祖示

現之跡吾丹陽已為建立全真堂於其側他日必為大福田汝可識之即日西邁過醴泉邑人留居環堵遂乃踵納真息內杜德機棄智忘言識心見性不三年造夫大妙之域一日火光從環堵中出眾以為災奔赴之至則見師瞑笑而坐眾感而異之方悟火光乃神光也於是敬仰禮奉倍於他日師厭其煩漬出遊商顏卜築三陽草庵以止息焉字其庵曰還真三陽地勢高迥泉素報得師指其震隅曰泉在其此乎發之泉果涌出甘冽如飴遂賦詩曰一陽初動震天

闕須信還真地有緣昨夜飛龍轟霹靂迸潮海眼出寒泉居十歲聞望益彰門人大集鄉之善友敷請西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而住持焉士庶參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師席具白其事師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刺金紫之在鄧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即愈命工繪其像晨昏敬禮焉聞師歷商過鄧使數人邀於

路至則駭曰乃夢中所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蕭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不吞鉤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而受之歲壬辰秋七月居浙川召門下楊志堅張道性語之曰比歲暮吾將行矣其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盍為我餞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春秋六十有二乃卜服餌谷之兆而權厝焉越明年門人

白志柔等款改葬樊川了真師仙塋之次焚香啟柩面如生亦足以表其平日修鍊之功矣至元癸未冬十二月嗣法提點趙志暉提舉王志靈知觀李道和輩持師道行之狀介道友通真子乞文於予予曰吾師襟靈明爽虛實生白經文洞曉肆筆成書曩昔著述歌詩幾四百首引援門弟子無慮千餘人墓雖有誌若非道行碑銘恐無以白於世而壽於後也予感其求請之懇乃為之銘曰

維鍊金兮純粹其精維質玉兮玲瓏其報德泰乎兩

儀秀稟乎五行言乃矢口而發書乃肆筆而成降龍
伏虎兮翱翔乎河洛七八之數東風御氣兮逍遙乎
鷗鷺九萬之程其來也孤雲其去也迅霆孰知夫洗
燈莫測之妙盍視此翠琰不朽之銘乎

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

道山貞隱元好問撰

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事軻通
今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重父諱畧字簡夫中歲
困於名場即以詩為額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殊有

古意苦於雕琢而無跡可尋一時文士極稱道之生
二子通真子其長也自早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
於得喪澹如也貞祐初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
舊以祿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
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置家事不問放浪
嵩少間稍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要既而
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猷其推墮澆漾中而
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遊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
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即有契乃嘆曰吾得歸宿之所

矣因執弟子禮事之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為言
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岑者僅存吾歎力紹
絕業鏗木流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
善其身曷若出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謹受教
於是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為多中間奉被朝旨借
力貴近百方竝進卒至於能事賴脫真風遐布而通
真子之道價亦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
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
譽其叅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
席者皆竊有望洋之歎焉藏室既成之五月謂徒眾
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
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五日夜叅半天無陰翳忽
震雷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冠形於所居之櫟
櫟堂得年五十有七弟子李志實等以丁未年月日
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
集二十卷行於代往子先君子今陵川子始成童乃
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嵩山與西溪為詩酒之友者
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重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

也故志實華百拜求為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清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涸寒跋蹠千里其勤有足哀者況於平生之言乃為作銘銘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二坤軸旋壞劫歆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疇當傳百於芟芻了大緣若有人肯靖以專嚮也易老同初筵玄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至孰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黃研琅函瓊笈閱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盍上遷乃今出瓶鳥飛翮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為復延康轉靈篇為復藥珠叅七言為復虎書校三元為復逸度論九玄寧當褭蹄燒紫烟寧當麟角煎集弦寧當千家課芝田寧當七祖歸枯禪松臺有銘閱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恕齋王先生事蹟

先生姓王氏名粹字子正北平之巨族也才高而學瞻必有詩名每一詠出膾炙人口然與世疎濶不事

舉業正大間薄遊鄧下時漆水公節鎮唐鄧喜文章樂與士夫遊故中朝名士多往依焉先生亦客其門會天兵南下民遷襄陽先生亦漂泊江漢間甲午楊侯彥誠被命招集三教醫卜等流一時士人皆得保其妻孥復還中國楊侯獨迎先生至燕遇真常大宗師即北面事之執弟子禮居長春宮真常遇之甚厚復以上世師祖本行屬之為傳將藏諸祕笈以永其傳先生遂居萃玄堂研精致思旁求遠索紬繹而編緝之年四十餘以癸卯九月無疾而逝不決旬而見

夢於誠明張君其云為款曲不異平昔少為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花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詰旦誠明以所夢之詩白於真常宗師真常嘆曰子正仙矣聞者異之先生為人性恬澹無機構廉潔貞介與人交悉待之以誠聞有道行者雖窮居陋巷必親之嗜讀書作文尤長於詩其五言雅淡有陶常之風焉

訥庵張先生事蹟

先生諱本字敏之觀津人幼年與真常李真以為同

舍生初真常之入道也先生以嗣續規之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貞祐二年先生中詞賦高第平生工於大篆及八分作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遂隱焉黃冠居燕京長春宮僅十年時真常掌道教凡事如昔盡禮給養之後遊濟南脩然而化

甘水仙源錄卷之七

甘水仙源錄卷之八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純成子李君墓誌銘

宣授懷孟路提學李蔚慶之撰

講師李君沒其友申公都提舉以告且曰講師操履堅正德業冲粹人所共知臨終以後事見托經營完兆今已安厝不有銘辭無以慰諸幽願詳其所聞而誌之講師諱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少業進士父洵直以經義中明昌五年第講師挺志不羣守箕裘之舊孜孜講習視富貴如探囊中物也當立之年不意世變干戈日尋無復進取遑遑如也當時天子好長生之道不遠萬里召見丘長春賓禮至厚玄風大振聞者皆興故講師所以歸心依河陽張尊師為引度長春西迴策杖徒步謁見於奉聖龍陽觀授以道妙暨諱名自是山居有年名聞籍甚其後東萊宋披雲以所在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於灰燼之餘散亂無復可考求博洽異聞之士俾校讐之過得請師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文號為完書功亦不

細教主李真常奉恩例賜公純成大師提舉燕京玄學未幾復還天壇舊隱倘佯巖壑將終老焉忽以昇聞中統二年六月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平昔著述號醉泉集三十卷行于世又集七真及已下諸師詩賦二十卷目曰修真文苑嗚呼士嘗論之以君才學取一第不為難矣世方擾攘河朔尤甚自保不暇度日如年壯志哀謝甘埋於塵土誰為知者泯沒無疑也迴視埋沒於草萊湮滅無聞者為何如哉乃作銘曰于嗟純成幼戴儒冠讀書幾載校藝秋官誓將一舉

九萬鵬搏運有定厄世無常安幡然學道秉心如丹長春西迴景星爭觀徒步千里一見相懽授以道妙佩服馨闌苦心修煉幾換炎寒要遊玉京此事無難三洞寶典灰燼遺殘校讐十稔書始為完拂衣高蹈雅志林巒却歸舊隱終老盤桓無何仙去聞者悲酸刺諸琬琰過者詳看當知道中自有鳳鸞

洞視普濟圓明真人高君道行碑

安西王府文學姚燧撰

我元自太祖聖武皇帝視丘長春有道聘為玄門宗

厥後太定憲三宗及今

皇帝皆稟存自天善繼以述雖長春返真不虛其位命尹清和李真常張誠明王純真與今張玄逸嗣焉而迭居之如丘在太祖世其徒認縣官崇禮斯道之盛語其師之居不敢斥必曰堂下然堂下治京師而祖師之藏與夫成道之廬則在今終南山之劉蔣自堂下而視之猶木根而水源必茂浚乎此乃始不憂傳脉之不盛故凡四方走幣堂下為香火之奉者必割畀而實之祖庭待以興化弘教之須豈惟是為然

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責亦必擢置祖庭受事之陳不令拱手肆志於無用之地嗚呼才有大細故任有重輕德有著微故居有久近自秦而夏而梁而蜀治轄恒半堂下其任如彼其重也自庚子從洞真入關今茲四十年職道教者獨再紀其居如此其久也則夫為才之大為德之著尚特言說而始白之人耶君姓高氏諱道寬字裕之應之懷仁人其世風豪於財而系則不詳幼業讀書能通大義焉長為吏長安丁內外艱始棄室為黃冠師其從受學三人始

則安蓬萊淪其源繼則李冲虛太其流終則于洞真
會其融而導其歸故遊洞真門最久洞真亦恃君有
受而克大其傳也既告以道德之微言又授上清紫
虛之籙賜號圓明子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
遇仙宮歲壬子真常擢為京兆道錄者十年中統辛
酉誠明薦之朝制以為提點陝西興元等路道教兼
領重陽萬壽宮事至元辛未純真易子為尊師加知
常抱德於圓明之上丙子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錫黃
金雲羅冠服一被教令又益以西蜀道教猶仍圓明

第易知常抱德為洞觀普濟尊師為真人以明年丁
丑春正月二十有五日上征逆而推之盡金明昌乙
卯秋七月十有九日為閏春秋八十有三而藏冠屨
於仙蛻之園云其年五月嗣真人李天樂實狀其行
俾道錄郭志祥持示燧曰真人之德空顯詩之將維
于是請也燧曰嗣真人與道錄之言不可辭讓況及
先真人風槩之一際乎乃遂詩之其辭曰
繫昔君生應之懷仁後由兵興避走而秦幼知讀書
長而志更東於親存供為子事棘棘時艱風樹悲經

乃新慈愛一志求仙中夜耿光天門啟奧瓊屋磊嵬
飛揚孫蠡是皆平日積想之為物匪高高善幻為斯
以君達觀能不是覺益以自信精神之確伊誰云師
廼即安君望祖有見要眇新聞久之于于東亂汴水
丹陽之孫冲虛是倚及門不屑示教多方軋以擊摧
觀其競疆納以濁垢察其茹受積久不移用視持守
投畀井臼臧獲所難人勉於哲君久益安積信冲虛
待日日改作新授付已密有在洞真徵車既牽既膏
庭議具奏翻其避逃乃勅冲虛惘歎相布使就其徒

擇為行輔冲虛戒君中使與西曰惟若人丹陽耳提
穴石崑嶽聞道日躋彼伏鵠卵知求魯雞子今幸際
猶升有梯竟偕洞真自隴而汴起風後塵聞見再變
洞真留主中太一宮君遂不去几烏與同王步既改
君始北邁結廬德興規以自晦洞真適燕挈徒而東
衍教白霄召君來從曰子為道輕世自足偃蹇雲山
其過乖物其反子者同塵無狀微逐府寺其歸附矣
二者揆道無一而可由先失人後則忘我安知至人
與世幹流浚其靈臺與理充周余也誰昔子外之病

教之無為恬澹虛靜上而人天性命之原歎子內服
玄聖之言子守是說膠轕拘礙固於一小曾未聞大
修身有得及物利生鈞之為德何害並行勉出酌應
無憚而退若金用礪磨鈍而銳小子識之効心自荷
君祥稽首受訓不那又從會葬祖師劉蔣關中劍兵
所在榛莽白骨陵丘熊虎為群作室幾時雄樓切雲
後為終南勝槩之甲君時佐用身任寡之行襄四方
言能動頑瘥馬與與出以實還勞則夥矣略而不有
鼓鐘于宮譽者盈口洞真亦期可振玄風署知重陽

甘河兩宮真常拔之俾錄道教廣員千里實長京兆
蜺磔琳宮簡其條章草靡風行教益奮張誠明秦制
提點延慶隴秦山南治轄之廣孰非開府皇子異諸
裂地之多古先有無帝曰欽哉汝有河外官惟其能
承制自拜乃降教令益之兩川蜀凡道流曰始願為
嘗觀為治教難改易政恃賞刑民有勸避教以道民
孝悌之興難也烏在身先未能矧乎教道難者之又
如適斷髮鬻鬒求售彼捐棄倫何有於師無賞以誅
無刑以隨來則受之去不越逐總總而居從厥所欲

自非其道不令而從孰久不歎責賤歸心嗟君居此
歷逾再紀年八十三墮乎順委冠屨安墳仙銳有園
誰其嗣君君有顧言既謂天樂子余所厚匪我私之
子蘊之茂界汝印奩賜服命書子歆不取人疇汝踰
萬風日邈皇子悼怛即命天樂從君顧托立君之位
師君之為猗哉皇子終始君知北山之石貫古不朽
有龜作趺有螭絡首于以樹之清渭之陰刻此銘詩
式耀來今

太華真隱褚君傳

安西王府文學姚燧編

靈臺真隱褚君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托焉而
逃者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真常棲遲不在城邑多
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瑯琊之七峯應之嶽神無常居
焉後由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逝而
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華嶽也為山益奇上方又天
下之絕險自趾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削正矗非恃鐵
絙不得緣縋上下不知鐵絙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
能險之聖也將至其巔下陵壑谷深數里盲煙暮翳

其中非神完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堂適奧嬉然不為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為禦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計廩纔得常冬之半始服氣減食為胎息遠或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死見步履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為非庸人伺下山止之曰不可復有往也已設向師食不繼僵死冰雪弟子雖有喙何說自白其能孝於天下必勿復往也已君雖逆其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聞而稽疑其傳止得公嘗教授湖不見其居華陰者不識君何據曰然谷南直中方入行二許里深林奇石泉淺淺鳴其下壑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環蔣佳花美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不是曷既已欠伸佗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勸空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疆而留之能勉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為約非春粮採薪之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雲臺必以水冰無所仰

飲十月為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餽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携餉之至則沉湎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或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鼓晏晏君則曰歟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旦視樊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走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神明之亦有他土樵人獵夫之適山杓未聞君焉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咄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念言其外若職空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知人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皂爭以一際顏色為快燧亦嘗一再造廬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喋不醉應叩之山間為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樓疊臺忘罷若幸夫人一往而我能先之者相舍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現消釋無留

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達名聞天聰伴禱水早有應不為沴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瀨靈宮又以嶽祠風雨將竊內出鈔萬八千緡為完輯費三年易契而新飾德為輦過者改觀始有應務之才特韜之耳年八十德益深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當歲己卯至元十六年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彊禦侮今老矣先狗馬填溝壑晨夕雖蒙冒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返今李大叅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俾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路行中書省令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洞玄子史公道行錄

慎獨老人東明前進士王鶚撰

公名志經字天綿絳州翼城人世習儒業祖彬字執中父公佐字良臣皆隱德不耀公以泰壬戌歲生

生而夙慧雅有道緣六歲從里人吉德居讀書屬句天資穎悟夙出儕輩貞祐甲戌翼城再陷流寓于雲中主先顏氏家渠見其不凡養以如子興定辛巳遁跡投玄禮恒嶽劉貞常為師師一見器之事必諮委歲癸未長春大宗師應詔東還公從其師拜於阿不罕私第長春訓以今名自後道行日隆盤桓於蔚代朔應間研精問學獎衣糲食晏如也丙申清和老仙洎京兆總管田侯議葺西嶽雲臺觀勸請真常師師許之間遣門人輩斧荆榛興瓦礫不數年漸至完美雲臺道衆擬公住持而未許也辛丑專价持書控馬來遊公雅意西遊欣然就道秋八月達華封公以華山名嶽靈跡甚多兵戈相尋至于湮沒乃搜奇訪異親歷見聞至古今名士所作碑記表傳詩文竭力求之期于必得而後已于是著為華山志十有四卷丙午真常羽化公詣渾源哭之且心喪三年己酉祥于洞真真人叅受經錄庚戌掌教李真人屢以書請辭不獲己未燕玄學講餘間受易老微旨辛亥從真人徧祀嶽瀆戊午東遊海濱謁七真故居訪重陽祖師

行化遺跡癸亥春自登萊還燕公平生喜著述為文不事雕篆率皆直實語前後累數百萬言皆有理致可觀無長語浮辭惟華山一志纖悉備具尤為盡心在他人不可及親者當自知之方劉真常之將歸也遺言莫諸脩然堂襄事既畢公自來燕因謁學士邦彥禱予作記時已飽公之名予頃年往來長春與公良晤乘閑求予作華山志序予謂龍谿並駕之既作之于前而蓮峯太霞老三洞講經趙法師又皆發明于後予再言之贅也惟公平昔道價至老益振於是不可不書乃為書其出處大畧使後之學者可以述追遺軌而執筆誌高蹈者或有考焉歲旂蒙赤奮若春正月丁酉謹錄

史講師道行錄後跋文

筠溪天樂道人夷山李道謙撰

講師洞玄史公余自弱冠始識芝眉于太華後既會於終南又復會於燕山中間音容契遇簡牘往來者逾三十載公以至元癸酉冬自燕還雲瑩再年甲戌秋七月仙仗來終南炷香祖庭出所述長春宗師慶

會圖托余為序而彌綸其闕因得與公焚香談道樽酒論文從遊乎數月逮季冬初吉座中屢出長別之語幡然東歸而堅不可留今年乙亥春聞公于正月四日以後事囑諸嗣師寂然楮君神遊于所居之松菊堂矣享春秋七十有四嗚呼異哉公先自庚戌歲承掌教真人命遨遊四方遠越二紀以著述經傳扶植玄教為已任高名揚海宇偉跡徧天下老年輟還故隱翛然仙去可謂人能弘道道不負人者也是歲日南至公之門人劉志新持翰林學士承旨王君作公道行錄丐余續其後事將刊貞珉以垂不朽余亦景仰公之有道故樂為之書

泰安阜上張氏先塋記

濟南杜仁傑撰

布山之陽有邱曰阜上阜上之民有張氏家以財穀雄里社當前金正隆間人夥地狹往往無所資衣食惟張氏有田若干畝有牛若干角然能周急濟困遇客無問貴賤館之如一當時遂有長者之稱張氏冢男瑞林者因卜新塋於阜之西南三里許卜者尹通

實相其事林問通曰是莫也有何徵兆通曰比衰事時有一鵝兔起巽方走乾位及寔果應續謂林曰君家三世之後當有異人出于不復能見矣林生彬生仙祚胤始大仙生四子孟曰榮仲曰平季月山其第四子方在孕未替月母劉氏見茹葦者輒拵鼻而去及幼勞之日若昏瞶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于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不類凡兒甫甦並不飲食肉人乳亦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口然不樂

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禮真靜崔先生為師得法諱志偉號天倪子發辭吐氣已不在蓬老輩下不數年道價騰滿齊魯間時東西諸侯皆出於武弁見之無不屈膝東平嚴武憲公以寧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與議以謂治軍民如武憲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辨如張志偉者以貳宮政斯可矣至三謁然後意然居幾無廢者興缺者補情者勤慢者敬凡所應用無一不備僉曰稱哉已而驛稟朝廷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衣綠以金襴報

之也于是慨然拂衣復還布山之舊隱間與故人畢清卿對榻以談方偃息間頃緣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泰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武憲公以書來召因論泰安之為郡蓋前古帝王封禪之所其宮衛其輦輅其祠宇自經劫火之後百不存一良可悼惜下官忝在其境不粗為修葺之甚非所謂事神之義也敢以大師道廢為我網維是事乃所願也師偃僂致辭曰某一空山

食菜道人何敢承當武憲答以工匠之役木石之資與夫彩繪丹雘之費我盡領之師無讓焉遂諾之經構迄今三十餘年無空日故自絕頂大新王女祠倍於故殿三之二取東海白玉石為像如人然一稱殿之廣袤天門舊無屋又敍立之下至會真宮玉帝殿及聖祖殿方丈廊廡齋廚皆不與焉外則岱嶽朝元等觀皆增修有數抑亦勞哉若夫師之寢處衣食與後夫等是以人忘其死而成師之志雖國朝為之亦不能齊一如此有司聞之特加崇真明道圓融大師

之號兼提點泰安州教門事復於中統四年蒙燕都大春宮掌教誠明真人專使齋奉聖訓委師提舉修飾東嶽廟事子自壬辰北渡後往來於奉高者有年矣夤緣得與師交際其相與之意甚厚且嘗有同老泰山之約一日以乃祖先塋託見祝予敢不敬從如吾師者退然才中人癯瘠若不能勝衣然問無不知扣無不應若乃芥納須彌囊括宇宙不足喻其胸次橫濶之萬一乃以區區土木之功相溷何其不知師之甚耶雖然諺有之一子受恩祿及滿家一人成道超昇九族或有此理向之所謂白兔之示現老僧之托化泰山之神遊今則驗之噫信乎其為張氏之異人也明矣他日委蛻而去羽化而仙凡為而徒者如欲紀其出處之大畧請以先塋記為證云

終南劉先生事蹟

先生姓劉氏諱志源道號清冷子相瑩固縣人也家故饒財夙喪其父昆季三人奉孀母以居先生自幼不凡有瀟灑出塵之想及母氏終天盡三年之喪於是徑詣澶州洪洋山即尊師席下改衣入道自此心

地益明志行苦卓嘗往來於開滑間衣弊足跣人不堪其愛先生自以樂也其兄聞之初未之信一日以縑一束置於路潛隱窺之先生過而不顧兄乃嘆異始知敬服崇慶間東遊鐵查山謁玉陽真人得授秘訣無幾金天失馭山東郡縣自相屠戮時先生丐食於賢壘壘地頗高其下有穴可容數百人北兵奄至近壘之民俱潛穴中先生端坐其上冠亦莫能為害如是數年一方賴以全活民到于今稱之先生又于澶淵之鴈華臺鑿龕而處時大軍之後豺狼徧野盡

而食人先生泰然不以為怖龕之左右嘗有數狼馴狎似相守衛之狀老氏所謂善攝生者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先生有之癸未冬長春宗師奉詔南下先生遂於宣德長春一見深許授之以履令勿跣步仍委提舉大名路教門事由是道價益隆度門弟子數百人建立庵觀百有餘所己未清和真人祀香祖庭明年還燕召先生謂之曰終南山上清太平宮乃朔聖真君示現聖跡宋朝勅修名宮也兵亂以來偶墮灰劫非得福大緣深之士莫能興復公可往

任其責且以輔翼祖庭為務先生承命遂挈徒入關至則披荆剪棘伐木購工數年之間殿堂廊廡粲然一新遠近莫不稱羨噫若先生者在玄門亦可謂有功者矣癸卯秋九月二十三日留頌委蛻而逝享壽七十有四葬于終南縣城之南長春觀壬子掌教真常李真人祀香祖庭奉朝命追贈為純德妙成真人云

清平子趙先生道行碑

祖庭大重陽萬壽宮講

經師張好古撰

全真之道一言可以盡之曰誠而已誠者實之謂也歷觀重陽祖察以下諸仙真或立觀度人或扶宗明教所以積累行而令名無窮非誠實无妄其孰能與于此乎清平子趙先生即其人也先生諱志淵單州人自幼舉止不凡雅好恬澹甫及冠父母俱喪聞滕州靈真子馬尊師有道之士徑往參訪願留而受業於門靈真歷試諸難以苦其志薰鍊既久玄機秘訣悉以傳之先生於是辭靈巖遊寧海玉陽一見器許

而道價日增矣大安崇慶間先生避兵王屋山草衣木食不變所守後聞河朔既定行化諸方以誠感人所至景慕大元癸未長春宗師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特蒙獎異且以修真觀伴居之先生每日一造師席聽受談演故於九轉七返深根固蒂之妙了無疑障及長春昇始從洺州僚庶之請主持身甯萬壽宮先生應物無心到即緣契至若大名磁相之間度學者凡數百人立庵觀十有餘所然猶執謙樂退未嘗以師名自居乙未掌教清和真人祀香祖庭先生亦來就見明年清和還燕留先生充提舉時關中兵革甫定歲且飢祖庭道衆屢欲委去賴先生訓以功行化以罪福方便誘掖內外恬然丁酉清和以書遣先生曰驪山華清宮古先聖跡自來國家崇奉祈福之地若非門下老成人孰能主張君年深在道有力於教門可以提點事任修復之責因賜清虛大師號先生既受命乃率其徒芟剪荆榛葺整屋宇丹堊藻繪粲然一新又建遇仙觀於終南山之蔡村以輔翼祖庭之勝跡其他一庵一字在在有之辛丑會真祖師

畢東歸洛州癸卯神霄宮大殿告成天為降瑞衆皆稱賀先生亦不以為異初先生之在祖庭也與清冷子劉先生為莫逆友是年冬清冷之門人有自魏府來者報其師已於九月二十三日返真于終南矣先生以季冬朔旦啟行款詣魏府致遙奠之禮暮宿廣平遽然嘆曰觀物之化不知化及我也即還宮召門弟子曰昨夜師真有命令吾速歸祖庭吾其逝乎遂以後事付張志靜索筆留頌曰修行端的要上夫鍊就丹砂不用爐擺手便歸雲外路高穹風月自如如置筆而化實初三日也春秋七十有七葬於州城南之道院後四十六年至元戊子春華清宮提點李志通遇仙觀尊宿楊志素提領蘇道常等以其去屬講師呂志貞為介紹持狀來謁曰吾祖清平老人寧神于東州有年矣惟是陝右門徒設祠置像以奉歲時之香火雖未嘗絕然道行之碑至今未有能立者豈非不敏之過與敢再拜以銘辭為請予謂銘所以紀德也先生之德有足銘者蓋先生為人純素篤實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終身出處無一毫牽合之私以

是觀之真可銘也已若夫主醮之際鶴現於邯鄲示寂之時神遊於京兆改葬而容貌不變設齋而丹童遐臨其靈異類此者甚夥是皆出乎自然非先生之本心故直敘其大槩而銘之銘曰

大哉至道初無形中藏妙用由人弘重陽扶起先天扁開化獨以全真銘羣仙瑞世相繼承扶宗翊教教乃興粵有人焉號清平善根宿植粹且精妙齡學道已有報再遇長春心益明內丹養就居磁洛門徒濟濟來不停拂衣遂作關中行清和一見稱老成華清久廢托主盟坐視瓦礫成丹青遇仙創始親經營至今勝榮光祖庭功成東歸遽飛昇乘風馭氣何泠泠先生之名莫與京先生之行純乎誠我作銘詩非虛稱庶幾來者永有徵

知常姬真人事蹟

師姓姬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系出長安雍氏有唐故孝義雍睦前汴州別駕雍府君即其祖也後有官是邑因而家焉至金世宗即位避御諱易為今姓師始生其母夢仙人授一玉石吞之覺而即孕師

自幼雅重識者知其不凡四歲讀書九歲考妣俱喪
比年十三而能詩賦甫弱冠天文地理陰陽律曆之
學無不精究年已天兵下河東澤潞居民半為俘虜
師孑然一身流離竄徙寓冀州之南宮甲午棲雲王
真人演教諸方道出於此師一言相契遂執弟子禮
賜名志真號知常子自是從遊盤山願真養浩大蒙
印可壬子歲掌真常李君起置玄學於燕京大長春
宮師亦與其請日與四方師德遜主法席後學之士
多賴進益甲寅春棲雲來燕赴普天醮事禮竟學師
還汴梁居朝元宮無幾棲登真以師嗣主教事至元
丁卯春二月聖主降詔云姬志真德行貞良文學優
瞻易垂直解道入總章早師萬壽於盤山晚主朝元
於汴水稔聞操履宜先褒崇可特賜文醇德懿知常
真人之號尚體綸章永祈國算師以明年十二月三
十日示微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六所著詩文曰雲山
集及道德經總章周易直解行于世云

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

朝列大夫守延安治中

賜紫金魚袋張子獻撰

夫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
凝滯而然也昔禦寇乘風而行泠然善也南華以為
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辨以遊無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今延安趙先生所謂無待之人也
先生名抱淵道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鷄川
人家世業農屢積陰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嘗
遇有道之士謂之曰汝夙有善緣我今傳汝秘訣勉
自修習終當有成遂結庵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
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真人席下得授心印隱
居陽山一紀不出先生素不讀書忽一日夢真人召
賜金一席辭而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先生即吞
之入腹自此性天明朗心地開通聞所不聞知所不
知詩詞歌咏若滄泉之流注因述歌云昨日庵前遇
莊列二人點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尋不得野人
獨步下秦川遂來終南恭重陽祖師玄機密旨大蒙
啟證後歷名山勝境落魄不羈寓意於詩酒之間自
稱上弟子至晚年還鄉於逆祥觀住泰和五年甘泉

縣友友敦請先生住庵乃作無夢令答之其末句云
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人莫曉其意俄爾次年二
月初四日上遣二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闕先生固
辭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難行焉使者堅索登程先生

與道友党珍及門弟子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衣
冠而坐至三更忽覩電光滿室鼓震如雷眾皆驚駭
奔往視之則先生儼然而逝矣留頌云松梢鶴鶴向
風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
柱頭尋是夜正屬春分之際誠有驗於詞中之語享

年七十有二平生述作集為混成編傳于世噫昔先
生陽山養浩一紀不出豈非御六氣之辯者哉捨綸
召之榮而就穀飛昇又豈非乘天地之正哉斯不亦
無待之人獨往獨來而得自在者乎故曰人之所以
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
庸不信夫先生示滅之後來使繪真容以復上命時
先生已預赴闕矣使者具告其事朝廷莫不驚嘆復
遣使馬進章齎持賻物與合郡官僚卜於迎祥觀西
鑒石為洞高棺厚奠建祠樹碑用彰仙跡使有四時

香火之奉焉來使索予作記以傳不朽僕自顧不才
安敢當此然忝竊朝廷之祿敢違來使之命且景仰
先生之高風恨不得再見於是乎奮筆以書其實事
云

洞元虛靜大師申公提點墓誌銘

建安張好古撰

公名志貞字正之漳州高平縣人幼讀書中經童舉
辭後流寓太原遂廢干祿之學易衣入道初從超然
子王君遊後處燕京大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為師
真常得公甚善授洞元子號且以師贈之曰一志守
其貞出塵功可畢時怒齋王先生訥庵張內翰以宏
才碩學棲止道宮公復於暇日就聽講論由是德日
進而名亦彰矣庚子真常宗師委公任官門事號稱
幹濟甲辰宣差裴天民奉詔諸路降香以公為輔行
還燕陞宮門知宮蓋嘉之也戊申宗師以恩例賜紫
衣還充宮門提舉辛亥奉旨代宗師詣東嶽作醮禮
成授簡龍潭殊獲徵應甲寅以提舉教門事從宗師
徧祀嶽瀆明年復從宗師北覲又明年宗師歿世誠

明嗣教命公宗主天壇上方紫微宮事因目號雲叟
逍遙山林若將終身焉中統壬戌永寧王邸久聞道
舉特賜洞玄虛靜大師之號至元四年丁卯太原府
天慶宮懸公主持師席七年冬誠明屢書邀致堂下
未幾誠明上仙淳和真人復以道教都提點強公不
得已而起隨曳杖南適并歷汾沁河中所至留請者
甚衆壬午西遊祖庭增葺終南山傅村長春觀以為
菟裘焉忽以微疾順正而化享年七十有五實甲申
歲七月二十三日也公為人儀貌秀整器識宏遠所

卷號曰漢澤蒙齋集傳於世一日志與具狀以墓銘
見請予方固辭而天樂真人亦為予言曰此老在教
門中可謂盡力者汝其銘之毋讓予曰諾遂敘而銘
之銘曰嗟哉申公氣大而剛作事可法出言有章由
我者身而道義是守不由我者天而得喪俱忘若人
者將盡力玄門歸而慰諸帝旁耶吾其挈所有乘所
遇以遊于世而卒返其鄉者也

與遊悉聞人名士雖真常掌教凡事必委於公而公
亦以輔翼玄教為己任至若朝覲往來歷陰山數萬
里之險畧不以艱苦為念人或訝之則曰吾不為玄
門肯如是乎在燕之日未嘗不用力於祖庭良以報
本故也平生不移所守故凡得喪禍福無足以挽其
心者閑居則左琴右書自造其樂又善於應接無間
貴賤長幼莫不得其懽心然察公所行皆當理事所
言惟真實語略無纖毫貪徇之意方之古人斯亦可
以無愧矣既歿門人魯志與集所為詩文得一十六

甘水仙源錄卷之八

甘水仙源錄卷之九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鄆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

前鄆州教授雪溪逸人俞應和撰
祖師重陽以全真名教者即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
合而凝所以為萬善之源也號之為師之祖者蓋師
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也道之
體大而無外細而無內道之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不以堯而存不以桀而亡不以愚而不足不以賢而
有餘何者蓋元氣敷施陽以剛之陰以柔之木金水
火以布列之此氣也人得之所以為人也太極渾浩
健以行之順以立之仁義禮智以綱紀之此理也人
得之所以為道也乾父坤母既以五性之全一理之
真而賦之人而人不能全此真者不為嗜好奪之則
為強暴失之不為名利汨之則為忿怒亡之此真之
不能全則天下宜乎無善人無善人則國何由而治
天下何由而平惟能全是道之真者可以為帝王師
可以為後世法推而行之則無非欽純欽朴之俗神

而化之豈有茹名嗜利之風乎雲昧此所以有事莽
之汚所以有投閣之駭乎房識此所以成相漢之業
所以成赤松之遊斯道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修之則吉悖之則凶信不誣矣惟黃帝師是道
於廣成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受堯之天下師是道
於巢許而萬國寧武丁學是道於甘盤而商中興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且太上玄元生於三代之時嘗為
柱下史矣遇周室道衰不能推其所為遂著道德之
編以貽後世其曰道大而又曰王配天地之大豈不
與吾夫子一王之法同其功乎南華真人生於戰國
之時嘗為漆園吏矣因天下爭奪不能展其所行故
寓其言於道以示諸人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
分蓋亦與吾夫子尊王之心合其志也迨西漢之四
皓以是道定國本之計於一言東漢之嚴光以是道
契中興之主於平昔至於晉宋齊梁歷唐暨宋時雖
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許旌陽葛勾漏陶隱居寇謙之
司馬子微東華正陽純陽與夫希夷亦善推其所全
之真以及當時之君其正陽純陽陰陽不測之神至

今常顯於寰宇之內故重陽祖師得以繼是道之正傳全一真之妙理師本醴泉人也姓王氏於金朝初興之日舉進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資秀偉方瞳熒熒美髯郁郁奈何道與時違故不以軒冕利祿縈其心常以水竹煙霞樂其志遂卜終南劉蔣而居焉一日遇鍾呂於甘河傳是道之妙訣以重陽為號以壽為名於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繼而策杖出關東歸海上有問其故則曰我向丘劉譚裏捉馬去人皆未諭其旨未幾從遊者七其所親侍者四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是也號馬為丹陽丘為長真劉為長生丘為長春西還抵汴遽謂門人曰東華鍾呂之約不敢愆期吾後事在劉蔣全真之教汝輩當勉之言畢具湯沐奄然而逝汴之名公鉅卿賢士大夫無有不赴弔者既而四師輩仙觀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憩於秦渡鎮真武堂茂樹之下彷徨然猶有慕師之戚執手分袂各述其所蘊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璠溪長生寓東周之瀍水長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

築室於場為今之終南重陽萬壽宮也自是全真之教漸興師宗之德益著於興定間有景慕四真之事者依真武堂經營宮室以奉香火恩例賜額為志道觀值金祚將終民多凶暴觀宇灰燼恭惟大元聖文神武奄有四海生民綏定百廢俱興惟志道廢址尚存荆棘埋塞一日洞真真人於君道經秦渡載瞻故基慨然有過河洛思禹之心對美塙見堯之感遂命門人駱志通鳩工事材構殿宇聚徒眾恢拓乎宗師之跡增光乎玄教之風使一祖四宗之德為可大可久之基豈不偉與予於暇日徜徉琳宇閱覽紀事於碣石者與道體往往相違是以慊焉一日志通表四真之事跡丐予屬文紀述其事嘗觀太史公序九流之說儒與道特冠於衆流之上道之與儒同此一理儒之與道同此一機通其變則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教若非圓機之士不足以論此也然教之在天下亦何常師之有且祖師以全真名教者豈非吾儒真實元妄之理乎其鍊形脩性豈非大易窮神知化之妙乎其護祖師之柩歸而克葬之後高弟

能繼志述事者有之廬其墓側者有之於斯時也何異乎吾夫子歿而門人治任將歸相向而哭之意與其長春宗師被詔北庭而好生之德感動人主轉不殺之機於一言之頃於斯時也又何異乎吾孟子告時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仁與由是觀之則祖師所修之道宗師所繼之志既可以帝王之取法則又足以致天下之治乎大非秦皇漢武之時方士雜學之比亦非晨門荷蓀之徒長沮桀溺之輩觀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四海之內晏然朝廷之政清肅然後知植海棠之意不誣於其先丘劉譚馬之事有驗於其後噫是道也自常情觀之神妙難測由至人守之不外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雖遐遁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即無思無為之誠以顯其有感有應之理在宗師既能神知來而知藏往於門人又能繼其志而述其事豈不有補於聖明之朝乎非志於道其孰能與於此哉從而贊之曰道體渾浩兮無臭無聲陰陽肇判兮成象成形幽潛淪隱兮升降八紘惟人為貴兮萬物

之靈原始要終兮故知死生嗜慾之汨沉兮出入莫測其心列仙之相傳兮祇欲全乎無極之真不先覺於重陽兮孰開妙理於我人為道之紀綱兮素齋乎二五之精志道復古兮異然而一新真人常在兮道備而德純一祖四宗兮亘萬古以春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長春大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為觀號曰白雲為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師殯於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構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糧不足未易為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眾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贏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既祥奉仙骨以葬其歲月事跡已見於本行碑一日求余別為之記將以諸

方會葬者之名氏刻於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其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吾夫子也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師反真之日相與嚴數匠之事且嗟：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豈老莊之意乎余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於送終追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圓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歎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為達哉若以為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然笑與哭哀樂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書其事為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歌以供師以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
師乘雲兮帝之鄉蜺仙骨兮留葆光將葬茲兮故王棺貌如生兮髮膚完既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聞塵世有室輪囷兮可遊可憩師憐我勤兮時來歸跨鳳騄鸞兮匪鞭匪笞屋頭有山兮門臨風倚杖屨所經兮若或見之敬我兮佑我進教疏兮待香火玄門之敬

考師能弘國家崇尚分子孫奉承我曹報德分來者
無怠暮禮朝參芳敬之如在

懷州清真觀記

新興元好問撰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全真諸人爲長春丘公所建者
大定初丘公自東萊入於關隱磻溪十數年不出天
下以爲有道者興陵邑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
美徘徊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
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
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而得之積以
歲月廬舍乃具舍傍近出大泉溉田千畝稻塍蓮蕩
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
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晉諸賢之
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丘公命其
高弟劉志敏來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毀
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復葺居之今所食亦十
指矣余自大梁羈館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介
於幕府叅佐初文舉郎文炳趙尚賓請予爲記冷與

房道行清高皆喜從吾屬遊故爲次第之并著予所
感焉蓋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爲之教者獨全真道
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故爲之立
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商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
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
樂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蚕
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雖然而有恩於
聖人之教也如飢之必食寒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
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
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乎其間傳有之天佑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屬之天今司徒
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飢者不
必食乃不可以常理詰之者如皇極書所言王伯而
降至於爲兵爲火爲血爲肉元：之厄適當斯時人
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而嗜殺其
勢不自相魚肉未艾也丘公往年召對龍庭億兆之
命懸於治國保民之一言雖馮瀛之悟遼主不是過
天下之所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今黃冠之人十分

天下之二聲勢隆盛鼓動海嶽雖山岳驚悍甚愚無聞知之徒久與俱化銜鋒茹毒遲回顧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詔其子况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為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記

衛州昨城縣靈虛觀碑

翰林修撰郡人王惲撰

衛之昨縣距城北墉有觀曰靈虛蓋玄微真人大度師李公所建也門人奉教歲久彌篤故殿堂像設廊廡齋室制不崇侈略潰於成初昨之割於滑也越金明昌間河改南道因入於衛貞祐南遷迫為疆場建帥府統州治宿重兵繁浮梁院為京師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飢人相食出逃死求舖者日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殍死風雪中及已濟而陷沒者一日間亦無慮百數方草昧未判獨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從風雖疆梁跋扈性於嗜殺之徒率邀福避禍佩法號者皆

是也時無欲子李公已在衛有日曰其事愀然嘆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拏舟而來本行化北遊茲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建此道場以為神道設教之本於是玄風一扇几塵同心貪殘狠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兇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至德決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眾謂曰吾學道有年印於心者一與虛而已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虛與靜也一則為營魄之主虛則乃萬物之本故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致虛寂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亭毓之妙日月虛而盪照臨之光山澤虛而蒸雲雷之變人心虛而為萬物之靈致虛而要其極不過鍊精守寂滌情去慾而已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敬奉吾教且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業漿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教習洋溢於河朔矣師諱志

遠秦原月山人年餘三十棄妻子入道師浮山碧虛
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為大宗主推德主持玄
教於終南祖庭者益有年矣生平以濟物為本事具
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詔大醮燕京師領焉上
既受釐特加^{加師}玄微真人號且膺寶冠霞帔之寵世以
酒李先生行云甲寅春復以醮事赴召堂下真人以
是年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啟柩顏
色如生越冬十有一月扶護至衛弟子王志安等以
縗經成禮哀號凝慕如喪考妣醮祭三晝夜而去禮
也啟行有祥雲晡晡自東北來陰翳益如抵西南河
頃而散是夜朔風震屋將濟即止船安如陸吁亦異
哉中統五年春志安等圖為不朽用昭師德遂以禮
幣來謁曰先師行業香乎難名教之所及師之所在
也然過化存神之妙經度營建之始無文以詔來者
責其誰歸吾子方有志圖經鄉粉盛事幸為我樂道
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同不相為謀獨嘉
其尊師重教窮源務本篤信有如此者故即其說而
為次第云且全真為教始以修真絕俗遠引高蹈滅

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果哉末之難矣
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善濟物為日用之方
豈以道真治身以緒餘為國以上道治天下乎不然
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彝倫一敘終不得而弊之耶如
長春真人丘公在先朝時

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為本其利亦云博哉今觀
玄微真人度師李公出處行已若易地則皆然爾於
是乎書且為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奔逸絕塵之
想耿耿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黃石以空

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宜
傳騰口取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鉛樓居紫清致
神仙全真獨挾龜玉筌徑以方寸為福田七子大鑿
疏河源龍章鳳質炳後先風鼓波動東海塤真人躍
出原月山天稟至性虛靜專一物不獲乃我憇黃流
洶洶翻鯉鱣貪噬不已垂飢涎汴人脫死常膠船葵
之爾腹誠可寬先生有道光日蹙手拂醉袖敗履穿
鱣牙笑拔鬚為編濁浪蹴破為澄淵遺黎北渡賴以

全功成不居世愈賢超出物表冥鴻翻千年喬木鬱
紫煙以靈揭宮舍至言頭、具道：眼圓伐柯晚柯
開蒙顓門人奉行周且旋如入鄭圃居漆園至今遺
照無徵遙皎烏靈臺霜月懸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
太華空窺然金華元精萬古綠吁嗟世盲誰與痊山
中瑤草空芊：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望入崑崙顛
我詩刻石不可援用作筆表歸來篇

鄧州重陽觀記

鄭序麻九疇撰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為異梨以秋花景佺引以為
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
華者異乎天者也人已清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
乎天者為天道異乎天者為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
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為陰矣
人本陽接物則為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
常天入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
之落木曾幾旦晝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太樸
已散而放逸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

還大昧而嗽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
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為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
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為陽之
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滴一則孩滿九而樸一則
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
未敗於五色樸有淡也未爽於五味此冲陽之陽也
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乎者也求陽以樸終南
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
王重陽諱詰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藝力當廢
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遇二異
人得證玄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眾既而蛻
於汴梁今鄧之鎮傍營偏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
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
思昔玄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荆築垣
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諱鍊真劉志剛住
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
椽甍像器疏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緡皆王立為
之一日托其同門子志慧吳通溫持手故人王萬山

書求于文諸石既不能拒乃取柱下以撲為陽之意以警之且為之銘曰

樸為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竅成遂使晦魄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虎倒醒未醒玄珠不覺深滄溟誰能却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黜聰明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微全于宮庭陽之重方大樸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有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銘

燕京新建玉清觀碑

雲夢趙復撰

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古之君子抱負道德不幸而不得有為於時猶當行之一邑一鄉以盡己之職分逮其不得已則以活人為已任昔陸宣公以仁義之學輔德宗晚貶忠州開寶脯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間之有痼疾故參政范文正公嘗言達願為帝王師窮願為良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為心蓋未嘗必天下以不過而遂忘之也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

法名也世居上谷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藥起家而潛德不耀初金國大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直言擢帥府譯史歷仕諸帥皆以幹濟稱積十餘年秩滿罷歸真祐甲戌杖策渡河校功幕府有司覈按舊蹟補亳州衛真縣酒稅監蒲即投檄不仕居許汴間與里人冲虛大師李公有舊常往來京城之丹陽觀且日與名士大夫遊正大壬辰國破公自許昌挺身北渡抵燕遂納拜於洞真于真人為受業師公既與世不偶乃北踰居庸涉武川乞食昌州境中見營幕錯居感疾者衆類乏醫療公慨念時苦即發其所祕三折肱之藝煮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避暑嶺外嬰酒積癥病卧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忻然握手相得如平生懽聯騎南下禮清和老師得印號清夷子公既歸燕直相府之東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東嶽行祠居人奉事惟謹及公至虛席請居之因竝施焉既又斥地得數畝雜草攬歲延袤如度舊材陶甃翫建為玉清觀棲泊道流館教

諸方益燕距昌千有餘里公夏時而往比秋而還歲卒為常其所遊者皆名王貴人凡醫術所贖悉歸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即演暨其弟三相公素服公廉靜寡欲咸加禮重常似助其所不給及南庵庵主李公志玄者復相與經營宣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將立元始像齋堂寢室可食可居庖福蔬井可濯可澆高明爽塏魚貫順序焚香燕處希夷無為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公之志願能事畢矣公雅與太乙知宮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安道同德合為方

德興府秋陽觀碑

末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太虛無形玉清無色道斯強名化寧有極恭皇於穆
象帝之先肇飛輪與棟宇森然黜號山升梓材魚貫
為國表儀視民容觀翼：相府維護維呵統：有侶
宣力孔多得一以盈緒於土苴修之乃真以福天下
汚隆既異懷卷無方經生起死折肱之良我闢玄宮
以閱衆甫博大宗師神明為伍西山之東東山之西
勒此銘詩為天下谿

外采真之遊一日無故而疾作嘗謂二公曰余年逾

澶淵張本撰

從心大期斯迫與公等交遊三十年蹤跡半天下區區營巢一枝者將為度師真人諸上足傳道之地耳門人法屬未有畀付玉清後事款勒諸堅珉以垂不朽幸卒勉之既稽諸宿論貪謂宜允公性資慷慨豁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自從事冠裳律已嚴甚恪守師訓剗形待物昌州當駟騎孔道每歲掌教真常真人北覲天庭公必先事經理纖悉備具固有闕遺則公之用力於斯道可謂殫矣故備述其平生始

大朝庚辰歲長春真人丘公卧雲海上以真風玄行聞於輦轂天子賜近臣金虎符齋手詔來聘仍命使輅所歷聽便空行事太守郊迎縣令前驅駟馳數萬里以甲騎五百擁衛其行既蒙入見扈從日久從容賜還衛送之制一如初制將抵燕山駐車於德興且寬跋涉之役也懷來之野積歲連兵遺骨暴露大翻山之羽士韓志久斂而瘞之方脩黃籙之祀再拜懇公來尸其事靈應之徵青鸞尋儀山市為見既竟狀

登乎大翻之陽覽山川之勝南望晉山下瞰沃壤極目砥平仰見居庸亂峯仞聳蒸嵐鬱黛如雲輯千乘旌影磨空將會蓬瀛而東背視大翻一帶諸山煙霏林巒蒼翠間錯如張百幅錦屏於葛稚川之居左右兩峯葱翠峭出如碧幢對峙肅肅然聽有所止作山半一泉偃曲而下如玉龍收雨蜿蜒蜿蜒而自容與也公乃停覽倚仗而嘆曰巖壑之僻如此林泉之佳如彼市朝騰沸而莫能干輪蹄旁午而不相及此非洞天之杳杳乎時暑方收秋露甫降千英含實萬葉

翻光炎熾再麗於西城之際此非秋陽之杲杲乎吾將以仙居構此山以秋陽名此居來汝志久其為我成之羽士既諾而退曰秋陽之見於書者曾子嘗言之矣蘇子亦賦之矣吾師復以此名吾觀者豈非其意歟令我輩內行肅肅如秋之清外貌融融如陽之和二理相涵庶乎道家者流之能事畢矣羽士既服厥命以虛接物以嚴律已披榛伐木陶甃購工親歷艱險雖頃刻之間不敢優游協沾於席既盈十霜起三月正殿七真殿兩廡東西方丈中外二門暈飛煥

然至於賓館雲庵泉廚蔬圃凡所區處莫不造宜玄鶴朝來白雲夜集棟宇幽敞花木秀陰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居徒嘗至七百餘指歲種白糧奉御膳一車入貢以為常觀其規模創制章章悉備羽士志尚亦可見於茲矣以幣走燕京謁文於僕曰惟先師之志惟小子罔克自度以承之數載於此若履春冰若奉樂水惴惴然惟恐荒墜厥命今其克保厥終惟師之精爽在天無遺其羞先生嘗侍翰林必世之善為辭令者所言足以傳世幸賜之文以庇我後人圖惟茲

不朽也僕亦佳羽士出自燕山韓氏韓實聞族能遽釋於膠以履百艱成其師之志亦可尚也系之以辭曰

蓬壺匪遙或寓於塵有發其潛湏偶至人大翻之墟萬山鱗鱗朝挹清泉夜宿白雲云何代遯寂爾無聞豈彼開泰亦有其辰誰知秋陽冥俟長春一入品題倍出精神煙嵐改色花木生薰殿宇崛起丈廡區分居能倡玄靜可安仁尺材心計塊石手親非彼羽衣自樂百勤師所志之亦我其伸惟久則弊匪增莫新

尚告將來視此刻文

叙建真常觀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

修國史王磐撰

真常觀長春宮之別院也真常李公所叙因以名之初宮之西正與朝元閣相直可一里所有廢地一區荆棘瓦礫翳蔽封塞益兵火之餘戶口稀少居人惡其荒僻無鄰莫肯居焉一日真常杖屨偶過其處披荆棘躡瓦礫登北阜之上周覽四顧徘徊久之謂從

者曰此可居也吾他日得謝事將憩老於此焉夏日稍稍芟除荆棘輦去瓦礫發地而土壤膏腴鑿井而水泉甘冽遂芟治蔬圃種藝雜木版築斧斤之工未嘗師設而道宮琳宇幽棲高隱之氣象已班班於目中矣及真常棄世誠明張真人嗣掌玄教繼真常遺意構三清殿九真堂齋堂厨舍祈真之壇靈官之祠又構環堵靜位十餘所以居宮中年德尊高不任事後喜修習靜功者誠明棄世後數年提點冉志誠文侍李志恒等一日會坐堂上顧瞻棟宇之高爽歷覽

園圃之清幽相與言曰剪荆棘除瓦礫取衆人之所棄以開勝境者真常李公之高識也鳩工役庀林用繼先師之遺意以集盛緣者誠明張公之仁心也吾儕托先師之餘蔭無所營爲而坐享成功不可使二賢師之善事泯滅無聞也當伐石爲記以傳不朽遂以立觀事跡來求文余曰論事而觀其跡不若遺跡而求其理理得而事不隱矣夫道宮之有別院非以增添棟宇也非以崇飾壯麗也非以豐阜財產也非以資助遊觀也賢者懷高世之情抗遺俗之志道尊而情附德盛而人歸益歆高舉遠引而不可得遂焉故即此近便之地開墾之墟以暫寄其山林棲遁之物耳南華有言聖人鶻居鷇食夫鶻居者居無定處也鷇食者食不自營也今也掌玄教者蓋與古人不相侔矣居京師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宮觀徒衆千百崇墉華棟連亘街衢京師居人數十萬戶齋醮祈禳之事日來而無窮通顯士大夫泊豪家富室慶弔問遺往來之禮水流而不盡而又天下州郡黃冠羽士之流歲時恭請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嘗絕也小闕其

禮則疵繁生一不副其所望則怨懟作道宮雖名為
閑靜清高之地而實與一繁劇大官府無異焉故長
春之有別院所以為避喧撥冗之地也與清心時來
憩止退堂則永遂休閑此別院之所可貴可尚而不
可無也老氏有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
燕處超然故別院者君子所以駐輜重而存燕處者
與若夫計地產之肥磽校棟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
增置財產以厚自封殖而務致富強則非賢者之用
心矣予故表而出之至元乙亥歲秋七月十五日記

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

女几野人辛愿撰

興定紀號之三標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靈虛觀
道士辛姓而希叡其名者因寧海羽客于君揭其地
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來謁文於予曰希叡世籍
河東為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泰九鼎鐵查
山雲光洞體玄大師玉陽真人為道士頗窺至道之
要太師諱處一姓王氏年平人受道於祖師平陽真
人為全真高弟與丘劉譚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

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
賜服為吾門光華年七十六厭世蛻形於東年益三
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好
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韵金丹詩訣一章希叡私藏
甚久人無知者今希叡年且老託跡於陝乃與二三
同志叙茲一居奉為十方同門往來遊憩膳宿之所
載惟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祕不傳謹已刻石與天
下後世脩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辭者記其本
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為古文多從

方外遊敢敬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
乃不辭而為之謹按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
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竝立為教於天下
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群有於至虛而取其
獨為最妙者而其牝牡之餘猶降而為天地神明內
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閭博
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於糟
粕以為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則至晉梁
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竊嘗論之

今所謂全真氏雖為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

甘水仙源錄卷之十

息十

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為則又類夫

修建開陽觀碑

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為高點滑以為通詭誕以為

翰林張本撰

了驚聾眩瞽盜取般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耻者遠

丁酉之春仲月既望景州開陽觀之羽士以燕京長

甚間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

春宮提點大師張志素為介玄衣白簡晨躋於門再

不善也然則希般圖叙建立以待學者其意益亦出

拜稽首而言曰景之開陽觀惟先師通玄大師以德

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而樂為稱道庶將來聞其風

起築寶經其始惟長春真人以師之厥德克配寶賜

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閭闕者知夫聖人道之大

之名其般聞發越之所從本根封殖之所由日月駸

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畝

駸遂奄以歿惟小子實任其責夙夜孔懷恐遺前人

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壬申聖堂廚所雲

之羞敢狀其事以告閭者惟先生益嘗侍翰林必世

寮皆備具於三室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饑

之名善為文辭者所作足以垂後幸寵之珍文刻諸

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從事以興是

玄石以為不朽之傳僕亦義其門弟子能述其師之

後者武道堅希般同郡而年甚先今老死已久其費

志理不得讓系之以辭曰通玄姓楊諱至道灤州馬

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拯咸平人世為宦族清修好道

城縣之靈泉人其師號通玄前金之賜書也自明昌

今方以材選為令於杞于君名道顯淡守中皆與希

庚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屨三

般同為門人云

年尋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於園堵不接人事者三

甘水仙源錄卷之九

易寒暑起過惠州經靈巖人有以非意酷相加者不

不為之辯及知其巖之可以棲真也脫冠跣足穴石作洞首鼠十年服勤如一及洞成有泉出焉今之所為滴水洞也惠州神仙縣官屬考德尚其志操疏邀至境遂起泰清觀寶泰和丁卯歲也貞祐改元復雲水於興平之間大朝本觀功德主燕京行省恭謀國家奴景州牧王仲溫倖陳瓘潤州牧李濟暨諸僚佐稔聞道價願得以親炙丁丑歲以狀奉州之蘇家莊隙地南北二十東西三里為奇左龍岡右混河前抵鐵山後連鵬嶺聽其耕鑿卜築惟意於其間始披榛伐木陶甃輦石內以玄行風動所居外以艱苦身倡其徒不盈十稔營三清正殿及雲堂於西香積於東輦飛絮然方壺賓館靜密得宜疏圃翼張果林園列紫戶扃雲秀陰蔽日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其闢土墾田積十餘頃雖居徒數百指其饘粥之計未嘗人有所撙拂遙觀之落成長春真人以中旨賜還遂趨赴謁名得以開陽命之夫陽之為德固仁明剋健然其一消一盈亦嘗累於時之所變遷也剋之六五為比則五陰方進為用則一復未萌此非困於消乎乾之

上九為德則太剋折為候則炎矣將焚此非逼於盈乎有以全剋明之德成施生之功者其惟開陽之謂歟於時為春於德為生於氣為和於數為中前已離乎虛空不用之地後不至於亢極有悔之時吾觀之得以此命者豈其通玄之德柔不至息剋不至絕中有以髣髴長春擬議以正其名也通玄父諱冲常言先世相襲惟一子四葉以來暨以陰德自力至通玄兄弟六人其次曰伯儀奉其先人之祀季早世自其長曰伯和又其次曰道夷次曰志堅及通玄皆為

羽衣通玄性剋明有志節然能循循自搏抑故見於眉宇者常穆如也為人推誠不喜以囊橐相覆掩凡歷艱險必先諸人其館穀往來羽流雖傾囊倒囷而樂為之故生平無私積遠近受業餘三百人壬辰歲十二月初三日示微疾說偈而終門人營祠於觀之東偏而葬之歲時來會祭奠不輟銘曰

開戶曰乾如陽之開粹宇之命胡為來哉通玄卜築實肖其德長春合之球琳一色於戲通玄今為飛仙彼居之安無恃吾前陽不可亢亢則終極委靡循

亦幾於息擇乎兩端日麗春熙惟其有者是以似之
或承之羞中乾面澤貽此刻文服之無教

順德府通真觀碑

平章政事宋子貞撰

夫道家者流推老氏為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
建之以常無有以冲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
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剝心去智
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
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

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
變而為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為魏晉之虛玄三變而
為隋唐之禳禱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以為無
用之具矣金正隆間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得之
學闡化於關右制以強名為之全真當時未甚知貴
國朝啟運之初其門人丘長春首被徵聘仍付之道
教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
化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
而況大都大邑者哉此通真觀之所以作也謹按其

觀在郡城之西南隅始歲在辛巳同塵真人李志柔
依城隍廟聚徒而居之仍購地其傍廣以為觀因得
今額纔構一室以為講論之所會以掌教尹清和之
命伴居終南之宗聖宮即以觀事囑之於弟志雍暨
韓志久而二人者皆道念深重能守師訓又得郡守
安國軍節度使趙侯伯元為功德主於是遠近響應
緣力日振首建大殿於其東以像三清次築祖堂於
其西以祀七真然後齋堂方丈靜位散室饌饌之厨
雲衆之居相望而作至於井竈廡庫級甃綵繪罔有
不備拓庭而能寬植木而能踈沉：為洞：為真高
人之雅居而列仙之別館也觀之南別置蔬圃以資
道衆其為屋凡四十間為像凡二十一軀為地合六
十畝始大殿告成而志雍遽脫去餘皆志久為之庚
申之夏余自軍懷應聘於上都亦嘗一過其地故特
書之使千載而下居其室食其功者知有所自來矣
同塵洛水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淡嘗事開玄真人李
志實故同塵亦在弟子之列及學成行尊而其兄志
端弟志藏志雍皆從之遊俱嘗隸籍是觀同塵性淳

至早歲得鍊氣訣隱居於仙翁廣陽兩山之閒絕跡人閒者蓋十有二年及聞長春宗師奉詔南下乃迎謁於燕山玄關祕鎖迎刃而解其後傳道四方遊無定所及住持終南道價益重遂以朝命得今真人之號并黃金冠服陶鑄之下率多成德其化行一鄉行孚一邑自為方所者若宮若觀若庵殆百餘區然猶以通真為指南志久潞之長子人實與余同里閑雅為大宗師李真常之所知因以承制之命賜號通真大宗及今誠明真人張公嗣掌道教又令細紀順德

洛磁威四川之眾其為人益可知銘曰

乾坤肇判離子封恍惚有象存其中萬育萬有初無功混混浩浩始復終廣成多言坐崆峒陽和泄地一脉通函關鬱紫炁光兩篇道德開育聾言各有師師有宗子孫異日紛相攻終南躍起重陽公淨掃浮雲還太空天皇下降開玄風一竅吹作萬不同襄城道士得小童平地幻出蓬萊宮地周千里歸悒悒物不疵癘年穀豐歲時筐筥走媪翁自今以始傳無窮

重修太清觀記

奉天王真撰

地勝而後境勝理之必然者也方此之時以洽水之陽北負梁山東肘黃河獨無名宮傑觀乎連年會道者馬志玄於燕於薊門不遠數千里請記太清之頂末扣其所以然則曰創之者先師喬鍊師也潛道其名德光其字平陽人天資恬淡純厚而耽林泉之樂初歲入關中得法於丹陽宗師既而丐隱縣市為劉戶部好謙所知一日拉同志李君清虛遊故城之東北隅趙氏園面太華而嘆曰修真之地孰踰於此與

趙聞而施其地乃與清虛結茅以居蓋大定十七年也後因庵而觀土木工技競以時集殿宇像設之嚴指顧告成至於賓客棲止厨藏廐圖之所莫不畢具天興之亂掃然矣曰復之者熙真先生吉志通鍊陽子張志洞也始於丙申訖於辛丑甫五六載而丹雘斑斑然鐘磬鏘然簪裾濟濟然向之瓦礫荆棘之場一還舊觀矣實縣宰白侯王主之而邑民杜恩等翼成之也其大槩如是余亦竊有感焉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為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利馳逐

之秋而矰繳已施陷穽步設則高舉避飛之士不得不隱於塵外此又必然之理也然則古之所謂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是殆見其善者機也使有志之世者誠能審涵養勤恪之為常達推移擴充之為變率其子弟如全真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真之徒真履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相先而能不失其存悌忠信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於天下矣雖坐進夫三代唐虞之治而使民之仁壽物之蕃昌猶指諸掌然則敢問其要自正心誠意始壬子正月戊戌日記

淵靜觀記

河東高鳴撰

恒山為中國巨鎮稽之書實有虞氏朔巡狩之地後代相承寘祠于大茂峰之絕頂以備封祀世因謂之神尖距神尖而東不兩舍抵石門有谷曰帶耳殿土衍沃崇崗限其陰澗水絡之縹緗然東南流可以相

濯灌溉環望千金鐵冠諸嶺巖岫歷：如在掌上四時變化煙草樹樹濃淡覆露殊愜人思致殆亦天壤間一嘉處也全真重顯子築觀於其中額曰淵靜於是乎一山之勝槩盡為淵靜几閣之供矣初重顯子自武川來將徧遊南方設教度人唐司倉張瑄輩傾心事之既日聞道妙咸有社稷尸祝之意重顯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矣何苦以膠膠羨物為哉所憚者聖真無像設之宇門弟子無以揭香火之慮大衆雜然曰謹受教歲己丑瑄割世業膏腴田三十畝始基之輪幣入粟者道路不絕乃庀工董役大西流而載旬三決而成其用簡其功速若有神陰相之者儼大殿於端掖西以堂又掖東以庖危墉屹乎四周不華不質不庀不侈曲中儀軌凡若干楹雖城邑名構窮土木金碧之盛以山林泉石左映右帶而氣有出乎其表者矣蓋重顯子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葷血大定間同郡靈真子為引度即許以法器靈真子實丹陽馬公之高弟惟傳授有源又嘗尸居環堵久於鍊化故其得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又知修行之

要獨善其身不若廣建道場為大利益事用是所至之方苟緣契有在必盡心焉區以計之如淵靜者百有奇至謂幽深高潔為仙家福地如小有洞天者皆不敢與淵靜齒懿哉若重顯子可謂篤道自信不負玄門者矣後二十年門人等合謀曰物理有廢興世代有遷革惟金石可以傳不朽夫吾師之功載卓卓如此不自以為功其任責其後人爾今師已矣為後人者不務光揚褒大不幸當不能逃數之時視遺跡泯焉無據則負負其何言盍請工文辭者以卒事既

數踵門余甚憐其勤厚意遂為著其始末云重顯子其自號也姓陳諱志益單州琴臺人嘗住持葛公山清虛宮壬辰春順化享齒八十有一贈洞虛真人自餘高風異行歷所度弟子名氏有清虛之碑在茲畧而不書癸丑二月有二十有二日記

神清觀記

北平王粹撰

凡道觀之稱於世者或占山水之秀或擅宮宇之盛非宮宇則無以示教非山水則無以遠俗是二者難

於兼得雖使兼之非有道德之士亦莫能與焉崑之神清觀通玄大師雲陽子柳志春之所居也其山水則五壑潯水在其東崑山正陽在其西南有金山天涇陽武前高北有鴈門地角大和如野其宮宇則三清之殿七真之堂真官山祇之祠雲堂丈室齋廚廩廩之屬飾之以金碧樹之以松槐環之以園圃輝映遠近崑人崇奉之日久矣始蓬陽王朴與州長閭鎮諸公協力興建疏邈雲陽子住持累年而成名曰神清清真人賜之也乙未春會真人造終南道由忻崑

之間雲陽子偕耆宿宦僚迎謁至則憩於神清者月餘遂以其觀歸之汾晉諸觀歸於真人者神清其首也末幾真人還長春宮雲陽子承命以楊志庵知觀事庚子秋九月雲陽子從綦清真抵燕請真人西行改築重陽師祖於劉蔣間稽首堂下言曰志春賴父師道塵灑掃神清已數年矣今棟宇粗備簪裾幸集歲屢熟人而安且和及此閑暇無文以紀之竊懼其事之泯沒於後也俄以知長春宮事祀真大師張德方為介來乞文勣甚粹益嘗察雲陽子為人矣心淳

而氣和量弘而行峻衆中混然不自露見然四方耆
舊咸推其為有道之士茲神清所由興也山水之秀
又皆萃於觀之左右前後豈天設福地必俟有道之
士而授之耶廟貌既盛教風既行雲陽子不敢以為
己有會遇大宗師而出之若王朴閭鎮與其一時者
宿官僚贊成道緣者皆當大書特書而播清芬於無
窮也然神清之為觀也亦美矣有山水之秀有宮宇
之盛又有道德之士表而出之兼是三者餘所罕及
卒被大宗師之光明造化將見卓然立於天壤之中

亘千百世而獨存者矣粹嘗許雲陽子觀記久而未
暇為也聞其歸時嚙把真者辭意懇切故為之書其
大略如此惜乎雲陽子已西歎問其詳不可復得他
日儻能西遊過雲陽子於神清瞻其宮宇覽其山水
苟斯文有所未盡者尚當增益冬十月二十八日記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記

臨漢李邦獻撰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
不遂者君子見之亦豈無慨然傷悼而歆遂成之心

汧陽玉清觀營建有日矣既成而後謀記之於石以
延安令常元亨為文期日刻之遶西北魁至以是遂
輟今猶未克摹勒是可嘆也頃西省郎中粘割公子
陽被檄自朝卯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
既至堂廡清肅門壇間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
汧水北來石壁當其衝勢若窘束不得逞迴折而流
湧湍激射若雷之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
面山而廬或枕流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顧灑
落殆若世塵所不到悵然春戀而不忍去周行適歷

見素碑瑩鏡而無字刻詰之主觀因得常令所為十
然邊幅破裂裂字形漫滅絕去者十二三讀至行盡每
每句不相續至於經始落成猶不見其日但未見為
文之始泰和丁卯徽爾公曰石既鑿矣文既成矣何
待而不遽立也主觀答以兵革之故公執紙慨歎卷
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構而後命工開鐫必為若輩
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公以
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右
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居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

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是人敬仰之既而羽衣黃冠爭築室於其側皆願執庚桑楚之後他日師集其衆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爲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其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已修真之地曷若爲萬民祈福之宮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衆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資

氏之微旨也師佩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稟賦各異天資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於道薄者扞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師豈好爲浮誇侈靡者哉況因夫人之所敬爲而爲之非能力使強斂焉得以是而訛師也且夫物有既成而微闕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辭焉聞公之言即公之心則知廢者皆可以興墜者皆可以起援筆而粗書之正大乙酉季冬二十七日記

大都清遠觀碑

正奉大夫叅知政事商挺撰

已卯之歲長春丘公來自海上應

以其力故材木磚甃凡常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勅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續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于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龕其像而事之其始終可見者如此而已而公徐曰子爲我因其舊文而更新之僕以初未嘗親歷其地且所誌者不詳而款因辭因語公曰道者流而以清靜無爲爲本今師勞人之力而糜土木之費非所謂知其本者也何以文爲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老

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也弟子從行者十八人各有科品隸琴書科則有真人冲和潘公烏及南歸至蓋里泊夜宣放語謂衆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長春既居燕士庶之托跡四方道侶之來皈依者不啻千數宮中爲之嘆

咽公曰吾師之言不可忘也乃擇勝地以為長春別館壬辰歲廣陽坊居氏有貨其居者公往相焉曰土厚木茂清幽之氣蔚然真道宮也遂捐資以買之建正殿翼左右二室以居天尊洎諸神像講堂齋庖方丈客寮靡不有所亦門人韓郭尹劉諸人善繼其志而後有成也仍築琴臺於殿之陰今朝有名琴二曰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貞祐之變玉振為長春所得命公蓄之故以名其臺而又葺蔬圃以供歲計植花木為遊觀之所觀成之日實城西南之冠求額於

清和真人故以清逸名之至元丙戌秋門人王志和偕同輩二三人狀觀之顛末來求文以刻之石有以清逸名額之意為問者予應之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人受所賦則清者賢而濁者愚世之賢者有避世之士焉薄功名而不為輕世位而不居寄形於寂寞之濱委心於紛華之外者靜安閑適以自樂其所樂耳潘公之修是觀也靜而深有山林之趣幽而雅無金碧之華琴臺足以寓意庭柯足以怡顏四時花木足以招徠賓客門巷蕭條俗駕稀而市聲遠人之至

也猶若脫塵羈逃世網其心放焉而有忘其歸者况家於其中也哉彼戀功名嗜富貴縈內疚以汨心志圖外觀以維車服而疲憊精神於車塵馬足間視清逸者為何如作者喟然嘆曰清和之言旨哉請以是說書之石用告來者於是乎書公諱德冲字仲和淄州齊東人方在娠母夢祥雲覆其體姪十九月乃生七歲猶不言忽有一道者過其門而丐焉即從傍與語家人遂驚道者曰道器也令其父教之讀書日誦千餘言將娶婦遂潛往棲霞濱都觀請謁長春師過

濰陽王清宮清和尹公為紹介焉初號清和後領河東道教事居純陽上宮又號九峯老人賜號玄都廣道冲和真人銘曰

清逸之觀何隆隆乾坤清氣公所鍾祥雲覆母身乃降道氣大受超凡庸神仙官府聊相從翛然遠引追喬松石壇月高曉露濃蒲庭花木春融融利名不到蓬萊中抗塵走俗嗟樊籠琴臺千古遺高風自愧老筆銘新宮

恭知政事陝西四川等

路行中書省事商挺撰

始余從先大夫右司君宦遊長安道過華清周行廊廡間因讀唐宋以來名賢石刻其間興廢沿革炳然如在目前重樓延閣層臺邃沼雖不迨承平盛時而規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天兵南下居民東遷所在宮觀例墮灰劫秦為兵衝焚毀尤甚所謂華清者亦不免莽為蕨區矣歲癸丑奉命西來復過故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其屋宇修整階序廊大為殿者八

曰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四聖曰三官曰列祖曰真武曰玉女為閣者二曰朝元曰經藏為湯所者二曰九龍曰芙蓉鐘鼓有樓靈官有堂星堂雲室蔬圃水輪以次而具丹堊藻繪粲然一新若初未毀而又有加焉者詰其故主宮趙志古等合辭言曰辛丑春先師清平老人趙公志淵自涪州從清和宗師會葬祖庭還過驪山四顧彷徨憫宮室之彫廢遂慨然以修復為事乃命其徒剪荆棘甃柱礎陶甃甃勤垣墉於是四方道侶各執其藝來會宮下鼓舞忻躍咸願薦

力土木之功以時竟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又得太傅移刺公總管田公輸貲助役相與翼成稍興葺僅見倫敘事未竟不幸先師捐館命弟子張志靜主之無何張亦歿世志古等才薄力綿大懼不任以墜宗緒自是脇不沾席食不甘味飢寒疾苦不以累其業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徵石書辭俾先師之功勳永有傳焉屬時多故辭未能也中統改元與平章廉公再被隆委殿邦坤隅志古輩復以其師行實來謁且迫促

前記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惟華清為最關門可以瞰清渭登高可以臨商於高甍巨棟綿亘盤鬱寒藤老樹蒙絡搖綴而漢唐之離宮別館咸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觀也前人述之備矣又况東西奔走實當衝要而能潔齋館以待賓僚蓄芻蕘以備傳客飢者食之寒者隤之疲者休之小大畢慰其意咸充然若有所得此其與時遷徙應物變化隨俗施事無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玄應感人曷能新宮宇還舊觀非志古輩竭力盡悴曷能勤堂構紹宗風而

暗無一言是使師弟子之功泯然而不傳也聊推次
營造之始末刻諸石用紀歲月云時中統二年九月
日記

七真傳序

南至封龍山樵李治仁卿撰

山車垂鈎不雕不幾之謂真嬰啼孺慕與生俱生之
謂真上皇之世一真大全其化淵淵其俗平平標枝
野鹿同歸自然物與无妄夫何為乎雖接子之或使
亦孝真之莫為已也既下衰道衍幅裂一真內潰萬

偽讎讎猖狂恣睢謾調僥倖割姦剝詐沂郭太素於
斯時也不有至人濟之無假之津返之遽古之宅則
日填月積積習生常祇之災：將為異物天可倚杵
初不待千歲之遠是故帝鴻世有廣成之救姬周世
有混元之救戰國世有南華冲虛之救而七真繼踵
疊為近世之救所遇雖殊其為救則一也自重陽始
祖開真筌於金源氏正隆大定之初長春老仙翁真
風於我國朝啟運建極之際中間陶鑄群生使之保
合太和各正性命蓋千萬數而俘馭之餘齒凍餒之

殘喘控軫之假息所以起尸肉骸膏枯已痛俾人蒙
安樂之福者又莫得而周知然則七真之救世也真
叶上帝之心也上帝之愛民也真藉七真之教也不
然何為天生聖皇出寧四海天生長春左右大命相
與聚精會神而同始共終哉長春上賓清和勅箴之
真常發揮之今而誠明布復之則夫七真之盛跡炳
如日月在天矣雖無文字纂述固不沒沒況傳贊精
確仙語琅琅耶諸君敘列曲折備盡然走復贅談其
傍亦側聽陽阿從而和之耳乃若虛舟靈風飄變化
日新之說此又玄中之玄老雖老尚獲一溉之益詩
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稽首誠
明毋曰予非其人歲至元乙丑日序

送真人于公如北京引

戊戌歲三月初吉北京司鑰萬戶烏公遣介紹抵長
春奉玄纁致書邀真人洞真老以矜式其國人既可
所請四月望日公復躬親備車馬來迎僕聞洞真寧
海人自齠齔入道居關中五十餘年里閨不一遊其
苦節厲志行輩鮮儷潔行仁鼓遠近著聞正大間被

中旨提點汴京中太一宮越壬辰大軍南渡燕京長
春宮諸耆宿莫不懸懸於懷後聞嚴行臺護歸東平
莫不相慶因至燕謁處順堂宮人懇留不獲南歸五
年矣羽士服其精嚴如奉神人都人瞻其容止如親
列仙一日命駕猿鶴為之怨驚松菊為之寂寞眾設
堅議以阻其行其信不可奪也至款有以力挽而伴
不得去者僕曰至人兼善之心視斯世如一常以其
有餘補其所不足長春清和留西堂李真常主法席
其餘其德不可殫舉比輟此老以及遠方正如海藏

雖去一珠吾光無所損施之他室照夜為有餘矣又
況白雪土厚人純勸善易入聞道易行加之烏使君
侯漕臺輩身先奉簞能效有德先覺以師範之視變
故俗如反掌耳或謂洞真澹如白雲去住無心安能
規規語汝誨汝俾汝悠悠者果從其訓耶僕曰明月
一出即現諸水月何期於水水亦不能逃夫月者大
明以臨之至寂以感之心領神受中有不能已者何
事現現其間洞真胸中自有明月人性猶水天下一
也何獨白雪之疑哉衆聞之雖其元老見奪為私弔

復以君子所居者化為茲道賀也於是相與開賓館
設祖席作歌詩餞送以寵其行張本引之且贈詩
真人白雪行掌官執其御富貴不敢驕熏鍊竊思預
誰謂霧豹隱忽與雲鴻翥祖餞何徘徊未忍別離遽
煙柳望長亭茫々正飛絮

真常李志常

臨岐執別春始歸桃花將盡柳花飛望中車馬健如
疾何時再見丁令威

又

心去意難留乘春賦遠遊秋風吹素髮猿鶴替人愁

定庵吳章

祖席相看手屢持東風無奈思依依慣聞玄鶴幽庭
喚忽作仙鳧獨自飛范北佳遊何日再終南舊隱幾
時歸因君喚起家山興不覺臨風賦式微

馮翊馮志亨

古汴玄宮久住持真仙無地不歸依水中一月隨方
現天上孤雲到處飛蕙帳夜寒添鶴怨祖庭春暖待
師歸此行莫負關中約早占終南冷翠微

河東段天常

華表千年鶴翩翩復舊遊遠天快空廓燕市謝淹留
輕舉師先得高飛我未由望窮雲海路不斷暮煙愁

終南山甘河鎮遇仙宮詩序

太原虛舟道人李鼎撰

雄鷄一鳴六合出其昏闇薰琴一奏萬物遂其長養
天下之事有廣大至充塞霄壤而感發之幾初或起
於毫末者何哉蓋一物之細而至理之所寓實有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存焉耳甘之一水其用有如此者

我重陽祖師之道其傳而當至於百千萬世之無窮
予不得而預言之始以正隆以來百年三四傳中衆
所同見者而觀之其出自門下登真者自丘劉譚馬
數師真以降不知其幾百千人其賴以生死肉骨者
不知其幾千萬人其宮觀不知其幾千百所凡顧圓
趾方號物之靈者苟能徹胸中之自蔽而向之莫不
在大光明中隨求而隨給信乎其充塞霄壤也原其
始動之機實自此水過二仙飲以一杯之力而發之
故洞真真人于公即其地立其宮以志之也而洪儒

鉅筆復賦詩以美之天樂道人李公和甫請予為序
予乃為之說曰水之為物自兩儀奠位之始人非水
火不生活其濟世之用水又居火之先是有利於世
者莫過於水雖然此但水之常也物莫不有常亦莫
有變變則神常則不必論變則有所論至論水之變
又於神與非神之間有不可測之理學道者不可不
講也謂水之神耶貪泉之水不能改夷齊之清若之
何而神謂水之不神耶上池之水而能化扁鵲之醫
若之何而不神予謂此神化天運之機祖師本全之
於未始有物之前伏而不發若有所待一旦遇此可
發之地鶴鳴子和自相感召莫之能禦是以有今日
之大也如曰不然自有此水以來其飲之者可勝計
耶何獨私於我祖師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
斯之謂歟中統乙酉歲上元日稽首載拜序

題甘河遇仙宮

正奉大夫叅知政事商挺撰

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屨佐漢開鴻基屹然天一柱
要伴赤松遊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

重陽起全真高視仍濶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
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墓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
於今終南下殿閣凌煙霧我經大患餘一洗塵世慮
中車僕西歸擬借茅庵住明月清風前曳杖甘河路

陝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徽上

樓閣崢嶸甘水瀟重陽曾此過天真瓊漿一滌迷雲
散醉眼初開道日新遠別西秦勞玉趾徑歸東海鉤
金鱗存神過化如時雨重與玄元繼後塵

翰林待制孟攀鱗上

道源將啟寓真筌會際因緣豈偶然雲本無心閑出
岫珠由罔象得成玄二仙秘訣歸親授一飲神機已
默傳唯有善淵流派遠紛紛滄海幾桑田

京兆府學教授李庭上

湛湛溪流漬古苔仙真相遇此徘徊一瓢玉液逡巡
就七朵金蓮次第開雲海難尋歸去路乾坤惟有劫
餘灰只應華表千年鶴會為家山一再來

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上

才出山垠可濫觴派流至此便汪洋前滋琪樹七株

秀後長金蓮萬朵芳勾漏莫誇丹井味南陽休詫菊
潭香問津誰有重陽志試酌清冷正脉嘗

宣授樞密院叅議陳遠上

蒼髯如戟服如水凜凜丰標漢歲星應是老仙元有
分更遭羽客解通靈一瓢神羹開玄境萬古中原祥
祖庭聞道叔餘糜爛者多因此水救來醒

洛陽宰沂上

休羨曹溪一勺甘西江吸盡是空談遇仙橋下洋洋
水正派原來有指南

派出終南不少休源泉混混過中州反涇合渭東歸
海要向蓬萊頂上流
未遇仙真可奈何易牙有口謾蹉跎採瓢試向橋邊
飲水味過於酒味多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王利用上

外全乎人內全乎天白玉在石玄珠在淵海蟾一照
重陽即仙道以水悟水乃道筌人勿自棄甘河有泉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姚燧上

終南山下甘泉水我挈瓶嘗井泉比如何仙翁酌飲

人一唾世上無醪醴是何濡軌不成川北流赴渭朝
宗然東海相絕幾千里飲波開七黃金蓮河之源委
人不見味更幽眇人豈辨仙翁乘雲能再來醉棄餘
杯酒一吮

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府尹李頌上

大道茫、隔幾塵世途何處問迷津自從一飲天瓢
水迴首西風已悟真

親求仙萬死中長房何苦遇壺公爭如一滴甘河
水便有超凡入聖功

安西路總管府同知王贊上

玄元道教五千言萬古應難得正傳大道杳冥還有
本至人遭遇豈無緣堪嗟漢武空巡海可笑王喬浪
學仙誰識終南山下路一瓢甘水是真筌

安西路總管府判官寇元德上

布衣落託酒錢囊曾遇仙翁倒玉壺鉛汞自蒙傳秘
訣聖凡從此頓殊途消冰作水元非異點鐵成金信
不無千古甘河河上路紅塵擾擾嘆吾徒

安西王府說書劉汾題

何人畫仙翁醉飲甘河水重陽丰骨變四海玄風起
東有丹陽師心從祖庭死長春抱奇氣佐命猶壁壘
大教開全真向慕風草靡全真有真樂將相安足擬
鬱鬱三神宮分據如鼎峙人間此水在此意能有幾
憶昔臨河堤清映石齒齒雲雷鼓前浪妄意圖染指
後派史雄深仰慙天樂子

長安客齋在上

樓觀森羅紫極雄仙真去後彩霞空不緣一酌華瓢
水誰解千年五祖功金闕儼遺秦向月石壇高起漢

陵風殷勤重展三薰敬復許驂鸞會故宮

陝西興元等路教門提點何道寧上

重陽師祖遇純陽秘訣初傳大地香海上七株琪樹
秀世間萬朵玉蓮芳天人混合同三昧薪火圓燭共
一光滾滾甘河東未已了知源遠派流長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上

萬疊晴嵐倚碧空紫雲深鎖遇仙宮三山飛劍人歸
後四海全真道化洪夢斷鶴鳴丹井露醺餘幡舞石
壇風世間萬朵金蓮秀盡出甘泉灌溉功

前諸路道教提舉魏致爽上

開張道運發天機邂逅真人若有期紫極寶圖陰付授玄元神鼎重扶持陶君謏謏遠都水扁鵲虛勞飲上池一自甘濱遭際後仙風弘衍適華夷

安西路道門提點孫德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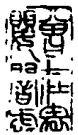
鄭圃南華去不還猶龍心法失真傳道微千古傷風裂天挺重陽出大金甘水降神真海外至人相契赤明前誰知一醉玄風起吹綻黃金萬朵蓮

後序

門人建安張好古撰

紀錄之作多矣雖復窮今極古波委雲集而事或繁冗言必瑣細識者病焉吾師天樂真人自養浩祖庭典教秦厲應事接物之暇每以著述為心獨念重陽祖師開化以來教法如此其盛其出自全真門下者名師耆德項背相望仙鄉道館什百為竊金石之所載莫不流芳於無窮然大而天下遠而四方人固罕得而遍窺之也乃因所歷遇有當世名賢所修之文親手抄錄若道行老宮觀其為碑記傳贊凡九十餘

篇皆事跡超邁辭章雄雅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者東為一編目之曰甘水仙源錄蓋甘水者祖師遇真之地仙源者全真正派之傳是編之正亦猶道學諸公所著伊洛淵源之謂其取名也甚宜矣近方銳梓以廣其傳予小子忝任校讐之責自夏及冬首尾歷二十有六旬有六日工既訖功復以後序見命予思師之用心其所以扶植玄綱弘揚祖道誠非小補使有志之士新獲覩是書不惟有以知前人功業之盛又因足以見諸儒信與之公不出戶庭而玄元之心法求之有餘師矣源流靡已何代無人後之視今焉知不如今之視昔嗣而輯之庶幾斯傳之不朽也歲在己丑冬至後六日拜手稽首謹書



甘水仙源錄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元道士李道謙撰自老子言清靜佛言寂滅神仙
家言養生術而張魯等教人以符籙祈禱之事四
者各別至金源初咸陽人王嘉棄家學道狀若狂
疾正隆中自稱遇仙人於甘河鎮飲神水疾愈遂
自號重陽子大定中聚徒寧海州立三教平等會
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真
元興之後其教益盛都叩三餘贅筆曰今之道家
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
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遂進士劉
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
授白玉蟾玉蟾授彭偃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
嘉嘉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
次王處一 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此
外又有所謂全真者其名始嘉蓋嘉大定中抵寧
海州馬珏夫婦築菴事之題曰全真由是四方之
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云云其說甚詳然
孰見其授受乎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而及於
儒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爲秘密實則嘉之緒餘耳

是書作於至元中集文士所爲碑記詩歌合爲此
編以其源出重陽子故取甘河鎮神水之事名焉

玄品錄五卷

〔元〕張雨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品錄五

卷》提要

玄品錄 第一序

玄品錄序

當一

太史公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予嘗感激以爲豈無其人隱約而不可見使太史之論不得信於後世乃發憤求之於古人由老子而下若老子徒者采其道德文藝而類次之蓋彷彿得其人矣昔南華之叙天下道術尊孔子而不與今做其意於是集老子不與尊之至也楊子雲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子玄足者也因命題曰玄史是道家之權輿博大真人之軌轍興世立教之法則也太史公之論定兩願學焉乙亥歲秋九月十四日句曲外史張天兩序

玄品錄卷之一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德品

周

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之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有其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道德上下篇授之後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終喜亦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劉向稱其渾瑋瑤瑤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莊子亦載其語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先未嘗先人而常隨人稱爲古之博大真人本號文始先生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從弟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緯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常服黃精餌初文始遇老子函谷關以周康王昭王時於終南作草樓以居至穆王修其草樓改爲樓觀以待有道之士公度遂與隱

玄品錄 第一卷

玄品錄

士杜冲修習其處得道爲太和真人杜冲字玄逸鎬京人以周昭王丁巳年聞文始登真乃於靈宅栖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至者有五人焉並沉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之則也穆王所以爲修觀立祠置冲爲道士焉年一百二十餘得道昇舉號太極真人辛汧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博學無所不通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對曰道德臣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不之禺山著書一十二卷自號文子其辭旨皆本之老子柳子厚嘗爲刊削頗發其意有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

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受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亦文子之一辯也天寶中號文子通玄真人書曰通玄真經

陸通楚狂接輿也好養生採食蘆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歷數百年人猶見之孔子將之楚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庚桑楚陳人爲老子之役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壞後遊吳隱毗陵孟峯古洞靈觀其處也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其書亡至唐開元王褒獻其書因封洞靈真人書曰洞靈真經

南榮越見老子老子曰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越俛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老子曰何謂也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儵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福禍無有惡有人災初越師庚桑子子曰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故越見老子曰願因楚而問之

尹文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其爲道不累於俗不飾於物願天下之安寧以浩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見侮不辱救民之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不忘天下者也書二篇曰尹文子

士成綺周隱君子也百舍重趺而見老子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敢問修身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夫至人極物之真能守其心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困也士成綺有得焉

崔瞿周之賢大夫也問於老子曰不治天下
安臧人心老子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
而進上上下下囚殺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
煩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
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
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心施及三王而
天下大駭矣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
不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
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
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
大亂罪在擾人心蓋老子憤德下衰因崔瞿
之問而驚世云

柏矩周之卿士學於老子遊齊見辜人焉解
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
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
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窮困
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天
下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
以枉為在己故一物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
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
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
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柏矩之言得於老子
為多

列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
子為宗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
子後師老商氏而友伯昏無人進二子之道
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有
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
是以亡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
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
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
粟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妻子皆
得逸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饋先生食先生不
受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
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著書舊二十篇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號曰道家道家者乘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務崇不競合於六經云唐開元號其書曰冲虛至德真經宋宣和加列子號冲虛觀妙真君

莊周字子休梁惠王時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重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毋污我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其書以莊子名其自叙曰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莊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繆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以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

道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詼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莊子昧乎未之盡者按真誥莊周師長桑公子授其微言謂之莊子隱於抱犢山上補太極圖編郎世號其書曰南華真經宋宣和加號微妙元通真君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飲水後師計然為越大夫嘗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成功既佐勾踐破吳乃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五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為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振散貧友昆弟復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云

鬼谷子周時隱者居鬼谷因以自號無鄉黨族姓名字所著書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易

老陰符所不能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其言有曰世無常貴士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郭璞遊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為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皇甫謐陶隱居尹知章知章唐人鵬冠子楚人當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穿以鵬為冠其測其名氏著書言道家事蓋其學出於黃老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志亦足窺其萬一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若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賈誼作鵬賦多竊其語云

道品

秦

郭四朝燕國人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兄居華陽雷平山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災厲舍前有塘乃四朝所造也四朝嘗乘小船遊戲其中每叩舷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翔幽野晤言出從容鼓枻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立林中共浪神九垓外研道遶金真戰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願宸朝生螭執盡汝車輪其遊空落飛騰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鳴朝陽暉翮扇天津棲雲鶴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漿漿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其駕欵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開闢幽冥戶靈變玄滅跡其得道後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宋宜和勅書曰三炁隱靈固匪名言之測萬神變化其容擬議之求凡褒序於上真實恢張於至道玉臺侍郎郭真人功參十極位列九宮含景玉璫已飛行於太極扶華晨蓋爰總侍於虛皇方玉闡於元

網宜郅隆於顯號尚期冲格永祐昌圖可特封太微葆光真人

姜叔茂秦時封巴陵侯隱於句曲山種五果并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耶得仙後嘗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嗣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鸞車宴吁句曲悟言永嘆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道權

西漢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槌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王誤中副車秦王怒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從容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陵之為其老迺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

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嘗習讀居下邳為任俠以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卒以取天下及從高帝都關中以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謀於良因致商雒山四老人從太子侍酒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策招四人之力也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道欲輕舉堯謚文成侯良始見邳上老父後十三載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塚伏臘祠黃石陳留縣天授觀為奉祠之所宋政和封凌虛真人

曹叅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

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孝惠元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齊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已而相國何薨代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以見厚清靜為天下師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道品

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說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二人即同與而之市遊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閑坐弟子三四人侍方

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季主視其狀貌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忠與誼瞿然而悟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活乎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何言之陋而辭之野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汚長者而君云云無非專爵祿而賤卜筮之語季主敷暢數百言出入老莊皆深明道德以謂卜筮之有益於人也忠誼忽而自失悵然噤口不能言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不能出氣三日宋見賈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宋忠後以使凶奴不至而還抵罪

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按真誥李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為代已之像墓在蜀郡成都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李主墓前碑讚末曰玄漢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又李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女名濟華皆在委羽山中李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曼之暉今顏色如二十之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東卿君道如此真奇事也

道化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狀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王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夏侯湛贊其像曰開清明豁包含弘大凌轡卿相朝

哂豪傑籠罩羣前踞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成戲為乘若僚友視傳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楊雄亦以為朔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狂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顏魯公有畫贊碑陰記並在德州

道儒

司馬談其先周室之太史也談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謫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誅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切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欵欵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冥冥光曜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子遷世其家著其語云

道化

卷一

下五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成帝時委任大將軍王鳳王氏專勢擅朝數見災異群下莫敢正言福三上書劾言秦漢所以得失陳十月之歌備亡逸之戒利后族太盛其辭懇切而上不見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推跡故文以左氏穀梁禮記相明宜以孔子世為湯後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顯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洪州豐城縣大江北岸有祠號昇仙觀宋紹興封壽春吏隱真人

道儒

班嗣與從弟彪共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譚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

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
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
網不縶騰君之餌莫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
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貴仁義之羈絆繫聲
名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
繫寧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
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步
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
持論如此莊避漢諱故時稱嚴子

道術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
精大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
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
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
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
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唆老子博覽無
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揚雄
少時從游學得君平之道為多蜀有富人羅
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

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
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
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
解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役
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
下床而錢自至猶有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
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
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
仕年九十餘遂以業終蜀人敬愛至今稱焉
有祠在漢州綿竹縣宋紹興封君平為妙通
真人

本姓莊氏東漢津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遵
明帝諱更之為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故
老莊亦稱老嚴云○谷神子曰君平生而
漢中業王莽無位遠隔通暢和蓋上世之
真人也

玄品錄卷之一

玄品錄卷之二

當三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隱

西漢

鄭模字子真隱居谷口玄靜守道復至德之行與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竟不訕而終楊子法言稱其耕於巖石之下不訕其志而名震京師云漢中有祠

道儒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貧好道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寂寂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徽名當世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作太玄法言等書皆極天人之指歸爲漢名儒蓋其學本於老氏廣其書可見也如唯寂寞守德之宅爰清爰靜遊神之廷太玄中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皆入老氏之室者

道品

三茅君大君諱盈字叔申中君諱固字季偉

小君諱衷字思和咸陽南關人也大君生于

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二弟於戊戌庚子歲

生大君年十八棄家辭親入恒山中讀道德

經周易傳精思求道復造西城感遇總真王

君使主衣書圖錄遼得道爲總真弟子還家

時年四十九能起死回生父母心異之事父

母至終喪停家凡五十三年中君景帝時察

孝廉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郎政和二年

轉太子太傅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

守小君少以節行著名隱華陰山武帝建元

三年舉方正不就徙梁國爲孝王上賓宣帝

地節二年遷洛陽令轉西城校尉上郡太守

元帝即位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中君時

爲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祖送者數百人大

君對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亦當有神

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霍林司命君

領拔學道總具越生死之籍此亦上真宗師

神官之要位也來年四月三日當昇舉諸君

能來顧如今日否若見省者亦不須有所損

費自當有以相供待也至期果有迎官來下乃與宗族辭決民謂鄉里子弟曰我今此去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李偉思和雖見事晚必能自悔釋官委祿以來求我言畢謝時人而去蓋元帝初元五年丁丑君年一百二歲矣二弟在官聞兄白日神仙各棄官還家以求光五年壬午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既見悲忻流涕君告二弟曰悟何晚矣遂授以神散靈方濟度俱成真人而治句曲山之洞金壇華陽之天運號中君為定錄神君小君為保命仙君皆天職也大君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年一百四十五以是歲八月十八日已酉受九錫玉冊文遷任赤城玉洞之府位為司命上真東嶽上卿太元真人君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總真君及南嶽太虛赤真人遊勝於二弟之處也將可認識之有好道者待我於是日自當料理之有以相教訓於未悟於是二君留治茅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

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熟成疾癘不起暴害不行境無災眚邑無賊兵時父老謳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治一山頭召雨灌旱稻陸田亦復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百無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三君往曾各乘白鶴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詠矣乃復因鶴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

東漢

道品

張陵通書諱字輔漢沛國封縣人生於餘杭天目山本太學諸生博採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黃帝九鼎丹經丹成於紫陽山又得隱書於嵩山石室時值中國紛亂漢致陵遲知文道凋喪不足極危佐世退隱於餘杭者十年乃與弟子入蜀蜀之百姓翕然奉事以師之專以廉恥慈愍化民不喜用

刑罰有疾病者皆令自疏平生罪過與神盟
以身死為約故皆改惡從善開鹽泉以利百
姓驅逐大蛇戰鬼二十四敗為二十四治為
蜀人除害蓋備修制命山嶽衆神之術而功
德並著號為天師偏得其道者弟子王長趙
昇

道隱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性尚中
和好道老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
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耳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
餘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勸斷家事肆意遊
於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道化

達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聞王莽殺其子宇
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
結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陰
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盞哭於市曰新乎新
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瑯琊勞山養
志修道人皆化其德連徵不起以壽終

道隱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
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
見帝思其賢乃今以色物訪之後齊國上言
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
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比軍光
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
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
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
相迫乎帝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昇輿嘆
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
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
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
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
耳其答司徒侯霸書有曰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朕順旨要領絕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
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建武十七
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

道隱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牧豕於上林

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悉以承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願以身居作後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郡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誼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褐裘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搥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誄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荒兮噫願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顯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曜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依大家車

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按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疾且苦告主人曰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塋地於吳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今相近鴻友人高恢

道隱

高恢字伯通京兆人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與梁鴻友善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道品

魏伯陽吳人也本高門之子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閒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八山作神丹既成服之死而復生與其弟子姓虞者皆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父象以論大丹之意而世人者不考丹事多

作陰陽釋之殊失其旨按參同契一書大儒
朱元晦蔡元定皆深取其義議論多及之非
洞明易老淵旨者弗能窺也

道隱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
為居採藥自業刺史行部及使律事致謁佟
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
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
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
遂去隱逸終不見

道隱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灃陵人家世著
姓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
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
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嘆曰我本
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
遷入霸陵山中

道默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
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

蘇章鄉里並時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
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
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嘆
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
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
證人知觀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
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
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
下審能騎龍弄鳳翔蟠雲間者亦非狐兔燕
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
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
敦煌者故前世異之

道隱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好學而無常家傳通
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
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
乃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曹相屈真曰明府
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同郡田弱薦真體兼
四業幽居恬淡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

屈也。臣願聖朝就如衮職，必能奏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也。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這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玄德先生。

道化

劉寬字文饒，弘農人。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寢室，啖其杖，解法將去。入華山行九息服，炆又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後來華陽洞中，主始學道者，寬仕漢位至司徒太尉，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道隱

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

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所棲宿而已。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道儒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嘗數百人。父坐事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嘆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扶知歲荒，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時人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

道言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永建二年，順帝策

書備禮玄纁微之復固辭稱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及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弗受也申其志雖簞瓢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年七十餘卒于家

道品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術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觀諸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孝桓帝連徵不出

使郡牧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版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始去內字復見墨皆徹版裏方平無復子孫里人累世相傳共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為方平駕道室朝夕朝拜之但乞福消災不從學道方平住耽家四十餘年後與耽云吾期運將盡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也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涕嘆息曰先生捨我去耶我將何如具棺器燒香就床上衣裝之至三日三夜忽失其尸衣帶不解如蛇蛻耳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死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委之而去也其後方平欲東之枯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經者小民也骨相當仙方平故往其家因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然汝少不聞道今氣少肉多當從尸解耳尸解一劇須臾如狗竇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後經果蟬蛻失所在去十餘年忽然還家語其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食以

供從官乃去到期日方平果來麾節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要麻姑會於經家比舍有陳尉者叩頭乞拜願得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可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曰噫君心不正影不端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一傳著小箱中與陳尉云可以消災治鬼陳尉後年一百十歲嘗得方平賜書真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無人知方平名遠者乃因陳尉傳之

道化

韓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緯一作王緯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緯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官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夷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重官而妻自

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先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姬家上聞之嘆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疋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著洽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緯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復授以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後來華陽洞中為左理中監陶隱居云漢書所傳

事跡略同而置辭小異耳

道術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水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鬚先生受鍊魂法在華陽洞中為明晨侍郎馥少時被公車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隱居云後漢及高士傳並言馥陳留圉人桓帝時舉直言不就

道化

劉翊字子翔漢書作字子相翊本潁川人少

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
恤死救貧非一人矣舉上計掾拜郎中遷陳
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歛死恤窮損已分
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
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
來携汝以長生之道翊叩頭自捧願乞侍給
因將入桐柏山中唆以隱地八街服五星之
華法得度名東華入華陽洞中為定錄府右
理中監

三國

道儒

張珩字子明少遊太學學兼內外并州牧高
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
人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
士郡累上珩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
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珩毓教曰張
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
此版謁所可先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
之禮卒年一百五歲是歲太守王肅至官教
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

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
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
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不蒙榮寵書到遣吏
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
勸將來

道默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漢末關中亂先失家
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
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取同郡
侯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註其籍給廩日
五升人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逕必循阡
陌及其捃拾不取太穗既不苟食寒不苟衣
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
廬淨掃其中營木為床而草褥其上至天寒
時篝火以自炙呻吟獨語太和青龍中嘗持
一杖南渡河水泛漲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
頗疑不狂所言多驗僉謂之隱者也年八十
九終

道默

石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十六年關中亂南入

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誦不絕口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時人號之曰寒貧蓋專志玄默者

道品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丹經修之能變化萬端曾公召試之欲從學道慈曰學道當得清淨無為非專貴所宜曹性猜忌屢欲殺之不能也慈在荊州劉表作牧以為感衆復欲殺慈慈先知委表東去及見吳主孫權權素知慈有道禮重之按具詰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火九華之益隱居括蒼在建安末慈嘗渡江尋茅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即李仲甫弟子葛玄之師也

道品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經法嘗餌术尤長

於治病救勅鬼魅之術能分形變化具大帝要與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待以客禮一日語弟子張恭言吾為世主所逼留不遣作大藥今當以八月十三日中時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顏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燭滅良久燃燭失其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明旦問隣人隣人云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內籬落樹木並敗折也按真誥玄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隱居註云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

道品

鮑靚字太玄東海陳留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仕至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後遇真人陰君授道

訣復師左元放受中部法三皇內文能使使鬼神封山制魔百餘歲卒按真誥觀及妹並是七世祖續行陰德故今福遠觀等今並作地下主者在華陽中隱居云觀用秦清尸解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觀女鮑姑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

道言

張玄賓定襄人也魏武帝時舉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蘇公受服水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山受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後來華陽內為理禁伯理禁伯者主雨水官也亦保命之監國也玄賓善談空無乃談士常論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

高氣秉理如此

道儒

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察慧十餘歲便好老莊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晏註老子始成詣弼見其所註精奇因以所註為道德二論復條向者勝理謂之曰此僕以為極可得復難否弼便作難一坐便以為屈嘗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元為本无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爵而貴矣弼又作易傳先儒宗之

晉

道然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穴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與命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後作幽憤詩云昔慚柳下今愧孫登竟莫知所終

道質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每遊山水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匱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溫嶠嘗聞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嶠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或為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嚙蟻所食復何異乎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鈞深味遠之言文常稱得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一旦忽求還山及蘇峻反

入皆以為知幾卒葛洪更闢並為作傳讚頌其德云梁乾化封靈曜真君

道質

嵇康字叔夜燕國鉅人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辭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學無師授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有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察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愠喜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譙縣遇之謂為神人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乞一言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與康皆凝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弓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

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
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略曰聞道士遺言
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
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
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
孫時時與親舊叙離濶陳說平生濁酒一杯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
屈也南海太守鮑靚通靈者也東海徐寧師
之寧夜聞靚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
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
夜示形有終而實尸解耳見顧凱之嵇康贊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環傑志氣宏
放傲然獨得任情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
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
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嘗著達莊論叙无爲之
貴文多不錄作詠懷詩八千餘篇爲世所重
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
多謂爲癡聞步兵廚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
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又能爲青白
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嘗於蘇門山中

過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
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鸞鳳
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歸著大人先生
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
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
爲無窮則少稱卿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
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蟲之處視中逃乎
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
際動不敢出樞檔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
火流焦邑滅都群蟲處於樞中而不能出也
君子之處域內何以異夫此亦籍之本趣也
每率意獨駕不由逕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
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
豎子成名景元四年卒

道儒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雅好老
莊之學少爲山濤所知莊周所著內外篇秀
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唯
秋水至樂二篇未竟惠帝之世郭象字子玄
者述而廣之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

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秀
 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
 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
 復勝否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復註周易大
 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
 之絕倫也康又善鍛秀每為之佐相對怡然
 傍若無人後應本郡計掾入洛文帝問曰聞
 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猶分
 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其後隣人
 有吹笛者發聲嘹唳追想曩昔嵇生遊宴之
 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云位至散騎常侍卒

道儒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
 曾孫也年二十不好學晚就鄉人席坦受書
 居貧帶經而農遂博綜經籍百家之言沉靜
 寡慾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宴
 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
 輟卷或勸修名廣交謐作守玄論以答之貧
 者士之常賤者道之貴遂不仕耽玩墳典忘
 疾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歲其過篤將損耗

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
 定懸天乎舉孝廉相國辟又舉賢良方正俱
 不應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雖
 羸疾而披閱弗息累徵竟不仕大康二年卒
 所著帝王世紀高士逸士烈女等傳並重于
 世

玄品錄卷之二

玄品錄卷之三

當三

道品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雨集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習誦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蒸局幾道榜蒲苗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皆因辭不就晚欲鍊丹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以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行至廣州刺史鄧岳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遊閒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之進趨之才偶好无爲之業假令舊翅則能凌厲霄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尺鷃之群藏逸迹於跋駘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

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上

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跋鱉而追飛

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

窮地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枕之

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

但大笑之又將毀謗真正故予所著抱朴子

内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

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蓋以自號名其書

云洪博問學識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

馬又精辯玄蹟析理入微一日坐至日中兀

然若睡而卒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

柔軟舉入棺甚輕如空衣蓋尸解仙去矣

道權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善隸書爲

古今之冠論者謂其筆勢以爲飄若遊雲矯

若驚龍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

草猶當鴈行也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起家

祕書郎後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羲之推好

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

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

時亦居焉嘗與同志宴集於山陰蘭亭羲之自爲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之王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能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後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爲文自誓不復出仕既去官與東上人士盡山水遊之又與許先生邁共修服食採藥卒年五十九

道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總角好道潛致幽契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舉之道初師鮑靚受中都法及三皇內文一旦辭家謂餘抗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嘗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壺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散髮去累改名玄字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嘗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

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永和四年秋絕跡於臨安西山又入在臨海赤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者遂師世龍授解東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爲成道於是茅司命勅定錄君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署爲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服白虎來於赤山中即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狀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慕生上隸真人玄心栖邈恭誠高靈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違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真索仙度名洞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紀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基等支解鈴下曹表等水沉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絞殺桓整剗割振噲酷害虐暴刑濫四十有三張皇寬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隸真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

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籙耶汝其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嘯振褐撫髮爾乃整氣靡口叱咤而答曰大道無親惟善是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加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庶親營方藥勤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子阿手垂窮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墜後當鍾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蔭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魴等豁然而笑時司命君即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其師

王世龍助映爲答到亦幾至敗也於是即得度名東宮當爲仙之中者云梁乾化三年七月封歸一真君司命君大茅君也

道權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世儒學行少有重名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咏屬文無處世意坐石室臨瀟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安善談莊老一日與支許共集王濛家安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咏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否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請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各言懷舉安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安後粗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言才峯秀逸既自難千如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弟萬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年四十

餘始有仕進志征西大將軍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後爲相值晉室多故而能以雅量鎮物從容談笑折桓溫不軌之氣舉用群才破苻堅百萬之師其功烈不在王導溫嶠之下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出鎮新城盡室造泛海之裝欲領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薨詔贈太傅謚文靖西山真德秀謂安石秉政十有六年始則遏強臣篡竊之謀終則挫強敵并吞之銳其功偉矣然安石初心未嘗爲功名計也其高情雅度庶幾乎孔明子房之風

道品

楊羲字羲和吳郡人徙家句容晉咸和五年

卷三

六

庚寅歲九月生幼而通靈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與王右軍並名海內許先生邁長史穆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簡文帝爲瑯琊王進位承相用長史薦爲公府舍人及帝即位乃不求遷叙高蹈遺榮精思致感永和五

年受中黃子制虎豹法六年從魏夫人長子劉璞傳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六月感紫虛元君紫微夫人九華安妃降于家或降長史山廡廡在茅山所傳經誥轉使錄示許君父子至是遂爲長史傳經之師九華安妃應運爲僊嘗告之曰明君夷質虛閒秘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所謂能珍寶藏奇幽真內煥標拂靈篇數順生秉德神圉升金玉清興煙披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宸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吳越鬼神之君也三官中常有謗譖云楊安大君董真命神正我等之謂耳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若其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默之會隱顯之迹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西城總真王君又教服日月之華法簡文帝從而師之以太元十一年丙戌歲解駕年五十七宋宣和勅書曰朕存嬰霄府盼景龍臺瞻考之神卿企九華之

妙誨欽厥列仙之躅昭茲闡化之功東華上佐司命揚真人積學洞微研心合漠得中黃之隱訣受南真之秘傳董司吳越之疆關總神靈之要方翊揚於至道宜褒極於隆名庶期冲鑒之臨永修著棋之錫可特封洞靈顯化真人之號

道品

許穆字思玄一名謚汝南平輿人六世沮先徙居丹陽以永興二年乙丑歲生起家太學博士出於餘姚今徵為尚書郎遷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世業內修真學嘗慕兄遠遊之高軌值簡文晏駕專靜山廬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興寧中衆真降楊備傳經誥太元元年解化年七十二子姪禮寔虛柅於郭西大墓真誥云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乃周武王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王劄所授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宣和勅書曰朕降總真之王境陟耀景之龍臺爰授曆於

元扁以濟生於下土凡著功於道品咸進位於仙宗上清真人許長史清素外融神明內得靈音斐暢密叅群聖之遊欲駕超遙高佐上清之理方流羅於大梵宜崇配於德名庶昭丕佑之臨益廣无為之化可特封太元廣德真人

道品

許嗣字道翔小字玉斧長史第三子也清顯瑩潔特絕世倫生成康七年辛丑歲正月郡舉上計掾主簿祖司徒府辟掾並不赴立宅句曲之雷平山前密修上道興寧三年七月紫微夫人降教自是與衆真酬接書疏備修迴元飛步二景儀璘之法嘗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以太和五年庚午歲詣北洞告終比洞良時年三十著舊相傳云掾在北洞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且視形如生茅小君噉言許子乃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鎮南即天師第三代系師曾也自此居方隅洞館常來四平方臺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為上清仙公隱居稱為玄中

真師者也宣和封泥化元一真人誥詞曰紫
極涵元雖鴻濛於一氣丹臺列籍實綜第於
萬真凡褒位於仙宗蓋恢功於道甫東華侍
晨上清仙公許真人研三神以觀妙凝九緯
以挺生北洞告終自適幽人之介東華躡景
獨超上相之遊雖高謝於世名其敢志於仁
蔭尚期冲佑登開元網

道隱

劉麟之字子驥一字遺民南陽人少尚質素
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遊山澤志
在遨逸嘗採藥衡山中深入志返見一澗水
水南有二大菌一菌閉一菌開水深廣不得
過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諸雜物麟之欲更
尋索終不復知處也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
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冀息謂人
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
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
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如此一日聞武陵溪
漁人得入桃花源忻然欲往未果尋而卒陶
徵士記中稱爲高尚士固可想其人矣

道術

索襲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
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遊思於陰陽之術
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張茂時與敦
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會病卒年
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
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
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
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
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
栖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茂以
過也乃謚玄居先生

真隱

張忠字臣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
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松餌木修導引之法
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无爲宗其居依
重巖深谷鑿地爲穴室弟子亦以穴居去忠
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
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穴上每旦朝拜之
食用无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

無所受好事者頗或問以水火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知其遺諸外物類如此在期願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召之賜以衣冠解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所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栖之性情存巖壑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嶽道士歿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闕而卒使者馳駟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吊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道儒

卷三

宋纖字令文敦煌効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酒泉太守馬岌高尚士也具威儀鳴鼓造焉纖重樓深閣距而不見岌嘆曰先生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

可觀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卒時年八十三謚曰玄虛先生

道默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昏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度礪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遂轉迷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矣

道隱

陶潛字淵明侃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其在必醉既醉而退

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草臥屨屨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暢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

十三

天氏之民歟其自序如此時人以為實錄自以曾祖晉氏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宋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嘗言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顏延年誄之謚曰靖節徵士

道品

陸脩靜字元寂吳興東遷人父琳九徵不起謚高道處士先生跡有重輪足有雙蹠掌有大字背有斗文篤好文籍考究象緯及長好方外遊南詣衡湘九疑訪南真之遺跡西至我眉西城尋清虛之高躅宋元嘉末市藥京邑文帝召不往因還廬山帝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勅住後堂又勅

會于華林園之延賢館王公畢集先生鹿巾謁帝而升帝肅然加敬遂以父季真取到楊許真人上清經法勅付先生總括三洞為世宗師仍勅北郊天印山立崇虛館為傳經宗壇明年帝疾即其館修金籙齋一夕有黃氣如寶蓋狀彌覆壇宇帝復感異夢疾良愈元徽五年正月忽若趨裝將還舊山弟子皆訝之乃三月二日儵然解化勅送冠履藏簡寂觀謚曰簡寂先生宣和贈丹元真人

十三

道言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道遺吟諫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為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戚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道化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鹿褐或贈以縵服皆不

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林諸神見異形試之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鄴中大亂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居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登羅浮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无器猶存嘆曰法師行業殊群政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南史

道隱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累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而已武帝納之乃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豈能折腰爲趨走吏耶帝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

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並不就衡陽王義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終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壁謂人曰鼓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遠絕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道儒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金虔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州凡十二命皆不就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去乃出又有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得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遣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鄉口少年相率受業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忻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

得有成文帝聞之遣使存問道虔年老蔬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卒子慧鋒修其業不就州辟

道隱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拒其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辟召並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頌首稱僕不修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荆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以終其身

道隱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少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母為婚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中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虔為

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重違其志勅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璋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道儒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年吳郡鹽官人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作費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為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諸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居不仕於剡中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常近百人性好黃老修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禽集其掌取食兼解陰陽書為術數多效驗山陰白石村往往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於歡歡乃往村中為講老子病

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穰惡正勝邪病所以瘥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歡口不辯長於著論又註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齊高帝輔政後為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優詔稱美東歸賜麈尾素琴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鵬鵬適大海烟煬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蓋尸解仙化焉還葬舊墓連理生於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

道儒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少恬靜閑意榮官博涉文義專修黃老與同郡顧歡同契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建武初徵為員外散

騎侍郎之職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屋所回竟辭疾不就卒

道質

宗測字敬微宋微士炳之孫也測少靜退不樂人間常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重祿憂人重事乎驟騎豫章王巖辟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豫王復遣書請之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測遂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實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唯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

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唯
與同士虞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建
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書畫自圖
阮籍遇孫登於行郭坐臥對之兼好音律善
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著衡山廬
山志云

道儒

沈麟士字雲楨吳興武康人幼而俊敏年七
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
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
有高尚之心晦于邑之餘不溪家貧以織簾
為業誦書口不息鄉人號為織簾先生精於
禮傳嘗自話訓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歌
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
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曰損乃作玄散
賦以絕之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屋宇居止其側時人為之語曰吳堯山中有
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宗人吏部郎中淵中
書郎約等並表薦麟士義行徵為著作郎不
就乃與約等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

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兇將在於斯年過
八十猶手鈔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時人
以為養身靜默所致製黑蠟賦以寄意註周
易兩繫莊子內篇老子要略與他經數十卷
卒于家年八十五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棺
中貯孝經一卷穿墳二尺置棺不設几位四
時他帝玄酒而奠子葬奉而行之吳郡陸惠
曉張融皆為之誄唐刺史顏真卿撰沈氏述
祖德記表慶樹于祖碑以旌其美焉墓在金
鷲山

道質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靜不交外物
臨川王映昭州表薦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
走熊採麋鹿之伍終身毛褐馳騁日月之車
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固辭不
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詠欽其風贈以
鹿角書格蜂盤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
清明青天寥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易以連
理几竹親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
主簿不就卒

道儒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沉靜有志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玄經祕典靡不該綜九流七略咸所精練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味要與遊處今講老子遠近名士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荊峽學徒因請講老子湘東王命駕臨聽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

道品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十歲得葛洪神仙傳讀之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侍讀除奉朝請先生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求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辟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

征虜亭威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劄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遊藏受符圖經法徧歷江左諸名山訪求楊許諸真跡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正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安得為今日之事先生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弟子賓客居其下與物遠絕特愛松風欣然聞其響有時獨遊泉領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歷年嘗造潭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會云修道所須也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識曰水刃木為梁及梁武兵至薪城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譏禪代先生授引圖識數家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帝既早與之遊即位恩禮逾篤先生已得神

符秘訣神丹屢成而輟帝每給藥物又服所製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得所上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黹實太清三年也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唯畫兩牛以答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毀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壩以修上道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先生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既妙解術數遂知梁祚將覆預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宜應昭陽殿化作單于宮祕詩在篋化去後門人方稍出之太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比侯景篡果在昭陽殿逆期先知去日爲告逆篇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一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所著山世書數百卷弟子受法者三千餘人從子桐撰華陽隱居陶先生本起錄吳興謝綸撰陶先生小傳李渤撰梁茅山貞白先生傳賈嵩撰蓬萊都

水監陶真人內傳宣和封宗元明教真人誥誥詞曰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崇道化聞微言於至教薦休命於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跡榮羅濯精華闢神交無累跡雖相於山中誠感風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蔭之敢志尚都顯號之榮求介幽生之杜

玄品錄卷之三

玄品錄卷之四

當四

句曲外史吳郡滋昌張天雨集

南史

道品

周子良字元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祖文朗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早卒繼父耀旭揚州議曹從事母求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室中仙聖皆起行四面來遶已身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十歲隨母還永嘉天鑒七年隱居東遊海嶽度嶠至永嘉憩于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時年十二因求入山服節為弟子始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十一年從還茅嶺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解佳子良密受靈旨降其接仙而隱居未嘗有疑蓋自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

道術

十三夏至日忽爾寢臥彌綸良久乃起是為感降之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昃後平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料理舊蘊而求無遺記十一月甲子旦因往無口洞果得一大函書遂登崎嶇納取拜請將還即是從來受旨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乃依日月次第類為周氏冥通記四卷隱居又撰周玄人傳於記前進之武皇帝子良蓋三生學道初生周建家次生劉偉家其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已經三遇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故經生死乃遂始得保命府改名太玄字虛靈為保籍承後更奏東華為保長司而刻名紫玉之簡者矣衆真降教玄旨具于本記中也

孫文韜一名韜字文藏會稽剡縣人入茅山師隱居參受真法及見楊許三真手書上經稍學模寫遂大巧妙後學大王書殊有深分當時稱之華陽南洞九錫文碑許長史舊館壇碑並韜之跡也南洞碑陰云文韜心素容毅跡方智圓既業不群物故異簡刊焉所謂

異簡之刊山中絕考矣

道儒

馬樞字季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精周易老子義郿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授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徧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極格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筦庫東名實則郭亮柱下之高翫清虛則阮瞻席上之說籍之篇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樞少屬離亂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陳元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晚年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闌廡時至凡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業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道品

薛彪之晉陵人少不狎俗無羨榮秩齊建武二年停東川採訪真秘三年乃反啓勅於句曲大茅東嶺洞天館行道松餐礪飲彌歷年

歲也館即晉真人任敦成道之所壇寔猶存殊有靈驗先生是以訪古求真而即地焉

道術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沉靜寡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縹雲山從學者數百人陳太建中應召來應至真觀期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松朮而已雖隆冬沍寒不衣綿絮初在縹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而謂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時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有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矣遂詣王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少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死肢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王遣使送還天台藏之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人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具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有客至

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樞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王聞而益異之遣畫工圖其像柳晉為之贊云

張羨初仕後周為司成中大夫撰老子莊

子議凡五十二篇名曰道言

唐

道品

王遠知瑯琊人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雲鳳集其身因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

門實誌謂曇選日子當為神仙宗伯遠知

生於梁大通二年少聰敏博綜群書初師宗

道先生臧秣陵後入茅山嗣修陶隱居經法陳

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

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

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

懼而遣之頃復其舊煬帝幸涿郡員外郎崔

鳳舉就邀之見於臨朔宮帝躬執帝子禮勅

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諫不宜

遠去京國帝不能從唐高祖之龍潛也遠知

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

齡微服以謁之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

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

願自愛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

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并度道士降

靈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

栖志玄虛吐故納新食芝餌木念衆妙於三

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

自古非夫得秘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

孰能與於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

夙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

勅不遺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夙心未知先生

早晚以屆江外所管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奏

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令薛願等往詣今

宣朕意其年八月十四日謂弟子潘師正曰

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傷一童子吻不得自

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至十六日

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顧問侍者曰日時早

晚對曰辰時曰好即整冠而化年一百二十

六歲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

則天嗣聖加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
謚曰昇玄先生時稱王法主云

道言

徐洪客泰山道士也隋亂貽李密書曰大衆
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狀戰難以成功宜乘
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
執取獨夫號今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
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致堂胡君曰洪客之謀
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
下未嘗無才或隱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
優遊黃冠中而抱佳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
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叛可也士
大夫去之可也為道士栖身煙霞脫跡塵垢
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已事而慷慨發言
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云人之秉
彜好是懿德其此之謂矣然李密不足與言
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自達聊於
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胸中之奇
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
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

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道權

紀微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家產
不營有大志隋亂隱為道士後佐太宗以直
諫勸行仁義致貞觀太平為一代宗臣唐書
本傳不備錄

道術

薛順河東汾陰人少好玄言大業中去俗為
道士解天文律曆煬帝時引入王清觀內道
場亟令章黠武德初遣直秦府順嘗密謂秦
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惜也
累遷至太史令貞觀中將封禪泰山有彗星
見順因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
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順後上表請復為道士
太宗為置紫府觀於九峻山拜順中大夫行
紫府觀主事又勅於觀中建一清臺候玄象
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上聞前後所奏
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淳風在隋亦嘗為
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云

道隱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績累應孝悌廉潔舉授秘書正字不樂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大亂遂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有隱士仲長子光者服食養性績慕其真素徒與相近子光藉未嘗交語嘗與對酌悠然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輒渡河還家愛遊北山東臯因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或留數日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貞觀十八年卒

道品

葉法善括蒼人也自曾祖三代為道士皆傳卜筮攝養之術少受符籙能厭劾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之留內道場供侍特異高宗時廣徵方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東其術偽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出

者九十餘人遂一切罷之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睿宗即位稱其有冥助之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為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隆觀贈其父慧明銀青光祿大夫飲州刺史李邕撰碑當時尊寵莫與為比法善主於隋大業之丙子卒於開元之庚子凡百七歲八年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秘要發揮靈奇固以冥默難源希夷因剛而情栖蓬閣跡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欲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耀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陳昌言謀恭隱諷事宣弘益嘆微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整遺藏良奄及水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道品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

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耳周宣帝時以王宣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漢門廣成虛言哉將加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上元元年轉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宗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之賦其叙曰癸酉歲余臥疾長安先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孫君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閩安期先生之傳也照鄰有末疾醫所不能愈乃問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

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漲而為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瘡陽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陰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宇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癰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潰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弭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復問養生之要答

曰天有盈虛人有進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
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
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
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
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
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
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
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
侮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思邈自云開皇辛
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
百歲人詔周齊問事歷歷如見以此參之不啻
百歲人矣然又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
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魏徵等受詔修齊梁
周陳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
傳授有如目睹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
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
吾孫當為屬使可自保也後齊卿為徐州刺
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蓋初謂齊卿
之時溥尚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跡多類
此永淳九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

姓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尸就木猶若空衣
時人異之註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攝
生真錄枕中素書三教會各一卷並行于代

道術

周隱遜字息元居洞庭苞山自云角里先生
之後山有其祖用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
遜精修太陰鍊形之術不以晝夜更動息不
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貞
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間修息之道對曰
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
利萬方策福得道之効速於臣人區區所學
非萬乘所宜留意懇求歸山詔遂其所適他
日贊皇李德裕問其有道建寶曆崇元聖祖
院為供養之所院在句曲山華陽南洞前今
狐楚有記

道隱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
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不能去其母
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巖俱遊山水二
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

稱許由東隣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問勞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人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得逢道遠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元超曰漢高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於是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幸嵩山遊巖舊宅先在宮側特令不毀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

道質

盧鴻一字顯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工篆籀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使備禮拜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鈞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

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迹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難便勅齋東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憂舉逸人用勸天下特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交遜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策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理政而矯然不群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延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

百石綯五十疋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狀以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及草堂一所恩禮特厚鴻一有草堂圖十志好事者傳寶之

道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去開元十七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自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為入閣侍讀及徵至京師履忠辭以老病詔曰處士前秘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細簡道實丘園探賸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凡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勵俗年過耄耋不雜風塵盛德與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品

清師正字子真貝丘宗城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太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法主靈以道家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靜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唯服青飢飯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至谷中見其蕭然獨處惟一薜荔繩床將朽惻然問師正山中何所須對曰所須茂松清泉此山中不乏又命作符書辭曰不解符書帝與天后實異之而去明日步輦載至行宮與語留連信宿乃還尋勅所司於其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立精思院以處之復改置奉天宮又勅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為師正立名焉數步輦迎至之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為名前後賜詩凡數十首甚見尊禮永淳元年將卒謂弟子曰吾默遊於此乃復過勞世主驚擾靈祇誠罪人也汝等學道不厭深眇卒時年九十有八帝與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詔司功王適

撰碑文

道術

劉道合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尊師同隱嵩山
高宗聞其名今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焉數
召入官及將封泰山屬久雨帝命於儀鸞殿
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即令馳傳先
登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賜賚皆散與貧乏高
宗嘗命其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
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易
衣改葬其尸唯空皮而背上開折有似蟬蛻
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嘆曰劉尊
師為朕合丹乃自服仙去矣其所上者卒無
異焉

道品

司馬子微一名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
州刺史瑯琊公裔孫少好學薄於為吏遂為
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
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
一之法至汝四葉矣子微嘗徧遊名山乃止
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贊美

之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
景雲二年睿宗遣其兄承禪就天台山迎之
京師入宮中首問陰陽術數之事對曰道德
經言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无為且心目
所知見者每損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增
其智慮哉帝曰理身无為則清高矣理國无
為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
為而成无為之旨理國之道也帝嘆息曰廣
成之言即斯是也子微固辭還山仍賜寶琴
一張及霞文帔而遣之朝中名士贈詩李適
為倡屬和三百餘人題曰白雲記盧藏用因
指終南山謂先生曰是中大佳何必天台答
曰以余觀之仕宦之捷徑也藏用有慚色蓋
其初隱於終南云開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入
京親受法籙前後賚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
子微又請還天台玄宗賦詩贈行十五年復
召至都勅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
焉子微因上言五嶽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

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更請立齋祠之所以別山林之神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像設制度依按道經創意為之于微工篆隸書玄宗命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而奏上之勅所居為陽臺觀上自題其額賜絹三百疋以充藥餌之用年八十九卒於王屋其弟子表稱解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嘆之乃下制曰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徧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道遙自得之場歸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微章用光丹錄可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仍御製碑文章渠牟作傳

道華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縣人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

尊師為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遊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召入大同道殿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一日問以道術對曰道術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文辭蔓語徒費紙割耳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所宜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重之賜號宗元先生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變江淮多盜乃東遊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為方外交有文集二十卷權德輿為序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為達識之士所稱筠之在翰林特承恩寵高力士好佛故嘗短筠於上前乃堅求放外然其辭理宏深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爭傳寫雖李白之高放杜甫之雄雅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道樸

李泌字長源本居鬼谷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以奇童召對張九齡尤所獎愛呼爲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黃帝九鼎議帝憶其蚤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將授以官因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輦輦來指曰黃衣者聖人白衣者山人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是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浴室廬山中泌嘗取松膠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不肉食因賜第詔強食肉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饘澮以勞進樓部尚書三年同平章事帝嘗從容言盧杞清分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朕初不覺也對曰

陛下能覺杞之惡安置建中之禍李揆和蕃頗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羅不致死杞擠陷之而相圖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泌請發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威里尺謂之裁度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爲三令節皆賜給錢無會四年八月日蝕東壁泌口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泌出入禁中事四帝數爲權倖所嫉嘗以智免且時時備議能寤人主亦自有建明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道品

李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含光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開

元十七年從司馬子微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玉清之容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仙去玄宗召諸闕與語嘆曰吾見舍光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詢欲則似繫風玄宗深感異之召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歸茅山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齋璽書徵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啓稟必先齋沐請傳道法辭以疾復求還山乃特勅楊計故宅紫陽觀以居之御製詩餞別禁山中採捕魚獵食葷血者不得入時經誥真跡已多散逸奉詔搜訪備得寶書進上之復召山人王旻請舍光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闕若曰欲得神仙手筆代相續耳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三洞經錄于大同殿遣禮度師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大曆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坐蛻于紫陽別院執簡如生時年八十有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顏真卿柳識撰碑并刻開元手詔二十四通于石

道華

張志和字子同初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好道通莊列二子書著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留夢楓生腹上產志和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得待詔翰林授右金吾衛錄事參軍後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謂煙波釣徒著玄真子十二卷因以爲稱又述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有五兄浦陽尉鶴齡恐其遺世不返爲築室會稽東郭沃以生芻菽揀不施斤斧約席樓閣閉門十年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少遊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巷曰迴軒巷又爲剡橋以達其居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鳴榔杖屨隨意所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錫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名夫曰魚僮婦曰樵青人問其故魚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問孰爲往來者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明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爲吳興

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舴艋既敝請爲更之志和曰儻惠漁舟願爲浮家泛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蒼雪之間即野夫之幸矣其詠諧辨捷皆此類也好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舞筆飛墨應節而成憲宗圖其漁歌求之不能致爲御史李萼寫圖幃千變萬化觀者愕眙在坐六十餘人各署姓名爵里于其下志和悉以兩言目之潛皆屬對舉席嘆駭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故顏公作浪跡先生碑云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李德裕亦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道華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用陸象先薦以國子四門博士轉太常博士累遷至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十三年玄宗封東嶽召知章講定儀註因奏名吳天上帝君位五方五帝臣位帝號雖殊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于壇上群臣祀臣位於壇下誠足垂表來葉爲變禮之大

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於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後還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秘書監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天寶三載因病夢遊帝居乃上疏請爲道士求還鄉里捨本鄉宅爲觀先是表乞永周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許之復賜鑑湖刻中曲勅其觀爲千秋觀命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以便奉養御製詩贈行并序曰天寶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於止足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夙存微尚年在遲莫用脩掛冠之事倖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稽山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門龍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亦將勵俗勸人母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凡預茲宴皆宜屬和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公悵望深皇太子已下咸就輓別因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晚尤

縱逸遨遊里巷每醉後屬詞文不加點尤善
草隸書與吳郡張旭齊名還鄉壽養卒年八
十有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
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澹
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
箭蘊崑崙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
靜默以養間因譚諧而諷諫以莫齒辭祿再
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竟遂四明之客允叶
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
往丹壑非昔人翠輿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
宜加緼禮式表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玄品錄卷之四

玄品錄卷之五

當五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唐

道華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
然有超世之心父為任城尉因家焉白有知
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稱為
人傑而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讀非聖之
書恥為卿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李
陽冰所謂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驅馳屈宋鞭
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少與魯中儒孔
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
酣歌縱飲時號六逸天寶中客遊會稽與道
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召筠赴京師筠
薦之於上遣使召白入見與語以七寶床賜
食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玄宗欲製新
樂府亟召白已醉臥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
令秉筆頃成清平調詞三章帝嘉之嘗醉殿
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鞵由是被讒放去乃浪
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

與白詩酒倡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
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若無人初
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天台
司馬子微亦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
極之表後因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
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製青綺冠
帔一副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世以
為太白之精一號上清鑒逸真人

道術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
舍人詵好方術唐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
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歸伊
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詵年雖晚莫志力加
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
莫辭口良藥莫離手唐宗即位召赴京師將
加大用固辭衰老景雲中優詔賜物百段勅
令每春秋二時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
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
卒年九十三撰家祭禮各一卷并補養方三
卷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
玄理後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

道術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人莫能
測其所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憤蹕
韓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緝
木葉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
見者曰此朱居士僑也為需求若易之置其
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儒草柔細環促
結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脩禮迎致之
降階與之語不答睜視而出士廉再拜曰祭
酒其使臣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歛
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道術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
人牧羊收傭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
黃頤向四十年盡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頤卒
更居兗州徂徠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遁
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
龍中七十餘歲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

一則綰百疋

道默

致禮因訪以治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官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書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巖展禮側席旌賢實然來思克應嘉召雖迂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東帛酒肉仍賜衣

武攸緒則天后兄惟良子也恬澹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喻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鏤高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幃廢格諸物塵皆流積不御也其年肌肉消膏腫有紫光晝能見

道品

星開元十一年無疾卒攸緒當諸武赫焰未嘗輒出卒不蹈其禍云

道隱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避亂剡中後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相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下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隱於茅山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為立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張蘊字藏真晉陽人所居洪州山中因號洪崖子身長七尺五寸鬚眉秀異工琴書善長嘯開元中明皇召見于湛露殿授太常卿累加至司徒辭曰陛下何惜一丘一壑不令臣追跡巢由還山服氣絕粒好畜古物嘗乘雲精驪侍者五人橘栗葛松木常所服者垂雲笠六角扇方木鐙葛木如意魏惠壺諸物朱衣席帽出八人間聖之真神人焉所著書有老子周易三禮穀梁註河東記三十卷大周

昌言十卷豫章記曰隋開皇間改豫章為洪州先生蓋上古有道之士復見於隋唐間云按真誥洪崖先生今為青城真人墓在武成姑臧縣

五代

道言

五

五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何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以為言得其極者尸居枉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祖益善之賜號通玄先生

道華

鄭遵字雲叟滑州人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拂衣遠去乃入少室山為道士聞華山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求之與道士李

道殷羅隱之文善逮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邀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世自為三高士節度使劉勣以寶貨遺之一無所受唐明宗召以左拾遺晉高祖召以諫議大夫皆不應賜號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遊好飲酒奕茶為詩章寫錄素人間傳為寶玩或圖其形于屋壁瞻禮之跡雖遠而名愈彰與夫石門荷蓑之徒異矣

道質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幼慧辯學易於廬山陳玄悟問大旨於香林左玄澤澤奇之後居仙都山隱真巖從劉處靖修出世之術而子史群書不忘披覽嘗自言為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詮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盡樞要唐景福二年錢鏐賜子餘杭大淋洞築室以安之表上其行業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荆棘唐祚當華佗之園綺無出山林竟不起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由是具靈事跡顯

聞吳楚門下弟子二百餘人廣平程紫霄應
召於秦宮新安縣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
謀光魯國孔宗魯皆得其真者天復二年二
月十四日沐浴端坐而化葬于大嶺之白鹿
洞錢武肅王夢騎鶴訪別

道質

再師道字宗微新安歙人也性穎悟身薄言
行謙謹養親以孝聞師間立太方即郡之東
山建問政山房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入百
丈山採松脂過蔡真人父子及彭真人一入
山遂逢三仙人一日夜人間月餘矣其定精
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每林中拾新新藥
虎豹狸尾從之或以薪藥負其背上送歸而
去飲之近山獸不傷人皆師道有以感之也
母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喜而曰汝以
孝養我以道資我何幸為汝母矣此蓋宿慶
所及出遊兩嶽九疑換尋梅真人蕭侍郎於
玉簡梅即南昌尉稱蕭郎子雲字景喬梁之
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亂全家入山二君
俱得道此山一日遊都木坑乃遇謝通脩自

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勢至所居授以素
書一通復還問政三十餘年每焚修即以彭
蔡謝真形瞻禮吳太帝霸江淮聞其名徵至
廣陵建玄元宮為所居賜號逍遙大師問政
先生居廣陵又三十年弟子五百餘人後乃
隱化而往絕世思望而問政山屢有雲鶴見
歛之鄉里親族以為師道之還故鄉若今威
之歸華表也有詔褒贈曰詢諸贈典繁乃棄
韋啓有展由于何不舉故淮浙宣歙管内道
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為國焚修大德
賜紫再師道早通玄理夙契真風野鶴不群
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
勳臣國之初早曾瞻敬眷言素業實冠玄關
雖昇遐屢歷於光陰而遺懿益隆於寰宇沉
教門上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即回故里
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思庶昭往
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
宋

道口

陳搏字圖南燕郡人小時戲渴水上有青衣

姬抱乳之曰令汝永無嗜欲聰明過人唐長
興中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辟穀鍊氣作
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後唐明宗封為清虛
處士俄徙華山雲臺觀常閉門臥累月不起
周世宗召至禁中驗之信然顯德末乘白驢
將入東都聞宋太祖即位大笑曰天下定矣
太宗時召之圖南疏辭曰臣性同猿鳥心若
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敢
荷作服既簪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
軒陛貽笑聖明太宗再遣中謁者必起之且
賜詩曰

曾向前朝出白雲 後來消息杳無聞
如今若肯隨徵召 盡把三峯乞與君
圖南不得已詣闕冠華陽巾躡草履弱服垂
紳以賓禮見賜號希夷先生遣詣中書堂使
謂宰相宋琪等曰擇獨善其身不干勢利入
華山已四十年計近百歲以天下治安故來
朝覲亦可念也琪等遽問修養之道答曰聖
上有天日之表正君臣合德圖治之時勤行
修鍊何以加此士大夫日往乞善言皆答曰

優遊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識者避
之圖南淹通群經而尤精易學蓋以授弟子
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康節先生邵雍又
以太極圖授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濂溪先
生周茂叔圖南以故數發機先語後所以然
者世傳其有人倫風鑒始太祖居潛曰與趙
忠獻公遊長安市圖南過諸途曰可飲乎太
祖曰願與趙學究俱圖南睥睨之曰亦可也
既至酒家忠獻苦足痺亟就右坐圖南諾曰
紫微垣一小星敢上次乎引而下之其召也
太宗令見壽王圖南及門而還曰王門厮役
皆將相具何必見王由是太宗屬意真宗矣
端拱二年豫知其終以表來上曰大數有終
聖時難戀命弟子賈德昇於張超谷鑿石室
室成而逝彌月五色雲蔽山谷不散

道儒

王昭素酸棗人也早學道尤邃於易嘗曰坤
為十月卦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內故
蓍麥先生上至坤卦之末尚有龍戰之象龍
亦陽也則知陽無剋盡之理蓋陰陽者剛柔

迭用變化日新生生所資而無盡者也其於道深矣鄉人專其行有訟不之官府而獨詣決焉開寶二年召至講易踰月求歸特授國子博士以禮餞之時已耄矣至九十餘乃卒其首縮入腹中世言其能龜息云

道言

澄隱字棲真常山人通內外學太祖征太原還幸其居棲真時年八十容色甚少太祖問其養生者對曰臣養生則精思鍊氣耳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清靜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黃帝陶唐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帝大悅其亦孫思邈之流乎

道言

張無夢字靈隱鳳翔整屋人也與种放劉海蟾為方外交遊天台赤城廬於瓊臺嘗曰一者道之用也其要則無方無體無用無為無為無不為矣飛蠕蠢類皆含道性得其道者無所不變小則糞蟲變蜎大則人可變仙矣於是觀天地變化草木盛衰風雲捲舒日月

還轉水火相激陰陽相摩之理著還元百篇真宗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旨對曰臣居山中但誦易經老子書而已不知其他因命講易即說謙卦上曰獨說謙何也對曰方當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深然之復命講還元篇曰國猶心耳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源之大綱也真宗嗟異之賜秩著作郎辭不受力丐還山後卒於金陵年九十九碧虛子陳景元其弟子也

道言

劉烈九江人幼好道遇異人建隆中得道者因結廬廬山密修其道自號虛谷子往有譚景昇者作化書烈提其要曰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象得順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而石內藏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舍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大率以柱下漆園黃庭為宗嘗謂學道者萬物不能遷其性一心湛然而無思時導其氣則百骸皆適抱純白養太玄然

後不入其機則知神之所守氣之所生精之所復何行而不至哉

道言

張乾曜漢天師二十四代孫也天聖八年召至闕下仁宗問以白日冲舉事對曰此非所以輔政教也陛下苟能返古之朴行以簡易志慮清明神氣完和矣奚事冲舉上嘉之賜號澄素先生

道質

傅霖青州人少與張忠定公誅同學忠定既貴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嘗慨思其人作詩以志其意晚年守宛丘有被褐跨驢叩戟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聞吏走白其言忠定怒曰傅先生天下名士汝何人敢斥名氏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忠定問曰何昔隱今出耶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忠定曰詠亦自知之曰知復何言遂別去不告所往踰月忠定卒

道默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

晚入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其荒寂莫肯居者唯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不知虎狼過其前不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謁魏夫人壇子廉方醉臥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載與歸月餘落其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版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視之則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僧守澄自東都還遇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舉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

道術

趙吉代州人既得道行丐高安城中故為不潔清者元豐三年蘇轍子由請高安忽過子由曰吾知君好道而未識其要陽不降陰不昇肉多而浮面赤而瘍教君挽水溉百骸決日諸疾除矣苟不怠度世可也子由用其言驗他日問及養性告曰亦嘗夢手方其夢也亦有存歿憂樂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言笑曰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子由矍然異焉知其誠有道者吉自言往在廣陵為同學蔣生毒其兩目遂翳然時能脫翳見童子碧子炯炯其睛以上骨如龜心以下如鐔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時蓋百二十七歲矣後至興國軍太守楊繪元素留之居無幾俄為所害驟蹶而死元素為葬之元祐元年蜀沙門法震來見大蘇公東都曰法震至雲安酒家見丐者云吾姓趙頃識蘇公黃州幸為我多問子由聞之驚問其狀知為吉也興國軍太守朱彥博子時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藏唯一杖兩脛在耳道書稱尸解之下者留足一骨

豈謂是耶

道言

李吳劍州人善符禁陳述古知陳州官舍多鬼因空所舍堂致吳鬼即止蘇轍子由詰曰何能爾耶吳曰彼多欲故鬼侮之吾斷欲久非有他也間從問所以養生者答曰人稟天地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壽不過百年者自戕之耳夫生而知物我之辨內而在我外而在物物我之情不忘於心我與物為二則所受五行之氣判然與五行大分不通因其所受厚薄各盡所有而止故或壽或夭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是身與天地相通如一則五行之氣中外流注而不竭安有不長生者哉

道華

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於太平興國元年八九歲從牧兒郭千村能吹笛致鶴父母以為不祥棄之乃從茅山朱元吉著道士服時年十二端拱之初也繼與明真張鍊師居積金山頂試辟穀術人稍趨之遂思遠

遊至襄陽遇異人陳鐵脚挾往青城山復過
瀨鄉校僻太清宮古藏經遇水星童子武仙
童名抱一挾往河中府謂此行已抵太陰鍊
形一度行止神變景德元年嗣茅山經錄二
十三代真宗遣使祈胤山中明年生仁宗事
具宋史奉旨住持玉清昭應宮勅建乾元天
聖兩觀賜號國師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加
號觀妙先生還山因得抱一蜀中所寄書意
警責姓名顯耀暴露天機先生對之泣數行
下弟子莫測也天聖七年十一月坐蛇于乾
元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汗流浹體額有凝
珠尸解之上者

道品

劉混康字混康晉陵人嘉祐五年試經為道
士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學道當擇名山嘗
患世無良師每散髮登壇以天為宗已而聞
茅山毛宗師有道一見授以經籙庵居積金
峯一日三羽士造其廬指庵之東隅曰汝即
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古人也
又顧其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不可

以有疵手為捫之明日癰滅元祐元年哲宗
聞其名以高道召勅住上清儲祥宮紹聖四
年勅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為元符觀別勅
三茅山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閭皂山
為經錄三山云徽宗益大其觀加號元符萬
寧宮賜九老仙都君玉印玉樞具景震劔御
書畫寶賜不一先生累表災變上雖加嘆而
不能用其言大觀二年再召出山群鹿遮道
一鹿觸車而斃命座之道左先是所蓄鶴聞
召飛去先生曰鶴去鹿斃吾無還期四月至
京館于新作元符之別觀夜夢天帝召詰朝
駕幸進上所誦大洞經十七日丁酉倏然解
化年七十二勅建藏真觀於葬所累加至葆
真觀妙冲和先生贈太中大夫謚靜一

道言

查淨之字清遠金陵人父携入茅山劉先生
見而奇之曰此子他日人天師也師喜躍誓
不復歸遂為入室弟子元祐間從劉先生入
朝先生被旨住儲祥宮以師歸主元符宮事
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吾今年四

十六歲昔先師授記以為過叨朝廷厚恩奇當不逾於此遂命脩遺表擬筆親題表後云陛下天縱聖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者然念帝王奉道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則萬方蒙恩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儉為先乃陛下之師寶致道之津梁也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聖躬節財儉用以固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如臣下愚固不當冒死陳詞實念先師付託之重嘗令臣以盡忠報國為先當今之際不進一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泉壤矣操筆陳情伏增感愴臣淨之再言押書畢而逝表聞徽宗嗟悼不已以其表降付藏真觀刻石山中

道化

徐守信海陵人為天慶觀備役服弊布衣曳繩屨或跣行終日無所為惟執帚掃除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癩甚眾狀惡弗肯與處斥居觀後茅廬中守信獨事之謹元吉已而死丐錢為歛葬既已歸

茅廬哭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異事人皆神之稱為神翁始知得道於瀨道士也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祥哲宗不豫遣香至神翁所翁書吉人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起強輿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即海陵為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二年召赴闕四月十七日聞茅山劉先生化于儲祥之別觀乃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即二十日庚子解去故降詔語有云誠意感通異人胥至了然委化不約而同贈太中大夫與劉先生語無異詞也

道品

張繼先漢天師三十代孫先生九歲得其法淵默寡言清癯白哲眉目真人也徽宗遣使召之既至秩以碧虛大夫先生方十三歲辭不受崇寧四年再召命弭解州鹽池怪事甚神異賜號虛靖先生政和中大內災命黜懷之因奏紅羊赤馬之厄其語秘靖康初虜引去出塞朝廷再遣使與郡太守詣先生廬致召必起之先生行至餘杭而色憂不怡人

莫之測已而乃聞虜復入寇急召入朝至泗州天慶觀端坐化去年三十六實丁未歲也後薩道人守堅復遇先生青城山高宗命設像於內中觀堂所著大道歌心說傳于世

道言

劉高尚濱州安定人家世為農九歲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為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為神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賜號高尚處士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亂虜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識者以為名言周少隱既為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為之說以為此古博大真人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世俗工言語文章者所能望哉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深知道者乎蓋又與夫熊經為仲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道言

王道堅龍虎山道士政和間徵赴闕館于太一宮徽宗問以修鍊延年之術奏曰清靜無為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罔功夫修鍊非天子事也時方校定道藏經制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同校定道經徽宗豫知國當有厄命道堅禳之奏曰修德可以回天禳禳之事不敢誤國力請還山紹興初高宗復遣使召先一日道堅鳴鼓集大眾舉頌有為報長安使休尋海上山比使至已化去矣

道術

留用光信州貴溪人貌奇古而黧既壯無所聞往遊南嶽至撫州臨川縣路逢一道人自言是張輔元與用光偕行用光行為張負止為張炊次長沙張謂曰子事吾勤亦至矣向吾優于觀子之變子益加敬吾今入蜀有一篇授子子其秘之遂去啓視乃五雷書慶元間衢州早郡守沈作礪夜夢黑龍蟠于城隍廟門旦視之乃用光醉臥也即延命禱雨而

雨郡上其事復禱雨于朝亦雨用光年幾四十未得度爲道士至是即御前賜冠服賜號冲靖先生寧宗爲出內帑錢撤上清宮新而大之理宗立復召用光謂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者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來將奚益竟解化龍虎山中向之所遇張輔元或謂爲漢天師也

玄品錄卷之五

元品錄五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張雨撰雨字伯雨一字天雨別號貞居子錢塘人宋崇國公九成後也年二十餘棄家爲道士往來華陽雲石間自稱句曲外史能詩詞工書翰當時虞集楊維禎亟稱之是編載歷代道家者流起周訖宋列爲十品曰道品道權道化道儒道術道隱道默道言道質道華得百三十五人然書名元品自應以清淨爲宗故曹參張良之流可以類入至於神仙方士別自成家隱士逸人各爲一傳溷而一之已昧老氏之宗乃至范蠡權謀之士鬼谷捭闔之師亦復借材未知其可蒐羅雖富難免蕪雜之譏矣又雨自序中稱題曰元史今標題之目與序不同豈書後改名而序則偶未及改歟

徐仙翰藻十四卷

〔元〕陳夢根輯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續道藏本

贊靈集四卷

〔元〕□□輯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續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徐仙翰藻

十四卷附贊靈集四卷》提要

徐仙翰藻目錄

徐仙翰藻目錄

卷之一

靈濟祖廟記

靈濟宮記

碑陰辨

碑陰

存城記

親睦堂記 一篇

卿一

燕喜堂記

齋堂靈濟宮記

代東村翁作靈濟宮記



餘慶堂道場記

來賓亭記

旗龍山神祠記

靈濟賢聖王廟記

司農社角廟記

司稼旗龍山翁廟記

卷之二

團春堂記

門銘

壽天王岩道場記

續玉岩道場碑記

修西林寺記

卷之三

鰲峰賦

靈濟宮賦

文興庵賦

自辨文

塞謗賦

非神賦

| | |
|----------|--------|
| 莫毀碑辭 | 卷之四 |
| 喜雨頌 | 修東井文 |
| 塞井文 | 修廟難文 |
| 告成序 | 驅癘鬼文 |
| 驅旱魃文 | 驅蝦蟆瘡文 |
| 皋殺賦 | |
| 卷之五 | |
| 真人朝天贊 | 回宮贊 |
| 注福司贊 | 注祿司贊 |
| 五帥贊 | 兩部贊 |
| 集英贊 | 宮娥獻壽贊 |
| 綵戲嬰童贊 | 膳部樂府贊 |
| 仙樂贊 | 仙厨贊 |
| 奉祠人求壽贊 | |
| 書燕喜堂東邊堂籍 | 二 |
| 書燕喜堂西邊堂籍 | |
| 靈濟廟注祿司 | 靈濟廟注福司 |
| 卷之六 | |
| 友序 | 畫士傳 |

| | |
|-----------|---------|
| 蒼周壯翁碑跋 | 跋周壯翁易圖說 |
| 效景純遷州記為誌銘 | |
| 書訓 | 恭說 |
| 乘暢 | 書讀 |
| 長明燈說 | |
| 卷之七 | |
| 詩句 | |
| 上林府判古今詩 | 二首 |
| 獲麟歌 | 絕筆歌 |
| 梁父吟 | 喜雨 |
| 謝林府判香信 | 請林經歷書碑 |
| 寄南村居士 | 代周仝擬芙蓉城 |
| 贈林來村公 | 答問造墳 |
| 答周去遇問事 | |
| 答呂先生問馬米事 | |
| 勉蔡畫士 | 三 |
| 托東林公作記 | 餞君行 |
| 偶作可笑 | 答問事 |
| 答問生活事 | 答陳梅仕問事 |
| 贈雕碑者 | 謝林主簿書碑 |

卷之八

詞

和白雲僧德堅 偶作 四首

錢陳道與往龍虎山 二首

玉岳

東澗

寶殿十奇峰 二首

貢仙八詠圖

玉岳十奇峰

西澗

上林府判效曹娥體

荅梁氏問遷葬

贈天王老抄化不遂

本官建壇有四道人現身

別蔡畫士

親睦堂

燕喜堂

贈沈建翁

贈周全

贈周用明

贈林椿

贈章桂龍

贈郭泳翁

贈鄭汝顯

贈天王寺郭以立

贈合山僧德潤

贈越山寺僧石徑 二首

卷之九

修宮裁衣 二首 贈蔡畫士

贈長邑人往湖南

贈天王郭東堂之桐城

勉蔡畫士 荅林君舉問事

問蔡畫士牆外事

贈龍舡匠 一

賽情詩 四

贈閩縣宣差 荅林廷玉問事

贈同事五人

啓玄表 真君補職 謝玄表 真君補職

謝恩表 真君補職 金闕謝受職表

玉闕謝受職表 上天師表 真君奉職

謝天師表 真君奉職 上田禾蕉尾表

賀聖父瑞旦表 二通

上南宮表 代男祈安作

上南宮表 代女預祥作

謝師表 薦葛德完滿 煉度表 四道

贖罪表

卷之十

祈安詞

謝恩詞

卷之十一

預修詞
建玄都壇詞
保福詞
建朝拜詞
女薦父詞
子薦父詞
薦父祖詞
真人謝過詞
保禾詞
賽醮詞
穰災詞
建普度詞
散朝拜詞
建血盆疏
薦親詞
薦祖詞
謝加封真人詞
金闕授仙簡建羅天醮榜
玉闕授仙簡建羅天醮榜
加封敷達上玄門榜
示齋主文
師堂補職榜
戒監壇榜
示五帥榜
建血盆告諭文
普度功德牒
諭亡魂榜
諭在會善信榜
建黃錄普度齋榜
戒將吏榜
散血盆
散朝拜門榜
諭南北廟亡魂榜

卷之十二

散朝拜諭下界榜
建五閻盆會諭下界榜
諭下界榜
修靈濟宮疏
建神厨疏
建餘慶堂疏
修餘慶請僧為化主疏
修餘慶堂疏
文興庵抽粘兼賽詩疏
修鰲峰旗龍廟疏
修護境橋疏
修路疏
建集福道場抄題疏
題祈禳醮疏
迎五顯慶讚佛生日疏
題血盆會疏
題為真人受封建醮疏
題為真人受仙簡疏
題為真人奉錄建醮疏
題塑真人歸道扮疏
修橋立抽粘疏
修溪埠疏

卷之十三

題青口塑神像疏

題衣服疏 二道

題真人衣服被盜重造疏

請東村公書

代鄉人謝東村公啓

謝東村公書

謝東村公跋

謝東村公啓

代鄉人謝東村公啓

謝張總管啓

上程廉訪啓

代鄉人請陳道興啓 二幅

請高功唐宗萬啓

代鄉民請人任都講

贈越山奉祠啓 賀鹿山宣教

答周勝公問事 二幅 幼婚啓

卿一

上梁文

卷之十四

燈梁聯

徐仙翰藻卷之一

卿一

靈濟祖廟記

靈濟祖廟夫祖者言其始也子姓徐乃偃王之後世仕唐及五季亂奉天子命中金陵晉開運二年乙巳閩王王氏閱藩之衆募兵草肆

與子遂將查邊等騎萬人投建州明年撥福州間道西峽將梯鹿嶺由南臺縣取漳泉鄉之胡者叩馬而前曰適有潰兵犄亂為民之仇不圖今日復見王師王若閱其不幸吹而蘇之不至跋蹟德莫大焉軍駐而成列教子

卿一

商子搏力法畧其鋒賊死昨民獲喘汗師還耆老猶作綈袍戀戀之意子以李御史常容之數馬上策之知與若等從事之期待來年矣果脫化於鈞伍間精魂不棄降而為神于鰲峰之陽其初未有祠制草其廬木其燭歲

時伏臘祀事闕缺宋太平興國八年癸未春不雨種未入土耆夫用虞二月初吉戊子卜於子習吉祠之前有潭旁袤四五丈深不可測倏有雲氣飛騰竟日不散翌日昧爽烈風雷電兩電交至人大悅越三日我生明詣祠

求蒼目其祠蕩為洪水之壑且悵且疑遂辨
香沉諸潭而祝之忽有木爐捧出水心香灰
不濕信有神物須臾雙龍蟠逸扶翼而西流
直至傳築嶼中山橫溪而不進嶼中舊號香
爐峰烏鵲飛呼將有所迎紙錢結界異香襲

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居民異之

乃因地以成其廟後產靈芝之瑞因號曰芝
嶼祖廟雍熙改元春正月丁卯事告訖工檀

越有河南方氏曰珪董之至乾道二年丙戌

珪之孫有曰詢曰感曰仲上其事於州牧馮

○
卿一

九

○

公礪扁以護境感應四字為額熙寧三年庚

戌河間章氏曰管穎川陳氏曰彭初濟南林

氏曰懷賢江夏黃氏曰須以其事上於光祿

卿程師孟聞奏於朝適半山王氏當國百姓

困於青苗之役未遑及此八年乙卯郡人劉

公彞知桂州交趾寇邊陷欽廉等州劉公怒

時同秋曹周公汝礪檣於予予效公山之靈

冠果退劉公復具狀以聞炎紹問予之陰績

最為顯著韓忠武大儀鎮之捷武安和尚原

之功本路安撫使薛公弼保奏端平元年甲

午左藏周公說潮守周公燧具條其事上於
執政李宗勉三年丙申十月本路帥臣何公
琮入除戶部侍郎始得旨嘉熙二年戊戌命
始下敕封靈濟徽號有加神喜人歡用彰厥
德自國朝以科目取士予得以宰科名之籍

鄉之擢第者橫飛捷出為諸邑之所歛衽南

渡而後文風大振臚傳黃甲者有人南宮高

選者有人聲名翕翕品秩猶高或振節秋臺

或具司禁帑或出宰花封或教分侯泮至於

一階半級可以車載斗量矣繼之以河南方

○
氏珠曹曰策王郎曰杰各以文章取進士是

皆以夢卜於予而獲報以此功德之在人也

甚博詢之道聽塗說一朝一夕而然也廟自

石晉開運以來迄今數之歷甲子凡二千四

百有奇初拆而為社壇基於青布之潢溪再

遷而為巷東即今靈濟宮是也合門環眷獲

寵天封予知證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

靈濟濟真人江王仲知諤九天玉闕宣化扶

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父諱溫齊王忠

武真人母田氏仁壽仙妃予配陶氏涇國夫

卿一

十

人順助仁惠仙妃仲配許氏衛國夫人善助
慈懿仙妃將五人永安留守元帥查文徽武
安留守元帥邊鎬節度使左監門元帥魏岑
都統使右監門元帥趙錕都統軍使先鋒元
帥刁彥能伯氏四人曰知詰曰知詢曰知諫

曰知訓俱封王廟食金陵其源派世閱已備
見於五代史斯廟是作諸祠所祖祖言始也
豈可忘其始而昧其所出哉祖廟創始屢歷
具述于前蓋物久則壞不修則愈壞木而堂
之石而室之將為百千歲計其有功浩費煩

檀越之布施名數猶可考是歲在丁亥至元
二十四年十一月丁未日也後一紀復大門
間榜其額曰芝嶼祖廟因舊碑泐沒予始降
碑而銘之從河南方氏曰壯猶曰逢午曰嗣
翁諸君之所請也銘曰

水之流 窮其源 木之葉 究其根
源既深 派也分 根既固 葉也蕃
曰祖廟 祠是專 居此土 百千年
功日月 德乾坤 名與謚 史具存
昔廟號 明而神 今天爵 神而仙
舞一

欽厥惠 澤乎民 何以報 薦蘋蘩
歲丁亥 廟復新 後一紀 大吾門
銘于碑 石用鐫 序猶始 祀有傳
效神徽 聲三聞 萬萬歲 祝聖君
靈濟宮記

予姓徐出自嬴姓栢醫生若木夏后氏封之
於徐其地下邳僅縣是也國於夏殷周咸有
大功徐偃王治國仁義著稱有獲朱弓赤矢
之瑞周天子穆王聞之伐徐徐不忍聞其民
去之彭城武原山之下名其山曰徐山居焉
祖孫輩項三千餘年名人魁士載迹青史者
皆本於偃王王予之祖也予家世仕唐俱為
大官五季之亂蒙傑蟬起瓜分幅裂互相漁
劫予奉天子命留守金陵所管江南二十餘
州氓征就寬軍給以饒林蠻洞挺守條死要
釋耄嬉遊連手歌詠上無所怨下無與讐江
南之民賴予以生予之功德揭若日月雖世
而下無能磨滅晉開運之二年閩王王氏失
國請命於予予提師萬人艦步並進閩之諸
郡各以城降踰年取福州克之師抵峽江之

南道經青布鄉之父老壺漿以迎予師而懇
予曰適有潰兵數百隱匿於鰲峰之巔本謾
兇驕將次為亂王師今日不至顛覆朋隣我
餘有幾予乃引師南向陟其峰挫其鋒落其
角距殲厥渠魁盡得其屬人卒棄甲呼舞不
戰而收鄉民無怨市買不變田之果谷下無
一跡故今日其山之半曰戰鬥自此始也師
還父老攀慕顧戀不忍釋去剪茅為屋於鰲
峰龍湫之北圖予像奉于祠晨香夕燈以祝
予壽予心惻然而與眾盟曰予明年當棄世
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及期憑夢於人以宣
其靈年無凶荒民無夭癘榮零之下若響若
答予生不能澤其民死而廟食尸其土是亦
不敢爾民誣也歲更月改屋宇頽頽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倏有雲氣亭亭神龍蟠護木爐
不壞像貌屹然見者異之鄉人方珏始立廟
於傳岩之野尚予號曰護境感今芝嶼之祖
廟是也祥符初風俗移易人物繁夥鄉之父
老詢謀僉同再立廟祀於青布橫溪之陂昔
溪水漂激田稼墊溺予以神兵疏其源決其

流竟不為民害故今號其地曰杜壇猶有遺
跡桑田滄海物久則變時有鄉民樂施其地
於龍首之東豐衍端夷山水俱秀卜予得吉
而宅之烏鵲假靈蛇文集紙錢結界異香
襲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鄉人因
之以成其廟乃徵土木石工執器備用未會
祠下斬板幹簷柱礎陶甕甍築垣墉歲在政
和之丁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整然而威至
今故老相傳尚能記憶其事闢而闢之殿宇
深邃則隆興改元癸未之秋增而廣之庖庫
廊大則開禧二年丙寅之春堂庭建植階序
整齊巍巍乎其高炳炳乎其新規模程度將
多於前功則歲在壬申咸淳之八年也至今
檀越姓名書於梁者猶未泯沒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時我亦不敢寧於厥居以保其子孫
黎民亦職有利哉若夫西南北等處祠像皆
本於此拆而分之歲月久矣有能質於鮑背
觀齒之夫則見予之靈德入人也深靖康陽
九之厄予以神兵護國效公山草木之靈顯
旗纛旄麾之相擊寇就誅中原底定于之功

續聞奏朝廷已蒙聖恩南渡不果嘉熙間鄉人潮守周公燧以父老章少白等狀再請於朝金書褒獎勅封靈濟徽號煥然祝冊於廟祭式有加神人俱喜偉歟盛哉邇來時異事殊中澤之鴻南集至於廟事奚暇及此上冠

下屢誰其正之圯桐腐瓦誰其易之墻壁彫剝圖像黝昧誰其整之予若不揚其烈大降顯於四方歷告於爾有衆則曰甚一日墮甑不顧將安以為揭虔妥靈之地乎鄉人各以事卜於予求其筆以驗其事予示之以識曰籤籤六十有四象易之六十四卦天地萬物莫出乎易易為卜筮之書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既示之以籤用敢援筆為文以委而任司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職各設中於乃心經之營之立定厥功使弊者復興故者復新予亦不敢獨專其美安生興事民業有經俾以壽而富俾以熾而昌予之休庇於人者亦不淺秋八月吉日庚戌工告訖功請記於予予王父相吳封齊王謚曰忠武伯氏四人長諱知誥世襲父爵改封於唐

十一

十四

次諱知詢知諫知訓俱秉吳政封王各廟食金陵予曰知證封江王仲氏曰知諤封饒王事載之史所有陰績著於尚書祠部廟食茲土已四百餘年將以至於千千年未可計也恭遇

聖朝一統率土稱臣天地鬼神克享其德仰冀

聖恩俯頒

宣命嘉茲榮寵式副所期猷畝不忘三呼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辭曰

婉婉偃王 孝孫有慶 維德不爽
居此一方 蜿蜒蟄峰 龍首之東
靈濟褒封 於民有功 新廟奕奕
厥聲赫赫 肩膺胙醑 來享來格
爾民不訖 降福既多 矢辭以歌

紀石不磨

碑陰辨

或謂碑記有陰無陰吾不知記為何碑為何所謂無陰之記則樂記學記史記喪記傳記是也既刻於而則謂之碑如碑用詞用銘皆

十一

十五

傷悲之文記則無之昔柳宗元為父作石表猶有陰書其弟子門人姓名表陰自柳侯始記陰自徐江王始誰敢議耶

碑陰

天之未喪斯文故假手於我用德以彰厥善惟爾之能予其懋簡相爾今林東村公所舉周君壯公謂之言曰今將生由乎將生尹乎肯哉斯言也以代予言者也刻之座右使為士者登斯堂讀斯記其尚知所勉焉母作神羞又

○生為人死為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宜有廟祀有廟祀而有勅命者必有碑碣以記其事昔柳侯降為羅池之神有韓文公為記予雖效柳侯之萬一愧無柳侯之才不得韓文公記之何以示來者予敢自序履歷後文公者記之可矣

存誠記

靈濟之庭宇其額曰存誠此神筆也一日客自遠方來而有假靈之請樞衣而進於堂上得神之所作碑銘記贊熟而讀之儼然若思

趨而退曰何獨存誠二字缺其文母乃有之而未之刻耶請質於予予神也不能以口諭姑假筆舌為言而後之曰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人之常性未始不誠不誠無以立身君臣之間此誠也父子之間此誠也昆弟夫

婦朋友之間此誠也誠一而已盡求諸身而誠者存初非所謂誠之道也人能於此勉力為之雖雷霆於上而不之懼淵谷于下而不之恐此無他誠存故也夫苟一言之不真一語之不實曰妄也非誠也甚矣暗室之中視

卿一

○如無人手指目視洞見肺腑誠之存者幾希其曰妄者滔滔皆是臣如是以事其君而君疑子如是以其父而父疑至於昆弟朋友夫婦如是以相從事則無往而不之疑機心一萌鷗鳥飛而不下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子不以自欺真實而無妄者也雖不言誠而誠自存何文之有易曰閑邪存誠二字之義其始於此子知之乎耳蓋記諸

親睦堂記

親睦堂記所以明人倫也人之大倫親親為

大親親者也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夫夫也婦婦也故周官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其一曰親親誠以父子兄弟夫婦夫夫婦婦其為人倫也大此太宰之馭萬民必先以親親言之親親者教民之本也三代盛時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孝慈友悌輯睦和遜不待其習與性成是亦聖人之教不爾而成者也自秦漢而下其治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無禮古先聖人所謂教民相親睦者悉置而不講此綱常所以不立禮義所以不明而天下所以日趨於姦行不可制其弊至於父子不同居兄弟不相容教化離絕國俗傷敗而天下無復知有親之義矣是以古之民也醇今之民也詐古之民也厚今之民也薄是豈今之民不如古之民哉必有聖人者出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周公孔子承其厚而維之使為父子兄弟夫婦者知其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庶幾上古之風吾於今日復見之矣茲者伏遇

聖朝一統以仁率下聖言宣布首以孝順為

民勸許令鄉里申舉以聞神靈歡喜踴躍嘆呀四方聞風靡然自化或有以貞節稱或有以節婦著義門孝坊在在有人崇此拜若罔聞知汚俗未變為神之羞神於此時不容嘿嘿乃命鄉人修葺斯堂於殿東以奉神之族屬焉親其所親故榜之曰親睦堂使有事於廟者登斯堂瞻斯像親睦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堂成而為之記所以明人倫也繼自今為父者慈而教為子者孝而歲為兄者友而恭為弟者敬而順為夫者和而義為婦者柔而正勉哉勉哉庶無愧斯堂之名至元甲午惟三月癸丑朔鰲峰敬仙靈濟真人記

又

靈濟宮正殿之東有堂扁其額曰親睦客有儒其人者攝齊升堂而請問曰親睦者得非坊記所謂睦於父母之黨曰親者乎予曰然又曰上至曾祖下至玄孫此為父之黨乎予復曰然又曰母之兄弟為舅母之從兄弟為從舅此為母之黨乎予復曰然客迺嘆曰人生天地間為物之靈其所以異於禽獸以其

知有父母之黨之親者也如其知有父母之黨之親則睦矣以親睦二子而聞知於人者是誠奚心哉予曰善哉子知之乎今之世俗以智詐相尚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其知有睦於父母之黨之親吾斯之未能信自南陔廢而孝友之道缺矣棠棣廢而兄弟之情絕矣宜爾子孫藝藝兮誰復詠孟斯之德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誰復歌桃天之詩既有肥瘠以速諸父既有肥壯以速諸舅誰復誦伐木之章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是以吾心汲汲於所欲為不容嘿嘿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為今之說必寓之於書宣之於口以言諭之庶幾人心天理一脉如線綿綿延延猶有可續可救之道此古人之所謂化當世莫若言傳來世莫若書然觀古人苟得其時而行其道則無所謂書亦無所謂言之者蓋有不得已者矣客曰誠如是也今之所言曰聖父曰聖母曰聖兄此神之親也其得於南陔棠棣之意歟曰聖子曰聖姪曰聖孫至於曰聖舅曰聖婿者亦神

卿一

十九

之親也其又得於孟斯伐木桃夭之意歟雖然神之所謂親者僕固知其為父母之黨之親親則神之親也其如世俗何予曰固執愚也予之所舉坊記為問予以為子之好學通於記者所有大學格言曾之學乎復坐吾語汝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又曰一家仁則一國興仁仁者所以親親其親也親親以睦其為仁之本歟故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客曰唯而起請記之○

燕喜堂記

舍章貞一者夫人之德也從容和緩者夫人之言也旦夕憂勤為締為綈者夫人之功也環姿律態盛矣麗矣規之儼然不可勝贊者夫人之容也此四教者義夫人也配食廟庭者宜也廟庭之西有堂翼然而臨於上者燕喜堂也燕喜堂者夫人祠也載瞻其祠有人如玉華裾長袖綺綉文章綴明珠而載金翠者堂人像也左右森嚴或行或止或坐或起者宜鬢者開粧鏡者執巾櫛者塗脂而抹粉

者侍人也曰修儀曰昭儀曰修容曰容華曰
 昭華曰順成者侍人之號也曰典婦功曰典
 系臬曰女府曰女史曰女祝曰女御者侍人
 之職也受藏之府者內府也受用之府者外
 府也府者庫也乃曰莞庫曰度支曰掌帳籍
 者侍人之責也至若羅幔垂而香風鼓舞絲
 簾捲而淡月朦朧憑欄一嘆更有庭花野草
 相間而青紅者堂中之景致燈燭輝煌椒蘭
 芬芳盃盤狼籍八珍羅乎其前者夫人宴也
 既宴既醉滿堂欣欣相酌相酢而且笑且語
 ○
 者六官聖眷同其樂也神樂而人亦樂人樂
 而神降之福也歲歲伏臘人之祀於此者蒼
 神麻也至於求享者則有注子孫司專掌其
 任也親抱送者並是天上之麒麟也嗚呼夫
 人之德之義之靈者凜凜乎其清昭昭乎其
 明濯濯乎其聲可敬可畏可愛可慕民無得
 而稱也必有曹大家者為之史也又有衛夫
 人者為之書也予所記者燕喜堂事也堂曰
 燕喜者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也

齋堂靈濟宮記

自觀察使常公設立鄉學而後閩之士風始
 振曩時此地有修竹茂松西園周密又有江
 水之縈回山坡之拱抱風土最為奇特人之
 讀書為士者因而於此創立小學命名曰齋
 齋之中有講學焉非董馬名筆不敢下惟而
 施絳帳也上而接武下而布武揖遜之禮整
 然可觀舊有神祠在堂之東序曰地主非所
 謂能以禍福動人者之為神也一遭巢寇再
 遇閩兵齋廬隨廢堂亦無存加以王政之煩
 苛民生幾絕故人之為士者降而為農或又
 降而為工商至今聞者莫不為之太息幸而
 此主之祠香火不滅見者惻然彷彿而不忍
 去遂斬茅為屋聊避風雨而已歲曆年間鄉
 人敦岳等始蓋以瓦像而木之後歲甲一週
 過半陳知足等乃以石為柱其為規模宏且
 遠矣又得檀越京教周公毅將仕周世修周
 公崇諸人樂施爾貲用成厥志目今石柱題
 名猶有可考工既就尊其祠曰廟以其未有
 徽稱請予就其位以為民主昔有感應之號
 今有靈濟之名職此之由然則予之所謂非

能以禍福動人者亦不能免有口者之義也
 視其祠制雖修過於前人亦未足以起動乎
 後觀於是重新翻蓋五彩作服塑成神像黃
 簾朱几稍稍尊嚴考之年月則歲在己巳咸
 淳之五年也嗚呼人為萬物之靈孰不知有
 父母終身而能慕父母者至於祖則易而忽
 之况欲知其有高曾乎今之所以為農為
 工商或猶能為士者亦當考究其上世之所
 由以復其業毋徒以為曩時此有書齋之講
 說而資談柄雖然凡知讀書識義理者皆可
 謂之士若天伊尹起於莘野傳說來於版築
 此命世之大賢故不敢以為喻至於炎劉天
 子馬上得天下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獻一
 謀納一策紀功鐘鼎策名史傳豈有不知讀
 書識道理之所能為愚意遭秦之厄以此逃
 名為立身計今國家養士有學求賢有詔科
 目有條為農為工商者皆可相汲引而為士
 矣輒敢序其事以為為士者勸或指齋堂為
 里可溫齋供之堂此則齊東野人之語子勿
 聽大德三年歲在攝提格中秋之朔日韓峰

即

王

山人筆

代東村公作靈濟宮記

予少年以豪邁之氣汲汲於功名擔簪裹糧
 走數千里至於天下壯麗奇偉卓絕之處凡
 前賢遺跡靡所不覽正感慨間適有士友章
 桂龍書來以靈濟文集示予曰閩之青布有
 古廟曰靈濟其神姓徐一封江王一封饒王
 自石晉開運迄今四百餘年其輔國安民捍
 災禦難之功未易枚舉邇來祠宇頽頓不稱
 明靈歲久已之夏五桂龍與沈建翁周全周
 用明林椿郭泳翁鄭汝顯七人共謀而葺之
 而卜於神維神顯相化筆為文以委而任輪
 奐一新八月功成再降之笔序以履歷而為
 之記示之以吉凶而為之卦勸之以忠信禮
 義而為之文賦讀之一言一語皆以孔孟垂
 世立教之心為心此聰明正直之神也雖班
 孟堅西京之筆左太冲三都之文楊子雲五
 祚之手與夫芝房寶鼎之歌黃馬碧圭之卜
 未可及也有神如此烏得而忽諸章君七人
 奉詞惟謹敬以神所作之記刻於石馬里人

即

王

林建功延年書之屬予篆其額十二月以神所而賜古詩來曰碑既立矣今日之事君記之此神之意也子未暇作筆再賜以古今詩一篇六十五通有曰記在名俱在子忘神不忘之句子不敢辭為之記其詞曰昔有祀弓今有傳昔有勅弓今有宣言為文多勸以賢廟重新多事已完曰雨暘多感二天民祈禱之心益虔龔茲銘弓垂萬年世不忘兮德無遷

餘慶堂道場記

○如是我聞佛有偈曰萬物本於心於心何處尋所以者何曰即心是佛佛也者釋云佛人也弗是人則體相無耳常實無真無相無忍無妨無實無去來無有罣礙如是如是即無所有安頓那處是人不能於心上究竟到盡佛無時不在苟其心不然徒以口學虛談般若假名引導貪利罔功甚矣大千俱壞況於我佛一道場乎景德祥符而後佛之功行著聞天下在在處處設立道場各繪塑佛像香火而欽奉之吾鄉餘慶堂亦一道場也自

開禧丙寅至元貞丙申以義曆策之其數得九十有奇年未踰遠何道場之壞大不如昔上漏傍穿燥溫不除彼何人斯有目者莫之顧有手者莫之指真所謂越人視祀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抑不思古人之所運水

搬載者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辯是故我佛法擅願曰諸佛興世皆起於山麓鵲項不以為辱我以浮幻身不可厓占國王好地遂於南安之岩其有石室而就居焉則餘慶堂之興於佛國無加益餘慶堂之壞於佛亦無加

知一

二四

○損第以佛智慧悉如是人如此也是人其心便是夜叉羅刹奚足以語佛哉唐誌公和尚嘗會傳大士於雲黃山中說法有嵩山頭陀即從座起作禮晚問曰末世衆生作何業故墮在娑婆經切受苦如何做箇方便救得誌公曰於後末世造惡者多結緣者少傳大士曰是諸衆生自做得誠哉言也誠哉言也我今廣為衆生演法普令開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發何種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無妄想心無貪

着心無退轉心以是因緣使佛土莊嚴其福德可稱量耶我不誑語是真語者是實語者汝今諦聽各以佛為心乃再舉佛偈曰我有一善根俱在心頭生會麼故曰即心是佛佛於乾道三年賜定光負應普通慈濟大師菩薩俗號白衣聖公又號盤古定光佛子敢為佛作餘慶堂記刻於堂前以勸世云

來賓亭記

讀韓文公書記人皆以不見真畫為惜子獨喜之殊不知文公之記其所以畫人物形狀○
○
曲盡其意苟因其意而摹之則真畫瞭然在吾目中此子喜之得文公立亭之意且萬物皆弊文章獨不朽信夫靈濟真人之詞工侈前盡美矣又盡善矣獨有崇墻是缺是補以手板縱橫量之得笏之數七十有奇二三君子殫力就之復請畫於子予遠為之計曰一壁中天惇惇孤立不無震風凌雨之患其久也須壞必欲文公記之可也萬一畫之不存猶幸吾記之尚在後世有述焉記云記云徒記云乎哉恭遇

聖朝一統輝耀威靈南海諸蕃畢獻方物神人喜躍後見太平敢以此圖為今日賀圖之中有亭榜其亭曰來賓亭之前後樹之以槐號為槐市亭之東西植之以坊一曰悅近一曰懷遠是命坊之名也峰巒奇峭岩石蒼蒼驛程迢遞其有往來不絕而踵相躡於道者並作南海諸蕃人物之形狀騎象者二人謂之番官番官之下主印者各一人能以金鉤而馴象者四人謂之象奴又名象公一人執捧珍之旗立於左一人執獻琛之旗拱於右車二乘而御者四人傘夫二人通事二人甘餘族屬徒跣踈楊間有以織文五彩之布而腰粧者三十六人所獻之寶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通犀文甲翠羽白銀與夫旃檀沉速之香又有珍異殊特奇靡巧麗世所貴重者如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石崇珊瑚樹之類或以金為盤銀為缸玻瓈為盆真珠為簾七寶為塔車裝輦載席裹氍毹涉海踰嶂于于然而來者業積於亭磷磷爛爛彩色瀕汙交錯亂分不計其目致方貢者必如周官所謂懷

御一

三六

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人各有職度材而處之誰謂頭目主事者獨有二人從者二人吾觀其人各有兼人之材其可得而專歟若夫環楮之松夾道之柳周葉數十步地遠而望之指畫悅欵眇兮忽兮

有雲山萬里之遙市橋如帶溪水如練加以玉橋朱欄瑯瑤之巧亭亭峙峙整整齊齊中間狀出查邊趙刁五大元帥出將之圖武夫導前騎卒擁後昭光振耀風威刺刺此文神之所以效濟鬼獄祇之靈上報國恩下守此

土而福於民者也雖然斯畫也夫豈有一朝一夕之所能運思為之亦勞矣予雖喜之必欲為文公之記以存其大都焉又何患乎震風凌雨其久且壞後之君子有事於此必讀斯記讀斯記必斯所以存斯畫存斯畫必斯所以頌

大朝之盛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光明至於九夷八狄十戒六蠻荒區絕域寰海之外盡入版圖四時職貢奔走而來賓者又非此記此畫之所能記泥難之歲中秋之

卿一

子

夜天朗氣清月色如畫有鰲峰山人自記來賓亭之圖之事刻於靈濟宮

旗龍山神祠記

旗龍山鰲峰之肘翼也有廟曰祈雨王官一日龍門社即巷東靈濟宮王行宮之祠也蓋

自宋宣和之七年歲乙巳夏泊秋不雨嗇夫焦勞嘉穀用虞靡神不舉寧不我聽於是耆

老舊人自相告語曰巷東廟有神曰護境感應王捍災禦難克休於人大矣乞靈不少今

旱既大甚牲璧奠瘞之禮其可後乎惟七月

壬申哉生明齊潔致誠奔走紀事於廟庭丁

惟神憫人之不辜若響若答須臾雲霧四塞

雷電皆至至降霖雨如注遠望山之南忽見

神龍閃閃上有黃旗標揭大書護境感應王

五字護境感應王即今之靈濟王舊日之徽

號也越三日甲戌乃霽是歲秋大熟糠稻倍

收既宴汗邪儲峙充羨田翁野老相與北向

蹈舞拜手稽首莫不忻忻然衍衍然而踴躍

冬十一月至上幸設立壇壇於旗龍山之

灣月祭之以報其德後甲子一週作廟有嚴

孔曼且碩永宅厥靈以極終古旗龍名山蓋諸神以旗龍顯跡其始如此曰雨而雨神不爽其聰明衆請於有司故上其號曰祈雨王官一曰龍門社此邑里之長材秀民有忠於功名者之所願頌也夫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雲為風見恠物者皆曰神考之祭法一在祀典今神既能以旗龍顯跡時雨是甘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民獲蘇醒厥猷幾載廟食於今餘四百年爾民報事夫誰敢忘而且怠日月遽邁祠宇頽壞圖像黝昧不稱靈明奉祠林

○ 卿一

三八

椿等蒙神之福既多退思古昔若罔獲承遂謀及鄉人作而興之有禱於神神享其衷假寫作字篆隸奇恠初不可曉乃乞作世俗書四六駢驪文章可得而聞謂有人焉孰視之若無親也時元貞改元正月之吉既成合東

隣西舍之民協力惟和鳩費命工完舊益新冬十有二月二十四癸亥主春明年節也若翌日甲子工告成請記於予予神也豈敢自眩當以媚於人靖惟降依茲土永享厥祀壽富安逸人之所願予必從之若夫神之世胄

爵里具載於巷東靈濟宮碑雖百廿可知也予名刻於石於子與何言姑序此以記旗龍山靈濟行祠曰祈雨王官云鰲峰大仙靈濟真人自序

靈濟賢聖王廟記

靈濟賢聖王廟碑碑者表其功德不忘也神自祥符以來祈禳感應並禱于龍首廟東神勅封三天壇闕賢聖按察高仙威靈廣濟真人即靈濟之後身也雖在祀典未有詞制紹興年間始分西南北之疆六年甲辰北廟所

○ 卿

三九

作孔曼且碩鄉人林巢薰其事凡九十八年廟宇幾壞復能振起擅越姓名尚可考以歲月計之今又六十七年矣大德三年二月社前八日奉祠曾琛傳隆等領諸同社持一辨香奔走執事於廟東之庭而祝予曰此廟久

廢將欲治之未得吉卜而不敢為予戒之曰吉復求文以誌其碑予不敢辭詞曰聖朝一統天下太平仙廬佛舍百廢俱興里閭立社神棲以宣歲在淵獻斗柄插寅將以祀釐祀事孔明顧惟圖像黝昧不蠲瓦毀墻

汚風雨飄搖惕然而懼若罔獲承廼稽之衆
 乃卜之神豫筮契龜長短後先虛徐莫斷惟
 于是信草昧不虞無聲無形安敢街衢惑人
 之聽念依慈土唯唯何言回平作隸魚頭鳥
 眚二月乙丑吉日良辰土木工是構是經
 削額補罅完故益新飾以黥室繪以丹青輔
 弼承疑上應四星爾民有為福祿是膺兩階
 干羽守衛鄉隣六公珠翠妙舞笙歌雲門九
 奏方丈八珍優旃百伎肖貌生獐觀者戒途
 車蓋駢聯艾嬉遨笑喜色欣欣工逸事遂予
 誌以文語言鄙俚捧心而顰予其謂誰靈濟
 真人龍首廟東事紀碑銘天其賢聖吾身後
 托姓於潘致知其名承佑之嫡固始入閨衣
 冠世業嘗舉孝廉節使留侯旌帛蒲輪累微
 不起富貴浮雲卜築鰲峰鑿地為田亭亭皎
 皎不耻食羹仙骨不凡學授倭伶龍嶠一卷
 出青入玄峽江之西飛水沸騰不濡不溺履
 空而行駭俗驚世事涉杳冥厭棄羣埃以道
 自聞朝聞夕死得返吾真一日羽化如蛇之
 蟬乾德而後人夢是馮戾孽既祓榮霄協應

卿一

子

五穀蕃熟利施於民民感休喜秋嘗冬烝祠
 制未立合享大庭按察舊額始於紹興作廟
 有嚴濯濯厥聲紹定紀元屋壞將顛恢度舊
 制功多如前惟賢希聖允獲微稱人上其德
 有司俱存神而明之聽一且專繼自今始聖
 可希天伊我靈濟行滿三千兼而有之以配
 三靈戊日元吉稽潔椒馨民亦勞止實獲我
 心刻誌於石千古有經靖惟恢恢非人不因
 尚冀宜封八字輝榮拜手稽首
 天子萬年

司農社角廟記
 予廼者赴天臘會式過其歸倏有客腰金袍
 紫侍立於堂下厲聲而呼曰生為人沒為鬼
 為君子之鬼必不敢加禍於人其為小人之
 鬼則不靈西廟有記南北有碑予其將與草
 木俱腐矣予聞其語責令左右引而進之乃
 正直之神曰社角祠予下執其手以上曰子
 若無語吾幾失子矣縫衣章甫難以適越維
 今之時非姦惡富彊者不可以立身非纖毫
 計會者不可以為生計子之職以農開國春

卿一

子

耕夏耘秋收冬飲終歲勤動靡有寧日天門萬里孰爲子之遠慮而乞憐者乎長房何人敢爲驅役鵲之靈不免填河之畫龜之靈不免支牀之苦鷄何爲不鳴犬何爲不吠牛何爲而喘馬何爲而困如子之責難矣哉信欲望豚蹄孟酒之爲私祀者其可得乎然雖如是農必不以水旱而不耕子司農職也安得居樂其業何必沽名釣譽爲世俗態自今以始歲其有則祀事孔明何止百世將與天地相爲悠久子矜子能榜其額曰司農社角之廟若夫廟之始自五福岩而遷於此亦有年矣其重修歲月則題梁可信故不及贅攝提格之天臘節後二日鰲峰山人作

司稼旗龍山翁廟記

公姓翁諱承贊福唐王融之遺民也唐乾寧之四年中宏詞科官極高品五季之亂豪傑分割國危政亂風敗俗澆公適棄妻子捨墳墓埋光錐米不效時趨北遊白鹿歷高踰險卜築於鰲峰之半曰旗龍山平坦廣衍得幽水清流而遂其志閩王王氏幣帛以迎不屈

仕之永隆間王氏兄弟閭牆內變潰兵星散奔竄於山林之東閩公高節過門不入晉天福間唐兵南討鄉之父老恐變爲虐請唐師勦除之公具唐衣冠謁見二王今之靈濟真人也王復辟以幕職公不願祿鑿山爲田自畊自種年豐穀美春給隣未之不足者仁人用心萬口是碑天福八年一日忽有流星墜於居廬之側公自知祿滿得鄉人共祀公之香煙以其自耕自種之田施於合山常住永爲追修與靈濟二王守此土公得配食任司稼之責主掌兩陽管護牛畜蒞事以來終始惟勤歷年既久祠宇傾頽更而新之鄉之父老子也至於風雨順時五穀豐登孳畜生聚鷄犬相聞此則父老之所以獲庥庇於公者非一日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良婦貞其誰使之然而然者公其鄉子真嚴君平之徒歟公神也請記於予予敢述公之履歷以示後人大德二年十有二月謁日鰲峰老人徐子記

徐仙翰藻卷之二

團本堂記

卿二

維歲大獻淵修楔之夕鄉人某持一瓣香祝於子曰牛馬走所居先人之敝廬已七八十年矣舊有板額曰延慶堂塵埃厭棄未甚光彩意欲更新之竟弗克就於嘉其有此先志以成其美乃命左右濃磨川墨一硯剪茅為筆一氣作之字大如斗曰團春夫團春者大地之間物物皆春也蠢者動蟄者啟勾者萌甲者折自充自盈自生自成是誰使其然而然也子亦知其所以為春之意否某曰唯退而省其私如未有所獲復樞衣而進曰愚不敏請事斯語曰物之所以為春者有天地焉人生天地間不過一物耳春之於物春且不知其所以為春况於人乎吁固哉子之言感矣復坐吾語汝夫天地之所以為春此春也人之所以為春者亦此春也豈外物而求春所謂春耶何者天地之所以為春者其為氣也融和其為情也明媚其為氣也含養覆護而已物之所以得為春者職此之由苟或赫

然而有酷烈之氣是為夏也非春也蕭蕭然有淒清之情是秋也非春也凜凜然有嚴切急迫之意是冬也非春也既非春也何有於物哉惟人亦然子其知之父父子子夫婦婦兄弟兄弟人之大倫也必先以孝慈友愛輯穆和遜為根本惟其本固根深一旦春風鼓之動之其為枝也脩而長其為葉也暢而茂其為華也秀而實不然雖有春雨時時灌之日日溉之無益也然則根本之於人不可加之以封植之功任之以培養之勤庶亦可以異其有立子章子能以此意推之使同室之和一團是為不春之春與天地同乎其春何患其不充不盈不生不成也某既承斯語頓覺神悟懷其文而歸亟索筆書之指令家人措置一觴一味設席於團春之堂少長團坐各有次序相斟相勸且飲且輟某將醉未醉之頃呼童取水盥漱以文讀之且作嘔啞之聲使家人聽之復拊蹕而揚言曰吾雖未醉幸而諸事不芥蒂吾心信乎今日之得春也今日至來日來日至後日無日不春自今

歲至來歲來歲至於千萬何歲不春我得此
春汝等亦得此春庶無愧於斯堂之名既徹
席家人撫掌大笑而起鰲峰老人作

門銘

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禮必嚴恭容必端正處
已待人惟和惟謹耳目心思吾日三省致知
力行賢可希聖事業伊周德行顏閔積善傳
家必有余慶書銘於門子孫其聽

壽天玉崑道場記

佛心普照大師清琮號石徑俗姓畢甫之遊
洋人世業儒少從遊於三山郡庠平日與交
接者特達俊偉之士適谷陵既易奎壁無光
遂棄所學入空門初受業於東山師衡振文
傳印於愚中師廣智師之為人內朗外融不
假耘鋤口常誦佛經至於儒書未嘗一日釋

卿二

三

手且會鍾王會此時輩所譽南宗之白眉者
非師其誰師自蕭入福始駐錫於閩之應天
寺閩星霜者十有六常語人八萬四千法門
須是自行方便欲另作一道場展轉莫遂去
應天寺未上牛鳴地舊有湯承議故宅遭兵

燼後已為瓦礫至元壬辰其子弟以其地來
售於師師私喜曰吾之緣法不偶遂捐衣鉢
餘囊力就之一日與其友重林師道煥共携
一行書縱觀於其間得山之龍法俱在法眼
中雙髻起風南北競秀雙髻之北發足而東

針為乾再分兩支支之一結為石如品字三
面錯等且端且正或者天育地產設茲神物
將有所待焉晉永嘉渡江處士王其姓者自
太原來結廬於此因石之品字自號玉品山
人故今目其山曰玉品玉品山之總名也
上有一脉自品中出蜿蜒而來如蜂腰如馬
領及其中也橫建三峰卓手有立頂負而足
峙其名曰撼奇前行換步節節轉轉其名曰
蓮花至於止處三支挨地雄傑峻峭作仙人
大座之形東有八龜堂泗洲橋西有麒麟窟
真武岩明堂之上有山曰壺榭曰烏石岡曰
古松環山之間碧澗雙流蛇行斗折尺寸千
里悠悠然莫知所窮外抽一峰曰方山為之
從內建一峰曰天柱為之輔天柱之下為應
天寺逆眺兩峰闌闌水尾如牛馬之飲於溪

迴巧獻技有態有情雙髻之南發足為大座
峰為玉蕊峰為双童峰双童而下為寶臺峰
為起雲峰為金欄峰為三郎峰為朝陽峰巔
然陣列崢然角抵外與天際四望如一住芝
山別山雲公寓遊於此嘗作十奇峰偈以寄
其情九登深者莫不稱讚師既得其地乃大
展作具背西北面東南始指異之曰孰使吾
之樂茲土而為開先者非道場之緣法歟師
之執行震人耳目雖欲藏身處沒蹤跡不知
沒蹤跡處莫藏身諸宗長上聞之不肯放過
○辟董越山寺師來越山疏幾百紙越山寺在
福州治之北鄰於市井囂埃出入未免叫鬧
淺學近識處之必為執着師之性裸裸然洒
洒然無色無想無知無得獨道場之舉念不
停常欲了此而擔負不行乙未之歲的委其
徒師龍等董其事以其月某日某甲子始僦
工荆而疏之是垣是墜庵於上而署其額曰
壽天王崑道場壽天與應天同族類也曰玉
崑則就玉品山字上模倣出來中有堂焉命
曰應機堂之後有觀音殿殿之後築室為二

師同一日東山壽域一曰愚中歸藏師不以
此自居而歸之二師式以見其不忘所宗之
趣堂之下竈土為池旁廣而中深導泉蓄水
不增不減蓮花九品異種同香合九為一莫
名其妙豈非玉品山之未處上有三石中有
三峰下有三支合為九數故品別以九其義
有取於此蓮花池之得名是亦得於山之號
蓮花而得名也况師之宗派出於天池敢以
天池二字名其池山之方位界於乾亥配乎
天地之名誠為相應池之旁有亭亭之勢有
臺樹花植木四時芬芳此遊覽者之所健羨
○其可樂乎此耶若夫鬻田三百畝以為香燈
之資是得金仙所示不滅意益而廣之者東
山愚中也又於朝陽山下營塔一坵以為栖
真之穴亦得金仙所示寂滅法師歟師歟金
仙之徒歟大德三年歲在己亥中秋前六日
師遣道換來示予以地圖而請記曰庵之事
役將次就緒後買其隣得諸哲份之基灌莽
荒墟是亦湯承議之遺業也目即鉅理計工
度材建大佛殿如招提致上以祝

當今皇帝聖壽萬安下使鄉人之信向者有所歸依焉外有三門兩廊法堂寢堂療舍倉廩去處各留地步陸續為之計未知何日得以就其功吁師之言似為當矣師之規模如許志向如許力量又如許何患其不就患

不就惟患師之不為也予渙忍無聞敢拜師作禮拈起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師聞是偈不覺開口大笑曰如是如是吾即成之成之日再能為吾續記否予曰不敢辭予謂誰廣陵徐氏子名謐爵里具存五代史齊之世家自號鰲峰山人姑撫其事為之記師石徑刻於石留之以示後人云

續壽天王宮道場碑記

卿二

佛之字義釋云弗人也既曰弗人上無棟下無宇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以三千大千為世界廣大誰知何曾假合金剛經云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此其所以謂之佛佛心普照大師六祖衣鉢之來次第行也初受業於東山振公住應天寺再傳印於愚中智公住越

山寺晨雞暮鐘粗可以安閑受用玉品山之作庵曰壽天王宮道場宜必搬柴運水祇欲展神通耶若夫一椽一瓦一木一石皆出自師一手經書吾謂師之用心也勞且拙矣庵訖功囑予記其事耶記耳從而作贊助語故

未也世俗態師胸中之韓馬薛鶴已全不已勗勗為媒殿之為最大者一堂之為法為寢者二兼靈會者三門戶之廊廓廊廡之修直曰倉曰庫曰厨曰寮方丈囿囿馬盤盤焉色色備具其十也有九土工木工石工將告成者又七七八八矣倒指數之凡歷涉者四五六載事始完可以想其輪換之盛吾謂師之用心也其為勞且拙者猶有存焉續記之命祇恐記之不得其所以為記之意豈不見岑和尚道是今時人須是隱身去可思量不師

卿二

默然禪坐一刹那間復拈起一條拄杖于大喝一聲云庵雖小舍法界放開大者無外收來小者無內這般的話不是達磨公案汝會麼予眼裏聞聲便覺透徹以是知師之作此道場者不過與佛所作祇園精舍一樣規模

焉師之所以作道場者果在斯乎不在斯乎
祇在方寸間耳其為間架也非尺丈所能量
其為方向也非盤針所能格其為境界也非
品石之莽蒼所能喻其巧也非十峰之峻峭
所能名其狀也非雙澗之淵深所能究其源
義矣善矣諸好倘矣若能於此了知便見得
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放開隻眼縱橫自在
東去無涯西去無際上柱天下柱地四通八
達無所罣礙其光明洞耀照徹十方譬如千
日放大光明不然何以謂之佛心普照大師
道場是作豈得易為記哉記誌也輒敢門師
借取須彌為峯海水為墨獅子巖頭大石一
片誌而碑之使百千萬億劫後不破不壞知
其所以為佛心普照大師壽天王嘉道場記
也庵之履歷已嘗記故并為之頌曰

師琮公號石徑家蕭人畢其姓世業儒衣
冠盛陵谷易文星泯俗瀾趨不與競赤洒
洒是本性學惟精西方聖機一悟非臺鏡
沂源流派能忍東山振親摩頂愚中智傳
正印初應天以才稱今越山泉袖領基道

場卜玉崑龍得法宗一行重林煥為正訂
氣結凝石嶺嶺澗雙流峰十陣面東南絕
奇勝剝土壤剪荆梗陶甕甕削宋穩築垣
墉植藩屏庵既成禪安靜名應機字于題
異種蓮池久町花木亭峙如鼎二師祠事

御三

思敬生者壽殘者慶歲淵獻記予請居買
隣力業併土木石工愈勁殿一之敞而洞
堂居三法雲寢廊翼翼修且佺針甲卯門
取正倉乃積厨乃淨寮與房伴件整田爾
田二三頃塔一丘萬事定師龍等承指今
五六載功始竟開隻眼子細認師所住境
非境方寸間沒蹤影一點光常耿耿遍法
界長萬仞佛西來甚修證水在瓶星在秤
嘿時說忽自省意云何生淨信衣可薄大
庾領續比燈燈不盡心即佛難比並曰普
照兩相應師之徵人諦聽記誌之愚膏膏
頌無文愧渙認刻茲碑年有永

修西林寺記

閩之福州城舊俗土記之傳者號為三山按
郭璞遷州地記曰前有雙眉童施粉黛北指

烏石山九仙山方山而為言也又有高蓋山蓮花山與方山相應三山之名其始於此三山於其間獨方山最為橫絕州治之南望之如几案天造地作亦巧矣豈特為州治設耶予嘗謂山之靈異者其間必有魁奇材德忠信之民出而當之又未之見也一日縱觀於方山之下行一里有佛精舍盤盤焉困困焉榜曰西林禪寺法門廣闊殿宇宏深迴廊翼翼飛閣渠渠東有天飯香積之厨西有雲會禪燕之序至於應真祠寶華堂方丈室靡不修嚴帟度康舍無一空闊地木石椽瓦粉壁俱新鐘魚木敲色色俱具若夫鑿池引水生清淨心不塵不垢是名莊嚴青蓮寶像紫金白毫光之照徹十方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于焚香合掌如登天堂四大五蘊實無所有迺自嘆曰此絕俗離世者之所以為功名者也少刻主僧披袈裟袖坐具出而問訊於予予瞻其人瓌瑋特達無人我相揖之曰師其開山歟延予坐煎茗為款從容而言曰寺之開山唐廣明之祖師也後百年有宋景德禪師

廣而開之以成道場指數于今又閱春秋三百餘載咸淳戊辰老衲自龍江來住山凡十年適值兵革頓為瓦礫草莽之墟過者太息老衲不揆不謀於眾不求於人自傾倒衣鉢一力幹運義積餘藏如治私產因其故址徵工儼功勞苦服役踰數年而克有成增置田畝利俗於昔苟得以瞻徒眾晨香夕燈上祝聖人壽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佛法中其亦庶乎可以無愧於廣明景德二代之開山也又於寢堂之內偏建毀樹塔列歷代海會于左右上塑三佛中一穴是為靈室反真歸源此老衲之願畢矣今欲伐山石刻之歲月使將來眼知作之本始慶稔聞真善欲識適意空宗種種因緣輒敢以須彌作筆海水為墨作之數句不異語予以方便故不敢辭應作是言曰善哉善哉師名正榮其先二山長樂之古縣人也俗姓謝家世為儒此所謂魁奇忠信材德之民能以絕俗離世而取功名者也記畢長嘯出門人不知予之所之師曰其神乎元貞改元菊節前一日前廣陵尹東



一第三卷 藻翰仙徐

徐仙翰藻卷之三

鰲峰賦

巍巍乎高哉鰲峰之竦傑也按淮南子之括
象圖是以知其宗祖發於崑崙考赤松子之
青囊經是以知其枝葉之分於庾嶺自南而
來也惘若諸蕃而入使向北而朝也效彼崇
嵩而祝聖其勢展雅其容端正如覆金甌如
翻洪鼎如仙人之展具衣如玉女之開粧鏡
如武夫健卒之頂兜鍪如王公貴人之執圭
珍外有方山拜於前而為之几峭山侍於後
而為之屏鹿山為之輔而左支合山為之弼
而右撐齊齊整整峙峙亭亭雖池之九華歆
之黃山不足以喻此峰之偉觀括之成都溫
之鴈蕩不能與此峰而齊名吳之會稽楚之
雲夢惠之羅浮朗之武陵皆不足以形其狀
亦不敢以狀其形我為橫笏以量之其方圓
也何止二三百里立表以算之其上下也不
啻四五千丈去天咫尺聳人觀望御扁轎而
歷險假組縈而直上進步可以造紫微之庭
舉手可以掬銀河之浪藐爾人物小哉穹壤

俱在吾目如示諸掌使孟參軍寓此必為落
帽之權使謝太守知之必為整履之想斯人
已去此音誰賞若夫委蛇蛇高高低低凸
凸凹凹不等不齊層層疊疊為畝為畦朝露
收兮陽鳥旭於東暮霞飛兮白兔魄於西引
清輝兮皎皎挹翠影兮萋萋至於春風動兮
花卉芳菲夏雲奇兮樹林陰翳秋露晞兮嵐
光淡薄冬霜墮兮草木凋瘵此良辰美景之
所難并有詩人墨客之所睥睨其間虎狼狐
兔為穴為窟鳥雀鳩雉為壘為巢或鳴或噪
或嘯或嘯士張垂天之罩下布竟野之罟右
挾夏服之前左提烏號之稍或縱或擒或蒸
或炮以供我祀以充我危所產之木曰松曰
栢曰樟曰橘曰棟曰桐曰楠曰梓曰楓曰杉
曰樺曰櫟曰檜曰檀曰槐曰梓曰柯曰栝曰
榕曰楸曰打曰擬曰楨曰杞曰枕曰櫟曰槐
曰樺小者可以為店為樓為椽為闌大者可
以為樑為楹為梁為栱其用也博可擇而取
又有紅蕉白芋細葛青麻山桑野柘槐黃藍
青施子橘皮真紅紫蒨之類可以為華身之

卿二

十三

需荔枝龍眼橘餘柑林檎黃彈朱櫻白柰
棠橙庵櫨楊梅烏桕之屬可以為適口之助
言其藥則有香薷牛膝黃精薯芋交騰馬蹄
地黃鼓子薄荷茵陳紫蘇香附萊菔甘菊扁
豆香枳苦蕒茵香蒲艾遂莠黃蘗木紫驚粟
羊乳或生顧渚之紫笋或產交州之薏苡靡
所不有未能殫紀何今昔之不同嘆日月之
雲逝是以橫笛一聲或伍牧童而來歸欄柯
一局或學樵父而偷閑石尊尊者為方士之
室草蓬蓬者為隱人之庵安禪有座登真有
臺曹現天燈之瑞嘗留仙舄之丹石鼓之聲
猶響劒石之紋尚痕窄而險屢號引戰之門
坦而平慶為息馬之灣古來遺跡吾豈虛談
胡為感慨尚可覽觀我幾乎有莫攀之壁淵
淵乎有無底之潭各立深淺分為二三芝蘭
同芳而緜郁藤蘿交翠而鬚髮源泉混混流
聲潄潄一條瀑布萬仞垂岩其白也如練其
青也如藍其濺也負如珠其盛也深如盤金
刀剪裁未為易玉尺量度誠為難時有神龍
變化如恍如惚或飛或潛或出或沒或激而

卿二

十三

為雷為霆或奮而為颶為飈或沛然而雨勢
祁祁或油然而雲氣淙淙祠侈褒封民無怠
忍鴻濛既判遂古之初孰為措置以麗堪輿
既分秦都未入漢圖所治南越惟君無諸髻
椎汚俗世守一隅韜光晦跡孰敢誰譽自唐
貞觀冊名上都風聲壯麗氣貌魁梧宛若數
里聳拔一坡鍾青鋪而開闢接潮聲而盤孟
派其墩曰傳築支其崗曰香爐維水之白維
石之烏前洋之為肘為腋富山之為趾為趺
此上此民是田是廬何迺陵遷谷變時易事
殊五季遭亂十姓並驅豈期王氏自謂黔愚
內溺淫侈外事科數宮室無度遊畋自娛時
靡有定不遑啓居使鳥驚而獸遁幾絕生息
使山童而木削遂成丘墟母乃蘇氏豎出是
以眉山一枯人有常言事果不誣始自建隆
至於祥符朝廷文治鄉校詩書迨時厥後名
公鉅儒相為汲引無復躊躇獨先於諸郡踏
破仕途朱紫背項車馬門閭昔也此峰之靈
以物之秀今也此峰之精以人之儲焉呼輻
南軸北智來黑往何此峰之不老托以神而

是降爵秩有加聰明不爽誘諸人以為善慨
斯文之未喪況神藏於密道隱而微自知謹
恆恐涉狐疑大義頗羞於曹植十年深愧於
左思姑作獲麟之筆毋貽覆瓿之譏

靈濟宮賦

龍銜圖龜鬻書何謫恠而詭異者乎詰之泰
元泰无嘿嘿叩將求索於惟象之初義姒告
叩其故兮容矇矇而未察挾既覺於玄鳥兮
倏以自造而歸之冥冥塞巧倂之揆正兮章
玄文而志書菲蓬蓂之啓前兆兮彼靈氣而
莫神觀幽人之髣髴兮守以又玄而莫莫電
倏忽而翕赫兮羗不可兮彌測迺窮宇宙兮
孰預其終等堪輿兮長無極是以五帝率事
三皇繹繹神囿兮有制祗堂兮有式蹴羸踏
列以涉今兮誰復參差而不輟九天之寥邈
兮安放安屬何剗剗而來下兮鰲峰是宅陟
織屨以花嘉壇兮直峽峽而造天眺青臚而
下盼兮黃土平丘岳雲謫波詭基之連蜷蜷
兮肇於東平原唐之濫而駮駮兮趾裂島而
成峰岩岩然若馴駭之駟昂昂然若赤驅蒼

龍覽稼流於蓮華兮挹素靈而心爽靈山之
 價岷難巍兮襲青氣之豐融九阡九陌之壇
 漫兮井舸廬而連局朝朝夕汐兮道汪流而
 漲浪信矣夫嶽祇瀆鬼后媿育靈其年政和
 容官是營作噩貞于則壯兮土木石工之告
 屹然砥石之柱華然雕王之楹嶄岩兮飛宇
 嶄嶄兮層毫列焚燎以布翼兮續續然相以
 交錯重析疊拱兮毫毫增增而復峻增閱閱
 閱其朱閣兮扈則傳岐陽之石鼓畧垣墉之
 佳鬼兮炳炳乎丹青選闔秘室之嶢嶢兮從
 延佇於荒忽東廊西序之嶢嶢兮抱地勢而
 相嬰又有麟毫之箔珠翠甲乙之絡羅孔雀
 兮張金鵝綴黼純兮數底度受寶符之維山
 兮感黃金曼陀未足以言瑞兮間以琉璃而
 娉娉彤芝之雲氣騰騰傳山之祥煙鬱鬱杉
 松歌玉楮之風槐桂掛文憲之月或靈土以
 瀦泉兮雜雷聲而活活鱗鱗之與鯢歸兮掉
 清漪而發發溶餘慶之登宏兮納大千於一
 粟淑龍首而發伊兮頻霄回於靈塔曰外相
 屬前皆後合殊形異觀莫能殫述至於塔級

之有等差儀衛之有號令左低聲右肅靜魁
 題兮固扁壘茶兮呵禁苑魁兮不敢喘息猶
 往兮束手聽命將事之夕齋宿唯謹顛昂俯
 僂或退或進端容兮正色目存誠兮肅敬儼
 然圖像之生穉氣燄之灼灼奮奮兮熊羆之
 士業業兮貔貅之卒虎頭兮燕領龍韜兮豹
 畧羅弓矢兮樹旗旄執瞿瞿兮仗劉鉞泚其
 跡於無聲蔽其機於不測堅柳營之壁壘示
 轅門之整肅使爾絕黨殊隣遐方疏俗梯山
 兮航海畢獻其方物眈此館兮來賓有亭請
 寫以為王會兮賀太平於今日恭惟
 皇上億載萬年為父為母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修廼文偃廼武忠為甲兮信為胃禮為干
 兮義為櫓蒐詩社兮獵詞林遊墨場兮聘翰
 國將迨群於崇環追慶雲兮垓白甫東壁騰
 輝燦然可觀偉哉凌煙閣人物之盛兮盡腰
 金而袍然又如西涼伎獅子胡尋撞之都盧
 舞絙兮揮霍威徽之要妙兮梨園之曲聲鳴
 鳴楚娃兮吳豔秦娥兮衛姝粉白兮黛綠飾
 純綺兮綴金珠飽侯精兮厭鼎肉八珍絡繹

予分御厨衆嬖並侈灼燭何爐之道子用心之巧也如此靡敢藝嫚以為耳目之娛天門兮洞洞無階兮可狎名與德之盛兮日月爭光萬鈞兮未足以為重何迺處之以無為惕然而若恐親親以睦兮序伐木之章魯侯燕

吾兮獻闕宮之頌名容堂兮顯四字以為規婉婉寓其意兮亦庶幾乎能以警衆憂虞矣得徵之易兮尚以占文未喪兮亦顏亦孔迴平之作籍篆兮上可板於軒頡熊經龜息用以觀其繳兮即來今之黃任徐董非至人其孰能與於此兮敵可拜宣封而受天寵重曰

奔雷公驅警蹕以鳴兮戒兩師而洗塵兮飛廉攝呵勵厥聲兮神母擲大先啓行兮駕龍輶而載雲旌兮八鸞五鳳紛紛其交迎兮乘清氣以上征兮驅閭闔而造紫庭兮日出人

而靡有停兮下倒景而上光耀明兮百味旨酒將薦馨兮藉以芳芷雖杜衡兮澹然壽宮安可寧兮永永爾祀何千萬齡兮

文興庵賦

一日有好事君子袖香而叩於予曰吾鄉

卿二

十七

之宮與廟各有碑餘慶堂亦有記文興庵塔其為道場未可以小可目之何不為措一辭意非敢後也蓋為道場將廢未獲其人以復其始坐此慚愧今因子之問姑撫其事以為有緣者勸乃賦之曰

鰲峰萬仞兮去天一握蜿蜒而來兮不知其幾起幾伏突然為青鋪之三峰兮爾廬爾宅揖崗壘之拱護兮眷西顧而徘徊非驢之能蹴躅兮龍象之為穴為窟奉如來之真舍利兮粒粒如含桃之銜金碧璽包席裹兮載以

駱駝而來於西域瘞之以為塔兮削以水沫而刻其山骨覺覺增增之級有七兮巍巍其高卓像千佛之化現兮運風斤而精鑿神火青而不熱兮燭斗牛而上薄人天鬼神所瞻仰兮欣予志之相逆而懽悅晨昏之作禮兮

且拳拳於晦望弦朔此先祠之故庵主兮釋修偈之是作比干之胤曰懷賢兮實為鄉之檀樾假木魚以驚衆兮聲夜鳴之山鶴功一就於衆香兮一盂一勺元符之銘誌於石兮尚有稽其歲月言不可既兮茲特舉其大畧

淨慧之號振於古兮談西天之快樂文興之
 名著於今兮乃儒人之意有托祠宣聖兮志
 于學祀元皇兮于祿廣惠之有殿兮清貞
 有閣右叩於玄天兮左瞻乎東嶽延導師於
 安養兮跌青蓮而焯灼現千輪慧力之色相
 兮不御鉛華而帶纓絡如負應之衣白衣繫
 槃兮或示以朴如明覺之掛金欄采采兮或
 稱其服慈濟之以醫而活人兮不假乎參苓
 桂朮英列之以孝而致身兮化世俗之薄惡
 命爾堂而曰證會兮神乎莫莫樓千門之五
 ○ 卿二 十六

鳳翼而飛兮簷牙高竦房庫之有次兮復經
 營於庖湍僧繇鬻其功於丹青兮汚或漫於
 黝至百以器之既備兮靡有堅心而展力事
 事之竟有成兮固非一朝一夕復其始於宣
 和兮如章如吳如郭繼之以曰徐曰周兮再
 經理而為之廣拓自元符迄于景炎兮完新
 修舊之既數嘉爾志之忠且勤兮將為河沙
 億劫之封植敢舍心而捐廢兮於俯仰而無
 作燭龍不常耀兮縹黃忽其湮沒燭火之燼
 已滅兮未能虛之靈齋大厦之將顛兮未能

支之以一木慨古人之飄化兮孰可與而卷
 度來者吾不聞兮獨惜歎兮結帟亂曰何陵
 谷之交錯兮何世途之踈踈兮何營營乎蠲
 角兮何舍本而趨末兮何嗟老羞早而縮惡
 兮何恟恟而不之覺兮何盜車而不遇之伯
 樂兮何章畫不得工隲而志墨兮何前修之
 有遺跡兮何壞此路之輒兮何謂不實而有
 獲兮何時蹇修為理之媒碟兮

自辨文

子之所作人皆以為迂誕今日之迂誕異日
 ○ 卿二 十九

之受封襲爵以此為驗之跡進身之階如君
 者之未知也昔有搜神記神異誌幽怪記山
 海經幽真錄當時所作莫不以為迂誕至今
 讀之使人感慨而已誰曰不然予嘗讀聖人
 書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及觀獲麟一經盟誓
 之辭災異之事屢見而屢書或者議之以其
 言出於公羊左事各異之口始作俑者聖人
 亦不能諉其任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甚矣材之難也如此夫文
 章天下之公器非則辨是何辨之有予有所

作不知是邪非邪請為辨之段文昌所作平
蔡碑太守陳珣去之獨有取於韓昌黎之文
昌黎公雖後世之所欽服殊不知蘇內翰所
謂不知世有段文昌之句則視段文昌為何
如子之所作故無段文昌之材存之可也去

之不可也如或去之雖有此記誰無此語夫
其必欲存之者非以為誇當世耀方來黃惑
衆聽也不過後之有事於廟者觀吾記見吾
行事不以暗室而自欺敬神之心油然而生
矣記既作矣刻之書之必得其人予故敢用
焉請授君之心必有其說東坡公嘗曰平生
不為人作行狀埋銘墓碑至於撰司馬溫公
富韓公之行狀則曰不敢固辭終非本志君
之所以為書碑者是亦以東坡自任歟雖然
蔡邕謂盧植曰吾之為碑記多矣皆有漸色
獨於郭有道碑為無愧子敢以此為請云

塞謗文

予自領仙職以來普度而後未嘗一日與人
交接時雖有片言隻字無非誘人之善語也
苟非其人精純所獨微兆莫報若夫水旱疫

廿二

病意外之變是皆子之弗德惟有恐懼修省
曲盡銷禦之道而已至公無私疑問則有籤
杯如嚮斯答今之箕筆不可驗者蓋其間有
一等罔象非賴行巧設奸假以狐妖鼠恠闕
其戶聞其無人而文飾其說致使垂錯鈞誇

奚云是謂人可欺也而神可欺乎語曰可欺
也不可罔也魚目隋珠真魔可見有識君子
毋惑滋甚反為神羞姑作筆為塞謗之辭云
天其神問神居冥冥胡然化筆刻刻厥靈編
珠綴玉皎如日星班張買馬莫之與京活人

之書韓康永涪陰陽宅兆郭公景純羸稂景
從車蓋塞門德鏤人心何千萬年今也不然
藏神於天出無入有世謂之仙虛無縹緲嘿
嘿何言豈期夜鼠假以狐鳴顛倒繆錯使人
不平持神之悅具男具與云誰之辜墮斷賤

夫欺不可罔或敢侮予積惡滅身人禍鬼誅
若等儒冠肖貌如人鬼神無常豈昧之聞昔
日之靈汲於經營今日之晦廟事已成自衛
自衛惟神之耻絕筆有歌久屬人耳訝以訊
之無從詭隨斯文是作以塞謗語

卅二

三二

非神賦

女媧氏之斷鯀足兮渾淪始離萬泰衡恒華之基哉兮其神曰祇帝舜柴而禹巡兮秦禪而漢祠遂右之傳而不証兮誰謂水龍而木焚予之鼻世兮基於下邳發米石之孕靈兮消蕪峰之現奇嗟魂燬魄淵之瞬息兮冥招膏閣以驅馳哀清廟之荒唐兮白晧嬰弟之委蛇欲毀冠而裂冕兮視世途之險巖大厦將頽而不理兮恐一木之莫支歲昭陽之大荒落兮吾刺刺于羅池假毛錐子以為言兮題倒而妍姝或譏巧而嗒嗒兮擬倣以為吾欺燭掉舌而葩葉兮喋喋乎秦儀汝憎惜而解兮寧質質而自持臂罷小而蟾蜍兮胡井督而管窺腹便便而曉曉兮不若盛酒之鷗夷索谷生朝終自滅兮短狐伺影竟何為天地漫漫而無極兮死生浩浩而誰知阮瞻之辯是非兮骨肉化為塵泥謂吾言之不足證兮巫新表以為期亂曰天道之福善禍淫兮如表立而影隨彼謫詭而徂狂兮羌猶豫而狐疑故神如在左右兮予嘿嘿而何辭

莫毀碑辭

莫毀碑者言碑之不可毀也辭者聲其罪之辭也其辭曰甚矣時俗之變詐兮黠鼠智但梃貌而蠟言兮效汝曹之囁嚅巧盡竟莫往於犬馬兮唯鬼魅之是圖不涉大行而涉魚鳧兮又熟知其畏途玄靈之決讐兮匪若木之不靈憐螢之逐暗兮謂長夜之冥冥彼黠面而人言兮不離猩猩蟒蛇其可以吞鹿兮乃自狡而穿鱗以射芋為養勇兮昇卒陷於厥軀黠彼貨而遭兮崇反對於妻孽廢之惡將害盈兮覆以滅而怨書刻爾石之殄厥宗兮妣以聆其咏咏倏曛黃之西沒兮忽沃焦而東注觀天網之絃覆兮孰三面之能去吹鑿於托而羨兮猶執熱而不悟亡執之可鑒兮故作邯人之踵步武鼎不可於潛伺兮何庸口吻之喋喋鼓末至於埋沒兮而日炙中立之聲燄灼兮何為女子之讒說元戎之精忠耿耿兮何迴懺人之謀孽公論之有優劣兮珣非私而左韓因韎鞮而有感慕兮知造物之好還典刑具備兮萬世不刊彼昏不知

兮縱肆兇頑焚傳將以淪經兮邵與盧而孰
存白石之牛不忍其般鯨兮於亮至竟或禍
福動人兮儀斃于門或幽冥異路兮致責於
溫豈今昔之不同兮事無果報抑水火之妄
許兮不敢漏言於慎龜黥非姚異兮德潛
通於彼吳是以福善禍淫兮用天之道授鼠
尚且忌詭兮彼胡不思欲以一指而掩衆目
兮夫誰與欺天天是椽兮咎將執誰莫毀碑
兮予又奚辭嗚呼噫嘻如是諸斯

卅二

卅三

徐仙翰藻卷之四

喜雨頌

靈濟崇建祈雨道場恭奉鹿苑開山應真菩
薩卓錫聖水祇奉供養隨獲感通敬序其事
以爲喜雨頌榜于泉亭畱示將來用啓歸依
之念者如是我聞師有偈曰人皆極目雲霓
我向此時垂雨澤誓願無違其爲慈心利物
之意云何指大眼孔便把作急時抱佛脚舉
似怎不會得桑林之野禱于山川山川寧有
神乎早既大甚滌滌山川靡神不宗母曰祠
神何益神本非神抑人心有所感而召致也
惟師之靈得於如來神力持戒福德亦復如
是不可思議鄉民所信向固非一日余五百
年蒙師之力者幾何人自去秋而冬迫至春
三月不雨種未入土此誠危亡急迫之時誰
肯蒼鵝而軟血假信於蛇醫又恐爲識者長
發笑也亦曰聞禪師袖中情龍可驅以効鞭
策遂禮請于我師隨車而兩日在壬寅後三
日霏微四布丙午兩既足黃童皓叟踴躍喜
交相慶曰應真開山雨致香獻頌

修東井文

東井之創始見於石刻曰熙寧八年歲乙卯閏八月十三乙巳迄今二百二十有四熙寧以前方其井碑其甃欄尚存具載章珪捨東井闢六字珪五代閭德望之士考其時為石晉天福八年即閩天德之元年也合而筭之上下三百六十有七載蓋物久則壞數也壞而修之亦數也井湮而圯于茲四十年餘鄉閭蚩蚩莫之指視非慢也下如浚谷上如懸崖欲斷未絕其險若忍無所容其力焉至大

○
神二

改元歲戊申蒲節之前二日將西倏有風雨發作卒然而成一墟泥石俱陷此天將以假手於人而欲修之所謂數也信乎有土此有民民天之民也蒙天之福順天之時承天之心謀卜協吉越四日乙丑鳩工運石而搬

泥無計上之鰲峰之陽有藤焉其大徑七八寸圍其長直七八丈餘假以為索何造化之巧豈非天有以相於爾民者歟如月七日甲午石工土工畢集迄乙巳告成與向乙巳日合數乎抑天乎曰天也敢記其事為文示爾

人而祝爾神其詞曰天相爾民風雨是因曆
吉協靈徵工以興既渫用汲潛流拾漚養人
濟物其功用博八神八方王威于將旂韓軍
榮呵禁不祥人受其福年登乎谷飲泉知脉
蒙天之澤完舊復新迄用有成永保安寧乾
元亨利貞

塞井文

井之為義大矣哉在天則屬二十八宿在五
行則為水之精在人則為飲食之用不可一
日費也井之不可廢者以其水之能養人濟
物而然也夫苟泥而不絮舊而不清則為廢
井也故聖人作卦必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
此正以為舊廢之井泥不可食至於禽鳥不
來是不能養人濟物反為人物之害也巷東
廟地其山發於鰲峰蜿蜒而來不知其幾起
幾伏而歇於此昔有人焉鑿山為井掘井及
泉將至九仞而猶恐廢其功是亦以養人濟
物之心為心雖傷於山而無害今也入乎井
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矣渴者不可得
而食汙者不可得而濯跳梁之蛙不鳴涸轍

之魚幾死舍置不用於茲有年陰陽家所謂玄武中箭醫家所謂膏肓痼疾衆議紛紛此山之受傷也不淺爾來習俗更革里閭憔悴高材多戚戚之窮君子無赫赫之光生意凋殘枯槁沉溺此日莫之為甚將誰尤乎罪之

在井歲至元癸巳九月吉日丙子鄉人以塞井之議構於子予答之曰塞之吉故為文以告諸井之神昔有耿恭鑿井十五丈整水拜井水泉出又有朱博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均是井也何利於耿恭而不利於朱博是亦有私耶惟爾井神俯首聽命而應予曰非私也數也有水者數也無水者亦數也有水而開之無水而塞之宜也於神亦何容心哉然則數之所在人事係焉故塞之議所由興也塞之曰今塞之日鬼神守護呵禁不祥既塞之後家富而給人壽而康

修廟難文

修廟之責難矣乎吾聞之矣終歲備役工費無已乎朝斯夕斯莫敢違寧難矣乎竭其耳目力瘁心思難已乎梁桶之腐黑者今已修

蓋瓦之毀缺者今以完赤白之漫漶者今已鮮誰之功也謂之自為之也過多侶亦可以諉其責而辭其難矣雖然東池之水文酒西階之銘未立內宮外庭憑附之質不稱為子之心將何如譬如適千里及門而復是非男

子之所為也

廿六

子之所為也男子之所為以義為重見義而不為無勇也古之義者惟孤竹君之二子特立獨行不顧是非夫豈有求而為之耶如子之義出於天性其與釣名嗜利之徒天淵之隔四方人則既聞而知之雖不質於鬼神可以無疑又何待子言之諄諄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其所以神明交者必有其當也宮室既修墻壁既設百物既備然後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則畏敬之心油然而生矣否則外貌斯湏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於欺神也不惟欺神亦欺人不惟欺於人人亦自欺夫何濟濟溱溱之有乎後之有事於廟者陟斯堂讀斯記必有問焉八人者修廟之人也其始謀者何如人其次同謀者又何如人始如彼其勤終如彼其怠是亦人也奚心

廿七

哉天下之事靡不有物鮮克有終終始俱善人道畢矣難矣乎此吾之所以汲汲焉是欲斯其始而成其終也為子之說則曰今之士非財不可天不兩鬼不輸抄化之說不可行樂施之人未多見其計將安出耶吾為子謀之曰凡衆之動得其宜要必以義為利也不以利為義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義之一字子其識之吾想同事者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告成序

天下之事始非難而終為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蓋言始之易而終之難也故君子敬始而慎終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苟始勤而終怠甘為小人逼逆無成之謀之徒歟舛舛然焉用彼扒且如本宮修作之事方其始也凡八人及其終也七人其有專心一力者僅三人焉以此見天下之事始非難其終為難也信乎雖然所謂終之難者於予固無加損第識者觀人有以颺其不終之志况欲以此為福田而求利益

耶茲者六七人明集於庭用伸告成之禮功在杜稷刻銘金石雖千載而下夫誰敢忘忽之所有毛牲椒醕禮過於奢誠忠為予之羞禮檀弓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此禮與敬既以俱足奈何

告成之文侶有責不足於我者所謂神之靈則靈矣胡為不少靈於人斯言也幾乎隘矣夫富貴人之所欲也欲之不得必有所求焉維爾六七人同力王室既能善始以善終吾固知其有大有為之志天道神明福我善人

○山鳴谷應隨響隨答又何律筆舌之諄諄以為予言予不見凌煙閣上圖像功臣凡二十有二人其所以始終著者臣者曰魏徵曰蕭瑀曰段志玄曰劉弘恭曰姚思廉曰虞世南曰叔寶持此七人而已今吾子七人苟能以終

始自期異日致身於廟堂之上必能以國家之務為已任何患其不為凌煙閣七人之事業豈特修廟而已乎予敢以此為勉而序於告成之後云

驅瀉鬼文

傳曰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而後韓退之
劉禹錫諸人素號聰明特達世所共欽仰亦
亦有瘡鬼之說或作文以逐之或賦詩以遣
之於是始信秋瘡冬癘是名之為鬼也夫鬼
也無形無聲安能而病夫人者乎况人為萬
物之靈天之所以覆之地之所以載之日月
之所以照之風雨霜露之所以四時而教之
穀粟桑麻衣之食之吾觀造化之注意於人
也不淺苟人道不立其造化之所謂天地日
月風雨霜露吾亦不知其所以為天地為日
月為風雨霜露謂之而然嗚呼然是特塊然
之物矣造化既生斯人於斯世又何容斯鬼
而為民之病耶非鬼也鬼非病也是皆飲食
不節聲色是耽甘酸苦辣之煎其腸腐其胃
喜怒哀樂之亂其性漬其神身非木石攻之
者衆其何不為病雖然古人之病者雁之以
湯藥攻之以針灸未有不瘳而遂其生者今
之人病者湯藥不可得而攻針灸不可得而
及吁信是鬼之冥頑不可化吾奉上帝命守
此土治此民其有為荼毒而害靈吾民者按

之女青玄律必在千千斬首萬萬截形盡使
為掃穴之鬼無為漏網之魚然後可以快吾
民之欲弟以下元頒赦姑適歌子美之詩而
告之曰子將觸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
鬼其有靈急去急去急急去湏臾不去從天
芥末開寶八年乙亥春二月甲子鰲峰老人
驅旱魃文
惟汝之早名曰魃吾知汝之先曰炎氏以火
德王天下有功於民世尊之為炎帝門戶魏
魏未昧于前何汝之不肖不修操行賤薄如
此付形甚醜秉心不良畢方之毒回祿之灾
不如汝之甚也夏后氏象物鑄禹汝用是懼
率其種類徙於雕題黑齒之國亦有年矣嘗
與夸父氏爭雄一方反日影而逐之於暘谷
之間道行苦渴欲食溟渤太澤之水竟不可
得遂竊生盜飲於人間世川原河洛一汲幾
盡致有桑林之頌上聞于天明正典刑殆生
殄滅周宣王齊景公以仁心待汝不為汝責
自後遺種滋蔓延至于今吾奉上帝命守此
土治此民之終歲勤動以食為天天心之

仁愛吾民何雲不得化雨不得施伊誰之由
惟汝是尤禾之秀者將實谷之實者將堅豈
不之思而為之荼毒以至於此極也況汝且
人之形秉物之性揆汝之心其忍乎草車已
具糗糧已備酌汝一杯明水明告汝曰雕題

卿一

三十

黑齒之國汝之故都在海之南朝發可夕至
矣今與汝約畫一日携爾朋孥爾儔駕塵躋
風即便啓程苟不聽吾言是冥頑不靈照休
女青玄律凡為民物害者國人皆曰可殺殺
之上天有紀有綱罰及爾身弗可悔故檄

驅蝦蟇瘴文

蝗不入境虎抱子而趨此守土之靈之責
此當為民除害也今番瘴氣名曰蝦蟇今
作文逐之矣

予嘗讀南史間有丘傑者以啖生菜得疾餘

歲旁其母告之曰此蝦蟇毒也吾遺子藥三
丸可餌之果而下料斗子數升然則蝦蟇之
為害也信乎夫水族之虫各有三百六十種
類蠶茲蝦蟇於天地間最為棄物形貌瘠羸
手脚爬沙其腹彭亨其頭蹙色泥泥塗食

殘糞壤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
所居如彼其汚所見如彼其陋朝夕唯唯聿
役于鬼天生德於予蝦蟇何為哉或者又曰
蝦蟇之精為物之妖月于望則撐腸柱腹張
唇哆嘴猖狂而得志焉綠青冥而雀躍食太

卿二

三十一

陰之精光倏擾天紀暴殄天物如此癡騷天
且不達況于人乎今也百姓何辜罹其疾苦
中之首起于毛端發于骨節其始也昏潰馮
塞眩瞽榮感其少進也體反筋倦腰重頭旋
鼻涕流兩喉咽生烟喙唾胃嘔內燥外乾似
渴不渴而後苦熱作焉畢方煤毒回祿嗣災
隻頭爛額如坐火坑雖欲騎巨靈舉斗杓東
取渤海之水洒而濯之不足為快或徂辰成
汗出乃止或苦熱既退乾嗽復然連日沉滯
有加而不瘳我推其端其誰之由夫豈秋行

夏令陰陽之不節歟五味適口飲食之不節
歟目視玄黃耳務滔哇聲色之不節何醫師
不能加之以藥劑何灸師不能施之以艾炷
詛師口牙之霹靂符師刀筆之縱橫心勞而
目拙功罔而效遲衆愆咸至蝦蟇是尤吾奉

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而蝦蟇悍然不死溝壑為鬼為魑為魍魎為魍幽陰跪側奸險邪癖傲虐是作固有悛心短狐射影之妖蜮蛇齧草之毒亦不如汝為害之甚也汝罪滔天國人皆曰可殺今與蝦蟇約盡率一日其率種類共徙於崑山湖水之東偷生寄命勿為吾民害不然則是蝦蟇冥頑不靈若罔聞知吾專委蠅氏焚莊鞠以灰洒之然後斷其首剗其腹膾其肉與國人共裂而食之必須滅其種類以快吾民之所欲蝦蟇聞斯語驚且懼各穿綠衣屈膝庭下乞貸命于予曰柳車已備草舡已裝自甘黜伏即日啟程願王赦其罪於是作文而俛之曰聰明正直兮吾所以神天命有德兮念此下民蠢茲蝦蟇兮物之妖精幸災樂禍兮胡為不仁上于天憲

三十一

兮寒暑錯行民氣不舒兮儒暗頗傾虛扁憐惶兮功罔參苓巫覡呪咀兮事涉冥冥下民何辜兮疾苦頻仍蠢茲蝦蟇兮罪惡貫盈衆怨所萃兮愬汝之名欲齧汝骨兮咀醢其身我怒斯赫兮如雷如霆專委蠅氏兮明正典

刑屈膝于庭兮情實可憐哀號乞命兮萬死一生蠢茲蝦蟇兮若果有靈明聽予言兮改過自新崑山峻拔兮湖水澄清汝之安宅兮啟處遑寧深逝遠伏兮遁迹潛形速去速去急急如律令

宋開寶八年乙亥春三月丁未作

畢殺賦

越人尚機而信殺自古然爾至今風俗不可革人有疾且憂也憐於巫覡之徒戒之曰參苓罔功必須殺以為命且有謗訕感衆取媚因作畢殺賦以自釋其詞曰

三十三

慨堪輿之顛倒兮負屨方冠露曉靡而潤漑兮泉飛而潺湲夜夜遊之滴血兮山林險隘射工伺影兮潛所側而行奸奈燕石之間珠璣兮莫卜真贗梯稗混黃梁兮誰復廢半載

父瓦金雷鳴兮咸池絕響誇莫母之姿色兮妬間娥子奢而靡顏野鳥入室何吉凶兮詎悵恨而自悼世貪餽嘏其糟醕兮原餐藟而紉蘭流俗之抑扼兮電蟻燈蛾六淫生而不節兮霜露寒威實沈臺駘為可證兮在豈怪

而不經提戟將矢如輅之下兮言汚而詞誕
龍馬之呈象兮後焦契而協靈機授而求活
兮藐南風而莫挽寇猖狂而心醉兮威木必
神施以安而被焚兮皇其彌早將吞炭而靈
哩兮寧面壁而續魚總生何辜而夭昏兮氣

瞋媚而煩冤假迴平於驛史兮眩兮影於杯
蛇奪造化而律呂觀冰谷而回春毋附緩以
為尤兮執幽昏而昧昧謂昌陽而亦不可以
引年兮又何進乎莽莽綸網密則形誥兮嗟
嚴鯨而何忍亦以世溷溷兮終感廁妖而不

醒徙薪不以為德兮客焦頭而爛額伊誰之
由兮鄙夫貪饕設奸巧而為言惟罪之渠魁
兮人惟而鬼責借金鉞而剪戮兮使隕越而
就陵亂曰非是是非相是非乎人勝天定不
予欺兮明習昏黑爭馳驅兮贅疣竟潰誠可

悲兮孰為彈冠而振衣兮鼓其噴而燭其迷
兮辭辭不昧寧為之辭兮微予則盡被髮而
而侏僂兮



徐仙翰藻卷之五

卿三

朝天真人自贊

上朝帝座身進天階光依日月職掌三台列
宿拱衛雲漢昭回東方龍角獨占斗魁

真人回宮自贊

卿三

華蓋房駟輔弼嚴明羽林將軍左導右迎填
蓮送奏律呂合聲榮歸天府萬里雲程

注福司贊

積善之家家用平康維爾福星簡簡穰穰俾
壽而富俾熾而昌子孫千億惠我無疆

法錄司贊

驚峰疎傑龍首軒昂維爾祿星杲杲光芒相
爾多士煥乎文章厚有接武金門玉堂

永安留守查元帥贊

維查元帥氣剛而直緒甲治兵制賦足食機

速為神百戰百克折衝萬里職在輔國

武安留守邊元帥贊

維邊元帥靈運後身幼穎而秀性出天真料
敵制勝兵出有名有征無戰職在安民

魏博節度使左監門魏元帥贊

維爾魏將邊寄之重義不以力仁不以勇八
戰八克七擒七縱用則無敵師不在衆

都統軍使右監門趙元帥贊

維爾趙將號令綱紀信賞必罰外脩內理入
守虎關出浥約尾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都監軍先鋒刁元帥贊

維爾刁將師出有名貌貅百萬分閫外營動
於不意微乎無聲赫赫斯怒號曰神兵

兩部贊

電光閃閃雷聲轟轟震威萬里龍首崢嶸用

作霖雨慰我蒼生風雲慶會千載太平

電掣雷掀雲飛風起甘雨以時農夫之喜迺

宣迺畝黍稷疑疑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集英贊

飛鉞跳劍扶弩張弓雀竿象板鷹駕鸞籠盤

承仙掌花探天工金縑公子醉賞春風

宮娥獻壽贊

六宮富貴月裏嫦娥金釵珠履紅粉翠娥輕
輕腰舞細細聲歌玉卮獻壽王母仙桃

牽厨簿書作慶壽宴集

一行第一盞鸞脯鳳胎大簇銀絲
粉羹次行王母獻壽仙韶法曲祇
應在業仗

素厨簿書作聚仙宴集

一行第一盞天香七寶異和玉條

粉羹次行群仙獻壽雲韶樂祇應

曹文姬

八物珍饈 五齋寶器 六盞玉食

綵戲嬰童贊

太平之時十雨五風農夫有慶相賀年豐

聲嘒嘒鼓聲逢逢手舞足蹈快樂兒童

膳部樂府贊

膳夫掌食物用八珍太師掌樂律呂合聲樂

以侑食食以辨腥既醉既飽詩歌太平

仙樂贊

瓊瑤寶殿腦麝香飄楊妃奏曲弄玉吹簫小

蠻腰舞越女聲調金卮獻壽一部仙韶

仙厨贊

沈香雀舌味香而潔福果仙桃金盤羅列若

奉甘露爾供玉屑若作醴酒爾維麴藥

奉祠人求壽贊

友松沈立甫贊 構厦之材凌雲之姿賢哉

君子有以似之

又

霜標雪操本來負抱畫出丹青人道是我

友梅周呂元贊

骨格清奇精神富艷本鐘造化何須粧點

友竹周呂仁贊

清以立心直以立身直哉維清君子其人

又

峯及堂堂爾貌何怪自抱

友菊章華伯贊

貞心丹青莫繪惟德也馨惟材也秀君子人焉獨有其有

又

介烈高潔韻與形別冷露寒霜不變其節

友蘭僧呂立贊

千仞巖頭曾展神通而今入室四大俱空

書燕喜堂東邊掌籍

恭奉

慈旨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今照勘本人

委是世家盛德之後合賜子孫衆多各以功名貴顯以貽厥後

書燕喜堂西邊掌籍

恭奉

慈旨應積善之家子孫必有與者今照勘本

御三

人委是溫恭克讓篤實至誠合賜以子

孫千億本支百世用彰厥善陰隙著聞

合賜子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注錫

無疆

出漢書

靈濟廟注福司

恭准

三天門下符下欽奉

命凡厥庶民汝錫之福奉此福者天之福

也惟天陰騭下民初協厥居予曷敢有越

厥志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明聽予

言民之所欲汝念哉俾熾而昌昌而大曰

富曰壽曰康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百福來備使民宜之汝則順其職也

合下本司仰照驗依准奉行

本司恭承

勅旨頒降該欽奉

帝旨合行積善之家注福條宜

一曰介以眉壽 二曰以貴馭民

三曰衣食富足 四曰家用平康

五曰父母雙慶 六曰夫婦齊眉

卿三 五

七曰子孫衆多 八曰農桑重積

九曰果蔬肇毓 十曰牧羊蕃阜

十一曰百工巧便 十二曰商旅安貸

靈濟廟注祿司

恭惟

三天門下符下欽奉

帝命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奉此爵祿天

之有也今天其相民敢弗于從凡為民之

秀者曰士士之善者曰君子故孟子曰脩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孔子曰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此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

也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雖

曰太宰之權寔汝之職也告我友邦君越

尹氏庶士御事咸聽予言我聞吉人為善

子孫必有與者繼自今積善之家汝則注

之爵祿合下本司仰照驗依准奉行

本司恭承

勅旨頒降該欽奉

帝旨合行積善之家注祿條宜

一曰孫子聰明 二曰人材秀偉

三曰祿受自天 四曰保慶延年

五曰家道殷睦 六曰良配溫和

七曰世代多男 八曰仕途順利

九曰車馬僕從 十曰冠冕輝煌

十一曰祿崇秩顯 十二曰永襲昌隆

徐仙翰藻卷之六

友序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為朋友之義不諂不欺不奢不溺必酒得於心然後謂之同也夫苟朋而不心曰面朋友而不心曰面友君子不

卿三

六

與焉今吾子以畫贊求于予予以五友命名曰友松友竹友梅此歲寒之三友也曰友蘭者此孔子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聞香與香俱化矣曰友菊者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此五友之義信其然乎矣

○

夫畫莫難於寫真寫真非難莫難於寫形寫形非難莫難於寫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君子小人貌相類而心不同者苟捨其心而求其貌是以小人為君子雖有此畫誰無此畫今吾子既以五友稱當以心友為耐久朋也故曰論形不如心

盡士傳

予嘗讀柳子厚之梓人傳韓退之朽者王承福傳而後感焉夫傳者傳其名也既想當時梓人朽者滔滔皆是豈獨楊潛王承福者乎

太史公嘗謂任安曰古者富貴而名廢滅不可勝紀此二子者獲名於二公之傳也幸矣今有人焉以畫自鳴予恐其名之不傳於世也輒敢效公之故事而為之傳曰閩之積善里有靈濟王祠于茲有年矣丹青之飾默昧

卿三

七

不蠲牆壁毀墮幾為春蚓秋蛇之穴歲至元之癸巳鄉人修之欲更畫而新之俄有皀筆和墨者接踵而至用舍未決而卜於予予不允其請鄉人愕然以為異是豈有解衣槃礴儻儻然而未至者耶一日忽有畫士感夢而來始信予言之驗載瞻其人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儒其衣冠不言其姓名亦不知其為何許人也是曰君子人與與議正直則慨然曰貪夫循利烈士循名僕此來為名也非為利也僕之名聞於他邦久矣獨此邦未之聞也

試可迺已廟之護壁舊畫不完乃令作筆成之趙趙然猶有難色亦未見其能也旁觀者拊掌而笑曰虛得名矣此乃依本葫蘆按圖索驥之技何足道哉予復以東西二序再命之畫而戒之曰夫畫有六法一曰氣運生動

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以子之畫者可以六法參而謀之出于形骸之外而求之庶乎畫士曰唯於是研丹吮粉淡墨濃烟執筆熟視往回數日而就所畫介冑之士一百二十有八人主將者二人掌印者二人持節者二人執斧鉞者四人馭馬者二人傘夫者二人捧帽小厮二人劊子二人傳令而指使者四人通事者二人鳴金鼓者四人擊折者二人揮韓信刀而進者二人揮斬馬刀而拱立者八人手鎗而腰劍者二十六人先鋒排陣者四人揭名旗者二人舉號旗者四人建功旗者二人八卦陣旗者共十六人鷹獵者二人南國進貢者八人其餘各執弓矢戈矛戟之類而服役焉肖貌威儀行伍整肅氣勢聯屬首尾擊應井井其有條截截乎其有理此真得於太公韜書孫吳兵法之方略也又有僕御者二班四十八人腰金佩紫恭職用命前導後迎左倍右侍曲盡其妙恍乎如有人焉凡有知識者各爭觀而言曰

子之畫固工矣何前日之粗而今日之精何前日之劣而今日之優古人有言大功若拙大智若愚其斯之謂歟畫士俛首徐徐而對曰僕前日之所畫者因其象而成其形備其體而全其用他人有心子付度之未易心口爭也所謂若拙若愚信其然乎僕今日之所畫者心存目想神領意悟隨機命筆合乎自然不知其所以為精為粗亦不知其所以為優為劣盡吾藝之所為而為之非他所用智巧之術而為之也然則子之畫之名可得而議耶畫畢書于壁曰某年月日某人筆筆之者記其名耳嗚呼彼若爾也是亦欲以畫而求名於天下後世也歟凡人之生男子七尺軀於天地間為最靈物桑弧蓬矢四方其志要必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則男

子之事畢矣否則緘鉗默塞耗耗室惑甘心瓶罌如醯雞然至老且死而與草木俱腐者其視畫士得無愧乎畫士謂誰王融蔡夢辰也作蔡夢辰之傳者誰宣封靈濟王也

答周莊翁碑跋

予前後所著所述特自娛戲耳正所謂野犬食芹而不知蜚於口慘於腹者以味為何如猥辱高誼清文有如碩河注水之勢褒揚靈德赫乎洗乎至于山川之靈人物之盛意必有瑰奇道藝忠信之民生其間如君者懷材

抱器鬱鬱又矣苟能奮勵出奇必答所遇是亦予之所深望也予之所謂神者以聰明正直為德措之四時得其節施之萬物得其宜初非阿曲徼福之所媚者為神也夫百物朝夕之所見者人人皆不注目聞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君之所為跋者是亦望其異者之所作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此非神之詩乎予敢用此以為謝云

跋周莊翁易圖說

靈濟特廟號耳何王之見稱聞之者不無得罪于春秋之筆圖說之辱我以跋固不敢辭第惟易之旨義最為深奧其可以管窺蠡測耶愚欲作筆又恐為負荅者笑姑撫先筆議論勉強跋之中間未盡來意斤而削之幸甚經學之不明久矣我國家崇重學校育人材

先以明經為第一義憲司宣明教化典章經學每經設經諭一員其為訓導之意甚汲汲焉勤勤焉夫學之所以為經者惟易最為幽深隱顯未能易曉而盡識也學王弼之易則高談理致其弊失於荒唐學京房之易則專

御三

守象數其弊失於拘泥得於此者失於彼得於彼者失於此及其至也二者胥失之見心子周子三山周先生公闢之雲仍行也家藏遺詒易紹正傳兼理致象數兩得之其為言也粹然一出於正易有六十四卦每卦必論主爻爻各有象為之圖圖各有理為之說其說有得於理致其圖有得於象數一以貫之並行而不相悖吾謂子周子之所學精於易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良弓之子必學其為箕良冶之子必學其為裘若非所傳之正安得為之圖歟說而盡得易之精髓歟一日子周子之同舍生不知其為何許人也袖其圖與說而讀質於予予愚陋無所聞知睨而讀之雖未易曉略識一二譬諸食物至於遐

方異味豈有不嗜者哉累欲作筆為之跋使
銀諸梓以廣其傳庶亦不負子周子之所學
弟恐予之名氏無聞不足以稱之耳子周子
名壯翁字直伯見心其自號也平日與結構
者皆有聞之人必能為之跋予其將為覆瓿
也宜乎大德三年大獻淵之重陽節後四日
鰲峰山人跋

效景純遷州記為誌名

高陵深谷孰是主張胡為封樹世不義黃道
及中古疊疊丘邱赤松仙去安有青囊後天
之學郭厲黃楊狂瀾日倒曠里施粧虎狗相
肖指認微芒塵俗眼孔失之偏傍乾坤大化
是紀是綱誰洩其巧雲山蒼蒼益上崇已枝
葉流芳維星之魁職典大常雙雙鹿馬兩兩
雲陽日出滄海照耀四方月臨帝座西掖文
章天一生水源深流長出於天空入於太乙
勾陳跋乎騰蛇隱隱自東徂西為淵為澤腰
金束玉貴人侍側誰謂瓜藤生花結實考之
圖經盤匏入格顧祖之龍勢來形止回抱有
情必穴其耳日吉辰良危萬應瑞不在其身

在其孫子豈道明龍低頭貼尾所喜天祿悠
悠千里吹枯扶危迎神逐鬼山止為足莫墮
其轍錯認牛眠猶嫌兔缺陰盛陽微各操乃
節此是天然初非人力心巧目專何庸針石
古人有言吉人吉穴孔墓於今不荆不棘卜
葬之後更加陰陽百世其昌綿綿瓜瓞吾非
青鳥周卜之吉誌而留之姑銘于碣銘曰

有箇老爺手執鑊鋤胡床據坐片逐青蛇
蛇化為龍環繞我家誰謂瓜藤結蒂生花
松根蟠結枝葉繁華勿湏放足牛角嗟呀

勿湏反鏡呈醜髻斜對案齊眉巧飾六珈
腰金束玉名聚京華光依日月翰苑操麻
道逢書生陰陽可嘉歟子鑒之誠耶偽耶
因銘于石目者矜誇祖德之靈人力莫加
曾元雲仍連茹拔茅

書訓

讀書者教民相親睦之道也人生八歲則入
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學者何學乎書也
書乎書乎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利祿
而已乎要之心有親睦之道其為人倫之大

者也然觀聖賢之所以教民相親睦者且載于書有志之士固當熟講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道之所當然先於其身而行於家自於一家而形於鄉由於一鄉而達天下化民成俗何莫非親睦之道之所以為教也是以治天下之道自親親始讀書者其教民相親睦之道也歟

基說

序曰一日有客衣故衣繫麻鞋偃不檢之狀揚聲大呼難於畫者曰親睦堂此神之所以教民之意也今子之所畫書有誠琴有暢畫有贊似與親睦之意稍不逮棋之為藝起於戰國教民戰鬪之事非以害詐為心爭偽為智智者之所不為也恐非得神之意以為親睦之教者矣畫者無以對請聿於予予為之

卿三

十三

說方正為局取已乎也正直為道無黨偏也黑白為子有分別也駢羅布列定紀綱也隨機處變相應援也一先一後偃揖讓也一勝一負無所爭也是以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以此為從容宴息養心遊神之樂其與小人

蕩而無度將以自敗者不可同日語謝安得之以授其姪玄以成將帥之略王導得之以學其子以序瓜葛之歡然則為基之道是豈特以詐害為心爭偽為智而為戰國之事乎故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有問者予以此對

琴暢

今書曰琴暢風俗通云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此暢為親睦堂作暢即操憂愁為操歌南風之詩兮鼓吾之琴聲音條暢兮樂而不淫禁止於邪兮以正人心其弦有大小尊卑明兮其聲相應和友悌情兮其制合尺寸四時成兮其音女以樂世太平兮

徐仙翰藻卷之七

詩句

上林府判古今詩

幽沈謝世事俯默視興亡昔日知爲漢今朝
 料有唐深陵變成谷滄海幾成桑麥父走千
 里爭人僅尺長誰愚復誰智何壽亦何殤
 蠶蟻戀金游游蛾撲光喜心先辟錫憂害去
 田蝗鷹以不明死魚亦貪餌傷人情掌反覆
 特俗面炎涼澆瀝水三峽崎嶇路太行不辰
 漢牛斗無分背參商彈指恨千古回頭夢一
 場富哉誇晉楚詐也關蘇張終臂奪兄食直
 躬證父羊能言猩呢呢相噬虎彊彊禮鼠拱
 而立駭牛躅且狂白鷹攫狡兔黃雀捕螳螂
 舉世俱禽戰傷時歌鳳凰詩書閣高束仁義
 路猶荒紅粉醉坊市朱門習管簧誰知殺青
 簡空自死黃腸灰讀直爲豕璋書錯作麀色
 難分皂白術乃尚緇黃入粟拜都尉納貲爲
 騎郎人材滯遠水豪傑隱芒碭窘窘爭名版
 摯摯絆利韉峨冠唾魯俗左袵效胡粧駛舌
 人人粵文身在在光惡聲常入耳剜肉莫醫

瘡刺木法何酷種瓜政不良天行多失度陰
 氣上干陽日月如旋磨乾坤似泛舫浮雲常
 浩浩下土太茫茫四海塵露靄中原兵擾攘
 群雄爭霸業五季失王綱寄閭閻臨郡分藩
 守建康英名冠東海仁德席南鄉血食傳千
 祀精魂居一方舊祠將毀頓古廟恐頽僵鴻
 澤今方集燕巢猶未光不妨卜雞骨重整第
 演說靈書三卷降於承華殿喜得四王母之
 親傳可以益算延年用以垂科立教伏念臣
 年踰耳順學未足稱不明離坎於自身安識
 乾坤之大化叨依真蔭隱宰玄科重念預修
 女弟子某以五漏身居凡塵世徒作嘻嘻之
 笑幾成善善之壘功容言德四教無全喜怒
 哀樂六情有累歲逢已火適當七夕之初事
 錄庚申猶恐三尸之譖恭對上天而代奏載
 從今日以自新預作福因尚祈陰相恭惟
 南昌朱陵上帝南極長生大帝好生韓君丈
 人化生八景道貫三靈說經十過以度人分
 治九陽而成氣範魏大範寂寂無宗伏乞三
 界齊臨錄爾功削爾過衆真溫度保其命貴

其形使制劫以長存敢乘機而悟會望恩址
闕紀籍南宮受持黃錄白簡之文修有紫字
金名之刺降年有永八千之歲為春為秋患
我無疆百世而昌又孫又子上體太上好生
之德下鑒臣下致請之情

謝師表薦亡功德完滿

聞喜得西昇經於李老君依科盟受黃帝問
陰符說於廣成子信受奉行若非宿命因緣
安有合仙骨像臣誠恐惶頓首頓首伏念
臣犬馬之年已踰八十今雖老夫尚堪一行
龍鳳之章學近二三自謂愚者必得千慮領
職而後衛道以嚴何以律人先當責已論材
必試有功者賞有罪者誅使人以心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恭惟

正一靜應顯佑真君法傳正一遙達玄微為

萬世之君師作群生之父母垂科立教都天
大法師指迷濟度之方救苦拔亡發願慈悲
之念切慮所荐之靈浮生汨汨豈無故為誤
作之愆長夜冥冥莫識出有入無之妙特憑
功德用作津梁伏願大道開明地絕妖氛天

無浮翳魂神澄正煙塞死尸雲開生門冀及
幽陰俱蒙玄澤

煉度表

伏以始青天中宣演度人經之法上皇劫後
盟受生神之章大運將期靈文始出臣誠恐

卿三

其

誠恐伏念臣心猶役物體未洞真莫開熊經
龜息之方深愧鶴髮龍鍾之狀領詞虔切勉
力奉行切慮所薦亡靈汨沒塵浮牽纏情累
故為誤作宜無心口意之非返本還原莫識
精氣神之妙自取死壞孰是生方恭惟

九天生神大帝道貫三靈化流二景在東則
有大慈大悲之號於南昌則分受度受煉之
司陰為魄陽為魂必陰陽為之淘鑄火屬心
水屬腎非水火何以生成伏乞大造包容真
光洞照腥腫了然而無滯枯朽聞之以發煙
骨肉同飛形神俱足內想不出外想不入永
除煩惱之源築氣既立順氣既生別有空洞
之體莫諸苦藥均沐洪恩

又

度人經典誦之十過枯骨更生生神品目別

以九章幽魂開度太上得之以垂科立教後
學因之救苦拔亡恭惟

聖位七紀齊并三靈共貫上體乾坤之造化
陰用偶而陽用奇內明離坎之工夫水就濕
而火就燥津梁衆苦日月群迷誓願逾深功

知三

十七

德無量伏念臣年來老耄學甚荒疎虎承龍
鉛莫究九轉九成之訣熊經龜息未知一呼

一吸之方向領投詞備充負數重見孝情之

度切勉爲科事以主行重念所存亡鬼昨得
生身今歸死錄下招魂魄父爲泉曲之遊叩

問謁腰近得首丘之樂不經陶銑何以起昇

伏乞三界齊臨衆真降度俾死魂而受煉使

仙化以成人妙合而疑獲遂消貌描形之類

劫數之週復歸其一須憑乘元達梵之功

又

碧落浮黎演十回度人之法元陽玉曆出九

炁生神之章自從經教之流傳迨及宗師而

授受伏念臣恭居後學繼宰玄科不明離坎

於自身未識乾坤之造化領詞虔切勉力奉

行切慮亡魂死後生前故爲誤作或者背疽

之不救以爲陰譴之有由鬼何所之孰爲護
魂而持魄形非其有誰能蕩質而鍊形不仗
薰修何由超度恭惟 聖位虛極無象變化
自然洞觀八景之開明默契七玄而拔救幽
冥得度擔願逾深伏乞呼以陰召以陽使死
魂而受鍊散以風潤以雨俾枯骨以更生

又

太上垂科自有度人之典臣僚散職初非進
表之才踴躍奚云驚惶固措其申謝恭惟

聖位行天之紀象帝之光徒謂其杳杳冥冥

豈知其生生化化稟氣者悉回於囊籥付貌

者皆出於陶鈞吹朽嘔枯默契陰陽之妙上

炎下潤仰參水火之功無形能描於有形真

宰自同於不宰光明偉績濟度無邊伏念齋

主哀婦其人疾首痛心含冤引淚深嗟其女

御三

十八

之殤未尚八日復憐其夫之喪永訣終天此

恨此情莫伸莫慰諒惟文王之澤可及於枯

骨深愧煉師之學未卜於靈丹玄科乃依按

於淨明真魄可庶幾而超度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原其始友其終月耀爲魄日耀爲魂注

爾生削爾死

贖罪表

爵不漬刑不試人皆慕爵何以畏刑功惟重
 罪惟輕孰為考功而贖罪是皆自鞠自若夫
 豈不識不知苟非太上好生終使爾民遏絕
 於是開紫陽之雲錦懸黍米之寶珠與之以
 謝過首愆為之以拔亡救苦合符發赦使三
 真奇絕精神多發越人人堯舜民古朴尚吁
 嘏士以詩書顯槐堦走車軌百姓安於農田
 毛兔科率待詔金馬門百藝精其術商貨日
 中市大書泉府揭行樂太平年春風多快活
 通來不如昔往事夢恍惚造物真鬼狡烏兔
 更黑習不聞擊壤歌中結愁鬱鬱不聞鄉友
 助蟲蛇互吞齧不聞忠與信罷訟相告訐不
 聞仁與義詐力爭彊倨不聞飄飄精雷腹食
 糠粃不聞機杼聲卒歲無衣褐夷齊死首陽
 不復採薇薇蕨房杜家聲墜不復誇閭閻孔孟
 老儒迂清談多老佛漢楚信諛諛懽懽歎賈
 屈問之何因爾風水氣已歇昔有山環合今
 則風路闊昔有潮水平今則潮水竭昔有夾

衙松今則是剪伐昔有井泉湧今則井泉乾
 莫道時使然陰陽不可忽風水非人為獨有
 井已掘汝口何其愚吾口不容訥有廢必有
 興有敗必有發山水自山水人物自人物文
 章豈不貴君子終約爵農事湏及時雨苗興
 也勃陶朱富天下孽孽利毫髮薄藝勝良田
 窮年須斲斲勸汝莫好閑如馬失銜檠勸汝
 莫非為官典有剗則勸汝莫貪荒激射傷面
 目勸汝莫飲酒酒醉因醜勸汝莫欺心欺
 心天禍罰勸汝行好事好事芝蘭藉汝看靈
 濟宮姓字書檀越一鄉稱善士萬古名不沒
 吾言真苦口銘心作碑碣

喜雨

九輪照燭熱如火山川滌滌田苗稿穡夫汗
 背苦焦勞望極雲霓眼枯燥剪爪斷髮事不
 聞誰肯桑林為民禱燃頂灼臂辦心香尚異
 天心作悔禍江湖之封令太嚴六丁不敢開
 金鎖旗龍聖跡碑猶在謾說鰲峰龍老耄奈
 何時俗巧追曲外貌斯湏心已隋為岡鼎鼐
 捧天山壁路險滑人希到此時此水亦偶然

居隣豈不求之早來除有數數有天惟象無
形浩浩東海上人赫厥靈已泄天機明汝
告日落西山作偈言買成之識何深與斯言
契券不我誣瞻仰明靈如在左果令社令起
豐降馬鬣一滴天瓢倒既優既渥富田疇白

卿三

二十

更黃童齊舞蹈腰鑣刈熟喜年豐殺雞擬准
嘗新稍爾民報事終不忘薦以溪毛蘋與藻
惟神敢自有其功上答天恩為兩賀

謝林府判香信



鬼神之說竟何有無聲無影本虛空土木憑
寓未為聖問之畧杓識西東剝琢門外聲那
知有客來孔融坐視神骨紫玉珂曾中磊落
氣吞虹傳示先生巧駢珠清光照破睡驪龍
得之現恠愕且喜領額咄咄憂懷懣子期已
死不復生好音誰辨商與宮彊欲綴緝失蹊

步寧甘默塞等盲聾吾知此來意有謂數絃
豈是答鵝籠面頰背汗奚敢去遠觀眼孔海
川容先生商出伸蒙後五絃子史頗精通憶
昔長安少年日金章星綬珮玲瓏回首世事
如浮響空教獨駕歎途窮章甫縫掖難通越

今人什九競南風幾多豪富反顛倒五陵土
俗昔不同義城馳逐莫能開瞠然鬚髮雪飛
蓬何以行樂山水間袖出青囊訪鄭公認取
當來方寸地付與兒孫學老農

請林經歷書碑

卿

十一

丑口失其政五季爭雄豪四海煎鼎沸中原
生蓬蒿十五學書史二十持干戈繞繇數百
萬躍馬渡淮河册府榮公命留守持麾旄淮
人迎笑語男耕復女繅開運入南閩不敢犯
秋毫峽南道青布高峰聳巨鰲祠堂像倂真
屹屹立山阿龍首更廟祀其年號政和爾民
勤報事薦以溪泓毛閣歷四百載伊途難風
波剡剡揚厥靈序事何其多談舌久不掉字
字舛且訛畫虎反類狗衆口徒嗷嗷詩書泉
萬閩後學失丘軻聞公義之材數絃博白鷺
文章冠當世出口如懸河筆陣掃千軍籀篆
類與科銀鈞鳳翼飛鐵畫龍委蛇鑿石作碑
碣著手為摩挲事與公名萬古終不磨

寄南村居士

南村居士以詩名於江海亦有年矣怪起來

歸之詠蓋為母死未葬故不忍忽然而去魯
寄跡廬山薄營葬事一日袖香有叩於予予
竊古人句為一絕以勉之又辱示我以孤白
裘魚鴈集繁然滿目敬就集中因眾韻以和
正慙呈醜豈宜綴梓母迺以紫亂朱耶况敢
欲知於奇人魁士之派獲序與跋褒獎過多
未免效顰綴緝草堂先生語體古律二十二
韻輒附孤白裘序後少伸謝臆呵呵
萱草久已死荒蕪孟母隣嗚呼就窀穸寂寞
酒水巾行李千金贈征求異俗貧既今蓬蒿
改戒燭翠眉嚙畫地來所歷無家任老身高
天意悽惻為汝鼻酸幸本自依迦葉行歌非
隱淪號山無定康倚杖更隨人瓦士傳神語
門庭畏客頻浮世有定分况我墮胡塵掛席
上南斗危樓望北辰薰風行應律滄海濶無
津交熊遺輕薄虛懷任屈伸勸君休歎恨遇
我宿心親磨滅余篇翰逢迎念席珍吾甘雜
畫品雙美畫麒麟望帝傳應實諸公書絕倫
高岑殊緩步取賈亦宗臣密竹復冬笋微馨
借渚蘋清談見滋味側望苦傷神鑒微勞懸

鏡思波起涸鱗曉看作者意復以物為春衰
氣歎有托知余懶是真禮加徐孺子相見兒
回新
代周全擬芙蓉城
羲娥馳逐何逡巡祗謂絳老不知年公迺厭
世而上仙孤之不幸孰為憐仰天大呼泣漣
漣形僵神喪幾若殯蓋棺事定倦欲眠遽遽
非夢目所眈宛然容貌笑嗚嗚屋梁倒照月
婢娟鵲冠鶴髦駕龍輶前有驂駱後駟駟左
幢右節舞蹁躑空歌廣樂聲喧闐松柳門巷
開市廛迤邐岐分南北阡石鐸碑銘誰所鐫
鵲鸞鈞畫跪復翔直道西東殿兩邊金星斗
宇應星躔西曰靖善居之偏東曰真一屬太
玄殿上星燈萬斛連異香馥郁奪龍涎問之
傍人事可研指視此處曰鈞天舊有主者偃
與佺今當舉代非具負余曰公也稱世賢千
劫相遇善因緣嘗從緱氏授瓊編索窳隱蹟
獲真詮兩澤霑濡及九泉復以齊法明且獨
功行之數滿三千名書玉簡梨珠璣未肯就
位尚遷延帝言此事有經權天上差樂亦所

便何必反顧更連縷人人珠履冠貂蟬紺綬
仙服美更鮮東廂西廡序班聯來來往往飄
風煙上揖下授禮致虔聲名文物盛四楚公
生不與物爭妍未死時刻便昇遷厥子服
將執鞭天堦壁立峻極顛六十力士身披堅
可搗氣燄狂也環祇見毛寒栗起有魂夢如
飛去復返蕉鹿之說信有然幽明一隔甚天
淵往者如斯若逝川隱若徘徊憂煎未能
終養效窮鱸固當致毀軀是捐芙蓉城事世
所傳欲追坡老續遺編弔廬人事百冗纏笑
聲啞啞難儼駢我非好弄事談欲示來者
知其然公之寸地坦而平種以瓜瓞欲綿綿
詎信天道直如弦乃蒙帝眷寵且專嗜欲將
至間必先欲昌厥後顯厥前汝家簪綬藹門
填會將簪物復青槐惟汝之賢慕樂寡母貞
先志自作愆業精書史力勉梅切勿他學尚
管絃公之盛事真福田世澤之流非消消大
厦何止八百椽席公之庇樂安全時思冀享
進豆蓬以永世事必勤孝子之為夢情是牽
伊人所見非倒顛符合有若根株蓮事事微

兆叶筵筵造物無言妙斡旋示公之德為汝
宣姑述之事表之牋旁觀縮手惡亦悛
贈林東村公
較辛荼毒變有蘇東海上人伏牛漁祖龍嬭
怒火其書硯谷之慘禍可辜正則彷徨遠女
類頗與彭咸日康娛鳴夷子皮號陶朱奚事
扁舟浮五湖精氣沈溺膏液枯盲聾啞甘
自愚批挾之跡常次且咬哇之聲何鳴鳴九
包不復托高梧夜鳴畫伏為馴狐吁嗟時俗
紉秋萋草下江籬與揭車天梯石棧名畏途
若比世途猶崎嶇渤海大壑號歸墟若比愛
河猶貪污向時學富盜穿窬尊尊為利驅之
徒坦坦為詐語吁吁能鄙相籠甚智祖皇帝
王霸時事殊不閑揖遜如唐虞上宇下宙一
運條古往今來即湏臾萬變若布屬太虛幽
旦縲縲過隙駒誰測鴻靈有太初汪芒之國
守封囑黃龍負出五彩圖神龜八卦洩天樞
古書陳跡真不誣休談莊老似虛無廟食經
年四百餘首曾持節守江都嘉熙聖詔兩霑
濡靈清袋封耀里閭邇來祠宇數荒蕪重新

創立大規模自作碑文投暗珠伊誰持重借
各譽如公魁略稱大儒節概耿耿彌九區詞
鋒筆陣為前驅三軍視魄走係吳王篆燄煌
為發舒乞銘求記何躊躇兩書不報竟何如
作語猶嫌口聶需惟以靈德配堪輿序事為
言予姓徐

卿三

二十

荅問造墳

北邱舊墓何憂壘城都富貴千年期碑刻姓
名大如斗問之孫子今有誰吉凶當年非不
卜造物反覆竟何為禍福無門人自召方寸
心中是福基吁嗟世人愚且癡大家何必隔
藩籬不思自有同宗鬼况是連理又連枝興
始王陵今何在蔡母寧甘號孝兒君不見金
陵王氣旺秦人曾厭之後官生武后高宗非
不知國家尚如此人事夫何疑掘塚焚屍非
盛德已所不欲人勿施兩家各存陰陽事上
有神明不可欺

荅周世遇問事

南走越北走胡西入秦東入吳總是英雄大
丈夫迤邐出門去手持蓬矢佩桑弧河陽花

富貴任我自騎驢人生交結無老少情意若
茂字音有陳與雷今有黃與蘇君心我自會
何須卜越巫今也一向是身衛一飯飽嘉蔬
平安兩字喜家書

荅呂先生問馬米事

葛川老人王方平偶過東吳訪蔡經時人不
見仙人形只聞空中車馬聲金盤玉盞羅八
珎酒闌一奏雲和笙須臾乘風仙佩舉虎駕
龍車奔紫清遺我一卷名黃庭丹砂本是米
化成五色耀人光且明仙中日月不留停滄
海水淺復揚塵壓却咲巴縣橘中人何為世俗
爭抗衡女髮額黃為何物愴忙快賭輸與贏
君不見溟海有叢大如瓜瀛山有李天如桃
橘中樂何如棗與李殮之可以保長生

勅蔡畫士

卿三

二十六

人言蔡氏善丹青虎頭將軍身後身精粗善
惡有標的風神氣韻得其真前年九日來相
訪畫出精兵鬼神狀猛士腰間大羽箭毛髮
森森聳人望東西兩序福祿星一點一畫猶
精神文章朱紫滿朝廷始信儒冠不誤人上

畫其人朝帝闕光依日月位星辰下布雨澤
驅雷霆親承帝旨福生靈歸來洞府奏仙樂
袖惹御爐香薄薄兩邊開出玉闌干銀鈎高
掛朱簾幙曲破六么細腰舞百戲訴諧名意
思獨有寢殿畫未成知君好手重毫素不可
去弓不可去畫者如君亦可數一年一年復
一年俱道心堅石也穿本來風月不論錢一
飲一醉皆前緣却說只教許氏子不知桃桂
是神仙舊年傳曲意未盡今作古詩也勉梅
答生貧問眼疾

人言五蘊俱是賊豈謂天公嗔眼白寧甘剗
剔掛吾門誰肯效顰誇紫石伏生書債猶未
償詎信共王留孔宅祇因憂道非憂貧何為
珠淚墮睚眦一舛疾癢莫能搔邇來赤爛且
昏溢自愧聰明不及前精神枯槁越沈溺燈

卿三

二十七

前酸酸暈生花髻青黃間綠碧指認歸鴻
歸那處幸識東西及南北明月朏胸罪蟾蜍
臺鏡塵埃誰拂拭折肱前後幾華陀金篦照
藥針芒麥莫是痼疾沈膏盲奚事皮膚頑不
入滿七除二言何污笑殺符師弄刀筆巫咸

已死不復生吉凶禍福謀臣測料想君心常
坦坦莫道丈人多命薄推詰其由誰是尤自
號書淫無傳癖懸髻刺肉何不悛窮年九九
竭思力青衣童失厥守一夜西風動旁礫木
葉凋瘵烈於冬山林之志夢已缺問之叔和
何因爾指下尋之曰關脉微弱浮散那能知
六淫不節氣交逆吾非於陵為朋儔安識李
贛三可咽聞知神火幹洪鈎宋陽里子有妙
訣茫茫昧昧本無言且學團辭試提挈熊膽
膏盲出肘後付與先生聊塞責先生聲譽馳

四海願求一字為口實
托東村公作記

維神有記既蒙蒙蓋欲求一記發揚其美
以成其志必須得孫緯之文然後刻石謾
為古體三十八句自一至十復至一

碑誌維神頗異非要名姑序事雖喜推評尤
幸不棄血食居一方名聞傳五季始於開運
甲辰今則至元癸巳八千精騎慰閭人四百
餘年立廟地聰明正直惟德是馨禍福吉凶
由人所致吁嗟世途蜀道難於天安事詩書

漢王聞其智貶續屠狗滔滔樊噲灌嬰獻朋
賦鵬碌碌仲舒賈誼祖詐相尚隣里如結讎
狼貪太酷上下交征利世無常賢贏金一經
誰辨曹娥碑陰八字仲蒙先生學有傳簡肅
侍郎公其享既承鐵畫銀鈞須得締章錦思
祠撰江濱文廟作羅池記材果無雙篆成絕
四假人爲發已意有求托庇恍惚

錢君行

錯錯錯何須歌齷齪錯錯未是錯無奈世情
多薄惡君莫說荔子枝頭紅閃爍赤虬吐如
金鳥啄千戶封君良可誇篋中起舞笑自樂
豐城劍峴山璞此語于今空摸揀豈磨尹之
不我靈抑壺公愚我以朽索錯錯錯何須歌
齷齪錯錯未是錯今歲在泥灘明年名作醜
雷聲隱隱天鼓鳴卧龍奮起生頭角四海蒼
生霖雨望直上天池身跳躍君莫說年來苦
也剝鳥驚曲木魚傷餌又侶寒龜頭入殼不
見老農勤且辛春耕夏種望秋穫世事皆如
此心堅石可鑿錯錯錯何須歌齷齪錯錯未
是錯寄言東望子林子非是蕉覆鹿桓譚極

論識不經誰知一箭果然中秋鶚今日是何
朝指教人過七月朔後朝是何日十有二日
叶吉卜風滿滿弓馬躑躅路遙遙兮車陵轢
擔簦仍躑躅借問清源此去更幾里風土復
何若地澗海冥冥此有峰巒高卓犖人煙虛

卿三

二十九

開慶是古夾城廓縣令嗟矢作前驅越賈胡
商相屬托明月珠水倉玉滿舡珎異金絲絡
珊瑚碧樹二尺許更有胡椒八百斛關市有
條章公征復私權所得何多多種包席裹載
驢駱祝君勿忘隣家翁歸來分我一勺錯
錯錯何須歌齷齪而今也要牢把捉彈碁局
面最不平這回一着是一着勿作踐君行此
篇爲君作先覺覺復覺三子陳一畧孤矢
四方志誰肯填溝壑富貴不在天自立還自
卓殷勤相勉旃錯不是錯

偶作可笑

可笑可笑莫觀其微格物致知大學之要自
然而然神明之妙不識不知冥冥杳杳言不
吾證事亦可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如子之
才聲名顯耀如子之志山林咏嘯題相如柱

修城都廟彼何人斯志亦不小希顏亦顏誰
日不肖今予之謀目何其眇今而不為日月
旋遶老之將至勿謂年少自暴自棄甘牛馬
走吾言書冲子性自曉聊集俚語真是可笑

荅問事

門重重松鎖不開封借問主人翁却在西頭
不在東任君且住消息謾在通明朝鵲噪喜
情濃此日再相逢我髮未蓬鬆平安兩字是
我家風那堪月色朦朧又見嫦娥喚女童雙
成姓董王母騰空而今好事眉開點紅

荅問生活事

用貧求富請問其維 伯貶貶張氏賣藥郢
氏濁氏倚頓周楊如此數輩各取其長熙熙
壤壤財利之場古人有言工不如商

荅陳耨仕問事

卿二

三十

魚化龍禹門消息近雷聲震動驚百里此時
雨足農務起借問前村深雪裏聞道布谷聲
聲急早着工夫龍可喜龍可喜又見一番旌
李雲爾雨霽燕字喻泥對語富貴王孫公子
賞春歸去爭開綺襦純褲那更有黃金滿塢

金滿塢陶朱是本塢夷子改名易姓歸故里
齊門鼓瑟時不遇回視相印如敝屣如敝屣
人生周蝶夢栩栩倏君時尤只如許但存方
寸地分付子孫作主五六七為數此是前程
好處

贈雕碑者

維神正直未為妖暗室荒蕪愧坐邀雖有真
材為大用自慚朽木不堪雕慙慙束帛知存
禮慷慨詩囊會奪標百世其昌皆祖德異時
管取鳳鳴朝

謝林主簿書碑

古原荒廟歎丘墟自派源流序姓徐老却笑
堆如土直誰諳經訓乃菑畬記雖不得韓公
記書喜猶能柳子書潤筆愧無金五百維神
陰相子知予

卿三

三十一

別蔡畫士

妙手丹青出自然愷之立本得其傳工夫子
重筆如批膠粉濃深色更鮮壁上留題名萬
古人情熟分客三千于今告別多惆悵薄酒
三杯詩一篇

本宮建壇有四道人現身

四仙化現降明壇可惜時人別眼看身披葫蘆開口笑手持蝙蝠出門寬一片雲心輕去住千年鐵柱老珊瑚汝來問我在何處我在蓬萊山外山

贈天王老抄化不遂

能鄙相籠勢使然靈兮既降謾連錐已知秦越藩籬隔安有陳雷膠漆堅四六虛文封醬甌再三吉卜費楚尊勞心休作思君想且向山中飲石泉

答問事

乞靈微福有其人辦力輸財未有因奉佛捨身唯武帝詭情尚詐習覺開莫言植福元無種祇恐浮軀死化塵倏忽人生駒過隙堪嗟趙孟老諄諄

靜中笑殺世間人莫識前生後世因都是業祠來石晉誰知昔日屬王閭萬千富貴渾如夢多少英雄已化塵好好力行方便事不煩作語再諄諄

維神顯德在於人或者非人天不因一點英

魂吞宇宙千古廟壯麗閭西碑未立空留記內壁而今尚染塵成始成終君子事何須化筆語諄諄

答梁氏問遷葬

牛眠已卜陶公穴白鶴仙人暫降凡心地允

符陰地好人天敢道我天寬果然宗祖靈如在相爾兒孫達大官投以木桃報瓊瑰都來造物亦知還

上林府判效曹娥體

未蒙君命字書全袖識曾知涉巨川里詠塗

歌留駟駟甘棠兩樹憶名賢

寶殿十奇峰

金鰲峰

魯戴方蓬海上束盤踞此地不知四千年卜得鍾神秀愧乏擎天八柱材

文筆峰

孤標直上香鴻濛遠勢祇疑插架同此地由來多官達扶輿佳氣產文雄

貪狼峰

斗中七宿煥文明那得茲山盡地生我欲飛

騰最高頂水同地舌佐昇平

蓮花峰

瓊花獻巧遠亭亭髮鬋幽香散窈冥那得天
風飄一葉也同太乙泛東溟

方巖峰

謝三

三十三

石扇嵌空天際開此中風景勝蓬萊有時碧
落朝元下暫駐鸞輪坐綠苔

白鹿峰

白鹿來時今幾年危峰依舊倚青天閑中不
獨談真訣也覓林僧一問禪

古城峰

層巒秀色碧籠蔥古壘無基望不窮夜半月
明天籟響松疑一鶴遶遼東

飛蓬峰

蓬島飛從海上来丹崖翠壁遠崔嵬吹笙仙

子知何在猶有碧桃千樹開

紫臺峰

臺峰突出粵江東鳥道斜分紫翠中幾度月
明仙子降珊瑚環珮振天風

太平峰

昭世仁風播太平茲山何幸得佳名幾回飛
上峯頭望六合悠悠天地清

真仙八詠圖

鰲嶠真官

海嶠湧金鰲玄宮結構牢英靈常不替地位

自清高夜月沉丹井春風綻碧桃一忠扶社
稷丹詔會榮褒

龍湫飛瀑

千仞龍湫不可梯飛流直下絳虹霓群仙採
秀歸來晚閑弄潺湲漱藥泥

竹巖霽雪

靈巖留瑞雪曙色况開晴積素涵初旭疑華
耀太清低埋深竹偃高壓老松傾我欲飛危

頂閑披鶴氅行

仙嶼靈芝

燁燁煌煌三秀繁太和風氣產靈根冥棲此
地無由報採入虞延獻至尊

青浦歸潮

極浦寒潮落紫紆一望餘草根餘亂石江口
露平沙鳥蹴青泥破舟維古柳斜湏吏還後

至從此泛仙槎

南塘過客

走穀奔蹄競往還路通南北出閩山可憐擾
擾紅塵者何似仙官日月閑

木嶺樵歌

木嶺樵音返嶮嶺日已沈悠揚逾曲澗款迺
出重林低雜金鯛奏高隨白鶴吟琳宮無俗
韻聞此豁中襟

鍾山鴈塔

日出鍾山氣候新浮圖七級湧嶙峋古來福
地生賢俊聖代題名不乏人

贈徐南村

土木假形真可笑謾將俚語續詩篇先生不
是龐居士那得燈光徹大千

自愧調羹無手段戲將衆物和來香屠門大

卿三

三十五

爵知多味休笑山人藿菹腸

玉岳十奇峰

金仙峰

丹竈千年爐已灰祇留品字石崔嵬等閑試
上山頭望雲外推青是五臺

天柱峰

行行行未到山前忽聽鐘聲破曉煙突起一
峰如壁立看來力量足擎天

朝陽峰

蒼毫石磬揮雲端溜滴泉聲夜氣寒松想像

啼天未曉開門日上已三竿

三郎峰

釣魚溪上釣魚舟借問傍人識姓否笑指此
山多雅興野花啼鳥足追遊

金爛峰

遠看如畫奪天機靄靄嵐光映夕暉領上松
杉千古意那知半夜已傳衣

起雲峯

迢迢數里轉山隈曉色朦朧撥未開搔首青
煙迷去路祇聞山下一聲雷

寶臺峰

層層疊疊勢崑崙崖閣道如天不可階一點清
光常照面杉風桂月好生涯

大座峰

雨過嵐光黛染青石頭路滑少人行伽趺自

得然禪法何處寒鐘扣曉聲

王莖峰

天花一朵未曾開摘去誰人不送來直向高峰峰頂坐時聞香氣透天台

雙童峰

卿三

三十六

掛臺明鏡轉清光玉女當時試曉粧常伴丫頭年少日青春不老髮蒼蒼

東澗

溪聲如水潺潺一向東流去不還無限世情盡如此何如沙上白鷗閑

西澗

山中無事客相過借問西來意若何不減不增無罣礙順流此去透天河

玉岳

愛山祗愛石巉峴玉品山來作玉鼎雙澗交

流分白鷺十峰回抱半青樨輕雲白裏茶多味殘月燈前經一函偶到上方問禪話料應知我亦非凡

錢陳道興往龍虎山

終南山裏多佳景無奈功名志未灰龍虎榜

中新姓字梅花先占百花魁

薦藁推評屬古靈成人好事是前程鵲聲為報平安信聊作篇詩贈子行

和白雲僧德堅

休說秦隋晉漢唐三門茅屋白雲鄉水牛不

卿三

三十七

去瀉山老試問當年燒得香

偶作四首

靜裏乾坤不計春非非是是任紛紛醒原醉白今何在雲外青山山外雲

憶昔曾聞歌獲麟極言告子好為人荷花欲

語多情態何侶無言花日春

明月清風何處尋詩人苦思謾沈吟忘機不

管人知會自有沙鷗信此心

與子相忘已兩秋此情不語子知不青山門外多情態留與詩人作話頭

徐仙翰藻卷之七

徐仙翰藻卷之八

卿四

詞

親睦堂

調臨江仙

書畫琴棋行樂也一家和氣團團兒孫戲綵
滿堂前共傾一壺酒同祝大椿年心想黃庭

卿四

妙訣芽肉養丹田蓬萊富貴絕神仙名登金
字格袖惹御爐煙

燕喜堂

調千秋歲

鰲峰勝地山水多奇異成羅舊識君須記麒
麟天上種鸞鸞人間瑞而今也男兒果遂家

孤志年少登科第猶喜雙親在長祝願千千

歲老萊爛戲綵王母瑤池會同宴樂滿堂笑

調金樽醉

贈沈建翁

調相思引

山嶽精靈發玉融飛起作鰲峰山清水秀喜

事頗忽忽若問前程事與利但存方寸積陰
功植槐有識管取作三公

贈周全

調

坐堂清秀得意相携手霽月光風隨處有最
好吟詩酌酒秋來寒露淒涼何妨淡抹濃粧

更有籬邊黃菊看看晚節猶香

調周明

調更漏子

恬淡家風最好得意池蓮窓草憑几案倚闌
千清芳總一欸一堆半輪月不覺五更時節
燈報喜鵲傳聲來朝霽晴

贈林椿

調浣溪沙

是是非非滿世間不如學道煉仙丹依然長
嘯入深山三徑就荒誰作主菊松為友蘿門
關安身隱處白雲閑

贈章桂龍

調相見懽

風和日暖二三春雨晴天紅紫百花如錦柳
如綿高樓上珠簾捲主人家舊看重來雙燕
任踰躓

贈郭泳翁

調謁金門即喜遷鶯

雲意薄雨情濃二月百花紅來往客任西東

卿四

牛馬不同風山又青水又綠路遠羊腸九曲
好將心事付來人五五是前程

贈鄭汝顯

調應天長

燕子鶯兒相對舞賴有東君長作主雨又晴
晴又雨笑問桃花嬌不語日西山雲薄暮鳥

鵲倦飛歸去欲問前程好處團圓月三五

贈天一寺郭以立 調山花子

獨鎖柴門事不關世間何物等雲開莫道無
心常出岫也知還我非烟非霧無中有裏王
巫夢錦衣寒一瓣心香此是住名山

荅合山僧德潤問緣法 調霜天曉角

虛空飛錫百丈傳衣鉢靜聽朝鐘暮鼓聲火
向心頭滅香滿金爐蕪高峰頂上坐借問釋
迦夫子如何是阿屎窟

贈越山寺僧石徑 調點絳脣

○一代因緣學宗興化聞知法寶聲無價真寶
初非假臨際祖師還我曾終假而今也聞鐘
便打放了鉗匙下

又 調玉樓春

清淨都來是法花藥欄中做生活雲門老

卿四

三

子大驚人好把話頭相問答這箇因緣無縫
塔還我德山一棒喝此去西天一萬餘走去
走來要要匪

修宮裁衣 調滿宮春

脩東牆補西壁事事差不一人心堅處石

能穿大家同出氣力繡羅衣刺羅裳費盡千
針萬線工夫多處值錢多曾取聲名高顯

又 調喜遷鶯

視無影聽無聲暗室有神靈朝非香夕非燈
方可留誠翻為雲覆為雨世事環回如許

蒼藤古木幾經春今又一番新

贈蔡畫士 調浣溪沙

好手丹青世共稱我曾曲贈畫堂春誰知妙
處會傳神四體妍媸本無闕眼睛不黑要存
真長康元豈是癡人

又 調畫堂春

清風明月不論錢筆頭氣韻天然解衣槃礴
號真仙也是桃緣狀出神鬼并百怪濃烟淡
墨鮮妍人人都道賽吾賢

贈長邑人往湖南 調上平西

好狹兒四方志丈夫心騎白馬偶到花陰情
人對語話懷杯酒重斟相思何處為情郎再
整衣襟心中曲手中帕枕中笛袋中琴起來
唱作越吟床錦字勸郎須是學蘇秦好事如
人意佩印囊金

贈天王郭東堂之桐城 調菩薩蠻

桐城自有祇陀樹着水持鉢修行嚴猛省問
前程前程路坦平莫辭千里遠須發菩提願
好事喜完成真人爲保明

勉蔡畫士

調歸自遙

卿四

四

君不見三島蓬萊仙獨占雲中擁出琉璃殿
籬牆門外白如練爲粧點時時莫使塵埃染

荅林君舉問事

調西江月

謾說襄城居士且言賈島仙材文章進取有
梯媒都是功名在捨芥自有兒孫福分曾知

王氏三槐三郎果是三魁萬古聲名如在

贈龍船匠

調西江月

知道攀龍手段敢呈作揖規模中秋月夜到
天河平地人皆看我做出千年聲價共誇一
代風流錦標送汝作纒頭也勝豚蹄孟酒

賽情詩

綺羅香風三月節一片芳心遊漾難禁得起
動少年情發越何妨按拍調舌切莫負春光
空六六總是風流花市人物既是賞花高
處立不須推出門前

贈閩縣宣差

列宿名流七閩上寧筆頭造化陽秋昔年建
邵父老喜攀留果是官清如水甘棠樹蔭雲
浮又聞道南安德政里詠與塗謳今來花滿
縣潘君愛惜且毋綢繆吾儂行樂也市井嬉

卿四

五

遊見說郵亭風月好景意思試問知不真有
箇錦堤千段聲價滿皇州

荅林廷玉問事

調山花子

身後身前不可猜何妨削髮學如來如來那
處往天台大廈嶺頭緣未到鏡臺何事拂塵

○ 埃且向高高上頂坐做生涯

贈同事五人

聞道江村昨夜雪又見梅花白南枝消息報
春來雪與梅花一梯開好情懷折梅對雪渾
無語梅雪真如畫更添月照樓臺梅花雪月

意難猜兩三盃



徐仙翰藻卷之九

啓玄表 真君補職

伏以天門咫尺初無折檻之忠師省嚴明敢有臨軒之請跼蹐罔措踴躍不寧臣某申謝恭惟元師天師聖位法授先天道尊百世宣示盟真之典永為未學之傳伏念臣某領職行科盟心執戒豈敢私謀而獨任必湏先奏而後行自有典刑當拱左右手以聽罔失法度必分東西頭之班無二爾心各齊乃位卜消殺旦醮謝羅天為靈濟真人畧表謝忱恐同壇法衆未遑妙訓齊心行道不敢為再三瀆之謀罰簡有科深恐犯千條之峻

謝玄表 真君補職

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惟

元帥大法師聖位功化育道達玄微惟川

解四

澤之所汪洋莫不朝宗於海然日月之所臨

照誰敢戴盆望天報效莫能精純徒竭罪惡

丘山之積功減塵埃之微事下耳而曲從於

聲言而無棄伏念某洞真未達老耄無能靖

惟薦章自謂得人輒加進用於仙階豈敢貪



功而竊位今徐某等蒙陞品秩錫以恩麻舍齒食毛均拜生成之德舞手蹈足同傾懽慶之誠輒敢重言深慮獲戾

謝恩表 真君

奏職

切以捍患禦災禮既嚴於祀典建功積善名宜進於仙階神雖不可度思言固當為之敷奏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聞軒轅皇帝請問於廣成子願聞至道之精散關令尹從事於李老君欲究又玄之妙茫茫乎莫之所在蕩蕩然吾無能名於太不終於小不遺其敦莫樸其廣若谷萬物備廣與時偕行此為超凡入聖之機有得守中抱一之學元陽玉曆應當採擇其人太上寶章凝成自然之氣世人誦之則延壽鬼靈聞之以昇仙各存宿命因緣不可思議功德伏念臣心雖慕道材弗踰人未能明金丹出鉛入汞之方輒敢任臆囊奏事封章之責重念醮首某等托神之庇遺我以安里稱靈濟之祠性稟聰明之德義時賜肅時雨允符卜筮之占勲在國澤在民猶記豐碑之彌榮盛可薦黍稷非馨每遇三

元集福之晨常素一日致齋之戒仰荷天師之福隆俯膺帝命之寵榮徽號褒崇大名赫奕事茂聞于古昔美獨備於方今茲蓋伏遇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穹隆者天主宰者帝均圓照臨之下夙稱覆燾之仁臣自慚地下蟻蝨之臣愚而且蠢恭覲天日龍鳳之表時然後言雖神之所依者有才可以當其職豈敢素餐而具位必無生事以希功揣分過多感恩不少猶有綈袍戀戀之意自知履氷戰戰之虞伏願雖離在官盛德之祀千百世懷懷降福皇極之錫我庶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金闕謝受職表

臣 伏奉三月朔日制授臣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主官上清天文院任宜行事臣伏以望瞻金闕伏膺帝命之新名在丹臺躋進仙班之列恩光甚寵驚懼愈隆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且高上王清宮逍遙快樂外有玄真境朗落光明象昭日月之重疊瑞結煙霞之五色萬神朝禮三界齊

臨左龍右虎之森羅前鳳後鸞之鳴唱此天上之所為樂非臣下可得而聞咸度轉輪千機會悟自合脩齋行道庶幾證聖成真伏念神怪茫茫塵居汨汨牲牲以祭徒知肉食之謀黍稷非馨甘受素餐之列惟有依草附木初無顯迹之功誤蒙不次之恩遽屬無靈之鬼紫微宣詔帝座臨軒光近七星所照九九千里位同列宿其數百十八名掌司祿於三台佐文昌於六府德聚則賢人慶會斗覆則年穀豐登老人現南極之中天下協泰階之象皆帝之力於臣何功茲蓋伏遇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大德曰生蓋高在上雖是無聲無臭實則有象有形鼓節麾幢曾發度人之願執符御曆獨開體道之元丹書泄溫洽之精英綠字薦榮河之祥瑞雷霆發號雲漢為章赫然有臨下之威付我以右文之選臣其鈎履上殿喜君子之得與眾黼來朝效諸侯之薦璧蒙恩不淺滄事惟勤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玉闕謝受職表

臣某伏奉三月朔日制臣九天王闕宣化扶
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主管下元地府諸院
便宜行事臣伏以玉闕森嚴伏拜天墀之近
金書褒獎特榮地府之除祇受寵私不遑
效虔恭列寓步億萬千里合四海以同風周

天二十八星配九州之分埜三千世界一切
衆生屬星辰日月之所照臨無林木山川之
有高下均是人也真為樂哉願開紫陽雲錦
之囊得度玉室丹臺之內雖太上不輕授受
幸賤臣所可參聞夙夜祇履精神對越伏念

○
附四

九

臣非鬼為誦依人而行念欲盡齋戒事帝之
心終未免饗餐不材之誚石田無用塵俗未
離誤蒙制誥詔冊之榮特任社稷人民之寄
勸善懲惡罰過賞功有德者名紀南宮有罪
者魂拘北府掌三島名山之仙籍領五嶽四
瀆之真司欽奉載嚴兢凌罔措臚鼠自當量
力巨鰲不足負恩茲茲伏遇昊天玉皇上帝
王陛下萬象流形寵御極逆陰慘陽舒之化
擅春生秋殺之權帝駕翩翺衆星拱衛玄都
渺渺七寶莊嚴瑞開碧落之空歌仰贊玉皇

之眷號累蒙休命遂越等夷自憾何功過膺
抽擢滌身潔已致頻繁繇藻之誠卜稼祈年
有來稷稻梁之慶下符民願上答天心臣無
任感恩荷聖激切屏凌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作禮謹言

上天師表

伏以德隱南閩久席雲天之庇望恩北闕再
瞻日月之光册命寵臨汗顏自訟臣誠恐誠
惶頓首頓首臣聞祠山曾現形於河濱薦膺
大帝之封梓謹嘗降筆於岷峨侈拜元皇之

賀英烈以孝誠得道慈濟以樵冶成功若非
發願以度人何以超九而入聖蓋有之矣豈
偶然哉願我所行惟道為大況自太極之既
判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迨至五劫之云終孰
主張是孰綱維是茲茲伏遇正一冲應神化

御四

十

靜應顯佑真君心能靜應道達冲玄神而化
之則嘿嘿無為顯而佑之則洋洋如在以輔
國安民為念以垂科立教為心紫字金名標
記藥珠之籍琅函玉檢譯書鳳篆之文道法
先天學傳後世百靈是衛萬物所宗太玄十

五天下臨於鬼谷陽平第一治上應於角星
靈著古今事留史傳非臣下可得思議此師
道所以獨尊伏念臣某依人而行惟神是守
腐草同類朽木無文碑銘重辱於柳侯名謚
僅存於晉史藥石不辨那知馬淳牛溲爐鼎

未全安識龍鉉虎汞雖有救物之志初無經
世之材卜學君平習吉者姑告之以忠孝仁
義訓導尼父尚譏者以戒之怪力亂神以此
自謀莫知所效常謂妄作之罪無地可逃豈
意不次之恩自天而降榮加官秩躋進仙班
受此以爲泰乎得之誠若驚耳泛大鯨之海
魄逝魂搖戴巨鰲之山德隆恩重蒞職而後
慎事如初載揚懺戒之科自知狂悖不識經
文之旨尚冀開明是皆出自師傳豈敢以爲
已力欽崇聖化宣布仁風上祝聖壽效萬嶽
之三呼下使吾民膺箕疇之五福符錄之傳
也久惟願孫生子子生孫椒蘭之禮不恭獨
有道即心心即道雖犬馬猶知戀主豈矍矍
不能致情臣下情無任望恩惶悚之至謹令
臣某錄表陳謝以聞

卿四

上

謝天師表 真君奏職
臣聞道疆名曰大自虛靜恬淡而至於無爲
神得一以靈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發而
皆中誰使之然母乃夙幸之因緣可以乘機
而會悟臣申謝切見

九天靈濟真人惟正直神則聰明非徒爲
封土立社之謀益膏發代天行化之誓脩齋
執戒素堅金石之心救物度人尤甚參苓之
效功烈如彼其風文章可得而聞果承天寵
之榮獲進仙班之上錄通於大洞簡宜稱
於文憑誰敢謂今受之是前受之非喜有得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訓辭播告瞻西去而莫
違父老驚嗟謂南中之罕見謹當昭謝豈曰
具文臣領詞意之勤奉望師尊而拜跪伏念
臣某忝居末學濫宰玄科老而無能深愧扶
杖作龍鍾之狀審而後奏尚虞投匭非切至
之辭仰賴仁慈俯垂恩寵茲益伏遇三天扶
教大法師几前廣宣大化普度群倫爲萬世
之宗師作衆生之父母分別人鬼黜陟幽明
既取諸公論以得人必不敢素餐而具位蓋

官占惟先殺志龜筮從卿士從庶民從非私
昵必惟其能左右可大夫可國人可罪上干
於黃鉞言輕甚於鴻毛臣謹具

上田焦尾表

上言臣所部鄉民老於農者陳某等連名狀

稱終歲勤勞民食所仰豈謂田禾茂上蟲賊
內外心實憂惶禮當禳謝不堪恣怨敢弗奏
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聞去歲冬間南
雪到地今年春首好雨知時此為隴畝田父
之所歎呼皆曰豐年美瑞其有證應東作之

卿四

十三

民亦既勞止南畝之苗勃然而興尚冀秋成
乃祈穀實胡為焦尾靈心之禍誰無救焚拯
溺之憂若不告於上天猶恐甚於今日或者
臣之守此土也全無陰功是致斯民之失所
職雖莫能自責跼蹐知懼懺謝未遑恭惟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念及黎元甚於赤子
苟一穀不升則謂之歉然一夫不獲曰予之
辜實可哀憐無所告訴徒作嗷嗷之狀莫知
善善之因伏念臣地下之蟻蟲不如為言也
僭田中之螟螣未去謂為何求靖惟帝怒可

回天心可格東蟲投火先為去害之謀履霜
堅冰略識防微之意伏願消災肆赦推恩及
人使愁歎而為謳歌化妖殄而作祥瑞實堅
實好實願實果有大田多稼之可期或春
或榆或籩或蹂俾吾民一飯而受賜臣無任
望恩瞻闕懇切彷徨之至除已將蟲賊焚瘞
外謹令盟威臣呂某錄表陳乞以聞臣誠恐
誠惶頓首頓首

卿四

十三

賀聖父瑞表正月初二日代鄉人賀

恭以父者子之所天其尊可敬其嚴可畏王
之神也如水無時不在無往不通千載揚靈
一誠歸美恭惟

聖父齊王忠武真人殿下以忠報國用武立
功擇戶授封常拜碧圭之寵御王策命曾開
金匱之書威震淮江福臨衛郡昨日獻椒花
之頌紫氣盈庭今朝獲蓬矢之祥赤光照室
伏念某等叨居馬足久沐鴻恩瞻北闕以投
情指南山而祝壽更冀一堂燕笑人人存親
睦之心四境升平在在享神麻之庇奉表稱
賀以聞

又

正月始和吉允符於翌旦九天稱慶喜共讚
於生神瑞氣雲浮歡聲雷動臣某誠惟誠忝
頓首頓首申賀恭惟

聖父齊王忠武真人殿下好是正直運乃武

文昔聞江左之名今闡閩中之跡四方冠冕

開日月之重華千載香燈等乾坤而不老稽

首拜陳於石虎奉觴敬舉於倪寬愛習野儀

用伸鄉飲有尊有卑有長有幼莫敢相踰欲

嘉欲富欲逸欲安各符所禱謹具表申賀以

聞臣某誠忝誠忝頓首頓首下情無任極切

勤拳勤拳謹言

南宮表代男子新安作

臣聞大道無爲孰究玄玄之衆妙生身受度
庶期劫劫以長存非凡夫可得而聞惟善人

常與之福切見某持身儉讓虛性直溫偶磨

礪之不辰致實沈之作孽遂伸懇切果獲安

痊自惟耳順之年適逢初度深謂頭童之狀

不及前時雖老耄以無能幸明真之有格經

開玉局無非解厄之文教演黍珠盡是度人

之典如是功德可作津梁伏念臣濫忝道流
僭行科事何補元工之萬一敢陳愚瀆之再
三恭惟南宮上帝聖位仁廣大慈功凝不辜
分治九陽之妙梵結成三洞之靈文靈籙群
生胚胎衆類既付之形與貌必保其命愛其
神使靈根灌溉枝暢而葉繁使玄液結凝源
深而流遠無喜怒哀樂以亂吾性無是非利
害以惑我心飛度上玄斷除邪障列名丹簡
錄字青篇上推太乙之恩下慰斯民之望伏
願髮可轉白而為累外傳不老之方氣乃回
紫而抱黃內得長生之訣更冀閭門昌泰後
裔興隆

又代女人預修作

伏以黃庭一經出於扶桑宮願聽魏夫人之
規堂畫絕長康辟泥新孔氏墻公輸就規矩

司服飾衣裳工逸事已遂碑成誠所望中山

拔毛穎震澤伐蒼筤魚鱗淘沙淨鸞翼附翼

翔托言徒莽浪作事甚乖忙玄學知吉凶金

科發秘藏文欽韓吏部句美段文昌橫草功

何有撞蓬力不量家談傳陸氏閨記夢滕王

詩讚神生岳文非鬼肅梁古書言可證祀事
禮宜莊繼聖猶專孟知天豈畏匡斯文如未
喪吾道豈能彰仰慕先生操爭傳君子芳挺
生文豹蔚舊屬步龍驤碧玉珊瑚樹黃金貂
尾璫隸精稱子敬書健抗元常倒水繹光耀
摩空氣慨慷獲麟將絕筆獻鵷望投章靈德
慚孤陋高材為發揚如君稱令譽積善有餘
祥記在名俱在子忘神不忘愧無繡以賻介
以福樓樓
陟降散仙三島客縹緲虛無不可測塊塊教
然為鬼雄惟爾聰明無正直荆人尚鬼越尚
機春秋以來舊風俗我今處世何皇皇獨駕
窮途多感泣本無聞心弄鈐契誰肯煥然自
塞默學尊孔孟進韓柳力排佛老斥楊墨將
崇孝悌去奇褻欲反驕奢尚敦實咄咄書空
真怪事果信洛陽人不識吁嗟蜀棧高巉巖
岐首於菟豆吞齒木中水上事不聞祇見鄉
原德之賊誰知暗室有神明甘與小人為鬼
魅剝啄啄門外聲孤鳴梟噪爭饒舌利嘴
長距跨壇場恠辭駁衆多說譎說鼎不十膺

與真捧心豈料為人疾黎丘丈人醉且狂安
得扶奇不掌拍為謀不忠交不信遠舉雲中
沒聲跡琬琰不可焚崑岡芝蘭莫使混荆棘
善善惡惡郭公墟來事冥冥黑如漆天生明
翼不偶然只恐文章遠斷絕東村先生何許
人前輩典刑推第一豐城紫氣射斗牛少年
聲猷猶赫赫江山千里月平分正好秋光涵
水碧世情反掌苦不常中流洶洶波浪激貞
觀丘壑謝塵物寄飯牛車歌白石危冠長佩
鶴縈衣高揖群公追甫白文章捷敏得我驚
斧鑿無痕地礮裂蛟龍海底弄角牙紅旗閃
閃青紅色鴻都碑文今已成車乘千輛填街
陌魚琴馬瑟會知音一臺二妙爭磨刺我慙
藜藿慘腸胃敢向屠門誇肉食商丘之未不
可棄落以斤刀引微經人言一字直千金愧
無饋謝右軍筆石礪老人何貪憚十萬陰錢
大需索關西夫子不復生暮夜無能謝王密
嵩夫喋喋人所嫌頽頽汗背徒慄慄侯門如
海了不聞豈是閤人多限截敢使客卿作通
使大開太倉發一粒倘令祠宇甲天下萬口

一辭公之力青玉明珠不足報願言壽比南山
山栢公侯子孫後其始好將此事做陰陽

獲麟歌

歌獲麟歌獲麟之為名配乎仁牛尾馬足
磨其身然一角不觸人聲清音濁合律呂

鄉四

十七

行步折旋中規矩不發生蟲不旅行不折生
草居擇土仁哉麟哉獸之靈此獸一出時太
平滿謂太平當今日不圖今日不如昔不如
昔異物殊形常問出章義之山鳥如鶴名曰
畢方生一足見則譌火焚人屋朝不敢覺夜
不燭又有鬼車號夜遊十頭十口連一喉翅
如車輪聲啞嘔血滴人家家凶憂天地生物
付其質何此為凶不為吉世情變態多好惡
聞吉則喜凶則怒吾聞凶人作禍殃尤甚鬼
車與畢方仁哉麟哉不復見安有吉人日為
善吉人獲福凶獲禍禍福善天之道武孫
車馬遇大商獲麟於野為不祥賜之虞人問
孔丘孔丘感麟作春秋春秋之教以為中胡
為絕筆以為終仁哉麟乎時不遇絕筆之說
吾道窮孔丘已死數千載世道不古誰感慨

吉人凶人吾不知褒貶幸有春秋在斯文未
喪求諸神托言無世猶丁寧吉人為善善是
勸凶人為惡惡是懲孔丘聖人莫與衡姑且
絕筆歌獲麟

絕筆歌

人生栩栩夢華胥懷懷往來為利趨孔孟已
死不復楚仁義之道為何如斷蛇帝子握乾
符隨何食其馬腐儒平生不讀半行書朱輪
華轂大門閭爭誇駢斛富金珠一擲百萬喝
羹盧月臂耗耗莫睡肝重譯尹喟言朱朱覆
臨不食謀何殊題題青影見何愚謾行作賦
比子虛著視滌器自當爐投關幾死揚大夫
滑稽落魄無庶隅文乎文乎何無之喪乎安
得窮鬼不拍手而揶揄吾故知夫伯鯨之沉
於羽水兮化為玄魚叔之虎目豕喙兮死於
貪汚楊食我之為羊舌氏之禍兮母聆其孤
神乎神乎深為世道之憂者乎設卦以斷吉
凶兮何須算竹來庭除正直以為德兮何須
椒桂擊樽樞文章以為言兮何須三寸掉張
蘇鳴呼知變化之道哉其知神之所為乎君

不見文潞公之修江濟廟兮夢有感於成都
种世衡之致廣梁於浣池兮用搏手者為前
驅又不見于實之撰搜神記兮號為董狐彼
何人歟彼何人歟輒敢論鬼為虛無豫章太
守之談春秋兮喪其罪牛渚磯之燃犀兮幽
明異途已矣乎已矣乎獲麟之筆絕矣吾不
復言乎唐虞

梁父吟

青布變成羅古識人皆曰星纏應斗牛分野
屬問粵左揖巨靈巖峰巒聳磽砢右揖方山
巖石壁高嶺岫潮水出天河盈虛取松月一
日一來朝回環江刺屈黃氏撥沙經沙形象
魚鱗又有碑伯韶圖經作捋梭三峯聯鼎峙
平地起一突郭公青囊書此為鳳穴窟風水
官九署明檢鬼營說法聞經使億曾萬祖飛
昇金闕憑茲功德作是津梁伏念臣齒豁頭
童可厭龍鍾之狀位卑職小深虞驚蹇之材
領職主行以言敷奏夜動之風祇有畏人大
慘之以慚不敢墮越無地僥倖自天敬燭臣
下忠懇之私為見人子孝情之重今日奉為

孝女某痛念亡考某自經一死竟覺三週累
欲追脩莫符願望切見亡靈背疽不救終為
二堅之所迷心術毋欺何迺三彭之是潛向
者淳言胥動謂之陰陽有虧竟墮冥途莫知
解悟無奈人鬼之阻間隔初非耳目之所聞

知在於縲紲之中公治長非其罪也受以董
公足辱司馬遷豈無悔哉重念臣忝廁陽官
莫知陰憲為人湔洗顧已憂惶聲觸雷霆有
似能鳴之鴈望窮江海豈無漏網之魚蓋呂
命嘗審於五罰五刑而周官亦有此三宥三
赦無以效木蘭之孝輒敢上緹縈之書膏肓
如燈焰之賊生何所托繫繫若喪家之狗情
實可伶恭惟

聖位發誓慈悲尋聲赴感號獨尊於太乙
光普照於三千東極妙嚴宮曾現紫金之相
太玄無邊際嘗聞大洞之經願作衆生緣能
救一切苦伏乞疾除罪薄遷神於北府之中
選敘仙僚飛駕於南宮之上
徐仙翰藻卷之九

徐仙翰藻卷之十

祈安詞四道

伏以仲春二月厥民析度彙咸新昊天上帝
不我遺一心可格情同衆懇聽徹九重伏念
某等蟻蟻偷生蛭蛭知感林林摠摠雖托居
覆載之間擾擾忽忽未免有是非之累反之
於心知過者鮮稽之於事作孽者多常懷恐
懼之私敢賴熏修之力伏願上下神祇鑒厥
德左之右之士農工賈樂其生庶矣富矣

又

○伏以小民無知常有微福假靈之請上帝臨
汝必無賞功罰禍之私苟不我欺所助者順
伏念等依山築室鑿隴為田鳥星畢見於
仲春始勤東作犬吠相聞於四境願見太平
自知食力之艱難敢弗罄誠而醺謝雖坐井
之蛙難語以天然鑿金之蟻可憐其生伏願
或紓或耘自今以始歲其有曰安曰富凡情
所欲天必從更冀牛畜之生成實荷鴻恩而
覆育

又

伏以民情可見視聽近而自民帝命不違齋
沐可以祀帝拳拳有請赫赫如臨伏念等
釜蟻貪饕井蛙寡陋托生中十未能人事以
稱心適逢上元尚冀天官而賜福特憑羽士
宣演真科上千斧鉞之嚴下及藹蕙之聽維
今時尚不知昔幸汚俗可與惟新伏願申之
伯甫之侯後有興者彭之壽陶之富諒必從
之凡諸動履之間實荷生成之德

又年六十過生日建

○伏以道常與善須明善善之因情所欲安已
遂安之願敬憑羽士騰進墨詞伏念某言
無足稱年方耳順昨有采薪之疾今蒙勿藥
之功況當十月之交恰逢初度實荷維天之
命敢負前盟冀晚節而康莊罄誠心而昭謝
功德可稱量也少儀寅畏之恭祖考既安樂
之不昧追修之敬仰祈輔佑俯賜證明

謝恩詞文預修

伏以禮煩則亂惟至誠可以感神天誘其衷
曰積善必有餘慶仰干穹聽俯露柔情伏念
某四德不全多言何益字未明於三豕適

當逾六望七之年聲可謂於一繩誠恐自再
至於三之瀆脫簪待罪欽祗陳詞懺除已往
之愆修作方來之福更冀億曾受度名隸韓
君之司三壽作朋願得曾侯之頌

預修詞婦黃蘇蘭

伏以性有進善進惡婦之愚可以與知情所
欲壽欲安天之祐吉無不利俯慙長吉仰瀆
威顏伏念妻某慾界牽纏塵凡汨沒色聲五
漏豈無獲戾之由髮髮半斑幸遇始生之歲
兢惶罔措懺謝未能敬消二月初吉之辰祇
奉三界盟真之典預修福果冀沐恩麻薦及
主君少篤抱衾之愛光延老景更祈戲綵之
娛

賽醮詞

印五

三

伏以歲逢初度適當六十之期情難上通未
免再三之瀆禮不可關時然後言伏念某老
耄無能昏迷未悟適有馬牛之賤疾實切呼
天今如螻蟻之偷生豈勝感地雖善念既形
諸口幸明神為鑒此心俯仰昭謝之私仰瀆
高明之聽功德滿就榮書金籙白簡之名富

壽康寧用錫洪範箕壽之福更新後代有光
前人

又夢賽許保童母



伏以知恩必知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事死
如事生孝子順孫當竭其力特憑清醮僭瀆
真存伏念某四歲而孤三遷有教昔因祖母
得膏肓難療之疾惟我先君深焚溺莫救之
憂雖屢禱于神祇何返罹於禍變不幸短命
死矣則已垂涕道之有願未償莫知所以幸
數年而使我我不之覺平吾心而勿累于其初
逝者如斯早諧韓君好生之業終焉有養願
歌魯侯壽母之詩

又夢

伏以病則呼天誠有不得已者憂兮為屬亦
求其所以然俯瀝丹忱仰干蒼聰伏念某命
纏中斗事作參商慨門戶之艱難何人口之
坎呵獸不失麗豈無俗往之情膠可續絃未
免從新之好雖有粉黛畫眉之醜胡為弓箭
射臂之妖或者綿蘆之憎愛不同是致藥石
之攻理少效遂許以靈濟真人宣演九真之

懺願得此太乙天尊廣發大慈之心用釋冤愆以度苦厄嗟尔前室早成忝尾之因保我後人永奉採蘋之職

又

伏以天明畏明威於視聽豈無耳目事有非

印

有是母盟詛要之鬼神豈其然乎可謂愚也

四

伏念某嘻嘻失節蠢何知寇禦重關聲不可

聞於吠犬婦言長舌誠可謂於牝雞醜所當

還理宜自責或者患生所忽莫謂不平則鳴

福善禍淫甚如影響之速解冤釋結幸存懺

悔之科

又



伏以天不可欺高其目而下其耳人有所忿

發諸心而形諸言豈得已哉求其故也伏念

某為人者以時思之念我先君素得守株之

拙豈期陰賊反罹下石之憂翹于上帝以決

是非果然官司幸然明白自慚褻瀆敢負擔

盟愧惟弊止之卑污敬就清堂而酬謝勉強

之情未償萬一因循而後又恐二三過可自

新有如日月既食之復明將何益庶無春秋

直筆之識

建玄都壇詞

伏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恭迎地官校錄之

辰天之命下民有嚴先盡人事齋明之敬且

陳芳肅少寓菲誠伏念某等血氣均生髮膚

卿五

五

遺體果能犬馬之養敢忘鳥鵲之情逝者如

斯訛作招魂之些過而能解常聞反掌之間

恭按玄科肅延羽士修諸功德作此因緣伏

願三官止鄧明檢鬼管疾除罪簿億曾萬祖

飛昇金闕各有生門普及沉迷俱登快樂

禳災詞

伏以和氣祥乖氣異天難測而靡常福道長

陰道消日可期於來復俯輸卑陋仰瀆高明

伏念某等幸獲安全莫能守助雖衆命有禳

災之請在小人知耻過之非莫我敢蔡徒有

淵水之恐云如何里少涓涓汙汙之恭爰集道

流具嚴法事念民情之易見幸帝怒之可回

伏乞化沴為和罔有祀寒之恐俾壽而富尚

祈降福之多

保福詞

伏以天道不言而善應嘗輸懇禱之誠人心所欲則必從果獲感通之意銘心知愧仰德殊深伏念某惟神是依無功可述重獲天恩之修荐膺師寵之榮昨托陳道與為龍虎之行果蒙巨庇今與郭冰翁効殫蚩之報不食前言雖是民望之所歸敢謂帝力而何有更莫錫以圭瓚上而待詔於紫微饗以榮盛下可妥靈於清廟

建普度詞

伏以天尊說教指明濟度之方人子思親首嚴孝敬之道俯陳丹懇仰瀆蒼穹伏念某托在塵凡幸逢末劫念我生我鞠允深覆之恩然若存若亡可恨幽明之隔特憑羽士爰舉真科今則宿啓於玄壇欲以上通於帝闕少憐懇切大作證明吉慶難言十方數眾之來監度生死蒙惠千九百人之共傾心過及冥塗俱登道岸

又

伏以天聰無私少鑒愚衷之萬一禮煩則亂深虞重瀆之再三母迺自獲戾乎誠有不吝

已者伏念某重蚊虻處性螻蟻偷生各具人心豈無善念適遇中元節預先八日以修齋願結衆生緣爰舉九朝之普度仰蒙聖力俯賜恩光敢輸昭謝之私式見始終之敬更冀五臟清涼六府調泰老反壯少皆強三界侍衛五帝司迎魄昇還魂開度

又

伏以謂天蓋高實不離於方寸惟人慎始猶當戒於亡齋按黃籙以行科遡紫情而啓聖深伏洪蒙之造大開濟度之方燭陰暗於幽都下辭長夜觀光明於陽谷人各回春

第二朝詞

伏以道本難名即此天之謂道齋可致敬消次日以修齋傾心罄葵藿之誠降氣感薰蒿之慘願垂濟度普利幽明逝者如斯魂歸天

魄歸地生馬有養福如海壽如山

第三朝詞

伏以事死事生兩盡尊親之孝謹終謹始一尊謹戒之嚴恩仰荷於九天禮特修於三日迄脩九朝之道願開八景之明生身長存早

刻石室丹臺之宇死魂受煉有憑金錄白簡之功遍及幽明俱蒙薦拔

建朝拜詞

伏以天聰不遠常懷方寸之私人事有終未免再三之瀆驚惶罔措愚昧無知伏念某幸得人身常蒙帝眷洋乎在左洋乎在右知所事死知所事生特賴薰修用成朝拜伏愿東長樂界西那王國俱放光明北泉曲府南昌上宮兩全濟度凡諸情識俱獲超昇

散朝拜詞

伏以天道難名其有聰明自我人倫攸叙必以孝敬為先俯竭哀衷仰干蒼聰伏念某托居中土均其私懷一蠲齋戒之誠兩盡尊親之道念生而有養莫全溫清之儀嗟逝者如斯未免幽明之隔特憑朝拜之功德用作出世之津梁帝聰冒聞紀尔功削尔罪民情可見推其亡因其存爰及幽關俱登道岸

又

伏以上帝臨汝母貳爾心如在左右烝民秉彜好是懿德莫不尊親俯瀝丹忱仰干穹聰

伏念某等均為人子常竭心思念逝者有如斯乎而生者未能養也一步一拜共瞻泰岳以投誠三沐三薰仰賴尊師而奏告頓使幽明之境俱蒙濟度之功人道貴華少者強老者壯死冤受煉形以立神以存遍及冥塗俱

登法果

卿五

女薦父詞

伏以冥冥夜府深嗟九獄之沉淪嶢嶢昕庭後觀五明之朗落俯憑哀悃仰瀆負清伏念妾父死肉未寒余音猶響維人子盡事親之道何日敢忘幸天尊發救苦之心尋聲降感須仗熏修之力特伸昭謝之私伏願五十三年之浮障多艱悉從蠲拔百千萬氣於太空無象願得生成遍及有情同登大道

又

伏以道也難言千萬億劫莫名其象父兮馬往五十三年過隙之駒特而思之誰能已者伏念妾父遭逢沒世汨沒浮塵雖衣食粗足以舒眉柰疾病遽嬰於發背天高地迥誰為續魄以招魂月冷霜寒誰不傷心而潸淚憑

茲功德作是津梁既荷超昇敢忘昭謝伏願
三官鼓筆疾除罪簿落滅惡根五帝司迎
王京飛昇金闕

又

伏以父恩未報輒憑薦拔之功帝怒可回顧

卿五

九

發慈悲之念既蒙垂憫誰敢忘原伏念妾罪
積厥躬禍延所怙雖有私情而莫愬尚祈法
相以受持濯質煉形已拜朱陵之表披肝瀝
膽載陳翠剝之詞觀望逾深兢惶罔措伏願
耳也聲也目也色也想知解悟之機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獲遂逍遙之樂冀諸幽苦用此
超昇

又

伏以女子有行嘗致歸安之請昊天罔極曷
勝何怙之憂俯瀝愚衷仰干威咫尺念妾父

語言若魯文學稍通揆諸人事以無虧胡為
造化之見棄六年居廢四體如囚致令二豎
之夢於膏肓或者三彭之禍生於昏瞶疾之
革矣誰知反席之謀哭於斯乎畧盡蓋高之
責痛而含恨直以陳情幸延康劫後科教派

傳使閻羅殿下冤仇釋縛或憑妙力用薦生
方伏願相好莊嚴自緣宿命拔除衆罪跛病
積逮即得反形遊行太虛遍及幽明俱蒙解
脫

又

伏以上帝不獨盡致小心之敬無父何怙莫
堪季女之憂俯瀝卑忱仰干高聽伏念妾父
潰疽不救死肉未寒或者現於光中謂有戚
戚之容誰能棄之度外能無切切之懇治長
非罪幸公論之難逃曾參殺人奈猜疑之莫
釋罹憂三載含恨九泉若非盡敬以事天孰
謂沉寃之可雪伏乞赦多生之業不得拘留
迫令鬼群釋累世之仇從茲解悟皆資道力

又

卿五

十

伏以父嗟彼怙可堪忍死之憂女嫁比隣不
克歸安之願俯輸丹悃仰瀆蒼穹伏念妾父
蒞事惟勤持家以儉田疇稍闢廣推吾祖之
心門戶多艱畧償諸子之債知恩莫報我心
孔懷尚祈晚福可保頭顱宜謂半生祗如泡
影兩旬卧病癰未潰而膽已亡四七屆期魂

可招而神不昧欲拜未陵而度命須憑羽士
以陳詞幸沐洪床永燭宿業出離泉曲會知
解悟之機既有天堂宜在逍遙之境

又

伏以五內分崩忍割先君之愛百身莫報不

堪少女之憂俯瀝卑忱仰干高聽伏念妾父
婚嫁雖了勤苦如斯擔未弛於息肩疾遽嬰
於發背露晞星殞傷心一夢之遽遽日居月
諸轉眼六旬之冉冉欲歌宋玉招魂之些敢
上緹縈贖罪之書伏願黑簿除名早親承於
金錄白簡未陵拜表宜受度於火沼水池遍
及沉淪俱登快樂

連血盆疏古薦母

伏以羽州八萬四千旬茫茫無岸血盆凡五
十三佛願願度人苟能作是因緣不可思議

十一

功德伏念妾生為女子嘗奉母儀徒懷烏鵲
之情莫效岵岵之報四十有九年音容何在
一百六日歲月如流豈不我思須憑佛力喚
醒槐庭之夢頓悟前因好赴蒲鑑之筵用成
後果恭迎三界遍及十方照破十八重獄獄

獄皆開不經百萬億劫劫得度使真身清
淨何須蘭水以濯纓使法眼開明何用金籠
而刮膜自今以始咸與維新即拜生成永無
苦惱闍羅殿下果蒙地藏菩薩之推恩兜率
宮中拱聽摩耶夫人之說法

薦夫及女詞

伏以太上好生何生也不得其壽自古有死
此死也誰憫其魂扣地莫聞呼天致請伏念
妾早知薄命終不適人念女兒乳臭之口無
知而夫子髮結之恩未久胡為一疾之莫救
纔經八日以淪亡未如之何徒有終身之恨
魂兮馬往永為長夜之歸謹當瀝血以投誠
尚冀察情而贖罪想功德至重傳符以金錄
白簡之文諒父子同昇刻字於玉室丹臺之
上冀諸善趣均此恩麻

薦夫與子詞

伏以地迥天長莫訴冤民之苦霜寒月冷誰
知嫠婦之悲未免多言深虞再瀆伏念妾生
於累劫遭此兩喪門楣之喜竟落虛花葦砒
之望空懷破鏡既曰修短之數吾末如之何

未知善惡之由使我至此極雖人鬼相為間
隔幸功德可以超昇少伸愛子之情式表惜
卿之意音容如在徒為想像於空宇之庭魂
魄何之更異度命於朱陵之府應有幽陰之
異類同歸縹渺之大乘

子薦父詞

御五

十二

伏以臨下有赫昊天上帝不我遺事死如生
孝子順孫願自竭深慚丹瀆是謂足恭伏念
某幸處人倫粗承世業飲泉知脉盡伸報本
之誠觸景傷情式表追思之念雖先人之骨
殖安於窀穸皆神物之指示獲此機緣既荷
超昇敢忘昭謝魄不顧返遊神於昏昏嘿嘿
之鄉德難可稱錫我以簡簡穰穰之福仰憑
大道俯及冥塗

薦親詞

伏以彼蒼者天如何贖敢竭以忠孩提之童
受其親誰無此孝自慚再瀆已具初詞伏念
某等遠慮深思常懷事死事生之難盡待人
處已初無有孝有德之可稱乃朝岳帝至于
泰山願與衆生同皈大道伏願男女莫不傾

心皆護度咸得長生鬼神聞此隱語以昇遷
不經苦惱

薦父祖詞

御五

十三

伏以天地恩深實拜履載生成之德霜露氣
肅誰無慕蒿悽愴之情俯瀝丹忱拜于蒼聽
伏念某塵凡自累血氣有知眷念乃父祖母
之勤勞聿懷若考叔氏之訓誨生事死葬可
謂之孝盡竭其誠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將何
以報乃於去冬臘月許以黃錄大齋用伸賽
設之儀式表追修之敬伏願黃華蕩形玉眸
煉質真科依按於淨明南宮飛鳥北府遷神
符命竟通於

薦祖詞

伏以人倫攸叙益蠲孝敬之心天道有常實
荷生成之德具嚴法席俯屈真符伏念某等
塵役世間生為人後祖功宗德保我子孫亦
有利哉心正意誠質諸鬼神而無疑矣少致
陳情之請畧伸特醮之儀自慚瀆告之再三
尚覲以私之萬一伏願九幽開度特黃錄之
文八景洞明獲拜紫金之相更祈福垂後裔

惠及見存

真人謝過詞

臣聞人為物之靈知其過必改其過神無跡可議謂之非何為之非惟是依人而行莫免非鬼之誦重念臣九天金闕聖位自開運以來祠尊血食迨開熙而後廟顯勅封雖有依草附木之靈未知登聖登真之妙於是修齋執戒積善建功職進仙班溫陰職署事惟謹慙德何如尚慮以藥石救人莫辨烏附木本之性以文章勸世莫知魯愚亥承之訛或龜筮不克以告猶或鴻鴈未能而安集或祈晴而反雨稼禍為夏暑之咨或禱雨而反晴貽咎作風伯之訟或曰善惡之有報何善不能善惡不能惡如郭公墟或謂禍福而動人何福而不福禍而不禍如塞翁馬或有天枉而非命者感巫言而生謗或有貧難而不立者咎鬼淪而無能或時祭微惠之徒莫輩其輩腥或鄉飲假厨於此有觸其齋戒使魑魅魍魎之讚乘其囊使饕餮構杭之罪無所逃誠切憂惶不勝戰慄幸太上發慈悲之指而

大道有懺悔之科恭對聖前首陳自責伏乞鼎新革故肆赦青災贖其狂孽之往愆責其驅驅之來故以鎮靜為政不敢生事而希功以勤苦律身不敢素餐而具位濟生度死輔正除邪勉力奉行盡忠以報更冀身入寶珠之內行必滿於三千德非黍稷之馨祀可延於百世臣下情不勝勤拳極切之至

謝加封真人詞

伏以巍巍大道之宗一心歸仰渺渺大羅之上三界齊臨何帝命之眷顧也深亦神物之聰明不爽伏念臣歡聲動地感德自天爵各有差已知一十六字之踰越禮繁則亂深虞千二百分之過多詢謀僉同洵美且好爰舉齋修之敬用伸昭謝之私伏乞受祿宜民人再俾陽功之著示我顯德行重加陰職之榮

卿五

十五

又

伏以天常命有德非德無以動天聖不知謂神惟神可入於聖俯輪丹悃仰瀆蒼穹伏念某桑梓連陰粉榆同社念靈濟之號迫今四百餘年而溥博之仁于尔萬方百姓惟足民

恩之罔極所以師寵之有加爰集羽流具嚴
菲禮告盟三界豈敢負前日之恩酬謝羅天
庶可表此誠之敬更冀光臨法席福錫庶民

保禾詞

伏以天不言善應曰雨而雨知時人有欲必
從祈禱而福畢至俯輸丹懇仰瀆蒼穹伏念
某席庇鴻鈞偷巢燕幕其或不恭自當改過
非外有求止在弭災念既渥優尚祈既足既
沾之澤然將安將樂常懷將恐將懼之憂乞
賜垂憐敢忘報德伏願少者皆強老者壯男
女俱得以生成下無若濕高無乾杭稔可期
克美

又

伏以民以食為天深恐天心之致譴夏祈谷
千帝尚期帝怒之可回下率輿情上千穹聽
伏念某等仰事俯育謹然食指之繁東作西
成甚矣歲功之垂滿謂大田多稼之有望吾
意草虫微孽之間生賴薰修何由懺謝況去
害迺能興利然作善必獲降祥釋之叟叟烝
之浮浮式表萊成之薦穫之桎桎積之粟粟

預期黍稷之宜

徐仙翰藻卷之十一

金闕授仙簡建羅天醮榜

三天門下金闕真人宮照得職任天機省副之權一任文昌司祿上宰之職輝騰天上瑞應人間況人為萬物之靈性具五常之體父

御五

十六

慈而教喻豈在於斷輪子孝而箴仰益嚴於為木伯仲之篋頃迭奏室家之琴瑟允諧友必心交則如蕭朱王貢族稱義重則若郭晉應韓此風教之所係焉於人倫不可教也母強凌弱衆凌寡母踈踰戚卑踰尊使上冠下屨名分俱存則斗折衡太平可覲將見聲名文物盛於此是豈玉帛鐘鼓云乎哉宣化承流體天道而福善觀風察俗在人事以用功至於黜陟幽明信必賞罰其有城隍典者社令正神或能使水火而弭災或能使雨暘而應節或能使鴻鴈而安集或能使龜鼈而告猶有德之可稱有功之有錄合公舉選即與遷除苟冥頑不靈非鬼為誦舊染汚俗時謂淫風穢跡彰聞知過不改是汝自生毒宜災于厥身當職體察得知當日盡行厘革除已

具申三界真司牒城隍外合行告諭者

玉闕授仙簡建羅天大醮榜

三天門下玉闕真人當職一任雷霆玄省蒼書一任南極注生上相雍和萬化撫料蒼生風風人雨雨人使寒暑陰陽而變理永承我

御五

十七

食食我使桑麻穀粟以富殷結形則男唱恭女唱奉降神則月為魄日為魂各有司存別分官守幸因緣之滅度體道德而垂光使楊震能以清白而傳家則畢亦必有公侯而復始智可及非愚可及人與之亦天與之至於祈雨祈暘可以潛天潛地司農司稼典絲掌葛既當其人司市司貨考工飾材不式其業其有信從邪道不省本原致使妖魔開生傷害是汝自作孽也雖悔其可追乎或魑魅魍魎之精恣行荼毒或饕餮禱祀之醜崇尚奸回當職斷不隱容依律奉行必使陽有鞭尸之責陰有磔體之形剪之以風刀鼓之以雷斧人皆由可殺天之所加誅其誰之由非予有咎况當職以輔正除邪為檮以濟生度死為功今有孝子順孫發心皈向先令億曾萬

祖隨願超昇又有五古三塗孤魂滯魄雖是
沉淪日久咸與沾沐天恩除已具申三界真
司牒城隍外合行告諭者

加封敷達上玄門榜

伏目九氣在洞玄之中惟神是守十方有無
缺之衆乘空而來侍衛我軒證明大道香襲
雲烟而鬱勃燈交星月之光輝遙御九天特
嚴三黜小心翼翼以事帝往惟欽哉有神洋
洋可格思述所職也功滿德就皆即受度國
安民豐欣樂太平凡尔有司各恭乃職勅太
上之靈水誦元始之玉文五帝朝真臍臍清
涼熙夷養素羣魔潛形鬼精滅爽凶惡潛寧
專此諭聞想宜知悉故榜

示齋主文 僞釋

卿五

十八

切謂有生亦有死生死殊途事死如事生死
生一致凡為人後豈無人心况此身此體又
非產於桑中而乃父乃母未嘗棄於水上如
或知此可不思乎着緣戲於堂前今之所謂
老萊者何可勝數被禍哭於道左今之所謂
皁魚者豈無其人亦須啜菽飲水以盡為養

之歡何必枯魚銜索而致不切之恨與其椎
牛重葬不如春酒一盃或憂風水之不停幸
喜天人之有會如是修齋奉戒可以起死回
骸其有甘分而祖有抱孫之愛豈無知原而
孫無思祖之心伯見稱焉何待採蠟珠之日

叔非癡也奚須騎從馬之時撫育其孤曾念
兄之先世憐哉其嗣嘗憫弟之早亡或合卺
之歡或鼓盆之憂或髮髦之誓或齊眉之喜
曰夫曰婦夙世有因一死一生交情乃見此
人倫之為大者而風教之所係焉雖曰孩提
莫不愛其親所恃上帝有好生之德弘開濟
度兩利存亡茲遇中元續玄都之故事謹同
大眾結普度之因緣使善男善女各發善心
使無遠無近本然無礙功德非常功德思議
不可思議仰辱齋官俯臨法席雖是皈依道

卿五

十九

亦有孝順心地非有獄天果有堂相去不離
於咫尺善積如山惡深如海少差易間於高
屋不知我者何求亦須汝自究竟伏念某天
居末學濫宰玄科若非對聖粘闕安敢署名
具位雖無度人之量亦惟遵道而行同壇稍

不叶忠明科自有罰聞無增無愛公非使心
正而意誠庶功滿而德就如是如是知之知
之億曾萬祖名叙仙曹凡五劫乘機之會六
親九族名登壽域八千歲為春與秋特此稟
聞伏惟念悉故諭

諭在會善信榜

茲遇孟秋屆期中元紀節白帝乘時之運地
官校集之辰釋氏以此日供盂蘭盆道家以
此日設玄都離門同戶異理一事殊各以化
民成俗為心各以奉先思孝為念于期時也
不有思乎天泱泱兮氣清清草養養兮人寂
寂仰洞庭之月明兮何悲愁而鬱鬱歌赤壁
之風清兮何泣訴而鳴之顧影兮興懷傷心
兮太息身體髮膚吾父母之遺體也何以報
吾父母田廬衣食吾祖宗之積德也何以報
吾祖宗謝太傅叔也戒約之言何日敢忘諱
侍中伯也分張之財為恩不少池塘生草之
句此謝臨川所以夢其弟春秋薦穎之文此
韓昌黎所以憶其兄抑負外之姊有哀刻石
何恨黃太史之妹既死毀壁何寬鼓盆而歌

難割淞園之愛泥舟為楫不棄共姜之盟此
心哉果何心哉彼人也我亦人也瞻言及此
云如之何長夜悠悠詐作續魄招魂之些大
羅渺渺幸有迴尸起死之方尔若而人當發
是願修諸善果作此良因况劫數終窮當別

御五

舉一十二萬人以充神仙職今功德滿足願
開度七百有餘名在會男女靈魂升入無為
轉輪不滅其有內懷詭詐外假精純背義忘
恩傷俗敗教不崇三寶不習五常如彼等人
豈無果報或先貧而後富者恥言其舊或先
富而後貧者反怨其先至於乃祖乃宗乃父
乃母乃叔乃伯乃婦乃夫乃姊乃妹故違制
服視如塗人若罔聞知甚至馬牛之風不相
及全無憂戚甘與鹿豕之畜以為群致使羊
吉若敖之宗無所托也其視馬醫夏畦之子
得無愧乎惟我開方便門為汝作平等會無
有障礙與善因緣使已生未生不捨慈悲隨
機應化使有主無主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共
赴齋筵俱登法界伏願心開悟解無貪心嗔
心與夫癡心道合自然自鬼道人道歸于仙

道斯言不妄母視泛常故榜

師堂補職榜

伏目小心事帝須知齋戒沐浴之嚴主善為師各盡出入起居之敬洋洋如在赫赫厥靈視不見聽不聞無名可議愿而恭亂而敬顧

如五

廿二

我所行謹按金錄簡章自有玉條品格分職之法有六學尔所知考課之等有三誠可乃已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及私賂惟其能行者同與涉者同舟各恭尔事齊乃位茲告于汝左右此亦自己工夫須是整我形像可以使人讚嘆惟慎之者則其祚故聞之者以昇達使一德苟或一虧合舉糾彈之責必三言而後三拜敬遵禁戒之文受簡還像斷功續過無賞太輕無罰太重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儆戒無虞出乎尔反乎尔功德至重始於斯終於斯預此聞知各宜遵體故榜

又

伏目立教垂科所以耳目斯世設官分職賴有腹心其人雖舉尔之所知必論才於已試兼收並蓄銖銖不可棄寸銖不可遺任賢去

邪鑠知為銘鉛刀知為鈍咨示六人六職須是同德同心毋錮既往之私讐毋蹈以前之故步人誰無過必能改過邦有尚刑亦常贖刑儆戒無虞始終如是出必告反必面甚如父母之親奏以功試以言自有君臣之分故榜

建黃錄普度齋

伏目冥冥罔測之謂聖之謂神剡剡揚靈如在左如在右既以正直為德合以濟度為功仰体太上之慈悲俯聽本司之關告益嚴修奉大作證明久瞻孔子之牆轡倣陳蕃之榻鬼言歸也願入修門齋以齊之特為單席想有欣欣之喜色必無疊疊之偈人招而來之與其進也使接踵而至審察膝之安見如故識如新乃千載一時之會遠者來近者悅何

即五

廿二

此強彼界之方或講時令之寒暄或叙親戚之情話滿堂笑語連手歌謳何謂鬼執均是人也班荆而食脫粟無嫌間挾私讎當為傳諭若不知其所舍毋乃曠於厥居實有禮則擇之深荷東道聖人之愛魂應遷而度者同

為西那王國之遊

戒監壇榜

伏以三級以象三才登降崩施八方而取八卦排布森嚴星為緯宿為經天有門地有戶絳繩七十二丈月氣候之流行圖纂八十一竿合陽奇之通變顯額之字大如斗浮枉之制高如室光徹閭闔而閱闔香擊構櫃而芬弗雷公駟警蹕風伯執洪順神漠漠而扶傾帝洋洋而在上敢有變魑猖狂之魑魑魑魑魑之妖輒縱詭隨自起穢臭仰依玄律不與赦原捉影捕聲如一網之盡兔窟剪形截首如齊斧之就蜂腰殲厥渠魁勦除餘類毋嚴霜夜肅蕭蘭共盡母狂風火烈蓬芝俱焚必使沙礫化作南金必使瓦石變為和玉號經的之中非使獸不為虛子然僂僂之神豈擬蜩自嫌薄術有官守有言責無偏愛無私辭衛道以嚴明壇以現鬼自仙自吉素聞欲界之飛空天無氛地無塵載舉大梵之隱語修齋行道無邊功德濟生度死作大因緣應有赴會信女善男亦各致恭盡禮或有故意

犯齋觸戒是自作孽莫云母曰掛壁之具文此乃監壇之本職如是如是欽我欽我故榜

戒將吏榜

竊聞朝拜功德推原其由始於都統康舍人以此上報父母劬勞之恩由是得道其為孝義可勝言也哉後人因之以立存亡之科考之功德此為第一義况人生各有知識誰無父母誰無叔伯誰無兄弟誰無夫婦誰無子姪誰不以身體髮膚為重生者莫不欲全其天年無有中傷死者莫不欲迴生起死枯骨成人非此功德莫能濟度今之日奉為某為眾滿散日前沿路朝拜啟設黃籙告簡濟度幽明齋醮一永夜於中修崇功德條具不一非汝將吏孰為證明傳符轉檄非汝將吏孰為奔走進表上詞非汝將吏孰為騰達招魂續魄非汝將吏孰為追攝汝等將帥既是駐劄壇前若彼為御則此為左若此為御則彼為右同功一體各恭爾職無伐善無施勞使生者各遂其生同躋仁壽之域死者各得其死同遊快樂之天生死蒙惠莫不舉手加額

皆曰汝等將吏之功也有功之日名書上清
此太上秘語必無妄語其有不吉不迥顛越
不恭不義妄允憐相之徒故意觸犯使穢德
登聞于天汝其上依玄律盡行殄滅無遺育
容尔將吏齊焉勗哉故榜

卿五

十四

又

本宮啓建中元玄都齋醮合委承行將吏
低聲肅靜依戒奉行所有告文合行出給
者

伏目道在太空無象妙矣難名將出自已元

○辰召之則至明真有禁非法不行靈寶符命
普告九天元始赤書開張萬範布五龍神水
之五氣結而為靈風聚烟召四靈火馬於四
方來者如細雨密霧城隍拱聽吾命魔王侍
衛我軒舉太乙之洪順象槐槍於標闕怖魍
魎而潛魑魅消雙魑而扶穉狂巫峽之女無
所眺其情驢蚩尤之徒終必化為枯骨凡尔
衆其惟致告無起穢以自連辜一有如此未
或不亡三而思也雖悔何及仰遵玄律攝付
魁罡剪首截形俱作龍烹之的捕聲捉影斷

無漏網之魚聞之者膽喪毛寒見之者股慄
惴伏食言非信衛道以嚴使十玄披散八景
開明庶三界齊臨衆真監度左攻于左右攻
于右汝作護法正直將軍後非敢後先非敢
先汝作監齋平等使者各恭尔事尚一乃心

卿五

十五

終始惟初功德最重上可以薦元府於七廟
下可以超羣力於三途更冀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與神俱契鬼道常自凶仙道常自
吉使我長存須至指揮毋得違錯故榜

又

○三天門下金闕玉闕真人宮當職欽拜王封
荐膺師寵羣瞻皆愕孤跡罕驚雖蒞事以惟
勤必論才於已誠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莫能
逃正邪賢否之公獨步難行獨掌難鳴必有
賴文武施張之畧次尔諸階將吏洋洋左右
赫赫聲靈出於有入於無瞻在前忽在後昔
盛名載之青史文章可得而聞今英魄竭其
精忠天地所恃以立聞符即至聽命無諱工
就規矩醫藥參苓先取其長後取其短奴執
耕線婢典爨炊彼効其力此効其勞各懷食

樞之好音豈謂傳餐而無補在列如黃鍾之
應物動必有聲撥煩如游刃之發矧用皆無
滯毋為肝膽楚越有賴腹心良平珍滅妖魔
劉城隍而聽令救度羣品體太上之好生敢
有幽魅犯吾禁戒仰依條律明示典刑在外

曰奸虞典有理官之治負固不服周書行司
馬之誅守衛鄉閭鎮安社稷使人人遂欲逸
欲安之願使家家獲既富既庶之饒汝無伐
善施勞我乃論功行賞禮重泰盛之祭母作
神明羞時於香火之前上祝天子壽各恭尔
職毋曠厥居故榜

又

伏呂玉扎丹砂青芝赤箭兼為醫者之收大
梁小襖脩懷短壚全賴梓人之巧既精所選
各度其材咨示直壇將軍監齋使者同音相

卯五

廿六

和同類相求尔形信直尔聲信清侍衛四靈
折衝萬里使狐狸膽落奮豺狼當道之威使
狡兔技窮壯虎豹在山之勢仁而無敵用之
則行有事指揮遵吾禁約敢有下官故氣百
厭妖魔妄肆猖狂故為觸織是剪是伐如務

鼠之寄旋頭或縱或擒如雞雛之在籠內有
輕有重公是公非毋神芝雜以腐茵毋祥禽
混以凡羽天條至密露微以聞今則
關泥丸數席祗迓皇輿之翼翼恭迎帝駕之
翩翩或前舉洪順後樹虎旗或右秉白苞左
麾黃鉞無越厥命各齊乃心其用力也過多
曰論賞則不靳功德滿就為書南宮宿將之
名壽富康寧必蒼東道主人之願故茲告諭
咸使聞知故榜

又 代掌科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陽德者必有昭名
今九天二真人名登仙品職列九天凡為德
之在人心中者可稱量我汝等官將目可得見
耳可得聞言語可得而交接決然無感晰然
無疑固當一乃心均乃力贊成厥功其有奸

卯五

廿七

除匪人為鬼為魅不吉不迎顛越不恭以穢
自臭者惟予以尔恭行天罰輕者攝赴魁罡
重者剪形截首使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神得一以靈有功之日當為汝奏告天庭獲
預仙寮散職之司豈復為人耳目之旗鼓哉

苟或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是汝之過也真人在天之靈將有辭于汝是所謂百鍊之剛日膽千牛匣而藏之非我之羞各宜體悉故榜

示查邊魏趙刁五帥榜

伏以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誰無意萬懷愴之念皇天后土神祇上下少致齋莊中正之誠仗此因緣修諸功德今則道場繁備法事初陳切慮一等亡靈墮落三塗苦趣無由出离何以超昇雖有司存宜無言責咨尔纓緇之士各效鷹犬之勞為吾開詔當即來飛空變化出無入有普遍諸幽陰合屬去處報括在會所薦亡靈護送前來廣為開諭虎豹之元不可以久處戴廣淮南小山招隱之詩江魚之腹不可以淹留爰誦長沙大傳弔魂之賦旌儒之頌吾誰作使咸陽之枯骨更生戰場之文吾誰歌使長平之冤魂釋縛十九載旃毛已盡蘇子卿果得鴈乎一千年華表猶存丁令威非真鶴也此張翰之所以動尊鱸之興此陶潛所以傷松菊之情魂兮魂兮反故

居時執時執不可失繼今而後咸與維新仰荷慈悲俯垂原宥令設金雞門外已占驛馬星流既無狼子野心梗化之鄙夫取責牛頭獄吏遵稟之文狀雖縲紲之中非其罪也然衣冠之象使民耻之母得拘留盡行釋放法

卅五

卅八

門方便孰肯度關為狗盜之謀仙路逍遙誰復假道效狙愚之詐世界如彼其大魂魄更欲何之牛秀才失道之迷薄姬豈得為魅色丈人中途之醉扶奇輒敢與妖母厄於陳蔡之圖母因於臧倉之阻敢有小鬼妄行邀當仰遵玄律捉縛來呈汝佳欽哉與其進也有功之日書名于天三界侍衛五帝司迎亦不為陋九幽旋魂七祖出夜普度無窮湏至指揮毋惹違慢故榜

散血盆會石語

伏以羽州池閣八萬四千旬無邊無際無涯無岸普光會上五十三佛大聖大願大慈大悲既弘開濟生渡死之法門可不作過去未來之因果伏念其等生聞浮世為婦人身自惟養男育女之時豈無熏天觸地之穢未遑

懺雪如履薄冰誠恐庚申之辰妄數其罪始於癸巳之歲思免厥愆或報母恩或修已福或願生淨土或預作津梁幸功德之數周畢存亡之兩利况三月三日金人見曲水之祥有同號同名釋迦顯靈山之相開經說法餐

卿五

廿九

誓度人端請德士四五負設道場一永夜業鏡臺前閻羅殿上至心頂禮救苦道師鉢孟庵內王舍案邊稽首皈依目連菩薩供養十方賢聖恭迎八位慈尊回向法筵聖衆遍周天地水府開通道路召請魂靈指認白雲

卿呪獻甘露食蓮燈照破九九重獄之黑暗蘭湯洗出六六骨節之清涼別置焦面鬼王夜齋普施阿修羅道等衆廣及孤魂滯魄無道五苦三塗凡尔有情俱成正覺授戒而後給牒為憑伏愿薦亡者魂為西域之遊親親

觀音於琉璃苑預修者壽比南山之固侍宴王母於瑤池佛日增輝人天快樂

建血盆道場告論文

伏目招魂續魄况當三月三日泗洲初度之辰利人濟物現出千手千眼補陀自在之相

發誓為救苦菩薩化身作焦面鬼王諸佛弟子等欲問前世因復坐吾語汝吞炭漆身愚也詐矣獻璞則足何以行之爵齒而碎者勇立武功吞舌而死者耻言國事雖名字載諸史冊無能磨滅然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汨羅江上水蒼蒼首陽山之風凜凜潮州八千里流落於蠻烟毒霧之鄉海上十九年鬱邑於朔雪漠沙之外埋冤草訴節義為高嘗侯之伯托夢於燕昭王槃瓠之種見名於高辛氏令威化鶴良姊為猫雖曰有人心不離

畜生道腰金袍紫於我何有草食瓢飲不堪其憂趨廝走養為人之奴涉經獵史為士也肆一貴一賤孰非暮行雨朝行雲往事想巫山之夢膏吾車秣吾馬情魂從盤谷之遊隻履嶺頭翩翩兮何之王棺堂前詡詡兮馬往

卿五

三十

單葬於虎將喪於蛇若教之鬼無依於陵之子不死彼何人斯劫劫受苦而今死矣色色俱空八萬四千類煙動肖翹三百六十屬羽毛鱗甲曾聞鵠鶴念彼彌陀佛又有蛤蜊托化觀世音雀會彈經鵲能聽法今之夜齋主

其人等祇就靈濟東宮餘慶堂啓設道場一
永夜別置斛食大開法門凡爾有情無情何
分先覺後覺既來趨赴作甚麼生君子無所
爭仁人無宿怨無川黨落黨自為標榜無人
相我相各立藩籬無真無癡無好無惡親鬼

大故鬼小無窮鷸蚌之勢互相吞君海北我
海南無謂馬牛之風不相及都來三千大世
界安有七十二等人善哉善哉如是如是野
無餓草佛有慈悲濁濯足清濯纓與其潔也
與其進也寒為水飢為食不亦樂乎不亦悅
乎跳出鬼門關認取天堂路毋為戒律反墮
迷塗信受奉行汝宜諦聽故榜

散朝拜門榜

伏以鬼言歸也既知死未知生齋以齊之弗
惠寡惠不及爰修卑席遍召十方于于焉而

卯五

三十一

求洋洋乎如在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
非無想若有情若無情若非有情若非無情
若老若幼各序尊卑若貴若賤母分高下我
發慈悲願汝生清淨心五色綵雲夜頃聽南
宮羽林之說法八味天廚食頃聽西域王母

之講經何待被薜荔兮披離何待繫菊英兮
憔悴歸依道實出離鬼官均蒙濟度之仁永
絕沉淪之苦一洒甘露水既漫既渥既足既
沾同上始青天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普度功德右語

伏以瞻彼崑山比南山而祝壽朝于岳府拜
紫府而紀名三月三日天朗氣清六報六識
塵除垢淨種善果於靈山會上生金蓮於羽
州池中秉草招魂薦亡靈者獲親摩耶之相
感花垂鬢披美人芳頰從泰國之遊用作津
梁永為符券故牒

諭南北廟亡魂榜

伏以明為人幽為鬼惟鬼則靈魄歸地魂歸
天有天可格式憑科典廣設齋筵欲結衆生
緣願假方寸地母曰井谷之水不可以濟群
魚幸喜松柏之山亦足以棲衆鳥必無我外
特與先容秉蘭草以除不祥散花林以揚大
梵燈燭交輝於夜月懽懽鼓舞於晚風我欲
輔之魂兮何莫由斯道也食乎稻水乎錦豈
無溫飽之心休吾馬膏吾車以遂倘洋之願

豈忍一夫向隅而泣如是千里不遠而來蛟龍之窟直送舟航虎豹之關大開鎖鑰各安汝止亦何疑乎雖鸛鷺之夢非人世之春秋苟肝膽之失是自家之楚越都是鄰里都是親知何有藩籬何有彼此先行告諭毋得喧

第五

三十二

譚合仰主地明王權作勸善菩薩上皇天下后土實聞孝子順孫之言南火沼北水池自得濯形煉質之妙無分貴賤咸使超昇故榜

諭亡魂榜

○伏曰生非汝有自今起死以回生道本無為

從此歸心而向道乘機悟會宿命因緣功德不可稱量神仙最為快樂東有雲臺之洞青丘之室西有天墉之城玄圃之臺南有青都之山流火之宮北有太玄之府紫虛之館來今往古不計數千餘年此界彼疆相去幾百萬里凡夫不可得而到卑俗不可得而聞十方大聖遊息之鄉三界高真者會之所其政問問其民醇醇衣食自然形容端正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是非無人無我無取無與無愛無憎生其所生未嘗終形其所形未嘗

有世世不絕劫劫長存日月常明風雨常節四時常若五穀常登奇花甘菓各異其名靈芝瑞草莫形其狀五色而文者不少九色之鳳三足曰貴者猶多百歲之龜王狗夜鳴金鷄曉唱雲山渺渺江水泱泱設着這箇乾坤

第五

三十三

又是一般風景杳杳冥冥無涯之際渾渾淪淪未判之天自謂羲皇上人豈料羸到未劫若生於此長於此不樂矣乎悅矣乎汝等亡靈欲問彼間世界我聞妙法可作此慶津梁好結衆生緣啟設玄都醮道場肅靜漠漠開

○通召天醫滕神虎演童子科行混元扎朝方懺悔受戒傳符普獻十王昭謝三界宣說像文開誦經典燈光照破黑暗界斛食普施無碍齋沐浴華池洗却舊年浮翳開通冥路且辨今日行程切勿回頭穩宜着步地去五丈青一黍米珠懸在空玄之中天開九重由大浮黎土逕上始青之上言斯信矣汝其聽之故榜

又

維持金神按節少皞行權中元為校籍之辰

七日乃慶生之會按荆楚歲時有此遺事使人物風景觸然興懷庭葉落兮嘆日月之幾何露氣肅兮頽形影而自悼往者不能返逝者何可追擬作宋玉招魂之歌猶恐來兮不可以托欲效賈誼弔魂之賦吁嗟已矣其不

吾知今欲問生方先入普度會太上有救苦拔亡之典靈寶有迴生起死之科此為出世之要津可以乘機而悟道方其始也何謂之生何謂之死及其至也亦無其死亦無其生今有濟主其發如是念願開方便之門爾若

有靈可躡飯依徑峴山垂涕魂當登此右社封還魂無不之既降齋庭毋拘塵世東有罔員之野西有沉黙之鄉南有崑崙之庭北有玄元之府看來只在方寸地直去便是始青天自去自來無罣礙集無執數衆身入忝

米於虛空召童子五方手執蓮花而引路故

茲戒諭想爾聞知故榜

散朝拜諭下界榜

李道官焚簡此為張姬解觥之緣由功曹說經時乃莫母超昇之怪事形傳記靈播古今

嗟爾六道幽關三塗苦趣冥冥長夜莫瞻日月之光中劫劫多生安識烟霞之物表今夜今時來趨法會于左于右各整容儀自有尊卑初無貴賤越南胡北何分汝人戎人朝四暮三寧有新鬼舊鬼既然傾蓋以序陳雷之

好不須隨情以分牛厚之朋我有真言你宜諦聽採薇為食者何如食天厨之食製荷為衣者何如衣雲絲之衣雖蘇內翰之才猶切飢寒豈王狀元之志不在溫飽且將一點清魂水遍作大千甘露門浮黎直遠始青天自

有色界至無色界泰山便是東岳府由小天門入大天門毋墮迷途同飯大道

又

嗟爾孤魂生兮若浮死兮若休又何必以口體為累執母乃魂魄未有所歸故為此想一

卿五

三十五

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吾觀此詩之旨是豈肥甘不足於口歟織成雲霧紫綃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吾味此之旨是豈輕暖不足於體歟天仙之事吾固不敢議若夫神道未免依人而行必以樂感而供祭祀必以

幣帛而充莫瘞然則業盛幣帛其為神之所資者乎故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子路曰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又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大聖大賢所以形於言著於書蓋為人類設也翳桑之餓愿為介士綈袍之戀樂失主人縷屨辟疆何其廉製荷食菊何其清蓋衣食於人之所仰不容一朝闕也甚矣平沙無恨黯然慘淡寄身鋒鏑天地為愁骨為異鄉之土魂為隣國之鬼吊祭不至將如之何衛成公之夢康叔曰相奪予享若教之鬼不其餒而祀命不常將如之何又况螳螂捕蟬韓盧攫狡兔雞啄虫蟻鷹鷂搏鼠雀抵為食忙初無惡念金衣公子烏衣主人文成新錦之機重傳秦臺之粉雖曰無知亦各欲致身於榮貴蜂之螭蠅之營營蚊之嚙嚙蟲之咀嚼蟻之戀釜蛾之赴火胎卵濕化莫生貪生無他焉各以性命為重既知性命必有知識何不回心向道今

之夜食我法食衣我法衣聽我法言使三千大千法界之內一切有主無主有想無想有形無形十類孤魂母起貪著念母生疑忌意無作人我相如是如是盡為超度徑往生方南遊罔畏之野北息沉默之鄉西家冥冥之域東貫鴻濛之光上無天下無地逍遙自在豈不樂哉故茲告諭咸使通知故榜

建孟蘭盆會諭下界榜

伏日子生孫孫又生子敢忘世世養育之恩人為鬼鬼復為人未免劫劫輪迴之苦惟此功德最為第一都來世界自有三千今有齋主某等恭遇地官大赦之辰啓建天尊玄都之會既謹終追遠之是念豈舉斯加彼之不能遍召十類孤魂為度一切苦厄雖寒者為衣飢者為食然也若浮死也若休胡為來哉各安汝止母恃強凌弱遽興晉楚之兵母挾怨報讎常蓄具越之恨母舟中敵國母室內操戈母兩虎共鬪勢不供母效昆虫相噬自罹厥害與其尔自尔我何如大家剖破藩籬說着色非色空非空便見彼岸全無風浪惟

孝子乃能錫類而仁人不憚設施始雖及於我曹終恐遺於爾衆黑暗界中翻作一筋斗便得起身歸蕭臺上認取百丈塔穩宜着脚迎導玄律母墮迷途

諭下界榜

和五

字七

伏目食可過於口則有膏粱之積習恭之養衣以華其身則有麻苴之賤狐貉之貴惟人馬不容闕此於鬼也豈得聞歟嗟爾蠢蠢四生茫茫六道聽之無聲無聲則無口雖有食鳥得而食之視之無形無形則無身雖有水何從而衣也胡乃墮沉淪之苦是皆起貪着之心晉公之托聲為牛蓋有聲則有口所仰者食夫生之化形為豕蓋有形則有身莫去者衣夫苟迫於飢寒寒賸治乎禮義既來這裏當作麼生母特鈍拙拙利錐夫人各有所短母嚴老拳飽毒乎君子亦何所爭母韓盧東郭相困於前母黃雀螳螂互吞于後必如陸抗羊祜使吳晉而釋冤讎必如由余子使胡越而結昆弟何妨傾蓋可與班荆步亦趨亦趨必後長者來者來去者去各問生方

我推溫飽之仁汝滅凍餒之狀神燈遍照如日天上共觀光明法水普沾如雨空中咸蒙潤澤營諸功德作此津梁携手玉階與其絮與其進刻石金錄孰為後孰為先且作平等王來赴無遮會合行告諭毋至喧譁故榜

又

伏目漠漠重高冥冥長夜未說千般浩浩且言六道茫茫四空無色未色荒唐三界有情不離幻化橘中戲象豈無變詐之欺蓮內留環難絕恩情之想應諸法界名曰天仙猶有人心而况神道山川古跡壇社靈祠鍾動猿鳴廟素尊於南岳石鐫馬鐵夢果應於黃牛縱號神通猶存血食至於有目有耳者誰甘為之視聽有口有體者孰肯困於飢寒豈不步思必無所欲捧壁歸者壁今安在獻國死者國亦何愚潮陽之馬不前動有八千里路海上之羝不乳筭來一十九年戈未枕而亡其戈楫未擊而失其楫雖魂魄不同朽木然功名總是虛花或不以富貴而關心或不以是非而入耳漱流枕石釣月耕雲丹鼎雖存

備五

三十八

而爐烟已成灰爐婢龕雖在而骨像已化塵埃更有九流醫卜之徒百伎優伶之輩以侏儒為戲莫逃孔子之誅以巫覡為妖莫免穆公之慕險竿躍劒以危致命鑽龜打瓦何不白靈機實行奸弄何須於力筆貨泉爭利美何及於舟車雖曰同生那知死異其有臨軍受敵報國捐軀舌可斷而目猶噴肉可嚼而身不屈炎上山之火焔焔悲豈獨於一蛇汨羅江之水茫茫居不群於衆鳥不知去就此由所之被醢莫別嫌疑此衡之所就烹效顯之聲者其計已窮捕蛇之役者其存無幾財多害已謾誇金名之饒色久傷身徒有蛾眉之恨滄海皆是啞啞何言嗟尔曹不遂生方何無罪而就死地若夫張願待哺可羞承腹之膨臍露體赤身深愧鵲水之藍縷口之削者甚於鳥啄項之長者幾作鶴形峽山之女常悟為猿浣村之民奚變成虎或含胎卵而生濕化或披鱗甲而帶羽毛雖無人心亦有向道心是謂鬼道及尔畜生道尔有名無名之類至於有主無主之魂胡為來哉亦有

以也母卑踰尊踰戚母強欺弱衆欺孤必如魚以沫相濡勿效獸之窮則搏南海北海豈曰俗之有殊風秦人越人豈其心之不加戚班荆而言傾蓋如新且作平等王來赴普度會足衣飽食不亦悅乎不亦樂乎澡德浴身與其潔也與其進也舉身道岸携手仙階的不虛文各宜諦聽故榜

孤魂榜

人生之所以靈萬物者知其有天地覆育之功必有霜露悽愴之念造化之所以成庶類者雖曰無日月照臨之私豈無雷霆震怒之威今之日謹有奉道梁某律懷乃考作室之勞眷念乃祖分甘之愛祖母撫育之恩猶未報叔公獎訓之言不敢忘昨就白水之原用決青鳥之卜營求葬事曲致孝情許以追修冀其利澤不圖至於今日誠恐負是前盟謹消橙黃橘綠之辰畧■拒邑榮盛之敬仰承行官將各整肅威儀先為洒淨靈壇次為招諭下界其無犬梗戾猥狗猖包藏逆謀參會凶德褻氛其氣豺武其心鼠牙竊瞰於崇墉

螳臂僭窺於隆隧不知去就如彼痴駘衆怒
靡容神靈斯赫仰依玄律攝付魁罡若夫可
閔之孤魂無告之滯魄既來赴會堂作麼生
好結歡喜緣母生人我相昔日之冤連盡行
解釋今朝之情詰畧叙綢繆或曾為故舊之

御

聖

交或托在比鄰之契與與芝蘭而俱化堅同
金石以不渝以此自謀其身吾亦不辜所望
飢者當為之食豈常枯瘦而自知寒者當為
之衣不復裸裎於我側以滄浪之水為汝濯
足以潔微之泉為汝滌心庶幾悟會以超昇
萬物執迷以顛倒接武玉階之上雲層峨峨
遙瞻金闕之光仙源渺渺與其進也不亦樂
手須至指揮各宜體悉

又

陽形陰憲初無異律本自一般天堂地獄相
去幾何不爭方寸道家者流嘗謂有此君子
之論必曰無之今之日奉道女弟子某痛念
老君其生死有期無柰背疽之不治幽冥異
路未免心惑於浮言不仗重修何由超度容
示監齋使者直價將軍走狗飛鷹屬我發蹤

而指示妖狐惡鳥使之遠舉而高飛霽月開
明氛侵須臾息上通三界下達九泉應有幽囚
仰遵敕令取責文狀於牛頭獄卒母生毒害
如狼子野心剉碓湯火之刑出何刑典火床
鐵冊之法有甚法書叩頭無地以稱冤仰口

御

聖

顯天而無路合行踈放不得拘留其有滯魄
孤魂四生六道同赴法會共結良因母以卑
踰尊母特強凌弱母爾自爾我自我焉能免
哉母北自北南自南不相及也欣欣有喜近
者悅遠者依于于而來前者呼後者應駢肩
英語連手歌謳各起慈悲是曰平等清濯纓
濁濯足誰能語世混為泥塗飢為食寒為衣
平生立志豈在溫飽既歸大道可問生方出
離鬼門得度我界時哉弗可失其可不乘天
人慶會之機魂兮歸去來此去便是道德虛
無之說

又

嗚呼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者
身以無形為主昏昏嘿嘿者冥冥吾固不
得而強名亡靈三十七年春秋未知何歸歟

之興遽止於斯乎載詰其由亦有以也昨因女子之疾弗瘳或於妖妄之言狂妄心煩而意亂惘惘忽忽如夢如醉如炎風之扇毒如蠻霧之塵理遂然而反豈期二豎之崇竊發於膏肓加以女子之天喪悲慕泣訴愈深沉溺是以緩和不治象繇不靈黃墟山外竟不知其所歸闔晦開明瞬目之五日日又日月又月愈去愈遠不虧道力孰指迷之而由是道之歸也霜寒月冷孤鳥悲鳴此時此情汝等將變雖有豪傑精悍之氣木石其心豈可

○ 然不為孤兒寡婦長太息哉固當發慈悲心證明修奉守護呵禁毋縱邪道以生穢濁使亡靈獲歸於道功莫大焉若夫天道人道神道地獄道鬼道畜生道家寂寥與道相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又何必起

○ 貪嗔癡之想為人間世之營營既來這裏當作麻生衣而汝衣無復號寒食為汝食無復啼飢而今而後當聞解悟東方不可以托南方不可以止西方流沙北方飛雪不可以久居可不回心向道汝等亡靈同登道岸雖風

乎舞雩之樂不能過也知之故榜

又

伏呂生死者晝夜之常既往古來今之何極鬼神者陰陽之道嘆要終原始之無窮蓋因善惡一念之殊遂致苦樂兩途之異冥心昧理遂影迷真幸逢聖世建普度之科啓玄教導揚之典式展尊親之敬弘推利濟之仁大德如茲良緣難遇汝孤魂等流浪冥蹤棲遲長夜未說千般浩浩要知六道茫茫論彼執迷則逐物而累物觀其纏繞則以形而負形沉淪幽暗之途零落淒涼之境或叫號於星月之下或嘯吟於風雨之中既吊祭之不聞且墓埋之無所天涯海角望親故以何依芳草斜陽悵鄉關其不返

○ 興言及此良切哀矜賴

明禪修金錄之齋而

太上啓丹陵之府開汝等往生之妙法濟汝等以出死之良因滌汝慮洗汝心咸聽九真之戒煖汝衣飽汝食俱離五苦之

煩永遂逍遙更無掛礙故榜

徐仙翁漢卷之十二

修靈濟宮疏

竊見本宮修造經行六載邇來東池水更竭矣不作神人臨羨之樂屋上甍瓦闕少萬餘遠近乞靈言苦不少豈無樂施之心伏以築室三年難塞道傍之議為山九仞不容一簣之虧惟我真人既明且靈凡爾同志謹終如始斯宮是作厥功告成柰東池復有水涸之虞於西銘豈無屋漏之愧滿眼十方都是施主舉頭三尺便有神明母曰醴酒不設於茅明既灌之餘或者木桂可補於藥籠尚虛之數適所用矣迺有請焉數米一二而炊自嫌我輩眼孔輸財百萬之計好發長者心腸既是乞靈何妨喜捨

建神厨疏

伏以石相許立民間祠何啻千年德政陳侯願宰里中社揭作萬古聲名此志不在於割烹是禮欲嚴於祭祀具瞻新廟山川壯觀於一方回視舊厨風雨飄搖乎四壁雖興廢之有數然創立之在人昔也築室道傍今則架

緣至士謀謨神厨事則完成與美我輪美武
行看規模之弘遠飲於是食於是庶幾廟宇
之森嚴

建餘慶堂疏

伏以五蘊俱空誰識三千大世界一切諸佛

四十四

都從方寸做工夫積善便是餘慶堂勸人也
著修福地好箇淨土曾見興隆元年建這明
樓必得中統寶鈔隨心喜捨我佛證明今世
且結今世因緣一錢自有一錢功德斧彼錐
彼亦須毀瓦畫墁經之營之佇看磨磚成鏡
○敢修短疏遍叩高門

修餘慶堂請僧為化主疏

伏以千百億化身刹刹塵塵俱成佛果十方
諸國上在在處處總是道場毋忽所見重所
聞必移於彼就於此有生皆得度故土不可
忘我大師本是鰲峯上人餘慶堂自有虎岩
香火有相無相况遇菩提果之緣勸緣募緣
喜得緊那羅之助曾既掛燈煉臂何妨割肉
捨身完修東壁西牆毋令旁風上雨規模壯
麗輪奐鼎新成始成終好箇無邊福德而今

而後了此一項因緣

修餘慶堂疏

伏以十方抄化南洲頭走到北洲頭幾載修
行東土住移來西土住本是佛種子莫咲老
比丘不辭開口告人難須信堅心做事易長

四十五

者布金號阿蘭若大家積善堂餘慶堂此為
定先負應道場須作見在未來因果自餘而
後惟新是圖頂鶴膝蘆簪愿弘深棟鳳簪疊
規模壯麗積土三萬擔所費乎多募緣數千
餘人其功浩大多拋寶鈔打破慳囊不為風
雨所飄搖益見龍天皆讚嘆敢憑短疏遍叩
○豪門發菩提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有德福
相無數無億無量無邊自百至尾得完成舉
手加額長瞻仰

修慈濟官疏

伏以渤海儲精現觀音菩薩三十二相桐城
顯跡有慈濟香火二百餘年在處各立道場
總是一般名號這箇堂殿破也墮也興諸土
木難手易手仰千檀越證明不違衲子誓願
須有片瓦隻椽之助幸無此彈彼界之殊好

結萬人緣達千里合大家喜捨即日完成鳳
 翥飛管取規模壯嚴鷄鳴犬吠廣將經教
 派傳是名青布之變羅復親白焦之祥瑞以
 此供養為累津梁福德不可稱量果報亦難
 思議布金滿地曾聞須達多成佛之因焚香
 告天願做華封人祝聖之謂敬憑短疏遍叩
 高門

文興庵抽拈兼賽詩疏

伏目文興庵擬欲架橡與廢之數已定草堂
 會難成畫餅行止非人不能比辱光臨未遑
 款待皇天后土此心可鑒良辰美景自古難
 并好將舊店重開要與大家一笑諒惟四遠
 總皆主故莫道再來不直文錢今之是前之
 非事既往則不咎彼無惡此無數願相見以
 如新更不食言尚所進步

修鰲峯旗龍廟疏

四十六

伏目旗龍山得真龍穴路轉峯回釣鰲首須
 占鰲頭地靈人傑雖曰樹林陰翳自有古廟
 森嚴血食尸此一方香火傳於千載荒蕪之
 日久矣興廢之數定焉惟新是圖惕卜之吉

顰飛鳳彩不求過侈之功鷄鳴犬吠伏觀太
 平之象神人俱喜里社相安謀則僉同力須
 與共念欲片椽之重建初非一木之可支凡
 皆桑梓之陰豈無棄桶之助上戶中戶下戶
 各辦肯心大書特書盛書何妨真筆多把至
 元顯寓佇看天福康寧

修護境橋疏

伏目橋僅三百年基址壞數極難逃歲在十
 一月徒枉成民未病涉發肯心須憑長者立
 大願實賴比丘輸餘粟捨餘財用之恒足積
 善根崇善果理也可圖不曰成功乘時微利
 往來客旅永無險阻之餘裔及子孫廣有綿
 延之慶

修橋立抽拈疏

四十七

伏目補西壁修東牆工夫浩大先小人後君
 子財義分明看來空口難言也着將本求利
 巧婦無麵莫作饅餠行家相你曾契鵝梨况
 遇太平年何靳通行鈔三十籌不傷懷袖買
 闌隨即對闌第一名直箇風流賽采都道喝
 采信手拈來有些巴庇六親觀視不敢糊塗

眼前事沒澆沒欺世上錢常使常有千字文
打千字號彼此合同萬人中結萬人緣功德
完滿偶撰鄉談話起動子弟心

修路疏

伏以驛路往來此萬里通衢之便塔橋咫尺
迺二鄉要害之衝近因洪水漲流是致坦途
幾險發心都要好獨步恐難行捨今不圖桑
田還復為海其積也漸拳石可以為山况遇
太平年何靳通行鈔賴有築堤之乎應無假
道之虞結衆因緣修此大家方寸地進身穩
當這是朝京第一程

修溪埠疏

伏以水有隄防何汎濫之為害田無旱潦瀆
豐稔之可期陵谷更遷歷年既久陰陽愆伏
遺患茲多茲欲仍築新堤務使復由故道萬
牛充石方可遮欄積蓄案牘則能捍禦雖曰
順勢而運智必也輸財而致勤毋分主佃高
低共計子孫長久敢請揮毫落紙便見舉措
如雲決諸東者則流諸西行於上者必效於
下引涇注渭莫辭乎勞瀾濟排淮亦必有道

成功可必千斯倉萬斯箱得福頗多一日富
二曰壽

建集福道場抄題疏

伏以天啓大明永紀萬年洪武人惟積善咸
膺五福平安矧今闕闕鄉閭履此昇平世道
同成善果各發肯心濟濟衣冠各請大揮椽
筆穰穰福德必祈誕錫士民值茲三月懺穰
永集四時吉慶曰耆曰艾俾熾俾昌

題析穰醮疏

伏以垂氣異祥氣和是必消災而弼難天道
遠人道迹故有要惠以乞靈蓋舉念便有神
明然作事豈或無責名香異香初非土產之
土宜蠟燭華燈未免借光於鄰壁友助盞舉
鄉井之義安樂願聞治世之音是故君子思
患而預防勿以小惡無傷而不去祈穰在我
陰陽自天伏願鷄鳴狗吠之聲達乎四境鴻
範龜壽之福錫厥庶民豈不綽乎有餘裕哉
苟或善之有弗為也

迎五顯慶讚佛生日疏

伏以一佛出世實為萬代所宗三界具靈俱

赴五通之會萬神歡洽四海瞻依恭惟佛位
行煉三祇因修十世維時四月八開冀莫之
祥錫慶九天再觀曇花之瑞分手指天指地
發誓度聖度凡伏念某等感德何多知恩有
自或為編戶或借水居六情六欲之未除一
年一度而報謝中修淨供上請世尊大作證
明同乘悟會伏願如來現相不垢不淨不滅
不生諸福及人俾壽俾昌俾艾俾熾

題血盆會疏

伏以婦人以五漏體若養男育女未免艱辛
母氏有十重恩雖粉身碎骨亦難酬報或見
存者尚虧奉養或已往者未獲追修豈不有
所思乎蓋亦反其本矣既為人子須識天倫
幸真人之重聰明體太上而方便爰建血盆
大會依安懺悔玄科兩利存忘廣為濟度救
苦天尊即是慈悲施主謾言僧道元不相關
釋迦如來既曰老子後身其為功德不可思
議蓋在彼無惡在此無戮然弗慮胡獲弗慮
胡成可不如此作是津梁庶此得之以為證
印俾人人皈依使會會周完浮黎土現出森

米珠相去不離五丈地羽州池變作蓮花座
從來只在方寸間欲表誠請書事意

題為真人受封建羅天醮疏

伏以玉封一札荐膺師寵之榮銀印兩臺喜
拜國恩之侈自古未嘗有此于今不圖見之
雖是心堅石穿未免身輕脚重自覺再來半
錢不直聞道好事重疊何妨祇願如開元鑄
鐘休新許中統文鈔常使常有成始成終我
也勉強進步上竿頭汝也不須打鐵做門限
來來往往二千里路這因緣非偶因緣上上
下下七八年間此福德勝前福德若有善念
便發喜心

題為真人授仙簡疏

伏觀靈濟真人抵受天師省牒恩光寵厚
微號闡揚香信雖曰浩繁禮數不容欠闕
敬憑短疏遍叩高門願成此項機緣便是
無違福德

伏以廟食已四百年鰲峯顯相天封九十六
宇鳳篆成章黃童白叟所冀呀大夫君子之
瞻仰欣欣有喜千千而來輒伸致請之忱曾

謂乞靈之驗半面總皆相識開口自覺難言
這箇緣豈無廢費龍虎福地此去何啻二十
程腦腐名香想也不是一檢土欲求天外事
須用世間財已發心未發心各把真心看待
將展手便展手笑他縮手趙趙非敢外額需
求亦是前頭放過伏願題名登佛塔便教一
層一層高一層視聖效神嵩連呼萬歲萬歲
又萬歲下修人事上報國恩深慚俚語不文
勿以他辭為拒

又

伏目作事於其初人皆為之踴躍臨財毋苟
免口將言而囁嚅矧茲簡據之榮煌欽若神
明於左右誰無歡喜意各有捨施心謂前後
所入非不多亦悖而出若拙化之說弗可再
夫誰與謀胡為而來哉迫斯可見矣昔未勾

御五

五

者母負前約今再題者不必後言好事完成
諸福必至寥道士所結交於韓愈取善於人
孟嘗君不見責於馮驩必無負債

題為真人奉錄建醮疏

伏目捍災禦患神之責不爽者正直聰明乞

靈要福人人常所欲者壽富安逸造物雖無
聲跡道法自有機緣恭為靈濟真人祇授大
洞寶錄上以告天祝聖下以護國安民須憑
消魔護正之科用作得道登真之徑盛德茂
以加矣黎民亦有利哉龍媒驥最不失其馳
聊拆長蘆十萬之費烏犍黃犢各安爾業俾
膺洪範九五之麻各請傾心共成好事

題塑真人歸道扮疏

恭觀靈濟真人既登仙品合具仙粧昔之
袍笏國之寵也今之靴笠時之宜也二者
俱不容出姑存之俱不容舊也別就內殿
塑玄聖像唯道為身矯碧雲冠飛光羽扇
混合真模非人力莫能就緒應有檀越能
發布施心愛而助之為福德不可思議
伏以元明中現出真身共觀紫金色相倏忽

際寂無遺響何消泥土形骸惟是粧神似神
也着應格昔焉仕於晉衣龍涼之服今也祠
於會冠章甫之冠雖效時粧難逃外議既蒙
天寵体式合用九章須假人為價直豈無一
貫應有檀越施主各資金寶質心共謀而成

之為美亦多矣則恭敬在此豈咲貌為哉恭
祝當今皇帝與天齊壽願同萬國而拜冕旒
率土稱藩將見百蠻而衣冠帶

題青口望神像疏

伏以兩闕森嚴舊占鰲峰六地四方瞻仰新

卿五

五十二

來青口一墩謾言祠宇卑污自有神通廣大
真身不壞特憑泥土合成空口難言可着鈔
兩備辨想你四行人物莫比一樣工夫既已
出頭便當展手伏侍香火都是弟子休說大
家細家恰着稻米上熟時年管取七富八富
這箇俚語粗魯祇要好事成

題衣服疏

伏目神為民之主豈不爾思衣乃身之章必
稱其服况靈濟廟稱正直神結褵未甚好子
夏之羞縫掖深愧仲尼之聖歲月已久何
妨靴笠更新事勢使然毋謂冠履倒置軍旅
未遑組豆貂蟬出自兜鍪隨時施宜誰曰不
可我有子弟可相與語大作檀越發歡喜心
百費未易支吾一錢也是布施穿針用線件
件都着工夫聚毛成裘人人同出氣力五彩

既彰於五色多福爰及於多才

又

伏目朱履星冠啓拜漢神天師之寵章南縫
掖初非越人地土所宜欲効胡粧恐為褻服
自愧緼袍之衣敝擬作錦被以都遮何必待

卿五

五十三

寒而索裘任你逢場而作戲雖百孔千穿未
能補綻然千針萬線也用工夫你道再來不
直一文這番一運豈為多費既非鬼輸天雨
且得神喜人歡况遇樂歲豐年何必傾以茵
倒以屨豈謂隨波逐浪也須彈其冠整其衣
福不厭脩言無後議

題真人衣服被盜重造疏

伏目五代侯王之冑以直為神千年父母吾
鄉無端被冠緣貧民不顧非義使盛德乃至
失容剥座位之衣裳竊香火之器具敢欺暗
室不戒禍於覆軍雖云暮夜無知未免一朝
之患九我祠事無着神羞共協都遮之謀莫
惜解為之費庶幾衆望如都舊軍下笔如雲
成功不日有威可畏有儀可像瞻仰不忘積
善有慶積惡有殃報應不爽

徐仙翰藻卷之十三

卿六

請東村公書

維神顯相以文自鳴不能為相靈鼓瑟之詩
安敢效塚中談易之事漏屋有愧坐井無聞
自惟一得之愚未免三書之上茲見評於月

卿六

且母罪我以春秋靈濟微號四百餘年相傳
已久通真先生九十四化孰敢與知名利雖
曰殊文章自合公論惟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故河乃出圖洛乃出書知神所為因幾而作
聖人本不語怪君子質諸無疑視之不見聽

之弗聞無聲與臭大莫能載小莫能破則變
則通聰明正直依乎人吉凶悔吝指其掌古
人風靡惟為緯穆和遜之民世俗日趨安有
禮義廉耻之士此亦憂道者也吾豈徒文乎
哉既當理何必求人蓋空言不如行道若非

鬼而祭之則為誦所謂成其意者毋自欺恭
惟執事閣下顯幽闇微探頤索隱若岩之瞻
壁立千仞浩浩其氣筆掃千軍久欽滕王閣
之才輒易羅池碑之請恐伯皆猶有慙色幸
子瞻不敢固辭仰恃大人長者之用心辱惠

幼婦外孫之雅句業祠改觀頌石寵榮作萬
世之表儀登四方之冠冕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畧寓此情大而謂聖聖而謂神必報其德
尚祈斤削切勿墻麾不宣

代鄉人請東村公啟

古廟九四百年之塵埃久矣新碑一千八十
字氣象渾然雖文章可得而聞然山斗徒塵
所向不遠千里尚堪一行豈意參高數經歲
月弗圖今日反食前言昨有龍鵠非謝右軍
之筆今無燔肉莫來夫子之車未晤樂言徒

深芒背靖想高明之德不忘貧賤之交北辱
好辭不比嫌青配白自慚俗語無乃以紫亂
朱借問潤河銘恩衷臆恭惟先生精窮造
化學貴人天橫驚汪洋如唐退之弘深雄雅
過漢司馬知名已久獲賞尤多石磯老人初

卿六

二

非索債山中木客只會吟詩既遺尺素之動
不能無綈袍之戀惠而如我誰敢忘原伏念
其晚學無知童心殘智侶涉虛無漂渺之說
初無光明俊偉之才仰荷吹枯已嘗席庇敬
修雁字畧陳私意之再三敢屈駟車少慰此

心之萬一

謝東村公書

或問曰靈濟王記自記矣王既自記而猶
汲汲有求於人者奚心哉天地間物之靈
靈者莫如龍呼吸變化神妙莫測其所以
依憑而能使為之靈者雲也龍不得雲則
不能神其靈矣今求於公者此意也敬以
書謝

入關張祿即已死之應度當室陶朱乃隱身
之范蠡雖曰姓名不一本來面目自然畢變
契不知所讀何書堯舜禹湯自古相傳此道
造次顛沛必於是危微精一執厥中蓋以垂
世立教為心必盡尊親事上之禮數千百年
莫測其妙九十四化可得而聞無影無聲未
敢對鬼神之間以義為利初非循盜跖之徒

御六

三

自惟碌碌之才輒有戀戀之意雖三清則不
告而片辭可以知胡為來哉亦有以也一女
貞衆女蕩則蕩咲而貞羞九人髮一人冠則
冠愧而髮勝雖曰世道然矣有人心者乎不
明大學之生財重辱春秋之直筆當今之世

捨公其誰雖夫非人而人非天必行願言而
言顧行恭惟東村先生德參隱顯道貫幽明
紙上雲煙有得柳骨顏肌之製曾中溟渤無
非周情孔思之文迺覺今之是非昨之非未有
甲曰可乙曰否一言而決衆論所推何項形
迹之求是亦陰騭之事北山公有子生孫孫

謝東村公跋

辱惠佳作以為叢祠之光讀之三復頓覺神
悟真所謂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若竊比於潼
川先生則非予之所敢道銘之座右使來者
陟斯堂觀斯文想其人如觀虎皮知其肅於
山林而百獸也

謝東村公啟

言念袖詩而來曾與少儀半面作記所托再
瞻五勅不允雖欲擁篲以迎門未獲執鞭而
然乘高山仰止我心孔懷欲識荊州適所願
兮不遇魯侯是亦天也恭惟府判先生即鄉
閭下年高德邵陰相神扶經明行修皆周公
子之業財裕國富陋晏嬰管仲之功學術有
以過人冠冕特其家事自得東村之樂何妨

別野之遊敢再拜于下風幸見知於今日祠
堂有誌典雅何啻千言人口是使流頌不知
幾載皆出膏中全馬初非紙上雕蟲自慙踈
魯之才莫識吹揚之力靈明感格里社輝煌
君子恕以待人禮物將其微意鴻毛千里謾

卿六

陳雙鯉之勤義字千金輒有白鵝之謝深慙
草畧幸賜斥留敬敕墨卿仰千籤史謹啓

代鄉人謝東村公啓

韓子華見稱於持國此為縉紳當制之榮謝
靈運不夢於惠連安得池塘佳句之妙有是

兄必有是弟敬其人復敬其神重辱高材肯
為逮下久懷謙德不敢忘恩皆曰伯氏之權
衡賞出門下之操縱三年而投十幣自憐餽
食之疎一言而重千金敢借齒牙之譽伏念
某苟安間里退隱山林雖貧自謂不改顏瓢

所至未嘗妄投稱刺又沐江河之餘潤實因
瓜葛之連枝捨是無求莫知所措恭惟某人
知名望族間世奇材曾中之志氣慷慨筆下
之文章浩蕩深愧圭門華實莫容駟馬高車
敬修尺素之恭未免金錢之愧來因多施素

聞贊軍校尉之名廟宇一新全得成郁太守
之力適符願望聊罄數陳

謝張總管啓

伏以抗論朝廷之上錄進千秋運籌帷幄之
中侯封萬戶典刑如在世代其昌通刺敢為

卿六

庭謁之先下開無耻奎歌之聽恭惟總管相
公氣充劉大性尚慈仁治民以父母之心斷
事有神明之見冤消業棘種滿甘棠德政廉
平獨冠南閩之七郡丰姿高越共瞻北斗之
一人學海淵源儒林華藻運筆頭之造化走

紙上之風雲久聞臺中二妙之才喜過天下
同文之會法精崔杜至今稱之論及歐虞無
所短者百里之城門壯麗千年之華表昇新
猗歟休哉美又善矣伏念某互鄉童子白屋
畎生願觀風月之清光曾席江河之餘潤今

茲積善里舊有祈雨官累獲感通號曰靈濟
字樣如斗大書又喜特書人口是碑感德猶
當頌德永為盛事誰敢原竿干櫓之虛文何
足為禮天相神扶而多福式慰禱祝草草懷
慙拳拳具謝

上程廉訪求書牘類啓

按車八郡喜增福地之光肅政一臺均席使天之庇銘心知感沒齒敢忘恭惟肅政廉訪大使相公間世宏才濟時頌德性淳事謹以稱成都循吏之家聲心正意誠親受伊川先

生之道學朱紫曾誇閱清白以遺子孫典刑尚闕洛之風禮義作甌閩之倡書法獨高萬古筆陣掃退千軍廬洛王楊何足道哉甌

眞楮薛未可及也真是比方之皦皦敬撫衷曲之拳拳伏念隴畝編民艸萊下士見福而小身慙且愚仰干斧鉞之誅輒伸榜額之請

今茲積善里古有靈濟宮此士民所共瞻依

曾雨暘之獲感應榮求三字重惜千金早賜

發揮不勝欣扑相公門大敢復上光範之書

小子井窺有再瀆童蒙之筮幸為領畧莫究

刺裁不宣

六

代鄉人請陳道興奉靈濟宮啓

靈濟宮好一道場千年香火青布市許多人
物累代衣冠與我同心為之潤色徽號上尊
於兩關盛名遠播於四方傳後化今王楊廬

駱之文不能過也登真證聖征僑僉仝之學可得聞歟以代天行化立心以濟物利人為誓慈悲化現功德難量春祀之儀尚存其禮朝夕焚修之責或闕其人用是因循未能採訪誰與獨處謀及大同主善為師如先生齊心戒行之士有衆請命非吾輩人情面分之私倘辱法駕以肯臨愈見宮門之壯觀

又

點鐵成金深賴陶鑄之力拋磚引玉重承駢儷之交昨具疏頭載嚴簡目謹洎穀旦敬掃茅蘆拱俟法駕以垂光當備香花而引袖千年華表歸提獨鶴之仙萬載道場雄古六鰲之地四方瞻仰衆力維持經之營之伊誰之力始是終是雖我之心鄉人之心尚慮鬱鬱非可久居未免拳拳而為致請人情周至都道梅花水直千金好事完成勝過楊州腰纏十萬

七

請高功唐宗萬建會

評惟月旦辱聲舉之遠揚度會天人忽姓名之招出敬裁柔訥往候光驅恭惟某先生

學廣淵源道高丘岳達冲玄之至妙體虛靜以無為心存齋法以嚴明力為教門而扶植始吾於人而信其行當今之世捨公其誰茲為靈濟宮衆建普度會七月望日特光十日之期三日致齋是舉九朝之典外為演教內

誦度人攀屈尊嚴主盟科事倘幽魂之開度實斯會之有光仰賴師明俯慙冒瀆伏念某僻居也陋後進何知雖道不可得而聞惟賢者樂與為善幸獲下車而就席即當掃榻以迎門一簞可航六十里永為遠涉辦香致敬百千人所共皈依既與同衆必無我棄

代鄉民請人任都講啓

久仰高風固非一日比參玄論僭叩丹房荷辱謙恭肯為盼睐奉別而後弗替此懷茲為靈濟宮建醮適通簡濟攀屈軍軒若論典誥之文為衆所舉當今道德之士捨公其誰倘以齋法作自己工夫使我神靈得合仙骨像皆庇之及為感何如棟梁之材根闕居禩非所宜也川海之量漕渠汚澤莫不歸焉肯辱臨壇即當擁篲

贈越山奉祠啓

其應機利物未開方便之門撥草叅玄願覩真空之奧辱知也久投刺無由道西峽之阻長雲北山而企仰修承傳命敢不效綿弟神明不可度思在小子自當應對若非重珪禪

御六

師之戒律異以辰龐居士之神通大悲之閣記已成輒敢露出東坡面目曹溪之道場不小何妨拈起六祖話頭重林和尚胡為乎來哉石徑老子必無我棄也誠恐金根之錯易尚求玉斧以修成倘蒙把作頂衫也是移來公案錄茲遺葉只依簇上葫蘆倩以輕縑聊當湖州紫箬大開法眼小顧私情不宣

賀鹿山授宣啓

伏以廣順祖師曾赴玉禮朝堂之石咸通禪寺侈膺金書勅額之榮克光于前必復其始恭惟白鹿禪師物霄法雨香滿慈岩是名上人有福德相仰洪宸恩之侈欽承宣命之除高峯攀萬歲之云天聲呼萬歲大剎壯三山之福地均重山三山喝散野外之妖狐喜遇堂前雙鹿叢林正肅隣里輝煌伏念某安分

無能交結已久敢以縹緲虛無之說敬啟神
通妙用之禪雖塔上題名文章見諸行事然
牢頭進步力量可以過人緣法夫豈偶然道
場自然興矣載伸慶賀不捨慈悲既蒙駕象
之寵臨願顯青鳬之聖瑞千年祠宇必須得

如六

九

佛證明一辨心香應當合掌供養編摩字短
飯依意長聊奉偈曰雨巖巖頂坐妙用大神
通喜拜

君恩重名高萬歲峰

荅周勝公問事啓

序曰周勝公乃吾鄉之白眉者俗語
曰文人多薄命信乎駢四驥六欲有
所求非吾三折肱所能畧以數目為
報

切以山林川谷丘陵皆曰神三望特嚴於祀
典陰陽風雨明晦失其節六淫已戒於醫書
愧無岳祇之靈反貽河祟之誚有口莫辨獲
戾奚云可以察其是卒無乃惑於禍福龜弗
我厭特憑初筮之占鴈不能為敢作曰平之
算黃熊托夢夢生於想紅蛇化影影亦可疑

是皆精神念慮之勞致使手足胼胝之患疾
久罹於霜露無妄之灾月既宿於斗牛伊誰
之咎天其或者命也奈何人有常言子不語
怪乃辱毛錐子之通刺深暫木居士之少文
四十九年非畧知遷伯玉之悔萬二千脉息

不聞王叔和之名欲起九死於一生之餘未
明七表與八裏之學雖百藥皆試以幸其或
中然一夫不獲則曰子之辜何須覆而翻雲
自有參天兩地越尚乎譏楚尚乎鬼豈不變
其俗耶衛胃之輒齊胃之蒸將焉用彼相矣

既不貳過尚堪一行常服摩挲負熟讀和劑
訣

又

四六駢律自是傑作再三讀益畧見
真情勿藥有期非筆可既子之禱也
以拒
久矣子亦何所言哉既辱之勤不容
以拒

伏以折臂之言雖驗何傷羊叔子之仁失輒
之親不傷何孤委師德之譽哭書再上辱命
多慙是雖有君子戚戚之窮奚必為小人磴

壁之狀不候不還天也伯察其如命何蓋威
名必遭手坎壞之變然幽鬼常作於沉痾之
後鶴之銀也何罪驚之鐵也何時破龜尚堪
一行榻熟敲能再接正恐洗脚失財之謂反
貽引手下石之譏既承口告以丁寧緬想足

音而喜躍以德報怨既無厭於老拳勉力學
行幸不忘於故步憂人之憂樂人之樂雖孔
孟以為難言溺已之溺饑已之饑此禹稷之
所自誓善救物則無棄物可與言亦不失言
欲求六尺之藤須得三年之艾孺毫作報尚
懷脫脫之虞倒屣以迎少俟下車之間揚鞭
致謝驪履何疑

幼婚啓白水梁聘祐入黃

言念兩家生子巧如同隊之魚二世聯姻卜
協和鳴之鳳朱陳有舊齊鄭維新愛久托於

御六

十一

青山盟用伸於白水因緣果在欣幸猶多况
令孫女德遜遺風將喜卞琴而得趣而孫男
詩書養志未能授筆以成文雖是因親何妨
及幼可以為黃之倩皆曰真梁之妻時然後
言好奉蘋蘩而盡職禮其尚質敬脩榛栗以

告虔不腆彛儀具陳右幅謹奉啓以聞伏惟
尊慈俯賜鑒念不宣

上梁文

伏以三山環會爭傳福地太平一脉源流聞
道義門陰騰今任甘堂之責廼成作室之功

筮從龜從既叶卦中之吉人好鳥好果呈屋
上之祥恭惟其人繼業箕裘聞聲絃頌手中
圭出文章刀笔胷中自有閒架規模事出一
家喜見華樓之侈蔭依百里具稱花縣之榮
一日鼎新萬年壯麗自慚小匠未有高謀因
其所目經之營之豈敢是謂鋸彼斧彼黃金
市上競誇范蠡之財綵衣堂前願效老萊之
戲聊伸燕雀之賀慶試上蟬螭之高梁

詩曰

如君筆墨懷材 也着工夫為剗裁

大厦萬間多巨庇 庭間又喜重三槐

徐仙翰藻卷之十四

梁登聯

梁聯

本宮 聖主萬年道永綏於華夏 明神一

德福誕錫於邦家 鳩詐天長永紀萬年泰

運 鰲峰地壯保于四境昇平 革故鼎新

復恢大壯之規 否極泰來感遂同人之志

定光堂 佛法慈悲遍三千世界 神靈

溥博保萬古之廟堂 祈雨王廟 聖天子

天長地久聖壽無疆 祈雨王兩順風調神

雲有感

慶賀登聯

皇帝萬年億載海嶽效靈 天下八達四通

車書同道 聖壽萬安南極一星呈瑞 神

光三現東封八字增輝 惟皇建極天地節

四時成 大德曰生人民育五穀熟 聖人

有大德曰壽曰富曰多男 天下為一家于

疆于理于四海 皇都壯麗龍盤虎據勢重

萬鈞 天下太平狗吠鷄鳴聲四海 國朝

混一自北而南天寬地闊 世道太平復今

如古俗美風淳 昌曆文明太平之期當今

日 嘉禾豐稔東作之民喜有年 金闕壽

旦 金闕化身八十二相同名同號 玉卮

獻壽萬六千歲為春為秋 蓬萊總是神仙

客名在丹臺 南極現出老人星光聯東井

玉闕壽旦 七月中元大慶旦壽獻金卮

五風十雨太平時祥呈玉燭 天生上相

讓萊公先一日之期 雷動歡聲效莊子八

千秋之祝 祥雲五色呈嘉瑞 歲樂三登

賀太平 玉闕雲開天咫尺 銀河水浸月

清光 天封丹鳳篆 地壯聳鰲峰 親睦

堂 蓮豆俱存周典禮 永冠復見漢威儀

高節全名同皦日 滿堂和氣一團春

文章千古事 忠孝一生心 聲名垂日月

道義重丘山 靈椿長不老 丹桂喜傳

芳 注生堂 仙妃共赴瑤池宴 男子湏

知玉版書 玄圃千年桃獻瑞 燕山萬古

桂傳芳 棠梓聯陰同里社 芝蘭毓秀滿

階庭 箕裘傳世業 孤矢壯男兒

慶元宵登聯

天開鳳曆國家社稷萬千年 地擁鰲峰燈
火樓臺三五夜 元夕燈輝往來車馬三千
客 鰲山綵結富貴東南第一峯 蓮燈萬
斛樓臺夜月影交輝 斗米三錢里社春風
人快活 蓬萊三島神仙所居樓臺富貴

東壁二星圖書之府河漢文章 清廟顯相
四百年祀典森嚴 正月始和三五夜元宵
宴樂 日暖旌旗金姓字 雲開閭闔玉毫
光 廟祭千年存舊典 宣封八字侈金書

登聯

真君受錄 皇帝壽祝萬年乾坤同久 天
師道尊百世日月常明 聖主開太平壽比
南山福如東海 仙道常自吉名在丹臺身
居赤城 瑤宮兩闕去天尺許平步雲梯
金書一札自日邊來辟瞻星斗 齋戒沐浴

事上帝無二尔心 聰明正直之謂神克享
其德 紫泥宣詔侈新封神靈光顯 青布
成羅符舊識人物奢華 普度醮 當今皇
帝享國萬年勢安磐石 元始天尊說經十
遍光現寶珠 泰山岩岩四嶽所宗致齋一

日 大羅渺渺三界之上普度衆生 神京
萬八千里四國來朝 泰山七十二司衆生
受度 黃雲一朵凝靈府 甘露三千普濟
門 聖主與天齊壽萬代乾坤 老子以道
為宗四方日月

孤魂所燈聯

東妙嚴宮化現十方光呈瑞相 西那王國
編羅大梵願度衆生 齋戒沐浴可事上帝
母二乃心 亡靈超度徑往南宮得然妙道
玉京山上去天尺五直透玄都 恒河沙

界遍地大千同乘妙道 大羅渺渺三界之
上九氣氤氲 泰山岩岩四嶽所宗萬神朝
禮 寶珠一黍米十方世界共觀光明 玉
笈幾函經億祖萬曾普皆受度 東華淨境
西那王國奉戒修齋 南昌上官北都寒池

濟生度死 一洒冷冷甘露水 九玄疊疊
上清欄 八色九章聞妙道 億曾萬祖上
朱宮 三塗解脫超三界 八色光明照八
方 聞經聽法共起慈悲 推食解衣一均
溫飽 血盆會 目連報母恩孝達乾坤神

通第一 地祇作教主法遍河沙世界三千
徐仙翰藻跋

文者包三材而為體散萬有而為用鴻濛混
而文未生鰲極判而文漸露天不受道故出
圖書於河洛寄之包犧神禹封而人之壽而

九之而人之始顯既泄於天而授之人天上
王樓亦將倣筆而長吉之手今又授而之神
神得以聘其能矣然未有如靈濟之神下筆
幾千言錄而集之名曰徐仙翰藻或曰神之
盛則人之哀此陸雲玄學必得於冢中之談
易勝王閣記必得於長蘆之効靈非扶肘摩
口文未必工取筆還錦文思頓減人聽命於
神耶神聽命於人耶驅瘡除魅等作惟昌黎
公足以當之如是謂人之文至於王知遠易
總郭公青囊書造物所甚秘者焉得不求之

於神誦神之文驗神之靈信乎言事驗為文
富也雖然驟語易者必玩神神而明之存乎
人神固不可盡洩於人人亦不可盡諉於神
蓋神無方而有知也文之靈也固宜然神之
靈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怪也亦宜苟

神矣何怪乎怪於神孔子不語也是以太公
之陰符經地上之老人篇苟非人則不傳神
亦豈易語人哉愚故謂神之文非誇奇闕異
也自述一記可以考神系之額未撫之韓昌
黎作娘王廟碑信有證也無徵不信矣且其

言曰婉婉偃王惟道之眇人思王恩記王之
孫是知鼻祖仁義一脉世有大功故其流澤
蕃衍或克至於今日休識者猶謂昔廟於衢
今廟於閩王之不戰不之彭城之越斯廟焉
又何有於閩余曰此娘王之孫其在於提師
入閩晉之開運二年乎神之在天下如水在
地中無往而不在獨閩人信之深思之至建
祠之余何敢重贅一詞係之以詩曰

往古來今千百年 王之徽號至今傳
天燈獻瑞長為燭 溪水安流密護田

跡顯肇於開運始 廣成迄自政和前
鰲峰懋績垂青史 東壁奎又正臘天
時大德乙巳仲春山長陳夢根拜手書

贊靈集目錄

卷之一

碑記

靈濟宮記

修靈濟宮誌銘

重修靈濟宮記

靈濟真人序

鰲峰神秀圖記

卷之二

表劄

賀真君褒封表

賀金闕瑞旦表

賀王闕瑞旦表

上元上真君表

上真君祈安表

鄉民保真君奏劄

卷之三

序疏跋文

真君科式序

真君願序

重修靈濟宮疏

徐仙翰藻跋二篇

上靈濟宮勅額文上親睦堂勅額文

上燕喜堂勅額文謝雨丹悃

卷之四

詩

上真君詩

謁靈濟宮十二首

夜宿靈濟宮
真仙八詠圖

寶殿十奇峰二十首

積靈集卷之一

碑記

靈濟宮記

福郡之望邑曰閩閩邑之望里曰積善靈濟王祠蓋一方之所仰焉懽陰而庇福者也初年徵福巧靈之人嘗有以驚其瀆神者一聯之詩數語之識事跡靈驗今猶記誦而於文則未之聞也至後鄉人聚首禱于祠下顧瞻廟宇瓦桷腐圯像圖黥昧因相謂曰是可以致揭虔妥靈之意乎謀一新之而以其卜神於是剏剏暢靈為文以示之俾趣工焉及工逸事遂復有所請神之告之一言一話胥文也嗣是而後大篇短章層見疊出翼者肢熊筆者腕脫觀者瞳眩而神之文浩乎汪乎如碩靈黃而注渤澥鄰之邑里競相傳寫且敬且踈且駭且愕是豈烟火食者所能道一語於其間哉聞之向者勅額之請神之姓字莫或前知父老取姓枚之既知姓徐而詳則實莫之聞今也世美之源靈跡之驗諒且悉焉神一而已非固吝於前是數年之請而今焉

為是以震夫人也母乃斯文將與神預有以發其祥而聞其靈耶抑神之意化有所為而為之也噫是當有以諒神之心者如湍逆流喧沍澎湃終不若中流滔之無聲以文而示乎人神蓋得已而不容已者也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上聖大賢凡其著書以垂世者非樂為是之術鬻也君臣之分微孔聖是以有春秋之筆仁義之迹熄孟氏是以有七篇之書王道果行蘭陵令之書可不作也禮樂且正詩未亡則文中子彭蔡汾水之陽矣元怪夫何有其化今其傳後不寄之文奚寄焉神之心前乎聖賢之心也為之碑而使之以知履歷為之籤而使之以知吉凶山川之堙微也為塞中之文以闢之風俗之薄惡也為梁父吟以譏之敬念消亡士風頹靡為絕筆吟為非神賦以警之以至獲麟之歌自辯之文繼體之詩雅正奇崛千彙萬狀如英草護夏之迭奏於耳如谷粟布帛之均適於用文乎文乎篇章句讀云乎哉夫使居是里之人誦神之文鑒神之心一鄉之中陶為道義十

室之邑薰為忠信士焉而學農焉而畊工商
焉而役作貿遷鬪爭也而禮遜罷訟也而友
助遊閑也而力本則神於是時固可以遊於
聖不可知之天矣何以文為神之署碑陰曰
餘雖倣柳侯之萬一不得文公以記之何以
示來者今觀韓記之中自子嚴父詔婦順夫
指與夫入慈孝出友悌之外無長語是神所
托於後之文公者不過以扶世教為念也歟
余機線短能何敢望文公之萬一奄奄蜩蠅
非敢鳴於雷霆之下顧念神自石晉開運以
入于閩余之始祖亦於五季由固始而來閩
先代以來或營其地以建神之祠或請於朝
而尚神之徽號奉神之祀茲有年矣鄉人復
相同志而成輪奐之事來臯仍雲翼神之庇
未有涯也余欲無言焉得而無諸若夫神之
姓氏之稱世系之羨靈驗之事與夫廟宇創
立修葺之年月備見於神自述之碑非牛馬
走所得以容其喙是不過著神作文之意而
已俾一方之民食我來楫懷我好音果胥而
道藝忠信之歸則瑤漿蠶勺不必實醢豚甘

即七

四

鷄不必薦溪毛燎水亦可荅神之心也無數
則神之惠人之貺也亦無窮氣數循環無往
不復神之文而發祥闡靈於其前人以文而
蜚英騰實於其後將見天寵褒崇宣封顯赫
神之榮也邇紫凌青馳金斛椒人之盛也于
是之時必有大揮如椽之筆以記之事者矣
余行當拭目以俟罔俾文公專羨柳侯
又
閩踰峽江而南有山竦傑曰鰲峯山之南靈
濟仙宮也粵昔叢祠陰跡顯著國用其敷民
賴其庶徽號褒加祭式惟慎至於今日倚歟
盛哉歷歲既久廟之梁桷侈剝不治憑附丹
青漸已黯昧時有鄉民詣祠下枚卜乃事見
而相謂曰是不足以揭虔妥靈也完而新之
具尚一乃心力神喜其不婉婉來下為文以
勉之於是宸誠鳩費戒工度材各肩其事有
而無怠門之隘者廣池之涸者聚一木一瓦
之壞者易彩以飾像衣以章身文曹武兵亦
加潤色威狀赫赫德揚明明見者聞者咸茲
以恭頌樂其施而工告成焉時則秋八月也

即七

五

功不自有歸之於神薦裸興俯具事以告懷
 柔顯思式告有相載揚其靈自序其所出歷
 三代至五季以來啓烈壽後所以委祉今日
 廟食茲土者有槩有詳而為之記也同事者
 愕然視悚然誦芒芒然筆且曰向者勅額之
 請卜姓曰徐是猶隱於聖不可知之矣今乃
 知出於僊王之裔信有驗也請神記之以石
 昭冥冥而垂無窮有是而後文筆曾現易卦
 有籤斷吉凶也梁父有嗟亦勸戒也非神有
 賦昭冥漠也塞井有入辟禁忌也若跋若賦
 若辨若啓若曲若偈千態萬狀愈出愈奇如
 倚空之岩峯嶺巔如怒風之濤洶湧澎湃
 噫何其文也夫文也者在天為奎壁之精在
 地為圖書之寶在人為朝廷之瑞今神也恍
 惚之間杳冥之際影不可見響不可聞而乃
 顯之以文何也聰明正直粹乎其嚴威靈氣
 馥赫乎其高不可見無所不見不可聞無所
 不聞出乾入坤窮今邇古察來彰往顯微聞
 幽故能泄天精裂地寶發人瑞神之文神之
 德與天未喪文地不愛文使人得以展布斯

文神也遊於無聲無臭之天可也不屬之人
 乃屬之神可嘆也夫鰲峰之精龍首之英必
 有瑰奇之士出焉神其尚相斯文乎不然何
 乃發其祥也神之文曰予所作必有以為異
 日之驗進身之階神之詩曰文章豈不貴君
 子終豹蔚豈無意哉造化循環無往不復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可也其詞
 鰲峰蜿蜒 靈濟之宮 昭哉先烈
 孝思偃王 施祠洪綿 血食一方
 四民地利 胥賴其慶 懷柔左右
 赫赫耿光 大振斯文 以發厥祥
 顯相有嚴 報本孔臧 矢歌頌美
 百世不忘
 修靈宮誌銘
 人之所事者神神之所依者人時值初吉景
 辰神赫厥靈剡剡為文以任而任於同事者
 祇栗厥威夙夜不敢怠息是以粧景聖像乃
 命司服其飭衣裳既就神自作履歷刻銘諸
 碑灝灝乎噩噩乎似非世俗語所能道赫然
 驚人其誰不敢不進其所有以為答同事者

謀曰東西池涸矣誰不足以壯祠宮之瞻視
外附之壁壞矣誠不足以聳人心之畏敬龍
首之井誠為風土之害既廢矣今塞斯井鑿
斯池畫斯壁以媚神意亦將有利於人其宜
乎同事曰可文章東閣二序之神揔蒙塵久
矣時尚武事有欲去之而為尚武之謀者其
同事嘗聞孔子有言曰文章必有武備武必
有文備夫文治武功相資為用此百世不易
之道其可闕乎故上宰福祿三星之祠下土
輔國安民之像先文後武各得其制同事又
曰可外有門閭之故觀內有藩翰之森嚴磨
版之丹雘輝煌掖庭之粉黛冠絕至於補葺
鏽漏靡不究心獨二庫卑汚不修且壞鄉民
大懼不任一日復與同事謀諸神曰從事於
斯也久矣欲已之而不能休此意曉然神其
知之告我以文曰修廟難惟義之歸敢不喻
所指於是椽棟之腐黑者蓋瓦之破缺者垣
墻之凸凹不齊者俱治而新之神於此時再
降之記命庫之名曰堂東有親睦西為燕喜
俾憑附之質得以宣其列美矣茂矣諸好倫

矣雖曰同事者之所協力是皆神之靈有以
使其然而然也及將次就諸請其類于本路
官總管張公鐸復尊祠曰宮筆椽字斗照人
耳目凡道路觀者車乘填塞然日莫不張大
稱譽竦然而增敬東街之碑神之所自序也
西階之記人之所以贊厥美也神之文章者
諸官曰碑曰記曰籤曰贊曰文曰賦曰啓曰
表曰卞曰議曰序曰頌曰詩曰曲曰行曰說
其有集行于世煥然而可述也靈濟之封旌
褒前朝真人之號道宣天休厥德章明垂譽
終古此黃髮耆艾野夫版尹之所頌頌非鄉
人一詞之所能既七日復來與同事謹以牲
醑用伸告成之禮就位于庭悚然深惟三載
考績亦既勤止惟神念厥功必有以相之使
鄉人均蒙其福世世承事寧可不知所自耶
今欲刻諸石以記其事誠恐議者以為專美
之譏姑誌歲月于靈濟宮敢銘之曰
受職九天 耀靈下土 神筆驚人
沛然莫禦 飭以衣裳 為身之章
親睦燕喜 命名日堂 傭役徵工

作新斯宮 四方雲集 至日訖功
三歲考績 各恭乃職 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 神既安止 載人載喜
欽若茲教 是信是使 惟尔有神
福及吾民 天鑒厥德 錫號真人

圖像輝彩 洋洋如在 尔民報祀
萬世不怠 後之君子 無廢成美
刻誌于壁 以贊攸始

重修靈濟宮記

至元三十年十月閏積善里士交章君桂龍

以書奉靈濟王廟記來曰此神筆也里有古
廟而無碑屋且圯夏五月沈君建翁修而作
之桂龍與周全等共謀而成其美八月工告
訖功神赫厥靈載降之記將刻石命里林迪
功延年書之且屬予篆其額春一不敢辭署

名惟謹十二月又奉古詩來曰此神意之所
記也蓋記諸春一心已諾而筆未暇明年正
月親來徵諾又出神所賜古今詩一篇凡六
十五韻春一何與斯文乃得神之勤如此昔
江神嘗揖王勃而告之曰滕王閣將作序子

往賦之時主人已宿構於其壻勃之文廼出
不意豈當筆者固有數於其間耶於是焚香
叩齒取記與詩端誦數過絕不類烟火食語
而作曰異哉夫以聰明正直為德者神之分
也以威靈氣燄動人者神之餘也廟自石晉

開運以來厥惟舊哉諸君精白承休者有年
矣今日之事敢問其所以然章君對曰神之
文不但此記此詩而已前乎數年靈明尚閔
隻鰥片字時而出之今刻刻揚靈燦然有文
與人相接其所指歸或勉以義或誘以善或

勸以孝敬至於遇事立言則有塞井文有非
神賦有畫士傳有壁像贊有梁甫等吟有獲
麟等歌若序若跋若啓若辨若行若曲若頌
若疏千態萬狀愈出愈奇聞其風者贏糧而
景從苟以是心至神各隨其所扣而告之一

話一言胥文也桂龍與建翁等陟降左右靡
不夙夜因事而謂文因文而證事得手應心
如契如券故斗力於此以對揚神之休命予
又作而嘆曰斯文其庶幾乎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惟鬼神者得兆朕

之先而文章者神明之律呂也自唐而後國朝以科目取士士生斯世爭以文鳴蜀之神有梓潼者聞靈一方專宰科名九十四化之文一唱蜀士敬之愛之不啻如事父母凡擢危科躋顯仕不敢曰已之能必曰神之賜由

此它方之為士在在尸而祝之梓潼之香火遂遍天下徽號之加莫尊焉今日之靈濟即前日之梓潼也梓潼顯於蜀靈濟顯於閩九十四化之文殆不足過將見神之香火亦猶梓潼之遍天下豈但歛惠於一方哉然斯文

神

十

與天地並未嘗一日泯沒暫時者必明暫否者必泰故神有以發其祥也神碑既立里之人士歡欣鼓舞時周君莊翁實獻碑陰之文其言曰嶽之神必降而後生申華之神必降而後生尹今將生乎抑將生尹乎斯言也蓋有以扶其手而臂其口者矣地靈日彰人傑日出異時必將以文鳴國家之盛非惟為人士賀尤當為神賀也神姓徐生為人歿為神功在國德在民世義之源流廟封之次序悉已見於神之所記此但書修廟降文立碑之

際尔章君又曰向日敕額方請之時神之氏諱莫能前知父老取姓枚卜之得姓曰徐從而名之曰望望者言其德可配於四望秩而祭之宜也今神自言吾為江王諱知證吾弟饒王諱知諤式克正名而知本始予嘗讀五

代史至吳之世家於齊王係之以感慨方其與劉威陶雅等佐行密起淮南蓋一世之英雄也及得政如彼其專矣然且奉楊氏諸孤而臣之其視張文表之不事周保權豈不相迥庭哉宇宙無窮往事塵土而有子二王流

神

十二

芳百年廟食萬世嗚呼齊王亦不死矣時上元前二日甲子記

靈濟真人序

神之氏諱爵里載在五代史晉開運之四年歲真協洽皇靈剌剌來降于茲以義曆策之曆甲子二千之數有奇嘉熙二年蒙朝廷錫命攷之祭法宜在祀典每遇三元八節甲子庚申斗隆之日人之有事於神宿戒齋祭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其一合乎自然而已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西王

母得之以坐乎少廣今神之精魄不爽其聰
明得之以與浮丘公王子晉司馬子微馮大
和諸人周游乎無極之天聽之不聞其聲其
聲揮綽視之不見其名其高明四時得節
萬物不傷利澤施於天地後世其孰能知之

昔南華先生舉太宗師之言曰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屬者恭遇三十八代天師宣授太素
凝神廣道真人以其知之所知每知之是為
師乎特為補奏天京江王充九天金闕明道
達德大仙顯靈濟濟真人夫人許氏特授順

助仁惠仙妃饒王充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
仙昭靈濟濟真人夫人陶氏特授善助慈懿
仙妃徽稱赫奕為龍為先使在天之靈得以
宣其烈今日太平物無違拒爾雨又陽威若
有答卿士庶民莫不忻忻然而踴躍相與北

何蹈舞拜手稽首上祝

聖壽無疆且壹神德願垂表後刻在金石序
之以詩曰

得一以靈考謂之神神之為神考而能精窈
窈冥冥考無為無形有性有情考與道合真

即七

十二

夫號真人考飛奏天京特于功績考播於金
石大仙上仙考昇入九天雨賜不憊考堂遠
化之權爾民得保全考喜躍踴躍執我焉邊
考孰敢不虔靈德之淵淵考具頌是宣刺石
永堅考何千萬年明遠究教之玄法師福州
路道錄劉景福撰

鰲峰神秀圖記

閩城南大江自西而東曰峽江度江又二十
里許有山曰鰲峰擅群山之勝據諸水之會
而祠在焉其旁屋宇星聚綦布神依人之居
而歲時伏臘牲有菜蔬獲食其主人賴神之依
而長幼樹畜率無水旱災殄之虞獲安其生
此神人並立實陰陽至理世不能廢也鰲峰
二神相傳徐姓南唐知誥諸弟長知證稱金
闕真人次知諤稱玉闕真人謂在唐世嘗將

兵入閩過漳討賊次鰲峰有功仙在芝嶼天
燈天樂降其地遂祠之按史知證溫弟五子
也封江王改封魏知諤溫弟六子也封饒王
改封梁國王延政延曦弟兄不協國日亂
唐遣其將 支微遂之乘勝克泉漳諸郡不

即七

十三

書王在行御史失之歟以鰲峰秀拔奇偉山川融結宜神所憑托神擁山川明豐而禳祈祝禱若神所答譬王在山而木潤珠在淵而水輝厥理有繇矧生功德其鄉歿而祠之禮也翰林待 詔長樂高廷禮氏其子熊走禱

祠下躬響相通如承面諭訖徵諸事豪髮弗棄持 詔因寫鰲峰神秀圖以報靈貺第徵

子記之并述其槩以告于鄉人永樂九年九月望日

漢府紀善 翰林院脩撰儒林郎閔人王褒記

翰林院待 詔長樂高廷禮書并書

贊靈集卷之二

表劄

賀真君張封表

伏以天之文曰鳳篆龍章其命有德神之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妙用不可以思議舞蹈自形於手足某申賀恭惟九天靈濟真人好是正直亶此聰明默推生生化化之仁尤得杳杳冥冥之道克厥威克厥愛常懷儆戒之憂惟其能惟其人果沐慶封之寵衆皆曰可時懋迺功誰無折展之歡敢効執鞭之賀伏念某輩若寄跡草莽微生惟適之安仰聖麻之是荷卷言所自豈童子之不知進表陳情銘心知愧伏乞俯垂高聽遠察卑誠爰剡剡以揚靈迺穰穰而降福其養民也惠如雨露之所沾濡誕我祝如何與天地相為悠久

賀金闕瑞旦表

伏以一封九重天榮授南昌之上宰九月十七日喜逢嵩嶽之降神里社交歡人民胥慶恭惟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濟濟真人好

是正直大以神通與日月而並明參天地之化育五十五願發誓度人四百餘年積功累行惟德是輔與道合真施之萬物得其宜指之四時得其序舉皆蒙福孰敢忘恩同伸虎拜之誠恭祝兕觥之壽更冀積善鄉一千餘戶口俱托帡幪大聖朝億萬載基圖相為長久臣下情無任瞻戀之至

又

伏以嵩嶽儲祥毓英才而出將入相風雲慶會為明神而輔國庇民瑞且屆值於九秋事業有光於五代恭惟九天金闕真君系出偃王世封齊邑廟食五百餘年之盛褒封三十二字之榮靈貺孔彰殊恩屢降惟此鰲峰之地傑荐臻虹渚之星流庸舉兕觥用伸燕賀伏念泰登仙版職奉靈祠凡居覆燾之間莫匪憚懽之庇良以感恩之有日將何報祀於今時晨香夕燈常瞻烜赫朝鐘暮鼓少備勤渠不辭潢潦之可羞惟冀神明之來格伏願聖人在位撫華夏於萬年神德彰靈亨庭崇於千載宮門肅靜

物七

十五

閭里康寧

賀玉闕瑞旦表

伏以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主尔百神赫赫厥聲濯濯厥靈相予肆祀時則歷多年所式克至今日休臣惶惶恐恐頻首頻首恭聞大而聖聖而神誠則形形則著來也無涯去也無迹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遠近幽深知物之故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名聲昭于時利澤加於民維桑梓則必恭雖蘋蘩而可薦伏念醮首某等與鄉人處忝儒者流惟神其依不言所利兩暘時若天且不違况於人老安少懷民到于今受其賜士悅朝農悅野工歌肆商歌應龜乎成功何以報德茲蓋伏遇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慶流瑞旦節應中元式月斯生與天齊壽讓萊相獨先於一日踵康王猶後於八朝其命維新而民階樂聿慶茲岳降神之日同伸華封請祝之誠挂魄初負輝暎東方之日蓬仙不老光臨南極之星豈若身親見之不知乎舞

之也伏愿在其左在其右在其上不顯亦臨
俾以富俾以壽俾以昌自今以始臣下情無
任瞻恋之至

又

切以聖不可知之謂神感而則應民到于今

受其賜靡也可忘式克至今日休不敢啓上

帝命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聞無形之表

至道之精軒轅皇帝啓鑰抽闕太上老君傳

燈續印德而不德清虛怪寂寂之無宗玄之

又玄廓落達生生之有妙周流六虛而無息

主宰萬物而不遺巍乎其有成功無以稱其

威德伏念臣志求諸道材下於人數奏以言

方寸地之階願借恪恭乃職咫尺天之威不

違重念醢首其等致力於神綬我以福祠稱

靈濟名被顯封赫厥聲濯濯厥靈雖離在宮

肅肅在廟雖桑梓必敬止維嶺紫可薦之茲

遇中元集福之晨是乃上相誕生之日乾坤

為瑞閭里稱歡是月在中式播崧岳生申之

詠與天齊壽同伸華封祝壽之誠茲蓋伏遇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總元範於十方建大

功於億劫無有遠途均屬照臨凡有血氣莫
不尊用敷腎腸歷以告臣塵凡濁質夙夜小
心自慚蠢蠢無知敢曰高高在上齋戒沐浴
以事帝對越在天聰明正直之謂神虔恭在
位幸披雲而覩日如臨淵而後氷伏願不聞
亦式不顯亦臨有相之道俾富而昌俾耆而
艾用錫厥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之至

上元上真君表

三陽開泰適人事之肇興兩闕如臨諒天心
之可格敷陳素願益茂洪禧臣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恭惟

九天二位真君齋出偃王世封齊邑丕執靈

德等乾坤覆載之功用以濟民推雨露沾濡

之澤神通自在正直無私廟食今四百年天

封九十六字人所見思誰敢不敬伏願降爾

遐福載歌穰穰簡簡之詩保我後生爰詠蟄

蟄繩繩之德

上真君祈安表

咨寒怨暑特小人見淺之謀居安慮危惟君

子知幾而作雖自禱之久矣賴有陰以相之

某申謝恭惟

九天靈濟真君德配乾坤澤垂雨露以顯靈昭靈之德推溥濟博濟之心伏念某等受履為氓聚廬壯處久席雲天之庇敢傾葵日之誠弗克修持未知慚愧念震鄰之警義責在於恤鄰然同井之安救當防於入井必也先事而能懼庶其後患以無憂更冀雨及我私實頌實業實好錫用民福曰壽曰富曰康寧

又

神非類而不祀以其能於捍災禦難天作孽猶可違寧敢稽於修齋執戒拳拳唯謹戰戰若驚仰瞻靈德之在天俯拜皇恩而感地伏念某等粉榆同社桑梓連陰自慚坐井以無聞敬率居鄰而有請謂民情可見昔曾聞已過之愆何帝怒不回今未免童蒙之瀆豈樂大夫怪迂之方未盡抑牒上人計算之私已萌或饗餐如曹劇之無謀或縱吏如子陽之尊大誰敢執其咎亦盍及而求微日咎微曰休固當禱之久矣靈之來靈之至毋迺重其

即七

六

然乎勉力而行欲言恐僭未能姚弑當冥之罪天書譯符篆之文臺駘實沈是謂之妖神筆按春秋之法氛祲必去邪妄必除毋縱滔淫恣生荼毒吾所願也神其鑒之茲蓋伏遇

九天金闕玉闕真君几前乃聖乃神允文允武歛之則有顯靈昭靈之相散之則為溥濟博濟之仁千百年之祀典森嚴十六字之褒封侈大威震雷霆之怒五岳塵埃功參日月之光四方耳目驅瀉鬼於山之左植保障於江之南海宇澄清里閭寧靜下救群生之疾苦上体太上之慈悲好生之德雖洽於民心擊壤之童何有於帝力伏愿息黥捕剿終終始始各保安全藏疾納汙是是非非更為覆護真效薦芹之敬敢言結草之勞

鄉民保真君奏劄

臣聞功謂道在無極之始冥冥窈窕不識不知非心思計度之所能也自太真皇人紫筆定書然後學道者得以探其源洩其流撰成科典靈文耳目斯世今有神焉以修齋執戒

即七

七

為功以濟生度死為普發為文辭合於科典
九曰長材秀民者莫不口交誦之其可稽於
微聞乎切見

九天金闕真人徐 九天王闕真人徐 聲
名冠世功德在民內察其行外觀其跡委是
骨像合仙有心積善建功篤好三寶之士若
非宿幸緣會窮神而知化者孰能與此所著
九真妙戒化文九獄神燈科格醮三界科保
馬科並出於太上玄言寔微摘實自然成章
靈音肅冰可以為活劫津梁所謂閉門坐車
者不計其歲月矣外有靈濟特醮科本願儀
文七政燈科非敢以為已功從民請也臣性
識疎愚為言輕賤考事察能在臣職所常申
請故加冊鈐去取編成一集騰進在先已蒙
聖恩將臣徐 等詮補職任躋進仙階今欲
望聖慈允俞所請再將臣徐 等所撰科典
翻行三界合篇去處各取遵稟照驗施行不
惟顯靈濟濟度之功亦可以張吾軍而感慰
東南民心之所望也伏取指揮

贊靈集卷之三

序疏跋文

真君科式序

予嘗以為老子之道五千言盡矣後之學者
不以未能通觀而盡識也惟漢天師之傳得
其宗迄今一千二百余載馳聲耀奮聞諸四
方上而公卿下而氓隸欲壽考康寧者莫不
皈心而稽首今明而為神曰靈濟真人以憑
附之實用宣其靈豈非夙幸得天師所授鈐
朱法何一點之珠光耿耿不滅迴平作字一
言一話煥乎其有文章予始聞之若駭且信
且疑一日袖香而來瞻仰祠下載觀所作碑
記讚頌仰非世俗語疑乃信獨此書一帙鄉
之士夫歲之甚慎不輕示人予索之久始得
之焚香誦之數過其為旨義皆本於太上經
典中抽繹出來幽深明溥與道合真諸天隱
梵迭奏和鳴濟度之功誓弘海岳神機玄妙
或隱或顯是豈淺學近智者所能議哉雖然
神而明之存乎真人予累欲序而跋之誠恐
識者有餘食贅行之譏若乎真人之德揭若

日月後必有至人為之序予畧言其大槩云
正元三十年上元將仕佐郎路學教授歐陽
公柱芳跋

真君願序

願者真人之願也亦人之所願也一跪一拜
心之專也心之專善之至也人性之善猶水
就下也不善不改是吾憂也吾是憂也此願
所以為善者設是豈徒願文乎執仰觀於天
得數二十五俯法於地得數三十合而言得
數五十五蓋因此數得成其願若非與天
地同功安能至此善人天地之紀也苟有一
毫矯偽慢怠之意非吾之所謂願也其可與
善者同日語耶傳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
無他始於是終於是不以半途而自盡斯為
盡善而盡美矣善者福之基福者善之積唐
高郭有言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福既
可以不費財而求則為善者可曰費財乎見
善以相示聞善以相告九吾同志當以此自
相勉勵庶無愧於天地亦無愧於真人此又
真人所大願也

重修靈濟宮疏

按五代史淮南世家齊王徐有子江
王饒王即今金闕王闕二真人也真
人素善文詞靈感響應東南之民賴
神之庇何止耆耄永樂庚寅歲大旱

方岳大臣深以為憂惟

真人剋期日降甘澍獨著靈驗達官
士庶僉以廟貌傾頽不可不葺於以
答神靈之景貺敬裁短疏遍叩高門
緣筆大揮福有攸歸者

伏以棄職歸仙千古文章光玉牒駐兵除寇
萬年香火莫金齋甘棠追召伯之思芝草毓
相庭之秀萬其門廣其宅依稀綉嶺官前稱
如在赫如臨恍惚錦官城外雲霞閣繞玉窓
深日月平臨金闕迥善祥所萃長年生意津

卿八

三

津福祿攸降積善公侯褒袞為大方之柱石
作遐迎之權衡趨吉避凶賢友現書天上閱
彰善輝惡金昆玉季世間遊歲時長是過庭
趨霜露却憐仙嶼近

天朝中貴靈方樂餌已先嘗海國居民得雨

枯苗還早熟苔痕又見入簾青草色半侵行
履跡風飄碧瓦補天手重構新臺兩洗頽垣
度地基仍乎舊貫弗克奮無前之勇曷繇成
不世之功如椽大筆不已書之數仞宮牆俄
頃成矣左俗漢右瀨水紫臺咫尺列仙源前

王几後裴蓬文筆高撐牛女宿

一人有慶萬國咸亨謹疏 博陵林漢孟撰

徐仙翰藻跋

君子遭世之理作為文章用奮厥志得以行
其道非幸也宜也世固可以智力而致理欲
志於道者以文章而求効於當世所必齊門
抱璞荆山非不幸也亦宜也夫神之於昏默
香冥之際亦可庸乎文章以驚動於人吁豈
不怪哉徐仙翰藻之集記贊賦頌一編甚巨
斟酌其辭不濫皆矯世激時之論幽明隔涉
而僅有負俗累不能無惑焉愚意是鄉之君
子有志於道而遭夫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志
不獲奪故假以文章神其說執筆之頃果無
容力於其間人也神也予不敢知否則河圖
洛書將為義如出耳用是得不繫其說而廁

諸公之跋後云

又

神非人不因人非神不成今人神之所交接
一言一語胥文也文其神乎神其人乎河圖
洛書似涉詭異雖義如大聖人以此徵而信

即八

四

之千百世而下愚庸之性其有為之疑且惑
乎以神之交讀之考其辭靡不以聖賢之心
為心禮法刑政如視諸掌何乃汲汲焉而為
憂民也深神乎人乎能不為之疑且惑也寄
魚龍而助風雨物情之論蓋亦有矣愚故曰

誠以明之雖存乎神明而誠之亦在乎人苟
一事之莫決一辭之莫措雖欲假其聲於人
吾固不知其可也執筆之頃於予不得以遜
其責使黃鍾大呂之不奏瓦釜爭鳴滔滔皆
是豈不為神之羞耶徐仙翰藻乃神之文集
既盛傳於衆予豈得不玉韞而獻諸

上靈濟宮勅額文

伏以龍首軒昂鰲峰竦傑紅塵化錦好布壇
場青布成羅果符識瑞一簇人煙雲會千年
祠宇森嚴綵畫新規模壯麗恭惟靈濟真

人神通廣大正直聰明香火興隆事跡靈驗
迎來化筆煥乎其有文章托此寓言勸之必
以禮義碑銘建立功德昭彰昔膺勅額之榮
今拜天封之侈名登仙籍位列仙班褒獎殊
常恩光甚寵茲者伏遇總管相公官高四品

卿八

五

福蔭三山有周公事鬼神之能得孔子明郊
社之義考之祀典錫以宮名大笔如椽大字
如斗使山川而改觀與日月以爭光里社輝
煌士民歡悅詩曰天封靈濟位真仙福我生
靈感二天榜額輝煌字如斗宮門壯觀萬千
年伏願金榜掛名之後風俗康淳鄉閭忠義
士農工商均其福雨暘寒暑協其時歲歲豐
登人人富貴更冀王封八字勅額金書香火
萬年年上祝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親睦堂勅額文

伏以教序人倫親睦堂大書榜額字輝煌而
今風俗歸淳化萬古名為積善鄉恭惟靈濟
真君正直聰明雖離在官肅肅在廟森嚴左
右赫赫聲聲濯濯靈靈八字宣封千年聖跡
既新斯手乃建斯堂民具爾瞻貌威而重風

俗之淳自今以始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伏願
掛額之後上下和全幼有倫長有序里閭康
寧耆者安少者懷詩曰天理三綱及五常教
民親睦建斯堂爾民報事能如此異日門旌
孝弟坊

上燕喜堂勅額文

伏以闕宮赫赫有神明左右森嚴綠蓋新保
彼東方壽而富魯侯燕喜作宮名恭惟靈濟
真人清廟肅維神顯相勅額金書八字後
宮粉黛三千有翼有嚴隨禱隨應諸福畢至
少陳祀事之勤吉夢連隨果獲男兒之願門
閭壯嚴榜額輝煌伏願掛額之後宜爾子孫
載命益斯之德永錫祚胤安歌既醉之詩詩
曰鸞峰疎傑泄英靈青布成羅識可憑孔氏
此時親抱送崇嵩神降果丰申

謝雨丹悃

六

鄉民黃垣等切念夏逢不雨宜穰旱
魃以潛消靈降自

天祇伏 真仙而控翹三薰三沐載謝載祈
消取五月十八日敬發誠心虔邀

道衆拜請

洪恩靈濟真君詣黃峰龍湫瀝華迎聖水

午時至宮安奉遂蒙感應西南騰

雲未刻下雨是夜開啓道場依科

修奉特設龍王淨醮百拜朝天懺

文當夜甘澍祁祁至二十日大霽

霧霽田疇滿足特伸荅謝延奉諸

真仍設龍王田祖諸品淨醮闕祝

南辰北斗列曜星燈寅修醮禮仰

答

真君貢奉菲儀大伸圓滿設醮謝

恩伏祈景貺惟冀曰暘曰雨協二儀大順之

期如茨如梁降百穀用成之瑞重

怙

九重之至德流入八表之有秋懼聲沸擊

卿八

壤之歌千千惟耦

聖壽主齊天之算萬萬斯年綏和動植之

滋生永樂雍熙之化恒下情無任

不勝激切之至敬意

贊靈集卷之三終

贊靈集卷之四

詩

上真君

白湖趙迪

方山之陽有古神祠焉世傳以為五代徐知誥弟兄號金闕玉闕二真人

也真人乃神明之胃歿幾五百載矣

其神之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民之

兩脇疾疫咸禱輒應迪不敏欲拜祠

下有禱馬遂賦步虛辭以獻之

聖人神明胃神恧太羅表絳節凌紫雲翠蓋

連轡縹緲景無晦明清虛何皎皎瑞氣玉洞

浮霞容絳林表茲晨儼欲臨駕旌何縹緲務

我區中人時為釋紛擾

其二

琳宮何若堯高挹翠微頂英風百代靈神光

四時耿儀容更尊嚴廟貌肅路寢碧殿爐烟

寒白日棟雲冷苑爾塵俗軀何由達靈景

其三

羽蓋何翩翩靈氛降丹闕縹緲鸞鳳音涼秋

散林樾王津流紫雲神霄飄絳節羽衣星外

沉仙樂空中歌太虛一寥寥倏爾採霞沒惟
聽步虛聲空余碧桃月

其四

棟華王連枝帝勅司我土倏爾陰風來颯爽
降靈雨疾疫賴神休凶荒託靈禦機緘查冥
冥翊運昭昭著高寒太羅天陰瑩清虛府王
珮清霞裳羽蓋彤雲路冷然馭長風將朝紫
霞去

謁靈濟宮主首 左叅政永嘉楊 景衡
上清張真人奉

命建延禧之醮于 靈濟宮賦此以紀勝集
川嶽揚靈泰運開上清仙客降香來天壇醮
啓雲旗下羽珮朝趨月殿回勝會已欣登寶
地弱汎未信隔蓬萊臨風願借瑤臺鶴飛控
繁禧通九垓

前人

三山飛翠接鰲峰紫府高寒通太空丹鼎光
騰千嶂月瑤臺香度百花風神功烜赫昭靈
貺帝德優崇錫 封宮觀何年兼賜直時過
白雲中

右叅政姑蘇彭 脊

花旗香與控紫鸞洞簫吹下綵雲端九天星
斗浮山殿五夜風雷繞石壇仙菓壓枝丹荔
熟清陰滿院碧梧寒神功赫赫多靈貺永贊
皇圖萬世安

右叅政 李 燁

停驂偷暇謁神宮石逕潢溪霽冥中雙鳥隔
窓啼畫白群芳聯砌吐春紅剖符當代膺王
爵捍患他時紀武功靈闢一方垂惠澤大昭
世享固無窮

僉事鳳陽周 常

一年兩度到仙宮種杏心誠在報功妙藥氣
看痊痼疾靈符常見振疲瘠花啣洞口尋真
鹿兩暗峰腰聽法龍勒石頌衣綿血食加封
褒錫

聖恩隆

左叅政紹興錢 述

暫停征騎陟鰲峰再拜頻思伯仲功昔日干
戈平禍亂千年廟食享秋冬詞童應禱点奇
驗靈濟褒榮錫大封護國庇民神力大兩賜

時若澤時中

兵科給事中三山曾紀

曾統天兵渡峽江猊貅百萬望風降金鰲血
食真無恭玉闕丹書却有雙劍珮森嚴雲緹
樓臺重疊石崆峒英名不歇留今古況復雄

文冠海邦

戶部員外繡江楊 寧遠

山青水秀應玄機天賜賢良鎮渚磯昏曉能
明災與福毫厘判斷是和非祠堂古在三山
外靈貺分傳四海知王裔飄然入仙籍汎芳

端的世間稀

刑科給事中中山陰朱 純

恭持玉節遍歷南閩因過鰲峰

洪恩靈濟宮載瞻載拜禮竣惟時廟官方

率三五童子羽衣鶴氅乃邀至菊軒

卿八

飲茶清話間因索詩以識敬謁之誠
遂辭率成數體一律以彰

聖朝神靈之萬一云耳後者郢正幸甚

恭持使節到南閩得駐征車謁二真翼翼廟
庭千仞起煌煌袍錦四時新瓊碑紀績來天

上王勅騰光照海濱祀典聿隆當 盛世擬
同社稷萬年春

戶部主事沛邑孟 式

宣德壬子仲冬欽承

朝命蒞事閩藩道經金鰲峰顧瞻

靈濟宮祠赫然一新良由二真克忠克孝功

施社稷澤被生民又能幹運化機大

闡靈貺翊衛

聖躬是宜加以徽號享祀無窮以答神庥此
皆

聖天子仁德之至眷愛之隆與天地相為悠

久豈偶然執迺拜手稽首而賦詩曰

曾於青史見英雄兄弟同心樹大功已向生

前借盡孝更知歿後復輸忠清宵好夢孚

昭代赤石奇方愈

卿八

聖躬廟貌尊嚴崇祀事生靈千古仰高風

監察御史吉水楊 政

伯仲聯翩傳太真生膺王爵死為神遠馳玄

翰傳丹訣大著殊勲勳紫宸仙籍崇階褒錫

重鰲峰嚴祀禮儀新香雲飛出榕陰外咀旦

年年秋繼春

奉使扶桑等國中貴官崇山

承

命統兵懷柔荒服上欽

一人下盡廼職留止三山久荷靈異茲有敬

捧華簪齊揚聖號以為淮海往迴之祈異神

鑒納九肅禮儀止於齋所勝境有感

於懷迷照所搜以揚神德後之觀者

幸見郭於斯文

南閩之地多奇山洞庭太華相迴還真龍隱

慶毓聖跡浮光積翠盈林鬱真仙幽顯不可

測默運天機播神德上以靈丹衛

聖躬下施洪恩庇民厄曾聞兄弟同孝恭渴

忠五代邁英雄生為名臣死朝食揚標顯跡

當無窮威靈廟貌世莫比坐擁江南八千里

五雲散盡露金鰲瀉下龍泉一泓水予時領

命懷外方竭誠至此永靈重復見幽禽對語

苔花滑風吹澗谷多奇香君不見武陵樊口

清絕處江山一見消塵慮何似今朝咫尺間

分明得入神仙路華嶂一堅突名峰上迎車

馬米長空有時環珮九霄響一雙青鳥鳴天

風意藏斯境清不再有顧整哀誠莫益酒更

莫爐烟永不磨湏等天長與地久

夜宿靈濟宮 白湖郭 敬夫

共到真仙境清齋卧竹房夢回孤島月寒入

一襟霜夜氣神驚起秋聲瑞鶴翔披衣不重

寐香露識天香

寶殿十奇峯二十首

金鰲峯 白湖郭 真

金鰲海上來秀色鍾靈異髮髻蒼龍蟠飛騰

彩雲氣桂宇浮丹光芝房隱仙秘時瞻鶴馭

回天香露空翠

隴西李 叔義

海上浮來一點金擁成丹窰出雲林神棲占

斷鐘靈地能使真風播古今

白鹿峯 白湖郭 真

白鹿名山翠若堆鹿隨雲去不知回抵今亂

石溪頭路猶想行蹤寄綠苔

隴西李 叔義

仙鹿御花此地過因開禪剎絕若阿青山不

改名猶在長入林僧哭詠哦

文筆峯

白湖郭 廩

茲山凌空蒼削立三神峙飛翠瀉龍湫猶涵
墨池水雲迎筆陣回星繞雲光起神機應發
揮長以獻明主

卿八

十三

隴西李 叔義

動勢孤高傑翠華市中渾訝寫烟霞謫仙夢
斷春風後不識峰頭幾度花

蓮花峯

白湖郭 廩

南望蓮峰萬仞秋清沉玉井瑞光浮懸知夜
夜飄香處散入瓊仙十二樓

隴西郭 叔義

玉井移根上翠巒草草孤植出雲端真仙欲
採瓊芳日渾作瑤池醉後看

飛蓮峯

白湖郭 廩

蓬萊世外峰秀拔皆瑤草飛出三神來際此
十奇好天開白玉臺夜照丹砂火仙人如可
期披雲事幽香

隴西李 叔義

瀛海飛來第幾峰頭晴削玉芙蓉朝元仙

客艤清賞長上丹梯訪鶴蹤

貪狼峯

白湖郭 廩

斗際清輝不可攀何年笙磬時人間金鰲一
上遙相望猶似蓬壺若箇山

隴西李 叔義

四面攢峰列畫屏危標直上倚青冥有時靜

夜紅光煥一道煌煌貫斗星

方石峯

白湖郭 廩

方石並崆峒神秀端可挹望若玄豹躡影倒
澄江碧上有茹芝翁長歌坐苔石子將拂塵
衣日與白雲遊

隴西李 叔義

絕頂凌空勢若摧鶴飛仙路淨無苔天風吹
落懸崖瀑散作岩頭半夜雷

紫雲峯

白湖郭 廩

翠壁丹崖接上台春深縹緲紫雲堆玉蕭誰
玉臺前月應候驚峰鶴駕回

隴西李 叔義

紫氣深濛掃不開危基突出自天裁珮環響
落臺前月知是神仙跨鶴來

古城峯

白湖郭 虞

古城今幾家山空少陳跡昔逢絕香煙崖
欽寒色風冷松桂潭月上藤蘿石冥聽鳥夜
啼令人感時昔

龍西李 叔義

翠壁丹崖路不平行人猶道古城名風泉日
送清冷調不帶梅花鐵笛聲

太平峯

白湖郭 虞

玉烟調光降九霄千峰萬壑度雲謁太平一
曲誰同唱好上金蕭百尺橋

龍西李 叔義

太平景象浩無窮半落名山勝縣中喜得神
棲安此地陰崖草木被仁風

真仙八詠圖 早十首

鰲嶠仙宮

白湖郭 虞

卷八

十五

靈貺昭仙界天香綵綺袍花迎雙綵鳳山擁
一金鰲桂闕凌雲起芝壇掛月高神機涵宇
宙筆翰送波濤玉洞劉晨藥瑤臺阿母桃請
看穹碣上萬古 勅書褒

釣臺李 溥

岩峯金鰲頂仰視屹千仞自從兩儀分不與
群峰並聖朝崇真宮 雲華輝相映神機達九
重層藻畫雙慶雲林隱天香風泉雜仙磬那
能把清芬洗却塵凡性

龍西李 叔義

琳館中峰起金鰲擁地迴靈光天上合 宸
錫日遶來丹鳳御瑤草青重進羽盃悠悠塵
境外佳氣勝蓬萊

青門邵 壩

雙闕巍巍遠世氛空香浮翠日氤氲歸月

迴金鰲頂樂動雲隨白鶴群筆翰九天新龍
沐水冠五代舊殊勲遙瞻花萼相輝處千載
靈光產異芬

長樂陳 棠

琳宮標勝景蒼骨石堅牢世治神靈闡山環

氣象高夜光騰貝闕春色醉仙桃曠古才英

通榮封沐寵褒

龍湫飛瀑

白湖郭 虞

積雨過仙頂飛湍帶古湫夜聞雙澗落曉入
一溪流影倒銀河夕聲懸碧漢秋高樓櫺窗

鶴幽性起潛虬遠橫疎鍾度還疑素練浮鰲
峰清聽處月在步虛樓

隴西李 叔義

靈湫經宿雨飛瀑瀉明河霽色澄冰鑑寒聲
出薜蘿亂松驚鶴夢繞岸送漁歌濯足溪頭

卿八

十六

月真仙幾度過

釣臺李 溥

六合看化始鑿開由天工蜿蜒蟄靈氣湫潭
秘瀉潏銀河天際來倒挂千尺虹上與星漢
接下與江流通涼影美新月寒聲逗疎風真

仙日聯賞清詠誰能同

青門邵 壩

新霽靈湫逸興多飛流百尺瀉天河凌雲宛
若拖瓊練帶月還疑散玉珂乍起潛虬潭上
聽還驚聯鴈日遙過朝來直上金鰲望散作

蓬臺碧海波

長樂陳 崇

寒流千尺下雲梯宛若瑤空吐白霓奇語宛
蜒敷聖澤普為人世洗凡泥

竹巖霽雪

白潮郭 虞

萬竿凌絕壁六出霽飛花色借具瑩瑩光分
將遙斜翱翔宜瑞鶴蕭爽寂神鴉一軼紅塵
杳千尋翠羽遮郢人歌白雪仙靈冷丹砂却
傍高真境清芬仰棣華

釣臺李 溥

卿八

十七

隱隱樓真岩積雪悶幽邃修竹凍不開千林
失蒼翠晴光凝素華臘朔驚寒吹六出喜同
雲色兆豐年瑞仙居十二樓瓊瑤宛相對一
曲步虛詞鐔鐔玉聲碎

隴西李 叔義

岩前雲欲歛竹外雪初乾遠暎遙臺曉低籠
翠袖寒虛明雲母帳錯落水晶盤深愧塵緣
薄仙歌和獨難

青門邵 壩

峰凝晴翠拂雲端六出飛花尚未乾白鶴樓
時暉不辨青鸞隱處却同看梁園賦就攀何
及郢曲才高和獨難更想雙真歸珮曉天風
遠縹玉聲寒

長樂陳 崇

竹倚靈岩勝寒威瑞雪晴鶴駕無限繞泉石

有餘清夢落三湘遠神遊萬玉傾
隱人懷拆筭路滑不堪行

仙嶼靈芝

白湖郭 廩

一峰鍾瑞萬百卉讓仙靈葉洒金並露香疑
紫府星漢池同睇睇高谷自青青並並三花

秀仍兼九畹馨浮光凌月殿積翠散雲屏肯
許山人採期延草木齡

釣臺李 溥

伊昔肇真宮瑞草產其處九並絢熙陽三秀
結華露元氣孕至和靈根世稀遇睇睇呈嘉

祥煌煌映仙嶼不讓漢池生寧療商山茹此
跡幾何年至今播芳書

隴西李 叔義

仙頂超群鳴靈芝異敷芳瑞移商谷秀清奪
漢地香雲葉春凝紫金英晚孕黃肯分塵世

十八

采從此薄膏梁

青門邵 壩

蓬嶋遙遙碧海涯世人傳此產靈芝浮光夜
落丹砂井挹翠朝涵太乙池鰲頂經殘秋露
馥商岩歌罷夕陽遲何由拾得為真秘更上

天壇一問師

長樂陳 崇

地產靈芝紫葉紫仙人採秀得深根愧予空
老瀛洲下安得名聯四皓尊

青浦歸潮

白湖郭 廩

遙浦青汀樹歸潮白海門多情環鳴喚不舍
見晨昏冷蘸丹霞影寒兼璧月魂千家流故
澤一道自仙源望極偏繁練吟餘半落展塵
纓如可濯鰲頂謁 洪恩

釣臺李 溥

青浦潮初落暮雨江上來波光淨如洗萬頃
無纖埃石根蒲葦密沙磧鳥驚猜舟橫兩岸
隱路轉群峰開蹊蹊非禹跡朝宗自東回滄
浪起漁唱月夜繞仙臺

隴西李 叔義

十八

青浦行吟處瀾漫歸早潮舟橫芳草偃沙接
大江遙迴岸虛瀾鳴危虹掛石橋仙槎從此
達輿度泛層霄

青門邵 壩

遠浦倉茫日未昏歸潮一帶似知源晴看白

鳥餘沙跡暝洗青自靈石痕乍入澄江還有
信欲分滄海總難言觀潮更上蒼峰頂何處
朝宗是禹門

長樂陳 棠

客行青浦近雲引去潮懸惟木懸坪岸閑鷗
立淺沙網收群釣罷帆落一舟斜釣看來滿
應乘博望槎

南塘過客 白湖郭 虞

迢迢南塘路紫迴太乙官亂山看不盡過客
思無窮鄉國浮雲外關河夕照中猿裘逢李
子馬首望梁公寄跡霜前鴈驚心海上蓬耳
獨從此遠誰問泣西東

釣臺李 溥

閩州富山海賈客爭奔馳營營貪利涉來往
南塘隱迹梗難歸跡萍水權新知落日望煙
火寒風吹髮絲鄉園寸心遠孤雲傷別離壺
中日月長應嘆塵世癡

隴西李 叔義

閩南通驛傳利涉兢奔馳羸馬驚寒度輕軛
薄月移鄉心萍梗跡客深海天悲想得仙家

樂空憐浮世痴

青門邵 壩

旅思南塘野水深依依煙柳碧陰陰故園親
友知誰健別路驅花倦獨吟鴈斷心懸青浦
月天空目送白雲零停驂好謁真仙境一問
徽音抵萬金

即八

三

長樂陳 棠

車騎紛紛去復還南塘有路入青山幽芳可
採魚堪釣何事勞勞不暫閑

木嶺橫歌 白湖郭 虞

木嶺橫山嶠天風拂草水採雲行誦慶竟夕
浩歌歸野寺初殘磬人家半掩扉數聲秋漠
漠一曲月微微柯爛何人識山空聽者稀迴
傳驚頂上老鶴發清機

釣臺李 溥

西岡掩寒色木嶺浮夕陰幾處樵人歸長歌
發簡音缺乃振林木千岩落葉深初疑黃鳥
弄又訝清猿吟碧湘雜幽聽白雲諸素心縹
緲和仙樂南下明月岑

隴西李 叔義

木鎖開清曉，歡度碧林依。微山霧暝，
瀾雲深恍訝。溪猿蕭還驚，木客吟聽來。琳館
下遠，雜步塵聲。

青門邵 壩

若老木鎖抗浮塵，子攀登不厭頻。耽讀每

卿八

主

驚山色晚，浩歌喜月華。新歡聲驚起，巢松
鶴一曲催歸採藥人。日暮蒼峰聽漸近，恍疑
仙珮下天津。

長樂陳 崇

樵歌聲款乃，木鎖思幽沉。送日隨流水，盤雲
出遠林。巢棲驚鶴夢，洞隱駭龍吟。余息滄浪
調，聞之一振襟。

鍾山鴈塔 白湖郭 廣

孤峰浮紫翠，七級競華華。迥卓龍天近，遙連
鳥道斜。留題皆國士，問劫等河沙。影倒維摩
室，香分太乙家。夜燈然綺樹，曉座落曇花。我
愛觀先達，芳名耀碧紗。

釣臺李 溥

鍾山衛真境，屹立清江濱。浮圖倚霄嶺，七級
凌空雲。高標出沙界，華構超塵氛。題名聯鳳

侶飛佩來鶴群，久懷紫霞想。永願揚靈芬，未
能接丹梯。景仰徒朝曛。

隴西李 叔義

鍾山環寶地，鴈塔倚霄嶺。燈影秋雲外，鈴音
夕照邊。香名題俊士，雅梵集龍天。幾欲投清
賞，何年謝俗緣。

青門邵 壩

名山寶級隔塵紛，迥對真官山。白雲育和爐，
香風共遠九天鐘。聲夜初分花窓梵，語空中
靜桂籍名登海內聞。擬欲懷人一清眺，寒聲
又聽鴈離群。

長樂陳 崇

七級浮圖鮮色新，鍾山擎翠勢嶙峋。題名自
古多才彥，能使前人覺後人。

徐仙翰藻十四卷附贊靈集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至元乙未福州教諭周壯翁序似元時舊本矣所載皆唐末徐溫二子知誼知諤詩文稱降神於閩所作然不言其所自來考第三卷塞謗文中有今之箕筆語乃知皆附亂書也考倪岳集有正祀典疏其第十條云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案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卽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誼封江王曰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定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愈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卒復於是大新闢地廟云云又春明夢餘錄載劉健革除濫祀疏云謹案正史載徐溫養子知誼纂僞吳王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誼夭死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成化末年加爲上帝云云是徐仙之祀肇於晉顯於宋而大盛於明此書元人輯之明人刊之蓋有以矣後附贊靈集四卷皆頌神之文其中無一知名者蓋未有端人正士肯列名於此等書也

御製周顛僊人傳一卷

〔明〕太祖朱元璋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顛仙傳

一卷》提要

紀錄彙編卷之六
御製周顛僊人傳

洪武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倣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

紀錄彙編卷六

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為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為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襟中似手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蟲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

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又
卿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臘脂胚粉
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
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
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蠶多爲說於是製新
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
許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
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
以巨缸覆之今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煨
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
紀錄彙編卷六

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
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之爭取酒般以
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
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
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
你打破個桶做一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
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克
軍便克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
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
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
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
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
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擎之急趨朕之馬前
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
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
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率以
舟泊沂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
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
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來報馬當江中江豚戲
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

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
人入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
顛者回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
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停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
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
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
敢且縱你行遂稟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
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
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
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

紀錄彙編卷六

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
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
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
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
荆楚乙巳入兩浙丙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
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
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
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
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
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
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者云
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
言天眼尊者及周顛僊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
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
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
一塊其用之方金盞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釵子內喫
一酸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
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
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有菖蒲香盞底有丹砂沈墜

紀錄彙編卷六

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在入池寺去崑山五
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某與同
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
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
詢者此人也卽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
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
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
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見其詩蘊俗無韻無聯似
手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至使者至告朕朕復
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錫巧但說事

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附錄

御製祭天眼尊者周顛僊人徐道人赤脚僧文

昔者具色相空萬物而澁濛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靈斯若是歷萬劫於無量今者神神妙用幽隱於虛嶽獨為朕知而濟朕雖然朕終不佞於利濟之恩當以禮謝雖然神已靈妙不測矣尋常無礙於上下逍遙乎兩間周遊乎八極翫閱人情粹然禮至杳然弗應豈不為世所嘆故先期京師已告諸祠又遣使至廬獄之下禱於廬獄之神方以禮進禮不過謝而已

紀錄彙編卷六

六

矣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隱使善者慕而不得惡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歟

御製赤脚僧詩

跣足慙慙事有秋苦老巔際孰為倚愆消累世冤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僊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首增吾壽丹餌來臨久疾瘳

御製群僊古詩

匡廬之巔有深谷金僊弟子巖為屋鍊丹利濟幾何年朝耕白雲暮種竹

天眼尊者詩

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癡奉天門下洪福大生靈有難不肖醫非非想處方出定金輪積位四海居明君有道乾坤廣等閒一智聲如雷

周顛僊人詩

初見 聖主合天基一時風來一時癡逐片俱來纏一榻浩大乾坤止此時人君自此安邦定齊天洪福謝恩馳我王感得龍顏喜大興佛法當此時

紀錄彙編卷六終

紀錄彙編卷六

七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周顛仙傳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太祖高皇帝御製紀周顛仙事蹟顛仙建昌人少得狂疾其踪跡甚怪初謁太祖於南昌隨至金陵後從征陳友諒旋卽辭去友諒旣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親製此傳命中書舍人詹希庚書之勒石廬山後人錄出別行并附以太祖御製祭天眼尊者文一首羣仙詩及赤腳僧詩各一首明史方技傳敘周顛事卽據此文也